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五五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集部第五五册目次

集部·别集類

周恭肅公集十六卷附錄一卷（二）

〔明〕周用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二十八年周國南川上草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周恭肅集十六卷》提要

周恭肅公集卷第六

七言律詩

客有遺予集古文字

廝煤兔穎已無餘今日何人問六書尚賴苦心存點畫可堪俗眼貴驪除摩挲太史存周鼎慙媿諸生信魯魚我欲臨池專一藝試看落筆定何如

厓山十二首

天王海上難爲國猶恨祥興似景炎千里有心求馬骨六宮無力挽龍髯已開南劒仍開府何事前軍早解嚴欲把椒漿酹抔土厓山風急雨纖纖

岡州行殿火飄紅井澳樓船苦北風猶謂夏康能復國可憐劉禪已封公浸山春草珠襦冷卷地胡塵玉帳空千古亂階誰復問直尋國史到元豐

羊城何可作龜茲滿面腥風盡日吹小國敢猶存血食中軍早已仆旌旗朝鮮不改殷臣爵城濮難爲楚子師漠漠遊魂何所慰厓山今日有新祠

兩宮一去不勝悲六月何妨肯出師豈意江南傳璽後竟忘城下乞盟時三軍奉詔魚符靜五國蒙塵麥飯遲看取穆陵松柏路磨厓無地有新碑

何人决策幸楊州可是諸公爲國謀但許十年嘗越

膺不妨九世復齊讎中原肉骨餘孤子諸將功勳待
列侯聞說舊時南渡後有人進講魯春秋
宣和容易誤壬遼却向天南寄九廟忍見黃衣論碧
海猶聞白屋怨青苗王氣墮地迷秋草鐵馬橫沙落
暮潮帝業艱難餘涕淚黃埃無處望陳橋
血戰漫漫力不支孤臣猶是戴天時穹廬忍北君王
面清海誰興帝子尸豫讓有心酬國士包胥無處乞
秦師尚餘一角前朝淚灑向西風讀楚辭
玉帛殷勤事不辭鴻溝未必是長淮中原無處尋諸
寢漸法何人是階階設把旌旄抑戰血獨留弓劍伴
遺骸偏安王業空遲暮回首厓山益愴懷
宮闕何年望洛陽更扶天步到南荒過江已少三分
國浮海空餘一瓣香湖上平時閒守相水濱無處問
君王何人為作厓山傳讀到終篇淚幾行
建策那堪再出奔一衣帶水可圖存乾坤草草悲人
極狗馬明明記主恩誰向陰厓收虎旅直從清海覓
龍孫南中黃屋無消息幾日來歸故國魂
中原日暮望龍驂血劍舟師轉向南王氣已看銷王
將兵符行見失江潭聖人壽短衣三尺臣子功成骨
一函六載哀傷容把節至今顏面不勝慚

翠駕南行力正禁海風吹國一時沉九原誰與平生
面七廟猶存未死心荷水影藏宮月冷前星光散虜
雲深遊龍不起慈元殿雨濕靈旗白日陰

壽黃績

南楚新秋稻子肥東谿有客欵雙扉虎屯含紫臨詩
卷鶴頂勾紅展帶圍行酒且祿良夜醉談兵未覺非
心達機中乞得天孫錦待與諸郎制綵衣

陳氏牡丹逾八年而復花

國色重勻舊粉痕陽春有意訂孤根百年物在偏驚
眼三月香生解返魂憑伏闌官修信史來歸地主記
深恩看花莫訝東風面亦有人家到子孫

除夕

簾外星垂燭影殘感時猶覺壯心難兩年不作江南
夢四壁唯堪雪後寒盤裹椒花聊可頌篁中竹葉若
為歡春風臘雪吾何意綠茗爐煮夜正闌

壬申元日檢曆

萬國王春此日同餘生歲月感遭逢猶慚白我驅三
軌是年三洽水何人擾十龍治十龍待沐蘭湯仍啓夏
中國未臨按日尚行冬正月初九亦待黃紙年年市
紙說難為護衷容

右田沈史像圖

蕭然丘壑在眉端林下人從壁上看白髮信誰脩野
史青衫從爾授閑官雙魚落手春波遠四座驚心夜
語闌蟠薄尚須勞畫者休文詩骨不勝寒

挽張與史安陝人雁也

儀床忽見舊儒青代石誰書地下銘佳士祇應聊入
幕好官何必盡[illegible]行行見
蔡犀此夜哭松江上月獨留湘影照西廳

簡吳同年戩二首

江頭候吏連傳信知是黃洲杜史來春樹幾年關客
夢燈花連夜為君開雲天旋覺游龍遠衣繡何妨野
鶴猜更向新秋為此別子山詞賦轉悲哀

碧梧寒露濕空庭離思依依酒半醒車馬平時懷舊
雨交游到處感晨星山中歲月頭先白竹上功名汗
欲青寥落江湖悲往事不堪重問貫心亭

送周雲翔

都門楊柳曉霜疏為結南冠訪舊居倚棹欲銜吳苑
雨登堂猶記伏生書晴窗鳴日聞烏鵲江館臨秋膾
白魚早晚有人懷薦疏知君才賦似相如

謁忠廟

王師度嶺敢煩多天地無情奈國何二帝關山惟劍
舄十年社稷尚干戈荊蠻不作周人讓金石難圳魏
絳和南海魚龍漂恨骨中原禾黍動悲歌

哭夏太常

九門奏對叢遺經入座勳眉接地爐白首此時悲鼎
鼐朱衣當日記寧馨公生前一日母夢朱衣人曰予生當貴京華舊宅
懸秋雨江漢歸魂泊暮帆南國何人尋諫草尚餘編

簡為公青

別同學二首

高譚雲霄獨自期名流多是見君時何憐得道孤中
散敢讓能文陸浚儀幾夜青楓尋遠夢憑誰白首謝
相知離懷早擬江南北慷慨臨風一賦詩

搖落秋懷又去年欲論往事一茫然雲軒夜久留塵
榻澤國霜空熟稻田十載驚心餘夢寐三江回首渺
風煙已知出處容深意深上高齋日晏眠

和吳侍御見寄次韻

江左風流獨有餘自慚名下士猶虛烏啼深樹頻移
席蠹落晴窗細檢書烏府此時聊避馬碧山何意欲
樊魚山林城郭俱無累更遣傍人為卜居

挽趙處士

同壤何緣識壽眉獨尋遺事轉懷悲兵戈日逐開新
市市復樹俎豆風清禮舊祠高義欲留徐國劍幽懷曾
廢晉人詩墓門未有中郎筆倚樹空憐有道碑

登浦子口城

登臨何處復懷鄉秋日孤城挾渺茫舊國河山龍馭
遠對江草樹鳳臺荒遊歌自昔從周鎬保障猶能憶
晉陽搔首不堪尋故事海門東去暮雲長

止水池在丞相萬里死節在番陽北門

六師流血迷行殿四國群王望廢雕止水有靈期一
死向天無力到孤臣懷沙此日終塘蹈海何人肯
帝秦歲晚獨來池上立為將雙淚哭南巡

送呂太常考滿

樓船遙下石頭城桑梓春陰獨有情舊日知名方再
拜一時公事且長行詩筒墨瀋烏絲卷酒市齋忘碧
菜羹側席論才應不負相門儒術久蜚聲

送張給事使安南因歸省

日轂巍巍開帝座天書冉冉動蠻林花明晝闕傳雙
錦草媚春陽獲寸心赤縣旌旄南斗近彩衣光景北
堂深未須重譯通周貢早報番韶聽禹箴

送甘推官二首

郡東風聲先化俗循南人物舊知名一時籌策千人
獄浦海泥沙赤子兵爽自長途柳營馬稚歌脩木載
遷驚感懷自愛吳江水為得賢公清且平
洛中車馬逢高會吳下聲名識舊官便覺深情剖尊
俎久傳雅俗自衣冠丹霄日麗雙龍迥紫塞秋高獨
鶚寒江海有人關客夢照南明月為君看

同年會和韻四首

官閣賓筵此日開登高懷古晝來六朝文物餘江
水五夜瞻依切斗台湖海何人忘魏闕州郡此地數
燕臺聯盟幸有梁州客把酒論心欲幾迴

明時人物重賢科恥業其如龍虎多冠蓋一朝逢盛
典君臣千載感賡歌清吟夜月烏絲卷細馬春風白
玉珂惟有城東最江僻諸公日暇亦相過
題書每謝慰平安臺省諸郎盡冀冠白首功名憂國
遠青雲氣誼定交難華泮夜見三台近咸際春回萬
宇歡敢取悠悠付前輩餘風猶有後人觀
東南宮闕倚天開側席今思得異才狗馬有心慚補
報田園何日賦歸來百年事業須三策四海交游且
一杯高擁客齋歌白雪歲寒孤興託官梅

壽姜侍御母

梅花歷歷照寒姿遊子方懷萬里私華宇星霜含海
國府齊鸞鵲侍毛儀諸孫戲馬執竹新婦收蠶闕
白絲春近北堂多樂事不妨旋節斗雞遊

輓王士昭父

東園杖几先秋別南海旌旎隔夜還三禮傳家開白
屋百年情淚灑青山火編待作九人傳御墨新封天
子官家落劍南他夜夢碧梧風雨鳳毛寒

送劉兵侍繼

登舟慷慨將霜須秋色三山酒百壺關下方陪大司
馬幕南應獨返單于風清遼漢遊黃鵠霜落平原兒

碧梧邊徼只今思虎將廟堂先自得文儒

謁湯陰岳武穆廟

淸時孤憤動哀吟每爲英雄歎陸沉一旬誰收圖上
血十年眞負戴天心中原戎馬黃塵暗北狩鑾輿白
草深日暮停車開香火山河滿地淚橫襟

哭歐陽萬鍾同年二首 卒於江西

遠將羸病寄江潯紫巢渺無買藥金千里客衣歸葬
日三年郎署讀書心閒關萬賦誰工事風雨遊魂自
楚音欲把生芻君壠上蓼莪宿草九原深
天意居然誚老成官銜何用作銘旌眼中骨肉孤兒
在海內衣冠幾弟兄欽斯他年悲菅業死生今日與
交情白頭堂北憂風雨之子何能慰遠行

東園

絲服翩翩憶舊遊野花籬落雨纔收主人好事何妨
隱客子耽詩不費留白石尋雲移屐齒綠波載酒拔
船頭平安欲問橋邊竹明月題書寄撫州

壽韓司徒亟

群公冠蓋曉追隨華屏步尊舊有期鍾鼎清秋開畫
省河山地迥照朱絲百年殷日臚揚詔一卷唐風蟋
蟀詩鸞鶴飛飛頻泛肯將黃髮待時咨

壽白司閫

平泉喬木藹高門海月淸輝玉樹溫相國南州開第
久諸郎東序叢方存青齊斧鉞臨丘壑白髮神仙長
子孫爲倩寒花送春酒小梅歷歷照金尊

送戶侍儲柴墟

春陽喜又賜環時南國行軒慰我私信有朱絲彌袞
職可無白首答時咨長河畫舸東風早半夜朝衣北
斗垂門巷餘生仰高蔭檀園仍誦鶺鴒詩

送劉大經貢士還霍丘因簡黃伯升同年

雲颸孤隼望秋天桑梓鄉心微暮煙南國明生先就

柴沔高杜史特勞賢江鬼氷滿楊花節句麥風清稚
子胝爲語故人黄叔度離亭古樹隔三仟

送同年黄巖盧令升教授鎮江

作縣頻年物論同校書明日別江東人間山水唯楊
子海内文章是謝公白首論心懷舊雨青霄垂翼候
長風不勞更問吹竽者應是先生惡未工

送韓尹書致仕歸山西

肉食眞能爲國謀綸言曾向老臣傚台仟霄漢憐青
史千里河山笑黑頭槎澤天容迷細雨唐風悉率感
新秋東南何處迴高旅白日聊從鵝鴨抄

送丁吏部升還常熟

吳音當座愛同鄉送爾東南別意長千里載瞻黄屋
迥一門何止白眉良清風楊柳官衙靜疎雨芙蓉客
棹涼應念有人歌陟岵新秋早晩候丹陽

壽味泉翁俞給事泰父

濯錦新辭照國門鸞孤老眼認桑根玉龍窺沼泉分
乳金鳳鳴絲酒漫尊嘉客香山遂入社高書青瑣報
生孫東南一水時相問風動秋堂笑語温

因吳侍御與吳軍揮

猜事何處得奇勳封拜歸來且好文驄馬每陪佳御
史鐵衣進識舊將軍四郊暇日多新草千里高情遊
恭雲自古東南煩保障談兵不患欲逢君

久雨

此時一雨動旬深地入東南轉不禁到海更雲愛口
御開門野潦匝春陰川文不信歌魚鋏陸賈曾無貯
槖金何物平生任農圃獨留頽面嬾朝簪

次栢川吳侍御韻二首

地靈聊復寄虛名妙語居然稱老成已信文章仍有
道敢云水木故無情高風頻繫徐君劍庭足眞慚孺
子纓不似黄洲書屋好與泉偕竹共秋清

雲堂雖逸倚春宵燈燭猶能慰寂寥酒倩兵厨分百
斛身從心署見三朝東山緩帶青雲暮南浦行舟白
浪遙舊日高懷何落落野人心跡半漁樵

東鄰乞火問交厨好客登堂薦百壺未許關門從傲
吏便應束帶禮潜夫蕭蕭弱柳秋前柳冉冉餘情屋
上烏回首雲霄憐徙翼尚餘羸馬在窮途

録有與予同姓名者

偶同名氏不勝冠百栽鄉書得早看尺牘孟公曾借
重仙舟元禮欲同難茂陵冠子先推杜寒食詩聲獨
美蔛青史明明霄漢遠江湖白日愢加餐

贈蕭尹

今春四野麥苗青百里風謠正可聽太老過門煩索帶諸生迴席肯談經詩從卷裏裁群玉人向湖南意聚星今尹乘車來舊雨野大旋馬有新廳

鳴吟堂爲蕭尹作次韻

銅符字亦綬絲青取次弦歌自可聽鄭國何人能製錦漢儒有學且傳經桑麻沃野頻占雨冠蓋深春復戴星送我茅堂溪水上欲聞新頌到梘廳

天平謁文正公祠

何處登山獨有情眼中此去是天平煙花江上三年

別東馬城西一日晴巾子峯高頻劇步毛魚池廢祇虛名（寺僧謂此池已久廢）祠堂俎豆清風遠千載瞻依屬後生

送竹几次時復韻

烏皮雖在已非眞尚有箕篙可稱身食肉不須論俗士讀書聊爲伴幽人芳園裁玉龍孫瑩高月憑秋兎魄新攜向黃州樓子上山光江瀨轉相親

次劉時服韻六首

登樓何處轉驚心南國居然白日臨帝子蒼梧雲去久故人青佩雨來今茫茫極目江湖遠黯黯憂時老病侵應爲百年慚淺薄獨將孤憤託哀吟

可憐春夜思復清螟熏燭影深不斷簷端偶見星斗出淮北猶聞鼙鼓鳴三年不作京華夢萬里難爲邊塞情孤舟歸去待明發荒臺百草哭巨城

群山西去暮雲昏青草萋迷入燒痕冠蓋中原餘壁壘雞豚落日見柴村青林濕雨春移枕酒市迴燈夜款門爲念征人歸未得莫令戰血汙遊魂

湖上長風將老鶴郡中高閣倚春宵華軒月好誰能賦蠨蛸花繁不奈搖黃紙以閒行海佛白頭何幸老漁樵徐生不下南州榻城析亞亞傍寂家

送錢翁

酒船詩卷設縱橫賓名西階揖後生令尹須眉古道氣中丞籍笏衍家聲義方日服青雲滿吏隱秋深白髮明華屋光輝動新障南曹應慰仲容情

地爐

斟酌何須籍玉瓶從人冷暖自分明貪泉滿眼腸猶熱樂土接身德不孤學士茶香甦剩雪鄰侯梨熟報深更長公爲爾成高詠吳下近來得長卿

春行

淡雲細雨濕芳塵南陌依然草色新煙火千門寒食節江山萬里未歸人小桃野徑紅將破官柳深簷翠

欲禊行樂未能隨勝日題詩聊復慰傷春

送陳汝玉赴浙江都閫并柬鳴湯陳

作鎮將軍重越都行塵此日望東吳湖山雨色指新
舸部曲風威識舊狐已信虎頭符玉館漫持兎穎燕
金壺有人明發錢塘去欲問南州鳩湯圖

寄西垣

宅住清谿清且閒西堂不隔洞庭山風沙久滯鄉人
信弓劒深蒼國上顏稔歲倉田尖穫稻深秋衣帶欲
紉蘭百壺好酸狀頭酒江上西風候客還

題陳汝玉光裕卷

幕府何年感二毛使君行復著勳勞東山司馬推賢
穀南越將軍佩祖刀鐘鼎明明成虎拜文章𤍠𤍠受
龍韜百年勝有瞻依地中夜光芒北斗高

輓王芳洲

不勝遺恨繞窮泉落落寒燈夢廿年四海交游行復
見半江文字若爲傅（君方梓題半江文集）茅齋舊雨游夫論（君嘗
以見書惠我）水郭新秋季子同（君方居邑南新班）擬作芳洲高士
傳跡慵方愧筆如椽

送西充馬宗伯致仕

講殿光輝憶賜茶公門桃李足春華南晋且戊尚書

發東壁會宣學士麻禮樂際天仍有道江山滿地豈
無家蜀中舊日懷周典蹟求長風擬漢槎

送王丞

江亭紅樹曉霜凝紀別依然惜此丞宦跡九年閒幾
日河流十月待層氷舊山欲問東橋竹細雨重迴半
夜燈越水燕雲勞客思題詩何處寄松陵

西莊

溪上春行見草堂野人從此得西莊竹沿曲岸留深
景花落迴塘滯晚香拜起亦應勞遠信衣冠聊復說
吾鄉傳聞稍近湖南路無惜淋漓墨數行

送人還泰州

已聞淮海重人豪好手何能謝六鰲自信聲名還有
道尚容文字屬吾曹風濤路𤍠黃河怒星斗光懸碧
殿高芳草城南去時綠爲留顏色剪春袍

送盛秀甫主事

宦程迢遞故相違碧水生風彩鷁飛江左才賢通籍
早洛中車馬故人稀巖城別宴廻官燭甃省題書把
客衣千里有懷應不遠一宵清夢亦南歸

送蕭彥明

廷中元老懷清薦京口先生薄宦遊臺閣一時真得

花軒裳百里重封侯燕山別夢梅花夜淮水飛颿木葉秋西望匡廬應不遠五雲高處候行騶

送葉推官良臣

霜天車馬說南行又見遙岑入鴈聲豈是兩年應作別欲令一郡早稱平江神直夜龍濤壯霄佩閒秋兎影清驛路梅花早消息有人燕越共含情

餞曾同府世榮陞河南僉事

爲君出餞經横塘石湖寺門涵遠光太守樓船五馬度帝子御壘雙龍翔清歌行酒客愁破落日引風春浪長淮南離思待明發三月騎書來洛陽

剪綵

紛紛紅白藉芳叢隋樹繁華未許空千載綺羅遺國恨一時鶯蝶誤春風強顏已妬秋園種殘線還羞女婦功若得桃花能結子人間何物是天工

與劉以貞太守曾同府大顯遊天平山

勸酒吳歌正好聽亂峯當面展雲屏澗含石齒泉流白雨熟茶芽葉報青郡伯不須辭地主野夫直欲著山經紀遊欲作騷人賦聚德誰占太史星

答王侍御弘次韻六首

明舊遊逢意轉親論交禮數不從新衣冠久已慙虛

名曾徂居然得上賓未許清談陪晉俗誰傳佳律起唐人載期勳業勞青史華燭深更話白眞

神州旌節北來初遠日長懷帝子都賜谷王春頒歲曆彤衣客夜待薰爐絳宵星斗猶孤夢黃閣麒麟又壯圖爲說鸞車能早駕即看飛雨過三吳

歲寒風骨殊昂藏散裘瘦馬非吾鄉誰家酒熟百壺好到處雪深三尺強明時竹帛欲自勉異國風塵那能忘梅花歷歷娟餘景揚州詩興山何郎

燈市千家排暖雲滿城華月又逢君雪泥偶爾憐鴻跡衣繡依然識豸文官路計程偕六合賓筵行酒過

三分高懷欲覓江南使知已行空冀北群

驛樓旌旆卷寒雲此地何由邦迓君南道諸公皆獻納西曹小吏且詩文笑談杯酒頻高會岐路風煙惜覽分封事不應違咫尺願持清論慰吾群

高城鼓角動春雲驄馬江東揖使君舊日幾人宣奏疏定山有子託遺文臺端冰雪新三尺池上蟲魚古八分今日琅琊迴獨步倦游能不念同群

門神用皇甫祠部世庸韻二首

壺門不說解圍從身退功成自有期捫腹未慚謀國肉素心難托倬毛皮老來北海持旄日歸去東山破

斧斤淺薄自應悲歲晚此懷千古逐臣知
抱關誰問出關遲今日應知昔日期誅拙秖憐蛇者
足名成方媿豹無皮春盤蠟燭分椒夜寒雨清宵報
戟時麟閣圖形能不朽丹青何處覓心知

邵節夫宅對菊次劉尚賓克柔韻三首

覓得詩人陸務觀菊花況復奈高爽酒星夜出黃姑
渚筆陣秋橫白帝壇生黍不須吹玉管落梅何處坐
金鞍不嫌冷淡幽人伴雪乳冰蕤細細餐
秋晚看花來較遲羽儀不放主人知夜來杯酒無多
客日後風霜得幾時却笑劉郎懷舊約克柔約有尚憐
秦女蘭新羈穠華不共春花落消得西堂百詠詩
兩鬢西風滿面霜問渠可是鄧州黃巳從嘉節悲陶
令且復長歌學楚狂翠幙遊園憐醞藉彩毫點綴
發芳誰家今夜無高興畫燭銀屏滯晚粧

再次劉尚賓對菊韻三首

幕府西堂得靜觀此時叢菊正榮寒清尊欲送鄰家
酒白戰詩登宿將壇城柝深更催畫燭塵街微月傍
銀鞍芳心轉覺風霜苦却為園官婉素餐
不論十月看花遲滿地寒香蝶未知老去正憐彭澤
令醉來渾忘洛陽時玲瓏白玉群仙佩錯落黃金萬
馬羈把酒公堂披宿霧令人長憶杜陵詩
闌干昨夜有微霜滿眼秋花作意黃何物參軍辭酒
令舊時司馬奈詩狂不妨都下仍高會可惜籬邊委
衆芳明日憑誰慰寥落夫容隔水領新粧

尚賓同題名為劉克柔考得李禎伯報之

曾向符臺問列卿何人府內未題名共推今日劉延
世可少當年李進禎應禎初名甡後字行紀事直須尋故事後
生亦解識先生獨憐賢者遭逢晚高勝頻公為作成

仙窟圖壽白都憲母封一品夫人

龍章五色照鸞絲大郡高街自昔時績學郎君迎父
眞承頎新婦得姑慈瑤圖已見仙人屋玉署仍傳學
士辭聞說中閨偕燕喜為歌南國采蘋詩

送陳希承太醫考滿

摩挲盧扁識添丁憑仗軒轅作內經九疊篆文官印
綠三年薄宦客袍青齋心旅邸春無迹國手爭傳地
有靈別去未能勞夢想遙天中夜望前星

周順卿壽圖

去日郎君已佩魚此時門第集華裾玉壺紛寵隻行
酒錦帶聯翩五色書南國王孫傳鳳曆東風客路轉
鳧車海天正有飛來鵠不惜煙霄問起居

送友人四首

詩卷臨行手自携文齋高燭照新題三年榔市聞清瑟二月茅堂近碧溪秋殿香生催擢桂春旧綠繞念萊黎壯游明日還相憶鴻跡勞勞媿雪泥

溪亭楊柳露條低幾日孤舟欲向西千里行塵求國馬五更輿火服晨雞帝城春動紅塵滿客路風晴碧草齊顏面獨憐相見地手書重爲別來題

草樹西風江水頭有人東去買扁舟悤迤向好留孤夢司馬才奇得壯游策牘楯臺餘幾日文章杜老待新秋題詩不惜重携紙中夜懷人月滿樓

大晉報政先須瑞驛路之官且賜環任右城池新令尹淮南民物舊鄉關勝名與日桓公雅詩賦清秋庾子山聞說頻年勤問俗清風白屋候君還

讀宋微欽木紀和吳太常南夫韻

人間何處得蓬萊生禍應知此是胎嘗膽有心空老去游魂無路可歸來竹書日後羞三史麥飯江南勝一杯千載不勝亡國恨欲將鐵馬掃塵埃

題唐劉諫議祠

此日何人問溺流大廷方偏對策憂衣冠落落人心死河洛行行王氣收千古直臣唐諫議一篇正學魯春秋餘生今日頽猶存香火荒祠起蓀悲

送同年朱御史巡按

秋思離懷賦未成獨勞使者作南行偏宵黃屋星辰迥滿地青山藜藿生人說漢官仍避馬客經吳死待開觴遙憐二品泉頭水歲歲還君舊日清

送人赴浙方試尹

高燭秋宵語未闌尚憐明日發長安異鄉爲別憐孤客少府從來是好官誰信簿書非吏隱可憐文字誤儒冠尋常莫倚梅花信相作東衙雪後寒

送禮部陳子引父還江南

都門羸馬載青袍爲客經年感二毛東郭煙霞照我老南宮文采付兒曹風前落木蕭帆急江上孤城鐵甕高鄉國有人憐倦翼秋深短髮不禁搔

送柴工書

東隅日色動霜林西郭離筵酒不禁宦業何妨歸去早君恩轉覺老來深青燈謾作江南夢白髮猶懸闕下心歲晚梅花重相憶時時應拂舊朝簪

壽羅少宰父

已從早歲領鄉書南國諸生總曳裾家學旋看調玉燭君恩復許佩銀魚他年脩慶應難老此日沾沾飲旨

紀初梧竹近憐風日好不勝蒼翠拂匡廬

壽劉克杲尚寶父

大夫八十好容顏之子衣裁五色班一水澄湖開夕照萬松高閣對秋開江頭短棹聽青雀林下新袍繡白鷴杖履旋看階上壽更移春宴近南山

送戶書胡有年致仕

今日先生歸去來群公何物惜深盃同從翠妙驚風雨學士文光逼斗台滿地江湖從此遠故山猿鶴不須猜題詩為寄龍茶下露扎應煩手自開

送戶科趙給事福建僉事

赤墀金殿聽臚傳青瑣憐君且獨賢柘府清霜開八郡葵心白日記三年孤蓬梅雨江南路百穀秋風嶺外田到處停車尋故事雅懷須續後湖編

聞同年解官

十月蠻方解作寒手書頻我問平安星辰入夜瞻貫犀郡國何人媿素餐盃酒且須迎地主文章旋許屬秋官嶺南白日留光景為念闌干首蓿盤

苦雨

苦雨城東秋未休等閑軒檻可容舟江邊百畝應憐我筏裏群書少散憂尚有飛鴻勞遠目可堪乘馬作

深遊人家無食催煙火何事客人不白頭

秋風

秋風滿地見黃花客子徒令感物華頻獨神靈宜寢食故人顏色渺雲沙碧梧日近看棲鳳青草霜繁欲避蛇十載離懷相見後清樽深夜憶誰家

遊戶部園亭次部署感懷韻三首

大厦千間搆未能每從寒士歎凌兢避君盡地原三舍容我振衣此一登象魏天開如許路碧臺人在最高層嚴城北斗闌干外露白風清耐久凭

未論百尺元龍樓東省高亭由我留大田黍稷望甘雨邊塞風塵回白頭自來中國戒多事今日諸公宜遠猷普天蒼生共蘇息千秋萬歲垂鴻休

自慚衰職曾無補敢信雲霄獨有緣陽谷待吹鄒氏律漢時曾授伏生篇歸來路入江湖夢老大心馳犬馬年舊業可堪遭際在秋堂風雨短檠前

閒居

城中此復是閒居白日功勛為卷書獨有長冠慚傲吏尚容門巷枉高車松枝露下時聞鶴溪水秋清可釣魚為憶草堂三百里中宵孤夢覺蘧蘧

秋夜偕友人宅

句邊草堂殊慰我中夜偶見星河漸東南此地足住
士劍佩尚爾隨羈八十年衣食餘白髮四圍賓客爽
朱輪射魚代木乃鄙事窮谷誰忍來相親

壽頌守

綵霞瑤海翻朝涼行酒欣欣客佩長千里哀吳此喬
木一麾南國賦甘棠山林黃髮陪元老門地青雲藹
義方自許衣冠通井邑欲將几杖望輝光

王京兆生祠二首 并序

己亥三月三日約御史大夫南渠王公登雨花臺
路出公尹京兆時生祠下而徵詢焉是日薄歸得

吳中友人書來言某生祠事予歎曰斯民也三代
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豈不信哉爲賦詩紀事

千載何人儋去思雨花臺北有生祠神交偶得摳衣
地眼見重來列棘時覘首羊公猶墮淚甘棠召伯早
開詩清風江左餘雙玉直筆容刊第二碑是日聞吳江人祠御史前汝安
薄遊對面何所思白月肖貌開新祠九重抗疏活百
姓千載觀風推一時已多西漢有桓典何獨南陽無
杜詩微辭於我掩愧色不見三江橋上碑

送沈節推懷嚴壯思南

鄉白思州儗送行賢勞自昔重干城吳鄉晝錦青擬
脫越國雲飄紫稱晴蓬矢桑弧男子事南箕北斗故
人情舉頭莫問長安遠縹緲天風佩玉聲

次韻送蔡九達

賦詩重上鳳凰臺楚水吳山霽色開揚子新秋隨遠
鷁洞庭細雨過黃梅嘗龍說學千金技別燕寧辭百
罰杯已報三江風浪靜不教晨暮隔天台天台開三江風浪無晨暮此杜老懷鄭十八詩[illegible]來東愛及鄭虔輒反其辭再繼韻句以報稱謙

清涼山寺

行庖酒暖登清涼此生此樂殊未央設尊四百八十
寺須醉三萬六千場西風野樹黃葉滿南國詞人白
髮長問渠明日有高興邀訪鍾山舊草堂

次王存約雪晴韻

瀟瀟簷溜鳴朝暾似把雲晴春館時鴻泥來掃指爪
迹蠟屐正憶梅花枝欲將炙背獻天子何處騎馬驕
馴兒物華轉眼數頭白明日春風應得知

壽辭

綵毫誰著鳳笙篇錦字先傳鴈旅邊南國此時懷舊
雨東風明日是新年紫泥有意雙[illegible]苗滄海無端一
變田幾日上元燈火近九霄華月傍人圓

三錫

槐棘分曹切太微直從銀綵到金緋九重斯荷如綸詔四國仍傳授鉞威優渥　累朝恩際會分明夾葉見光輝丹心一寸逾平昔要補虞廷五色衣

壽吳翁雲谷

隔夜東風放歲華主人白髮傲烏紗諸郎青紫仍朝貫上國聲名衍世家客座金尊浮竹葉春回玉洞見桃花知公獻試新年筆初日曈曨護彩霞

蔡工部還朝敘

簪領時時覺儉華碧山南望九龍深老臣白日分憂天步除自安能損道心不怪十行紫草字但於百姓乞佳音題封自慨無兼贈開卻湖堤十里陰

釣雪

魏國平時賦伐檀故將吾道託漁竿自天羅網誰賢者滿地風波此歲寒大老歸來宜就養故人物色竟辭官荒唐莫問任公子一與從君袖手觀

輓徐仁簿

地下游魂不可呼囊中猶有俸錢無蓋棺巳矣聲名在行李蕭然骨肉孤瓶博轉悲吳季子麥舟曾見范老大塵沙同首關西路聊把空堂一束芻

白河舟中大雨次王司成思獻韻三首

天際停雲客思孤可堪深雨滯窮途故鄉久已悲游子能賦居然得大夫水國新秋同旅雁風林中夜感慈烏來歸不遠江南路誰畫瀛洲壁上圖

蓬窓燈燭對人孤積雨虛舟尚客途此夕行雲愁帝子（甲戌）幾時前路問征夫循泥倦足憐凡馬繞樹哀音失暮烏何物平生慚淺薄案頭一卷歷年圖

漠漠村墟樹影孤驚湍百里戒迷途清尊隔面懷君子白首憂時媿丈夫樂國臨秋歌碩鼠荒原落日見飢烏江南淮北傳書路無奈方輿一尺圖

張天錫憲副惠蓮酒用韻爲謝

仙方無處問麻姑不分先生貯百壺老去正須知趣爾醉來俄已失今吾每教白蘭兼詩送絕勝青錢入市沽開遍荷花三十里酒船只合在西湖

約汪憲副游南華用韻

黃塘秋日壽船開知是南華待客來千里獨尋山水伴三年已厭簿書堆曈曨出日青油幕灩灩流霞白玉杯聞說望韶亭子上于今有路接蓬萊

蔡文莊公集卷第六

同恭齋公集卷第七

七言律詩

劉夫人壽詞

紫泥封誥龍雙盤絳羅衣裳花作團青宮仙人昔小
保烏府之子今郎官金釵𠕇地足歌須書札入手皆
平安春陽堂北如萱草花發年年如燈明

江上訪友人值雪二首

有約明年亦未遲偶成故事不須疑乘舟有興憑安
道流水何聽失子期待到阿蒙吳下目且歌臣王鄴
中詞堅冰大雪吾何意細柳繁花自一時

一夜西風戰六龍三吳倦客掩孤篷公車他日懷方
朔城府何人擬德公兀兀泥途愁去馬悠悠世事感
飛鴻且遲行李階東道尚有飄飄寄北風

次聶倣江韻四首

論文一上凌雲臺風雨不妨來不來魚龍水濊禹穴
動桃李花傍公門開犄時中原嘆無鳳明日北山歌
有萊朔然海月向八照四顧六合無塵埃

凌雲百尺有高臺杜史偷文試一來乙夜挪書蒙
孔追八閒文遲扁天開星容與比如無馬詩詠周南
到有來天意不妨今夜月欲將椽筆掃浮埃

偶然東壁近西臺恰有詩筒次第來春草池塘中夜
夢名懷風雨幾時開登高有賦陪雲月倚檻猶堪並
直柔桑與不須辭短屐由門換酒踏芳埃

文字光芒燭上台濫竽何用亦人來月中桂子幾時
荐江上夫容連夜開已薦神明留藻鑑故將蹤跡謝
誓來臣躬萬一聽神補滄海微流泰嶽埃

賦谿博山

舊時賦馬事難論此日開詩感昔言五柳風清陶令
宅半山草夢謝公墩水涵翠影宜稱史竹受雲梢已
見孫欲與地靈傳故事待詩天日訪真源

雨花臺次韻

江上高臺尺五天開情且勿詫遊仙人家城郭青煙
外客路滄江白鳥邊三月已占梅子雨九皐誰和鶴
鳴篇登高有感那能賦塵壁聊書己亥年

壽沈給事因吾弟寄之因簡陞中二憲司

南國諸公壽且康新年高會水西莊共看一百八十
歲各醉三萬六千場鸞迴寶畫紫泥重花撲玉缸春
酒香清時白髮能容我合作江東五老堂

壽王翁

看守何年識紫芝州山平見鳳毛奇獨遊 聖上御

對日正是而翁飲報時五色舞衣裁鳳錦一編綸學
引鸑絲斗南中夜虹光近彩筆新傳慶壽辭

寄王御史大夫

玄武湖邊落葉深潤州東望一沾襟重來相見知何
日老去猶能諒此心落落晨星憐客歲蕭蕭鬢髮愧
朝簪雨花臺下同游路珍重廿棠十里陰

壽誠齋郡守

廿年不寄海頭書難約東來得見君越國棠陰歌五
馬吳江秋晚問雙魚循良早著兩京傳珍重時乘下
澤車洛社欲傳諸老頌銀河水灩玉蟾蜍

老人星

南極一星臨紫垣祥光中夜耀遥天登臺太史識分
野在位聖人通上玄東吳福地屬大老西海弱水來
群仙四朝千載慶全盛試筆重紀庚申年

罷征安南志喜次韻

重譯來王車可尋梯航從不限高深小夷願執陪臣
節驕虜武原非聖主心南海一封諫國疏（唐戶侍常有諫疏）
比郊五夜屬車音遠人合作神功頌書滿穹碑百丈
陰

寄徐豫菴

蓬壺舟舟下群僊仁里高門啓壽筵青史宋斆八閩
外白鷗心逝五湖前即看雲日迎新夏準擬喬松授
大年一卷南華誰獨解頻公重注養生篇

送徐可大乞休

乾坤落落意何如便擬題封問起居南國正憐桑子
服西京久論賈生書青依撿行江湖遠白首關心井
邑虛莫為隱憂眈藥物也應山迴我故人車

送張太常請致仕

草疏辭歸日再三扁舟明日出江南無多行李書偏
重何物清齋肉自甘設許衣冠猶野鶴不妨文字續

春蠶碧山勝有明風月此夕何人與細談

送祁希大還松江

十年蹤跡膈神京客裏相看獨有情白髮平安宜壽
母青衫儒雅是難兄三江返棹秋波遠九散垂花野
岸晴好為吾儂嘲伯氏不妨折簡慰平生

唐仁甫題黃卷

冉冉松楸馳羽儀飛飛鸞鵲正追隨可憐大鄒推恩
日不是高堂顧養時薄海只今敦孝理窮泉何處記
哀思餘生未敢忘涓際乞得清潯太史辭

松溪為范水秀才作

絳桃白李徒紛紛此物得地殊不群深山半夜洪崖
月絶瓓十里蟠長虹聖人鴻荒放龍虎君子明堂尋
斧斤況茲炎熱不可柰赤脚層冰欲問君

次潘希召韻二首

薄游十載未成歸五月衆江欲授衣落落乾坤雙髩
改茫茫湖海寸心違清秋旅鴈憑誰札白水閒鷗淨
釣磯終久何人持國論宦情於我不勝微

人言如此且云歸舊日山人是白衣濟世已應容我
老素心何必與時違可無戲墨留詩卷未有閒錢買
釣磯離思不堪江上望熟梅細雨正霏微

飛來寺

舒州舊寺倚江開南國諸君選勝來已見鯨枝瀞海
水（是日得江西賊平報）猶聞猨嘯白雲堆千年故事傳碑碣半
日浮生藉酒杯更上高峯勞北望九天宮闕近蓬萊

次汪誠齋游南雄移文韶州復刻于厚舊碑
韻

新州蔡破石頭碑龍舸於今是幾年餅錫偶來開隙
地香花旋覺近諸天空堂夜見三分月妙井香涵一
勺泉不有大夫追故事河東文字若爲傳

挽考功父挽詞

賢勞誰賦北山詩空谷徒懷老去思三釜可堪游子
恨一經元與古人期青春別夢飄塵迹白日迴光宿
草知欲向西溪尋舊隱屈藥爲想著書時

送張幼仁之梧州府

冠蓋何年覓虎丘春梧雲擁綱江流三吳日近應懷
我百粵風清且建侯中夜朝衣瞻北斗舊時塵榻待
南州方春不作梅花令慚媿先生有敝裘

送艾太學還上海

風動嚴城散曉鴉游人行李踏江沙三年負笈聊卿
國幾日乘舟可到家客舍鄉心滄歲月海天曙色近

雲霞歸來何處勞青眼牆角輕紅看杏花

送沈朝佐還吳江兼簡陳君明

吳門回首舊風煙水漫春汀好放船柳絮宦情禁二
月槐花離恨隔三年青藜宿影床頭易綠雨輕陰郭
外田落落元龍湖海氣因君歸去憶同川

借山次韻爲吳白樓太史賦二首

題遍長安卷裏詩先生今日豈無辭雙藤馬首原曾
肖（借庸）倚玉亭中亦未私（借扉）竹葉細香鄰舍酒梅花瘦
影隔牆枝春來擬借游山何術道勸君金屈卮

君山應好白家詩一字題封自不辭未必樓臺公有

地且教花木我無私荒唐東海枯魚肆容易西鄰棗
樹枝是我借山山借我只消銀燭共金巵

送李孔教春卿東還

十載慈顏得起居東歸況復侍盤輿雲垂帝闕瞻丹
鳳水繞官河餞白魚鄉舍與賦頻送棗諸孫留目盡
飭書春來海屋遙相望概林清陰席正虛

壽詞為楊恒叔母夫人賦

游子遲遲且未還寸心長憶舞衣班開十幾日雲橫
月甘旨經年雪滿鬢中夜高堂迴遠夢九天溫詔慰
慈顏傳書正有南飛鶴不用臨秋賦北山

吳太常諸公九月前一日登清涼寺次韻

清秋何處迴高眼山寺遙臨江水濱滿地黃花聊遊
俗誰家白酒未曾新（是日無酒）可憐明日是九日為問開
人能幾人且與山靈脩故事已傳西北靜風塵

沽酒

一春白髮亂絲長無奈春歸與酒嘗日暖一林梅子
熟風吹滿店柳花香淡江初潑葡萄綠銀海頻浮琥
珀光消得百年三萬日不妨還醉大千場

簪花

老人風流取自誇開筵對客折簪花百年回首仍春
色三月從人且物華乘興不須憐白髮開歌猶復戀
烏紗花前莫笑山翁醉贏有青錢付酒家

酒憲用子庚大夫惠通玄二八丹

不論白髮三千丈乞得黃庭二八丹江上衰顏逢杜
甫林中鴻寶憶劉安斗腰此日陪詩客鶴骨他年快
釣竿載與神農脩本草穎川家石可重刊（子庚刻詩以穎州石）

淮上途利詹林工書次致政韻

優詔歸來三錫重老臣憂樂一時并過淮已覺鄉心
近推轂方疑物望輕滿客敢辭歸骨晚滄浪如為濯
纓清東南舊旧知民力封事猶懷答聖明

丁酉九月十三日登報國寺佛閣次顧未齋
韻

何處登高回白首蓬來宮闕五雲浮百壺清酒休辭
醉九月黃花總是秋今日偶逢開口笑多情且為故
人留遲公紀事傳三絕乘乞丹青顧虎頭

次韻發而禮書原倡感慨之義

半天闌檻臨神州白眼來世看沉浮可憐哀鴻在中
澤亦有獨鵰橫高秋江湖廊廟各憂樂沙礫棟梁疑
去留黃金之臺已荒草郭隗何時來上頭

丁酉九月二十日循平津而南有懷傲山席

次高論次韻

平津北來乘我舟懷人聊復歌載浮文章欲覽阿閣

鳳草木尚說眉山秋九原有人誰可作百姓無命公

當獨振衣推遂待明發朗然月出東海頭

登城樓

迢遞河漢臨飛樓何年天險開炎州貂石亭亭鳳鳥

去海門宛宛蛟龍游宋帝樓船非故國越王臺殿餘

荒秋蒼梧雲暮一回首烟烟月出城東頭

當簡沈水西

高臥東山玩歲華清秋白髮映烏紗江頭玉筋魚無

價籬腳金錢菊有花自昔文章能濟世于今子弟是

通家五雲天上傳新語謾託西風八月槎

因徐臨江寄詩有謝鷺沙孫周年和詩之作

是孫思行御史遂和一首

南國亭亭冰玉姿苦心能得古人師即看植與乘騘

日不及臣衡抗疏時芳草有情淹宿淚窮泉何處託

深忠一行僅底留殘墨腸斷西江卷裏詩

漫興

何人歲晚念同游折簡朝來見鵠頭閑學擬書慚素

飽耕傷懷實嘗暇愛涉波白鷗那恒雨咲乘黃鷄溪

早秋今日老猿猶可賦高齋一一爲君留

封丘蔡尚書生祠次韻二首

讀過封丘第幾郵尚書傳日有生祠甲兵今頓收功

早香火無慚報德遲千里風塵迷指顧四朝簪紱自

威儀何人不暇看青史滿地瘡痍獨未知

墨池風雨漲春湖文駟翩翩振號鱗總爲祠堂傳盛

事故令王屋共高標東南猶此人難老河洛遺民路

不遙金楚勳名殊足紀他年何處有風謠

自興王父潭次韻

潭開清鏡涵晴霞安流不逐回塘斜千年姓字秘中

書十日品題勞大家欲攜仙人九節杖來訪碧桃千

樹花武夷雙峰可移置特與山水添鉛華

次韻大理壽甫留別韻三首

論交十載又逢君頓我眞慚野鶴群尚有清風灑蘭

雪不妨白首臥松雲新詩家法杜工部妙墨風神王

右軍願與江山修故事晴清何必著奇勳

[illegible]曾起湘江雨相馬能空冀北群長樂五更鍾後

[illegible]別一朵戲前雲長卿不負開東觀宿將猶堪駐

千軍在昔夔龍餘事業至今竹帛仰功勳

[illegible]何以酬吾君滄江鷗鷺爲群鱸魚蓴菜亦秋

色白衣蒼狗如浮雲杜陵口號紫宸殿冠老詩價天
雄軍物情宦迹不足道古人託國誰元勳

走筆次張允濟江霞閣韻

秋江到門雙眼明秋風當面聊世情從人呼牛亦呼
馬由我濯足斯濯纓雲深城郭驚千仞露下寒蟬勞
一鳴中秋肯借昨夜月百也那惜江南程

懷蓮詩甫大理公曾治獨別之日圖以紀事

仍次前韻

置酒移舟且送君秋風斜日忽斷群橋孤草綠憐三
月闔閭天高見五雲持節久知嚴使者畫圖近識李

將軍山中為我修遺史海內何人策舊勳

次韻答施上舍文源五首

舊時侯泮記同遊歲晚相看共白頭松栢正憐遊柳
質江湖誰記廟堂憂鄉昔名字猶疑夢紀夢梓里風
煙且聽秋有懶秋堂準擬春波催畫鷁尚齋三月為君留
徧舟偶作五湖遊西去懷人到水頭但得清尊容縱
飲不妨白日可消憂天容影動星辰夜沙靜寒驚鴻
鴈秋已游鵝淡三百幅淋漓詩墨為誰留
高致真同造物遊風塵到處重回頭碧山不負平生
約白屋猶膾老大愁料理勳侯三萬軸消遥莊子八
千秋許名書品推前輩許我聯吟社門留
丹山落水憶同遊曾到蓬萊最上頭貞訣未從茅氏
得苦心猶抱杞人憂紫宸天上衣冠會白髮江南草
木秋但得亦松能作伴子房何必更封留
平生到處似狂遊何昔黑頭今白頭東閣且作紫芝
隱安石未解蒼生憂何人覆手恆作雨此北直氣猶
橫秋元龍之樓足高臥那問主人留不留

戲簡文源求蘆菔筍法

傳食他年試蔣遊東船曾到太湖頭主人疏圃原無
恙客子盤餐了不憂飯後紅綾懷故事稻粱白粒待

新秋問君肯借調羹手一飽何妨十日留

答俞縣丞

河陽桃李滿春姿光照官衣五色絲民物三吳叢僕
俗風雲千載荷明時東山早繫蒼生望南國今歌召
伯詩幾日行旌催獻績九重側席待論思

寄沈水西給事

聲名清瑣獨英標傲迹雲泉歲月遥初度豈辭雙勸
酒新年恰見兩元宵春迎紫陌東風面天轉蒼龍北
斗杓老大不嫌誇好手太平玉燭要人調

張允清次入織時然床枕箋帖

鬭雨開緘悉起居吳山楚水興何如顛衣自我聊栽
錦奇字從君學著書已辨雌雄迷蝴蝶敢嗔江總賞
時魚瓊琚報賦無能報咫尺書函益愧予

次韻集句答友人集句二首

漢家城闕疑天上煩領故交相見稀一臥滄江驚歲
晚千家山郭靜朝暉茱萸水態還堪賞服藥求仙
不遂正是江南好風景故鄉猶恐未同歸

不論誰是復誰非贏得華年鬢腳稀嗜酒何妨陶靖
節能詩更見謝玄暉青林排撓供高臥綠野傳書說
久遲幾日東來尋舊約兩舟還向太湖歸

夜宴儼山宅

畫堂排舞借香謳旋覺四座香霏浮垂柳風低玉河
水驚鴻響遏燕山秋銀屏窈窕細月入庭樹彷彿行
雲出玉陵舊日足年少紅綃一曲爭纏頭

縣官衙菊花

鄉官種菊當東皆概物未必忘心勞有花自覺此非
好九日欲登何處高草萊我亦慨老圃風雅君復追
離騷深黃早晚著秋色把酒相期須御袍

庚辰十月十二日宿鄰縣成老家因懷甲戌
年曾宿其家

湖游會記七年前此日重來思惘然北道主人仍置
酒南鄉客子欲乘船許聽謾度梅花嶺黃犢深耕峇
子田陵谷亦隨毛髮變對門沙磧匯晴川

官窑望省城

海上晴雲望眼開樓船千里出江來懷鄉欲渡桑乾
水出峽疑綿灘瀕雨露千家生葉翁秋高興動菊
花杯憑君紀事聊爲爾險語無煩重作徊

庚辰十月廿九日夜朱文宿惠亭有戲作

寒宵欲擁青綾被爽氣思翻白雪詞藏得明年真覺
早得來今日不妨遲寸心密密勞絲線薄俗嵬嵬信
質絲莫向貂狐笑絲絡懸鶉猶可謂逡巡

和徐臨江苦雨之作

孤枕通宵納雨聲潮來新水拍雲平洪濤作見黃河
轉后土翻愁白日生紫極聖人勞北顧白袍野史信
南征吳音頼有同鄉客廊廟江湖共此情

徐士元惠米墨刻白猪

筆狀書卷妨客饑南州使者來個爲揩佳分明擢玉
簡墨木森落潤金銀龍門文章照青汀爲湖稻粱流
白猪長吠細書飽炊飯爲君重賦木瓜詩

和黃明甫石溪亭前

鄉邦公輩偶稱先容我南荒及五年故國梅花頻對
雪孤城北斗切聯天開門自信心如水學道誰令骨
有仙今日石溪亭子上欲將酹罷福懷賢

太白酒樓

登高一醉亦何意千古斯樓以酒名不爲能詩留故
事不妨劇飲是平生乘時未作淇龍會七日猶爲壽
衍榮却恨憂時如杜甫谷梁落月尚存聲

次卓甫子循扶疎亭韻二首

五雲北望是長安雙駉東來得二難華國文章仍待
價通家杯酒且文惟斗擔白日供高臥滿紙清風耐

飽看爲憶翩翩同禁直重城初夜漏聲寒
朝來問訊報平安長袞其如直節難湘女未班懷國
淚陳王聊貯小堂惟何人食肉知吾瘦他日題詩伏
汝看落落不甘松杜脫九天風露共高寒

聞循炎寶作餅可以駐年客則饋我四斛未
得其術舉而還之姑虛其惠

爲顆分苞搗素霜行厨旋覺米餻香扁舟我欲如張
翰合浦君猶畀孟嘗銅柱無媒猜薏苡金盤何物薦
檳榔素餐久矣慚乎齒不用從師問藥方

答皇甫子循謝惠雞頭餌仍服扶咪兮安寒
守少傳飽德不廢同聲

不從鴻寶羨劉安玄晏傳書試玉餐纔辦十升紅稻
粒頭成九轉紫金丹鸞刀誤挑鱸魚膾草榻親瞻苜
蓿盤莫聽党家談作此翰林風味故酸寒

索炎實作餻未至作詩自嘲

三歲江南治漕循河渠聊復校農書秖愁九日題餻
字不分三餐厭杖魚修史敢云秦開雅說詩徒信衆
維魚憑誰覓得紅綾餅乎齒溫存亦未疎 燕子循惠市餅

次韻解嘲

未論耕穫與捨畬再誤燕人說郢書白日從渠生羽

翼清風自我謝苞苴獨憐見彈猶思炙豈是忘筌在
得魚再到此君亭子上畫雛依舊影扶疎

九日登普照寺閣

移得黃花伴酒香客中今日是重陽半天笑語仍高
閣滿地江湖非故鄉鴻鴈叫雲迷絶塞蒹葭臨水待
凄霜西風莫更羞吹帽白髮于今似箇長

寤言 癸卯十月六日録物精絶不可名

如虹旋睹崑岡玉照夜金勝赤水珠舊日金絲開孔
壁此時汲冢得周書物從中國圖王會天作高山出
器車更與南華傳妙語重衾軟枕正蘧蘧

癸卯七夕微雨

孤城歷歷起清笳已報中臺散晚衙樹裏三星猶在戶簷前一雨旋添花行雲謾濕天孫錦清露同霑博望槎再約西窗今夜月為分凉影微僧紗

集杜句戲簡黃宮論天井師候水落三首

漢家山東二百州萬里風煙接素秋顧我老非題柱客對君疑是汎虛舟魚知丙穴由來美雨鑿寒江正穩流東閣官梅動詩興春風回首仲宣樓

地分清切任才賢天子呼來不上船縱酒欲謀良夜醉騎驢熟檢白雲篇洛城一別四千里時論同歸尺五天北日北時人共得將詩不必萬人傳

寒雨颯颯枯樹濕風江颯颯亂帆秋新添水檻供垂釣故着浮槎替入舟近侍只今難浪迹老夫乘興欲東流美人胡為隔秋水獨立縹緲之飛樓

嘗野雞頭二首

小辭傷手洗孤鐺大棘珠田許薄征誰為家雞輕野鶩且容菰菜伴蓴羹此時圭角難投分他日光塵忌采名更欲摹稜兼軟美却愁飽食誤平生

誰捫雞頭與鵝頭品題自我等名流平生芒刺寧終避此日泥塗幸早收搥破未脩洲伯怨含芋應更野人愛江湖到處無知己若箇明珠可暗投

捕蠍

童子巡階學火攻試於王澤愧昆蟲千金已誤屠龍技一炬聊收捕蠍功未過泰山開猛虎誰從渭水獵非熊蝮蛇若敢長如樹亦有周官六尺弓

補馬

帝閑書錦傍天開繡臆新兼五色裁收為馳驅忘剪拂每於筋力愧奮駘絕塵千里聊稱驥靈雨三章且詠騋不限渥洼衣帶水漢家曾見産龍媒

紀言 癸卯八月十六日

孤棹中秋薄太清百靈於我讓更名擬庭正值承顏地當室聊為純采情一卷魚論遺手澤三緘周廟切心聲摩挲玉女泉頭石喜夢何人紀谷坪 李子府中丞號

次韻東橋司寇過南望湖韻

南望湖南望客牆新詞忽報墨淋浪長風破浪懷宗慤酣酒游山薄孟陽令雨不如來舊雨故鄉何必問宅鄉杜陵更有南池興洗馬鳴蟬共晚凉

即事有感

赤子迍邅泣向隅廟堂誰復共都俞遭逢我獨孤明主迂闊人皆笑一儒一卷周官行川地幾年疏詔

賜田租伏生老矣成何事從誦西京大禹謨

立秋感興是日陪　廟享次甘几山韻

殿閣參差月影敲微涼先報早秋期九韶　清廟初
聞樂七月豳風待賦詩避暑敢辭河朔飲經霜幸託
歲寒姿　御筵迎爽開東觀願採陳編助緝熙

園亭憶弟將歸次甘几山韻二首

起居堂北且言歸猶道行塵靜曉霏　丹詔新銜阿
閣鳳彩衣遥映故山薇傳書寒鴈遲回便入雞江魚
壁筋肥何處有人懷仲氏日高清磬滿聲稀
游子明朝萬里歸石城空翠染晴霏天連西蜀瞻黃

泰齋公集卷七　五　小山上草堂　信

屋雲起東山詠采薇懷國少陵心獨苦臨池內史墨
猶肥秋來爲寫驚人句白馬江寒樹影稀

劉刑侍右牖有椿樹懷其先大夫

西省萋萋椿樹枝秋霜春雨舊指堺即看庭地垂陰
日正憶趨庭學禮時敬止敢忘桑梓念婆娑且重詠蓼
莪詩夜方奕世傳勳業待勒燕山第二碑

劉刑侍夢得雪梅之句憶予在濟南嘗夢晝
竹離離如錯刀上有鳳池字明日人饋畫
竹題曰鳳池春雨因次來韻

直節孤標淨入雲嚴城更滿夾相倂鳳池[illegible]

竹燕邸仍吟雪映梅地近王猷能徑造興高何遜許
重陪歲寒已識渠心事欲賦猶慚倚馬才

送錢通參

北極星辰迎海曙東風檣艣試春寒四詩小雅歌將
父六典成周託訓官隻影隔江開鴈度山明當戶識
龍盤冶城風景應如舊遺蹟還尋訪謝安

送嚴少常謁假南還

詔下金門數許歸行行回首戀春暉圖書秘府陪清
禁鷥鵠高毛拂紫微爽葉猶闌風冉冉開詩小雅咏
騑騑青春故國瞻華飾黃閣新秋望綵衣

泰齋公集卷七　二十　小山上草堂　信

送王光祿

潞河千里曉帆開遥指長江天際來渺渺中洲分白
鷺冥冥細雨過黃梅東甌舊擅經綸業南國今推伯
仲才暇日登臨多古意昔人誰賦鳳凰臺

送甘江書几山

當宁疇咨早受知紆朱拖玉總恩私百年慈侍懷三
釜六典功成荷四時未覩黃河從底柱誰開綠野向
誰爲一編禹貢無人講待寄重刊夏史辭（公嘗註予治河[illegible]）

次桂洲閣老韻四首

丙午元日早朝

乙夜鍾聲報早朝萬方元會仰天高星臨燭影開宮
翁雲靄蠟香引　御袖大史祈年占雨雪詞臣撰頌
入揮毫作人大雅垂無極願爲周文賦鬱髦

元日賜上尊珍饌

未論彩筆賦梁園珍饌芬芬拔上尊　日御青陽霑
內宴盤行白玉出高門大庖出腳資調鼎中使傳宣
近掖垣臘與民生慰飢渴不於儒術負乾坤

雪夜禁中

朝衣永夜在金鑾華雪霏霏匝下闌九扈升平占穡
業五雲紛絕共高寒曈曨霽色浮仙仗皎皎清輝返

御墻引領韶華滿桃李春明還向上林看

元日慶雪　賜衣

鶴袍雪色相鮮新　賜出尚方當發春　聖人垂衣
黔三接大老經邦謂四鄰恭向從將歌鳳鳥郊藪紀
瑞階麒麟尚憐天下有寒士千載遭逢曾許身

乙巳中秋夜翫月明日約趙類菴宗伯觀書
筵

興來今夕月登樓雲淨天街御氣浮千里客懷汝蘇
國一年月色又中秋不辭老大陪清影爲問交遊若
白頭明日南宮尋舊約肯携毫兆到瀛洲

乙巳八月十六日類翁約于千紅亭觀書筵
阻雨不得赴戲次前韻

卽看明月下西樓怪底陰雲傍晩浮恭北秪應懷舊
雨客邊剛得了中秋臨池磨墨沾龍尾掃壁揮毫帶
虎頭對面千紅亭子上故敎遊似百花洲

十六夜雨晴月朗喜而再賦二首

人從天上倚瓊樓滄海茫茫玉鏡浮佳節不須三日
雨清光纔減一分秋明河水淺堪携手叢桂枝低欲
碍頭忽憶美人無所贈幾時汀若采芳洲

上界高眠十二樓故將老眼看沉浮烟開雅滿紅鎖

夏風起蘆灘白照秋坐我恍然天姥下懷人重到曲
江頭待傳茅氏金丹訣爲挾飛仙度十洲

次韻感懷几山二首

五夜行行讀一凡備官仍復忝同衙幾家鳳蠟星臨
戶此世鶉衣雪滿巖悵濟飛沙迷戰骨曚曨出日映
朝衫一編賈誼憂時策滿面凝塵未啓緘
閒吳儂問百凡迂疎終日愧官銜翹材早誤青雲
命高臥深孤白石巖北斗世寒燒夜燭東風候援試
春衫時憑水部乘淸興覓得詩篇細細緘

翫荷酌酒感懷次韻

秋入東籬興不凡深杯莫厭口頻銜品題平排烏絲
煮點綴幽蹊碧蘚巖新醸盈盈分小甕晚香采采襭
輕衫看花酌酒酬佳句賦就傷秋未許緘

送工部吳員外杭州催稅便道焚黃

客中情話肯丁寧越上星軺待老成爽棨貽封須報
答道津游宦凡儕名郎署敢負恩任秩關市何妨議
薄征爲愛冷泉亭下水出山猶似在山清

悼趙中丞文載 并序

余官南臺時中丞且來督江防人事不齊竟阻識
面于今十年中丞捐館矣作詩紀哀

已見流沙度月支尚勞南下董舟師河西空返馳書
使江左難爲識面期漢史舊聞張掖郡涼州合建伏
波祠雲迷王屋松楸暗烈讀陳村卷裏詩

送盛程齋謁假還廣東

謁告親承詔語溫春陽兆復荷晴暄同年四海餘兄
弟舊業三朝見祖孫白日龍光攜寶翰滄溟鯨力起
詞垣漢家故事今猶在早御蒲輪答至尊

寄題許闇老世芳樓

倚樓百尺起嵯峨自是登臨感慨多名德四朝宗華
嶽流光千載仰黃河仙桃並蒂璣環碧孫竹聯陰傍
菉猗尚有文章等山斗石渠信史待編摩

答盛程齋次韻三首

荏苒江湖秋復春重逢不是白頭新斷金久締同心
義拖玉難爲報主身海內文章元有價天涯冰雪獨
相親尚餘方朔三千牘問訊休嫌駐馬頻

舊日東風桃李春都門冠蓋一時新旋看黃髮推前
輩猶記青蓮是後身晚歲交情仍有道壯游心事若
爲親街南巷北無多路早晚覩山莫厭頻

故人分我玉堂春滿紙雲烟氣象新伏枕不妨將好
句偷桃何必說前身猶憐隱几維摩病願託能詩廣
建親紅日畫簷高丈五傳音拆得扣門頻

甲辰除夜感懷次趙宗伯言懷韻

憶昔孝皇臨御日黃金勝裏姓名新悠悠歲月成
何事落落乾坤負此身薄德祇令慚犬馬餘生何以
答君親重門禁漏遲除夜惝恍燈花報喜頻

門神告代借韻戲作

六街雙脚報陽春門第從渠到處新青眼嗣宗仍白
眼後身年祜是前身流傳學士葫蘆樣結納功臣戶
牖親麟閣丹青誰不朽迎新送舊莫辭頻

再次趙類菴除夕遣懷韻二首

有事於人一不如從前歲月秖成虛已慚肉食能謀
國不信儒冠誤讀書梅萼旋添東閣興桃源誤卜武
陵居清臯紀令逢元會緲緲紅雲護玉除
燕山故人一相見元日分我屠蘇杯三百六旬此時
起七十八歲明年來臨池濃墨日狼藉盤空硬語何
催泉添風煖入畫屏裝相約王桃花讌開

正月八日送曆日與趙頻卷

正月相將霓上弦梅花開過野塘邊旋將白紙封黃
紙猶道新年是舊年直擬蔡山分兩市不教鬻室誤
三眠天時早晚因人事擬賦豳風七月篇

淡泉贈顧御醫

下古華池水未乾洗心誰向靜中看峰頭玉井綠苔
碧雲表金莖滋露盤麴蘖甘多聊茹苦鹽梅鹹勝且
含酸到頭覓得真滋味莫許從渠口授難

濟上寄壽舍弟

三月一日好天氣明朝弟生辰是此辰南國鶯啼花似
錦東山龍臥髮如銀仙籌滄海新添屋草疏清朝曾
乞身四面溪亭萬竿竹好教收拾待閑人

病起

落落浮生感歲華獨將衰病臥天涯彩蟾且負中秋
月叢菊聊開九日花明鏡有情憐白髮殘經無恙綰
黃麻小樓推枕東窗近宮樹參差拂紫霞

孫毅齋惠藥方

燕山臥病一秋強乞得龍宮海上方一扎已勞馳玉
版千金那惜市瓊漿刀圭設況能填髓櫟散何妨凝
滑腸柱下相君容壽考不教漢史說張蒼

寄簡同年中丞

千里懷堧如掌中黃雁白日人行行成周井田廢講
畫諸子誦說徒丁寧蜿蜒大樹不可撼蟋蟀正秋聊
復鳴眼中雲山在何許開説於人能重輕

恭簡公集卷第七

周恭肅公集卷第八

五言七言排律

九月十四日簽信南山寺吳刑部山程少參

杲師僉事燮燕集

清秋尚行役此日駐湖東奉袂瞻懷遠褰帷氣槩同

孤城當北斗喬木待西風張樂迴賓席停驂得梵宮

蟻香浮盞綠䶌䶊薆膏紅體國心逾壯尋山興未窮

訏謨及王事能不望諸公

壽詞

孟冬美風日玉衡紀龍躔朱門羅簪衛清酒寫長川

天帝託甥館公侯賤賀筵崇階躋百壽夙譽升諸賢

冰碗瑪瑙稱宮錦麒麟鮮公子明信義近親得姻聯

荒服把威鉞中堂懷細旃嫩弧見康彊潤玉軫周旋

海上有三山雲端集羣仙濯足滄溟波晞髮崑崙顛

容顏永難老春秋不知年彩筆發高詠因之寄日邊

答蔡九逵次韻

文章推古雅藻鑑屬高明林屋三吳秀冰壺一鑑清

我生頗獨厚君子色彌平駿足淹千里新硎緒五兵

未應陪北海秖欲作西京道亦從閒散人方籍老成

菜蓬堅暮齒金石播希聲匪報歌投李吾衰慕落英

同心期晚節何物託先鳴　帝德蒙高厚終慙不可

名

次杜子才韻

迢遞金華省分明玉樹林共看相識面誰慰別離心

桑梓遲行李雲霓訣作霖泥塗收早晚日月荷君臨

沙苑龍媒老秋江雁影深有懷如白水何處躡丹岑

故國猶堪隱寒盟獨可尋驅馳餘短策留滯費長吟

五夜鈞天樂初聞九奏音

柴京兆餽何首烏

三山標福地四輔集真官關攻斯為美成功信不難

岡陵資大藥煙雨藹長干滕葽雙莖引蓬房一處蟠

待當甘若醴會須大如盤本草文無闕題封迹未乾

上池仍汲水護抃許和丸豈但推毛髓須令擢羽翰

霜毛俄返黑木性但含酸自爾能蛻蛻何人訣馬肝

欲持青玉案為報紫金丹它日來笙鶴相携訪玉壇

楊貞毋壽辭

舊德升台輔于今有系孫開詩懷陛岵入對仰臨軒

雲翼為鶱鳳霜華獨樹萱聖明敦孝理容服稱慈恩

驅轂東南近登堂顏色溫百蠻勞斧鉞千里切晨昏

綸綍光殊遝蘭孫日正暄為傳貞壽傾拆筆倚文園

書同年沈子公行人卷

斧鉞臨江左旌旄自日邊將軍能奮武使者獨勞賢雷動中原詔川騰内府錢仝師容拜爵仰聖荷傳宣海上星馳節行間川控弦留開恩李牧復道得張騫小醜徒為爾滇州已晏然鄉心淹歲月行色擬幽燕撫首論王事兼程並客船白河三尺雨紫禁九重天落筆烏絲卷張燈緑酒筵清秋憐故國仍賦北山篇

輿張僉憲謁韓公祠

開府臨荒裔垂衣荷 聖明文章資舊學鈇鉞仗專征王者覲推轂書生廟請纓百蠻歸率土萬里倚長城絶徼標銅柱中軍吹玉笙推心諸將喜落距遠人驚遺貌丹青古登堂俎豆榮雲旗摩嶠色天馬撼江聲風壤留菊祀鄉邦仰後生朱方誰作鎮白面且談兵多壘猶懷辱前籌收好名斯民憂反側吾黨媿昇平野戍開宵柝春山候火耕向來瞻拜地無忝宦游情

劉宮保輓詞

間氣傳河洛中朝得俊髦五辭宣淑問兩郡著賢勞比歲來朱紱初心藉白茅漢川誰作孽吾國尚屯膏執法推專席祥刑陟令曹懋遺歷帝簡異數與府遺杜石伴鼇足文章衍鳳毛百年猶手澤一代已人豪嵩嶽歌周翰為旄憶汝郊為公瞻斗極天漢不勝高

吳母氏輓詞

懿德宜稱節笄年識孝祥守古作世系虔貲襟筆章博野徵先訓斗和勵義方鳳巳颺川采馬驟江崇岡概釜生魚美樞衣儷綫長杯圈空愛日松栢隕繁霜巳見榮三錫猶懷報七襄龍光騰彤管蘿蔦月感柔桑冰蘖聲南國常衣儼北堂特書煩太史孝冶荷 明王蓼蓼伊蒿苦烝烝子罪香昊天知罔極聊復慰哀傷

壽錢尚書父

諸公傳藻句真逸在桐城築室依源子承家佐國卿衣冠覲錫命丘壑自平生養志隆三載高懷任一貞九江聊薦臣六館尚芳聲耆舊今無忝兒曹盡有成朝廷佳柱史國學好門生愛日閑居賦瞻雲靡盬情不辭三舍遠擬送百壺清誰和陽春曲悠然入頌聲

壽王龍山尚書

帝典仍咨岳王尉復降申紀年存國史作頌許門人臺閣懸東壁衣裳近北辰經帷資寄勿畫錫見繁頻禮樂承諸子惻只念舊臣江湖開白首桃李得青春

大郡方將毋高齋每戒賓虹光渾貫月渐水欲生麾
未覺韋賢老應看李愉覲稽山今在眼謖下草堂鄰

題周以發展墓卷

故國瞻依地明明屬孝思雲仍留世講玉立見孫枝
岳識文章器能忘水木私吾宗推伯仲子部足師資
拂拭桑弧舊呼嗟麥飯遲寸心原上草雙淚卷中詩
髭手傳青瑣綸言荷赤墀似聞悲往昔不厭埋荒茨
石澗餘炎藻春陽接露葵尚憐懷報稱歲月未云期

焚黃圖爲禮科徐可大作

靈石標華胤名家覽叙方百年悲陟岵三傳得升堂

耆舊懷披霧辛酸柰履霜遺書新擢第入閣且爲郎
已愛垂青佩仍看徵皂囊慶流知乃父寵錫荷今皇
草變幽泉闕雲敷春藻香舊時封馬鬣此日賁龍章
恩數知遭際臣躬敢對揚于今敦孝理報稱獨難忘

彭都憲濟物奏功卷

天王南顧日公獨委精誠風迅中原撒雲屯極塞兵
廟堂遊𢾍筭河嶽動先聲馳羽聞三捷威弧得四征
已知躬報效復喜覩昇平馬武仍鳴劍終軍慣請纓
龍驤懷矯矯虎拜荷明明笳鼓胡塵靜樓船獨水清
戰干歌懿德專席被殊榮善頌慚金石無妨屬後生

阿城歸待水戲作

歲晚猶行役舟虛發典新傳聞先作揖漢使亦埋輪
十月遲占雨三江阻開津弱流卿汎汎周道自駪駪
風伯仍遵陸馮夷秖後塵羸疲餘渴吻濕網待枯鱗
誰謂蛟龍作留於螻蟻親燕山千里雪青草五湖春
命挽天河水興歌南澗蘋不辭臨澗微東海自波臣

治水歎

天王南顧日西萬欲寧居體國方咨爾興陵復聲予
推賢先授節優老許兼車篇矯龍騰紙蒼蒼玉佩琚
清朝誅在野滄海念歸墟太郡宜遥轄中丞特見除

疏覬尊寄託宦成足慚疏自我留衡鑑從誰得毀譽
居然借虎豹衍矣但苞萇鄰國壽爲壑林齊轄剝廬
敷推聊復爾頹厖寬何如宿草猶傾藿容刀敢藥袘
九川溝洫水萬井斗升儲行露嗁中野揚瀾沒左閭
但令營酒食何暇把櫻鋤短䰍存以骨無錢入皂輿
焻詩聞悉肯鼓築爰居瘡痏仍朘削衣毛強拮据
爲君懷耿耿翻誦日睢睢黃口膽慈母朱符出小胥
未應懸狗馬已是失苗畬吏僕先陰短諫王論議疏
人猶宜野采我欲泣河魚竹棷附先屬循名士久虛
忍心方楚楚援手竟徐徐百里波新血二年變若[illegible]

曾聞循吏傳未覩白公渠此日悲儒術何人引帝裾
所望秋不稔轉覺食無餘禹貢三江入明明紀夏書

十子挽爲劉時服同年作

德門宜衍慶錫胤自開祥孝友開家世丹青啓義方
天心應密邇人事復相將祠樹仍何山招摇近韶陽
毫端新傳彩眉色喜看黃鄭舍金環作賓筵玉果香
桑圖標國駿設矢及弧桑自爾偕[illegible]從今領十郎
寧馨俱潤朗昂奕著輝光英茂春苗秀麒麟玉趾長
鄭侯書頗富竇氏桂逾芳已許公侯貴徐看弟子行
迂跡慙父黨稱願獨難忘

陳僉憲應道挽詞

人文開俊哲帝簡屬猷爲崧嶽精英產麒麟天瑞姿
金閨昇通籍玉署藏颶辭右臬分符日西臺執憲時
觸龍難挫骨鳶鶚屢揚眉聖學光齊治遺黎[illegible]
數言匡袞職特處及藩文荒破心彌苦閩罪分符空
五年瀕百死萬里過三危抗疏元非類浮湘祗自悲
淒涼猶虎作偃塞鬼神知宦室留清問通民起舊痍
忍今成白首復擬引朱絲未信微言絕誰云砥柱移
明天狼氣暗南國鳳毛奇莫謂軒墀寵猶沾雨露私
君恩良有以臣節盛於斯海外炎蒸遠林中秋雁遲

三朝終有術一老未全遺道在史應直官從歷獲累
此生無黍雨多難欲同誰目散艱貧道塵途曳白歷
威名行草木幽憤泣蛟螭孫子修忠祀帣容感孝思
特書煩太史直道仰名祠元氣中華靈臨比斗垂
松楸餘俎豆雷雨降車旗誄草猶濡墨碑斷敬賦詩
九原悲葬地再拜讀遺碑俯仰齊今古高風百世師

義聞貞則二首爲林思紹郡守作思紹爲其
父母義聞貞則皆制詞也

義聞

雅俗敦高行餘風啓後生冥鴻霄漢遠威鳳羽毛精
桑梓衣冠舊交游里閈清未須觀覲闕早許慕韓荊
丹桂燕山曉甘棠池水晴遺謀真有嗣沒世豈無名
暗草危秋露靈丘轉暮旌雙龍函獨韶五馬兆殊榮
華表台門近恩光宰樹明九原懷永逝終古亦芳聲

貞則

白髮悲孤影青陽感昔妍壓帷垂慘澹靈物見蜿蜒
終久三見晴吁嗟一葉令矢心迴嫩日深淚徹窮泉
素節風霜古[illegible]郎君新入第母氏早稱賢
紫鳳書方下文魚篤遂還永言思祿養無地及蓬年
帝詔仍優典祝恩述令編中閨陳女訓宜續柏舟篇

悵悵魚軒去空依象服鮮湘娥悲古竹韭使問荒阡
風雨瞿唐路桑麻曲水田紫厓西望遠沾灑向吳天

壽鄒大參

吾頌宜三壽流年引二毛煙霞隨帝里青紫付兒曹
瑩草新詩卷宮花舊錦袍彩雲低玉管瑤水降仙桃
禁苑瞻霜兎桑田笑海鰲南山齊酒滿華髮曉星高

呂太淑人挽歌何兵憲鎡母

貞勿懷永養慈訓慕脩齡鸞紙迴雙詔蠶絲績五經
霄翔獄鳳寒雨落秋萸燕婉司農浙芬芳太史銘
清霜逢曉葯華髮夢孤舟驪馬山雲白板橋隴樹青

綸言仍感慨鼎足籍寧馨淚斷春衣線波沉玉井缾
嵪嶮悲暮景桑梓閟重扃陟屺情何極中宵泣婺星

送成侍御文被召還京師

南紀虞民隱西臺仰帝咨三吳千里水一疏九重知
藜藿青山歌龍蛇赤子疑斯人蒙肉骨璠捞是師資
憂國仍懷病離筵偶賦詩歌袍隨白簡鷁舫照朱旗
搔首江湖遠顛衣星斗垂晴窓編諫草曉殿候朝儀
珍重操氷雪蒼茫憶路岐層霄瞻羽翮應自與心期

挽歌

以仁耳雲霄憶德星宋官家幾世楚子地偏靈

友社推佳士儒宗得幼齡松楸藏琴址鷹隼遁秋溟
祿養遺三釜傳家得一經構堂猶舊宝開殯忍荒屏
冠蓋分西部絲綸出內廷有知頻涕淚無計及儀形
朝霰霜仍白幽城火獨青悲歌任風木愁絕若為聽

西堂叙別即席次韻送祝希哲

此夕蕭初筵華月展高駕鄉曲成眠言宫曹傳聞暇
明發君當行歲晏我何掘秉燭或見跋走筵不復架
落起酒未空風跡浙頻下哀弦鳴箏遲幽泉玉河瀉
如何因別離輾轉覺悲吒大國聊烹鮮重璧方待價
流移望安集循良豈凡亞汲黯臥可治蘧恂顧仍借

綠野足桑麻白屋罷昏嫁遠人美風謠儔游懷莚迓
離令念艱難郈恐干笑罵斷金諒同心執手勿深訝
筋力且馳驅節物勞代謝春偏河陽花秋多大田稼
龍門候鳬舄繭絲鄙桑柘千里服公期四境荅王化
載想召伯棠逾甘顧生蔽芾蔽淵消衛含情向中夜

集句

六合已一家萬姓始安宅出處遂何心偶值樓蓮迹
及此問吾廬令我心悅懌試覓姓雁人休駕冀地僻
激殷華地脈時時起泉石炳靈精氣秀尤異昇龍脊
崇祠相松帶水不角件色去郭軒楹敞入里田疇闢

史采詩脩國語過江姚秋少風流此地憐君仍器守
遲晩何緣振俗塵淸詞稍稍開竹冊

壬申二月雨雪三日

倉龍鳳鷟蘇群蟄萌陽出帰女陰弗誰造豈隆作此
尖焦穴勾芒矢其職遶天蹴踏昏怠態微霰寒零試
寒色泓冽瀰淅覗在頗閒道奔騰利于各始擬三宮
繅素絲佩驚萬馬押長戟劍器公孫光陸離岸聖張
顛勢斜直尚有餘心學六脈期令平地深三尺老子
須胥丞地行天孫機杼當秋織閶闔子夘總輕游尘
階君臣目哼咈蚑蠕雜沓近庭狗虎豹谿谿陰巖石

女蘿洁鑄春葉亂兜蝶緣窓蓉燈急盂日招摇信有
佛旋哦回薄殊無力形骸幻忽詑神功文字火加覗
鳥跡隔簾偶見轉破碎乘爛何勞藻皆黑南國氷霜
得起吾西戎狼鹿無消息和炎未許作商盟敝屣那
能懷孔壁黔首無聊欲避秦潔身有幸終逃墨一夜
重衾損裏梭十年豐年生新隙龍蛇欲奮猶偃塞土
苴不施乞收郵設從鍼口掃枯裘被向午腸蹈危烏
低眉早苦竹委頓短羽尚許松容澤未容暖服謝狐
貉已慰狄旧宜稼穡委蛇不奈𠙊作梗鄰里應知雨
舍覘欲令姑射一次覘甚怀黔雷扣刻世挾日尼然

灩冷鱗隨波竟爾踞何爲此天作眼愁冥冥遶道行
人情脉脉未必多徐表端年可憐闔戶方輟食小民
如此亦怨咨此物胡爲太狼籍咮尾空瞻屋上烏篇
歟大丸淸中齋感玆慷慨發篇詠梁闇能賦吾非敢

王翁壽詞 二月二十九日生

若翁之生當此時爲生墨未來何進明日後日是三
月桃花李花開滿枝四節帶力亦何有百歲人生客
等閒令子文章學訓詁老兄酒食偕須胥設從東渡
浮白婆和伴南山歌紫芝

泰齋先生文集卷第八

五言七言絕句 附六言四首

人日感懷十五首

酒德還中聖詩盟近有神自然成傚史不是薄凡民

象牘頒朱墨平生荷鬼神一行猶作吏三代有遺民

兩都脩故事三日共如今雪逕松枝亞湖州鶴影深

歷歷誰名氏悠悠自古今南臺東畔石字蝕不勝深

春勝慚予拙同時見亦榮三朝惟四老王范與潘唐

簿書當歲暇次第相仍白散鈞簾雪玄膠拭硯冰

淺是值人日樓田故有神願言宜百穀白屋總貧民

江左嚴留後蘿端迴至今湖山三舍近宮闕五雲深

佳辰當甲子誰省集軒裳紀事兆詩律行行及盛唐

歲事今伊始官銜舊可仍眼明披宿霧力薄戒春冰

春王書正月歲祀舉群神遭際孤明主艱難愧小民

百年憑歲律花辨到如今鬱鬱庭前栢相看翠影深

一王開禮樂五采舞衣裳欲作中興頌無妨陋漢唐

平旦衣冠會公堂歲月仍東風知暖律先泮御溝冰

同群勸壽酬吾當競居諸遠紹商周侶問君欲何如

顧箬溪夜話用韻

乘須論黑白稍已失驪黃始信無何有於人是舊鄉

華孝子祠四首

樓

呱呱成白首瞻望不勝悲今日懷人地重歌陟岵詩

橋

咫尺河梁遠出門悲履霜誰經九折坂不肯學王陽

池

方池涵舊水水清還復深何物清如此中含吸波心

樹

古木新祠上清秋葉葉黃風霜心獨苦桑梓意難忘

曲水

曲水夫如何宛宛猶不已江河亦有心東池會千里

翁坡亭二首

零落成平後宜麻謾染黃艱難成白首何意尚懷鄉

亭上秋來翁殷勤學御黃當時天子國不遂相公鄉

丹穴

昔人已儼去石室猶在茲雲中聽玉節欲擬招仙辭

水碓

寒泉激轓車雲子珠可食居然與人能特以觀水德

釣磯

白石釣可磯水深魚復肥懷人亦何許欲把嚴光衣

盤石

盤石不可轉繁露湛宵沐清風泠然來動我石上琴

方池

斯池方以廣夕氣含虛泠開我池上門石見秋月影

源泉

泉流何源源爾來尚千載餘波從此逝誰爲問南海

石壁

石壁俯光景中間鬱崔嵬心朋適與會流雲故徘徊

漱清軒

風日臨前硐盈盈愛流水勿棄水中石可以厲其齒

仰高亭

南山儼冠裳日夕吾仰止明明誦周雅悠然念君子

爲張司勳合題其先大夫遺墨次韻

而翁稱妙墨手澤共遺文攀慕餘二釜相將傍五雲

便面

悲臺展高眺秋氣正蕭森木葉涼風早江流落日深

紀言

繆綸五色絲斗石八繫關載歌七月詩今宵徒輾轉

蛬窗二首

葉落野露繁庭空草蟲歇深夜不可眠蹀林有華月

浮雲翳輕陰歸鳥枝倦翼自來有閑人山水覽古色

題畫四首

楓葉野亭陰蘋花沙岸雨秋光絕可憐誰與幽人語

東陵如此好風雨去何能莫怪山陰夜孤舟爲雪來

秋色霜前樹雲心鳥外山西頭泉水上草屋可三間

秋華亦自紅溪雲閑且白客從何處來坐我松上石

嚴陵瀨

瀨水清復深飄飄歷虛館我愛先生魚天寒釣絲短

桐江釣臺

眞人成帝業此老託漁竿寥落雲臺畫于今不可看

秋林夕照

幾日清溪上書同問草堂旅吟誰慰我楓葉半林霜

萱草圖

新蟬破午夢華泉漱銀井亭亭萱草花當階拂清影

蝦

霧雨蘆根細泥沙岸脚平將須登曲笱露頂送香羹

早起

宿酒客方散虛齋心自閒朝來有爽氣拄笏對西山

翠

織鱗不盈寸一飽尚有餘寧知舉漏網失却吞舟魚

菜

五侯擊歌鍾下筯千金𥁐野人藜莧腸東厨厭春菘

茄

捫腹評紫衣蒙頭𦰡素幘不生無苦心徒往藉糟粕

絡緯

秋風念征衣絡緯聲何悲不如房中蠶無言續春絲

蜻蛉蛺蝶

蛺蝶留金粉蜻蛉勝血紅誰擕團扇子遮面向秋風

芝

四皓已安劉如何不懷歸千載商山芝爭如首陽薇

雨坐

江廻初渺渺篷卷轉濛濛霜濕愁花鳥哦詩惱白翁

征婦語夫詞

煩憶妾兄語昔從豐沛來漢皇懷壯士猶有歌風臺

雨

白日厭照臨故作駱雨雨角了外未還望望雲中樹

次孫思和便雨韻

吳淞江上月經過月出初開了夜歌十里不通潮信

水高情且奈故人何

讀史有感

已見秦坑火未收九原歸去對懷存可憐千載猶疑

史若箇書生早白頭

壽意

寒松幾箇玉亭亭石底長鑱斸茯苓一斛煮乾東海

水白頭細檢養生經

戲贈王太守寔

知君可作祭征虜顧我猶慚郭舍人行樂不如多幾

馬託交公瑾正如醇

送潘希周刑侍二首

抗辭曾許張廷尉直道誰慚柳士師漫駕不妨有路

過此心應與古人期

送客勞勞江上亭隔江帆影酒幾醒懷人不作空堂

夢中夜頻看貫索星

憂旱次亭溪韻三首

麥熟人家望雨時離離麥穗不禁吹上龍沕狗無消

息明水空沾弱柳枝

何日皇天鑒至誠　九重勤雨獨留情秋旧有種來

入土無柰終朝布殺聲

五月十三宜雨時濕雲當書意垂垂一能初試平池

水沾灑內園新竹枝

送鹿肉顧未齋

惻心吾亦愛巴西蕉葉眞成夢後疑算酒蒸羔垂回首誰家懷古有新詞

因輞川圖寄題崑山張氏天方亭

輞川圖好王摩詰吳郡圖尤顧[illegible]炎炎懷舊事謾將亭子揭天方

黔國遣裨將何君來應天省𢓭還雲南留別二首

客船此夜夢江關白髮深閨正望還今日天涯遊子恨春衣殘綫淚斑斑

荒草誰尋舊講壇碧山無分老儒冠尚餘諸子銜哀地桑梓西風切夜寒

東溪

江湖無地著漁蓑白石靑蘋柰爾何眼見涓涓作東海欲將赤手挽天河

北湖寺

赤沙颯颯吹衣緇南浦回舟嘗幾時開門回首望秋色爲我前落梧桐枝

劉克家索次梅花水韻五首

犖犖石壁紀曾游誰向泉頭覓惠休問訊梅花尋不見此來詩價若爲酬

此山今日纔一游先生苦吟行且休野人病骨轉無柰字字何必論相酬

梅花之水聊可游短裘瘦馬歸來休寒香負我一樹雪欲問山靈何日酬

北山作詩覽壯游此公高興猶未休歸來市中問紙價一月俸錢那足酬

聯壇老將當上游時時白戰殊未休中山毛兎殺且盡即墨功多誰與酬

閒居雜詠六首

背擁重衾客夢賒隔簾淸曉有啼鴉東風未掃墻陰雪半面春寒索酒遮

野蔬成拳竹報胎一官眞爲素餐來人從歲月垂垂老許藉[illegible]騷細細裁

何處買牛辭佩劍舊時籠鶴愧軒墀召伯詩還南國賦稚圭文收北山移

已報園官課菜畦不教今日放銜遊有人更製陽春曲試作悠然一和之

江頭照影漲春波料理幽懷柰客何恰有一缸新酒熟朝來風雨落花多

紛紛丹墨散群書執筆猶堪賦子虚應念有人溪樹
裏日高裘飯釣雙魚

癸巳除夕金陵次甘泉吏書韻十首

天命民情知不無金陵百二㕘　皇圖已明卜世兼
三代不待摛文賦兩都

偉文高牖天與如南臨百粤北群胡奚奐九州俯禹
貢春　王萬歲屬山呼

東南闢闔仰天門地勢逶迤北極尊十廟有靈停祀
典六堂無閼叙彝倫

西來不築望仙宫忽嶺丁關在眼中朝宗况復通江

漢此日千官記景從

三山北望見長安昔日經營紀迭觀近傳西幸東千
轎不講東封泥一九

袁粲炎標共石頭褚淵衍活此生休顏業六朝分王
氣清談千載說風流

太平堤拉鍾山麓清翠朝來欲拂眉嶠　聖祖與
王地三復　神孫述德詞

逸少冶城規謝公爰想未已辭何窮九原若人如可
作三語弁髮將無同

平生誰信韓文公月㫄作文繞送窮窮先生足大

雅今夕何夕答雷同

感時自覺明年老守歲那辭此夜深黙檢平生如許
事一回搔首一驚心

東瀨次韻

眼見三年海不波玄虛作賦罷重尋水經若不嫌穿
鑿前與桑欽註九河

陳原習得子

鳳岳名標三子異鯉湖要協九仙峯萬枝尚有燕山
桂阿父牀頭要六經

盟鷗

滄江鷗鷺漫同群那得忘機却似君再向北山招俗

鶴草堂何必更移文

太平民

欲教山水看閒人故向明時早乞身却笑白頭忘帝
力不知猶是葛天民

垂釣

荒唐東海任公子安得班生一問之不有渭川垂白
老古今誰可帝王師

喬木

參天千尺風霜古得地三朝雨露新準擬明堂作凡

語不教五百歲爲梁

溫書

青夜何人對短檠陳編細字轉分明[illegible]經千載曾無
恙猶賴西京有伏生

春闈

巳爲西鄰題菜圃新詩次第到春闈[illegible]誇且第金鑾
好白首于今愧素餐

吻同學小試不與十首

白日中林感縶匏青苗深水欲留畛野人有意方謀
食童子何能爲解吻

郭外樓船濯曉波出門連夜聽吳歌猶聞莫向曲阿
去月黑林深豺虎多

絲薄微風生午涼南州客夢渚蓮香行人立馬黃塵
暴猶覺離離劍影長

驅馬南來雷雨昏到城十日不開門江臣解作冠裳
會泰火鄰招竹帛瓔

竹西茅屋此秋清燈影依依坐入[illegible]二頃稻田新水
上野夫搔首失平生

斗鼎勞勞愧學鍾舊時青佩肯相從何人薦草雲霄
上南國于今有卧龍

稚史懷中有薦書山人飯後試枯魚[illegible]頭轉覺三台
近撐腹能消萬卷餘

野樹迎風葉葉涼黃塵躍馬出丹陽[illegible]池遊不作南行
紀江左青山是北康

兎苑秋風樹樹花江東詞客欲懷家[illegible]樓老子餘高
興半夜推窓看月華

勞君欲輕已多時寄我寧能少斗辭豈是眼前皆俗
物西京文字不須知

雨二首

白屋清溪舊有鄰往來我不敢辭頻高齋獨坐西山

雨孤樹深懸幾日塵

欣欣萬物皆生意可見由來天地情今日便成甘雨
頌空桑孫竹若爲聲

苦雨題扇

雨深萬壑靜朝煙那得囊中斗米錢泥足滄江霞氣
冷水禽飛上釣魚船

惠贈

野人清曉趁圍蔬何必辭貧愛食魚[illegible]去傳家無長
物床頭一卷養生書

書所見

中流丼棹許誰遲憑藉長風一日吹天明孤颿休詑
我不妨同是攏船時

題畫十四首

東郭行行見草堂正隣小墅得鱸鄉江風夾路吹揚
柳無奈游人白苧涼

碧草啼螿秋氣寒晚庭離思露溥溥可憐月色如此
好千里故人何處看

夜靜笛聲江上來要搜風月轉推篷坐中客子且行
酒一樹梅花猶未開

空江綠水淨孤蹤隔岸桃花看小紅秪恐春愁易寥

落獨特孤酒怨東風

誤逐仙人看奕棋歸來老大轉成癡山中光景能容
易却愛人間日月遲

繭絲竹篠木蘭船分得湖心白浪田日晏不妨遲舉
火市中催辦水衡錢

荒草原頭落日明牧牛歸去晚坡平何人更有屠龍
技費却千金學不成

一節竹筴故青青何用逢人問獨醒山水有心脩故
事滁陽舊日醉翁亭

秋深何處覓歸鴻落日迴船碧荇風老去江湖詩畫
少令人為憶米南宮

舊日花從堂北開羅裙絲色看新裁于今二月愁寒
食麥飯徒令塚上來

粉蓮蝶瓣雨津津頭白書生日食貧藜藿不忘三釜
養至今猶有苦心人

嘉陵山水三百里聊復爲君毫素間對此野人腸欲
斷春書解帶欲求閒

鄭虔老去惜春華抹翠塗紅手不差豈是東風無別
種爲他消息御園花

滿紙松煤濕兜毫瑤池爛熟見仙桃杜陵舊日丹青

引莫訝將軍亦姓曹

題畫爲華侍御四首

夜來好雨曉來晴楊柳芽長布穀鳴望去平田新水
綠家家畢飯候春耕

東南五月麥苗荒封事頻君罷數行大雅清風誰作
誦苧袍紈扇不勝涼

平時欲學郎官隱此地來乘御史驄慙媿虞卿誰復
問每勞尺牘過江東

雪裏高寒滯酒盃柴門深掩未曾開故人肯寄梅花
信會有江南驛使來

題畫 余十歲作小畫

眼看五十四回春粉墨依然白髮新慚愧到門堪好
語早聞黃閣畫麒麟

題畫山水

江頭群樹綠參差老子乘舟似有期于今莫向山陰
去赤汗黃塵不及時

題扇四首

扁舟湖上訪青山詩句悲人擬欲班三月烟花春有
意十年塵土我何顏

客程子夜聽吳歌夜雨南塘促受荷欲問西風來早
晚白頭明月奈秋何

十年清夢落江湖天際長風一幅蒲惆悵岩波秋欲
暮何人肯復念蓴鱸

新墨淋漓舊墨微鬧蠶毫兒思依依提攜未千應珍
重裁竹山龍補衲衣

問訊友人

空庭一雨落花餘黑髮仙郎好起居誰向江湖悲老
大案頭開卻養生書

嘗筍

觀裏桃花開較遲萬折脩竹映寒姿劉郎若解東坡

意此日應參正版師

寄友二首

素書頻往滄洲舍之子猶懷見面遲何日放門圖酒
肉野夫謝客已多時

郭微秋雨濕空庭藥圃朝來采采青茂對只今憂稼
穡開門欲註養生經

丹桂圖 [illegible]

廣寒月出東海頭扶疎桂樹橫九州天香料理一萬
斛散作八月人間秋

讀野史漫成三首

露濕春田學采桑綠窓刀尺待衣裳西風一夜催高
冷掩目婁婁賦履霜

誰信枯蓬寄短弧老生指點說河圖康成不識西京
面滿座衣冠是腐儒

欲挽頹波力正難素心猶復愧魚餐為將衣帶瓶春
綠湖芥汀今學佩蘭

山行

野樹微茫天影低短筇風雨滯深谿從遊何處懷鄉
客落日黃深沒馬蹄

遊山晚歸

竹裏行厨細酒香田小須容且相將輕隻不作西橋
雨花儒低迴草滯長

聞笛

靜夜笛聲何處來淒風冷月轉堪哀坐中詞客莫辭
醉江上梅花猶未開

慰同年

大牘每勞驄馬客終篇方感婁郵詩江湖千里關心
遠風雨孤舟會面遲

竹山

吳江水白滅山雲空谷依然念此君苦節也知能汗

簡草堂何必更移文

爲張司勲合題其先大夫遺墨次韻

南國先生有道翠東橋佐士名能文叮嗟後世好文
墨今日豈無楊子雲

工明行中丞惠扇自湖後時戲爲解嘲

赭顏素節照西川引領清風到古燕但得塵除秋後
熱不妨袖手待明年

海寇平二首

三年海上遺鯨鯢六月江南看出師白面書生徒
亞傷心更詠采薇詩

無跡赤子委泥沙有力將軍早兆斗今日撥船鍾鼓
歇謝從東海問桑麻

聞追寇入至汀卜

長江何必是潢池南指偏師欲出奇猶有幾人京口
戍夜深燒火照旌旗

翠扇

織翠翩翩麗錦波蕭蕭涼思愛摩挲爲君持向風軒
底奈此黃藤白苧何

書便面

白日歌鍾饗列侯十年門客一狐裘紅塵不見青山

面應媿平生馬少游

客有遺予集古文字

手校蟲魚苦不辭前身留見嶧山碑近經背下中郎
筆來數人間一字師

梅月思

屋外寒梅花滿枝那堪初夜月明時間渠尚與誰憑
仗舊日何郎解咏詩

秋海棠

剛于清曉見微霜寂寞何人賦海棠應念杜陵詩骨
瘦浣花溪上不曾香

雪障

為將酒力倚孤節相對西來雪萬峯何物此時憐凍
餒歲寒敢負北山松

秋思

點點湘雲斷九嶷娟娟山月照峨眉西風楊柳涷提
落莫向江亭賦別離

夏夜獨坐

赤雲墮水殘暑清沉沉山市關初更道人緩帶罷新
浴陰逕松風吹月明

春畊

再拜農師開薄田願從香火乞今年人間五月無新
穀慙愧豳風第一篇

雲

門外荒田白鳥饑逶迤城郭曉煙微行雲卻愛蓮花
濕故向溪南載雨歸

老農歌

徒聞故老說清官新穀再花白雨寒肉食何人曾念
我牛衣風滿關朔餐

秋懷二首

美人何處躡仙霞江上孤蓬泊暮沙一尺魚竿將不

到芙蓉開老雨中花

秋懷幾日掩西堂起看楓林滿葉霜何物黃花強顏
色不知白髮為愁長

望金山寺

金山一到中流寺海月江雲客夢迷為憶南崖仙石
上雨苔綠遍舊題詩

文湖州竹

太守清貧嗔不聽筆尖想見丁亭亭擬持三百鵞溪
絹勝掃風梢萬尺青

李夫人墨竹二首

蜀國猶餘舊錦裙平生那識郭將軍詔教明月臨脩
竹影落空床欲夢雲

湘江妃子淚斑斑龍馭南巡竟不還故國何人忘此
恨卻傳清影落人間

文與可竹

風梢如許墨津津知道胸中有渭濱敢望鵞溪三百
疋卻憐太守故清貧

曾仲仁墨梅

自憐官閣少詩流春信相將寄隴頭一種孤窗明月
夜直飛清夢到衡州

送致仕張司徒泰還廣東順德

欲向三洲問舊居歸來八座早懸車斗南白髮猶懷
國屋裏青山自著書

送致仕蕭司徒泰

雲霄有夢微清班風月何心負碧山一飯敢忘明主
賜幾人能得老年閒

送貢士劉儒

仙郎文采舊朝假江上離筵秒歲華斗北光芒看劍
氣臘頭消息待梅花

美人圖二首

南國佳人擁翠蛾玉與迢遞聘湘河君恩未必皆頑
色消得秋風滿扇羅
彩蟾涼影沁衣綠蠟燭銀屏夢去遲何事玉關春信
遠楊花清瘦不禁詞

七夕

瑤前乞月瓜果香房中女兒不洗粧天孫風露濕衣
單原識人間秋夜長

觀漁陵湖

四海無波不識甚石忍亦自到漁翁南陽未有劉文
叔那得羊裘釣澤中

春日回文四首

樓前過雨輕塵浣細草春深望客遊流水一川晴繞
夢暮山千里故生愁
羅衣試暖輕風午樂底行知盡少年波照翠萍新過
雨岸沿青柳細浮煙
春殘送客愁逢醉酒對空尊一斷腸新柳宿橋河水
綠晚陂深檻倚殘粧
樓倚暮春深寂寂柳花依路客愁長個陰亂樹深迷
影冷艷紅衣落晚香

戲答劉時服見寄時與沈文明同鶴合次韻
二首

誰信元龍氣偶豪南州歸興不勝高雨聲一夜春江
冷擁被何曾得夢刀
落魄何心逐酒豪彩雲飛去畫樓高春衣為惜纖纖
手玉尺銀鍼金剪刀
移舟那愛卯詩豪為築騷壇百尺高已向休文傳隱
語華陽居士卯金刀

蕉

野翁亭上題詩日梔子林邊闌葉齊為道秋來苦風
雨拂窓青袖幾回低

蟹

覓得黃橙與白醪旋將霜月硏生螯秋來謾欲酬風
味舊月何人賦老饕

蟾蜍二首

姮娥殿裏曾相見一片挂來頭已兎邊夜半自添宮硯
水侍人重賦月華篇

錢唐洗夜碧濤寬飛上青霄白玉盤坐我蓮舟問靈
藥彩雲臺殿隔秋寒

瓜

內園雨熟蔓絲長千帶離離五色光明月侍臣隨詔

賜金盤玉盌不勝涼

銅雀瓦硯

姦雄竊國是徒然身後聲名媿瓦全載墨向人修信
史直書無柰漢元年

明皇並笛圖

燕婉其如父子情忽將舊怨度新聲蜀中此夜霖鈴
曲訴作君王坐到明

漫書二首

地無百穀水無魚萬屋流亡井邑虛猶細一章南嚮
坐可憐曾讀魯人書

大田水落問租進飯飽官衙白日知百里于今先血
食老來何處得新祠

贈霍醫鳳字壽周

鳴岐已卜周家壽傳世遙遙八百年珍重平生醫國
手爲君裁撰壽周篇

竹

翠叢瀬灰雨津津眼見茁芽出土新未得野芹偕玉
食老臣西嚮正含辛

壽王簿

娟娟晴雪倚雨樓照見樓中雙白頭更起危樓三百

尺直從高處望瀛洲

送枇杷趙頫翁 翁松雪之裔

宮井氷鮮貯玉盤翰林風味斷寒酸偶然覓得開詩
句驚破王孫金彈丸

甲辰正月二十四日舊吏封丘班玉來附𥾑

二首

種桃玄圃華千樹治水黃河駕五龍爲憶紫荊花下
酒鶴書遙寄大田農

朔方桃熟懷方朔班玉開認玉班林日五雲朝北
闕齊天萬壽祝南山

葵花

白白紅紅任淺深不將顏色媚晴陰中園曲徑無人見敢負平生向日心

庭竹新梢森然環立

微風鬪倚出林梢已許冰霜辦後凋憑仗十年辭翦伐扶持千尺上雲霄

夢和石叅韻二句因叅二句不涉別義

張良漢傑三之一穀城山下尋黃石何如舜有臣五人禹稷契皐陶伯益

歲朝試筆

行年七十此顛顱每歎今吾只故吾且試未央東閣硯更蘇三老問年圖

壽言之弟且自壽 余九月二十二日生弟三月初一日生

三月纔逢初一日百年幾見兩重陽 九是年閏 大田綠雨青溪上滿地黃花白髮長

壽趾竹叟八十

渭川風月許平分爲愛芳隣得此君開說百年曾有約飽看青翠拂僧雲

南溪

望望桃源路欲迷湘江時有鷓鴣飛傷花春暮偏狼籍欲滿門前舊釣磯

舟行六言四首

膩粉雙雙蛺蝶甜紅顆顆櫻桃眼見一年春暮夢回五夜天高

船擄新迎曉漲硯池輕醮芳煙潦倒野舫杜甫贊裘醉墨張顛

野樹新煙漠漠小橋流水濺濺今雨能來幾日故園不覺三年

三尺初傳西水萬艘同發南漕且恩個人成事敢云我獨賢勞

周恭肅公集卷第九

泰泉黃公集卷第十

詩餘

洞仙歌 壽□

客中今日恰是江南端午數點斜暉梅子雨正清溪華屋長晝初筵笙歌扇更有香濃角黍　鬟鬟催鞨鼓燕燕鶯鶯嘗面盈盈試歌舞故事香攤壽大上佳期人傳道牛郎織女待羅袖明朝酒消痕記玉臂凝香綵絲雙縷

小重山

江上雙峰擁翠鬟新詞合賦小重山芳泉斜迸玉瀧潺清鏡裏和影弄潺湲　蹤跡落人間眼非知已少且偷閑憂時陡覺帶圍寬分付我高臥且加餐

漁家傲

冷浸衣裾宵著曉絲絲雨腳青梅小黑髮鏡中知漸小漁家傲五湖白浪迷鷗鳥　借問天公何太巧偕將歲月催人老底事放衙今日早人傳說家鄉三月春來了

鵲橋仙

閒香妙語心清無限更想御爐香暖谷谷賞數許瞻天來供奉玉皇香案　細滴銀壺響傳銀箭一夜五更漸斗轉參斜把攪河羅衣秋影轉鵲橋星漢

喜遷鶯 答汪戶侍

秋秋風骨看飛黃白是天閑中物一寸丹心數莖白髮合在雲臺西壁照檢平生到處幾許堅冰寒雪且聽取為從頭屈指古來豪傑　卓絕待赤手掃破頑陰劃地驚雷發五嶺烟銷三湘波靜誰信口碑磨滅千古是非公論畢竟不差毫髮問心事有海天今夜十分明月

滿江紅 送人

六月長江向西去勞勞傷別想是處綸巾羽扇不妨炎熱萬里飄飄乘巨浪孤城嶷撕斗新月恨明朝回首渺雲沙心如渴　尋往事琴高絕翩幽懷悲銷歇憶仙槎斗斗至今浪說烟濛欲泊淮浦雨蕭笑誰訪山陰雲待清秋涼吹起青蘋懷天末

滿路花

風前滿地花雨後連天草今年三月裏春歸早低雲薄霧猶自憐清曉金尊須更倒無奈離愁為他轉傷懷抱　綵鳧斜搖遠浦閒啼鳥點點剛九十何銷了綠波無賴點點青荷小寄語春知道桃李多情莫教惜花人老

江城子

江城子夜聽吳歌夜如何月華多水穀䌇䌇纈眼潑金波人世百年如一夢懷往事幾經過　不論歲月久銷磨鬢毛皤醉顏酡更漏沉沉白露濕星河憶底游仙招未得歎長娥

百字令　送簡少司馬次鍾石韻

中原舊日作霖雨長養太平民物卻向鄴陵驅鐵騎摧破幾重堅壁九棘寒凝五兵光冷歷歷皆冰雪天生明聖暫時顛倒豪傑　無奈揚子江邊石頭城下聽徧歌齊發百尺樓船頒北風望中烟樹明滅徙倚三台寧兩鬢且莫生華髮中秋此夜故人千里明月

百字令　次韻簡鍾石

裁花剪柳閒情緒料理一般文物幾許辭煤和兔穎光照洞垣四壁錦濯三江珠傾百斛玉鹽千峯雪王揚盧駱謾說昔時四傑　又見詠月題詩而來黃鶴六翮凌風發鐵畫摩挲雙老眼不放銀燈吹滅叢菊黃殘小梅白瘦敢如斯秀髮品題桃李看取明年三月

百字令　中秋賞月次鍾石韻

中秋三五悄依稀猶是去年風物雲捲青霄開夕殿一色瑤階銀壁萬斛天香千尋仙桂下界霏丹雪岩豈巖嶺聊讓唐人稱傑　堪愛更漏聲沉明河影淡特地清輝發天許嫦娥呈素面半照綠烟都滅肅肅冰綃玲玲玉珮冉冉垂雲髮問儂何事家家今夜圓月　都人以中秋拜月爲團月

喜遷鶯　己亥九月次游清涼寺韻答鍾石

江南九日恰此處登高佳哉風物水西頭扶桑東畔不礙短牆踈壁欲苑擅場誰子謝識王孫松雪更可笑是劉郎餻字羞他詩傑　奇絕正把酒指點江山颯颯清飈發太史占星尚喜賤斗開道旄頭光滅是日登觀象臺飭工　猝頓滿時勝事詩律且聆毫髮趁餘興促連翩歸騎九衢微月

百字令　早出城南登牛首

名山梵宇便從來自有護持神物十載舊游如夢寐猶剩碧紗籠壁久矣寒盟翻然乘興欲訪山陰雪登高能賦地靈休負人傑　應是排瞎星河新晴鏡鼓稍稍催明發設向金陵尋故事不管漢與秦滅朱雀橋邊烏衣巷口白露凄毛髮江南詩思曉風相伴殘月

喜遷鶯
登登天闕問稱官猶是六朝遺物川戢同游一時回
首依舊煙屏雲壁見說獻花巖裏尚有懶融殘雪都
分付與今來方作酒家詩傑　清徽舒望眼萬里秋
空草樹大香發大曆編年中山罷木無奈行儕減
且倩扶桑白日昕我滿頭黃髮更相約躡龍山絕頂
劇談風月
青玉案　送湯中丞
太微昨夜輝南紀望樓船遡湘水公作長城眞足倚
新秋離思五雲回首自粤風謡美　艇龍宛宛栽黃

紙霖雨橫施幾千里入奏天顏應有喜遂萊殿裏鳳
鳳池上早聽尚書履
慶長春　壽人所制
維賢偶德此族稱華一鶚摩霄於義方於繼序雙龍
覲日拜　寵命於綸言既淑愼而尚若母慈允期頤
而備承忌養賦仍綮沼慶溢芝階恭秋幾九十年神
明葆宅節候已日天日風物清和家聲茂繼乎雲孫
壽采式衍乎早女中閨永譽宜爾須人佑悅標符届
茲初度頗籌稱之來喬仰答深仁覺雅頌之餘詩戩
陳善句

初日曈曨會群僊移仗海霞迎曉瑶水東來消息近
飛下一雙青鳥華屋層開絳羅新叉金紫封花誥北
堂白髮歲月待人難老　又道雲護松齡景留萱茂
玉笋蘭芽小欲報春暉容易得敢負寸心如草醲酒
生香舞衣迴綵繞膝蒙含笑明年三月依舊君桃花
好
木蘭花　壬寅除夕
俄傳臘去滿樓晴雪城郭旋蹣笑貧儒管領天公玉
萬區　無風無雨街裏癡歡欲賀汝分付春官料理
東皇萬寶丹

木蘭花
大江東去金山會記留題凝窓棲吟儒東壁分光照
具區　仁風化雨大雅不須歌玉汝一卷周官古道
于今炳若丹
木蘭花
南來北去吳中正是相逢處落落寒儒依舊桑麻宅
一區　鋤雲播雨更卜新居鄰顏汝頭白閒官擬向
清都乞大丹
和丁木蘭花
白水青山從此去舊是留情處自來勳業付吾儒莫

費一心歲晚抱區區　兩家大旱須霖雨帝曰俞
汝幾人林下得休官前日誰將此語答韋丹

增字木蘭花

先生何事北歸人獨臥雲深處縱然談笑有鴻儒敢
忘野人芹曝效區區　不來猶雨來今雨由我還由
汝送人黄閣九遷官惟有裴顏欲付紫金丹

木蘭花

拂衣歸去五雲西北回頭處白首近臣惟願皇風播
九區　明朝晴雨一斛瀰醪誰造汝且問園官幾日
春光到牡丹

木蘭花

乘風歸去分明記得游仙處自笑侏儒千仞岡頭望
九區　酬雲酢雨百斛瀰醪誰造汝試手園官塗抹
輕紅上牡丹

木蘭花

靈源此去直到崑崙無盡處技癢搗儒分得嵯峨山屋
半區　五風十雨造物於人忘爾汝日未除官待吾
龍宮蛻骨丹

梁州令　壽錄

初筵賓客滿聽飾歌吹為金莖仙露盤花三月原

古斷東吳況是清明時節春草池塘特地傳佳句
湖山開秀色勝迷蓬掩映高堂戲綵圖治海須碧桃
賦把人間甲子從頭數到百歲慶初度

滿庭芳　丙午壽錄

日麗瑤京風和錦里不須兩字頻傳別來明月三十
六迴團恰是禁煙時候清溪上雖芳堂前春霧雕緋
桃翠柳粧點艷陽天　年年逢此日憶新初試佳句
新編有兒孫黃卷家世青緗待紀濟朝盛事者英會
滿座名賢且相約百三十歲再數甲辰年

水調歌頭　送喻尹

兼全忠孝理此說自來難不知盛事千今端只在人
間朗潤中天列宿春滿北堂萱草光照舞衣班九重
恩茂年百壽渥慈顏　鷹賢書明國論動朝端雲開
禁籞不教枳棘久棲鸞恰有五虹傳彩早見商飈應
候白日近長安龍騰雙詔紫鳳時寸心丹

謁金門　送喻尹分韻

中州挺秀蚤歲擢蔣大籍蓮觀厥古人之糟粕三場
拔萃搓諸子之驪襟畢文章政事之科十九人裒然
舉首受社稷民人之寄五百里睿爾提封升堂彈子
賤之鳴琴操刀製尹何之美錦簡訟倫乎召伯已信

雀無角鼠無牙尚儉企乎唐風載歌山有漆隰有栗
操清節於素履不辭漱石而枕流援赤子於潢池誰
復帶牛而佩犢積厚而發必盛實大而聲自宏政擬
一同名彰六察爰致備爾甲兵之任及夫糾此錢穀
之司騶我以采民風由乃在位得人以惠郎宿衞
所知莫儗七邑明揚之辭庸慰十鄉依歸之望某幸
承末案實副具瞻闕下雙鳧行陪尚方之賜履館東
三掷允懷南國之甘棠莫展微悰謾成短律
剛幾日桃李滿城春色為報臺端驄露撖雅稱朱絲
直　百里歌謳冰檗五夜光騰奎壁明日　璽書催

早入天威顏咫尺

漢宮春　送喻尹升詞

幾封方五百里載歌周雅勞賢之詩　廷召得第一
人懋乘虞書陟明之典鷹紳相慶關塊交騅共惟氣
淑扶輿才標出類右西江衣冠之族紹中原文獻之
傳蟠六籍於胷中不為章句置八紘於度內敢擬津
涯夙擭師承久乎士論擢居名省歌鹿鳴而先登敷
對　大廷攀龍鱗而直上賢聲籍甚人望歸然維松
陵昔在勾吳於數十今稱劇邑禹貢侧塗泥之賦周
官舍什一之征即有神輸共如民隱天幸假仁賢於

邑墨人知以保障為繭絲未幾政通而人和尤悟吟
勞而力疾名實加于上下無庸恃三尺之煩異方竭
於東南何止亢一分之賜常逐貨刀而買犢渤海得
人姚崇引經而捕蝗開元著績公門桃李士類甄陶
我有田疇民歌惻悱惟此　同之治行實為三輔之
楷模觜觸交上於公車名勝諸□□□脊乎　帝
簡言出如綸廷擢帷裁驄朝道探冰檗如一日聊
游刃之恢恢闢闔於九天莫紫埸騊之皎皎某
等坐融春宇仰荷雲怵允懷高山景行之心樂道開
誠布公之政遄其行矣經綸乃啓乎雲雷愛莫助之

勳烈當銘乎彝鼎重續循良之傳聿成道誼之交是
邦事賢大夫永藉為仁之利器稍政告新令尹尚徽
遺愛之良規爰采民風謾呈俚句
海曙初分正黃梅焦雨紫甸垂軔不勝離思有人晚
發江東正鬢戴白苦邀留且莫匆匆試看千里飛黃
騰踏等閑黃北鵬天　爭羨君侯此去取古來諫垸
早微宸聰雅稱濟時人物臺閣生風五雲深處一回
頭冰淞吳淞問青史他年事業直教接武夔龍

滿庭芳　癸卯中五寄濟州

嘉樹含風跳簾映雨端陽景物依然故園何處雲寄

五湖遊記得舊年今日三江上萬下亭前人晏起翠
蒲綠酹旗鼓競龍船　今年逢此日贏遂四海翹首
鈞天正西郊卜雨東魯移泉爲問九幾德業從炎楚
直抵齊燕煩太史一篇周頌刊紀雅豐年

風入松　濟州叔作

舊非何處接離筵四十餘年年年風雨催春去奈他
藏蝶唤鴻聊覺黃紬被裏歸來綠野堂前　天涯相
見各相憐升平悽然自知清世渾無補水衡尚請官
錢倒涅美人爲改不妨服藥求仙

水調歌頭　或談仙學

生年誰滿百空擬學長生塵埃隊裏問渠何處是蓬
瀛如此一軀血肉龍腰鶴背那得不嫌輕更厭餐玉
檢殘露瀼金莖　月回頭總物理近人情坎離水火
知他九轉幾時成若是上清真侶那須富貴更不論
功名如何些寵辱一度一番驚

金人捧露盤　癸卯五月十二日雨

仰皇天驅雨伯駕飛廉記農師舊有謠占自來大旱
不過五月十之三山河大地從滂沛西北東南　挽
長河千里潤當苗月十分甘霖微沾自是沾沾雲雷
大造天功那許世人會鳳凰池上恩波潤新綠遊添

鵲橋仙　癸卯四月清河水至

擊楫清淮海潮傳信天末長風初起中宵戍鼓聽鳴
鼉問候吏郵籤報水　計程南北天涯歸夢枕上遙
迢千里青綾坐擁奈微寒滯不得鬢絲千縷

訴衷情　寄友

人間何處有丹丘曾到太湖頭日高主人猶臥花影
滿重樓　尋畫史接詩流老滄洲一村煙樹數家茅
屋幾箇漁舟

一剪梅　丙午八月望日

畫船銃吹下揚州十里回頭千里回頭燕山遙迴百
花洲一度中秋幾度中秋　遙天今夜片雲收風也
無愁雨也無愁憑高不減少年遊酒滿南樓月滿南
樓

滿江紅　次趙宗伯韻

霄漢青春時常見雲垂五色憑意氣何曾比數四豪
三傑海內舊游成濩落懷中漫刺差千謁可便欹四
十幾年間都衰歇　剛自鍊心如鐵絲千丈頭如雪
信人生出處自來承闕宮漏聲催銀箭水天街影轉
瑤臺月恰桐花帳裏夢回時偏清絕

百字令　上元和[illegible]韻

皇都元夕正瑤空華月九衢如晝爲倩農師占万歲
道是豐年物候有人[illegible]橋千尋火樹遥聽鈞天奏重
門永夜銀箭謾催更漏　又道豈闌東頭何郎詩興
不管梅花瘦松雪王孫傳好句信是詞垣老[illegible]草
香國銜花綵羽都作燒燈後品題樂事莫放綠樽紅
皺

沁園春 感遇用桂老會同年前丙午九月一日在告作

鳳塔雲龍門疊浪四十年前自金門通籍謾驅塵
鞅玉皇香案班聯鴛鷺左掖傳宣東署承制未到丹
丘骨已偲叨恩遇鑑衡有職共茶才賢　迴瞻閣道

大亟華蓋中開寶殿圍正穀宇生靈均沾雨施絲綸
經緯盛際乾旋海嶽難名涓埃乏補顧影栖栖每自
憐中興頌載歌賡雅天保之篇

沁園春 感遇用桂老會同年前丙午九月九日在告作

中秋此去季秋以後十日之前是霧與再暖重陽節
令假朱畔紫上花風煙商論峥嶸奇言浩蕩且向南
華學老儒北海取酒清比聖濁者如賢　菊花千畝
株近十丈枝頭一尺圍勝具味可餅金瑤謾倒清商
四景五作初旋館閣尚飈高游戲馬他年風流各自
憐問今日龍山絕頂誰製雄篇

壽詞

六月瘦生辰誰送長風掃炎熱待新秋自有可人時
節湛玉露滿地黃花鎖翠靄一天明月識路湘簟齊
紈扇爭似廣寒宮闕　爲公且施設人物三吳長才
傑早龍標奪錦鳳冠我鐵記美政涼有清風留高興
陽春白雪舉杯滿勸長生酒還訪紫金丹訣

長相思

長相思短相思長短相思無了期他人知不知　夢
來時覺來時夢裏相思覺後疑閑庭花影移

浪淘沙

一曲浪淘沙寫入琵琶新紅開徧海棠花花影不知
人意懶移上紗窗

清平樂

檀槽絃索一曲清平樂日色曈曨花影薄試暖春先
覺　重重繡幕羅幃風輕燕子交飛早晚有來問訊
東山閒過薔薇

紀言

新詞擅長幅大呂清商取嫌俗聽歌聲圓潤滿腔珠
玉行雲斂一色遥天爽月映九衢華屋夜闌排挖幽
窓底影轉碧紗紅燭

周恭肅公集卷第十

周恭肅公集卷第十一

記

序

子游祠記

昔者孔門弟子其仕列國與大夫之家者不必論仕於魯而有聞者則莫如子游其宰武城也說者謂魯之下邑也論語載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子游之平生夫子蓋許之矣彼其以夫子不得邦家則所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終託之空言哉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夫固咨嗟歎息而終不忍一日忘天下者也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又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聖人之心期可以行道夫豈有所固必哉子游知之而以禮樂治武城則不待入其境而後知也當是時師弟子驩忻晤言他日問以得人而以澹臺滅明對而夫子惠然無難辭由春秋以來至於今千八百年誦詩書樂道聖賢相與之篤如此故曰弟子仕魯而有聞者莫如子游也嘉靖中用受命治漕河駐濟寧濟寧為州隸兗州府稽之志古武城在焉於是工部郎中張文鳳倡建子游祠而未及為之所用既至或曰於費縣或曰於泗水縣用曰建祠之意而豈徙哉若

自此其人也者此其昔者所治邑也其人往矣因其地則思其人不能忘焉乎爾於是主事傅學禮丞徃求之得之於費縣西北七八十里之間曰關陽川於其旁得元至治廢寺斷碑其文略曰費縣西南七十有武城弦歌里考之志則所謂西南西北者不同學禮初嘗訪費之西北蒙山之旁但有故王城蓋故顓臾城則武城誠不宜如是之偏以北爲南其志之誤也建祠肇工於嘉靖二十三年某月落成於二十某年某月爲堂五楹爲廡爲門爲坊表爲講肄之所設子游象而以子羽配其費取之河江之渓學禮以圖

來視既而復官于朝謁用爲之記用惟今天下自京師而府而州縣莫不祀孔子凡薦紳大夫道由齊魯之區入其疆仰泰山止曲阜頫瞻少昊之墟周公之侵仲尼之所居遡闕里循宮牆思瞻燕申之容訪陋巷下鄒嶧而陟幾識顏孟之遺蹟齋宿伏謁所至移日徘徊而不能去其向慕愛樂夫人之所同也今士乎居閭人之道人之語者未必名世也則必問其世系里居與其平日言若貌何如況於游聖人之門者其言若行著之載籍又彰彰如此自今以始知有子游祠者其能不浩然而來悠然若聞其弦誦悅然若親其節奏憮然會其所窮乎嘻歎之懷其心必曰二賢者吾聞其人矣吾至其地矣粤自二賢至于今則復亦有篤信不惑如斯人者乎則彼亦有循飭不越如斯人者乎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古今人豈不相及哉則夫聖賢以學道愛人望諸來世者宛然其不泯也得不油然興起一變至道之心而敢負古人垂世之教哉今自建祠之意蓋如此是舉也蓋省奉使山東暨落某以下諸君子凡樂贊其成弁給役與有勞焉者於法皆得書以詔將來云

清忠祠記

贛之祠趙清獻文信國以二公嘗知是郡故也嘉靖八年予奉　命視師南贛諸郡間謁二公祠祠在郡門之外西予謂其官屬曰二公生而仕於此南向以臨民没而祠之以東向於義則未安援公之神復不於堂而於廡於禮則未協盍闢之明年而改祠正位予曰祠其人既謀於禮而不悖則宜若其治行勤勞者以附公於祭法人之言曰清獻之清信國之忠古今之所謂清與忠者也則亦不可幾而及也是則然矣不曰贛之爲郡自漢至于今千幾百年郡之有長自晉太康以後其事業顛末不可考見與僅存名與

而未有稱述蓋亦多矣其間風槩氣節差可比儗者
可直謂之無人哉夫臣之事君不易其介之謂清不
有其身之謂忠二者非性成則必㴱非勇克則無所
於終此二公之所以不可及者人之秉彝好是懿德
則不獨二公爲然矣故嘗求之二公具言曰豈之所
爲夜必告於天不敢告者不敢爲也其曰樂人之樂
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又曰義勝者謀
立人衆者功濟故清獻再知蜀郡不作神着簡于天
子動容稱歎力爭新法而終于補外信國蒙大難而
囚於燕之市疑不復所居樓下地者三年寢狄惡得

而臣之其篤信力行類如此是故不以辱加寵不以
退榮進不以利妨義不以死易生志遂於當時烈垂
於後世光明俊偉立乎萬物之表使人咨嗟歎息以
爲不可及此豈偶然而得之者哉或謂清獻當承治
平去慶曆嘉祐爲不遠則宜受知於英宗信國於德
祐景炎之間大事已去繼之以死可也夫君子於時
有遇不遇故於事有幸不幸時與事不在我者也在
我者處之得其道焉耳即使二公不遇於宋終身一
介之夫與遇於宋而與六卿百執事雍容周旋行其
所無事其能使之泯然無所成就而與衆人等哉予

亦懼夫人之不肯篤信力行而徒諉於所遇之幸不
幸而卒無以善其道又深慨夫人之處於幸不幸之
間顧望中立而無以自振也故因二公併爲此說以
詔自今之吏于贛者知所師信仰贛之人世蒙其休
澤以永其思焉

吳江縣修學記

嘉靖二年閩州王侯紀以進士來知吳江縣事三日
祗謁先聖先師禮成周視宮宇歲久滋圮慨然欲嗣
圖之越明年賦平惠流民知嚮方百廢具興實惟其
時於是教諭費君寧與訓導彭君彥從吳君欽寧言

於侯曰惟士有常業業有常所今也咸以不得已舍
其常業從其父若兄惟公賦出入是司是故學雖建
也幾於無人焉即有人而學宮乃如是其壞也將無
所於業亦猶無學焉爾寧也實游教職其敢不以告
侯曰固吾志也且縣之爲百里者方令無擾乎民而
已矣苟其役之繁則之細者於是廢明日綱諸生父
兄之不能役者若干人遂行事於學度材僦工蚤夜
並作督功於是年四月明年十月告成爲日凡五百
則自大成殿而兩廡而戟門而靈星門而名宦鄉賢
祠又自明倫堂而講堂而兩齋而號舍爲楹凡若干

漱者以新危者以立植之者彊幾之者堅抗高益深巍如席如階降俯仰一切改觀其杏議獻爲之專數出補助之煩程督勸相之勤材用費事之良成謂數十年以來斯舉盛矣貢君所請記侯之功侯不可曰凡吾所以從事於斯者聞將以歲月攷德論藝而觀其成夫豈一日二日周旋於絃歌俎豆之間者爲哉會侯以治行召用去貢君跡其事之始末諗于用曰惟有宋大儒朱子嘗記吾鉛山之學則舉吾邑父兄之言曰令之所以辛教吾子弟者其厚如此是豈可使後之人無傳焉乎故遊於斯而邑人之德侯又予之所親見也宜有所稱述豈惟以侯之功抑亦欲吾二三子者之父兄之心用惟　國家郡縣所在立學以養士蓋期以治經藝明道德貢興其賢者能者列于有位以化成天下追配古昔若大原作造就之道則惟良有司是賴苟非其人名存實亡而有加之意者如侯之所爲不當見矣今侯則不知已之將去此而猶眷眷焉有作人之心則其所以風厲速近而輔成吾君之化理者宜施之無窮貢君亦不以侯之且去欲圖其功以永存則其所以率先邑人之子弟以從侯之嘉惠者必將底於有成夫今之於邑師之於學校父兄之於其家蓋有上下相成之義焉誠使令之道行于邑師之道行于學校父兄之道行于家則其爲教也髀氣之感應禮義之漸摩相與辨其志達其材輔翼之以適於道將必有可以語夫上達者出乎其間況於所謂文章事爲者乎若人也固用之所願見而幸今日有以自託焉者也況於其人而有不知其所自者乎侯之功於是乎遠矣庸書之石以俟是役也縣丞湯君殷尉君鳳主簿徐君欽馬君琰典史張君良保有相繼經始贊成之勞法當備書使後之人咸有所攷焉

三江橋記

太湖之水由三江以達諸海吳江爲縣實當二水之交自築隄以利漕渠水之經流于郭之南者其勢益東迫而奔激昔人橋于其上則値兩堤之間稍折旋而西植木甃甎僅以就緒夫其立體也以圓不以徑則其取道也迂其須材也以木不以石則其爲力也庳於是風濤之所震撼泥沙之所委藉紃之者或不以時往來者則不容不每告病矣稍諸被志以前不可知自元泰定以來至于今未之能改也　有明嘉靖丙申台州儇居林侯來知縣事政以澤通立之惠

壁爰及是橋之役工以豐豫告侯曰吾猶睹夫毀者
西其上中磽确宛宛者非石也耶因發荒燬得石太
小細櫥合其率凡十五丈廣下令經始一以聯石從
事乃矯枉以正其體乃絶流以當其衝廣益其舊丈
之一長損其舊三之一列其趾以四銳其端受水濟
也啓其空爲五高其中便舟楫也卒工於嘉靖十六
年三月是年六月橋成度材書庸不愆于素川浮陸
走讙呼相聞侯諗於余曰是橋曰三江實惟古之名
也古不可以不志也余曰信矣按夏書禹貢曰揚州
蓋言揚州則與吳矣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震澤今

太湖也蓋言三江入則震澤定矣信矣非古也雖然
君子之所謂古者不獨以其名以其人以其道焉爾
雖然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吾於是益求得其人焉侯
之爲是橋也隆如也繩如也不仍其舊不狥其迹夫
不仍其舊非厚之道歟不狥其迹非古之道歟厚則
固固則事得其質古則易易則物得其情器成而義
彰迹著而心喻於是可以觀侯之政矣豈惟治一邑
創一物濟一時也乎哉推而極之王道古而民生厚
所以弘濟天下以古人之道者周於是乎在是故不
可以不志也侯名麒字必仁嘉靖乙未進士于時

佐佑縣丞尚東震扶桂清主簿陳棟皆克相其事者
并書之

豫菴記

凡事豫則立君子有是言也其以誠言乎豫非誠歟
於舍而後誠也學而至于誠至矣豫其庶幾乎過此
以往未之或知也豫可以易言哉夫豫於善由其有
豫於不善也善不善物也豫幾也幾動而物從焉善
則善不善則無及於豫矣禁於未發之謂豫言辨之
早也故夫自几席而市朝自毛膚而脈絡自豆羹而
太京自跬步而薄海推其道而不窮其施易其地而

不改其德非豫也其孰能爲之今夫天下之言水之
大者必曰海矣江河之不足以語海猶灕澮之不足
以語江河也有人焉推灕澮而納之海向則灕澮也
今得不謂之海乎是故爲水者不患其不可爲海也
患其不能至于海而已矣豫也者我之所以至于海
者也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非
豫也其孰能爲之徐君阜築室十三江之上以臨邑
之通衢也乃東嚮其戶命之曰豫菴問其義君笑而
不答類如也於是人之稱道徐君者曰君孝友恭讓
蚤有令聞隱居力義自少至老循其道而不變吾士

也士大夫之過滁者皆瞻然如息于終南王屋之麓而蔭于喬木也其與君遊相往來者皆然如劉陳太丘王彥方諸君子而從之游也君亦陶然如古葛天無懷之世而爲之民也方且相作兩宜尚不愧于屋漏君庶幾其豫於善而無愧也已君方以經術淑其後人豫之時義大矣哉將必有進于此者是故爲記之以俟其成

貽善堂記

有宋古靈先生凡九世而至徵昭君余爲吳江人以儒業其家非禮弗履人曰善士也其所居閭里地近

水而庳不稱游息顧其居之東壤隆而上夷可堂也於是爲之堂廣凡幾步高凡幾尺中容凡幾筵仍舊益新越幾月而工告成焉其友陳君以澗溪之樂觧而言曰茲爲陳氏始建之堂也勿毀爲風勿漆風雨勿庸匠石之所訓詛莫予敢侮多歷年所人曰陳氏之弱者冠壯者室老者力歲時伏臘衎衎飲食其有問學道藝勿爲私閣其以爲天子之大夫君復之曰自我先世果來居于茲里至于我先人嘗作貽善堂逮于雍外氏之多難以儉德令教吾有微也而堂不幸不戒于火今吾幸有此以嗣先業是宜有以廣其志庶幾先人之命不委諸煨燼也其名之曰貽善謂貽昔者所貽之善也若之何其爲陳氏之宗子世世守之其有敢不敬一椽一瓦者將不得爲孝子慈孫是以爲陳氏家法也予以文名爲我記之以信于吾後余曰古人之所謂文不有頌者乎亦不有訓者乎由君之言其訓也夫由吾之言其頌也夫予欲文宜莫如斯訓與頌也惟君之子孫仰而見君之名其堂者退而誦斯文以繹其義於訓而畏焉於頌而說且慕焉其孰敢不勉相與有斯堂如今日也

送少宰亭溪張公歸養序

國家之制由四方仕于　朝者皆得以時歸省其父母三年則已近十年則已遠乃損益其舊制爲六年所以緣其情示其節而慰其私也雖然制以情而立情以時而獲人之事天之時安知其能必相值也於是有與不與焉者既與矣若其列之於侍從資之以顧問上之人不樂其去則或不遑許其誠下之人既誠於義則恒不容便其私於是又有得不得焉者既得矣嘉之以命辭則不忘職官之戒厚之以恩數而猶徵還歸之期當是時一得歸省幸矣況敢遂言乎歸養而遂人子之永懷哉亭溪張公舉進士爲庶吉

士爲史官爲學士爲詹事今爲少宰特　詔經筵日
講如舊夫公以銓衡之重而仍侍從之選所謂上不
聚其去下不敢使其私者較然矣然公每念曰吾氏
在蜀春秋高矣吾將不獨以歸省其終以歸養爾乃
具疏以請　上不可則再以請不可則三以請不可
則四以請　上重久違其意乃許之給驛以歸　命
下之日公之喜津津見眉宇公卿諸大夫則亦莫不
動色以相賀且以爲榮蓋曰公之是舉是爲人事與
天之時固有相值者歟是爲上能諒其誠下得信其
私者歟是爲命辭之嘉恩數之厚而後得以遂其永

懷者歟宜人之爲公榮之也抑君子之與人豈徒以
其榮而已哉西蜀去京師且萬里公之歸也其間小
者爲縣大者爲府其長吏與其陪貳孰非公前日備
春官之所取士與公贊今冢宰蓉東汪公之視其成
藝而器使之者於公有師師之道焉公之爲師賢也
公之去家而官于朝也十有二年于茲矣是歸也宗
族鄉黨之閒昔之少者且長矣昔之長者則又加長
矣孰非公之諸父兄與子若弟也吾見公之平日事
上也貌肅而禮莊待下也氣和而容粹知公之爲父
兄爲子若弟又賢也禮曰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

稱願而曰幸哉有子如此則太夫人以公爲之子其
爲榮也又不既多乎大本之以學術著之於事業重
之以倫理是固神明之所與福履之所從也於是又
可以爲太夫人賀矣公吉日既卜候人戒塗汪公與
僚寀咸歆其榮樂其賢而惜其去相與餞之於宣武
門之外揖公就賓位命酒觴之命寀官郎中以下賦
之命余序之

送吳司訓序

吳君司訓吳江七六年謂予曰吾歸矣予曰何以歸
君不答他日則又謂予曰吾歸矣予必以一言遺我

余曰何以歸又何以言君又不答既而曰子不知我
乎吾非不足於是也顧吾懼以重聽廢官守吾以是
而欲歸也予曰然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義也者事
上莅下之宜也今也不然不以義相求而徙以位相
軋苟在上焉者不必其賢也唯勢之依苟在下焉者
不必其不賢也唯勢之隨甚焉者則鞠躬屏息應對
如響而猶有不免然讒諂者固宜君之欲去此也雖
然吾有所爲君以已之重聽也亦知有善聽者乎昔
師曠者天下古今所謂善聽者也知悼子在堂而鼓
鐘於平公之寢杜蕢飲之酒而語之故曠受以爲過

而不致辭漢之許丞史氏失傳其名黃霸之在潁川
也惜其去綴門前丞廉吏重聽何傷夫丞小吏也能
以重聽稱傳于後世爲美談而師曠之聰乃不免以
爲病然則君之歸與否固不在於重聽與否也抑又
有說焉昔者鄭子產使大史命伯石爲卿辭太史退
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升子產惡之夫伯
石以尊君以卑伯石以進君以退尊而進易也而猶
不用其情卑而退難也而獨不吝其情觀其難易而
賢否可見矣或謂古今人不相及其盡然哉夫君子
之取人固當問其賢不賢如其賢也則庶幾其能飲

且食而已矣不當問其病與不病也前此辨天下之
事者豈皆徒夫耶予聞當道者之稱君之賢數矣豈
無如黃潁川者乎如無其人君宜浩然歸吾不能强
君以職守幸而有其人焉則吾宜與君言夫人莫病
乎不鄉乎道也今之人其不病此者尠矣是故顧之
而不開矣之而不信招之而不返撼之而不悟漫焉
而莫之省懵焉而勿之趾若是焉者日以甚矣衆矣
固有待君而瘳者君盍爲我少須乎告之而不吾聽
君之意未可知也予方有行役不得視君之行重君
之請而不知所以言姑以此付諸生之嘗與往來者

送胡令尹考績序

順天屬邑有東安其土深博其俗慓慨其人多材武
平日以氣義相許與治之者不患其難使也而患其
擾挾勝蹂則搏急不可以御吾邑於蘇爲吳江其土
卑衍其俗恬靡其人皆偷惰而無所恃然四方治之
者不患其不馴也而患其懈堅皆習[illegible]往往不得
輸其情是以凡稱古治民者推其上必審其俗因其
人而平其政而後可以俟其有成焉否以進上起家
爲東安令君疏其節目信其期會長吏嘆茂裁抑豪
俠而其邑則帖然服矣始歲餘吏部以御史薦君才

良

奏改吳江君視事旬日乃曰吾知所以治茲邑矣其
條約一概聽祛宿弊大幾則勞者以息仆者以起而
人情熙亦沛然遂矣夫所治猶夫邑也官猶夫令也
吾吳江之民之感猶夫東安也而所佑之吹則猶若不
相似者非所謂因其人而平其政者乎夫明哲剛決
之威施之於驕亢跋扈之衆則潮其之勢行含弘愷
悌之吹加之於僂柔質順之人則開闢之情觀此持
衡長民之道皆能振其而並用之有茲成績也固宜
昔周史策命畢公曰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
惟慎厥事詩人美仲山甫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夫

難易剛柔二道也兼舉而並用之畢公仲山甫德業之盛自由然哉須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君之政其有所試矣立乎人之本朝而有如畢公仲山甫焉此東君者與以人非存者之願也居其敝不以古之人待君乎於是存行矣居下上大夫非官其等以下若干人實之酒觴之詩歌而餞之來命用為之序

西村集序

那周有言曰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廷

之士尊主庇國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夫仁義忠信以為學出則朝廷處則山谷人徒以為為亢也以為為治也而不知亢之未始不為治治之未始不為亢也故丈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行則君子欲之然能必其行乎哉欲之而不可得則其學猶是也是故亢而不為倨治而不為諂則同世之所謂通儒者已西村先生自少好學於書無所不讀尤熟典大義不拔拾以為文辭而尤攻於史學於古今治亂之端官府政事物名數紀綱上下指掌論說莫不有肯綮歸宿以為學者宜如是而不肯以求一試聲名隱

然起東南成化中三原王公巡撫江南以百年之利病坐先生而問焉則歷歷言所以興復疏其事以道諸所宜興置公歎曰子之才可以當一面乃今得先生所著述自詩歌文辭之外其與何宜大臣臺部諸使郡縣長吏往復論白及於政事者居其三之一焉覽不適宜變盡利害甲關帝之所推覽而無有選擇縉紳大夫之所以需用致理而能合去者皆是也則所謂通儒者非先生歟吾長中經生學士講求時務水利莫先焉夫寒變遷大要委諸海而已殆難按迹而求復其舊也職方禹貢以　為援據夫人

而能之舉而加諸水則悖矣不然則又史于茲上者大發在官之蓄藏而以畚鍤從事壞廬舍嘴冊腰掘地數十里引旁流內其中而曰水去矣明年不幸而恒雨曾不能損水之分寸其如浮而不實費而無功何哉至讀先生論水利書首以謹隄防其大法有司者使田者因地勢豫為防以擬水於是立之表以程其功課之藝以給其厚貸之粟以償其力夫民水也大為之坊民猶踰之況不為之坊乎格民成賦之道未有能行之者此其有用之學可以進一面論也余生也晚不獲操几杖以從讀其書而每有感焉先生

既沒其曾孫太學生𣪁其稿爲集余曰是集也約而達勤而節謙而有徵不獨論水利若是矣可以傳也余所嘗欲見先生所著禮纂若干卷者尚不在集中先生史氏諱鑑字明古吳江人學者稱西村先生吳文定公表其墓家世行實具可考也

菽粟文章頌序

士相聚而爲學凡以資爲文章也舍文章而不爲專業今之所謂屬其學者也若是焉者上之人將以是求乎我我將以是應其求也是故歲大比則其平日能文章辦進取者爲之主司群聚天下之習爲文章

者而考其業不惟其人惟其文期三日以往則用其文而拔其人操鬼神速化之術倏忽而不可測識匍目能使傳海內以徧若電發而霆擊匍然也若雲變而霞舒爛然也有有識者曰玆文章也耶古人之所謂文者殆不如是之易且靡也今其言曰古之人古之人似矣他日觀其人或不相似也向之匍然爛然者嚮滅迹絕索然矣是之謂玩春華而忘秋實者欲人謂之菽粟文章可不可也今夫農之於田也播於春穫於秋獻于公饗于百官有司是道也自有耒耜以來未之有改也抑士之與農其品則較然明矣今之農猶古之農也士顧不如古其無愧於今之農乎教人者於是蓋不得不任其責矣言聞古之教者脩於身淑於人而施之於天下國家經之緯之黼之黻之吾能乎仁義而將使天下後世饜飫先王之澤而不厭如是而謂之菽粟文章則可矣噫君子之教人使有文章如菽粟而人焉有不如古者乎曹君子靜來吳江教人能舉其職諸生有以菽粟文章頌君者予從而爲之說如此君能用是道則人之及君之門樂君之教去此不遠而羽儀　天朝五方以爲恆也諸生之頌君凡四言其三言爲桃李爲樂育爲鷺寄吾鄉諸大夫則既備其義矣

壽王翁七十詩序

近世士大夫之事親往往謁諸薦紳先生爲之文辭詩歌及時集賓客爲壽則使少者起而誦焉長者坐而聽焉衎衎鼓舞以爲樂不如是雖具酒食人猶以爲少也然而號爲能文辭詩歌者其人生於四方殆不可多見既見矣彼非信於我欲其一言不可得也卽予而得之是難也夫如是宜文辭詩歌之取重世吳江南溪王翁始以其家隸尺籍坐謫其地恆爲縣者所持乃能奔走陳請得編內近教其猶子起家

倅大州其子相爲國學生縣官戒鄉飲翁則在賓居是翁於家爲佳子弟爲賢父兄於鄉爲善士於有司爲良百姓余翁之鄉人也居則相近矣與翁之子游亦久矣則吾所以道其善者蓋有自矣人其不信我乎則凡今日之文辭詩歌爲翁而作者固非苟而得之者也詩歌凡若干章所以道乎昔期康寧者既盛且備相擬選將南歸遂以是爲翁壽翁之樂可知已大學君子之信辭而樂其親又吾之所樂道者也

壽郁惟慶母趙氏七十序

吾鄉之人在京師可與交游者郁君惟慶其一也始

余之來也聞今侍御郁希正言子之行當得與吾同氏之良者若人謹飭不華循循孝友與人交不以終始有所畏謂惟慶也今徐觀其人侍御之言其有所試矣余謂侍御爲知人而惟慶爲不負人所知也今年冬十一月六日偕其諸弟梓楨禮謀於余曰禎華有母壽七十矣越茲七日實始生之辰相與爲酒致辭以樂之如之何禎將曰禎家子也裕前業淑後人者禎歟而今也析則何之籍則權之是惟母之慈恬養不違暇豫無期而諸孫嗍嗍劬書有常亦莫不良是維母之慶介福穰穰樂且無央祥曰有兄弟我有弟兄我二三門廬不遠伊邇歲時率諸子姪吾母于家視婦之咸紉縫餠饌煩甘毳何如怡怡愉愉炎衣周旋山有桑邑有泉既茂且淵寧不考年此祥之辭亦祺之辭也禮曰禮幼子也季弟也旅力方始服勤則宜南抵雲間北涉淮水我車我舟海陸鮮柔萃爲珍羞或有外務我與其先渠渠堂奧不問辟言毋有兄弟遠在南里我能致訊問遺殷懃脩塗廣步白首將事不畏霜露如之何余曰諸君誠如此辭亦無庸余之言也人亦有子矣踽踽睘睘力其有不逮乎人亦有子且衆矣和且均矣君子之母其樂固可知也

余何言之爲如君以余爲鄉之先達尚有所望焉則君之母方康寧也惟君假我幾十年俾博極大雅然後繹錫類之義爲君頌之庶幾有可觀者而今則未之能也聞君之子秀游大學篤信而有文間日君使之來助余圖之

壽艮菴張先生序

東南郡若松江之太吳江不幾百里爲甚相近其間人物之雄山川之勝皆得以相從而相游于吳江人也嘗見其郡之士大夫在兩都者稱其鄉之張致政老于家其行其學素如古君子鄉先生之有齒德

者蓋其人矣予竊慕之而未能見也間日因吾同年錢丞之問焉即艮庵公也公少力問學以文章名于時舉進士由進士爲行人由行人爲御史建白論劾屹然獨立不能隨衆嘗按兩廣按江西所至有聲由是二方人擬官於公之後來者必曰某風裁如張公某惠政如張公公歷仕十三年矣朝廷以蓟州爲重特簡公外臺治兵務公至遠覩險要徐圖方略顧大功須久而後有成即拜疏乞歸至今當道者咸惜其道之未盡行每薦之公固不欲也今年已七十矣吾聞之適于志而不留於欲安于時而無競乎物者斯

人乃壽此理之常也蓋沖澹純粹宜弛宜張則氣完骸康故老氏曰谷神谷神非離形辟食以求永世之謂也公之始出也不家食者凡十三年及其再遷也不能居三月未嘗持節使萬里與日在天子左右諍大事皆丈夫輸忸而不敢者而公能久於其位而不忝其後至以官四品坐鎮一方而顧若不勝而又引去公將何如也蓋吾所謂適乎志不留乎欲安于時無競乎物者歟樂則行之不強行以害吾之所不樂居其位則思所以稱其官否則一日不能安于其位則公又有道義以養其心然久自定而不移者歟且

爲吾力者嘗食其報公非其人歟不然何其壽考而彌康寧而又多賢子孫也吾知公久矣未能浮三江入雲間一坐公之門以觀偉人之衣冠而不能不戚戚於懷今其子應除來太學見其行欣而學爲將不能占公之有道乎日月無期行將見公矣自吾今年見其子以來又知公之居于家宴息而爲起居飯而能步聞朝廷有大政事眷眷焉有不忘堯舜其君之心與人言一於孝弟忠信之行退而繹周公仲尼之道作爲文辭莫不宏洋爽衍俾後來有可考法年日益高善日益聞吾將日轉書因應除訊公起居隆不忘吾同年之好而吾告焉將次第中其辭以爲公壽

送郡侯蕭君述職序

淛西諸郡其專城而介吳越之交當南北之衝實惟嘉興北距吳江其邑舊隸京師地相比而治不相屬由其相近也故於茲郡吏治之良民俗之媺可以朝夕聞焉不相屬也故即所聞必依乎公議而無或傅之以己私其言作作爲可信所由來者久矣余居吳江之南境上每聞人稱鄰郡之守之賢者必曰蕭君君前時以進士官刑曹蔚有聲望用成緒出典大郡固宜爲政之善如是不然惟是四境之外未嘗一日

俾其政令亦奚以善誣君爲哉久之則益籍籍將來
若不可勝紀余曰君之政不啻若人言蓋必有爲之
本者繼聞君之滁郡也以興學爲已任集郡邑諸生
若干人而身視其業焉其論析經義必先理慾疑似
之辯其櫽度時務必適古今通變之宜其考定文辭
必求義理歸宿之極於是諸生莫不翼乎其恭郁乎
其文充乎其有所得循是而往蓋不徒以科目而爲
之者其宏聲茂實要其術方極夫遠大吾猶不敢知
若夫以道義相刮劘以興起善類以風厲後學使人
知學術之爲用其力勤而其效遠者不知東南方數

百里之地如君者復幾人焉蓋有之矣而未之聞也
然則君之所以爲政者將不本於茲乎夫人君南面
而聽天下自公卿至于百執事所恃以辦吾之治者
豈不欲得人人皆賢者哉顧所以長養之者無其人
焉耳是故朝廷之用賢郡國之育材其義一也或者
懼長養之難而徒欲得人於簿書期會之間抑末矣
蕭君其眞知以人事君之義者哉以人事君大臣之
事也君信能用是道位高而不遑其志身脩而益勤
其施他日與天子二三左右舉天下之賢士靖共圖
治以收今日作人之功其能舍蕭君哉其能舍蕭君

哉于時君方有述職之行余因諸士子之請而獨以
得人申其說屬之於君者亦以人臣之職莫大於得
人與君無忘於其初而凡及君之門者於此亦庶幾
其能自信而求無愧於受君之知爾

壽陸翁六十序

治曆日以支除相盪底六十年爲一始以其數則達
泰公之歷年有六矣公自力之能任其家瞿瞿良士
鄉晦宴息逮于今而益康寧夫人之交厚矣及於井
壤之甘瘠也守令之更置也賢與否也年歲之有無
民俗之贏儉也公間采而語之而邑里之後生仰而

聽之莫昔其今邈乎其不同者所與交游咸長子孫
願庭木之可蔭者其少時嬉戲所樹也有賢子釋服
其勞有良田疇資其養而又遭值　明時臣庶視福
幾十年之間循吾安理優游不厭公可謂壽也已然
吾聞之人之壽以期爲期夫期百年也有其人焉大
山深谷含靈韞奇又豈無所謂有道者居於其間久
視綏息醇醇然不知紀年者有其人焉則慨公今之
年猶若孺子也吾於公皆爲吳江人嘗望見公之儀
度類有所養者安知其非斯人之徒歟不然何其豐
而不華通而且靜也吾以是知公之能壽矣公之子

桂游太學有文章於是京師士大夫多以詩歌爲公
壽蓋亦知公之爲有道者也爲之叙而致之

送貴上人住寺序

今之君子於爲浮圖之學者不怵然以詆之則藐然
外之又或容容然是之斯二者必居其一焉吾以爲
古今人若不相及也有唐昌黎韓愈氏號稱一代儒
宗及其與文暢言也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
軻爲之辭文暢學浮圖者也方且許復勸懇悉取已
之所學而畀之曾不靳惜後之儒者至不敢少變其
說學者傳誦之至于今而不衰顧文暢何如人而昌

黎乃鄭重如此使其可與言而與之言則言之誠是
也不然亦與其進也非外之也外之且不欲忍詆之
乎獨不知當是時復有舉此以語文暢者否也今貴
也爲浮圖之學擇居於嘉興郡城以西曰景德凡薦
紳先生之南之游北之燕者其以天子命而來爲郡
與邑者其鄉之致政而歸者與夫經生學士之游息
者此其人皆所謂讀誦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
軻之道者也而交謁燕聚日相尋于兹亦嘗有以昌
黎之言而詔貴者乎惟　今日聖人之道益以明而
學道者益以衆貴之所與者自兹益以廣則其所聞

又當多於文暢者貴於吾舅氏足多也雖嘗所言論
履安而不華用是衆衆之以指教於其言而其師之
師蕃者又知儒術雅從諸士大夫游以脩服其業爾
用領秩以教服其衆則貴固有所受之矣未幾吾將
過而問焉

南雍文會序

今國家養士自京師達于郡邑皆有學其在京師屬
之祭酒者古之太學也今南畿太學生徒蓋二千人
焉無小無大禮儀嫺如弦誦之聲雍雍洋洋學舍聯
延黟堊相鮮過者吹觀可謂盛也已吾慕見四方之

士久矣然而力不足振其幽隱而氣不足厲其奇邁
之志由是心存目作賓階之士大夫之跡大豈其無
人耶昔嘗南望荊楚北涉大河往來於齊魯燕趙之
墟揖讓晤語敢謂無人有人焉殆未能多得也集四
方之士而萃于國中所以今日爲太學諸君慶而不
能釋吾之私憾也而陳其等日相與吾學之道汎而
博不若專而有常宜聚同志者爲會於是乎爲之會
會有言言而無文文而不書則無以識兹會於久猶
無會也於是乎人人爲文辭而載之書酒食衎衎既
備且將相箴相規永以爲好吾取其文辭而誦之其

旨婉其氣昌麗幾乎風雅之義可觀也成子嘗考於身孚于人圖示于其子孫不收器也夫夫人之於越人其居甚不相近也忽然相遇於中衢立談之頃歸必以語其家之人他日或過其國門必思其人求其廬而願一見焉以紓平生是非有強之者也人之情則然也況諸君以歲月相居德業相長道義相成者乎今而聚于斯去此而聚于朋諸君其有不思此者乎其有不能從其言者乎諸門朋友信之或有異於是是諸君不信於朋友也亦吾之言不信於諸君也神之聽之有如簡書幸相與勉勉以惠不佞之言

景筠集序

浙之西故有顧翁文昺特好竹一傳而為訓則築景筠堂思之蓋不忍斥言之也再傳而及傳傳訓之季也去家而西謂不能恒執汎埽于茲堂而且與伯氏業太學也取今昔之文辭凡以堂作者為之景筠集所以成其文而慰其心者也予觀其集作者備矣夫訓之堂于越上者不惟其私而惟其先人是思致孝也或者聞而知之必念其人之豐容儀何如也不可以不告也則始之象贊既觀其人必問其世系邑里及其父兄師友平生性行言為之辭故列之以傳為之堂既已知之矣而其高廣之度歲月日之次何以識之則載之以記若夫衍其義而廣其志則陳之以賦君子無小大不惕若慮不可以久則脩之以銘感於物而形於聲因其聲而詠歌之夫然後有所興起則申之以詩聲變而成文可以樂矣則比之以操聲而至於樂其文成矣言而至此亦可以已矣則系之跋語焉跋者足也取止足之道也嗟夫人亦孰不有所好好竹小物也文昺以是貽其子而施及于其孫傳也以是承其父而無忘于其祖則其流澤之遠繼體之美具可知矣如有求顧氏世德者執此以觀可也

贈醫師歐陽信之序

業于醫者率以草木之物什七八金石昆蟲鳥獸之物什一二熏濯其辛毒加損其升七臭味以任其材水火以流其膏得其什之三四猶不害其為良工焉下此則儌利焉爾夫醫之於疾也考其應候審其方宜達其本末治之則生知其不可生不妄治也夫豈嘗試而為之者自後世儌利之心生而其業益非矣嘉興歐陽信之業于醫人迎之則往藥之則有功或餽之則不問其厚薄以為常於是士大夫識與不識

知其可與言也咸肯爲文辭以道其志故其家陳於壁積於几錙然而成帙爛然而有光皆是物也信之尚可謂非其業以徼利者耶今夫奮袂持梃戕人一膚若一指有司得以執法而議之而其人則猶生也若醫工偶不幸而不中其病之萬一則其人去生也蓋遠矣豈直一指膚之痛也哉然而與之殊科者其心則固有所不忍也噫一開闔可不懼哉然則信之所以不徼利於其業者其亦知有所懼也歟惟今之醫不患其不可致也患其無不可治嘗試而爲之而無懼也吾不識信之有士人某者數來言其人蓋嘗得之矣故吾欲附於諸士大夫之與於信之者又言信之爲廬陵歐陽公之裔果然也則其好文辭也有由然矣吾將不以醫術待信之也

送石君錫僉憲山西序

按察官之於一方也其政事之小者不可知其大者則用以察群吏之不能于廉者夫然後廉者益以勸而莫敢不廉而民之力于其土者日以粟米絲枲麻縷交易于市以養其父母妻子無庸私于官以瀆典刑夫其父母妻子皆有養也則唯恐此按察官之去我也不然則唯恐此按察官之不去我也意其可畏也哉石君今僉事山西僉事按察官也石君前時爲給事中能諫諍聲名籍籍弘治間號行也其爲民之所慕說而不畏乎民也必矣其不畏乎民其爲不廉者之所畏也必矣故唯石君能用吾言石君用吾言豈唯在山西雖之天下可也孰不爲斯民也哉唯可以告石君雖有官者皆聞之可也孰不可廉也夫天子建官自百職群有司以上至于三公九卿凡以爲民而已石君能用吾言豈惟今日爲賢按察官耶

送張汝賢判寧州序

吾同年之好義者莫如張君汝賢予始從三百人舉於禮部日月以來次第以秩食于四方而吾與汝賢官于南京而其年最長凡同年在此者慶則賀喪則弔來則逆出則餞病則問遺又爲之燕會爲之詩歌以洽其歡久而益不厭故吾同年得相親厚於茲者以有汝賢也故曰好義莫如張君也葉君釗遽送京師爲之聽其行歐陽君祿以使事卒于江西郵其妻帑而歸之皆汝賢也吾聞同年某卒某官于其郡某官於其邑皆以公事不給未服問其家其人果視此何如也今年汝賢自工部出官于寧州見於人終不肯詭辯其所以循循視箴命吏人檢簿書金穀器

木積聚界同官塗餽其屋室以與代居者告訓於所
常往來者二三家及期日中束帶乘馬于于出國都
門御者請前曰亟將安之及舟風不利復留三日據
几作書與其所厚展敘平生於是南都之士大夫咸
曰張君素長者今茲去復不以爲意其果賢也吾誠
不樂汝賢之去而獨爲寧州之人喜乃私謂之曰張
君於人厚必不薄於爾寧州人矣故旣爲之詩復爲
之序以紀其別且望其善於爲寧州也

送同年曾君赴河南僉事序

史稱元方難爲兄季方難爲弟至于今歷百千年人

傳誦之甚熟或曰難兄難弟或曰二難故人莫不知
潁川陳氏之有世德而多賢也同年曾君於吾吳中
人所稱有道曾御史者兄弟也侍御初以縣令最績
徵入臺中旣試職遂按治吾吳中四郡以不肯署奏
牘奪常州民田罷歸久之起爲山東兗州守而君則
自行人爲給事中以不能附權貴人出居淛省之幕
下已而自慈谿令遷貳蘇州二年會河南闕僉事兵
備潁州尚書以君應詔時侍御君已徙兗州輔副山
西按察使視學政矣夫君與其兄學也皆以文章取
高第仕也皆以資望爲言官又皆用其職獲譴不悔

䫨　天子明聖元惡誅死宇內廓清善類復用則皆
爲郡良牧且相望執法外臺何其道之相若也豈天
有以相之而啓其方來者乎何曾氏之多賢也豈其
世德有如史稱陳氏者乎然陳氏二子功業不大顯
著豈史氏失其傳乎抑其時之不可爲也君伯仲際
明時卓然爲名臣固將使天下士大夫稱近世兄弟
之賢莫如黃州之二曾者矣豈直如潁川也又安知
不有紀事者如漢史氏傳之後世以爲美談乎予從
君舉於禮部於君之之河南也獨咨嗟歎息以爲昔
侍御君之去也吳人思之不置及君之來也猶見侍

御也而得少紓焉而君今日復舍此去君之道則行
矣其如吳人之繇重其思何哉況加以同年之誼不
能不爲之戚戚焉者故舉二君之同道願皆其功業
出於昔人之上者以爲說聊以慰吳人之思且以自
慰也君爲政廉平無可選擇故不書

續齋詩序

古燕王君某爲吳江收傒出其伯父德明所遺續齋
稿詩辭凡若干篇且將刻之木以傳示弗忘也德明
徃者以武勲四品官稍用大司馬薦守通州督漕行
方拜緋衣白金之賜吾未始識德明之爲人其詩之

傳不傳不敢知吾固有取於德明者今夫離索里居
之人漸以古昔事業自見而又欷歔不肯躬垂上下
無所與推挽不能居然終老于木石之間於是悲愕
叫號與夫飄虛之風鳴秋之蟲百物之相習相應而
爲聲者觸于耳感于懷戚戚相倡和以混其音憤其
志益窮而其言益以工若孟郊賈島則其人也德明
世家子年未幾聲實竝流凡所爲莫不稱其官當時
大臣讓其材　天子嘉其能志紓而力從人將不謂
之不賢也復能及其治兵閒暇時紀歲月識山川境
物道叙故舊睽㫰之交又必搜寘抉隱不爲凡近語

與夫離索里居之人抑鬱未施者恢其力於一字一
句將無使後來者謂我爲不文嗚呼可謂難也已凡
今文武士各視其事以是不相謀而多不相能如德
明者益不可得又不獨取其詩辭而已也吾聞德明
少業于武學嫺于武藝以益舊官秩遂其而東山之
詩而有得者乎

送吳皐渝侯朝覲序

君子之愛人也無所不盡其心而人之愛君子也則
亦無所不用其情其心誠故其施博其惠均故其情
不謀而同君子體仁足以長人蓋言愛也漢史傳循
吏以爲皆儒者通於世務以經術潤飾吏事天子器
之其人往往至三公所居民富所去見思庶幾德讓
君子之遺風乎嘗讀其書作而言曰夫心乎而義問
彰政成而頌聲作古今人豈相遠哉乃今得以睹其
鉅美而諗吾黨矣吳皐渝侯治吳江之明年實當入
覲邑之民環五百里而居履侯之庭賦侯之訓與夫
老息於田畝足未嘗及縣門者莫不曰侯遽去我將
安之凡吾今日之勞者佚饑者食作者植皆我侯之
賜也而猶未厭也剔螟蝗之遺留瀕海之逋誅茲惟
侯焉是望其誰與社之而誰靖之耶其里居之諸大

夫與夫學宮之士則又莫不曰不可久稽吾侯於斯
也惟夫江南北之諸郡守之所治者一御史之所治
者四都御史之所治者十三其所恃以治者凡以邑
得人焉耳使皆其人也則已矣其或有不若吾邑者
其民之望之猶若等之望於吾侯也豈若使咸爲吾
侯之民哉然則羽儀於　朝廷需澤於寰宇吾惟懼
侯之不發也時予官南京乃悉聞而知之而歎曰甚
矣吾邑人之愛吾侯也侯其行乎哉夫由前之言則
惟留之宜由後之言則惟行之宜其言相違其道若
不相似其情實相成夫人之恒情毋欲於已也厚夫

惟其徒欲厚於已則不能不以溥及諸人吾民之於侯欲其厚乎我也大夫士之於侯則欲厚於人人者也冀其厚乎我者惟繼之者之難為也冀其厚於人人者欲其道之行也族之道信行上焉者何適而不於吾君下焉者何適而不於吾民顧能獨遺吾吳之民也哉不惟不能遺時借而勢從力宏而功茂安知侯之不以平日知其憔悴之所由來而益加之意乎此又予之所以致私於吾民而釋其惓惓者也於是諸大夫與學諭葉君以下咸道民之情作詩歌以送之予為序之

吳江稿序

文也者所以文其言也莫非言也夫惟積之也弘發之也時是則言之不可以已其言之精者也精則博而辯豐而能裁婉而成章不求其文而亦不能以不文繇是鷹鄉先生樂其負學上大夫成其師則又不能以不傳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吳阜喻侯治吳江之二年得所為文辭凡若干首夫蒞劇邑字疲民固宜日不暇給已乃今得其所為文辭而讀之則所以備驛戒鷹貞節平徭賦卹農𦵏親規箴度風諭與夫簡牘之文詠歌之適渢渢乎洸洸乎若一一採觚翰攄几閣戒絕人事得之於旬時者而未知侯之於凡言之不可以已者特時時適然於所遭而已矣而況評推之以政事切劘之以道義不煩繩削動如矩矱信乎所謂不得已於言者也言之不能不文者也雖欲不傳惡得而不傳昔太史公生於龍門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浮于沅湘以是昌其氣而奇其文夫三江震澤東南之鉅麗也吾侯始來擅其大觀含靈攄光沛然一洩之於文當復如司馬子長卓乎勒成一家之言必傳於後無疑也豈獨今日哉敢書諸簡端以俟

幽貞錄序

南野翁既殁之明年其仲子粲取今昔所得文章詩歌凡為翁而作者若干首粹為一編曰幽貞錄余受而讀之而竊悲其志焉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蓋孝子不得終養其父母至於無所用其情而不勝哀慕之辭夫無所用其情乃無所不用其情則夫是錄也者固粲於摧裂感怵之餘大懼遺善之或泯而惟永終是圖以為昭先德致孝思庶幾其萬一之冀也嗚呼人皆有父母緊我獨無余於粲也得無深悲乎抑亦有甚難者人之善也其傳也必其子若孫之賢

也其人善矣其子君孫且賢矣不幸而君子於我有靳辭辭焉而或不當其實是誣也吾其可誣哉孝子慈孫之所不得爲也是故茲三者往往相背而不能咸相濟以相成可謂難也已翁家世居吾池灣沈氏是惟浙西鉅宗代有令人至翁而舉益闢業益充爲吾益以力余愧初未識翁闊辱於槃游久見其論述之緒餘類非時俗之所謂文辭者蓋翁之欲然也則凡彼以文辭交於翁父子間者豈惟以得之者之難而亦以作之者之不敢易信其爲近世名士大夫有不言言則吾能徵之矣鄉之所謂三者之難於翁

舉無憾焉如是而曰翁之教不獨行於其家吾不獨著於其鄉必信於人傳於後無惑也槃之心其少慊也乎雖然使國人稱願而曰幸哉有子如此無亦翁之夙心乎有子如槃欲不爲國人之稱願亦不可得已故余於槃之編序其錄始以悲之終以慰之而且有以待之若夫翁之世系論叙行義備述歲月紀次則於傳於誌於表詳焉此可畧也

周恭肅公集卷第十一

周恭肅公集卷第十二

書　雜著

上翟閣老石門書

奉違台範于今七年落落靡蹤杳無是懼所以日懷遡緬迷脩問之階徃聞執事北膺推穀經略九邊既而晉復鼎鉉密勿　龍幾輔德並隆中外禔福念用自謬列縉紳及乎越在草莽日役一日安然食息者孰非執事之賜惟是捐棄以來以苟免獲戾爲幸乃今復承之奔走雖於微軀不敢自恤而戍滯無似實虞僨事有負鈞陶用是夙夜惴惴不能不仰望畫一

之教也下懷懇懇伏惟諒察引領門屏曷勝傾企專祈寢餗加護以副具瞻謹啓

上嚴閣老介谿書

拜違台範于今七年用始竊食留都恒懼荒落不敢通問邈夫蒙　恩放歸跧伏田野每竪跡慵嘗欲勉脩尺素少叙獲承侍右挹掔之私輒逡巡縮手太息而已然自聞執事光膺爰立之命　寵眷日隆密勿贊襄中外倚重則用雖與鄙民堀處寂寞之濵而不至有衣食之憂者夫豈不知其所自哉惟是區區謝病分甘棄捐乃今復辱鈞陶仰備奔走懷慚抱愧無

任趦趄勉於四月二十日至濟州交代節領媿如未能勇會以承條敎然謬恃一日之雅不能不有厚望於執事矣至於驅策不前猶望曲全使勿至顛蹶幸之幸也惟時嚮暑伏冀爲論道順神以慰群望謹啓

上嚴閣老介谿書

用八月十二日巡泉出濟南十七日徐副郎縉進人來致台翰兼　御筆珍刻暨南宮奏謝錄全編琅文拌繝瓓映川澤得以竊窺明良相與之盛愛加襟要時時捧繹奇誦其爲喜忭何可勝言用收少濟鈞聽今歲江南水災蘇松地方尤甚惟是長懷不時以致

如當督責公賦民不聊生伏惟明公光輔　聖仁昭晰民隱天日照臨靡不勤卹敢望仰體朝廷自來子惠元元之意深衰而速救之以下延民命上壽國脈不然則東南生靈將徙索之於溝壑之中矣其何忍言用敢開昔人以救災上書執政其言有日某拙於言語不能盡寫憂危之狀惟有終日泣之日西向拜默禱庶幾區區丹誠可以感動萬一斯言也於爲用今日言之也惟俯加矜察幸甚幸甚

上嚴閣老介谿書

竊念用迂謬寡陋公論淪棄向來誤承官乏已告攸司乃今復進列臺端益非所據雖大鈞播物無間瑕疵而薄德者躬實難堪不勝惕懼是用籲開仰冀都俞之暇特爲轉移仰容引避則不惟少紓無似力小任大之憂亦不至重傷台帡以人事君之義其爲感激曷既名言謹狀

與許家宰松皋書

辛丑之歲八月二十二日張通議允濟自北還辱所惠松皋集用敬受而讀之於九感賦則廢書而歎以爲九子者不遇於當時自世之下幸而有大君子之知我則將不悼不幸於自世之上矣雖古人不以人

知與人不知爲心沒世而名不稱君子所以考實而示勸者也松皋翁猶惜于於照代則以人事　君乃所優爲矣獨念用落落無似往昔猥蒙扶植叨冒名位已踰涯分不爲不遇幸而歸休休祭進惟丕素懷慙抱愧已云晚矣乃蒙執事惓惓汲引如此豈不知用不肖不足以辱執事知人之明耶將來說　恩僨事所以負執事者實非細故則於執事之賦九感用其如之何哉銜　命以來夙夜憂惕惟務其不及不浙寧調不至徒爲執事者之羞者此用於四月二十日至濟州交承矣河道事宜按圖稽籍尚昧端

緒未敢奉復伏冀台照不備

與甘司空几山書

惟時隆寒審動履綏吉殊慰馳企用伸攜謭陋不能
自容然猶依依於此者特有執事也大木南來雙砦
擬以凡役見委猶未悉大寬域之交闗亦有專攝之
異微執事之維持其如力小而任重何然於開聯蕭
水備價款夫凡可役力者亦不敢不矜放也河南李
景高曰西來支流作歲十月終水涸便擬挑埽今年
十一月自本日至徐州尚有水八尺外未知向後如
何耳知厚垂念慨敢布仕致向來感佩之私均冀

照察不宣

與甘司空几山書

經夏審動履膺吉殊慰傾馳無似向來抽疏亦嘗自
晨非不知其迂且謬也實見黃河汎濫徙決無時宋
之不若濟之之有功亦予施移流無極月迫之不若
寬之之為利由今之道由彼於下流之稍微抑於不
耕之地謂之不宜不道可不可也開犂荒田雖人言
每每然上下相與文移往其惟是思念以為此事既
由當路建白肯出其才力猶可因人成事不於水患有
小損則於生民有小益只仕　廟堂相與將命循此

舊貫加以推行雖其效有淺深遠近斷不至於敗謀
病民也不意遂承執事於疇若倥偬之餘特為敷奏
至云推其相因之故指其相成之益斯言也區區肝
鬲之微誤辱照察無遺矣體　國之勤乃如此人言
古今人不相及顧可盡信哉太息感服其何能喻今
年軍漕頻仁庇已過濟上又聞東南亢旱地方何曾
千里日復一日將來誠可寒心知執事軫念輒敢道
及秋暑漸平尚冀為　肴注加愛不宣

與樊雙厓書

恭審榮木荊襄川流山積仰答　廟謨遠紹祖武乃

眷告厥成功茂承　簡在入司台鼎匪朝伊夕矣敢
繳脩奉候之儀瀕祈鑒內用祿祿無似而猶復承官
之寶懷德薄力少之憂惟高明有以垂教俾少寡過
戾則所以屢辱加規者亦或可以少損報額也西望
不勝懸悃佇丐炤亮

與王少宰兩洲書

昔叔向不見祁奚至今以為盛德事彼非不知有德
我者特不見之耳川昔年解任于野自知膚拙無所
似則終焉而已執事猥加援汲川亦悠悠無由質其
所從來積十有五年而後知兩洲之德我也如此但

令無白下之聚首則亦將終焉而已然則執事今之祁奚也人言古今人不相及豈其然哉乃今用老矣益無能爲矣擯棄其分也依循承乏意者執事其猶不忘無似乎趦趄懷疑無以自解實懼債事以負執事疇昔之惓惓則奈何用以四月二十日抵濟州猪省傳書茫然無所措手閒輒撰几勁狀承起居誤及平日亦情之不能已者併與照察

與毛司馬東塘書

前歲節鉞道三江原亦從枉顧至再無任感藉別後審 眷注日隆位當鼎軸董正六師中外倚重用方屏伏田野每慶君子遭際澤流寰宇沾被實多何幸何幸復念用迂拙無似分當棄捐乃今銜 命治河復當諸公經略之後雖幸坐享其成其如難乎其繼何柳子曰中癘瘵顏之駒抗首出臆氾迣其無耳用之謂也執事能不爲用惻然哉教之誨之毋至顛蹶則用所以懇懇云云者人將不謂之不知人矣不謂之不知人有君子長者矣執事其圖之

與王貞侍石岡書

用碌碌無狀退守林壑實爲安分謬承治水之之何以弘濟 明命下臨進退維谷既而聞諸士夫言是

役也殊不易易但當求石岡已行之迹雖庸人可以免咎既而得執事疏稿讀之三四過自惟固庸人也或者亦可以免咎乎雖然執事既處前日之變他日所以通其變者當不在紙上人之言口中古以來無大禹存心原自有黃河此則用之所以望於執事者也嗣是少得端緒當專祈盡一之教幸不吝幸不吝忽忽勒狀鉄叙溯平昔諒之

與郭刑侍戊齋書

四月於彭城辱誨言無斁嗣是所領手教益仍疇昔所從經畝里承枉顧爽舍亟以忿䞈具得兒輩報書徒深慚感用自是月二十日蒞事以來河支泉源東西並集又五六月之間每十日或半月一雨中流滿溢漕船與大木後先相望而北此月望日前可具奏矣凡此皆前日執事之所留也其何敢忘其何敢忘惟是區區衰晚承乏于茲日夕惴惴若令來歸躬豫漸田則於漕事亦不無粒米之助諸公於此戊何有哉劉東溪時時徵恙不得數往來河下人事因循亦屢損之非得已也承差陳與鳳自北還得接邸家書又有諸士夫復晉秩附記室遂懷種種愧不能悉秋暑尚與爲簡愉保重

也少退仰而見亦大之書可泉書也又入仰而見慍
動之書可泉書也噫嘻可泉殆未知鄙人之不可也
雖然前後提撕不舍晝夜則凡向來得以少逭咎戾
者謂非可泉之賜可不可也西望天水惟有馳神泗
水李丞來翰墨爛然備侍奉視福燕懌何如卽日人
至宛洛所輒勤短狀道此時昔且以奉謝明教三吳
去年苦水今年苦旱漕事在江淮河濟之間均之難
爲也則夫啬牧民於蘇於杭持憲於山之東河之南
者必思有以惠我不敏矣自餘物望方殷顓祈保攝
不宣

與馮御史書

自庚子之歲奉違風采明年正月用當秩滿去南都
以病日留滯江鄉既而蒙　恩放歸田里荏苒三年
竟缺致問弃叙感湖之私疎懶之咎其將誰諉緬惟
侍奉康勝神明相之孝友敦睦貫除洽此有道者
不求而得無言而予者也比審使旆北指川以行役
之期少後不得相遇無任傾系謹因人便附承動止
未相見間惟爲儒宗自愛

與喻御史書

別後再辱手翰情殷勤懇倦玩再四如覿風采而[illegible]

讚論殊[illegible]當諸未易言喻用歸臥林壑二三年矣事
不以爲不肖凡平日積意期繁諭言假借已不啻再三
厚矣乃每每於當路諸公猥加延譽則用今日承乏
官之者非吳皐其孰與之惟是自揣迂踈不足以爲
委屬他日不免僨事則執事與有其責所以令日之
事用不惟爲一己懼而亦且爲執事懼也夫以執事
之高明而肯爲用少釋其懼則凡所以誨益者將不
但已而用受惠無涯矣惟執事圖之吳江民間宿逋
似聞微輸將半一時財力殫絀蓋致期之過也知執
事肯念舊治輒敢及之餘不宣

與周大巡岐麓書

自濟上舟次獲聞東南今歲水災後此不得奏報殊
懷憂疑豈因有妨漕貨遂至此大誤耶每讀執事因
災陳言剴切之疏可爲傾瀝是以憑藉冒昧一言蘇
文忠嘗言吾爲數十萬人性命豈卹小悔吝哉惟執
事垂念東南生民終爲援救則猶不至盡委之於溝
壑之中也儘迫不盡所欲言諒察幸幸

與戴宗道梁岡書

敬齋軒蓋六府遂下川中陸躬親其事治水若是其
亟前此蓋未之聞也民生國計可以相慶矣比讀當

論渠數千里之利病緩急歷歷如指諸掌是豈嘗試而爲之者惟是黃河西來所謂爲蔡然引之而使之東也則易折之而使之南也則難頎不爲其易而毋圖其難者蓋懼其自孫家渡以下沛然而東或者可以爲漕渠病是故作障於昭陽之西意其在此愛莫助之惟亮之教之經畫之暇望見惠一圖但得幅紙可置案上者爲佳瑣瑣惶恐

與孫布政書

自春季及今再辱翰教並以腆儀禮遇勤縟良以爲感用來濟州丞承向來王石岡諸公相與整頓河道

之惠目前官師一水通流農田二麥全獲若將來雨澤不關公私攸仰此於迂拙或者可以少逭其咎惟是大河源委長久經理汲然不知措手若人衆可以勝天亦惟執事諄切是賴蓋區區昔年於兗州備書之書謁荊南科條之編學其有淑艾之道揭中州之旬宣又有交承之分焉刻夙有鄉邦之誼焉凡此數端知不斷論言無疑也惟高明閱之

與朱邑宰兩川書

春違忽經時閱歲不緣來擾疏懶敬惟自入　覲言旋邑政一新凡上民從南方來者歷歷道愷悌之政

不容口奚啻託居十鄉之人則然也第復有可念者正恐不得久借耳奈何朝試衙吳上舍過濟屢辱翰貺感愧感愧錦瓷路約是月下旬離陝西此間歲中尚有河防事當料理須俟交代也如承要念輒敢附報寔舍獲仁庇厚矣凡一切傒役或假託者均望以法繩之此又情瞻昔道誼之愛特致惓惓于萬諒察區區謝私尚容嗣布不宣

與顧末齋閣老論田糧書

敬惟執事榮膺炎立之命中外訢訢用不獨爲私慶也吾鄉吳文定王文恪二公先後崛起爲世偉人生

於二公後者尚論行事二公之自期殆不止此則夫古人之德浮於位迹蹤其心豈不以遭時得君之難哉執事久繫物望當此大任畜極施光實維其時慨然以繼范文正事業爲己任以過文定文恪二公之永懷使後之人稱吾鄉得人之盛是則川之厚望者也今年江南秋田孔潦米價日下蓋民間苦銀貴不免糶穀以賤糶非樂成傷農之謂也名雖納糧從原額准收如吳江一縣十失八七但得人本行將來民其受患然在吳人實知所自矣此皆執事所不厭聞者故不憚陳縷冀以無似每辱扶持復爾叨忝

惶愧不可言幸有以教之臨楮無任悚惶惟加察不
備
撫院常年各州縣會計將正米耗米一袞作平米於
內平鋪三項一金花一白銀一本色米此是驗派歸
一法則若將金花白銀止俱派正米又除正米本色
却將耗米離為一項則平米立名無所施行又於一
石之外另項加派與驗派以平米派平米原法竟不
相涉此是書手欲於實徵為伸縮規避蓋金花原起
於正米彼以正米派金花似有所因若白銀原起於
耗米而竟與耗米無與實難解說彼又有一說謂以

正米派白銀以平米耗白銀俱各准二石幾斗米數
既同何分彼此不知每年實徵冊專為徵粮造中間
詭寄田畝與少收多推粮米并虛粮圍湖等弊時
有之至於槩縣田粮數目粮長扇書自有相傳各戶
細數不得短少括其細數與會計數目多少不同總
書扇書人役遊其數於各民戶田粮細數之間約其
數於會計起存總數之內其出常盈其入常縮若將
耗米袞入正米作平米一路均派萬一官府覺察迴
流而溯將實徵見在實數稽考以州縣總領都總都
總領圖總圖總領里總里總領戶總節節相承不許

從中橫決則於正米之外多派耗米之弊略露踪跡
或致追究所以預先掩護不作一路均派假令即以
正米帶耗米亦當云每正米一石帶耗米若干乃復
不然正不可曉若仍行一袞驗派之法所立四項管
總一原額二坐派三會計四驗派以原額見州縣田
粮以坐派見戶部正數以會計見田上加耗以驗派
見各戶該辦若欲因略致詳中間便可相續亦是為
革弊張本又黃冊實徵會計青由四項相須皆於官
民有益黃冊是十年數實徵是一年數會計是官府
數青由是民戶數四者若相貫通以黃冊定役則力

均以實徵徵粮則數足會計同實徵則省加耗青由
同會計則絕加派官民皆有利益今四者往往相離
弊端百出救弊者若欲加詳彼則益之以支離若欲
趨簡彼則闇之以疎漏至如正耗同作平米驗派又
特其細者彼且虞官府之或察之也於實徵則合正
耗為一於驗派則離正耗為二而遂開其途如此餘
可知矣惟高明裁之

與鄭通判某論均粮書

下諭吳中田粮事敬服悉於民隱加吳江虛粮病民
尤甚豈容不整理始謂莫如復圩田原額則虛粮自

除中間寬狹民間亦自有持衡之法宜次第舉行今
均粮極是良法但均後適見粮重此非均粮之過亦
寺因均粮而知弊端猶惜未能從上面尋究耳如吳
江平時官民田地相兼之家每年每畝正耗本折須
四斗更重者五斗完官此外人戶固有出辦輕於此
者今均每畝米二斗銀九分若以戶部准米則例則
是每畝六斗以常年則例則是五斗即以九分比照
准米亦是四斗七升所以因均粮始知粮重今當因
其重更求弊端似不必以每銀五分准米一斗縮作
每畝三斗七升姑示其輕也況與戶部准銀則例不

同則粮當溢原額矣其弊端多在立法派徵之間蓋
田粮各有正數亦各有盈數會計之時以粮盈數立
法加田正數派徵徵收之時以田盈數納粮從粮正
數支銷惟餘田不得入會計其利上不在官下不在
民皆從作弊者操從出沒難以究詰今排長抄出民
間各圩辦粮田數多於實徵可驗也官府既享均平
之美名當為吾民祛蒙蔽之宿弊不然則是去虛粮
之餼羊虧均粮之一贊將來益無從發端究竟不然
則得自部而撫院而府而縣而都而圖而圩而戶田
粮帳目彼此經緯相通一本使上下通知踈重無妨

也顧役一事人多稱便或云不利役頭官府亦惟擇
利勝於害者則為之耳又嘗見它處雇役差役弊則
更之如循環大抵專在得人也六書精蘊嘗從聞石
塘錄得一冊竊承復古嘉惠之意又惟若於象形會
意之外一一比之精義亦若推之太深矣所嘗後渠
者為先置行李中不獲見涇野書亦附後渠轉致矣
向來因田粮欲備細訪求作冊子領教故因循不得
就亦恐多懮見終久無益適增慚悚瞻對未期特冀
為嗣胤加愛

與太守聶文蔚事目

近今民間所苦莫有甚於民壯蓋因軍伍消耗藉以
為力然有事選集事寧遣散及三時務農一時操練
立法初意亦未大戾不意歲月輾轉其弊日滋且本
役編僉出於輸稅衰軍之外民已不堪不問遐方服
裏且為無謂自後乃悉為市井游惰之人包攬承當
索辦工食又此輩親近以下官司談淵營求各項差
遣漁獵小民而職掌巡捕等官視為私人或聞減省
甚至失色百姓疲困不可勝言今來惟有郡縣從中
權處却可少寬一分特望一力主張將見在民壯分
為兩班附近服裏去處分為三班或四班更送務農

揀練此則權宜在我法制無妨上避　詔書下紓民
力實爲大幸
一粮長一役在先各縣取保殷實之家一家承充一
名近來因人戸消乏逐旋增加或三四家或五六家
以上朋充一名一年一换但槩縣都分殷實之家有
有無多寡之不同於中殷實又有幾等或可充幾年
或可充二三年或止可充一年又有槩都消乏無人
承充者今僉編之時除官吏里老人等受財作弊顛
倒紊亂者不足與論外即有公正官員不免受成於
里老拘泥於都圖事有期會勢難均適貧戸相朋當

因不足以貧朋富又似贅餘承役之後該縣管粮等
官排比名數要求常例各役則分裂闘分括索應副
派差多取空役銀兩巡風另有飛越供給以至收頭
解戸等項積出賠辦不可悉舉其無人都分官司苟
取無籍之人充數花費錢粮不通結算瘠乖變賣害
及槩縣以致見役有賊晉夂溺之憂細民有十年九
收之患或者又謂若取槩縣殷實通融保充前役似
亦不必朋當但恐爲一縣官不得其人益重汎濫之
弊特望就役體恤量爲簡省行下所爲其在官之日
如其在海塩省令粮長止是收粮出粮前來幹辦餘
日通不稽留其充收頭逐日於公庭收受遇夜於官
庫寄頓或令各收本都轉集交割不必專責偏任晚
財知今年無秤頭積出不至虐取賠其撥解戸則
於後開均徭解戸數内區處僉併或令並戸津貼使
凡充役之家止用其力不費其財或少費其財不至
破産則雖未得編審適均之法而於見在逐年朋充
之中亦可勉強支持不至重困
一里長輪年應役於催辦勾攝之外又有買辦支應
向來爲因繁難例納丁田銀兩當官支銷别無别項
出辦今既納丁田銀兩又拘在官支應既拘在官支

應又出辦一項小丁田銀兩吏書又每年抽圖資放
重派各里情弊不一况當年里甲次年均徭又次年
民壯年歲相仍生意頻蹙特望簡省禁革以蘇小民
一吳中民間税粮原額頗重其間重額官田多係貧
下之家全賴每年折銀略得輕省近年人將前銀隨
粮派辦貧民受害況逐戸隨粮派銀其數煩碎及於
塵微書手掠其積餘細民眯於折算仍難祛弊其水
旱災傷分數向來分撥全折弊實多端近年隨田均
派中間不無少有偏𢿨大約小民如得沾恩兩稱利
益舊年秋水爲災民間春夏耕種繼以十分竭盡筋

力付之巨浸不勝狼狽傳聞徵糧七分民間苦無出
所特望力為區畫使不至轉乎溝壑萬一有所徵須
亦望推廣前意與之就利避害拯焚拯溺此其時也
無任懇懇

一遞年均徭解戶各縣僉編該府聽候承解大槩本
年未得盡差又該次年接續僉編刊刻將餘剩解戶
聽令納銀免解其各該解戶前此各自貲緣那借希
圖納銀其納銀之時大率科頭雜使分外加重但恐
承解累賠無不樂從此以各戶論之則甲乙不相謀
以一身喻之則唇齒實相及或欲以解戶另作編年
必待差遣盡絕接續審編但恐萬一縣官不得其人
於遞年槩縣均徭祇見寬餘徒啓泛濫之弊特望於
解戶內每年量取代作糧長解戶或量議津貼不必
但收餘剩銀兩則糧長所得目前適均各戶亦免泥
沙狼籍

一境內詰捕盜賊有各該巡捕官有各巡檢司及各
應捕人役但此輩於地方未見有益非徒無益巡捕
官出賣捕盜批文縱容無籍下鄉稱為海捕所至地
方嚇詐搶奪肆無忌憚僧道寺觀尤被荼毒及又交
通賊黨嚙徒上下打點縱惡殃民亦有躬為盜賊影

射出沒不可蹤跡者其巡檢司官吏弓兵則各人分
日盤詰幾為要索但是得錢到手明知贓貨並不詰
問利其往復以要厚賂習以成風恬不為怪似此為
弊民怨可知特望軫念地方嚴行禁革以恵良善

同齋銘并序

同川陳君明府卽同以名其齋其文邇其義遠矣
人唯有所不同也而後有所同同齋者同於古之
人而於今之人有所不同乃其所以為同者也記
曰離師輔而不反言同之有恒也為作同齋箴
自我五禮悄古之制凡此哲人勿參勿貳于野以享
斷金斯利吾與人同自虛一致理達言遜孰識其是
支離若廢乃墜于地有斐君子將恐將懼爰徵其文
復起其義裁疑之暌祓白之貞終獲笑言始承怒詈
爾不我同我匪爾異報則務施道以衡器何以有之
勿渝其志何以久之載錫爾類用恤我躬匆曰來爾
朋友司爭敢告執事

友山對

貝江俞子居閒而默曰吾何友其友山乎他日有夢
而告之者曰予故山人也竊聞子將與山為之友然
觀子之謙容而不競言類而好義志立而有閒則既

得其友矣而何有於山也予不敏願陳子之志而與聞焉俞子曰然久矣予之欲與山友也夫以賄友者匱則絶以勢友者微則㦤忽然而趨㸌然而去其人也哉予嘗南望衡嶽北瞻泰華匪今斯今無谷無壑憧憧往來何有於我哉山人曰何是哉夫山宜丘氣表九州昭姓考瑞以升成功嘉犧鼎彝以秩祀出器車與風雨奚可以與我久俞子曰何言之侈也且吾之與山友也非以其能鉅麗若是也汙之而爲澤隆之而爲京其上有木可以漸矣其下有霤可以養矣友也者友其德也茲吾之所以友者也山人曰有

是哉我以其年子以其賢我以其力子以其德吾幾失子傳有之曰今夫山一卷石之多信斯言也山吾知其石而已矣何敢與子友也俞子曰又何言之卑也雖然則子不以玉名乎玉之栽也爲邸爲射爲剡於文也爲瑑爲蒲爲穀咸於石焉是賴臣之不可舍石也如此子不舍夫石石其能舍子乎則夫孰知石之不爲臣臣之不爲我石之不爲山山之不爲人也山人曰然則君子之居是邑也爲方百里有臣夏之所貢職之職方其於山也未聞有望於茲邑者也子爲槪乎石而以不失於命名俞子曰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何也山人曰善哉子之友也侈吾之言而子不諂卑吾之言而子不瀆向也聞子之言今也知子之心矣子固予友也乃歌曰莫高匪山有紀有堂彼其之子如圭如璋予兮予兮可與友兮俞子怳然而寤謂人曰茲山之靈有以告我矣吾友山矣矍然仰止若將終身焉

可竹說

盛氏翁以系族居于澤國之野不與他姓並稱其躬脩而臞其趾豐而峙蒼眉須潔容飾跡理而膚澤終歲蕭爽不爲靡倚迎之者席於地不敢易其恒嚮多

子孫咸長而秀井邑之人無問賢愚望之而知其爲翁性復不喜北游或強致之翁輒變色而作終不能得率謂江之南有嘉節君子翁不亦類竹也乎或曰竹類翁也又曰豈惟類哉卽翁可以爲竹矣於是翁亦翹翹然不知己之非竹也乃自號曰可竹翁昔詩人以淇澳與歌衛武辭曰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夫必於我有所可然後人於我有所不可無所不可者將無所可已況欲令物之與我乎翁之志可知已吾聞有帝竹者其體可用以爲井南海之陸有竹焉其丈餘皆中矩其間戾乎而不可執茲二者皆非吳臧

之產也翁以爲可乎如不然則可於細不可於大可於園不可於方矣翁蓋撫所擇於此也翁有陰德其子有茂學君子之所不可舍也乃擢二三策而書之翁殆將爲竹之所可矣翁名字某渊之秀水人

守耕說

夏殷周什一而稅重民力也是故野有世農亭阡陌開而先王之政不行漢興詔勸農及賜力田者帛歷幾其近古然終不能一復其舊以至于今吳江實惟東南賦邑而其地最下加以水績之不脩客土之日滋數歲之苦於水也率十之二三往者弘治辛亥壬子水甲寅又水乃正德己巳水庚午大水民始有去其業於農者厥有龔雨雲之言曰吾家故業農凡吾宇而居縷而衣以貨公廩以奉先祀家之百度咸仰出於茲土自吾之著於是也幾世矣食其力也厚矣以歲之不成而遂逩之是農之施於吾者博而報之以不恒也是既食而倍其力也無乃不可乎逮于食新農其不矣我乎余聞而善之斯其爲野有世農矣傳有之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然而脩於家而擯於天子之庭皆是也難乎有恒矣力且不倍說報倍德乎吾因其言有所感矣古者取士於田野至于

今不廢其法或有所舉焉不在某之身當在其子孫矣爲之作守耕說

張封君像贊

覩夫頎然而長黝然而蒼服成而緋紳垂而黃系邈鄧林之野潤把崑山之岡放惟沙溪之二之爲良六若甲科釋褐一州趣裝勸農解渤海之佩猶課士砂荆州之天荒弁子泣峴山之石呂氏懷藍田之鄉何惑乎祁州之人至于今而不忘若夫蕭然世家南宮文章盛年乞歸德則不爽者皆紛紛奔兢而彌康世諸父之學積之於淳授令子之業發之也昌繼於後者既盛而傳作於前者益光而彰哉考爾祥其流則光非託諸斯人之言之無玷其何以惟肖乎天方耶

龍山王先生像贊

學服一世忠開三朝王系其綸國本維繫秩三禮宗建六官表與泉有洌緇衣則好吾見其人天下大老

馬推官像贊

襄山有桑我蠶之而孰則享其利西陽有冠我兵之而孰則服其義不試其藝戚施爾仕概無徵於斯文諒有開於再世若人也其孟子所謂一鄉之善士司馬氏所傳四國之脩史歟

潛脩贊

濯纓三江託身一壑蕤則爾桑吹則爾田遯迹委而義方勉旃諒有孚於素復殆無愧於華顛其庶幾稱潛脩之其然乎

星像贊

觀乎天文爾惟列星觀乎人文爾惟六經所以元氣爲風爲霆顯於事業如丹如青於獻亦惟爾之威與靈

題畫卷

前時人畫間不爲款識謂後來亦必有知我者苟不知畫雖不有知我亦可也其大觀遠思多於屏壁數經黏埽日以湮滅而僅僅如此者宜在几格間所以至今存也或者遂謂古人例不作大障殆非也人皆知張旭善草書今日所見必非其以頭濡墨時筆也書畫一物爾顧吏部知之矣

雜畫一卷

此爲冊凡二十五不著其氏所作近時說畫者必曰古既古矣必求款識致不必爾也夫昔之人豈專恃此得稱於後世哉蓋實至而名與焉或者乃得殘縑剩墨於塵埃之間不問好惡輒出示人以爲[illegible]也

則又安知夫來者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也幸禮賢鑒家則不必古亦不必今亦不必有款識與無有矣予慮觀者或有所不滿也故書

倪雲林畫贊并序

同里陳氏嘗得雲林倪氏爲陶隱居其後亡焉其孫理求之三十年而不得乃得倪氏它所畫者歟曰夫人昔所爲吾祖圖者也其畫若是其畫若是執此以待焉知其終不可得也嗣業永世可謂克孝矣贊曰

雲林倪子維畫之史昔者有作于吾同里人之云亡或索於肆于以求之越三十祀物顯於終或瑜於始若彼鹹牟可以存禮嗟嗟爾祖陟降庭止匪圖之求唯德之似孝思無疆詒于孫子

題錢舜舉嬰兒圖

扁鵲於周爲老人醫於秦爲小兒醫當是時猶以去古未遠老老慈幼其道尚存後世世意漸以微矣凡今之人孰瞻耳目痛癢如扁鵲其於畫也如錢氏灑作婦女嬰兒者不少嗚呼可以觀世矣豨陽其視諸簡中若有圖內則之經所云者願亟以示我毋庸使我徒見執藝者之不如古之人也

跋吳江圖

長洲沈啓南以詩畫名東南但此老畫筆筆用焦墨人易於摹搨一時爲作甚多然得具眼者蹊徑了然自別不難也嘗聞其所爲過吳江圖而未之見鶴部徐君間以示余豈即此物耶吾邑多水田彌無高丘大木圖乃有之蓋以識松陵也即此已不可與尋求形似者語矣

釋羽蟲言

動必以正動必以正朗爲同聲有此相應萬物一原天地之性取善無常宜寀厥聽

周恭肅公集卷第十二

周恭肅公集卷第十三

祭文　碑銘　墓表

誥贈祭告祖父母文

維年月日孝孫吏部左侍郎用謹以清酌時羞祭告于　先祖考府君先祖妣韓氏令　天子以大祀禮成覃恩宇內凡有位于朝者咸有錫命用以階資奉家推　恩上及再世　先祖考府君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先祖妣韓氏贈淑人用惟音容永隔垂幾千年茂承敷佑祗被光榮先德攸存彌深感慕恭繕誥詞并備儀物以告

誥贈祭告父母文

維年月日孝子吏部左侍郎用謹以清酌時羞祭告于　先考贈徵仕郎禮科給事中府君　先妣封太孺人許氏令　天子以大祀禮成覃恩宇內凡列位于朝者咸得以推榮其親用時階列九卿視師南贛敬奉　明詔　先考加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先妣贈淑人用惟怙恃[illegible][illegible]養永違再蒙錫命哀與榮俱攀慕至情昊天罔極恭繕誥詞并備儀物以告

誥贈祭告亡室文

維年月日吏部左侍郎周用祭告于亡室勅封孺人施氏令 天子以大祀禮成覃恩宇内獲贈孺人爲淑人覩兹盛典寵數異動初封勝及階承尚期歆服念同與素悲悼不勝恭繕制詞并冠服儀物以告

啓殯祭亡室施孺人文

維年月日具官周用祭告于先室孺人施氏曰嗚呼孺人先姑而没不得執其喪從夫於官所不得面訣生子且長矣不得見其娶婦没於遠方不得即歸其喪殯於先墓不得克期而葬嗚呼天命之短長人事之不齊孰爲之而孰致之嗚呼哀哉將以是月壬午奉柩以葬兹當啓殯特申祭告

告家廟文

維年月日孝玄孫資善大夫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用謹以羊豕庶羞之奠昭告于 始祖考俊德處士府君始祖妣張氏安人 高祖考希賢處士府君高祖妣馬氏安人 曾祖考耕隱處士府君曾祖妣陳氏安人 祖考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怡蓮府君祖妣贈淑人韓氏 顯考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南園府君顯妣贈淑人許氏曰用承世德猥以如今官伏念入仕以來踰三十年祠享未備敢辭其咎乃以 皇明之制得建家廟妥於正寢之東創建如制卜兹吉日奉安 列祖考神主伏祈嘉妥永綏後人先室周孺人贈淑人與亡女神主仍從祔位謹用祭告伏惟照鑒

加贈祭告祖父母文

維年月日孝孫南京刑部尚書用 謹以牲醴之儀昭告于 顯祖考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怡蓮府君顯祖妣韓氏淑人 顯考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南園府君顯妣許氏淑人曰用惟先德勤劬兹有繼緒俾用黽勉不敢忘竊禄于朝至于今日乃於嘉靖丙申伏蒙 聖恩獲贈 顯祖考通議大夫爲資政大夫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顯祖妣韓氏爲夫人 顯考通議大夫爲資政大夫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顯妣許氏爲夫人 用祗奉 帝命于兹有年爰圖躬詣乃因報績之期謹備儀物改題于廟燎黄于墓以伸孝思追慕音容不勝感愴伏惟恩靈昭鑒誠惻啓佑後之人凡俾昌衍以延慶源謹告

加贈祭告亡室施孺人文

維年月日南京刑部尚書周用祭告于先室施氏孺

人曰昔者嘉靖丙申時以報政　貤封三世獲贈孺
人爲夫人祇奉　帝制于兹六年得以躬視玫號備
物焚黄于墓追惟存亡今昔豈勝悲歎靈其不昧尚
嘉服　恩命以延裕于爾子孫敬告

祭同年王惟本文

維年月日具官周用謹以清酌時羞之奠致祭于戶
部郎中惟本王君之靈曰君能擇師友爲文章取科
第矣而其仕也居前不能令人推居後不能令人軌
是謂獨拙者邪君既歷郎署右班資事究觜矣而其
沒也身無以爲之殮家無以爲之喪是謂能貧者邪

君年未及期與耄而勇筋力而寡藥石舌彊而莫可
與有言足戾而莫可與有行是謂善病者耶嗚呼彼
一時此一時古之人今之人孰爲拙孰不爲拙而孰
病孰不病又孰富而孰貧君於是三者其無愧矣余
與君與進士越二十年于其身余同年東西南北邪
感辰界説君之心我猶未深一觴數語聊慰游魂尚
饗

祭原博查公文

維十月日具官周用謹以清酌時羞之奠致祭于故
福建布政司左布政原博查君之靈曰嗚呼原博歷
官中外餘二紀而行年不及乎六十政澤旁流于海
隅而禍變不虞于都市在昔指顧邪弭省卒之亂而
今兹不免一朝之難資望何啻京兆與中丞而恩數
曾不得身服其蔭嗚呼命耶嗚呼命耶始聞凶訃
撫膺一慟矧予同年夙敦情好顧縻戎寄莫祇受助
寓奠系辭以寫我衷尚饗

祭亡友錢廷佐文

維年月日具官周用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
友錢君之靈曰君起家諸生作爲文章雲淪霞張爛
其有光時與伯氏乃相頡頏甲子之秋并舉于鄉不

登其文君曰不祥南宮是試我心則忡唯君而人我
寧二三踽雪觸冰十年于兹藏器於身胡不待時維
君之文瓦缶相雄不以爲雕則以爲工工則游離雕
匪雕蟲世有子雲於古已然吾愛吾儞亦何憾焉追
惟平生舟游途歌契闊自今邈焉山河吾有後命墓
以我銘銘匪以辭亦祇以情遐將薄奠兆之告誠尚
饗

祭土地神文

維年月日南京刑部侍郎周用謹以羊一豕一庶羞
清酌之奠告于后第土地之神曰惟　國之初百司

咸有宅土于茲百六十年日就摧圮惟茲公宇乃資
余同官蹟以請揭徙而北背山面陽式位爽塏爰有
廝金資其凡材完舊益新翼然改觀介謀承官工值
此偕作匪惟棄汕沕遠微旭寔稱禮官倘息臺輿夙
夜攸塈人我具恆時賜戩和衍行成緒爾惟是役經
始徹工余一無能爲佈以韋處實惟其初則神之賜
其何敢忽忘謹申虔告以稱昭貺以永綏後人之慶
尚饗

祭費母太夫人文

維年月日浙江按察司副使周用謹以清酌庶羞之
奠致祭于費母太夫人之靈曰嗚呼夫人之相其夫

也則利澤在一方而百姓祠之相其夫而教其子也
則文章在六經而弟子師之教其子以及其孫子也
則功名在四朝而　天子相之故天用是厚夫人之
報也而以百歲壽之用吳人也辱與令子游且獲聞
先大夫與令相君之德夫人也敢不引領凡筵於三
江之上而拜爲夫人觴之尚饗

祭祈樂湯公文

維年月日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周用謹以清酌庶
羞之奠致祭于前大理卿湯公之靈曰皐陶作士古
稱遺直民協于中時惟重華敗奸生之德公讀典謨
曰茲在茲又曰茲在茲如有用我者微斯人吾誰爲
之師公在丁亥大理是擢大獄斯作公曰吾上不敢
負　天子下不敢負所學然背不得效涓下河輸埃
于嶽寧石落落寧綴毋若義不可逃辭將焉託斂爾
勛華歸于丘壑嗚呼不沒其實公安得不享其名不
知其厚公安得不與其榮吁嗟乎公今固無愧乎鄉
先生尚饗

祭司工神文

維年月日具官周用謹以清酌時羞之奠告于司工
之神曰埏埴爲器上凝火融物采彰施華于雕龍今

茲飭材上命是崇惟神相之以襄其功尚饗

祭希正郁公文

維年月日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周用謹以牲醴庶
羞之儀致祭于進階亞中大夫郁公之靈曰嗚呼公
乎殖學魁會選而猶不得處於詞垣服官列大夫而
猶不得致於公輔行年及耆艾而猶不得登乎耄期
嗚呼是孰爲之耶是孰爲之耶何造物者之待公乃
爾若是僅僅乎其不足也夫有有餘然後有不足其
將以是有餘者安施耶雖然壽也者係之天者也位

也者係之人者也學則自我爲之而已矣於是可以知公公亦可以無憾矣嗚呼予於公兩爲同年月属末眷交游垂四十年而公則已矣人壽幾何能不益重晨星之感乎既聞公訃乃成十日彌氷雪二百里東走海上酹公一觴以伸私痛又安能不感公疇昔與予歲寒之情乎嗚呼哀哉尚饗

祭高處士文

維年月日具官周用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高處士之靈曰維公家于濮陽脩此隱德實丘月壑春稼秋穡漸古鴻磐雅貽燕翼令子克承義方是飭大

藩賓賢昭延奏簇載尹京畿則民之父乃繼入諫垣實邦之司直敬紹負裘允操氷檗方期公享乎華祉胡遽與懷乎玄宅脉谷洸耶寒泉勿食肿松喬之頹齡寄古今於微息惟爾子仲爲氏父益彻無忒乎寅恭茲罔劾乎匍匐仰仁里之清風想貞珉之鉅刻淮水愁波歷山澹色念桑梓之伊邇慨聲容之莫即薄陳牲醴用表悽惻惟公有靈庶其歆格尚饗

祭周封君文

維年月日具官周用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周封君之靈曰嗚呼鄉行飭于躬德將酒潤蔚然鉅宗我知其人孰覩其容球球之玉冥冥之鴻家業于儒懷芬醉醲有美二子偕登南宮伯來起曹贊于司空仲寔明刑協民于中教以義方適觀成功天子曰都惟爾之封其封維何貴與予同烨烨帝書將以二龍人曰賢哉爲父如公維德之令宜壽之豐云何奄忽訃言自東老成不慭視天夢夢用辱交令子每拒高風矧茲同壤悼念曷窮薄奠陳辭以寫哀衷尚饗

祭俞處士文

維年月日具官周用謹以牲醴致祭于俞處士之靈曰嗚呼公之生不事王侯坦坦履貞居高水清公之

壽播首班如人惟求舊孰云不完公之子白心華躬天子信使允也膴仕公之孫如玉斯温其雲其仍爰德之徵公曰我歸龍山之岑用等兒于斗野被自今子同升豈不知公之有道曾欲操几杖而未能悠悠一天莪莪九京敢以素服哭吾之鄉先生尚饗

祭妹丈卜長齊翁文

維年月日南京刑部尚書周用謹以牲醴庶羞之奠令兒子圖南致祭于吉妹丈國學天邑卜君之靈嗚呼君之曠達抑爽得于天資四顧通徧落落不羈上非伴而今非來乾無端而坤無倪我然而丘皆然

敢與之抗遂誣以他事降知浙江武義縣武義素號
難治前此長吏裁之以法往往得謗譭免去公曰法
胡可廢顧法行何如耳未幾豪猾折服境內翕然庚
午璉伏誅凡璉所變亂　朝廷一復其舊即起公廣
東僉事專督鹽課振刷宿弊貨商不相病公私賴之
壬申遷福建按察司副使甲戌擢江西按察使乙亥
轉浙江右布政使丁丑再轉廣東左布政使公無問
官守劇易期代久近恒如始至之日政聲所在籍甚
撫按諸臣上公治行前後凡三十餘疏是歲公入
覲時楊公一淸在吏部疏二司堪公輔者數人公與

焉辛巳　今上即位以明年爲嘉靖元年陞公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兼理軍務癸未史巡撫四
川會芒部寇亂公討平之詔賜白金二十兩文幣四
表裏甲申召拜大理寺卿與侍　經筵與　賜御製
洪範序文文獻通考　恭穆獻皇帝廟翰公在大理
每誦張釋之之言曰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天下用
法皆爲之輕重民安所錯手足則復大書於座端曰
天下之平以與僚屬朝夕省厲一時奏讞咸稱平矣
明年山西五臺人張寅等以訟訐逮至京　上命刑
部都察院會公讞姦獄成凡三上不稱　旨公與尚

書顏公順壽等皆下獄免官　欽明大獄據即其事
也公質直自任不能專矯飾人有過即不面數已愀
然處頻坐而言或不應故凡爲公所識者咸恥以不
善聞於公其當官殿最人物尊察淸白與否尤能以
身率先以故所至輒有聲久而人益信政益起所爲
古詩文畧大蹈襲然亦種種合體裁字畫楷法平曰
雖倉猝屬稿了無一筆閒涉行書公既歸治圃藝麴
曰吾樂其幽貞不與時競耳蓋喻已之志如此退處
五六年物望益重九卿臺諫疏起公者以十數考其
文若某曰練達剛方某曰忠淸愼謐某曰志在經濟

行係風俗士大夫謂沂樂公盡足以當之無愧蓋卒
公之自號以爲直也年七十三壬辰某月日卒娶陳
氏封孺人累贈淑人柔惠慈儉先公二十年卒公不
復娶旁無媵侍子男二長雲以例授徵官卒次雨國
子生女一適義官周都孫男二長世㒿以公廕入國
學承重服次世勛孫女三曾孫男一明年葬公于縣
之敬山先塋陳淑人祔焉實某月日嗚呼昔在弘治
間用以行人使江西公以御史使河東遇於漕河之
舟中累日別去月乃歎曰是殆可謂所見踰於所聞
矣後十五年用參議居東於公爲同僚公視我特厚

每日暇過從談賞藝墨指畫政務弘受開益又十年用復除山東副使適公以大獄歸其家人自常州兵備來迎道出臨清州用迓語於河上公蓋頽如也緯如也抑慎而暇達而節調而不悲無不可訓者嗚呼公庶幾乎有始終君子者已世賢先葬期以國史張君補之撰公行狀來乞銘其墓碑用感念鄉邦先達且敦疇昔之誼有不可辭者乃按狀述其世系治行出處而為之銘曰

星紀之野大江之濆廼生偉人豐碩長身厚食其施厥有世德渾噩者書學焉以殖入對 大廷出宰百里公曰勞止民曰寧止民亦何有田桑穀絲至今於公尸而祝之載雛其勞遂為御史蹇蹇匪躬惟國之是中權蝓蠛嗥沓實繁我則受之官卑名尊日月其除既躋復飛于澗于關厥聲而馳嶺海之垂祝融之宅公作其鎮惟昔方伯瓘以實泉井洌而色肅肅大夫援拜命服絨此小民畢以金蜀公象自來門[illegible]貴竹我師我旅爾家爾室登公于朝班于樞悰惟[illegible]咨孫厥有道真賢丁哀矜胥占有書 帝曰咈哉謝徽物辭公拜稽首恩斯不暇思寔不瑕鬱于而家江滸崇隅長其有涯孰豐其椁尚藏于谷孰摧其毀寧說之軸無德不報惟後之激敵山之陽有封若堂述此銘辭不世其光

明故大中大夫四川布政司右參政吳君神道碑銘

嘉靖三年今南京刑部尚書致仕吳公之子䑸以四川布政司參政恭表入賀 萬壽節及安慶遇疾乃舍舟趨京口進舟而南未至家五十里以卒寔是年五月九日年四十九明年三月十一日其子邦模以尚書公命葬于縣之某鄉某字圍復伐石樹之墓左其友人周用則序而為之銘君字瞻之其先有諱千一者自淮揚開遷居于吳遂世為吳江人千一而下五世為贈大中大夫太僕寺卿諱伯昂太中生封承德郎南京刑部主事諱璋有孝行贈官如其父承德生尚書君即尚書之仲子也母王氏贈夫人繼母夏氏贈淑人丘氏今封夫人君起家縣學生正德二年中應天府鄉試明年第進士拜行人 楚王薨禮部舉君治其喪祇肅將事楚人以為能重其國六年以選為工科給事中七年遼東軍人走 闕下愬所在殺其使來告變事者 詔君覈其事君馳至遼東廉得其實曰是邊吏剝軍弱異以窮殺爲有功者今茲法

未信其將不免啓邊隙遂獄抵以罪諸夷人頓首以
朝廷不外遠人願歲脩朝貢於我不絕九年正月
乾清宮災詔求直言君上疏乞　視朝講學建儲斥
養子出番僧遣邊兵罷中官凡數十事言甚剴切十
三年部使者持牒四出括民運或因以爲功遂弁其
所當蠲除一切取盈[illegible]無[illegible]民不堪命君奏乞徵
還又乞遣大臣治東南水利宜墾白茆故道引太湖
之水而注之海　天子俞從其言十六年令　天子
即位居由工科都給事拜四川之命專領糧儲既至
則閱歲所出入躬蚤夜治文書簿得其調度與諸守
令約不得以羸耗病民時時出行部偏州下邑無不
有君之迹居一年奸利衰止公私以饒君娶徐氏先
卒繼娶沈氏俱封孺人子男三長即邦楨治舉業次
邦楷邦材尚幼女二長適縣學生史宜次許顧杰始
君生三歲而失恃於王夫人稍長知哀痛感激服尚
書之教唯謹尚書久仕於南方君從其兄山能以恭
順見親愛家庭唯諾義兼師友久之志益堅業益脩
考行觀藝恒裒然佔人先由是入　朝爲爭臣低昂
公議出佐方伯牧其西人莫不卓有所樹立蓋其得
於其兄者爲多抑君能用其厚於人倫其所獲宜如

是君之不幸也復以共　天子之事來歸於[illegible]里
之外尚書率君之弟若子視君闔棺會君之兄自陝
西赴浙江參政哭君於殯候君掩壙而後去嗚呼是
豈皆遭其適哉於是益知君之平生於君臣父子兄
弟之相與蓋有所不可誣者已嗚呼人亦孰不欲爲
善而君之食其報其近如此是直可哀也銘曰
維浙之邦伊濬其源世來于吳其支寔蕃五世以還
允有孝德載厚其施爽泉兆食至于大夫克受丕祉
乃父乃兄爰世其美顧瞻四國　明命是將厥績告
成寘諸　帝旁我謀我猷是用風議濟于多難務大
捐細野有虎兕拆其齒角三江既東孰爲之壑　帝
眷西顧于昔之蜀俾予近臣殖爾百穀維梁之山有
岷有峨德不在茲饜飽而歌君朝　京師君胡東歸
君歸不來蜀人孔悲功不以時志不以年孰使則然
人耶其天維吳之良維民之望纍門有碑以永不忘

王氏家廟碑

有明中順大夫右僉都御史王公哲既卒之幾年其
孫度作家廟以世祀惟王氏之先諱壽者元末居吳
江之西之栖里素以貲富世黍化敝以其里之人侈
僭不孫乃傚塢廬微不常其居去之[illegible]之中河遜于

皇明明罰勑法儉德承家自求多福壽岸良輔良輔
生彥徵彥徵生守仁守仁生棐祖父子孫芘休繼華
裔乆而亨有子四人咸有名秩公其仲也嗣子子京
蚤世子其弟子東之子度克共天顯不敢賈隊乃嘉
靖甲子子東以度為公作廟於正寢之東端垣靚密
不汰不庳吉蠲楔神式如初志復取裁凡禮出入必
告朔望必謁薦新哀忌四時之祭器皿衣服莫不備
具度奉將惟謹可以教示長乆謹按 令制凡品官
得立家廟祭以高曾祖禰四世其有官者得與其祖
父以上為之其有官者之子孫則亦得與其祖父者
為之是故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之利也又按
宗法小宗各始於所禰子也禰焉孫而祖焉而曾焉
而高焉於是言禮者又有始爵之文謂為別子與初
為大夫者宜以為子孫世祀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
卑貴始德之本也公舉進士遂為御史歷按福建廣
東江西威愛並流歌頌以興累遷按察使至都御史
聲烈載揚爰究終始考禮備物以佇孝享宜為王氏
子孫世世祀也廟既成用則述公之世系名氏自元
至 國朝百有三十年涵泳德澤蝸杞徙步至于陪
位九卿與其出入勤勞俾所至蒙其休政其又後之

人夙夜服念以彰公元宗啓世之美者著于廟而系
之以詩曰
三江之濆蔚有鉅宗孰愛而家自西徂東百三十年
公為御史曰中執法 天子所畀我有積德貽於晦
里緊伯叔季樂爾友悌翩聯績越遐是濟以雨以
風析稿斯活惟此嘉績在昔既多奕奕者廟其數則
邢邇遐其庭植栢其楹有虔歲時齊粢潔清惟公孫
子孝思不已刻石有辭以詔儐祀

封儒林郎鴻臚寺右寺丞吳公墓表

封儒林郎鴻臚寺右寺丞吳公年八十三嘉靖辛丑
五月八日卒葬以又明年月日其子涵澇以公行狀
先期來請表其墓公諱崙字汝文號雲谷曾祖為祖
效父璩號鐵峯能詩娶李氏以長子崙仕累封兵部
武庫司郎中李氏贈宜人公自少時鐵峯命業舉子
以病羸中輟弘治壬子入粟補縣陰陽學訓術或謂
非素業公曰吾不則以文章成名甘當如勿以此過
我會部院使者至有所指委事事無不當其意諸使
者亟稱其材能公始為邑中錢氏贅婿既而治田於
梅堰肯其高下燥溼肥瘠與種穜之名物倣元人王
禎者授時圖制式為旋輪紀農協功各以其時戒其

家衆自今凡君草木徒華而不實者不得以一物入
地內以妨吾美殖百穀浩穰家日以殷秦祭祀贈宗
族燕賓客莫不沛然有餘當再歲民饑折官所給券
不責之償公雅有條理才然限於不得施惟資以營
搆鳩工飭材經年不能休垣墉簷櫨備平而繩直者
相望也每以意氣識他日官達人於衆中艮然蓋其
故家漸染於父兄者自如此領訓術二十年謝病去
未幾受封　勑每歲鄉飲酒則爲大賓元配錢氏卒
生子淞爲武庫後娶卒繼錢氏封宜人卒子男二長
即涵癸酉鄉貢大理寺司務大即涉正德初纂脩

孝廟實錄以諸生與選累官鴻臚寺右寺丞女三長
適涿州判官龎木次適徐叔麋次適沈維垣孫男六
邦案玄陳爲淞後之集之渠之臬孫女七適某俱鄉
貢士墓在縣之某鄉邢宇圍吳氏其先汴人也始祖
秋淵當宋南渡時徙居吳江澄源鄉之北溪至鐵峰
五世而族以蕃邑人無近遠咸號稱其所里曰鐵峰
鐵峰六豎公仲兄榮與伯兄並以科第起家弟鏊以
例入太學屬官南京鴻臚同産昆季蟬聯婣美不愧
門閥公復以譽秩爲其子擇師取友相繼爲京朝官
特稱有子嗣爲御宗而公又獨壽考自六十謝事拜

封猶符林密者二十餘年羣族人一時莫與之齒此
固公勤勞節儉之效然亦豈一人之力所能爲哉其
先世所由來者蓋遠矣傳曰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
流澤狹夫積於昔者斯澤流於今則夫澤於後者其
無望於今之積乎夫有其積也猶懼其薄而況其含
之也公若此則庶幾其能積積之而益厚者乎故余
概公之行實叙次其言表諸墓俾吳氏之子孫知今
日之所由來且以詒吾邦人之世其家者

吳江縣儒學訓導吳君墓表

君以嘉靖十年三月二日卒葬以某年月日乃二十

二年春其子文惠持君之門人王御史時柯狀君行
實一首幷君所著安齋集四卷東走三千里謁余于
三江之上求表其墓按狀君諱欽寧字克邦姓吳氏
其先世宋熙寧中自虔州徙萬安因家焉代有聞人
著在譜志曾大父德華大父儀弘父某君少治書補
縣學生與諸生較藝時時爲上司所稱許凡九搶鄉
試竟不得中式歎曰吾幼而爲學長而無所用於世
其命矣夫人亦曰吳君馳名久矣猶棲棲於此曾不
少見其允於人其庶幾能安命者乎君聞之因扁其
所居曰安齋嘉靖壬午以歲貢授吳江縣學訓導君

誠學者每曰士以心術光明爲上學術所由以善其
心術者也御史來按吳中者咸相與推獎朱君寔昌
署其考曰純雅以教人古朴以範俗識者曰斯言也
不揜善不虛美可謂篤論也已君訓導凡年當以秩
滿上吏部復歎曰我昔爲學官十年不得第今入官
又且十年不得調吾於是尚有所希覬哉辭其將謂
我何乃即日束書西歸萬安不顧諸弟子留之不可
士大夫留之將言於上官留之不可又明年卒于家
年六十有四君娶其縣劉氏生女子一人繼龍泉呂
氏子男二人長即文惠次文教俱縣學生女適蕭會

雲墓在縣之某原君事繼母蕭以孝稱待異母弟欽
昭友愛久而彌篤泰和王編修思以言事死喪歸出
吳江君操文以祭退語僚屬之曰此非爲我鄉人
也此君之凡行載於狀者或謂君學非不若人而位
乃終不若人則亦已矣又何補于身後名哉余曰不
然蓋余嘗識君于君貌纔及中人身如不勝衣在事
當可否慨正色據理不但已頎同僚不能奪則斷斷
然非也往余提兵駐南贛君從萬安來相見道故舊
一語不及時俗事則又惓惓然其慇也故吾吳江人
至今論前此以文行來爲弟子師者固不能舍君矣
方文惠之從父於官也生始七年今既能讀父書復
不遠數千里而來求其父之表所相信者一言表其
墓彼亦誠知其父之平生無有所不足於此也於是
吳江之士大夫與凡君之門人咸相與咨嗟勞苦猶
君見吳君者則君之所以得于人與施于其子孫者
抑又可知矣是可得而泯其賢乎嗚呼人亦胡不樂
乎卑官而使君子於我無愧辭也哉余蓋有取於吳
君矣乃因其狀而論次之授之文惠俾歸而鑱諸墓
上之石

周恭肅公集卷第十四

誌銘　壙記　行狀

誥封中憲大夫漳州府知府陸公暨贈恭人呂氏合葬墓誌銘

公諱政字時舉其先河南人宋南渡時始來居吳中遂著籍吳江稱石里陸氏　國朝洪武間諱千七者為縣之長橋義兵千長曾祖愷祖霙父琏授某驛丞公少喪母陳氏稍長則時時問諸母行以母之儀範豐若皙何似遂肖像私祭祀之節序朔望器上飲食周旋悲慕鄉人相語曰古有丁蘭今見陸某爾父就官未幾亟往候之曰年至而官卑大人何自苦即日勸與俱歸乃從兄時勉商于湖湘間以為養公居常落落不拘小節其於商亦不齪齪求乾沒又不問折閱所至但一取信於馹會久之所得倍羨無論於他商入門解裝纔受息之什一以退自是凡往返亦如之曰有父兄在遂以歆睢致饒裕嘗曰吾聞陸氏之先於河南蓋有世澤吾已矣顧諸子不可不從其業令治詩經學為縣丈公千日往來西南諸省所聞紀生學士善講說能文章有聲行者則叩請子往從之遊必卒業然後去子金登正德丁丑進士由工部郎中遷知福建漳州府公每貽書輒以清慎勤為言若有人從南方來聞語金一一如所教則瞿然以喜配恭人同縣呂氏父通業儒故夙承女訓相夫克家儉而中禮公或以行役滯于外涉歲時未能歸恭人能儆以事其舅撫以鞠其子下至種藝織紝之事莫不及時斂積完好公每自外來視成而已公始以金任封工部員外郎加封中憲大夫漳州府知府嘉靖乙未二月二十日卒年八十四呂氏先公若干年卒是為弘治辛酉十二月二十六日年四十六初贈安人今稱恭人實為加贈公子男四人長即金江西按察司副使次鑾次鏊次鈇鈇為側室陳氏出女一適許邦彥孫男五人文瀚文泮文治二尚幼孫女九人呂恭人之卒也正德戊辰且從祖兆葬矣乃金卜以某年月日葬公於縣之某字圩新塋遷呂恭人之柩而合祔焉先期以前刑科給事中沈君宗海所為狀來請墓銘余嘗敬誦公　制命之詞曰躬在厚德名孚鄉邦又曰義訓夙敦克成厥嗣余惟公自有知迨于成立孝親愛兄謝有善與年既老又命服在躬賓飲于鄉儀觀偉如是不謂厚德也乎篤念先緒教誨其子藝成而升其羽為儀出宰郎署遂分郡符耽法

大藩厯有聲績是不謂義訓也乎夫德以行朴褒以
成志名與實稱公於是乎無愧辭焉法宜有銘銘曰
曰攸好德食福孔厚其占有孚爰亦無咎明明　帝
制懋義是茂既祈爾壽復裕爾後懿哉恭人克配其
良以順以齊曷云先亡晴錫玄社載燿其光胡能後
先而不同藏伐石徵辭以世其慶

明故將仕郎南京鴻臚寺鳴賛吳君合葬墓
誌銘

君諱鏊字汝濟其先河南人始祖百一將仕從宋南
渡遂著籍吳江高祖某曾祖某祖某父某號鐵峰能

詩善筆畫母李氏鐵峰四子長某兵部武選司郎中
次某舉應天府鄉試次某封鴻臚寺丞君其季也鐵
峰官封如其長子李氏贈宜人君年三十始入縣學
遂應例入太學既卒業嘉靖癸巳謁選吏部授南京
鴻臚寺鳴賛南京官署多省員見在亦頗無所事君
至則僦屋買馬晨日入寺揖閒無事乃去從鄉上大
夫仕于此者送迎往來游眺宴集無虛日居數月俄
病失聲藥之愈甚即具疏乞致仕一日發起令家人
輿出城西門使來告余曰我且歸矣余追至金川門
舟中執手與之訣既去抵家幾日卒實嘉靖乙未某
月日年六十君慷慨有義槩族里姻戚凡吉凶事有
不足輒視有無爲之助鄉人以不平相持者則爲之
具酒食集倫輩陳說曲直利害作引服解其閧以
逋責則爲損倍蓰之息折其券以故恃君不終訟者
蓋什之四五皆曰吳君良愛我可又煩官府以負君
哉則人人爲君延譽於是前後來令縣者顧特禮貌
君代去則每致訊問曰吳君與人善是殆有終始者
君配許碩人同縣許貢士女初貢士與鐵峰有宿好
求納君爲壻既入門即授以家事君能營治使就緒
一不以煩其婦翁貢士未及仕而沒乃其子某于時

在襁褓君與碩人視之甚謹伈伈二十年見成立矣
然後歸以舊業自治居鄰於其西又自號東園識不
忍忘許也君嘗自縣中歸數太息碩人詢故君曰吾
仲兄家二人者以盜將斃于獄而終無實耳曰所盜
何曰受人所質橐篋瑣細物耳曰伯家故多貲彼亦
何有於是得無雜置他所乎君既已疑之矣異日如
死者何君即日來兒所而語之而闢之果得所謂盜
者物于故囷中封括宛然君猶數日不謀於內幾不
免二人於死碩人先君幾年卒是爲嘉靖某年月日
年若干君二子長某次某季某女二長女許碩人出

璟子季子側室楊氏出次子次女俞氏出長女顧琉
上林苑監錄事某等卜以嘉靖十五年三月十五日
啓君與碩人之殯合葬于縣之某鄉新塋先期以鄉
進士張秉道所爲狀來請銘會瑞以使事自
道出龍江告余曰惟瑞少依於外舅氏是有
焉然瑞昔也既不得視其疾舅且沒又不得留以
將役萬里往來改歲惟大事之未襄恒戚戚以爲
忝令得一日視吾舅之喪以窆也非其幸耶願卒
以銘銘曰
學或不以時尚觀其生售或不以訾庸考其成若夫
若兄爾舅爾甥惟君奈何不諶其贏以載默亦歷新
伊人兮惠而貞有丘阜如僣則寧來者如不共禦
此銘

同川陳君明墓誌銘

君諱理字君明吳江同里人年十一讀書已知畢酒
十五入縣學下筆類不作常語復取近時舉子所爲
經義若干首芟治痛類納之程度具有業次比如若
子史古今郡國雜志及氏族支系字書聲變皆究極
博提學浮梁張御史行部試事訖問諸生能爲古文
者誰乎衆以君對命擬請立先賢子游後奏記言

畫立就御史曰賢今我自爲之不能過此遂廩君若
學三應應天府鄉試不第晝交東南名士聲聞益茂
年五十暴疾日以前痼治之幾年不得效乃求舍邑
中就醫於竟不起年六十一高祖某有孝行曾祖某
父某母徐氏君娶曹氏生男四長陟次陵國子生次
陸早卒次隨既娶而卒女一嫁周頌吳縣學生蒲進
士某之子孫男四女三君自少學問既長礪淬探錄
穎達屢躓場屋又平日所與交游往往成名相繼
去而已乃獨後時益自奮不爲挫鄉邦諸先達
輩視君期以遠到其時刑部尚書立齋吳公致仕
里第尤雅愛重君每屬以文事吳中士大夫家碑
傳序銘雜著一時多出其手君器岸軒特人樂與
持論據旨際輒往復不舍或值其意之所不可則
衆中抗膺劇談造次排詆莫能奪其說其爲吾
諾則亦充然若有得者既親之喪終始盡禮建
祠堂置祭器一倣古制買祭田爲献者四十畝
書家事皆稱是予爾不得以疏詘爲解兄某嘗因
役於作書走百里上巡撫都御史鄧公公加禮
特爲免役弟某殁遺孤幼君撫攜成立
宗黨咸有恩禮君之卒期功以下哭之

居里號同川所著有同川集吳江志稿宋元瀆事脩陳氏族譜定四禮規皆可世守君以嘉靖十七年某月日卒是年某月日葬于邑之某鄉某字圩祖兆陟請銘其墓余辱與君同游且久相好誼不可以辭君之寢疾也余嘗數過問之退而語人曰君明不幸而有疾且至于病矣乃聞其議論落落捉㫖日不少貶嗟乎使君明前期如期得科第立事業爲一齟齬居人後將猶不免有觖望況又使之鬱鬱以窮終其身君此耶可以悲其志矣昔人有言天道遠夫遠之而猶者人也天胡不以陳君一日獲展其志固將有以

遺其後之人也爲之銘曰

偉如之資蔚如之辭繄何闕兮而俾不施莫輓與推詎曰乏才我俟我時其雲其雷張弓不括操刀不割大車以載其輹則說有磷斯石不磷者志述詩繫哀以貽來世

陳碩人某氏銘

吳江沈君廷璧葬其室陳碩人也先期仲子臣走京師致其父之言於余曰爾也不惠于家受室不克終爽祇將祀事令兹諏日既卜作不以貽詒嗣不可以無銘敢遣子臣左右以請又曰自昔也偕室人周旋于家家之小大事靡不承致而未嘗見其有不吝復能以循默佐我居益久若未始見有所謂吝者今逝矣宅兆之未安虞祭之不時心實慊焉吾宗其繼稱乎爰擇地爲之墓唯邑西隅之原水堤淵屋相者曰方隅祥親者曰便省易而墓木未拱無以緩化者唯是子若孫以制禮月月爲言蓋數矣吾固不之聽也是以襄事緩而至於斯敢不悉聞臣且言曰吾母氏之有子臣也實少是故劬臣之勞母則已甚逮于有知忽焉無恃則所以事養吾母者獨無及于時悠悠昊天此得罔極可哀也幸憨其私以爲之銘言已而

涕洟余謂陳氏順婦也慈母也睦媚于家才章其儀饔餼瀝亨事之微也可謂順也已愛其子不遺其教教以成義而施及于其孫可謂慈也已既順且慈婦行脩矣是宜有以銘也碩人子男二人長曰臾有官以義名者少即臣與其長孫承業皆入太學女一人適郁氏卒孫男凡二人曾孫男女各一人生以正統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卒以弘治十一年十二月十日葬以正德三年某月日年六十幾銘曰

吁嗟碩人儷于德門淑慎有恆管于于寧卯燕宮宜饔宜嗣豐于而家茂介多祉既衍且蕃不借其壽

茲丘有銘永也無咎

陸孺人墓誌銘

吳江王君晉之葬其母也先期使其子來告於余曰
晉不幸母氏棄養遂日既卜將合祔賓谿先府君之
兆獨念宜之幽壚不可以無銘敢遣子帶持狀固以
請余惟年尚少時於客座中始識賓谿翁頎然長身
頭須纔白顧與客語旁引史傳而時吟哦聲上下視
日暮嬰然起或履去殊不類時俗齪齪者既聞其平
生彊於爲義某年間歲再不登再發私廩以食饑人
有司嘉之鄉人稍推爲長者賓谿下世復獲與晉交

謹愿有恒理家一切不改其父之政加以儉勤絕蒙
靡之習久之數田宅之益於疇昔者蓋什三四是爲
能世其業者也逮嵒礬敵積學余辱與之游既而起
縣學生以例升太學俄借爲臚鈴承事內閣循文一
時達官名人凡稱吾邑中大家誰否良子弟無能舍
嵒者則余於王氏自昔至于今蓋交其祖于孫三世
且能言其爲人內則淑慎吾能徵之矣茲於晉父子
之請宜若不可辭按狀孺人姓陸氏諱某字某世爲
邑人父某母衛氏生而質甚慧受讀孝經女誡通訓
解作字楷法楚楚可觀歸賓溪自入門至于屬纊之

日凡歷七十餘年夫以成其行子以克其家孫以允
其宗孺人於爲婦爲母終始教相之道既順既慈克
饗其成由吾於賓谿於晉於嵒見之矣其事舅姑治
喪祭睦宗黨如狀云云者不問可知其無關焉若夫
蠶織酒醴囊篋箴黹下及遠近新舊振䘏施與之事
特其細者爾舉其大者斯可矣孺人後賓谿翁幾年
以嘉靖甲申十一月二十二日卒年九十有一葬以
明年閏十二月日墓在邑之某鄉斐字圍子男一人
即晉女三人長適沈琪次適龐瀚次適翁只孫男二
人長即嵒次岳女二人曾孫男二人女二人銘曰

詩歌壽母孰知其紀謂百斯壽我則伊邇世曰壽爾
亦有茂祉維孫與子克繼克似有麗者丘于涯之涘
懿哉多譽曷其有已

鄉貢進士錢君墓誌銘

君諱卿字廷佐世稱吳江麻谿錢氏今居縣之江南
君再徙平望祖鉦義民父瀛浙江湖州府知事君生
不勝冠即操筆綴文間有奇語補縣學生益緝治見
尺幅據几輒應辨數千言不[illegible]肰意氣旁溢不一一
就繩約同業以程文規之不爲改既而得宋眉山蘇
氏父子所爲文讀之躍然喜曰作者不當如是耶遂

執以爲業排闔横從倡和援應自謂不敢久出其下每舉所著論辨則連篇瀾翻聽者省話不厭特爲色沮學校監察黎御史以歳考得君文驚曰是當爲江之南北第一復數以語人君之名洲益以振正德十四年應天府鄉試中式自是凡四試禮部不第嘉靖十年十月十九日以疾卒年五十四君學既成藝時年且少以爲可指取高第既卒業頗爲諸生二十年餘始與鄉薦人咸惜其遇之晩君殊不以爲意曰今而後豈尚無知我者又十年不得舉進士或勸君宜卒業國學以待選次則曰人各有志爾爾安能強我

居常遠自期待不肯齪齪事生理輕取奴施家無嬴冀上大夫往來南北道出其途者君輒投刺復爲具酒食宴樂劇論世務繼以箭什相觴和或至累日不厭所爲詩歌類多人言若不肯於偃蹇者又因所居自號後谿居士稍稍曰後谿久益自傷後時所以識也娶陸氏子男二長世忠次某女三適某十二年某月日葬于縣南虞字圍之新阡先期世忠以沈君子由狀來告余曰孤之父有治命願得一言以掩諸幽予由於君爲同年其進之也前余於君居相去也近相交也久又惜君之有文而不幸不得一信其志如其平生所自許而慨慨以没也爲銘其墓曰

君世其學以毛鄭詩起家諸生大酣厥辭爰有推問沛然四馳載屯其膏其施未光始者之謀孰云不臧有志莫雠傷哉兹丘列銘于幽以垂淵休

陸孺人梅氏墓誌銘

孺人梅氏諱某世居吳江之甑谿父寬鄉授以孝經小學能通其大義適縣之陸氏良濟良濟治經藝爲縣學生既而入太學卒業留孺人以養其父橋兆翁母張氏孺人周旋順適其舅姑若不知其子之不在左右也良濟之兄有公逋累歳不能衆有司逮而繫

之獄或謂孺人曰伯也誠得如仲也某所用二十五畝者鬻而歸之其可以免高賈倍而售易也孺人曰田宅凡以與子孫也乃以與吾舅姑之子則豈不若與吾之子乎即以告良濟曰業許之矣吾固知汝不吝也良濟謁選吏部授吉水縣人有新其吏以竊諡而欲去之者以其子爲證良濟疑不若其牒間以語孺人孺人曰直父無母也直母無父也爲子不亦難乎且夫夫以義制子以恩屬官以法我訓法信恩猶可以訓若其誣也人謂我何良濟乃召其子而問之曰而母淦而父財有諸曰有之則又問曰而父誣而

毋也殆無之曰無之乃謂其父曰是誣也吾貫汝子
不忍若毋子也其人乞勿終訟而以妻子歸於是言
水人謂陸君爲政將不欲吾民之有鰥寡孤獨者也
鄉人稱陸君於家宜於兄於官宜於民凡亦有須於
內之助焉耳孺人生於某年七月初三日卒於嘉靖
五年八月初八日年六十有八子男三人長琇次琨
俱縣學生學有成業次璆女一人適顧儷孫男五人
應登應庸應隆應期應望女三人長適盛廉餘未聘
良濟卜以某年月日葬孺人於某鄉新塋先期遣琇
以狀來乞銘用與琇同志而誼好所不敢辭遂取其

淑行載於狀可以特書者序而爲之銘銘曰
賢其夫以其婦賢其子以其母昭厥美我何有愚爾
後益爾壽尚原膴從其右貞珉辭信永無咎

明故范君合葬墓誌銘

君諱鏞字鳴遠其先揚州人自高六公淵元季渡江
避亂吳中遂占籍吳江之同里曾祖士敬再遷于縣
治西祖璦父璥母李氏君少警敏補縣學生始受詩
以伯祖廣東參議禎彥公以易起家乃更受易既而
爲註說見斥不復辯即日去讀書官與山中積歲餘
提學御史察其誣醮其自直會君病瘧弗弗成瘵
淋孱踰三年而後能起遂舍舊業而率諸弟專意
治生養親人未嘗見其有不堪之色正德丁卯縣
以例辟君署社倉君再辭不許曰吾非不屑於此
政恐不仕耳乃日夜起撫家人具食已則束帶旋
來場中視出納以爲常未幾門皆曰鶵翁視昔加廿
矣輸者曰概並視昔加平矣倉之力役有斗級者往
常計其歲中所入米穀之數必盡出乃能役以故歷
數十年不得去後來者復遞遞相仍役者益以困又
一切靡耗責償無時君曰法如是是民歲以役也言
諸縣自今以歲終稽質即代去庚午江南大水君曰

公家設儲備凡以爲民也況我實與司其事復言諸
縣發社倉以賑饑人人曰假令人日得食米半升可
以不死乃今以范君言出粟若干石則宜活若干人
或謂范君爲小官但作部細事我其信哉君遭父喪
既免則亦不復仕事居常值風日清爽則之城西太
湖之上觴集終日歸則悠然若有得者因自號晴湖
鄉飲戒賓則謝以當德不逮娶顧氏諱清貞谷處士
女也事姑李性嚴能以儉勤得其愛曰吾兒日不
爲婦之姑于湖謂姑嚴也子之婦少孤也待之慈且
惠曰吾翁日不爲姑之婦于胡能不憐其孤也未幾

事在中饋舉其大者可知已君生成化戊子十一月
十日卒嘉靖壬辰十一月十六日年六十五顧氏生
成化己丑四月十五日卒嘉靖甲午十一月二十一
日年六十六子男一人應春縣學生女一人適陳經
孫男三曰重慶餘慶世慶女一應春卜以乙未十二
月十六日合葬于縣北柳孫鎮守園之祖塋先期述
狀來乞銘且曰應春考妣當疾革時無他屬第曰汝
善視我陳氏女汝善視我陳氏女予聞之故蓋君之
女嫁陳氏而孀也予於是又謂應春庶幾能不違其
親者也能善于兄弟者也吾聞與人為善君子以為

大況吾嘗與其父交也乎乃取其狀而志之而遂銘
之曰
漢世其官以倉庾氏自是以還人樂𠈍仕嗟乎荒君
不隳其卑念彼人斯餔之穫之炊既盈止不則升止
以汝儷歸是曰寧止

明故工部主事劉君合葬墓誌銘

君諱布字時服世家蘇之常熟里曰梅林五世祖希
仲始占籍長洲高祖啓東封刑部主事曾祖正山西
按察僉事祀于鄉賢父傳母錢氏君於童子時已猶
頴敏既入府學稍偕諸生公試則前列或不能揖閑
得君素業讀之則又愈於所嘗見者始大服弘治辛
酉領應天府鄉薦明年第進士以病告歸踰年遭母
喪正德戊辰以來中官劉瑾亂政君以父命不必加
期謁選君始以進士來歸至是垂十年父子兄弟之
間終歲愉愉怡怡鄉人榮之辛未居父喪自傷不得
貤封于其親與人語一切不及官遊其後吏部再趣
君就選至則但乞領閒近乃除工部主事往視山東
泰安徂徠泉源泉凡一百有二達于汶河以裨漕政
君行部往來平陰萊蕪間在官既不煩治文書復簡
人事君曰吾姑隱於吏爾會武宗將親征南巡君

當從山東境內文武吏士戎服朝行在所游聲訌詿
霄殷風趨時君方臥病又自度不能勝奔走即日具
疏乞歸治私第于婁門之內地以迂僻乃益求醫家
者流說讀所素聞信藥物可致永年人謂劉君一飲
一食其意蓋未嘗不在參朮因自號飯苓子配黃孺
人族出郡望治家偪偪有繩法時諸大家尚侈靡稍
易以薄儉姻親內外吉凶脩禮之外不敢為贈遺家
之百須君一無所問則亦莫不中矩度孺人三生子
皆不育乃并為君買側室久之君厝孺人於縣之五
渦之里然君亦竟無子以弟衡之子遜為後嘉靖甲

年七月孺人疾病遂以告君往視之病且殆因啟欲
不自勝適晨食以手覆盤不能援箸遂抆以袂自歸
即病暴泄是月五日卒孺人則先三日沒矣君年六
十二長孺人二歲孫侗詞往來經紀喪事皆如禮凡
家之筦鑰笥篋之所有狼籍一無所顧託又明年丙
申九月三十日合祔于縣之武丘鄉石墩先塋君天
性慈祥平生聞學議論之外事無大小未嘗校曲直
與人煦煦既退終身無後言又不虞人欺於是吾鄉
賢士大夫咸推君長者近歲以族孫賢因若干畝取
其入以贍詞爭再為同年且相好也間以書抵予屬

為記其事予謝不能因請其係約報未具君既卒遂
來乞銘其墓予曰義田如何盡歸諸族人以成而父
之志遂曰歸之矣銘曰
泚泚者泉積而為淵曾無益于旱乾獮獮者田不遭
其年不孰得而為饘信厥施之不究胡若人之多賢
抑造物之不常乃忌其成而毀其全而吾不知其然

明故大中大夫浙江布政使司右參政陸公
墓誌銘

公諱鰲字鎮卿一字騰霄姓陸氏蘇之吳江人高祖
雙孫曾祖進以農業其家考祥介而好義累贈中憲
大夫浙江溫州府知府母龎氏累封太恭人公少從
中憲役于京師遭家坎壈世業日匱弘治初中憲卒
公侍太恭人以居稍長就學從故少保濮陽李公受
詩中弘治乙卯順天府鄉試壬戌第進士授湖廣荊
州府推官廉勤明決人以不冤知府雅不喜視同僚
顧獨信愛公事必相可否然後行會給事中御史使
楚檄公閱錢穀施州施州民雜夷獠不可責以法久
矣公曰茲非有官者之事乎即日以往剗絕宿弊猶
曰治其滯訟比去軍民咸以為比公於我有恩擢府
事一年凡無留牘歲當慮囚即市曹白巡按御史為

之停刑者六人具得中雪累以上官命決疑獄諸郡
三年陞工部都水司主事管徐州百步洪行夫役錢
築石隄以便引船凡幾千丈正德間逆瑾方專橫政
特苛贖同年給事中按事淮安府事訖而返道及於
徐自經於舟中知府誣公知其由以自解公徐曰事
固不可以偽為爾也不為辯事聞驗之卒無實會御
史缺陞福建道監察御史督京師東路盜賊明年巡
山海關遂劾巡撫都御史之不舉職者因疏條邊三
事悉見采納繼陳六事不報巡按河南鎮守太監王
其聞公至戒其下曰陸御史來矣既至奪宣武等衛

屯田為勢家所據者六千餘頃給諸貧軍歲增四
萬石正德六年以來北方流賊所在相扇盜起有司
得所脅從輒坐以死而犯者益衆公盡釋之仍令官
府勿聽以他事相攻訐者於是人情大安奏釋麻
滯獄百數人辯死刑之誣者六十人監河南鄉試河
南稱近科得人以是年為歲則年遷知溫州府[illegible]十
民多訟公曰所以致訟者由求簡訟之速爾六邑八
者一切不問民則何以輸其情乃蚤夜聽斷三為解
朞月視始至殆損訟牒之什六七歸辨者稍稍就田
畝吏俛首受成無所緣以為姦乃廣學舍集諸生講

解程日試藝鹿城書院第以高下彬彬成材台處寧
紹歲饑流亡集府之境內為給粥何以活者無慮千
數裁省鄉飲祭祀公事之外諸所無名冗費民困太
紓溫州瀕海阻山絕商販荒政廢不講公令[illegible][illegible]罪
以穀者聽三年穀且盈八萬豪民徐姓專[illegible]行于[illegible]
長民以為害前官莫敢何問公召寘之法民間生女
輒不舉公嚴設禁諭婚姻第各循其家俗以一變[illegible]
府城三千丈毀以石省歲所費不貲又闢通衢臨甌
池以息火患其餘事事裁畫莫不長久可行御史每
行郡至溫一宿輒旭曰溫州殆無所事耳溫州六年

陞浙江布政司右參政督糧儲是時浙之東西素稱
公之政不煩而集初布政司以金衢嚴處四府歲納
議減盤石衛糧價輸之溫州府庫者比其出納也或
謂府官操其贏軍中以為信至是風聞言官論其事
公方行縣即日歸與江巡按御史數使人趣還公歎
曰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竟不可彊公早孤羈旅于
京師奮志學問一時所與交游皆以文章知名當時
往往先後登顯仕故公起家郎署至方面人稱善資
於師友性坦易不立厓岸與人交傾洽無忤情復慷
慨重義節敭歷中外二十年足迹不一及權貴之門

其為推官時有李都御史謫戍邊路出荊州將禁方
嚴公與會無一面識就逆旅慰藉備至適以俸所得
二十金以行其在河南奏祠正德間嬰城扞賊死事
上蔡知縣霍恩等五人溫州江心寺孤嶼故有宋文
文山祠歲久而圮葺而擴之民士大夫居常每以中
憲不及祿養為恨事大恭人出盡孝敬居喪一以禮
與其配畢恭人相待如賓白首無間言諸子業經學
懇懇教以忠孝勤儉自浙中歸始治先世遺業不事
修靡亦不為矯飾自號約齋散人約諸士大夫為生
日會作堂曰半間稱搨所曰南齋以見素志家居歷

十五年是爲嘉靖丙申七月十一日公撫客客去沐浴已逃寢遽呼諸子環視之無所語翛然而逝公生於成化癸巳五月二十八日壽六十有四子三長希旦次希夔俱太學生次希堯女一長適吳縣賀承道參議淼子次適王子木都御史哲子孫男應奎縣學生應登餘幼孫女一希旦卜以是年月日葬公于縣之珠字圖先塋乃述公行實政蹟爲之狀千書戒人走五百里抵予于南京曰先公進士同年吳郡纔七人而先公又早與公爲同邑知先公者宜莫如公敢乞銘藏之墓余受而讀之其辭愼其志哀其事覈旋乎不忘其先人之訓益可以知公之平生也已乃按狀誌之而系以銘曰

中憲之先遐哉德門孰嗣其慶公惟後昆介策于廷矯翰以騫贊刑于荆民以不冤執簡中臺數稱乎反稍遷大藩政視於温既樹之淑載聞之風行成蹤隨人之爲言言則有瑕我則無怨吳江之湄水湍不潘在公考思是惟本原不究其施詒之子孫何以徵之斯銘之存

明故半閒沈君墓誌銘

君姓沈氏諱奎字天祥曾祖文浩祖欽父德宗母俞氏世爲吳江人君少而知學爲文辭不失矩度性孝友母嘗苦目眚醫工謂不治矣君亟舐之如是乃數月良愈及其父寢疾君侍之衣不解帶于時疫癘方熾所親敎君宜少就外舍洗櫛君不可困憊其家旁以一切事關我而君卒無忌人以爲孝昆弟四人同居有無相通親戚有所不足往往取辦於君一弟與妹夫且死撫其子尤有恩君既好施與復不能事產業家用中衰或以爲規君慨謝曰使後吾者賢於吾雖無所遺可也如其不肖遺之何益於是教其子漢讀業以見志今都御史東平王公初爲御史行縣及吳江趣聞善良主名有司下里中問里中人無能舍沈君者其後君益自晦不欲知於人退而與其子治別業於縣北三里之柳胥自號半閒築室樊圃當太湖諸山之勝每率諸孫徃遊其間賓客過從則擷蔬行酒相與歌呼爲樂累日不歸以正德辛未四月二十二日卒其生景泰乙亥三月十二日享年五十有七配嚴氏子男一人即漢縣學生孫男三人嘉猷嘉謨嘉謀尚幼漢卜以正德癸酉正月二十六日葬於柳胥無字圍之新兆則以陸君德如狀來乞銘予與漢嘗同受尚書於學官實有雅好者銘曰

逞于惠不利其嬴閼于躬不籍其聲斯丘之樂維其
生終焉以藏曷不寧考于銘以覩嗣人之成

侯孺人墓誌銘

孺人諱守一侯姓家世無錫爲嚴莊侯氏族大且舊
元末業不振父公節早歿奉母蔡氏以居姊妹六人
孺人爲仲女尚幼也諸孤煢煢幾不能家母志益不
變復稍稍成立其舅友梅俞翁初爲其子謙卜婦曰
侯氏之仲女吉侯氏以其女來姑楊氏性嚴素名有
家法贊脩毋訓孺人亦祠祠得其指緒無所違失盥
饋之日泉滌薪槱遂承祀事必恭必備無忒于先謙

有辭行里中人咸遣其子從之遊晨省滌其親所服
裳時奸盥旨滑甘愉愉如也釜鬵閑潔粢稟條敘家
以完益子泰年十二已知問學既爲學官弟子員執
經於鄉先生之門欲人人得聞其說六歲中凡事五
師有司數稱其藝士大夫來觀其色誦必以其子見
見者輒爲乃父予延譽其能皆長常業或不足以
辦治穎謀於門內孺人未嘗應以口用是夫爲善士
子爲廉官孺人蓋有助焉爾年四十五弘治庚戌月
日卒葬于邑之某里某原子男二人長即泰次震及
一女皆幼孺人卒之明年泰舉應天府鄉試明年第
進士又明年爲正德二年自金華府推官入選爲南
京吏科給事中明年而謙卒泰去官持服將以是年
某月日啓兆以孺人合祔孺人既早失父賴母與姑
之訓以勤順爲其夫家終不以先後異有子來及婚
無所授其家之政而自逸幾何時子且以學顯矣無
能厭其一日祿養其懿行庶幾可以刻諸幽初不備
其物明順也乃令泰自其家走書來京師屬銘於予
予於泰凡再爲同年且同爲今官而相厚者銘曰
維士有儀女曰來止維家之淑姑曰燕喜孰嗇其祥
式穀爾嗣贊法南邦左右　天子有原居居奄二十

祀勿昭我則以俟我儷作銘告藏述孝之始匪今斯
今尚錫遐祉

趙母翁碩人墓誌銘

碩人以正德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卒遂以五月七
日葬從夫兆祔也碩人始有疾亟令其子孫治喪葬
具既卒之十有四日舉以祔葬成遺言也碩人姓翁
氏諱德貞父顯吳江人適平望趙惟政惟政家故市
居不幸于利爲鄉善人先二十一年卒子男三人長
淑次[illegible]女一人適陸世昌孫男九人乾艮巽[illegible]
[illegible]碩人卒年[illegible]三

墓在縣之某鄉某字圍銘曰
載瞻自西有蔚者墳孰先居之納維收君君之歸矣
越廿一祀君曰寧止婦曰勞止時則謂賢爾孫爾子
衎衎于家碩人之壽匪樂其康用謂爾依既歿祀嗣
祇復我儀日月有時式遄其歸無已昔昔藐予泫乇
嘉柔之德永示刻石

趙公澤室人范氏墓誌銘

吳江趙公澤室人姓范氏諱淑英北溪人正德六年
正月十八日卒年六十二子七人乾昊巽濮需坤學
浮屠法女二人長適劉憲縣學生次適呂濬孫男四

椿桂梗柟正德十二年五月七日葬于縣之某鄉某
字圍銘曰
稽婦之德于周之詩詩云維何無非無儀非則不敢
胡儀匆宜維儀于儀匪德之昳以順不淑用訓之彝
厥有蘊織寧棄不治有家之吝哉于嗟不疾其德
莫良于醫曷云其哲終焉黙而夫也側視不愆于隨
了也其家不尚其慈子惜其婦無斁孝思者以溫奧
昫以飽餓嗣我非我阮慎且明亦有壽介錫祉在茲
列門胸嵊無爽厥辭

王母訃氏墓誌銘

西疇王翁卒既葬之某年為嘉靖十六年是年正月
十四日其配計氏卒年八十一男四人雲縣學生丙
省祭官霈先卒霈女一適徐仁孫男十人諮諶謨
之符之節讃評論諫女六人曾孫男七人女二人明
年月日雲以西疇翁墓在縣之某字圩啓其封而祔
焉先期持狀請予泣且謂曰吾母葬有日矣敢以銘
請惟吾母歸先君時姑倪氏以早寡值家中衰先君
仲子也與兄以母命不得同爨雲祖母則就養于伯
父所吾母初入門家事一切無所授受乃拮据栽縮
日以饒裕謂先君曰子之母老矣子早失所怙以少

子特見憐於母其何以報德且我不得一日養其姑
為得為人婦先君曰母固許我矣徐觀子之志耳今
日聞此言可矣即日偕往迎以來自居處服食以至
蚤晏臥起吾母事之悉能得其意姑甚安之如是者
三十年不少廢姑年八十九以終人曰王君可以為
人子為人翁矣弘治間縣官以先君督鄉賦所出納
米凡幾萬千有奇前後沈役十年不得代間伯江南
歲凶民之輸之者纔什七八有司取盈怪責之長先
君辦之吾母指歲之米固曰此可出之乎不足則理
其簽笥而數之曰此可質之乎不足則又曰鄉之某

里之某可往貸之乎吾豈不知卹其家顧官府責之
子子責之民窮民將誰責耶秪以期會自取辱終當
償之耳他日問諸借役者則莫不然縣官曰王某純
民也鄉人曰士賢閭長者於是里中諸耆媼與昏姻
之尊卑相與稱語親戚族黨中饋之賢必曰孰與王
君之配之賢者哉雲痛惟先君於家爲能子爲能弟
於鄉爲長者於邑爲純民吾母寔有助焉者惟是窀
穸之事迹曰既卜大懼懿行之或泯無以示諸後裔
以是敢以銘請予曰茲役也殆不敢辭惟爾氏先外
祖陸 公爲吳江茂族予於子有一日之長逮見外

祖母陸孺人予爲兒時先太夫人攜以歸寧惟我男氏
姨氏諸尊行於我呼小字納拜歷歷若前日事今皆
無在者言之傷心諸甥惟子學爲儒先貧吹與子先
公以同門壻往來又特相善子且久辱與我游今茲
之銘也予又安能辭銘曰
錡釜饋祀裁勤絲枲匪家之課惟德之以欽則不顓
儀則不愆曰孝曰淑乃徵其賢似續頎頎孰管義方
義方偕偕惟宗之亢西疇之封祔我同臧列以銘章
委蛇其祥

亡妹周氏墓誌銘

亡妹周氏諱素正父大瞻母許氏吳江人既歸秀水
卜澗六年而卒是時爲正德丁卯四月二十九日距
其所生成化庚子二月二十九日年二十有八子男
一女二澗繼室賀氏所出也卜以正德壬申正月某
日祔葬于其邑之某鄉某字圩之先塋先是其舅尚
文遣澗來屬銘於予嗚呼予何忍爲之銘也顧兄弟
之戚非予其誰爲之者念予始爲給事中來南京也
因過家省父母聚姊妹弟以相聞語而吾親戚咸相
譽以爲樂也其年聞妹之喪哭于寓舍既而吾父來
視子孫之在官所者問故又哭焉明年一女死則又

哭焉又明年聞父喪擗踊摧裂不即圖死成服以歸
而妹之喪猶在殯也嗚呼一人之身二三年間數承
凶慼罪惡罔極禍于卑幼幾何其能自生存也以今
而視昔者俱存無故時其情當何如樂今當何如哀
也吾妹自幼時即恂然不伍群女若學刺繡纓結識
文字每每以務成爲族姻稱述于爲婦事舅姑有恒
敬應燕祭必腆絜日益循飭不踰閨門內人未嘗見
其有所喜怒也豈其志而順者固當不壽耶吾亦
見爲人女子者既出門行年八九十猶不幸厭於養
子孫執服經而哭者滿戶內嗚呼是亦人也其視天

而無子爲之喪者何如也銘曰
人或不嗣而宜其壽或不以年而畀其後胡便之厚
孰甚汝疾女从婦婦不得其常兮銘汝亡不文而傷
亡甥陸氏女月桂墓志銘
月桂父㫒浙之嘉善縣學生母周氏亡妹也女生幾
年而哭父其祖恩則翁母哀其孤而弱也特愛之
每曰吾陸以積善世其家乃不幸而家子以夭令兩
見吾孫猶見兒㫒也女年幾而祖父没又幾年而祖
母没女與母則益煢煢顛躓提携更相爲命稍長又
益知日常諸所艱難但仰視母顏色俛首唯唯一切

好惡曲承莫不解會或時見端緒其於翦製瑣細皆
若嘗習爲之者蚤晚起居闔門諸尊黨一一如禮數
嘗病目稍愈則病羸遠近致醫不能效日益加瘠每
於牀蓐隱伏哽噎母問之輒飲泣不語蓋度已不能
起且懼徒傷母心也然迹其平素則於子母之閫術
卹茹苦能較然念及其死生永訣孤寡不得終相託
自傷不幸之甚者女生於某年月日死於某年月日
葬於縣之某字圍祖父墓旁實某年月日以殤禮治
之嗚呼子之兄弟歸陸氏者其季也生太孺人常以
先中丞府君不及見此子之有家爲恨既以適陸則
脩飭嚮學少以爲慰又不幸而早世幸有一息乃復
爾短折則吾甥之遺其母之哀與子之兄若弟爲先
太孺人之哀者其有窮乎銘曰
以爾窮易惠而無成以爾宗易善而無徵孰採其羸
秪逢其傾嗚呼吾忍於爾銘

孺人施氏壙記

孺人施氏周用行之之妻也正德十二年二月用自
南京兵科給事補廣東布政司參議九月以孺人行
明年七月二十三日孺人歿于官舍年四十一十五
子國南護喪歸以太孺人命殯于先墓之

旁舍越三年爲嘉靖二年用遷浙江按察司副使未
至聞太孺人之喪明年奉喪事又明年則爲孺人墓
不是年閏十二月二十八日啓殯以葬墓
在吳江縣澄源鄉西允字圍孺人父瑛母李氏世爲
是縣人子男長國南縣學生次兆南式南皆幼女德
生五年死貴生十三年後孺人四年死且葬矣長子
與二女孺人出也孫女一孺人來爲周氏冢婦二十
二年勤苦儉薄終始如一日自用爲行人及丁傚仕
府君憂服除赴官孺人皆留以侍養柔默端慎舅姑
然燕笑稱其順親戚於出門稱其敬是以自始死以

及葬之日尊卑內外哭之莫不盡哀其爲命婦終四十壽不能及五十豈命數之罰也白國南生凡非生子輒不舉二女性且惠又爾短折何生成之難也嗚呼其命也夫其喪之在嶺南踰二年而後歸又五年始克以葬若是其緩也用於孺人則何辭焉碩懿行在門內歲月逾邁有不可忘者於是取其大畧書之石寘之壙之前地五尺惟以識吾哀而已

南園府君行狀

大詹世爲吳江縣人高祖進德娶于縣先於元相傳爲張仕判院至　國初業醫于縣南五十里車溪之上正統間府君宗瑞相與盡讓田業於其外家徽屋於[illegible]步而定居焉母韓氏生府君幼即聰敏景芳抱置之膝以杖畫地作字授之一再輒能舉問學知大義比壯使督門戶事備嘗辛劇悉以餘治景芳公父子終年不煩過出其後也景芳公年幾八十昔贏憊手足緩而不可使是時宗瑞公已先卒府君日夜侍左右少有舉動皆府君代爲之力行把則負之日爲滌易其近衣積二年不廢性喜記憶微辭比類能舉隱秘故實識評文字得失切中其要會敬癸

賓客過逢必爲設蔬果行酒款語累日不爲厭鄉之人即有不相能者則引爲曉譬使各釋去久之人亦不以爲德也成化辛丑歲饑府君祖姑有遺女病僂不嫁而家特貧即作視之曰姑固不足於我耶即日迎與俱來時府君家無素儲躬爲辦給逾七年以疾歸卒嘗自邑中還風卒起且十里外望見湖中有舟且覆奮往救之出于舟之下者十數人其中有爲所識者明日䝰謝府君曰偶及吾見爾初亦不知爲爾[illegible]甚約雖介糲食取足而已與人以信終[illegible]所親戚不足有無周䘏自號南園叟配許

二人長用壬戌進士南京給事中次曰女四人女二人府君生於景泰乙亥七月十一日卒以正德己巳十二月二十八日壽五十五將以今年秋九月日葬于邑西九之原祖塋不肖用竊惟先君蚤歷家難力求師資者次脩於家信惟聞於鄉禮義施於後人發不踰節行不違言而無能一日令其報嗚呼天乎實不肖罪大惡積不自殞滅至於此極也顧行緒具存是宜備物以錫于後伏惟大人先生軫念孤苦賜銘刻石列之幽壙則先君之遺行庶幾得託于立言君子以垂諸不朽而不肖之罪惡亦

得少進其萬一曷勝哀感之至謹述行實大略如左
惟鈞慈俯鑒焉

周恭肅公集卷第十五

奏疏

公用人以正治體疏

臣嘗聞之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說者以舜之無爲歸之於得人然舜之所以得人由其用人以公也今考虞史所識舜命九官猶詢下咨於羣臣夫舜聖人也而其用人猶不敢自用如此誠以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以我用人固不若以人用人者之爲公也此舜之所以爲得人之盛而成恭己之化而爲萬世有天下者用人之天法也臣伏見　陛下近來用人往往不由該部如以劉愷李浩爲禮部尚書張昱爲鴻臚寺卿趣竟爲本寺左少卿都給事中邑經潘塤俱陞級外任或冢待旨或出　内降讒近慢惑莫知所由殊非有虞疇咨之意與臣平日以堯舜望　陛下之本心也況君逸於上臣勞於下法乎天也故曰君人者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序臣愚以爲　勑戒百官各司其職者　陛下之事也至如某可爲某官某可爲某官舉其人以上請者吏部之事也今京官之貳品與外官之六品　陛下皆躬親授其人而吏部不得

與聞焉則是吏部之職廢而 陛下行有司之事矣非徒亻屈 聖慮抑亦有傷治體且 陛下豈以劉愷李浩張昺魏璜果人皆為賢而特用之耶臣聞爲人臣者易進者必難退患得者必患失愷等自甘躁進不卹淸議方彼乞哀於私夜人則已見其肺肝試使捫心能無泚顙是此四人殆所謂小人者也 陛下將陞唐虞之治顧得若人而用之非所以厭衆心而謝有位也臣又惟近日張昺魏璜之事始之者實劉愷也蓋劉愷以陪點尚書而同得尚書李浩則跡劉愷而為之而加甚焉者也張昺魏璜則跡李浩而為之而又加甚焉者也不謹其初遂至如此自茲以往人之效尤日甚一日馴至其極將如之何至於吕經潘塤待罪諫垣似無深過 陛下聖德優弘專務開納亦當諒其狗馬之初心略其葑菲之下體若獲轉遷宜從資格今來陞任特異尋常此固天地曠蕩之恩經等隕身不足報稱然使天下後世將謂 陛下疑察臣下特假此以趣斥言官而凡依違苟容者亦將覬此而徼倖在位臣實惜之誠願 陛下體祖宗建官之意念聖賢知人之難俯順輿情特詔宸斷將劉愷等通行罷黜以沮倖進呂經等照舊供職以廣言路仍望 陛下總御萬幾責成庶職使四海仰日月之明百官效股肱之良用人公而治體正陛下高拱穆淸之上而有虞恭己之化將復見於今日矣臣無任懇切仰望之至

謝攷副都御史疏

嘉靖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准吏部咨為缺官事該本部等部題本年四月初二日奉 聖旨用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寫敕與他欽此備咨到臣本年六月十七日節該欽奉 敕特命爾前去巡撫江西南安贛州福建汀州漳州廣東南雄韶州惠州潮州各府及湖廣郴州地方提督軍務欽此欽遵於嘉靖八年八月十五日接管提督外臣自揣凡庸謬蒙甄錄況茲重寄益愧非材蓋彈壓三軍功貴期於寧謐而地聯四省職尤在於旬宣雖氷凜淵深戰兢每切惟天高地厚報稱難圖臣不勝感戴激切之至

保舉官員疏

據江西南安府申本府勘得原任刑部山西司郎中劉寅先於嘉靖二年九月初七日奏 准養病回籍嘉靖五年四月內病痊比因父劉誕患病有兒劉守早

故只得在家看侍湯藥嘉靖六年正月十八日父故
令義男劉濟抱　奏闕領孝字勘合守制至嘉靖八
年四月十八日服闋本年十一月十八日給文起程
過例回籍緣由到臣本查先據該府申奉江西布政
使司劄付承准吏部勘合爲催取風憲官員事內開
看得養病官員瘝廢職業不能及時效用上孤朝廷
作養之恩誠爲有罪但其中情節不同相應酌處合
無候　命下之日本部行各處撫按官嚴加訪察除
詐病營私行止有議者照不謹事例題奏　明旨革
職外其有果因患病不堪供職或因親老無志世用

別無他故者從實具　奏本部查訪相同照老疾事
例行令致仕若果有才行可取志在恬退爲鄉評所
推有益風化者仍聽具實　奏保本部查議起送不
許朦朧濫舉等因題奉　欽依類行欽遵行據大庾
縣查勘得郎中劉寅始因具　奏放回養病侍親後
因父故　奏領孝字勘合依例守制爲照本官志行
端愨取與不苟父故哀毀骨立居喪三年口絕酒肉
別室獨處杜門不出並無干預公事亦無詐病營私
緣由轉申到臣已經批仰南安府再查去後今據前
因臣訪得郎中劉寅素稱質樸尤篤操履養病愆期

本以父亡之故居喪執禮久孚宗黨之言所據本官
年力方強心跡無愧如蒙乞　勑吏部查議起送赴
部聽用庶幾嘉獎清脩有裨風教緣係保舉官員事
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差舍人來儀齎捧謹題請
旨

乞憫恤遇害方面官員疏

嘉靖九年二月二十七日具節據福建都布按三司
各呈爲反獄事該巡按福建監察御史施山鎮守福
建地方兼管市舶司事內官監左少監師尚會案行
據按察司按察使朱裳會同布政司右布政使錢宏

都司署都指揮僉事仲欽弔取見獲賊囚盧堅審據
盧堅與已獲丁黑鬼等一十七名已死林汝奠等各
於先年爲強盜人命等情問擬斬絞罪名俱發侯官
縣監候會審各商謀反獄共用銀六兩送與本縣刑
房吏丘以正等又將銀七兩送與禁子汪鳳等將堅
等不行牢固防守嘉靖九年正月二十九日早堅等
將禁子林椿殺死周文等殺傷打開監門殺死知縣
黎文會沿街搶奪冷鋪槍棍擁出大街時有左布政
使查約右參議楊瑀都指揮王翀因赴巡按衙門會
議及按察司經歷周煥齎送公文各到察院門首撞

遇堅等彼查布政等各見反獄喝罵叫拏堅等乘兇
各用原執刀槍殺砍查布政楊參議王都司周經歷
俱被殺傷重當蒙巡按施御史鎮守師少監督同錢
布政朱廉使分巡福寧道郭副使帶管巡海道曾副
使嚴令府衛縣掌印巡捕官員擒獲小監三等三名
堅等到福州府打開府監將重犯張九等五十三名
俱劫聽從反出堅等又到懷安縣打進監內劫出重
犯余增仔三名其查布政楊參議王都司周經歷各
因傷重身死又該鎮巡三司督令府衛官軍人等擒
斬李元寶等一十一名堅等因見官兵追勦緊急各

擁至井樓門將軍人念靈殺死打開城門逃走又將
民兵郭清謝景戮傷唐四童一殺死蒙施御史會同
師少監督表郭副使仲都司統領府衛與鎮守參隨
官兵追捕本月三十日堅突至連江縣舘前渡頭地
方奪船下海間蒙官兵攻圍生擒堅等共二十一名
斬首一十四名林汝美等跳水溺死續蒙巡按施御
史鎮守師少監案行按察司會同都布二司將堅等
所審前情等因開呈到臣查得本年二月十五日據
福建分巡漳南道僉事謝汝儀開稟前事略節到臣
隨行該道查報及行江西南贛廣東南韶惠潮等府

嚴督關津隘所官兵人等盤詰緝拏反獄各犯去後
今據前因看得失事官員已該巡按福建監察御史
施山會同鎮守福建地方兼管市舶司事內官監左
少監師章查參外臣訪得福建侯官縣縣因反獄之
日左布政查約適當其變彼時左右人役亦勸本官
宜避賊鋒本官不從且云我係　朝廷方面官此賊
豈敢加害其時同在參議楊瑀都指揮王翱因此亦
各不敢走避及前賊突至本官怒罵不止就喝令跟
隨人役擒拏各見賊勢兇惡又無器械抵敵四散奔
走查約等遂同遇害切照本官方當解兇作難之頃

欲收挺身庇衆之功不幸事變倉卒絕無應援遂與
楊瑀王翱相率受害雖微處變之機實執殉身之義
據其慘毒委可傷憫其與知縣黎文會事干典守禍
有所由自取殺身僅可塞責事體迥不相同再照賊
犯盧堅等俱係重刑復謀反獄殺害方面重臣實爲
地方大變則雖梟首剉屍猶有餘罪乞　勑該部法
司查議於左布政使查約等量加䘏典以慰遊魂將
賊犯盧堅等不同常例處以極刑仰干威福之權少
洩神人之憤緣係乞䘏恤遇害方面官員事理爲此
具本差舍人齎捧謹題請　旨

[illegible]分守地方疏

一切照江西南安贛州二府所屬各縣與吉安府所屬萬安泰和永豐永寧龍泉等縣并撫州府樂安縣地壤經壘徃此相交蓋有顯害所致之北吉安又居贛州之北其所屬各縣與樂一縣則環居南贛所屬各縣之外各府佳有積地方田地山場坐落朋嶺禾稻竹木生殖頗蕃凡之所在人所共趨吉安等府各縣人民年常前來謀求生理結黨成羣日新月盛其般運穀石斫伐竹木多種靛麻於炭鋸板等項所在有之又多逋同山縣田主置山 崖業變客作主差徭糧稅往來影射靠損貧弱又有一種來歷不明之人前來佃田傭工及稱齋人以師等名色各多不守本分潛行盜竊間又糾集大夥出沒劫掠不可踪跡又或因追取久近債負或種根捉脫逃軍匠往往各從原籍官司生情揑告彼此文移往來經年不得杜絕其各有司官員又各據分治之說以行好勝之私直臣所屬佃田作直詞涉外縣抑是為非況吉安樂安細民素稱所利健訟加以持法不得非平頑民益無忌憚非惟藉奸滋殺不可袪除閒有積案滯獄亦難控訴蓋因南贛二府為嶺北道吉安府屬湖西道

撫州府屬湖東道其布按二司守巡官按察司雖有兵備副使一員在於嶺北住劄緣吉安府不係管轄布政司雖常委本司官一員兼管湖西嶺北二道又不得常川巡歷以致事無總統人多觖望臣到地方以來緣見各府詞訟交構有司不為分疏已經遵照大明律該載原告就被論輕因就重因少因從多因及兩縣相去三百里之外者各從事發處歸結事理通行去後旋復稽考案牘沮閣如故未見奉行亦緣吉安撫州等府於臣地非所屬勢難責成臣查得江西守巡地方原分南昌九江湖東湖西嶺北五道其布政司官除管糧外原設左右參政參議止共四員平時常該數內一員兼管二道如蒙乞 勅該部查照巡按御史穆相題 准事例定議該司參政一員分守責任兼管湖西嶺北二道聽攜家屬前來吉安府住劄巡歷地方分理詞訟臣於萬安泰和永豐永寧龍泉樂安等縣遵照原奉 勅書事理除一應民情不敢干預外但係盜賊人命重情與南贛等府地方事有干涉者聽臣行移督責各縣當該官吏不行捕獲追究了結亦乞聽臣提問不許仍前玩愒沮閣則提綱挈維可收功於共濟防微杜漸當亦患於

未形緣係乞專官分守地方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
本差舍人李宥齎捧謹題請　旨

薦舉官員疏

照得臣節該欽奉　勅諭巡撫江西南安贛州福建汀州漳州廣東南雄韶州惠州潮州各府及湖廣郴州地方提督軍務撫安軍民欽此伏念臣猥以凡庸叨承重寄顧安民弭盜在於得人自臣到地方以來亦嘗求得其人與之共圖報稱所據兵備知府等官或才猷可取方欲觀其將來或器局循常猶有待於驅策皆未敢輒以爲聞臣訪得湖廣按察司副使楊

淳心存平實表崇敦本之風政理疏通已獲有恒之效福建按察司僉事今陞本司副使謝汝儀憲體有嚴具見老成之器兵戎久任早推蕭靖之才汀州府知府查仲道簡靜之資允不忘乎古朴慈祥之政端可比乎循良漳州府知府陸金攻本實心雅有及民之惠才堪劇郡兼收弭盜之功江西贛州府知府今陞廣東按察司副使王世芳操持堅確素履協乎公評綜理周詳惠政稱乎良牧廣東惠州府知府今陞廣西按察司副使顧遂惠及於民著撫荒之善政行孚於上驗考績之公移以上各官俱各廉勤公謹相

應薦舉如蒙乞　勅吏部再行體訪將楊淳等量加陞擢以爲當官稱職者之勸緣係薦舉官員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差舍人李寰齎捧謹題請　旨

考察自陳疏

近該本部爲遵舊例嚴考察以勵庶官事題奉　聖旨是各衙門堂上五品官并所屬五品以下的你部裏會同都察院并本衙門堂上官照例考察翰林院詹事府等衙門還照嘉靖六年事例一體考察欽此臣惟考察之典以時舉行關係非輕蓋官守之勸懲治道之升降常必由之然賢否異非無難覈實又況

中間好惡或涉於恩怨之私毀譽或由於愛憎之口顛倒眩惑有玷憲章其難尤甚竊念臣極陋至愚誤蒙　拔擢居常循省負切憂惶及茲考察又念臣行不足以服衆明不足以燭物職既忝於與聞義當均承其責誠恐心力不逮自取罪戾上累　聖朝綜核之政下孤人物臧否之望自茲以往無施而可伏乞聖明俯察愚衷將臣先　賜罷黜以考察之任付諸賢者能者容臣少釋重寄爲幸甚冒瀆　宸嚴不勝恐懼隕越之至

星變自陳疏

臣於今月十四日伏覩節該　聖諭書堅二見為妖必有其由上天垂愛朕敢不祗承夙夜思省未自逸寧卿等文武群工皆有輔贊之責可不痛思省改庶朕一人九卿衙門官各着自陳以聽裁處欽此臣聞之書曰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蓋言君臣同心然後可以承天休以成治功也臣伏見　陛下即位以來一紀于茲敬天之誠洞達無間凡遇災異必先引咎恐夜勵精以祈昭格雖古先聖王之克謹天戒不過如此然而上天仁愛見於象緯彗星告異至再至三未能但已臣惟天人

之際感應之幾捷於影響誠未有無故而然者夫以陛下之嚴恭寅畏以承上帝豈宜有此臣愚以為是惟大小臣工不能仰體　聖心凡所以將順獻為於古昔人臣之克有常憲者居然有愧於　陛下所謂應天必以實者恐未能求稱其萬一災異然形實由於此如臣承職尤為無狀伏念臣學術迂疎行一不如人作雖小物馳驅曾無絲毫裨補自甘罷廢以畢餘生于茲際　聖明誤蒙拔擢每懷感激誓死圖報顧惟駑鈍之資衰遲之境雖欲勉強求前其實不勝顛蹶以致負由任重事因人成跡與心違過隨日積召災致異臣實有之猶蒙　陛下不即誅譴容令自陳濾育之恩莫可涯涘若復覥顏在列有所希冀不惟上累　聖主知人之明抑亦有妨賢者彙征之路伏乞將臣早賜罷黜以答天戒不勝恐懼仰望之至

辭改南京右都御史疏

嘉靖十三年四月初八日伏蒙　聖恩以臣由南京刑部右侍郎陞令職者龍命非常震懼無任況此臺端之重寄豈宜樗木之庸材緣念臣薄業章逢濫竽名器素不稱乎職業久已甘於棄捐之際　聖明載從甄錄稍遷滯官繼副內臺復自銓曹遂叨右秩凡

蒙拔擢次第至于再三既荷生成恩莫酬於萬一往濫預越賓自庸愚猶蒙寬斧鉞之誅俾復預縉紳之列佐司邦禁仰承欽恤之仁進長法僚實忝紀綱之選于茲循省彌切戰兢臣敢不永矢一心咸貞百度侵尋末路顧畢輸犬馬之微誠茂膺昌辰莫少答乾坤之大造臣不勝感戴之至

太廟災自陳疏

嘉靖十三年六月十三日臣伏見南京太廟於迅雷烈雨之後一時被災大小臣工相顧震恐臣仰惟皇上儆天法　祖兢兢業業夙夜不遑于茲十有三

年矣精誠格于上帝純孝享乎　聖祖固宜嘉祥並
見以昭無疆之休不虞災異頻仍乃今復值非常之
變實由臣下不職不能仰體聖心誤恩竊位積懷
愆以致有此原其所自較然甚明至如臣愚則又不
職之尤者誠以都察院任紀綱之重作耳目之司道
揆法守均宜責備凡今官邪不能糾之以正民隱不
能察之以情士風無救於飭競公論有愧於維持似
此瘝曠不可悉數召災致變臣實與有其責伏望
皇上將臣叅爲罷黜別選賢才以圖政理以導迎和
氣以慰　聖祖之神鑑以荅天心之仁愛臣不勝戰
慄待罪之至

鹽法疏

照得蘇州府所屬太倉州崇明崑山常熟等縣南通
松江府浙江海鹽一帶近海沿海居民專一興販私
鹽太倉又當江海之交尤易招集流亡越境私販淮
鹽侵占浙西行鹽地方以致松江分司虛設衙門日
就倒塌但存荒基私鹽旣行徒黨日衆卒難解散盜
賊隨起若先年施天泰龔騰近日王班頭董琦董廷
王棣顧文明顧文忠等始則圖利販鹽繼而結黨行
刧又至出海通番往往爭利互相讐殺雖旋加勦除

禍根終在原其所自實由聚衆販鹽失今不爲之處
將來地方之患未已處之之法惟在浙西鹽貨流通
餘鹽皆有下落使鹽徒解散方爲有益緣照各鹽場
俱有鹽課定額除浙江嘉興分司外松江分司鹽場
俱係松江府所屬華亭上海二縣地方華亭縣有浦
東袁浦青村青浦清浦四場上海縣有天賜下砂并下
砂二場下砂三場亦四場共計八場內除青浦天賜
二場坍海外實該六場大約每年額課每一大引與
每小引二引折一大引各四百斤共該五萬五千四
百五十五引九十八斤零每引折銀六錢每年解部

課銀一萬五千一百四十六兩七錢二分七釐二毫
七絲二忽五微其轉解運司本色折銀一萬五千四
百二十六兩一錢二分三釐七毫五絲通共課銀三
萬五百七十二兩八錢四分一釐二絲二忽五微內
該二縣水鄉竈丁無徵鹽課銀七千五百八十九兩
二錢一分四釐五毫六絲二忽九微七纖五沙俱於
二縣秋粮內包補華亭縣包補四千三百二十九兩
六錢三分六釐三毫四絲二忽九微七纖五沙上海
縣三千二百五十九兩五錢七分八釐三毫二絲前
項鹽課俱係竈丁出辦其自煎餘鹽却不許明白變

易前功無徵課銀俱係二縣民戶包補其竈丁餘鹽
亦不許轉賣倉用餘鹽既不許賣又不許買官司又
不如先年給價收貯若不私相轉販餘鹽將何下落
竈丁將何養活切見凡議鹽法者皆稱商鹽宜通私
鹽宜塞多方設法日新月盛其實商鹽未嘗不塞私
鹽未嘗不通然商鹽之塞是官府自塞私鹽之通是
官府自通緣商鹽以引目為名利在買求夾帶及不
繳退引官司以搖製為名利在縱容夾帶又不追退
引所以商鹽但求苟免捕獲其實滲漏影射居多故
謂商鹽未嘗不塞其官司巡捕私鹽一向通同作弊

其實家家戶戶俱食私鹽故謂私鹽未嘗不通鹽法
至此豈惟商鹽不通併商鹽亦俱變為私鹽止多一
種各處私販鹽徒相聚為害難以處置所以處置地
方莫在處置餘鹽且竈丁煎種辦課即是民戶種田
辦糧民戶辦糧餘米聽其變易生理惟竈丁辦課之
外餘鹽却作私鹽一切有禁況鹽貨實出天地自然
之利竈丁不得自食其力人情物理實有不堪為今
地方之計莫若將松江分司六鹽場查照原額鹽課
銀兩每場各該若干本場竈戶每戶若干又每丁若
干照依徵糧排甲法則立為三限係復松江分司衙

門行令浙江運司官一員前來住劄及時聽令商人
入場收買責令總催仍併各竈依限將課銀完納限
內天色晴乾雨濕逐日開記另報運司查驗量為遲
速課銀未完就於地頭嚴禁鹽貨出場中間若有先
自辦納課銀停鹽待價者聽從其便但遇課銀一完
隨即開報運司并巡鹽衙門各場餘鹽聽令各竈丁
自行發賣或轉買陸路肩挑背負并水路三板小船
各人販賣但不許挾持軍器及越過行鹽地方大約
每年限上半年辦課下半年開禁各竈丁既知餘鹽
許令自賣必肯早辦課銀商人既知餘鹽許容平買

必不營求夾帶其餘一應人等亦知餘鹽不禁轉賣
必不冒法聚衆與販商項越境准鹽無處發賣不禁
自止目前一應私販俱可轉為商人此法若無窒礙
亦可與嘉興分司一體舉行其該縣水鄉竈丁亦可
因此招回復業增辦課銀漸補無徵之數如或鹽貨
流通價值低賤仍聽竈丁免納折色俱納本色上倉
作為存積亦可漸復召商開中以實邊儲之法或謂
私鹽自來有禁不知鹽法自來亦自不同如洪武年
間煎鹽工本在官支給隨其多少俱屬官物其後鹽
課立有定額其外餘鹽亦有本場收貯給與米麥之

例彼所禁賣私鹽一是原領在官工本一是不肯送
官受價罪以私鹽情法猶有可據此後煎鹽工本既
不如先年出於在官餘丁餘鹽又不如先年官爲收
買惟獨禁賣私鹽之法未見處置但餘鹽決無委棄
之理鹽徒決有聚衆之勢官司决難去通縱之弊地
方決難免擾攘之患立法之始未以恩民足國末流
之弊遂至爭民施奪誠爲可慮其餘鹽法事宜不能
備悉特緣關係地方生靈輒爲處置如蒙勅下該部
再加詳議早見施行則民生國計幸甚

公薦舉以備任用疏

准南京吏部咨准吏部咨該吏部題奉欽依通行兩
京府部九卿科道及在外撫按官查照凡致仕閒住
爲民充軍等項官員數內各舉所知奏請簡用伏惟
聖心所在蓋將使羣臣奉承德意合衆論之公而舉
之　陛下合天下之公而用之贊元經體脩政立事
大小臣工莫不得人公道昭明生民蒙福至治之効
端可致矣臣愚不勝欣忭敢以平日所聞諸臣皆被
薦而未用用之而未盡者爲　陛下言之如原任南
京吏部尚書羅欽順工部尚書章拯戶部左侍郎張
璁南京都御史何瑭太常寺卿魏校光祿寺卿馬理
江西按察司副使高賁亨以上各官篤於踐履素負
物望凡得君人而用之可以敦實行可以養廉靖可
以鎮浮薄可以遏奔競又如原任大理寺右少卿顧
似翰林院編脩楊名兵部主事趙時春浙江等道監
察御史石金喻希禮江西永新縣知縣陸粲以上各
官克脩名義號稱直諒凡得若人而用之可以厲風
節可以廣言路可以愧諛佞可以激頑懦又如原任
巡撫順天等府右副都御史王大用規模宏偉材力
充裕雖或不拘小節實足以堪大事原任巡撫雲南
右副都御史顧應祥雅有器識廉稱清強特因奔喪

致罪猶爲覲過知仁原任江西按察司副使王世芳
操履清白勤於職事及時策勵當有可觀原任浙江
嘉興府知府何祉善於治郡吏畏民懷乃因互相糾
劾濫及本官至今嘉興之民如慕慈母以上各官俱
宜甄錄以建事功此外如歷年以來各因事爲民充
軍并例外考察各官中間蒙恩詔矜釋者時時有之
其有罪戾深重雖每遭大霈生意猶鮮久抱向隅之
泣興微解網之仁况蒙恩詔以來歲復一歲創艾已
深若蒙　陛下曲加矜憫或使効狗馬之勞彼知賴
天地生全之恩必能感激奮發以圖萬一之報伏乞

刼下吏部備查在先升所日各撫按科道等官弁令
各論薦前項官員本內開具及致仕閒住以下各官
姓名衆之羣議徵之人望參之公論一一辨別分爲
等第孰可重任以仰其成孰可駕馭以得其力孰可
原情而盡棄其前過孰可收任而徐觀其後來至於
或宜復其舊銜或宜釋其補伍皆與疏名取自 聖
裁不惟使一時善人君子久懷忠藎者咸得以贊襄
盛治而凡省愆悔過願効微勞者亦不至終爲棄物
則上有以體 陛下用賢圖治之心下有以伸臣子
薦賢爲國之義臣無任懇切仰望之至

謝改南京工部尚書疏

嘉靖十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准吏部咨爲缺官事內
開本年九月十四日該本部具題本月十七日奉
聖旨周用陞南京工部尚書欽此欽遵備咨到臣伏
念臣用一介凡庸久甘廢棄幸際 聖明御極謬起
於讀禮之餘繼因薦剡備官旋畀以視師之任喈濤
充之密邇載由中丞而佐銓衡荷大造之優容仍以
卿貳而兼風紀忝叨行於九棘負瘝曠者六年方隕
越之是虞詎登崇之敢望洊命晉司乎邦土撫躬兢
切於春冰臣敢不勉竭夙興夜寐之心期報天高地
厚之德爰陳末藝蒸惟木之從繩仰荅鴻鈞佩若金
之作礪臣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

謝賜白金綵幣疏

嘉靖十九年二月十三日伏蒙 聖恩以臣原任南
京工部尚書脩理孝陵工完 賜臣銀二十兩紵絲
二表裏者伏以 聖人繼述之達孝肅篤念乎山陵
臣子職分之微勞敢計功於尺寸不圖恩賚下及庸
愚重以白金兼之綵幣拜貺之昀乎盛典感激逾倍
乎恒情臣敢不懋效斷金益矢初心之精白詩歌補
袞永期大化之裁成臣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

重預備以隆 聖孝疏

嘉靖十八年五月二十七日准南京禮部咨爲喪禮
事內開 慈聖梓宮 欽定本年五月十七日子時
引發等因欽此本月二十九日准工部咨爲傳奉事
該工部題內開 聖母梓宮南巡江行船隻合咨南
京工部將見在黃船一二隻擇取堪用者如式脩收
務在寬大軒敞堅完稱宮駕送至儀眞壩下聽候庚
幾先事預圖而我 皇上純孝奚安之心足以少慰
等因嘉靖十八年五月初九日題奉 欽依備咨到
部臣等因見欽定日期已近節行本部主事張瀚揀

選得小甲張福仔等堪以脩改黃船二隻即日估計
物料添撥工匠晝夜併作自陸月初一日至本月初
十日催儹工完臣等躬往龍江提舉司將工部原來
丈尺式樣比照本船各面闊八尺四寸進深二丈五
尺高一丈五寸俱各相同本月十二日行委本部主
事王公楫管領南京中軍都督府委官羽林右衛指
揮伍永昌旗甲黃興等共六十名將前船遵照 欽
依事理駕至揚州府儀真縣聽候并通行欽差
內外文武諸臣知會訖臣等仰惟 聖母慈德深厚
皇上孝心純至仰今由水程南祔 顯陵自京師直

抵承天府 梓宮所經百靈拱衛毀于休祥固無萬
一之虞惟臣等承命督役將以利涉大川凡所以為
備慮者則宜倍常加謹切緣裏河外江船隻規制材
料亦自不同蓋裏河宜於輕便外江宜於穩重即今
本部脩改前項黃船俱係裏河船隻況今自儀真以
西皆從大江泝流而行又值盛夏暑蒸大雨時行水
潦方至尤當謹備懷轉思惟不勝恐懼臣等伏見本
部另有大黃船一隻即先年奉迎 聖母入京之時
由大江順流駕至通州停泊嘉靖九年該工部題奉
欽依送來南京脩理一向於龍江地方船塢遮蓋停

泊本船通闊一丈九尺長一十一丈制度尊嚴工藝
堅緻比之前船兼為安穩臣等愚見欲將本船併加
脩飾行取官軍領駕與今奉欽依脩改黃船二隻同
作預備之數又念若候題請至日遵行實懼緩不及
事伏乞俯容臣等恭候 梓宮所經儀真之日將前
項緣由通行欽差內外文武諸臣從長計議若原來
通州黃船已經脩改堅固安穩不必別議若雖經脩
改比照大黃船或有不及宜從議處以備啓行至於
奉安 梓宮附舟之時事體重大俱聽奉 勑諸臣
加慎供事務期下盡人事上順天時以祈慈宮晉履

無虞之慶以慰 皇上少紓罔極之思臣等無任恐
懼迫切之至

欽奉 聖諭疏

據本部虞衡清吏司主事曹嗣榮呈奉本部劄付該
工部題奉欽依內開看得 聖母梓宮經行水程事
體重大自儀真起至承天府沿江一帶合行南京工
部委官會同各該撫按巡江等官預為整理導引防
送等因備劄本職遵行又奉本部劄付內開本部已
經遵照欽依事理將行取南京張福仔等黃船二隻
加式脩改續該本部查取南京龍江關原有停泊

聖母大黄船一隻又經脩理完備劄委本職管理恭
送　梓宮前往承天府安裕等因本職仰承委託夙
夜戰兢隨即會同漕運都御史周金巡撫應天等府
都御史歐陽鐸巡按御史那箚操江都御史简霄巡
江御史黄正色湖廣江西巡撫都御史王暐巡按御
史景溱湖廣巡撫都御史陸杰巡按御史朱箎及各
該守巡等官督令各該司府州縣衛所掌印委官一
體整理預備伺候導引防送行督率龍江提舉司提
舉劉子貞隨帶匠役護送　聖母梓宮於嘉靖十八
年閏七月初六日至承天府於行宮奉安恭候欽定

吉日奉掩　玄宮各該撫按巡江等官已經各另具
本題知本職合畢本部具題及咨工部外因到部送
司案照先奉本部送准工部咨前事節該司禮監太
監温祥傳奉　聖諭攻水程奉　梓宮行欽此續准
工部咨爲傳奉事欽遵通行移咨到部送司案呈劄
付主事曹嗣榮會同各官整理河道導引防送嘉靖
十八年六月初八日本部將脩理過小甲張福仔等
黄船二隻駕送儀真壩下聽候續該本部議得脩攻
前項黄船俱係裏河船隻今自儀真以西皆從大江
泝流而行尤當謹備爲得先年奉迎　聖母入京之
時大黄船一隻嘉靖十九年該工部題奉欽依送
本部脩理停泊本船制度尊嚴工藝堅緻又經脩[illegible]
於本年六月十八日駕至儀真壩下兼同張福仔等
前船二隻聽候本月二十一日已經具本題知隨該
欽差司禮監太監鮑忠等議於　聖母大黄船奉安
梓宮本月二十五日於南京龍江關啓行其張福仔
等黄船二隻仍隨行預備本部劄付主事曹嗣榮督
領提舉劉子貞帶領料物匠作夫役等一十名沿途
聽備脩飭去後今並前因通查案呈到部臣等仰惟
皇上至孝本乎天性睿照協于神謀斷自淵衷建茲

吉兆　乗輿駐蹕覽荆楚而五岳標祥　慈緯陟冊
渡江漢而百靈効順夙期不爽大事允襄爰　二聖
之玄宮厚同坤極佑萬年之寶曆永慰孝思臣等無
任惶懼祈懇之至

謝賜龍飛録疏

嘉靖十八年某月日准南京禮部咨准禮部咨該本
部題奉　欽依頒賜臣等御著大狩龍飛録各一部
共二冊者仰惟　皇上功侔丕烈德懋重光勤政而
風動四方擴仁而時育萬物省方協獻歲四陽之月
稽典符乾元五位之占刻此訓謨實惟達孝爰[illegible]因

山之制逐躬　幸楚之勞群祀咸修百靈拱衞六龍
夙駕四國朝宗茂纘神功覩河洛而恩爲載瞻潛邸
儼美墻之見兢覽純德而吉卜　玄宫介昌辰而允
旋玉輅　睿智寓敷言於制作臣工竭効力於編摩
煥乎日照而月臨允矣天經而地緯臣幸叨榮錫莫
罄名言伏願學懋緝熈治隆晉拱誕敷文德式帝命
于九圍永言孝思詒孫謀於萬世臣無任欣忭感戴
之至

災變自陳疏

准南京吏部咨准吏部咨該太師兼太子太師翊國
公郭勛奏切照嘉靖十九年三月內天降風霾折樹
壞物臣思災異之來實臣下不能奉宣德意乞查先
年策免大臣故事許大臣自陳等因奉　聖旨卿說
的是災變策免大臣　祖宗舊典着九卿堂上官各
衙門四品以上官都自陳來仍着科道官拾遺糾劾
欽此臣惟國家稽古建官所以弼教導迎和氣實在
得人伏念臣猥以凡庸謬蒙　簡擢至於待罪今職
甚愧涯分自揣實無絲髮之效可以仰承欽恤之萬
一疎曠因循咎戾日積致災召變臣復何辭伏乞
皇上俯察愚衷將臣亟賜罷黜別選賢能以司邦禁

庶幾輿論協而賢路不至於久妨災變弭而天休可
迓於有永臣不勝惶怖懇望之至

天戒自陳疏

嘉靖十八年七月初八日准南京禮部咨爲修省事
准禮部咨內開本年六月初一日酉初天雨雷暫于
奉先殿左吻折及東宫門摘獸從少損同時皇城北
鼓樓被燬該本部題奉　聖旨朕仰天慈下戒實切
感懼避待朕諭行祭告禮修省着今日始青衣角帶
至祭日止百官勿外示儀相須中加省畏自陳依行
餘罷欽遵備咨到臣除遵依修省外仰惟　皇上敬
天法　祖勤政恤民致治之隆遠邁前古固宜導迎
和氣嘉祥並臻今茲災變其感召之由實惟臣下奉
職無狀積獘彌深馴致於此至如臣者庸繆尤甚謬
蒙寵榮忝司邦土伏自備員以來夙懷感激圖報其
如驅策不前上無以仰答國恩下無以少紓民隱時
復循省殊切憂惶召災致變臣實無所逃罪伏乞
聖明俯察愚衷將臣亟賜罷黜別選賢能以成効
庶幾官使得人可以少答天戒臣不勝恐懼仰望之
至

謝改南京刑部尚書疏

嘉靖十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准吏部咨爲欽依事該
本部題奉　聖旨周用改南京刑部尚書欽此欽遵
備咨到臣承命渙頒措躬踧踖伏念臣質惟凡陋猥
本孤寒夲遇　聖主御天大鈞播物謬蒙拔擢俾效
馳驅顧惟竊位之有年恒滯報恩之無地自待罪南
京工部尚書以來濫荷殊榮實踰素分方虞日省月
試莫稽稱事之勞豈意天覆地容復俾改官之命益
知感激無踰戰兢臣敢不勉力對揚服膺欽恤仰承
休德比隆虞舜之好生式愼祥刑企美皋陶之淑問
臣不勝感戴激切之至

考察自陳䟽

准南京吏部咨准吏部咨爲遵舊例嚴考察以勵庶
官事該本部題奉欽依備咨到臣已經會同南京吏
部都察院將本部屬官照例考察外伏念臣以今職
待罪以來因循歲月徒濫官階雖心同狗馬願效微
勞顧力乏涓埃莫酬大造奉職無狀臣爲尤甚若復
靦顏乞位實慚驅策不前有負國恩萬死莫贖伏乞
聖明察臣愚衷將臣罷歸田里別選賢能以司邦土
俾愚衷得以少逭曠瘝之誅庶官益勵砥礪之效臣不
勝惶懼懇望之至

天戒自陳䟽

嘉靖二十年五月十八日准南京禮部咨准禮部咨
該雲南等道掌道事河南道監察御史党承恩等題
爲答天戒嚴交修以隆　聖治事節該奏　聖旨是
宗廟災變朕心震驚深省痛加修省以實事天兩京
文武大臣都着自陳欽此除欽遵着痛加修省外臣
伏惟　皇上即位以來上體　皇天眷命之隆重中
念　祖宗創業之艱難下閔民生閭閻之疾苦是以
敬天法　祖勤政愛民無所不盡其心夫何邇年災
異屢形今茲　宗廟之災實爲非常之變臣惟天心
仁愛變不虛生應天以實不以文每歷　明詔而凡
今日之臣子則居然竊位罪戾日積莫知省圖譴告
之來實由於此又況洸列大臣義當體國又非群工
之比有如臣者特爲庸謬待罪有年不能仰體
導迎和氣召災致變夫復何辭伏乞　聖明俯
察將臣亟　賜罷黜別授賢能以稱有位庶幾
文誤　恩慈可以少答天戒臣不勝戰栗俟命之
至

湖改工部尚書總理河道䟽

臣原任南京刑部尚書嘉靖二十年爲自陳事蒙

恩致仕嘉靖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伏蒙　皇恩
改臣工部尚書總理河道臣即於本月二十六日離
臣原籍兼程前進渡江涉淮惟時漕運船隻艤艫相
銜自南趨北湖廣四川　廟堤大木亦次第報入運
河臣蚤夜惶懼不敢辭避遂於本年四月十五日與
原任工部右侍郎郭持平於直隷徐州交代二十日
至山東濟寧州到任訖臣竊惟工部尚書在古制屬
訓官之令典總理河道於今日為凡國之大猷蓋轉
漕四百萬石實備公儲而直達二千餘里又遵　成
算自大河每不常於徙決致諸泉或失利於灌輸閘

嘗集群議而底成功亦惟順天時以屬人事循漢史
之三策特慎防川考禹貢之九河終期入海臣章逢
末裔草澤凡流遭際　聖明叨蒙拔擢計功無補於
毫髮積戾幾重於丘山幸存吠畝之餘生實藉乾坤
之大造不圖廢棄復荷甄收榮拯　顯晉截司邦土
惟矢心有如此水顧惴已實非其人臣敢不俯瀝微
涓仰承　戩穀或源或委永同江漢之朝宗如坻如
京願賜生民之澤潤臣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

給由疏

臣於嘉靖二十年正月初四日准南京吏部咨前事
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南京刑部咨該臣咨
照得本職見年六十五歲直隷蘇州府吳江縣人由
進士弘治十六年除授行人司行人正德元年陞南
京兵科給事中正德五年丁父憂臣正德九年復除禮
科給事中奏改南京兵科給事中正德十二年陞廣
東布政司左參議嘉靖二年陞浙江按察司副使丁
母憂嘉靖陸年扣除山東按察司副使陞福建按察
司按察使嘉靖七年陞河南布政司右布政使嘉靖
八年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
務嘉靖十年取回本院管事陞吏部右侍郎嘉靖十

一年陞本部左侍郎嘉靖十二年調南京刑部右侍
郎嘉靖十三年陞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至嘉靖十
六年三月初十日歷正二品俸三十六箇月三年考
滿赴吏部給由嘉靖十七年二月初三日復任本年
十月二十三日陞南京工部尚書本月二十四日到
任嘉靖十八年九月二十六日改南京刑部尚書本
月二十七日到任嘉靖二十年正月初二日止連閏
又實歷正二品俸三十六箇月通計歷正二品俸陞
年例應給由等因咨部備咨到臣照例給由開嘉靖
二十年五月十八日准南京禮部咨為恭[illegible]成啟戒

修以隆 聖治事該臣具奏爲自陳不職乞 賜罷
黜以荅天戒事奉 聖旨周用准致仕欽此欽遵備
咨到臣伺籍致仕嘉靖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准
吏部咨爲缺官事該本部題奉 聖旨周用改工部
尚書總理河道欽此欽遵備咨到臣臣即於本年四
月二十日前到山東濟寧州駐劄交代到任管事外
竊照臣前任實歷正二品俸通計六年今待罪前職
自本年四月二十日起至七月二十日止又歷俸三
箇月例應赴吏部給由緣臣見奉 勑諭總理河道
不敢擅離乞 勑吏部查理照例上 請臣不勝恐
懼俟命之至

周恭肅公集卷第十五

周恭肅公集卷第十六

奏疏

理河事宜疏

臣伏覩節該欽奉 勑書內開凡修河事宜勑內該
載不盡者俱聽爾便宜處置欽此臣自嘉靖二十二
年四月奉 命總理河道伏念漕河係今日軍國重
務而臣至愚至陋分非乘捐謬蒙 陛下不以臣爲
不肖俾承官乏居常懍懍寢食靡寧緣見凡今治河
事宜前此諸臣相繼悉心規畫然又莫不皆以黃河
衝決不常將來利害不能逆覩惴惴然日惟聽河之
所爲則是從長之議經久之圖固有所不敢任者臣
撫躬感激莫知所爲近日查到山東兗州府濟寧州
見行文卷一件爲開墾荒田以蘇民困事又一件爲
效愚忠興農功廣 聖心以隆 聖化事又一件爲
專責任墾荒田正民俗以固國本事俱該戶部題奉
欽依轉行山東布政司各府州縣開墾荒田自嘉靖
八年以來累經有行搭認丈案未見成功臣竊伏惟
念以爲治河墾田事實相因水不治則田不可治田
治則水當益治事相表裏若欲爲之莫如古人所謂
溝洫者爾今欲乘臣之來誠相與乘時整理此一機

會也又當朔覲考察之年百度維新將來任事得人是又一機會也敢以臣之私憂過計爲　陛下陳之

臣惟古今稱聖人之治水者必曰大禹禹治水之功莫大於河自告厥成功至周定王五年河徙砱礫中間自龍門至於碣石入海不爲中國害者蓋一千七百年然禹之治水莫備於禹貢則皆紀其成功也而禹之自言則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至孔子稱禹又曰盡力乎溝洫夫以聖人之所爲遺千萬世而不泯罔宜不可名言而禹之自言與孔子之稱之者惟曰濬畎澮曰盡力乎溝洫然則歷千七百年

而河不爲中國害者實大禹盡力溝洫之賜故自禹至殷盤庚而稱五遷厥邦以避河圮溝洫蓋小壞矣圮猶未徙也至周定王時而河徙則溝洫加壞矣徙猶未決也至秦廢井田開阡陌溝洫掃地矣秦祚不延及漢而河決瓠子決酸棗決則甚矣歷漢而唐而宋元河徙河決不可勝紀今年治河費若干萬明年治河費若干萬大略求之而已矣溝洫之政無聞焉自今黃河言之每歲冬春之間自西北演迤而來固亦未見大害逮乎夏秋霖潦時至吐吞不及震盪衝激於斯爲甚考之前代傳記黃河決於夏月者十之六七秋月十之四五冬月蓋無幾焉此其證也夫以數千里之黃河挾五六月之霖潦建瓴而下乃僅以河南開封府蘭陽縣以南之渦河與直隸徐州沛縣百數里之閘狗而委之於淮其不至於橫流潰決者實徼萬一之幸也夫今之黃河古之黃河也其自今陝西西寧至山西河津所謂積石龍門合涇渭灃渭潦沮汾沁及伊洛瀍澗諸名川之水與納每歲五六月之霖潦古與今亦無少異也何獨大禹則能使之安於東北之故道歷千百年而不變而後世曾不能保之於數十年之久由前言之此其由於阡陌之

壞溝洫之不修者較然甚明仰惟　陛下臨御以來愛養元元無所不至故於乞墾荒田之疏屢蒙開允則於今日肇修溝洫之政以繼神禹地平天成萬世永賴之功臣愚實有望焉且黃河所以有徙決之變者無他特以未入于海之時霖潦無所容之也溝洫之爲用說者一言以蔽之則曰備旱潦而已其用以備旱潦一言以蔽之則曰容水而已故自溝洫至于澮其爲容水一也夫天下之水莫大於河天下有溝洫天下皆容水之地黃河何所不容天下皆修溝洫天下皆治水之人黃河何所不治水無不治則荒田

何所不墾一舉而興天下之大利平天下之大患以是爲政又何所不可 臣竊見河南府州縣密邇黃河地方歷年親被衝決之患民間田地決裂破壞不成壠畝耕者不得種種者不得收徙貲亡力無措饑餓加以額辦稅糧催科如故中土之民困於河患實不聊生至於運河以東山東濟南東昌兖州三府州縣地方雖有汶沂洸泗等河然與民間田地支節脉絡不相貫通每年泰山徂徠諸山水發之時漫爲巨浸潰決城郭漂没廬舍耕種失業亦與河南河患相同或不幸而值旱暵又並無自來修繕陂塘渠堰蓄水

以待雨澤遂致齊魯之間一望赤地於時蝗蝻四起草穀俱盡東西南北横亙千里天災流行往往有之此皆溝洫不修之故也若使溝洫既修則豈惟山東河南見在凋瘵之民得以衣食生活前日四遠流移之民孰不願復業墾田以圖飽暖昔也招之不來今也麾之不去民利於此安得不興 臣惟善救時者在乎得其大綱而復古者不必拘於陳迹 臣之所謂修溝洫者非謂自畎遂溝洫一一如古之所謂止是各因水勢地勢之相因隨其縱横曲直但令自高而下自小而大自近而遠盈科而進不爲霖驚突之於海而已矣 臣又惟念遠謀不可以倖致美功不容以雜施溝洫之政歷千百年影迹湮没竟莫舉行究其所由夫豈無故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古今事功半途而廢者率由於此 臣愚以爲欲修溝洫之政雖曰不拘陳迹然時與勢殊變而通之不能無所事事今略舉其大綱若正彊界以稱工程若集人力以助夫役若溺荒糧以復流移若專委任以責成功若特定論以察群議其諸條目未敢覼縷議定之後循其次第毋以欲速而輒更張毋因小利而生沮撓及今黄河南行雨暘時若又適遭遇 詔令開墾荒田至再

至三機會可乘之時始於河南山東次及直隸遠年近日黃河徙決地方自日而月自月而歲自州縣達之司府自腹裏達之邊方在下有 臣工相與協力在上賴 聖明俯賜斡旋如無成效 臣甘伏欺罔之罪 臣蚤夜營思以爲治河裕民之計無出於此是以不揣迂陋昧死上聞乞 勅該部查照累經題准 欽依通行開墾荒田事理與 臣所言溝洫條件如果彼此可以相須而成不至窒礙即與從長集議具由上請 聖明施行則民生幸甚萬世幸甚 臣不勝恐懼隕越待命之至

曰正疆里以辨工程　臣惟古之溝洫即後世之所
謂渠也但有大小之不同溝洫之政必先正疆界合
而言之則疆里爲大渠爲中渠溝洫爲中渠爲小渠
不先疆里則規模不立脉絡不貫將來彼此相病勞
而無功然有一府之疆里有一縣之疆里有一鄉之
疆里合行司府州縣通融規畫定立疆里由一鄉而
一縣由一縣而一府由一府而達之各府一縣之中
先因通流畫爲大渠多者五六少者三四次因頃畝
畫爲中渠爲小渠因而計其工程之難易土壤之生
熟夫役之多寡錢糧之盈縮期會之先後均爲三年

大略初年疏大渠會於諸河次年疏中渠達於大渠
又次年疏小渠達於中渠其淺深廣狹各因水勢其
縱橫曲直各因地勢中間畢竟特甚不通轉輸去處
用水平打量疏爲塘堰出於溝洫之間水澇則趨乎
旱乾則節蓄經畫既定造成疆里圖冊上下官司如
式施行按時稽察責其成效
一集人力以助夫役　臣請疆里爲大渠溝洫爲小渠
大約施功之始大渠用官夫小渠用民夫官夫專開
水道以爲之經民夫各治其田以爲之緯仍令州縣
各計各用官夫若干民夫若干然則工之始自姓生

未復須以民夫從官夫其官夫於召募之外若賑
濟放免之類俱合從宜區處倡率小民　臣竊見問刑
衙門充軍人犯依例發遣所在有之但隨解隨逃各
該衛所官旗通同侵盜月糧漫無稽考往往直至會
赦方纔任支赦後又復開發積至幾年天下衛所合
糧軍犯莫紀其數況今錢糧歲辦會計如　王府祿
糧亦且頻年告乏却容此等罪人潛形竊食實爲虛
靡今欲集人力以修溝洫乞行附近河南山東直隸
各該問刑衙門除奉　特旨并免死充軍外其餘仍
倣宋人民屯之法隸其名於河南山東各衛所而以

其人屬之有司責令以官夫開渠并墾除糧荒田自
給口食三年之後量徵屯糧若會　赦不願還鄉聽
其改報民籍前田永與爲業又如河南山東各該司
府州縣問擬徒罪發配人犯自來多是賣放徒令濟
貪無以懲惡亦合除賊盜并與杖罪情願納贖人犯
俱令以官夫開渠各隨所犯輕重徒罪以里計杖罪
以丈計則軍犯得免衛所陵虐且省軍儲徒罪得以
力役充贖亦不廢法至於漕河夫役山東獨當其衝
編僉特爲繁重比年以來財力俱敝大約年年原額
均徭編銀肆萬玖百餘兩該夫役壹萬肆千貳百餘

名約計雇役該銀壹拾叁萬肆千陸百餘兩若如往
年河道有事之時又須召募應役工食銀兩無從措
置即今河患稍寧 臣 謹遵 勅諭便宜行事擬欲節
省財力以備不虞已經議減嘉靖二十三年分夫役
共計肆萬肆千捌百捌拾貳箇月並徵椿草折色又
減空役之外椿草合柴等銀共計壹萬伍百餘兩又
減雇役銀約計叁萬肆千伍百餘兩皆以示寬民力
將來幸無不時工役使之各衙盡力於田畝以為瀦
洫之助此外若所得清驛傳應付之濫郵稅糧賠敗
之苦議養馬積習之弊裁里甲浮靡之費省民壯團

操之操其餘凡節省民力量可以寬假一二件者當
事諸臣皆相與推廣德意一一舉行則瀦洫之政斷
可修復瀦洫既成豈止可以平河患興民利為一地
方有警盜賊相顧不敢橫奔則推其餘力又可以禦
戎馬又推其法於諸邊因修古人分兵屯田之法使
耕者雜於居民之間又不惟可以省餉儲瀦塭相因
所在皆是謂寓武備於農功資人和於地利者也
伏乞 睿照
一蠲荒糧以復流移 臣 惟河南北近黃河并山東濟
南兗州東昌等府州縣地方自來旱潦無備若撫類

緣災傷州縣不勝申報以致百姓稅糧無從出辦只
徭逃亡實非得已遂下稅糧着徵有司又復責令見
戶與大戶包賠承當累輾貽害歷年相仍十室九空
流移益甚見今田野之間嘗省蕭然將來未見底止
臣 聞成化年間總理河道侍郎王恕因裏河旱荒節
該奏奉 憲宗皇帝聖旨山東百姓既十分艱難今
年稅糧等項盡行蠲免欽此欽遵救活小民至今稱
頌今欲開墾荒田河南山東沿河府州縣積年逋欠
錢糧若復照舊追徵有司徒行剝削之政百姓終無
復業之期 臣 乞通行查理遠年錢糧若係小民逋欠

悉與停免及將見在積荒田糧暫與開除則四外流
移窮民指望衣食顧戀鄉土必然日漸復業荒田自
然日漸開墾 臣 又伏思往年治河都御史如徐有貞
劉大夏前來任事或蒙大發浙江等布政司銀兩或
乞發鈔關抽分銀兩以備支費又近年兵部侍郎王
以旂奉 命治河支費官銀亦幾至拾萬兩以上諸
臣固皆因黃河徙決年分災傷有此經費然亦莫非
因民之財救民之患今欲修復瀦洫必須大費人力
合無就於近年蠲糧數內通融扣補僱募工食准作
各戶辦納略如宋臣范仲淹以官糧募饑民修水利

之法官司惠而不費百姓勞而不怨將來濟漁修復
則河患無虞年荒有備下足民食上給公賦皆將沛
然有餘比之因河水徙決臨時驅無辜之民傾不貲
之費興再三不得已之役僥倖一不可必之功者其
為力既易其收功甚遠利害相懸何啻什佰唐臣陸
贄所謂小損所以致大益暫勞所以成永厚者也伏
乞 聖明矜察
一專委任以責成功 臣惟自古設官置吏所以為民
緣體統相承大小不紊既不敢侵官又不敢曠職所
以功緒可稽民蒙其利 臣所謂濟漁之政如前所陳

誠使荒糧既竭人力已集若無其人專任其責雖曰
見今奉行墾田將來有始無終秖是虛應故事今京
官在外有監臨之責其事權既專且重者無如巡撫
都御史巡按御史乞 勑直隸山東河南撫按官及
今黃河南徙之時督同各布政司按察司該府掌印
官委行分守分巡兵備屯田管河等官分駐各府州
縣地方講按造成壢里圖冊工程月日次第舉行府
州縣按月稽考守巡等官按季稽考巡按御史稽考
一年之成功巡撫都御史通稽考三年之成功其新
任知州知縣升到任一年以上者俱聽撫按官激賞

會同總理河道官保舉方得行取陞擢然後事有定
法人有定志成功可期
一特定論以察群議 臣惟黃河徙決不常捍禦之策
遠年近日人自為說自今會通河之外或謂引沁河
自懷慶府武陟縣郭村至南直隸徐州出沛縣以濟
二洪或謂自開封府祥符縣迤北開濬七十里通衛
河運船出淮從鳳陽府泗州亳州入衛河或謂自開
封府城北陳橋迤西開鑿三十餘里引沁河通運船
自徐州達陳橋出會通河或謂於衛輝府置倉運船
由渦河經汴梁滎陽武陟驛七十里即介由衛河轉

運其說不一蓋皆博采人言以求弘濟然亦計其開
鑿建置工役所費率不下幾拾萬即今運道既設其
建立衙門增置官員創造閘壩編僉夫役必須一如
會通河之制財力浩繁何以支持往年工部侍郎劉
天和奏 命治河道當群議方興天和專意修復自
來運道竟復其舊至於海道之議已經奉有 明旨
不必妄議生擾永宜欽遵 臣恐將來黃河徙決不常
成者不得已復廷此議 臣則以為海運誠不敢輕議
惟有倣海運之意而為之一如鹽商之法通計漕運
每石所費增價設法招商若得其人似亦可行者以

涉險不如就安則莫若衆元人虞集之議於近京等處召募墾田若得其人似亦可行若又以圖遠不如就近則莫若循　祖宗以來山東河南開荒田地永不起科事例舉此以足百姓因以足國尤爲切近況北直隸州縣地方實多膏腴田土若加開墾之力內地軍民不勝其利伏覩成化年間特令添設祁安滄冀平谷滿城三十七州縣勸農官員實以居重馭輕之地舉此裕民足國之策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雖古人致國有十年之積其道亦不外此夫國有十年之積萬一漕渠梗塞率飽食之民假日月以從

事宜有餘力故以海運而視遼東則當舍危而就安以遼東而視山東河南則當舍遠而就近以北直隸而視山東河南則又當以先內而後外自內而外自近而遠使四海九州之民飽食暖衣以培億萬年太平之基實在於此至其修舉之法臣反覆思之具不越乎潴洫之政伏乞　聖明留意

江南災傷疏

臣惟國家財賦取給於東南而江南各府出辦莫重於蘇州松江常州鎮江等四府四府之中又莫重於蘇州一府緣蘇州一府所屬止七州縣每年實徵平米二百八十萬九千七百三石有零臣原籍蘇州府吳江縣人嘉靖二十二年正月伏蒙　聖恩以臣侍郎工部尚書總理河道於濟寧州駐劄管事自本年四月二十日到任以來節聞蘇州等府地方霪雨爲災彼時該巡撫都御史翁茂器見在地方臣與未曾相識乃於本年七月初九日致書南京戶部侍郎先任巡撫夏邦謨託開喻茂器勘處地方災傷事情大略至九月初九日得夏邦謨答書云今歲江南多雨禾稼淹沒似爲可憂巡撫衙門已經行移所屬待查勘完日　奏報臣以災傷勘報處分亦係自來常規

至十月初七日巡按蘇松御史周亮因得代回京路由濟寧州臣與相見首詢水災事情周亮備言蘇松災傷重大又言亦曾因災陳言以悉民間苦楚情狀但地方災傷例該巡撫會同巡按具本纔准嚴覈此時地方多事彼此倘不相值若巡撫已經連名具奏諒不至有誤地方臣於此後節節訪聞通報未見奏來　明旨臣亦以通報文字傳寫詳略不同偶未之見至十二月初四日適蘇州府太倉州知州馮汝弼吳江縣知縣朱舜民嘉定縣知縣張惠皆因朝覲路出濟寧州與臣相見各稱州縣地方水災即今

已是開倉徵收稅糧之時未得明文減免分數小民
實無出辦將來殊爲可憂臣據以上所開不覺驚駭
臣本田家祖父世習農業上供國賦其於本地民生
疾苦亦略知之臣聞今年蘇松地方自四月至于八
月其初旱暵穀種不得入土甫及栽蒔淫雨經旬江
湖汎溢比泖不及遠近圍田俄成巨浸此時小民各
計費過耕種工本猶望薄收養活不肯棄捨闔家男
婦老幼相率踏車救水青稞烈日灼體蒸與蚊蚋爭
命加以青黃不接時月雜食豆查麥皮日夜不得休
息幸而水勢略退又值風潮衝作排決隄岸一環無

餘且壞且救且救且壞露地呼號輾轉離散除全圍
渰沒外其餘幸存拾之貳叁留者不得秀秀者不得
實每畝所得大率不過貳叁斗又皆秕黑不成米粒
口食不給將何辦官目今不得減絕有司不過督責
糧長里長承認隨取各人家產能得幾何又況蘇松
等府近該戶部郎中鄭質夫請查歷年逋欠解過銀
壹百幾拾萬兩自奏出散至此已極又何以支吾前
項錢糧貳百捌拾萬玖千柒百之數簿是逼迫亦不
過相繼逃亡而已夫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民不堪命
則所不爲搆言思之實可危懼又常年地方災傷實

蹟撫按官查勘依例　奏報災則府州縣正官隨宜
賑給少延民命以安人心今巡撫都御史俞茂堅已
改南京大理寺卿專候交代新改巡撫都御史丁汝
夔亦以交代未得到任按管巡按御史楊時泰雖在
地方已非　奏報災傷時月其餘蘇州等府州縣知
府等正官王廷等皆因滿　覲離任　外州縣在任
多係佐貳官員止是受成催徵彼見災傷之年方以
愆期爲懼以取足爲能更無力量敢爲寬假下此一
等又只憑信在官吏胥人役寄恃敲朴以濟其私誰
復顧惜臣仰惟　陛下臨御以來愛養黎元無所不

至眞猶慈父母之於子至於京城內外軍民憫其疾
病則備給藥劑卹其飢寒則均給衣飯則自輦轂以
至薄海孰非赤子況東南蘇松地方種田辦糧農夫
比之他處勞苦不啻什倍似此種種民瘼殆有所不
忍言　天門九重何由上達臣敢昧萬死輒以上聞
乞　勑該部備查前項災傷　奏報若以未經覈實
於例有礙則巡按御史周亮蘇州等府州縣知府等
官王廷等各因役　命朝覲俱集京師臣又聞前項
災傷曾經該府覆勘若加次第理論當得其情狀
比之久後覆實更爲親切可信即與從長計處具由

上請量爲蠲免再行巡撫都御史丁汝夔作急赴任
另查別項錢糧以補減免之外起運之數或加免折
銀以蘇陪賠傷殘人戶仍於災傷尤甚地方遵照永
樂年間特定蘇松等府水渰去處給米事例均爲賑
濟又仍乞不得但於存留數內照稀減免分數務俾
民蒙實惠則東南凶年饑歲率解百姓倒懸之苦
祖宗深仁厚澤益隆萬世不拔之基臣不勝懇願隕
越之至

保舉河道官員疏

切照臣節該欽奉 勑書今特命爾前去督理一帶
河道並委郎中等官督併府衛州縣管河官員用意
經畫疏通行濬運其管河副使尤宜嚴督考驗不許再
管別幹欽此欽遵通行直隸山東河南各該管河官
員一體遵依行事自 臣到任二年以時督率隨宜疏
濬河流泉源不至淤遏漕運通行除各該地方官員
職任不與河道相關其餘職任與河道原有相關如
山東整飭曹濮兵備兼管河道按察司副使金清整
飭徐州兵備兼管河道按察司副使屠大山河南開
封府同知楊撫各於河防者有勞績俱已陞任其餘
任淺官員不敢槩舉及南直隸鳳陽等府地方官員

另行查與外訪得河南按察司管河兼管水利副使
吳惺性資淳敏明法守而政弊以除材識優長疏文
河而漕綱允濟整飭大名等處兵備兼管河道河南
按察司副使喬瑞理民列衆久馳良牧之聲分臬近
畿茂著廉明之績整飭天津等處兵備山東按察司
副使王璣操存雅飭而物望攸歸政理廉明而臺評
推重山東兗州府管泉同知劉璟才能理劇事不避
難濬河導泉皆堪其任管河通判何英才力效勤勞
心存謹畏巡其操履何古有終河南開封府通判路
遠邑存遺愛郡有廉聲委以疏河足微其素山東濟
南府德州同知出鸞欽篤有恒益堅素志勵勤不怠
允稱良材兗州府寧陽縣知縣莫貴招徠流移通租
漸復文持彫敝入境改觀東昌府武城縣知縣丘道
明操持惟謹善舉有聞賦役均平民情允協以上各
官或有綱維之責或任幹辦之勞或督集均徭夫役
或整備樁草錢糧皆於河防有所裨益如蒙乞 勑
吏部更加查訪將吳惺等各加陞擢劉璟等量爲叙
用則凡河道官員皆知公論爲重可以齊大小專一
之心吏治有嚴可以損平昔觀望之習緣係保舉河
道官員事理爲此具本專差承差林謙題請 旨

謝改都御史總督漕運疏

嘉靖二十三年八月初四日准吏部咨爲缺官事該
本部題奉　聖旨周用着以原職兼都察院右都御
史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地方欽此備咨到臣
本月二十八日錦衣衛中所舍人仝佐齎捧　勑諭
一道到臣　臣即時望闕祇受叩頭伏念臣草茅賤品樗
櫟凡材蚤緣章句之緒餘尋齒縉紳之儔伍因仍筮
仕歷涉藩司繼因家難而亟奔徙負國恩而莫報自
知迂謬甘遂沉淪詎意　聖明特垂甄錄旋叨清貫
東曹獲佐乎銓衡濫備洪鈞南部濫司乎邦禁守官

無狀計釁積於丘山上疏自陳幸生還於田里天之
高地之厚莫喻優容川之至日之升惟勤頌禱俄拜
自天之命復聯司土之班導河水於支渠川源瀰瀰
峙邦儲於計省萬億陳陳罪掩微勞方虞譴斥榮膺
明詔益切戰兢恩愈厚而報愈難責愈重而憂愈大
況總司漕政已非愚埋之才而兼秩臺端復重撫綏
之寄顧瞻畿甸即就馳驅延見吏民爰詢疾苦惟是
四州困於水旱乃循淮揚廬鳳而咸被其災若今百
姓迫於饑寒何止鰥寡孤獨之不得其所凡茲民隱
上軫　淵衷是在臣躬誠當盡瘁臣敢不涓埃自誓

黽勉是圖上允布　朝廷寬大之恩下求慰閭閻饑
渴之望景朝宗而沔彼流水願效周旋於江淮河濟
之間衍綸綍而保我黎民期睹雍熙於虞夏商周之
上臣不勝感激仰戴之至

辭改都察院左都御史疏

嘉靖二十三年十月二十八日准吏部咨爲缺官事
該本部題奉　聖旨周用改都察院左都御史欽此
備咨到臣　切照臣原任工部尚書總理河道欽蒙
聖恩改臣前職照例聽候新任總理河道都御史韓
邦奇交代間准咨前因臣　聞命震驚不知所措即時

望　闕叩頭竊念臣一介孤寒遭逢盛世才不足
以適時政不足以澤物因循苟祿積釁日深往因災
異自陳幸逃誅殛尋荷　聖慈起廢俾効馳驅先叨
總理河防旋改總司漕政凡賴乾坤大造萬物皆蘇
自慚犬馬微軀一毫無補詎意過蒙明命遂長內臺
臣重惟國家設都察院興稽古制慎簡官僚誠以政
事紀綱之地朝廷耳目之司職業所關既專且重寔
惟耆碩始稱明揚豈臣凡庸克當其任是以聞命之
餘夙夜惶懼臨深履薄殊切戰兢若徒靦顏充位何
以仰答洪私伏望　皇上收回成命更授賢能容臣

仍以舊官供職幸今未塡溝壑之年勉効涓埃之報
則庶幾上不至重負　聖明優渥之恩下亦得少安
愚臣淺陋之分臣不勝感激隕越之至

謝改都察院左都御史疏

伏蒙
聖恩改臣都察院左都御史者伏念臣家本
寒微材尤薄劣誦言章句初業儒流脫迹草茅蹠榮
仕籍繼悼餘生之孤露莫酬大造之含弘荏苒歲華
揣分自甘於淪落遭逢　聖世掄材誤占於甄收佐
求署之銓衡旋叨樅節司南曹之郎署貧荷曲成幸
寬斧鑕之誅屏跡桑梓之野自天有成命俯萬彙而

荷昭蘇治水効微勞循九河而趨瀚澥轉輸儹餽者
蓋四百萬石期致陳陳瞻望　闕庭者已一十二年
永懷戀戀躬河渠之役宣力未能荷日月之明容光
必照賜環東土覲進千載之一時視篆內臺濫備九
官於六典仰承殊渥莫喻戰兢俯瀝悃誠復蒙優奬
茲蓋伏遇　皇上聖神御極囿六合於太和賢俊奮
庸登萬邦於至治遂令疵賤亦忝嘖容臣敢不期報
所蒙勉殫駑鈍慎終如始上答鴻私敷民隱而察官
邪懋闡綸言之訓穆宣評而襄國是允淵賜德之亨
臣不勝感　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

考察自陳疏

准吏部咨爲遵舊例嚴考察以勵庶官事該本部題
奉　聖旨是各衙門例該考察的官員你部裏便會
同都察院堂上官照例從公考察翰林院詹事府等
衙門照嘉靖六年考察事例行欽此欽遵備咨到臣
臣伏覩　天語丁寧戒以從公考察有以仰窺　聖
謨宏遠一言以舉之矣誠以國家考察之典以時舉
行亦惟合衆論取舍之公嚴庶官勸懲之法必不惑
於毀譽之言而後爲公必不出於愛憎之口而後爲
公必不見詘於恩怨之私而後爲公然非司其事者

明能燭物則雖不敢不公而擬議之間鮮不以賢爲
不肖以不肖爲賢其爲治道之累奚可勝言竊念臣
名迹卑微業術荒落謬蒙　皇上不以臣爲不肖俾
司風紀夙夜憂惶願俟譴斥乃今復濫膺考察之重
任自揣物望之孚先既不能豫蓄於平日品流之鑒
別又焉能取辦於臨時又況臣當犬馬餘年日益衰
憊志慮筋力俱不逮人省己揣躬實懼不能少仰
聖明至公至明之政之萬一伏望　皇上念茲重託
察臣忍衰將臣先賜罷黜別授賢能以當其任庶幾
公道大彰群工知儆今日勵精之治永永有賴矣臣

不勝戰慄待罪之至

引年疏

臣伏見節該 大明令開載凡內外文武官員年七十者聽令致仕允惟憲章遵行永久甚誠臣工知止之大端 朝廷優下之盛制也伏念臣品流微賤素乏猷為遭際 聖明屢蒙拔擢驅馳仕路頹消埃之報莫稱萬分荏苒歲華計犬馬之年已及七十既往幸寬乎誅殛于今復濫予祿效西署備員北曹忝同於蒲柳東隅顧影收功敢冀於桑榆又況老病侵尋謬司法紀若徒靦顏叨冒實懼顛隮豈惟上負 君父知遇之恩抑亦有妨賢俊登庸之路此臣所以心切憂惶而分當引退者也伏望 皇上鑒臣愚衷勑下吏部容臣照例致仕俾草芥微軀尚存喘息則乾坤大造終荷生全歌七月於豳風報襲農功之百畝瞻九重於魏闕承祈 聖壽之萬年臣不勝隕越仰望之至

辭加太子少保疏

近該吏部以臣給由緣由題奉 聖旨周用加太子少保着照舊供職欽此臣聞命震惶不知所措伏念臣自嘉靖十三年陞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十七年十月陞南京工部尚書十八年九月改南京刑部尚書二十二年改工部尚書總理河道累改今職仰荷 聖明拔擢屢從轉遷積有歲年實多瘝曠今因叨冒二品歷俸九年遵例給由伏俟罷黜詎意遽蒙 寬貸不惟獲免乎誅斥又復濫典乎恩私亟惟太子少保之官允為 儲宮清華之選必授勳德名流始足以稱其任如臣 揆下捫心揣已實懼不堪伏望 聖慈收回成命容臣仍以舊銜勉強供職庶幾上不重負 朝廷付畀之厚恩下亦得少安臣愚薄劣之常分臣不勝恐懼仰望之至

謝加太子少保疏

近該吏部為給由事題奉 聖旨周用加太子少保着照舊供職欽此又該臣為辭免 恩命事奏奉 聖旨卿歷官南北積有年勞進秩宮階已有成命不允辭欽此除北鴻臚寺報名謝 恩訖臣伏以大廷考績聿圖明作之功盛制疏榮爰拜寵綏之命揣循無措報稱何繇竊念臣迹本孤寒材尤庸劣荷 聖朝之作養幸何明揚叙仕路以馳驅似存趨於東西南北之惟命義所當然歲月日時之省成功於何有是以濫官階於二品從書徒非乎薄食不家食者九

年實則歷歷乎慮撫諸舊典適當黜陟幽明之期具在治朝是爲昧省實之政宜蒙顯戮庶儆群工登恩蒙察之具臣謹奏 青宮之榮秩控懇衷以引避深谷是臨蒙 眷獎之溫諄恭膺同煦奉持有國之名器曾無寸善而謬玷清華對越上天之明威即有臣身而甘從殞隕此蓋伏遇 皇上以天地覆載爲德以日月照臨爲明體簡在而御萬方建有極而敷五福遂令一介之疵賤同歸百物之甄陶臣敢不益誓初心惟操精白彌堅晚節無改朴愚及犬馬之微軀未塡溝壑竭筋骸之餘力期補涓埃上兼三代

有道之長永孫萬世無疆之慶臣無任瞻 天荷
聖激切感戴之至

謝賜鈔羊酒疏

嘉靖二十五年二月十九日臣因歷二品俸九年考滿該吏部題奉 聖旨周用加太子少保着照舊供職欽此除謝 恩外本月二十八日伏蒙 欽遣中官謝昇齎 賜臣鈔二千貫羊一隻酒十瓶到臣私第臣即望 闕叩頭祗領訖伏以九載服勤僣功莫試一朝拜序濫澤旁霈沛若加隆懍然增慄竊念臣素業寡徵備嘗變之蘖不瘳久斯酸辛驚來下材倍勞鞅掌伏自濫叨甄拔久玷資名茲當考績黜陟之期宜服居官瘝曠之罪顧蒙 宸聰涯陟 宮階既微號日之恩復荷自天之賜布泉稱貨頒內帑之豐儲尊俎登嘉備大庖之名物平生韋布每懷[illegible]稷而赧顏家世農田幸免汗萊而捫腹需雲敷潤俄驚陋室之滿盈晉書錫蕃莫效微軀之報塞異及桑榆之末照勉酬雨露之鴻私傳大學之十章道存絜矩陳洪範之八政義亟厚生誠誦生民洞酌之篇無忘大雅蚕習立政牧夫之訓願獻嘉猷臣不勝感荷
天恩之至

辭改吏部尚書疏

近該吏部會題爲缺官事 欽奉 聖旨周用陞吏部尚書欽此臣聞 命震惶不知所措伏念臣猥以微賤遭際 聖明叨蒙拔擢叨冒因循以至今職是惟 朝廷耳目之司法度紀綱之地臣自備員以來素職無狀惟日兢兢以俟深斥詎意遽蒙簡命俾長銓曹竊惟吏部尚書實爲周官冢宰之職必得才望之臣始足以稱其任有如臣者學術政事俱不逮人器使人材何以自效舉之以循情臣無鎮定之望衡之以資序臣無調劑之才擬議量准無一而可若使

靦顏冒進補寸長何補於臣蹈循素僨事招災雖萬
死不足以塞責伏望　聖慈念銓衡之重任諒臣愚
之惻誠亟賜收回成命別授賢能以稱其任容臣仍
以舊銜供職上彰　聖主知人之明下安愚臣揣己
之分臣不勝懇切哀祈仰望之至

謝改吏部尚書疏

近該吏部爲缺官事題奉　聖旨劉用改吏部尚書
欽此又該臣爲乞　恩辭免事奉　聖旨卿
又司風紀十餘年素著[illegible]重自古[illegible]朝用宜亟承命
供職不允辭欽此臣[illegible]名謝　恩訖伏
以明廷敷命式服大僚感銘踰榮中切興歎拊心增
懼隕㴸銜恩切惟吏部尚書是爲[illegible]階[illegible]虞廷陟
建谷百揆以紀官周禮繼成其六卿而率屬恢弘治
理備貴明揚簡迪人材曾繁流品爰稽自昔以至于
今[illegible]當水鑑之大公用稱鈞衡之重任豈意一介孤
寒之[illegible]謝蒙　九重特達之知[illegible]明命自天寵光燿
僂躬終日淡汗驚惶自知恩愈深而報愈難誠以責
益重而憂益大循牆引避伏候　俞音屏息拜嘉載
蒙　賚頒爰就新列循省懷慚伏惟　皇上心傳遠
契于義文學緜繼聖仁化凡隆乎堯舜政急親賢恭
己　淵衷聽政宇內欲無一物不得其所惟任百官
各得其人遂令熙朕之凡材謬與甄收之先列其如
樗朽莫稱鴻私臣敢不永矢初心勉圖末効久蛭蟻
之微軀未渝滿盈[illegible][illegible]駑駘之餘力少俾　國家務期
興起一代恬靖之風使士大夫咸欽廉恥端可溺成
四海雍熙之治祈　聖天子永荷尊榮實惟愚臣以
身許國之誠抑亦前修以人事君之義臣不勝激切
屏營感戴　天恩之至

以齋公集卷第十六

恭肅公神道碑銘

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華蓋殿大學士知　制誥　經筵　國史總裁貴溪
夏言撰

聖天子勵精圖治思得篤棐大臣以位冢宰以總百
揆而左都御史白川周公為衆所推實克其任公
益矢心畢力精別淑慝以仰稱德意士論翕然歸
之未半載而疾作薨于位訃聞
上為咨悼不已　詔所司給傳舟備祭葬贈太子太
保諡恭肅制得樹碑神道而公之子都事國南于

是以文請予與公同朝雅重公其奚可辭按公姓
周氏字行之別號白川世為蘇之吳江人始祖俊
德在元贅張院判氏凡三傳至瑄讓外家業復歸
于周實公之祖也生子昂以孝義重于鄉娶于許
是生公公生穎敏不凡九刻苦力學弘治辛酉以
書經魁鄉榜明年壬戌登進士筮仕行人奉使楚
藩諸所餽遺率却不受衆占公有遠器三載吹除
南京兵科給事中時
武廟以西僧言遣使往迎其所謂法王者及中貴用
事擅黜陟權九卿科道多不由銓部又有中貴鎮

守江西非法置人于死莫敢誰何公獨前後抗疏
力詆其辜天下快之然銜者衆矣陞廣東左參議
值番禺盜起公設策征勦擒斬九百餘人平十有
八寨同事者或欲張大已功恣意誅戮公數其可
疑者悉縱之或以所斬獲少懼且得罪公捐已級
與之藉得免撓闕于　朝竟以御者當路沒公功
不賞公亦不言也嘉靖改元　詔擢用天下賢
臣公于是陞山東按察副使備兵于臨清恩威並
著盜用歛迹陞福建按察使推鞫詳慎小大必以
情獄無停囚咸稱神明陞河南右布政使歲大旱

道殍相籍公職當清戎乃毅然白于撫巡以賑飢
為已任躬循鄉落閭廣其狀復經畫銀米戶為之
給所全活甚衆公車所止甘雨輒注歲于是大稔
尋佐以病廢職訟獄繁積公代為分守即時剖決
盡釋其所繫民用太和陞都察院副都御史督南
贛軍務有巨盜負險為患久不能下公密召其黨
諭以利害結以信義而授之成筭竟斬首以獻不
煩寸兵贛豪室多隱其田稅顧貽之貧者致相鬨
亡公命履畝覈之革其弊而流亡以復初設橋廠
榷商稅以給軍餉既而稅過重商苦之不復餘公

為綱量著之令商復樂趨而公用以務　召還理
院事尋陞吏部侍郎凡四掌院事以尚書嫁禍故
左遷南京刑部侍郎陞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疏
乞起廢其所推薦皆海內人望也撫操江兵卒平
太倉海寇公與有功焉陞南京工部尚書立準式
平物直貪商汙吏莫能為奸
慈聖太后梓宮祔葬
顯陵道江淮公治巨艦以奉安之若履平地大慰
聖天子孝思改南京刑部尚書
九廟災坐自劾免家食者凡十年撫按交章論薦起

恭肅公神道碑銘　三　一川上草堂

為工部尚書督理河政疏乞修濬瀹以防河決凡
五事皆見施行改督漕運復入為都察院左都御
史歲當考察京朝官公合諸御史所論而詳稽其
賢否雖至親不為少庇天下咸服其公九載考績
加太子少保會吏部尚書缺
上特以命公公謂集衆思廣忠益在臣職當爾況黜
陟大務顧自怙其識乎凡部中事悉歷心訪諸寮
左以務盡天下之情惟勤惟慎彌夙夜不懈卒以
過勞成疾疾且革猶以天下述職　朝廷重典日
取郡吏功過手自籍記以付諸卿貳雁不允當事

甫竣而公薨矣實嘉靖丁未正月十九日也傷哉
公性至孝友童子時嘗割股以療親疾人無知者
遭親喪哀毀骨立茹蔬寢苫終三年不變既以仕
宦不及歛親喪猶弟克慎大事待之甚厚有妹適
陸氏年十九而寡苦節餘三十年公敬愛終其身
平居簡靜寡慾食無重味敭歷中外且四十年罕
以家累自隨人無敢餽遺亦不敢干以私其死也
至不能備棺直治家嚴毅有則每訓諸子讀書明
理務為善人君子與人言懇懇由衷聞者感化與
卿貳求訣猶亹亹以天下要務為言且呼國南囑

恭肅公神道碑銘　四　一川上草堂

曰兒慎弗及他事其忠慎至死不渝如此大父父
皆以公貴贈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大母母及配
施氏俱贈夫人子男四長即國南都事公應也次
兆南弌南乾南孫男女十壽七十有二卜以戊申
年三月二十二日葬于澄源鄉西亢之原嗚呼公
以清修之操剛敏之才弘遠之識為
聖天子眷知特隆簡任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而天
下賢才亦且新新然倚公為重天不慭遺遽奪之
葬傷哉曩公為廣東叅議時都憲張公總督兩廣
疏薦公自代且謂公文武兼資當不在先臣韓雍

下蓋公之望重于天下久矣考之謚法執事堅固
曰恭尊賢讓善曰恭執心决斷曰肅正已攝下曰
肅公謚其稱矣乎爲之銘曰
吳山之陽震澤之濱元氣攸會生公不群儀靈擢
秀揚英吐芬諫垣抗疏直氣干雲既同孫息則平
巨寇首功不伐以讓察友才俊聽斷仁弘賑救隨
卓甘雨感通非偶握銓總憲致歷兩京特命秉公
赫赫厥聲
天子曰都汝是老成巍巍冢宰倚畀匪輕公帥百僚
鞠躬盡瘁剗剔奸蠹明揚士類歲當述職大計其

治夙興夜寐以死勤事自公之薨邦失典刑
聖王震悼日月爲瞋　詔隆卹典稽實易名　君仁
臣敬千載崢嶸西元之原佳城鬱然巋爾白縈還
歸其全穹碑樹德一方臣瞻佑爾後人于千萬年

恭肅公墓誌銘

賜進士及第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前國子祭酒　經筵講官華亭徐階撰

白川周公諱用字行之吳江人也少以文有名弘
治壬戌舉進士拜行人司行人正德初遷南京兵
科給事中後九年改禮科給事中當是時士大夫
重內從得輒動色以賀公獨曰南於我便乃復以
爲南京兵科給事中
武皇帝好佛遣中貴人迎大寶法王於西番公上書
諫其乃已又論倖進諸大臣及鎮守江西中貴人
不法其身引而南其所論奏侃侃出北臺諫上

久之遷廣東參議督兵討賊之逋誅者凡戮九百
餘人平其寨十有八猶以前敢言功不得錄今
皇帝即位天下士有聲實者率起爲大官公於是得
浙江副使未幾遭母憂服除改山東副使整飭臨
清兵備爲捕盜格若干條畫臨清之境盜不敢入
遂遷福建按察使故事鎮守市舶中貴人日給食
三山驛費錢至若干公勑驛減十一且曰吾將以
漸盡去之踰年遷河南右布政使戚被
詔發內帑以賑會歲寧分守缺公慨自請攝事盡縱
俗吏所爲具文苛法全活甚衆事聞超升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軍務捕斬劇賊若干人已
而曰民之爲盜非得已也夫事固有源不窒其源
流終不可得塞徒多殺人父子兄弟何爲移書屬
邑薄賦税平徭役緩催徧之徵行之期年盜果不
復作
召還理院事晉吏部右侍郎轉左侍郎尚書有所引
薦冢宰相意而尚書固與宰相比因誘過於公調
南京刑部右侍郎公終不自辨後兩人相繼罷去
即拜公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遷南京工部尚書
工部市物於民吏受賕率先給直而故緩其入黠

賈者因據以爲利公令民有物得自輸輸已授之
直罔後弊頓革嘗修都城召匠與之分地籍而藏
諸官匠內自畏城以不速圮改刑部尚書
九廟災上疏致其仕嘉靖二十二年癸卯公自求侍
去國至是十年矣
上久而益明其賢用御史薦徵拜工部尚書總督河
道數月改督理漕運未至以爲都察院左都御史
士之干譽當進者待開單見不待戒以絕明年當
考察京朝官公廉得其人賢不肖狀輒手書於籍
又第其高下册錮識別之其改定或至三四苟賢

矣雖讎不問苟不肖雖親有勢力必黜天下服其
公又明年滿九載加太子少保
賜寶鏹牽羊上尊其秋太宰唐公罷
上若曰
孝宗時舊臣而賢者誰乎于時公廷推在第三
特詔以爲吏部尚書自近歲來郎中於爲政專尚書
至不暇有所可否而侍郎遞相踵以禁不語爲知
體郎中者其智與力困則盡以任吏於是銓部之
政幾由吏出公將有所舉措必謀諸侍郎兩侍郎
莫不樂爲公盡而郎中亦遂以簿書任其僚吏不

得爲奸私故公之典銓不嚴而肅公素強及爲吏
部勞然以新被命勇不自顧惜疾遽作會冬當大
計群吏之治奮曰此重典也吾不可以病自懈晝
夜取部使者所上籍閱之又採輿議品騭其賢不
肖去留之疾增劇丁未春正月僅訖事以其月十
九日卒距生成化丙申九月二十二日享年七十
二公性孝友而薄於嗜慾居官四十餘年恒不以
家自隨人餽之物即棄疏見之輒不懌故其卒也
至無以市棺斂諸子嚴予嘗候公于國南鄰語
予寢食狀公日且瞑遽呼曰兒姆及外事其不亂

如此曾大父諱景芳大父諱瑄父諱昂邇兩世以
公貴贈資政大夫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母許封
太孺人贈夫人配施封孺人先卒贈夫人子男四
長即國南以公廕為右軍都督府都事施出次兆
南太學生式南乾南縣學生俱側室姜出孫男八
京甸采甸賚士京甸縣學生其二尚幼孫女二長
適縣學生顧名義次適張尚志曾孫男一曾孫女
二公卒既踰月國南以訃聞
上震悼贈太子太保謚恭肅賜祭四壇命有司治葬
事給驛舟歸其喪大臣之郵典於是乎備然而衆

莫不曰宜卒之明年三月二十二日國南葬公滏
源鄉西穴之原先事請予銘墓予與苑洛韓公
西陂劉公以侍郎樂為公盡者也故既為詩三章
哭公又叙其事而為之銘曰
維古大臣社稷是謀厥後為身與時湛浮公昔始
官擇衆所棄氣縶穰然開者悽悖冉仆而興以歷
畏途衆所逡巡獨奮以趨國有公議吾秉吾植固
有好良吾默吾陟始冬迄春晝夜孜孜吾志必酬
吾死殉之身之形圖刻其細者歸視于家蕭然貧
也執縶寒單賃錢市棺公身則儉公心孔宏槃衣
始終
天子有詔我銘著之來者是告

恭肅公傳

賜進士出身資德大夫正治上卿　南京刑部尚書[illegible]顧應祥撰

公諱用守行之在南科時寓居白川之上因以自號而士夫亦習稱之曰白川先生六世居蘇之吳江始祖俊德勝國時贅于張氏[illegible]傳至鋐乃盡還張氏業是爲公之祖璿生昂公之考也俱以公貴贈資政大夫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妣許氏贈夫人公生而穎悟不凡善屬對及長攻舉子業弘治辛酉領南畿鄉薦第二人明年壬戌舉進士初授行人使楚藩峻却餽遺人稱其介遷南京兵科給事中丁外艱服除改禮科公願在南乃復爲南京兵科給事中時

朝廷以西僧言遣貴璫往烏思藏迎佛廷臣莫敢諫公抗疏劾其不經江西鎮守内臣不法公劾罷之人皆稱快陞廣東布政司左參議後山盜起撫臣檄諸道兵夾勦公臨哨龍川擒斬九百餘級嶺南勦賊例首功千以上者陞俸一級公不妄殺又以餘功讓同事者故不滿千受賞而已尋轉更化陞浙江按察司副使以内艱去服除補山東按察司副使兵備臨清臨清地當衝要而不逞之徒時復

嘯聚公鎮之以靜地方以寧尋陞福建按察使削鎮守市舶内臣妄費決獄稱平轉河南布政司右布政使中州久旱民相食公至雨驟隨至又力任賑濟之責民乃大蘇

上知公賢召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汀漳軍務公令于衆曰民之爲盜上失其政故也乃汰贓吏緩征科撫流移踰年盜亦屏息召公入理院事轉吏部右侍郎未幾轉左侍郎以註誤左遷南京刑部右侍郎尋陞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轉南京工部尚書

慈聖太后梓宮附葬

顯陵道經江淮公爲治艦綜理周容太慰

上心改南京刑部尚書

九廟災兩京大臣皆自陳公得致仕家居者甫二載以言官薦復起爲工部尚書督理河道尋改督漕運召入爲左都御史總憲内臺値考察京官公厭察精當所汰去者允愜輿論公以二品歷俸九載考滿進太子少保

賜寶鏹羊酒吏部尚書唐公罷有

詔選廷臣才望堪任者僉擬公第三

上汪意公遂以公爲吏部尚書而北吏部進退人才
皆文選郎執簿與尚書密議左右侍郎通不與聞
公獨被將虛心咨問而左右侍郎亦竭誠相告故
所用皆得人是冬公忽遘疾適天下諸司入
覲公感
上知遇乃力疾甄別賢否疾乃轉劇而診事遂不起
時嘉靖丁未正月十九日也訃聞
上震悼贈太子太保諭祭者四給傳歸其喪命有司
治葬如制公性孝友純篤爲詩文典則而有葩藻
書法俊逸尤善繪事與人交無疾言遽色尤不喜

表暴督兵龍門時各哨爭先報捷公獨後或問之
則曰吾寧無功不可妄殺也部使者不甚知公公
亦不求知惟總督上虞張公薦公有代人始驚訝
既而公敭歷中外樹有偉蹟人始信張公知人公
長揚早白初在山東有饑染藥者公笑曰吾昨已
見撫按諸公今忽變白爲黑得無異乎其從容樂
易類若此然其中則有毅然不可撓者在東廣時
常習射一都閫善射與公甚洽及同事僱中都閫
恣行科罰公勸之弗悛竟參劾置之法在南贛一
兵憲剛愎不受節制遂劾罷之弗少假借至於處

家待母弟明農於其序家嗣南京中府經歷國南
爲旌夫人出旌早世遂弗娶餘子太學生兆南縣
學生式南乾南俱側出恂恂無間言渊于之化尤
異中所難者所著詩文若干卷
論曰在昔公參藩廣東時余適爲按察僉事每見
公之言動氣象溫然如玉即其議論規模宏闊而
條緒分明嘗私竊嘆曰此有道之士也然猶以爲
生質之美既而以公務同至海上偶過公舟公方
危坐觀書几上惟置薛文清公讀書錄一冊字字
皆圈點謂余曰此皆吾對病之藥也於是始知公

之所學蓋有所本而非苟焉者嘵夫今之以學爲
政者鮮矣而所謂學不過務博覽遝詞華而已間
有從事於身心者率皆徒爲口說而未嘗實用其
力如公者不出門戶而踐履功夫無間隱顯豈非
豪傑之士也哉余不忝受公知故知公益詳乃以誌
碑所未載者表而出之

恭肅公行狀

賜進士第翰林院　國史編修文林郎　勑纂修　會典後學海虞嚴訥撰

曾祖景芳祖瑄贈資政大夫南京都察院右都
御史
父昂贈資政大夫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
公姓周氏諱用字行之別號白川蘇之吳江人也
始祖俊德在元贅張判院氏俊德生希賢希賢生
景芳景芳生瑄景芳瑄盡讓其外家業而更居焉
瑄生昂昂以孝義爲一鄉所欽服娶許氏以成化
丙申九月二十二日生公公生有穎質數歲善屬
對宴客屢以試公公對屢驚不凡人大奇之其塾
師遂辭不能教而去年十四去家力學寒暑不解
衣弘治辛酉舉于鄉第三明年壬戌登進士第拜
行人奉使　諭祭　楚藩凡　王所贈遺悉辭不
受遷南京兵科給事中丁父憂服除改禮科給事
中公顧乞南於是復得南京兵科正德間西僧言
西番有復生大寶法王解知未來遣中官往迎公
上章力詆其誣願毋輕信崇以生民姦辭甚切直
人多危之竟得　旨不加罪時中貴人用事黜陟
多從中制於是尚書劉愷以下凡任數人言官劉

經輩任外皆不繇選部又鎮守江西中貴人黎安
非法致人以死中外皆無敢言者公獨前後抗疏
請罷愷等選經等以公用令罷黎安以正法令天
下快其論而賢公敢言遷廣東左參議番禺盜群
起撫臣調土兵兼官軍分六哨合攻以公領龍門
哨征藍龔諸寨公與武臣分哨並進直抵藍龔擒
斬九百餘人平其寨十有八事聞
朝議以級不滿千沒公功不賞實以前敢言故當是
時同事者欲多其級其所誅戮或不辯渠魁公獨
矜之蹤其可疑者悉縱之撫臣謂一僉事所獲級
少也欲劾治其罪公以若干級遺之得免嗟乎財
敘者恒情之所貌貧也戎陣之間有效刀錐之
用建分寸之績掠一戚縛一訊有可以徼於鍾粟
緣將之胥者尠不借伏藏取淵翔然勇智以自侈
耀甚則乘嶮抵巇緣飾增殘一旌一豪涉不作愿
者且有之矣何况於戒逸德然在有先彼迫脅後
我首功者哉且自代不凰微朋友之道衰息一遇
利害相持之際其不鬭抉相攙計慝相形非覆市
井反覆之所爲者幾希矣又何况於自觸其所成
而願以他人之爲爭己績也不彰而無爭貽怨其

察者哉公是衆也蓋其功雖不蒙賞於
朝而仁義之譽因是籍籍夫有所概於人心也豈乎
公信賢矣賢矣嘉靖改元
皇帝詔擢用天下賢臣而公陞浙江按察副使既陞
時都憲張公方鎮兩廣獨疏薦公因留以自代調
兵燹之後瘡傷未瘳閩某覔猛兼脅民懐叛乎宜
令撫民即民可蘇息功不在先臣韓雍之下公爲
人所推重卒類於是會丁母憂服除起爲山東副
使備兵于臨清爲建設賞格令同盜者相首即不
復罪其罪盜自相疑畏不復相聚境內以寧遷福
建按察使閩素多訟公推惻平恕獄無繫囚亦無
冤民中貴人鎮守市舶臨於福州其日所給食責
之驛館館人苦於剝費胥歷額不能應公例削其
數公私稱便陞河南右布政使歲大旱民饑死者
相藉至有相食者公職當清戎無分守之責然不
忍坐視民之饑而死也毅然白於撫巡請自往活
之故事賑饑多畀户派報報多僞饑者多不被賑
公不以屬人躬循村閭户貼賑濟了令民自齎以
來遂以內帑所發銀及所措畫米物户給之絕無
稽留民溥獲實惠所活以衆已而巾從所駐兩輙
隨往參爲劵發民人賴之論者謂公仁德所感有
參政守汝南以養痾故訟牒紛積獄繫日累民病
之公代爲分守即允命有司盡釋其所繫以俟至
則昧爽視事日讞數十並心力過勵日爲之不閒
而南陽滯政俱次第頓衆矣陞都察院副都御史
督南贛軍務公移檄所屬曰當知不得已而用兵
尤當知不得已而爲盜惟藩臬諸司之綱之紀抑
郡邑長吏有守有爲源潔則流自清民安而盜自
弭矣公言惻怛肫懇莫不感服有巨盜數輩阻山
橫行捕久不能獲公廉其黨有悔悟者召至諭以
利害結以信義因以賞誘之遂奉成算俘斬來獻
蓋不血寸兵不甚求多而賊亂剿除民得安帖人
以爲莫大之功初橋厰榷商稅太重商皆避之他
趨軍餉不給公爲調停其輕重著之例商復趨之
至今貽其利焉贛豪室多隱其田額以其虛稅貿
之貧者公命覈畝計丈數之盡革其私賦役以均
流亡盡復　召還理院事未幾陞吏部右侍郎俄
而轉左凡署掌部事者四尚書泉川火當嫁其罪
於公調南京刑部右侍郎公處之裕如不自辯亦
不以介意尋陞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律己甚嚴

門無私謁上疏乞起廢共所推轂咸炳炳傑出海
內有聲者兼操江兵亦以方畧小太倉海寇而一
方陰蒙寢兵之福陞南京工部尚書
慈聖太后梓宮南祔
顯陵自京師直抵承天上下江淮
聖念殊切公殫思勞力督治巨艦以奉安之
梓宮賴安履無虞成
聖天子至孝而竟不一自伐工部物直往往以黠商
駱先物求入而給吏緣爲奸公爲立定式以釐之
宿弊盡去常修都城按籍以程工而人不敢懈事

城益堅改南京刑部尚書
孔廟災坐自劾免歸養者三年御史交剡論薦起爲
工部尚書督河改疏請修濬洫以防河决其事凡
五皆不易之規給授資德大夫正治上卿數月改
督漕運尋入爲都察院左都御史毎御史按畿省
公輒誡天下刑獄須濫極宜悉心推詳長吏貪墨
首先劾去民斯得所矣例考察京朝官公合諸御
史詳稽各曹賢不肖狀手自籍記彙爲其等以册
畢錄別之所黜惟太甚不務苛刻然公至覲乃亦
在黜中天下以此翕然稱公九載秩滿加太子少

保拜賓錄上尊之賜吏部尚書唐公龍罷部修其缺
上命推大賢以聞衆推公
上命之特以爲吏部尚書吏部銓品自須悉由尚書
尚書或委之郎郎或寄之吏兩侍郎諸寮署惟謹
非有大事不相參决遂沿以爲常公以謂集衆思
廣忠益繄臣子當爾况於吏部一切奮然懲之時
宛洛韓公少湖徐公西陂劉公皆當代偉人實前
後爲侍郎公虛心咨諏求盡天下之情不忖怙其
諸職諸司効之亦各展所見以相佑助而吏遂不
得用事績用日著公蒞政勤甚疾作會冬天下吏

群然述職於
朝公祇承
天子重命大計其治日取部使者所上籍詳稽之不
遺纖微事甫竣而公卒是爲嘉靖丁未正月十九
日時公年七十二嗚呼公所謂以死勤事非耶訃
聞
天子嗟悼不已贈太子太保謚恭肅命給傳舟歸其
喪命諭祭者四命有司營其葬事所以褒䘏之者
甚備公之大父若父皆以公爲南京右都御史許
得贈如其官妣皆夫人配施封孺人先卒贈夫人
生子男四人由施出者一曰國南令以公蔭爲右

軍都督府都事由側室姜出者三曰兆篇爲太學
生曰式南乾南爲縣學生孫男八人曰京甸爲縣
學生曰采甸賚士餘尚幼孫女二人長適縣學生
顧名義次適張尚志曾孫男一女二公性林孝友
童子時父母有疾即憂苦不知所爲爇香籲天刲
股肉雜粥以進人罕有知之者父母歿哀毀骨立
蔬茹苫寢者各三年不一日變常曰吾以仕宦不
及歛親喪誠不勝抱痛終天藉吾弟克慎大事少
寬不孝之罪以故待弟逾厚有妹適陸氏年十九
無子而寡守節踰三十年公念之敬愛尤篤公簡

靜寡慾歷官且四十年以家人相隨者纔數年餘
皆子然以處自奉殊淡薄終身所御食未常過二
味人有餽遺雖果蔬之微見之亦不悅治家嚴毅
有法每訓諸子讀書明理學爲善人君子初不令
問生産好覽經史雖以蔡氏書發科顧尤喜易著
讀易日記因發明序其指意而禮經亦其所長廣
中兩試士兩刻公禮經文以程天下公與人言懇
懇見悃誠故雖躁妄者遇之自消其背凡章奏必
親屬草詳檢以進凡理獄訟必面察兩造促鹿其
罪小大必以情一不以翁吏胥疾革少瘳公日往
視因竊問公飲食狀於公嗣公曰且瞑返呼曰兒
無及外事閒一二有所稱説雖不可悉解要皆繫
天下國家者其忠慎之心瀕死不渝如此古語有
之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
不曠竊惟
聖天子銳意興治詔舉賢廷官主之銓曹糾愆繩違
典之憲臺二署得人則天下之治可不勞而自致
故每太宰及御史大夫缺輒廣咨老成人以充非
其人寧不備不輕授是何
聖天子之明也方公被　召入院繼視篆吏部天下

莫不喜悅交口頌
聖天子知人者不絕何者公之行潔廉修嫺於謀謨
固足以服天下之心而克荷大任也
聖天子既知而用之矣乃公益矢心砥節早夜罔
懈
聖天子進賢絀不肖不勸用勵成天下至治天下亦
方顒然賴公黃綵贊治化之隆而胡公之忽長逝
哉不亦痛乎公之卒其家不能具棺直公嗣同南
稱貸僅具公之喪櫬場後滋見同南卜以戊申年
三月二十二日葬公滋源鄉西亢之原乞得名筆

著公平生以勸示後之人屬詒整鄉公行事之次
用備採擇昔仲尼稱叔向古之遺直子產古之遺
愛詒不佞竊以謂公實惟兼之謹狀如右伏候青
雲之論

冢宰周恭肅公祠記

賜進士出身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
尚書中極殿大學士知 經筵 日講 制誥總
裁實錄 玉牒前 予告存問奉 詔特起福清
葉向高撰

吳江人之欲祀恭肅周公也以其嘗題災請恤有
功德於鄉也今之祀於家則公之曾孫御史季侯
以鄉人意讓產而成之也公有長曾孫之軾歿而
無子稍散遺產于族因以田百畝屋一區歸季侯
季侯不受即其屋立公祠而以田直爲脩葺費樾
綽楔焉歲時合族人俎豆其中官於吳者自中丞
直指而下咸義斯舉非但思恭肅之烈亦嘉季侯
之克讓光昭先德也季侯復請予爲之記予觀國
史恭肅公蓋正嘉名臣也當
武廟時以南給諫劾巨璫及倖進諸大臣諫迎大寶
法王又力攻鎮守中貴禍幾不測謫去再起爲藩
參則平苗夷捕斬至千級而讓功於其僚爲中丞
則勦劇盜章貢肅清爲河漕則河治漕事辦振災
一疏所全活吳民無算皆一佐御史薦爲汪冢宰
所來綱收南司寇其後復自總憲秉銓綱紀修明

原缺

鑒衡不爽方汝墨吏至兒女姻不顧兩司計典人
無後言
肅皇嘗評論廷臣獨以公爲剛正其推冢宰也公名
在第三竟拔而用之曰前尚書破壞銓政今非周
某不可蓋其受
上知如此
國朝大臣處正嘉之際爲最難
毅皇之毅也而幸臣竊其柄
肅皇之肅也而媚臣助其威故自洛陽洪洞既逐之
後無所不靡當大禮大獄震蕩摧折之餘三事九
列亦罕有以風節功名卓然自見於世公之侃侃
於正德內攻貂璫外網要津可謂三代之遺直矣
於臺於銓返既溺之波流而歸之澄清無負緣攀
附而能以忠誠自結
明主獨伸其挺勁之操終嘉靖世總臺綱握銓柄終
始爛然如公者可多見哉古人臣勲名表著皆銘
於太常祭於太蒸自來以前猶享於廟廷我朝
二祖後此典不行而其鄉族與子孫始以其私爲祠
以侈於閭里然求其名實相符祔祭蕃昌繩武而
長世者做亦寡矣公有御史以直道事

恭肅公祠記　二川草堂

周恭肅集十六卷 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明周用撰用字行之吳江人宏治壬戌進士官至
吏部尚書諡恭肅事迹具明史本傳是集爲其子
國南所編凡詩九卷詩餘一卷文六卷其詩古體
多嘽緩之音近體音節頗宏整文則平實坦易縱
其筆之所如

樗林摘稿三卷附錄一卷

〔明〕秦鏜撰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明嘉靖三十九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樗林摘稿三卷附錄一卷》提要

樗林摘稿序

吾錫邑有慧膠二山東西相望如屏群山蟺蜿擁從皆其來脈慧泉流爲梁溪南注震澤蠡湖左膠之東北流合海虞暨陽諸水入于江山川之秀一郡莫加焉故英靈所鍾俊異挺生高彪蜚聲於東觀嵇康才絶於江左藝文儒術代不乏人唐宋以來名能詘者曰衆望秖朝盛矣若錢錦樹華栖碧王都官陳教授朱靜邊周經歷楚李

淸余拙逸秦脩敬李齊明輩皆
克辨其詩學而秦氏尤盛脩敬
之詩敷腴雄健氣格類拔翁匠
意煉辭片語不苟規圓矩方彼
此合一號爲名家後學爭傳誦
之南臺都事樂易先生國和脩
敬之冢孫也自幼最爲所鍾愛
朝夕以詩敎故樂易以詩大鳴
短章尺口而成尤長於歌行而
命意鍛句雄健敷腴絕類其祖
盡棄資聽顯探索周至固空迥
出輩流要以得於家學居多奕

葉書香侶續勿替秦氏之盛斯
誼足徵已然樂易志趣高遠早
游邑庠攻時文臺試必居前列
七舉始領鄉薦又試南宮不偶
怡然不以爲意嘗謂文辭末務
不足事平生著述多散逸罕存
者樗林摘稿若干首而已厥子
進導灝涵將刊諸梓屬予爲序
者觀傳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
其次立言吾嘗以爲斯言別白
太過夫周召大聖賢夾輔王室
功在太常豳七月之篇卷阿之

詩非二公不能作文不本於德不足以爲文矣故世以文章爲以德章秦氏之世德遠矣論修辭者或稱其派鄜簡澹不事修飾雖以學資受　封能輕勢薄利尤自貶損視諸窮鄉委巷困悴學寂之士反不逮焉或稱其詩章詳雅不安與俗晚益行成里舍爲不善者相戒勿令秦翁知佋瀟之陳寔王烈而詳愼過之論樂易者或稱其悃愊業華章節樂屬廉隅不妄交游或稱其晚益韜斂自歲端居深檢常若不及家庭之閒恒率以身敎往往不言而化佋瀟之石舊張湜而文雅過之修敬樂易可謂祖孫合德者也言德之徵更詩言之文也觀德於詩其相類也空執於是益信夫別白三不朽之說業足遷焉修敬詩集若干卷樂易之父孝子蓋恬公佐其兄方伯中爲公梓之宗伯傳之穆公爲之序嘗業佋諸君不以序屬諸名公猥及容容何以堪

顧惟容辱先生知最深且與
諸君為文字交久弗敢辭姑次
第諸生論及鄉評為序凡復若
夫先生德行之詳家灋之譱学
孫之衆且賢具載今大司徒存
齋徐公輩所為德誌諸篇云

嘉靖乙巳歲卯月既望奉訓大
夫漢州知州致仕里生倪容序

檇林摘稿序

夫詩自三百篇而下惟漢魏最為近
古評者亟稱其意興超軼風格沉雋
有大雅遺響唐室繼軌黃初開元間
彬彬稱盛迺其季亦漸以靡抑風會
之趨致然耶

明興雅道復振 國初詞人儷出力
振宋元之習迄于今一傳百和翕然
同風蓋不啻巖廊宗工炳炳而繩居
藪伏之彥戛乎大篇鏗然短什間足
垂一家之言大雅有作斯其時乎歲
辛亥余馳役 楚邸還豫章同年子

成秦君寔理豫章郡登拜之暇亟出其大父樂易先生所製詩若干篇眎予而屬之序蓋是詩為先生之子伯川昆季集而梓諸家塾有年矣予奉而讀之輙三歎焉所謂大雅有作不在斯耶先生諱鐙字國和樂易其號也世家無錫系出宋龍圖閣直學士少游先生之後少慷慨負大志弘治甲子舉于鄉五試不第遂以親老辭去生平優游道義性孝謹雅復志于詩意與所到援筆立就大都自鳴其幽閒樗散之志其於世之所謂功名富貴蓋漠如也先生以樗廢不庸于時又自號類樗子故今所梓錄曰樗林摘稿其所散佚不存者固多矣嗟乎以先生之作其後人集而梓之足以具傳無疑愧走也劣無足為先生先驅者謹述詩道興替之繇先生大雅不群之懐後人世德作求之美而引諸簡端如此云

嘉靖辛亥之秋九月既望翰林院國史編修豐城胡杰序

樗林摘稿一帙，寔我
先文林公樂易府君手摘而輯錄以藏焉者。嘉靖甲辰，
府君既棄我諸孤，我
先仲兄嘗釐爲四卷而刻之矣。惟時急於手澤之傳，未及類分體裁，間亦不免一二訛字，瀚於是有餘情焉。庚申之夏，既刻成
先曾祖中憲公修敬先生詩集，遂請命於
伯兄，與姻家施少溪氏取前所刻，以類而編次之，兼正其字之訛者，約爲三卷。少溪且爲之手書而重刻焉。惟我
先曾祖詩名擅一時，垂奕世，而當時家庭間又每以詩訓其子若孫，故秦氏詩學遂爲家傳。
先伯祖中齋方伯公有五峰遺稿，
先叔祖務本公有滁煩亭稿，我
先祖養恬公尤爲朴茂簡重，讀史之暇，時爲短吟以寄意，然性不喜炫露，或一誦而不命稿，或稿具而輒自秘之，乃卒無從省錄以傳子孫，有遺歎焉。
先府君生平所爲詩亦不止是，蓋稿之刻實存什一於千百者耳。有從叔父與
先府君同舉於鄉，號止菴，爲台之郡倅，尤喜吟咏，詩稿之成帙不止一二，今亦莫與刻而傳之，可慨也。外是又有抱拙集、東皐集、畢牧稿、豫齋家集，而
族叔宮保鳳山公集刻尤多，後先相輝，皆我秦氏之名能詩者，以非
先曾祖詩訓所及，故弗及詳云。稿既卒刻，謹書末簡以識歲月，而并

及其委原所自。乃區區不忘
先世之微情耳。若侈厥詞以動觀
聽。則惡敢扎。
嘉靖三十九年歲次庚申十月朔
誥封奉政大夫通政使司左參議男瀚
百拜書于永思軒

樗林摘稿卷之一目録

五言古詩

樗林摘稿卷之一

五言古詩

冬日園林

清曉過東園霜晨冷侵骨衰柳舞寒條紅黃飛敗葉短篠未成林含風鳴淅瀝玉破小春梅金垂霜後橘叢林鬬雀喧古木寒鴉立籬邊天竹子箇箇朱紅粒點綴初冬景都來助吟筆少頃朝暾紅霜痕映堦濕移牀就旭光衰年暖深愜誰云黃綿襖有此遍體熱

慎齋

人得兩儀秀禀賦存腔臆把握少踈慵所得復喪失以故賢與聖兢兢復業業卓哉慎齋翁念念恒惕慄戒慎若防城守身如捧璧四性務堅持五官悉檢律儀度整雍雍踐履有準則仰曾日三省法顏事四勿勤思慎獨功希孟存養力齋居令名偏詎敢徒粉飾終當若自然優入古人室誰云古人邈猶省今猶昔為君賦短歌令我中感激何日登君堂拜請慎中益

菊月初五夜宿南莊不寐忽憶涵兒作文頗進喜而賦此

一番閱汝文。一番喜生眉。下筆無窘束。措詞頗新奇。總是天質好。還應工夫資。燈火漸可親。當膽斯其時。簡編總陳迹。義理須尋思。莫學汝父誕。讀書妄高遠。莫學汝父拙。作文無準式。莫學汝父懶。百事不能幹。功名貴及時。流光指頭撚。汝父半百過。白首棲巖阿。憶昔年少時。志願將若何。恢拓望汝曹。慎勿成蹉跎。中途少懈弛。視父即樣子。紛紛朱紫榮。孰非書中起。勉之復勉之。副吾今日喜。

碧泉

涓涓何從來。無間朝與夕。一脉通山靈。今古不曾息。縈紆綠玉行。潤下琉璃活。靜影浮空青。寒光遶翠壁。幽人玩物情。以道不以物。顧彼寸地真。愛此共清澈。披襟月滿天。千巖響寒碧。

送贛揄教諭鄭見海致仕先生曾為吾邑訓導故詩語及之

百年半未過。一官脫如屣。心動北堂思。興逐南雲起。古道高靖節。急流勇若水。贛榆不能留。行裝富圖史。錫山舊董帷。兒曹方仰止。文旌駐山亭。奚啻喜然喜。所嗟倏言別。戀戀情未已。我亦獲交後。曾是忘形侶。短歌追餞行。雲山渺千里。

陸敏齋六十壽詩

使君古侯伯。昔我鄉庚友。不才老丘園。君遊宦途久。德澤沛南邦。馳轂戶曹右。豈乏專城才。瞻雲念慈母。拜疏得終養。愜我天倫厚。今春喜介耆。花甲同庖棚。三陽開泰初。誕節上元後。祥光籠晝錦。春色上五柳。阿母開壽基。奚翅古稀有。展席百歲堂。舞綵鳳麟走。兒進王母桮。孫稱具慶酒。僉紫掖帝服。花燈爛星斗。何以伸祝詞。詎敢輕出口。無須比岡陵。願齊阿母壽。

送教諭孫先生致仕 名益

片雲起層霄。一雨沛四澤。既雨歸故山。逍遙還自適。高人何襟期。肯為利名役。春雨化功深。解官如屣脫。豈無眷國情。去就重明潔。江流浩蕩

湯吴山青歷歷扁舟萬卷書千里壯行色朗味
歸來辭高風擅今昔

華海月七十壽詩

昔同泮宮遊今各頭顱白惟翁抱天全福履誰
其匹富有韓魏貲視之良不屑乃惟道義珍詩
禮家庭式吏隱傲滄洲襟懷海天月笑看子孫
忙芸牕闢文壘粲粲瞻宮花郎君已高折悠悠
蔗境餘待封看有日七褢古稱稀翁弗為奇特
懿彼喬松姿歷歲奚翅百金天照佳辰黃花明
壽席舞綵總英豪文星燭南極

送止菴弟倅台州　明盛時文

忽忽吾老矣君今齒尚彊况當
大合軒昇一官領半刺玉壺湛冰霜長才新發
硎素抱獲顯揚吾家世貫忠宜炳前人光良驥
暫駐足終當互鵷行老朽心亦熱柰此鬢髪蒼
銜門聽好音應喜盈耳旁雲泥異蹤跡手足情
深長萋被温未久恐又違聯牀依依岸柳新白
白江梅香何堪一尊酒彷徨別河梁

丹丘為羽士題

我有仙林想愛爾羽衣客幽閒嶺上雲清虛碧
空月丹爐凝春醅瓊函秘真訣琴橫石壇秋鶚
躍紫金液長笑披清風獨鶴丹丘立

倪方泉郴州赴任　清朝家

一雨生夏涼驪駒促行客作官當
世爾風節青萍新發硎何有於牧職暫爾當還
輒乃纘先世烈原與累世交契誼重金石雲衢
正茫茫把袂難為別

峪泉為張大尹作 名濟

泠泠向何來乃出峪山曲源頭諒弘深飛流灑
寒玉激落五雲高潤沃千畝秬今古逝無涯晝
夜罔停蓄百川非盡頭滄溟是歸宿

吳廷宣父母合葬詩

誰無偕老願同庖共躋耋誰願終睽違同穴瘞
雙璧百年伉儷情卓卓了存沒所啼寸草心春
暉難報答丈夫豈城劬豈乏衝霄力行將為顯
揚雙誥下丹闕

皇恩賁佳城炳炳昭潛德

盤山爲焦通府作

盤山在何許突兀南陽東蔡水走其下崆峒遥相通祥雲起山頂捧日飛晴空亦或釀雨來千里蘇疲癃變幻何翕忽神奇睨無蹤豈無魁奇士爲彼秀所鍾誰知郡民福俟來佐時雍仰惟世澤深豈容易探窮甲科照奎壁玉堂映青宮後先世濟美踵接敲隆隆到侯凡幾葉簪纓萃重重尚餘遠大期業業盤山崇

秋蟾爲方外士題

長空無留雲湛湛秋萬頃老蟾碧海出玉波泛金影仙子意趣高許此清虛景入夜蓬山歸銀盤掛松頂

小峰

秋高海宇空一劍倚清曉孤尖瘦碧寒翠點螺鬟小主人負清適對此更靜好憑誰訪仙居即此是蓬島

七言古詩

夢古

江湖有客號夢古踵門求我夢古篇古人逝矣不復返古人有道載簡編君今日與簡編友如友古人千載前吾聞上古尚簡樸氣味渾渾噩噩然自從世道有升降風氣或全亦或偏帝皇王伯功業殊或爲放殺或受禪或爲萬古不能易或因勢殊而變遷醇澆因華有至道想皆耿耿胷騰邊誰知吾亦好古者每見古書不能舍還愁有書不能讀紙上陳言總糟粕憑誰喚醒夢古人吾欲與論書中眞如其以迹不以心吾亦安知其夢因

和吳貞齋遊金山

滄江渺渺雲重重水光蕩漾迷蒼穹白玉波翻十千頃青銅一點浮當中恰似芙蓉落銀鏡赤壁風情足堪並遥峰列劍碧參參長江曳練横東南昔年我曾留半日煩襟一洗澄秋潭至今憶得風景好追想渾如邇來到屈指俄驚又十年箇中歷歷皆能道君今飽餐山水清歸來遺

我多風情一回朗咏清興發令人更欲尋鷗盟
囑筆倚歌和長句景物還將詩表著詩成卻似
重遊來彷彿毫端落烟霧

海棠

誰將花仙評海棠春來此種眞非常若非西蜀
移來錦誰剪絳霞成艷粧昨夜一番春雨歇點
點枝頭灑猩血嫣然斜倚曉風前百般紅紫無
顏色野夫漫舉花前巵如對眞妃被酒時暖日
融融曬初足醉痕微暈侵香肌擬咏嬌容苦覓
索安得筆端化工若還愁捲地春風惡霏霏紅
雨胭脂落

望湖和韻

春晴拉伴湖頭立接天浪花如滾雪白雲破處
露遙岑萬頃波心帆幾葉輕暖垂堤柳線長一
雙燕子往來忙回頭已覺天色暮夕陽半嶺烟
蒼蒼

牡丹

庭前雨歇春更好一片晴霞倚春曉百媚千嬌
各逞奇萬綠叢中鬪新巧淺粧一種香肌鞾粉
面憑闌玉朶朶紫葩色襯臙脂濃佇立風前亦
裊娜看來良久愈精神眞能占盡人間春凡花
何敢競顏色芍藥近侍羞比倫花前主人八十
翁看花不用扶吟節花神亦解爲翁壽今年着
意餞姿容感花此情因愛惜護以翠幄籠輕日
還期歲歲花開時歲歲花前闓壽席

龔守誠追輓乃闓八言卽以八言分韻索
諸親友輓詩予分得苦字

一塵不攪幽人所得得閒情玩文譜偶從書篋
見遺文乃是渠內翁製語當年閶闔仙遊初曾
懇翁詞莫推酬屈指于今四十年此稿依然書
篋貯稿之所載非虛文娓娓開儀於此著追思
往事如眼前物在人亡一愴然何堪讀罷傷心
處老淚泠泠落秋雨情生五十六字成字字悲
傷出肺腑吾聞開門萬化始夫婦綱常重今古
結髮相看偕老期欠心豈願中途沮君寫哀情
索我歌未歌我悲先結聚先室龔亡君所知二

十年來盆再鼓素衣慘慘尚掛身比似於君更荼苦

七夕

碧玉一片生新涼銀河耿耿揚素光露華冷浸一鈎月炎氛小卻迎金商借問此夕為何夕雙星牛渚相逢日良會朞年纔此宵應須一刻千金直黃昏雲輦度銀河會晤其如意緒多相逢卻恐言不盡鵲橋欲上遲遲過世人厭拙爭乞巧夜候天孫拜庭表巧如柳州誰與儔猶向空庭拜女牛而況迂夫抱眞拙敢不殷勤從爾求邇來世態極巧黠只恐淳風雕剝盡利名眼見一毫爭狗苟蠅營百計下刑神鑿智彈機械無所用拙天者殘本原既滅欲火熾往往災生禍胎至看來巧不如我拙我欲乞之恐非益不如一拙付天與天孫願乞還吾淳歌殘玉漏銀蟾沒萬籟無聲夜寥寂牛女天邊杳無星河不動吳天濶

七峰

勝遊未覽七峰景憑誰敢賦七峰詩秋山老翁來訪我諄諄語我峰之奇突兀雲陽半空插北望金焦大江接崖谷幽深鎖翠嵐石嶺盤紆幾廻摺天成地造鬼斧斫削出芙蓉分七疊靈異非徒生瑞芝秀氣每於人鍾之有時五色祥雲結飛上層霄捧紅日或時釀雨興祁祁滂沱千里蘇瘡瘓翁言七峰果奇絶叩主人兮金玉質誰知懶散類樗人顧亦生平有清癖對景慚無風雅懷提毫頗可寫奇特他年許我七峰遊會須題遍七峰石

壽潘玉林先生八十

昔年結社碧山裏吾祖謙翁寔盟主衣冠俊偉十老人騷壇會合文如綺翁時年少鬓未蒼落筆虹飛千丈彊長歌記得吾祖語衆中文彩推潘郎屈指今逾三十載星散雲消復誰在康彊多福惟翁存碧玉雙秋更瀟灑清風林下報平安榆景優游八十寬閒門不知榮與辱堦庭藹藹森芝蘭孤年奮志能樹立大振滎陽舊儒業

不負萱闈伴讀慈孝成母節冰霜潔吾聞孝爲
百行首孝行如翁合多壽即今鳩杖不須持步
屧那居壯夫後脩齡原得醫家術晚沐殊恩自
天錫白髮烏紗對水鷗笑歌隨地金巵擲忝余
三世通家好清誨時時領翁飽大耋之年開壽
筵慚愧無才爲翁禱願將翁壽比錫阜與翁千
歲同長久願挽梁溪釀作醅與翁千歲供壽杯
枯腸更索詩百句一歲一歌稱壽處他年彩鳳
翔紫霄封章還見褒　清朝翁歌淇澳方逍
遙

彤庭奏績奚管大尹 名嘉禎

天敕赤子登春臺福星飛下江南來長才利刃
新發硎澤流寒谷春陽回豪彊屏跡善良喜妖
巫得罪淫祠毀萬户千門雞犬寧含哺鼓腹春
風裏賢侯自是調元手暫屈花封豈淹久鼇裝
千里去朝天一鶚孤騫橫九有東方曈曈金闕
曉回首仰瞻天日表三年偉績著　彤庭一一
重瞳親鑑藻績最真能邁等倫琴臺將轉烏臺
新軏與排雲叫閶闔爲我江南借冠恂

秋熱

清商按節行三日酷暑蒸人更加烈無由卻避
坐空庭星河不動遥天碧月光西墮金鈎不

又

旱雲飛火燒天紅如坐釜甑蒸炊中白帝初臨
天宣令　月待無金風漫勞葵扇揮無功

送古峰兄河南周府長史

自送行江上春光暮今年吾兄
官再遷　秋風前黃花滿地天垂碧楚
楚吳山淨如　坤堀爽當清夷行行去旆何
所之洛陽勝地　宗藩作堂堂左相漢之傳
故鄉便道悵歸來墳荒纔奏離筵催清尊畫舫
紅亭別一鴈橫秋縱徙翼長才百鍊不披靡畢
竟功名到金紫請君停棹聽我歌會時轉少別
轉多後天而老不可得百歲流光梭一擲肯信
坡翁憶子由對牀詩感韋蘇州

求思

昔人思親望雲下雲下依稀是親舍君今思親
望何所雲暗風林結淒楚風林衆目何所見見
雲不見雙親面春復春兮秋復秋秋霜春雨情
悠悠悠悠悠此恨何時已地久天長心不死吾亦
同君來感者感慨悲歌爲君寫

近麓爲松江熊郡守作名宇

臨湘之西障靈麓峰巒突擁衡山足碧澗飛泉
抱麓馳鬱鬱清陰茂嘉木書堂作徧開竇中後
來繼之加恢宏先師有像士有學英賢踵接森
儒宮闕河寥落文在茲後人軌範誰其宗先生
晚出群哲後生鍾南嶽山川秀開竇于今六百
年嶽麓遺風宛如舊衡山非高麓非邈妙契冥
搜在吾目丈夫積學志大川五馬專城寄侯服
先生豈爲祿爵謀要推正學扶皇猷大闡立軻
末展蘊蓄昔近麓之藏修區區郡治不足籌將
啟一世歸虞周先生豈爲祿爵求

壽韋軒弟六十

君壽六旬吾七十頌君福履非吾及五峰秀引
慶流長一官仍傍徽垣列桑榆總收軒冕榮五
斗不換身維縶高情邈矣許誰扳水鷗相對烏
紗閒門前黃塵没馬頭白眼只作浮雲看戲綵
庭除立雙璧稱觴恰及春三月西市橋邊綠蟻
香百斛沽來泛瑤席東風花柳競春酣塤鳴篪
應藪相繇更聞清敷竹林起琵琶調高彈阿咸
老拙無能更何祝倒囊蒐得詩千聯當君歲歲
稱觴日一歲一聯歌壽筵

正齋看竹詩喜乃郎而作也和答

籜龍生長幾何年風梳雨沐青娟娟新稍高拂
楚天碧眞若彩鳳來翩翩吳霜不改湘雲綠豈
與肉食爭瘦俗琅玕夜半度輕飈清韻琮琤響
寒玉主翁胡爲愛此君堅姿箇箇咸超群一尊
對咏詩百句嘯歌不間朝與曛愛玩相看共良
久何必渭川種千畝　大廷不棄嶰管材終
協簫韶帝闕扣

壽滿慧泉七十

海榴花謝紫薇紅仙翁七袠顏如童世上閒愁

一點無白日半落楸枰中老拙於翁總車笠往歲曾同遊月窟翁今忽忽稱古稀予亦七逾癡望八綠衣春酒綺筵張錦瑟瑶笙數聞出翁家先世三老人人各年逾八九十一年三度開壽席到翁不知壽幾百籛鏗老去頭未白

邑庠訓導陳先生淵以其先世報本堂索詩賦此

吾聞報本獸有獺更聞哺毋禽有烏蠢蠢冥頑不靈物無乃知有天倫乎吾人獨鍾兩儀秀可使不如禽與獸嗟嗟平陽陳孝子痛惟親庭長逝矣霜露無情春復秋無復晨昏覿容止顧惟搆堂修祀與歲時獻饗情可假雍雍子姓咸趨蹌蒸嘗感格來洋洋孝子家嗣文章伯手持文鐸鳴吾邑諄諄語我先世德索我題詩寫衷臆淒然動我未感思草草詩成三嘆息

古風

雲莊

結廬青山下山深多白雲逗户翠書潤開扉見氤氳掩映春田浮玉葉橫斜晚帶茶煙濕曳曳隨行杖屨邊溶溶影落寒潭碧百歲寄高閑漠漠塵鞅隔幽懷日與共徘徊來往無心亦無迹

金臺花

金臺二月春熙熙金臺臺前花一枝金臺遊子俄見之意緒恍惚心驚馳輕寒顫顫玉容怯春露含嬌香暗泣冰肌片片瑩無瑕小紅初透胭脂濕輕盈斜倚百媚生臨風向人殊有情遊子何緣有此識猶恨無言空太息空太息無奈何懊恨其如愛惜多吾聞冀北風塵惡只恐紅枯香粉落更念孤棲誰與隣夜深清冷獨傷神花聞我語爲渠惜玉臉低垂似悽惻芳心未辨爲誰留悠悠春恨何時歇嗚呼悠悠春恨何時歇

王子裕同年周子仁乃父芝室六十壽詩子裕索也

仙芝希世瑞何乃産翁室無乃翁家和氣鍾紫蓋形枝昭懋德不覩謝庭訓願俾生堦庭不見詩人咏邈美瑞千齡誠托二説非荒唐鳳毛也

見青雲翔。千齡瑞應知不誣。祝詞非必岡陵頌。一周花甲初筵起。歌章舞綵文如綺。笑對南山喜欲狂。逍遥榆景膺多祉。他年、封誥下鑾坡。翁方於室飲至。和

鄭令尹去思畫像 名普

司徒促駕行。赤子卧轍留。留之反復不可得。其如遺愛懷心頭。仁義漸磨沛澤多。化行四野桑麻稠。食德既深厚。感恩天地侔。畫像瞻依恆所思。甘棠遺愛何時休。司徒佐聖日隆重。宵還念我邦民不。

秋暑酷甚煩襟獲一雨已爽愷矣既而一天開霽新涼襲人。月華滿庭。興莫能遏。漫成數言紀勝。歲乙亥七月十三夜也。

經旬苦秋熱。一雨何快哉。金飆西來剪雨脚。良久還放晴光開。黃昏天色更清亮。月在梧桐樹頭上。此時翛然趣味佳。風庭巢白微瀾漲。仰面長空玉露沛。飛盡浮雲碧玉寬。方寸靈光涵太虛。澄澄靜遍秋襟寒。時惟夜初長。迢迢殊未央。北斗掛屋角。銀河瀉新涼。忽聞琮琤何處敲琅玕。風戛鳴金商。好景來。何以送。步月紫薇花影下。平生適意在此時。天趣無邊不論價。乾坤呈物象。似爲知音者。吾慮知者稀。豈愁天趣寡。朗歌誦仙問月句。高咏坡翁赤壁賦。再咏還再歌。千古風情寓。二公胡爲去不還。乾坤風月開多年。誰能壯句輒口應。誰能斗酒詩百篇。我今景仰若俗壁。每遇良辰心内熱。筆頭未脫塵俗氣。欲效一歌歌不得。眼看清風明月天。何能低首甘心默。清光如白晝。子夜不須燭。再呼歡伯助吟豪。鄙語俚言强聯屬。吟成付與中書君。爲我寫作秋夜曲。

吾長姊孀居七十年。九月十七誕辰也。歌詩壽之

灝氣肅秋宇。清飈奏金商。北堂簾捲。寶篆輝煌煌。飛照堂中央。吾姊孀居今七旬。菊月中澣當生辰。眼前群木盡凋瘵。孤松不改青蓁蓁。二十于歸未三十。綵絲斂斷春無迹。碩果猶存遺腹

兇那堪天道更無知機杼西風幾朝夕一寸貞
心動如鐵滄海可枯石可裂凜凜志節那能折
至今中天一輪月夜夜照見貞心白四十三年
冰檗操朱顏銷盡頭盈雪高節清風播人耳自
是人間好男子即今　皇明重人紀應有
旌書下閭里無媿椿庭旌孝門不讓共姜擅青
史貞節著繫綱常關門風化垂無疆作善神所
佑降福應穰穰稀年豈足云遐筭未易量但見
優游揄景躋壽域趨安康膺受多祉集百祥
第
今少姊六年後把酒相看俱白首瑶池今日慶
筵開可乏詞章頌王母長歌用賦繼柏舟再拜
堂前祝遐壽如天之長地之久

松巖爲醫僧作

長松鬱蒼蒼高巖石齒齒松根長茯苓巖畔産
石髓松巖主人吾昔聞赤髭白足棲巖雲餐石
髓兮飯茯苓一點活人心更勤入山採藥滿筐
裹出山去採苔生死飛錫歸來日已斜翠蓋煙
凝半巖紫

。贈蒲陽林御史有年司訓鄭先生見海索
也
堂堂侍御閩中傑家世繩繩立風節蚤年出仕
領儒官清白持身履冰檗哀哀廬墓三年闋曾
動　清朝孝廉辟古稱忠臣出孝門
天子簡居司諫職君親大義詎忍忘自合忠移
於廟廊不必陽城七年待赤心一點數彈章一
時名穀動天下朝端復見唐子方武義之譎非
坎坷高官不換夷齊餓豈不見鄒志完胡邦衡
謫身嶺表垂令名又不見秦丞相賈團練誤國
奸諛千古怨譏嗤豈爲取青紫要匹前修照青
史人言公去當召還我謂公心豈徒爾還願
君王聽諫官高皇社稷金甌完

壽來叔般秋野九十

仙翁昔年稱大耋曾進短章歌俯席屈指今看
又十年歲更辛丑翁九十九十年來百歲期人
生及此豈偶而無那古今天下稀君不見漢詔

復田卒。唐賜几杖隨。天子有問俯就之。仙翁胡爲而羣蹐。吾以翁將諳秘術有承傳。將與仙翁細論參同備。翁不燒丹不學仙。仙翁仙翁胡爲然。吾聞翁家嗣千里駒。祿養且有待。善養尤勤劬。古來誠孝格上帝。竹林出笋冰躍魚。天人感應何神速。意者壽基由此築。邇來歲首天中節。天上仙籌添海屋。昨夜東方朔兒過。駕言東海蟠桃熟。東風濯錦報春知。柳條催上鵝黃綠。寶籙註長生。高賞綺筵齋。孫曾擁膝盡英豪。白頭昆季如金玉。兄酬弟勸情更篤。團圞笑語歡殽簇。會須籌筒人瑞堂。留傳勝事垂無疆。他年遐筭不知更幾百。但見稱觴賀誕年復年。如地之久。天之長。

排律

咏雪

對雪孤吟興頗饒。捲簾拭目看飄蕭。花飛六出憑誰剪。白獻三番是孰招。逗曉清寒沁毛骨。拍天冷艶落瓊瑤。玉龍灑甲飛千里。素鳳回翔下九霄。失却湖山青九點。粧成溪柳玉千條。空階埽去皚皚白。暖閣飛來點點消。就影飄飄低近沼。繞簷盤轉舞迴飈。不辭凍口呵吟筆。愛殺晴空射斗杓。炫晃紙牕和月白。空明眼界接天遙。斷鴻度塞迷踪跡。老鶴驚寒叫泬寥。未許塵埃留俗態。只應梅蕚伴清標。品題誰是呂黎伯。妙矣行天馬渡橋。

久雨

黃昏星斗出林梢。仰面渾如天宇高。啓户未瞻情耿耿。繞簷還聽響嘈嘈。凝陰接地圍如幕。亂點當牕密似毛。出海火輪何處遁。敲牕殽韻挾風豪。呼晴不見鵲來叫。喚雨頻煩鳩亂號。江草漸看迷綠野。漁舟頻見出銀刀。增添羈旅家鄉思。愁殺農人畎畝勞。何日簾前飛日影。一尊花下泛香醪。九年蕩析民無恙。五位修禳帝有陶。風雨頻年今似昔。令人感慨憶禹臯。

送督府斷事鄒世善赴江西

世善鄒氏之千里駒也。幼習舉子業。遊

邑庠升太學得選於天曹授七品官為江西督府斷事今茲來別于予蓋將有千里行也余辱姻雅誼合有言以贈而制中不能文焉柰之何哉聊賦此當驪駒之歌

西風吹老碧雲天把袂臨岐一愴然紅樹亂山情耿耿夕陽古渡草芊芊　清朝宦轍遊南國映幕蓮花稱少年邊境肅清文案簡訟庭明允武功宣忠貞共仰家聲舊仕路今看嗣續賢留得樗材未衰朽白頭林下看超遷

虎丘口占

移棹重來過虎丘一尊記得昔年遊紫松樓閣祇園曉紅樹雲山萬壑秋盤石多年添碧蘚劍池千古濇寒流生公講法無人聽和靖高風有像留入座茶香僧愛客繞簷峰列碧侵簾夕陽山境歸來晚一笑詩成月滿舟

庚寅初度

花甲過來又五年駸駸看近古稀邊朱顏別我那能返綠鬢成絲更不還大造肯憐寬百歲放歌還賦十千聯丹砂誰道長生藥今古人看幾個仙熟計惟閒差可貴拙謀非醉更無先庚寅夏令逢初度老朽春蠶已再眠命分由天求不得光陰流水去茫然癡兒買酒稱觴處紅簇紫薇花正鮮

壽俞正齋

試筆新春第一吟壽翁遐福海同深廟廊事業收青史杖屨林泉愜素心春漫芳洲山擁座秋清臺榭月當襟陶情物外無羈絆買醉花前有賜金甲子重開新歲月恩光稠疊舊纓簪交恭聯氣如金玉榮壽同胞鼓瑟琴剩有書香麟鳳繼　誥封更見出綸音

壽卓齋七十

姻締情深五十年而今霜鬢各盈顛庭前竹柏更青翠門外繁華幾變遷差長於君曾幾許康強勝我若天淵徘徊歲月歸吟味小住人間定八千大藥不須尋煆煉短笻無用策安便北山

訪舊隨玄鶴尋詩放酒船今古幾人誇七袠鶯花三月啓初筵悠然興落閒雲外舒卷無心總地仙

已亥初度

興味都非少壯前不須臨鏡問媸妍催人霜鬓侵尋上過眼光陰湍點傳落落晨星行輩少茫茫蓬海幾人仙七旬满去餘三四浮世榮枯肴萬千心遠自應忘俗慮身閒何往不安便稱觴賀誕年年事脩短無心任老天

樗林摘稿卷之二目錄

五言律詩

七言律詩

提學御史陳石峰先生謫潮陽以詩送之
送郡守王公考滿名敎
寫懷
歲暮二首
仲冬五日拜先姊墓詩以哭之
陽生後三日同卓齋諸親友點韻一首
對雪
一誠從叔八十壽詩
歲暮

和東洛母舅六十自壽
除夕
久旱欲雨不得既雨欲晴亦不得感懷八言
久雨和竹澗
寫懷
重陽前二日過明陽觀
哭張鍋軒
又和卓齋挽鑑軒二首

喜卓齋過訪因叙酌點韻一首
壬午初度
松雲鶴逸壽吳海洲
長至夜藕塘兄招飲醉歸口占
和韻挽潘復軒
和東洛母舅七十自壽二首
送陳大尹應徵名阜設
和韻答王幸齋臨江感懷
寫懷

賀郡守建道南書院次邵泉齋韻
表叔殷東原輓詩
咏葵和過卓齋韻
罌粟花開同卓齋點韻一首
和韻憎蚊
感俗
吳卓齋遷居和玉林先生韻
白髮和韻
和韻答王幸齋二首

和王時齋見懷
再和王時齋倒用前韻
乙丑歲中秋夜既雨復晴詩以賞之
中秋後一日正齋邀芳洲會飲即席紀勝
重九殷龍巖西郭山莊會飲
送呂叔通赴選
納涼偶成
仲秋八日正齋芳洲會飲
辛卯中秋和韻

吳海洲輓詩
芙蓉和韻
王時齋輓詩
上巳山行
正月廿七日吳東樓會飲
遊滕山和韻
壽殷秋野八十
辛卯歲喜得曾孫
重陽後偶成寄會中諸友

和順齋看罌粟花
和東洛母舅除夕言懷
牡丹和順齋韻
端午
壬辰初度
竹橋爲胡大尹作 名本
癸巳元宵寄卓齋
癸巳初度和韻答卓齋
馮龍泉七十壽詩

甲午初度和程靜齋韻
九日登高二首
臘月十四夜獨坐偶成寄正齋
夢得詩一聯覺而足成八句
附放翁詩
七十和莫南沙見壽
再和王景齋見壽七十
壽鳳山族弟七十
踏青口占

上元觀燈和周良齋韻
遊山和周良齋
楊花和倪方泉
落花和良齋
戊戌初度
涵兒暨次孫禾秋闈兩捷報來志喜庚子
歲也
賞菊和韻
竹莊從弟輓詩

啓貳尹捷涪州州判 名昇

樗林摘稿卷之二

五言律詩

初夏感懷和韻二首

小雨適新霽○虛牕曙綠陰○雲開山楚楚○門掩草深深○紅紫成塵夢○清幽愜素心○幽懷邀月上○相與足清吟○

深院日初永○隔牕鶯語微○樹涼溪雨過○風暖柳綿飛○放浪尋幽去○輕和趁味歸○樂天安土外○身世任相違○

和正齋病起

渴敎懸懸處○空階立幾辰○喜音聞勿藥○樂事又關身○雙屐從敎白○炎天不覺貧○新陽重訂約○詩酒更相親○

長至夜酒間再和前韻寄正齋

群動伏來久○一陽方啓辰○曾灰飛子夜○栝酒伴吟身○有道從今長○無官不厭貧○新陽沛和煦○蘇景喜相親○

七言律詩

遊靈谷寺

禪隱鍾山隔市朝遊人到此萬緣消靈泉過澗走寒玉碧樹含風落晚潮地接孝陵黃屋静山龍王氣紫雲飄清幽自與詩相得吟倚斜陽破寂寥

苦熱

何處堪爲却暑圖此身眞似坐紅爐翠乾五嶽飛焦土火烈長空走赤烏千里皇皇覓望切九天赫赫雨殷枯無緣得借天瓢倒一洗炎氛活萬夫

寓金陵客邸

酷暑其如孤客哉倚樓無限好懷開雲收疊嶂林梢出雨過微涼月下來滿樹輕風蟬噪歇一天清露鶴飛回憑誰此際酬佳景緩緩吟哦淺淺杯

送馬山族弟服闋赴京二首

服闋情懷淚未乾整裝遂去謁金鑾移將孝悌三年志翻作朝端一寸丹

聖主龍飛新雨露儒臣虎拜舊郎官會看丞晚膺殊眷應有佳聲帶便翰

三年記得歸來日又看鳴珂上玉京芳草緑鋪千里夢夕陽紅照一梧情雲帆高捲春濤壯海月孤飛鴈影横臨別還期重會處杏花春暖鳳凰城

葉守誠山莊桃花盛開邀賞和韻

放舟來渡武陵溪誤得新吟續舊題花外鳥鳴金谷曉柳邊人在畫橋西山横翠靄連書屋春釀紅香拂杖藜酒盡一尊歸去晚春郊散步夕陽低

同年韋弘義乃尊壽詩

放遂林泉領趣優更無塵慮礙清幽吟懷冷浸梧桐月逸思高横海宇秋石竈養丹留宿火心田種德造貽謀錦筵六月開初度萊子瀛洲第一流

納涼

仰面明星湛碧空銀蟾初上箭河東更殘玉漏

沉沉夜○香散蓮塘細細風涼意一庭煩暑却○何
人此夕好懷同○孤吟自適閒情思不爲推敲韻
語工○

秋夜

愛此晚涼天氣清○坐來良久更晶明○空溥玉露
秋千頃○月上梧桐夜二更○碧落雲開星箇箇紫
筠風逗玉琤琤何由喚得桓伊起○傾耳虛齋聽
笛聲○

七夕是夕立秋

一雨驚秋散碧霄○雙星良會在今宵○月留纖影
橫牛渚○律轉清商候鵲橋○仙偶自應殊態度○人
間未易想風標○笑渠乞巧中庭者○寧暇餘情及
爾曹○

苦雨

經月滂沱雨漫畦○三農愁殺麥秋時○黃雲處處
都漂蕩○赤子嗷嗷起怨咨○天上爲輪埋宿霧○人
間鼃竈斷晨炊○還期今日司民者○點點穀來點
點思○

龔守誠山莊觀菊

誰云冷澹是秋容○籬下看成錦繡叢○纈破小苞
金點綴○雪裁香瓣玉玲瓏○風含露浥枝枝秀○紫
間紅攙朵朵工○更喜主翁詩骨健○都將收入錦
囊中○

秋暮過田莊二首

十里蓉湖漫紫煙○薊溪來渡夕陽船○江村莽蒼
初寒候○楊柳昏黃欲暮天○白鳥有情迎我慣○好
懷無句愜秋妍○少陵此興今何在○一段風情寄
八篇○

深秋愛此田家樂○趣味瀟然引興嘉○蘆渚晴空
飛亂雪○霜林夕照爛明霞○風穿疎柳鳴衰幹○雲
護荒村咽暮笳○濁酒一尊雙耳熱○笑歌山月不
須賒○

提學侍御陳石峰先生謫潮陽以詩送之

狂奴弄法遮天日○諫議有所入非時○大禍共看
牢不解○一封還上獨撐持○氣凌北斗名爭皎○身
落南州甘似飴○聞說 聖朝公議在○肯教夫

子住荒陬

送郡守王公考滿名教

寒蟬葉底久無敲却感清風試一鳴燕寢香凝
冰玉潔訟庭人喜鑑衡平恩覃膏雨民安業化
被閭閻犬不驚課績應教登宰輔 御屏風
上巳題名

寫懷

門外塵機百不應半牕風月是良朋身無拘束
如沙鳥心喜安閒類野僧種柳栽花營小景尋
香撲氣笑飛蠅憑誰喚起孤吟趣麴米新篘綠
似澠

歲暮二首

暖去寒來輾轉尋萬牛難挽此光陰新陽已點
梅梢玉舊臘還封柳眼金飛雪挾風翻絳艷重
雲度鴈落孤音年華又見闌珊日無奈吳霜兩
鬢侵
了卻官家一歲輸明牕便可足歡娛看人機械
千般有喜我幽閒半事無風響竹敲侵午夢臘
殘梅蘂破香肌客來茶罷評碁局不問人間榮
與枯

仲冬五日拜先姊墓詩以哭之

情分無如骨肉稠悠悠遺恨幾春秋草光掩映
碑三尺日色荒涼土一丘群女長成知也未一
尊敬奠亭曾不幽明遂遠吾難聊淚灑寒山總
是愁

陽生後三日同卓齋詣魁友點韻一首

一雨初收霽景明相逢知已話生平清尊鷄黍
寒燈夜小閣詩歌良會情佳節喜臨長至日好
懷重暖舊時盟更期後會知何許楊柳搖黃春
韭生

對雪

同雲千里絮漫漫試捲湘簾拭眼看風擊長空
銀浪湧梅橫老幹玉虬蟠瑤光低射晴牕曉皓
魄平分夜月寒閒共兒童拾瓊屑竹爐鎔汁煮
龍團

一誠從叔八十壽詩

七旬誰道古來稀公壽於今八袠時丹府養成千歲藥朱顏留得少年姿陶情風月詩千首寄興江山酒一卮還願吾翁同此健荊花齊長萬年枝

歲暮

牕外流光一擲梭又看五十五年過時來背我非吾憾髮不饒人柰白何緣酯儘堪供笑傲茅簷低不礙吟哦呼童去把柴扉闔莫放纖埃過薜蘿

和東洛母舅六十自壽

謝卻塵途擔一肩歸來花甲始週年清襟靜逼孤峰月雅興高添百尺泉吟社重開東洛舊書香剩有後人賢優游戲境無餘事詩草頻添入舊編

除夕

犬馬之年逐歲高流光無柰去滔滔雨消寒臘消磨盡霞送春葩來漸豪萬象枯榮分此夕兩年終始共今宵吟成送舊迎新句回首天開第一朝

久旱欲雨不得既雨欲晴亦不得感懷八言

向何慳少此何多氣候年來苦未和乍暖乍寒時疫熾恒暘恒雨咎徵過風塵紛起西江寇王事頻煩北闕戈瀕死饑民更遭此科徭星急且煩苛

久雨和竹澗

風風雨雨幾時休辛苦三農卒歲憂珠顆不聞呈綠野金莖多見浸清流柳淹新綠枝枝恨花損殘紅片片愁仰冀太陽回朗照頓教生意漫西疇

寫懷

此身之外更何求懶散襟懷百念休閒共琴尊消白晝靜隨魚鳥玩清幽一區花竹春長在寸地光明天與遊安土自教隨處樂新詩吟罷再賡酬

重陽前二日過明陽觀

何處神仙紫府開。村翁指點過重山。百年羽化人何在。三島秋深雲自閒。冲煉縱爲空浪說。清幽眞不似人間。玉簫吹落斜陽暮。十里南湖泛月還。

哭張鑑軒

春深過我草廬中。雞黍清尊一笑同。詎意此番成永訣。更於何處挹淳風。青雲有路都爲幻。大造無憑卻未公。今日哭君揮淚處。九峰煙鎖恨無窮。

又和卓齋挽鑑軒二首

文才德行我無知。寸地眞誠更坦夷。何事老天明獨瞎。豈緣冥造數應奇。孝思純篤空悲父。書案荒涼罷課兒。無復相逢覩顏範。傷心忍賦哭君詩。

存亡大數總由天。我獨於君思惘然。隨寓有情傾肺腑。一生無僞貯心田。相看似合身多壽。未老還疑雪滿顛。五十年來表兄弟。夢魂猶自望高軒。

喜卓齋過訪因叙酌點韻一首

園林雨霽物華新。玩物怡情一任眞。釀得盈尊浮綠蟻。不妨虛席待詩人。塵埃隔斷三間屋。風月歌酣幾度春。有可樂時隨處樂。古來幾箇百年身。

壬午初度

今日喜臨初度辰。雙卮稱向壽雙親。一庭晚翠橋陰合。長日忘憂萱色新。拭目重看嘉靖治。放懷一笑泰和春。清平瑞應人多壽。百歲從今料可臻。

松雲鶴逸壽吳海洲

謝卻鶴班下九天。歸來花甲一週全。昂藏影落蒼髯瘦。嘹唳風清玉葉偏。仙島靜分清蔭立。蓬洲遙向白衣聯。吟邊賡得南飛曲。持獻重樓[illegible]蓋前。

長至夜藕塘兄招飲醉歸口占

一脉新陽回未回。壽安堂上倒金罍。更傳玉漏鼕初報。香裊沉煙爐未灰。大道看隨陽德長。衰

顏無柰鬢毛催庭闈喜見常康徳任爾饑年眉
自開

和韻輓潞後軒

西風歲暮薤歌敲為輓滎陽兩弟兄道諠百年
薫里俗桑榆清聖愜輿情醫傳養素家聲舊儒
顯賢郎宦業成白首蓋棺垂世美也應含笑足
生平

和東洛母舅七十自壽二首

七十年逾更徤强優游晝錦試春觴功名畨歲
收金紫清白馳聲皎雪霜隨處笑歌留翰墨百
年塵鞅濯滄浪而今賀誕筵開日正接東風桃
李塲

逸興津津喜欲狂春風花下酒盈觴東山覺勝
移雙屐綠野題詩落飽霜謝政林泉沾寵渥稀
年鬢髮未蒼浪錦筵稱慶知無筭今日纔看第
一塲

送陳大尹應徵 名臯謨

花城小試兩經年多少歌謠頌道邊百里使覘
三異去丹心月白九秋懸
天王側席思如渴景倩還朝視若仙慚愧書生
何所餞一壺清醑幾詩聯

和韻答王幸齋臨江感懐

世情真似一枰碁若究輸贏總是癡良會心期
定何日連牀夜雨憶當時君司風化鳴文鐸我
泛滄浪唱竹枝車笠殊途舊同侶誰知野癖不
能醫

寫懐

向熱奔趨是世途其如懶散不能乎厭煩喜静
生來癖處順安常自可娛心寓萬殊觀化育背
叉雙手咏康衢碧天涼月風清夜更好浮尊泛
綠醽

賀郡守建道南書院次邵泉齋韻

十畒書堂鎻暮陰賢侯經畫意深深南來一脉
斯文秘妙契千年此道心伊洛遺風增氣槩程
門奧旨可追尋邦人知美不知自探本憑誰起
頌音

表叔殷東原輓詩

東原翁吾祖母殷恭人之姪。吾先君與翁為表兄弟。而往來契合。親誼獨厚。自少壯至白首一致也。吾先君八十有八先翁二年卒。翁今亦八十有六歲。亦既捐養不可復作矣。慨念疇昔痛悼可勝言哉。詩以哭之。

老成凋謝正淒然。忍見吾翁更棄捐。垂後慮深添白髮。翁每見錢恒以後嗣為憂 營生智健似青年。令儀整肅簪纓哲。自嚴藏修道誼先。顧我嚴君情獨厚。哭君相會見黃泉。

詠葵和過卓齋韻

白首狂吟氣尚雄。笑看花事闘纖穠。緋紗爛簇霞千纈。碧幹紅團錦萬叢。盡展芳心傾麗日。半敧香臉笑薰風。莫教梅雨來摧折。似我龍鍾一老翁。

罌粟花開同卓齋點韻一首

朶朶分明綺繡叢。生成不費剪裁功。懶群桃李三春候。獨占清和四月中。試學曉妝滋浅露。似嬌輕暖倚東風。清尊騷賞多吟伯。一笑詩成得趣同。

和韻憎蚊

繞體。縱橫。笑若迂。那知。賤子。一癯儒。不堪。慰汝。充腸。血。空。枉。成。羣。向。我。頻。朋。比。爭。先。趨。熱。境。貪。婪。容。易。喪。微。軀。夜。涼。高。枕。紗。幮。閉。一。任。喧。譁。我。自。如。

感俗

肯恥貪來將若何。權門去作進身圖。那知貴賤由天造。肯落奸諛此網羅。寸地不欺纔是樂。一尊隨分足酣歌。從渠笑我樗材拙。只恐樗材笑若多。

吳貞齋遷居和玉林先生韻

買得西鄰一畝居。吟情樂意儘多餘。軒牕靜愜幽人趣。門巷偏無俗士車。拭目喜瞻新勝槩。起家元只舊詩書。與君來往通家好。休謂從今隔里閭。

白髮和韻

鶴髮新添已半層。侵尋老境此明徵。生來無墅烏如漆。白盡還愁禿似僧。點鏡却難銷藥術。衰顏難在是風燈。猶勝綠鬢埋黃土。可用追歡不用憎。

和韻答王幸齋二首

一別五年無會期。相思兩地夢魂知。可憐好景誰同領。愁殺空江鴈到遲。化被英賢歸宿學。芹香泮水襲春卮。廢材老矣真無似。慚愧同攀月桂枝。

交誼誰如我與君。廿年昔紉共辛勤。客懷多少同行卧。棘院幾番隨試文。教翰一緘通間隔。渇思如雨慰懷焚。啓封若與君相面。捧誦難忘到夜分。

和王時齋見懷

高軒昔見過吾家。且試初來穀雨茶。風散落紅春稅駕。煙晒深綠柳藏鴉。夜勞清夢交情厚。昨寄新詩感惠嘉。莫道東園已蕭索。繞闌剩有晩開花。

再和王時齋倒用前韻

飛盡春風幾度花。繁華雖減景殊嘉。柳陰深稱啼黃鳥。榴火還宜插髮鴉。徤筆詞長賡倒韻。翠甌香泛試新茶。盤桓休慮尊罍竭。西去鄰家即酒家。

乙丑歲中秋夜既雨復晴詩以賞之

黃昏風雨晴中秋。夜半雲開露玉毬。六合俄如銀灼爍。素光瑩若水奔流。還招歡伯謀重賞。昔惜吟腸輟苦蒐。安得喚回王子晉。吹笙月下和清謳。

中秋後一日正齋邀芳洲會飲即席紀勝

雨晴雲散一天秋。水碧山青處處幽。景物推遷分氣候。壺觴會叙沸歌謳。朱顏暫爾留歡伯。紅粉多應笑白頭。飲興未闌吟思潤。一輪明月起芳洲。

重九殷龍巖西郭山莊會飲

時序催人每自傷。匆匆佳節又重陽。無災可避

還尋勝有約相邀且舉觴將好懷來今日放可無詩繼昔人狂絶勝陶令花前坐蕲得王弘醉一塲

送呂叔通赴選

江梅飛雪柳拖煙千里行期在眼前別緖不堪三疊唱拜官應近五雲邊風高冀北鵬程遠月白關河鴈影聯聞說當今求治切好傾肉蘊去敷宣

納涼偶成

自喜炎歊可避乎一庭秋影落高梧爭趍炙熱爾爲爾靜沐清涼吾愛吾寒暖去來曾瞬息世途翻覆幾摴蒱俗人那識陶元亮三徑清風柳五株

仲秋八日正齋芳洲會飮

記得芳洲賞月時舊年佳節又臨期風清宇內秋無限月掛林稍影半欹酒勸翠娥雙段錦趣凌秋興幾聯詩風情已罄東南美歸去渾忘入夜遲

辛卯中秋和韻

草草疏筵待月開今宵休作等閒猜洗空碧漢兼朝雨驅盡癡雲昨夜雷寳鏡光浮銀海出金尊香泛月宮來仰天更見文星現知是英豪戰棘闈

吳海洲輓詩

卓犖才華久著名臺端領袖士林英三朝衣繡凝風采一夕投簪慴滿盈詩草勝遺千卷墨雲松愁斷九臯聲傷心繡野堂前路冠蓋從今罷送迎

芙蓉和韻

拒霜開遍立西風觸日渾如錦作叢千疊翠雲縈艶孕九秋清露浸春紅照臨碧水精神倍掩映朱籬分外工應是秋容太蕭索天教華麗伴吟翁

王時齋輓詩

白頭林下正安閒何事年來涉大艱六歳稚孫罹怙恃兩春雙壁墜丘山存亡命限人何預七

十年逾數不慳落落晨星故交散不勝悽惋淚潸潸

上巳山行

佳節清明三月三百般紅紫鬧方酣閒拖杖屨隨花柳更泛壺觴接笑談半醉老狂渾未減苦吟清味覺猶貪徘徊忘却歸來暮小雨春山閣翠嵐

正月廿七日吳東樓會飲

良會新正第一開東風堂上泛春桮柳拖金線含青眼梅送寒香露粉腮對酒也須歌窈窕會期更不復遲徊酒紅不道朱顏在寄語青娥莫浪猜

遊膠山和韻

雲峰起伏斷還連古剎深藏不計年遊興那堪雙屐倦懶慵不及十年前平生願識膠山寺今日來尋當乳泉勝跡尚餘無處覓半巖斜日促言旋

壽殷秋野八十

八十仙翁喜徙強青瞳鶴髮貌堂堂山林野思秋千頃藩臬家聲誥幾行　聖代曾沾優老澤椿庭初舉介眉觴東風賀宴重重列更接秋來桂子香

辛卯歲喜得曾孫

昨宵夢裏見羆熊知是寒閭喜氣充誰道抱來由釋氏也緣積累有陰功膝前嗣續增三葉堂上稱呼進太翁試聽啼聲是英物他年畢竟亢吾宗

重陽後偶成寄會中諸友

狼藉秋容滿地黃又看佳節過重陽閒邊親我沙鷗密暗裏驚心歲月忙良會酒桮多曠畧老年詩興頗猖狂釣篷獨倚秋旻坐風月誰同索笑償

和順齋看罌粟花

一天清露濕花腮低臉迎人似索扶我媿無才歌咏得花應嗔我累番孤翠叢朵朵呈工巧紅錦重重擁畫圖踈密栽培功尚欠明年更擬問

花姑

和東洛姊舅除夕言懷

流光還轉指彈過從古如斯可柰何殘臘旋看銷已盡百年過去剩無多老懷每欲期安靜技癢難除費苦磨堪笑人間真傀儡明朝又見舞婆娑

牡丹和顒齋韻

倚晴朶朶美春容相對孤吟聳玉樓遲日艷粧妃子出化工難盡筆端求細揉金粉芳心簇碎剪紅霞錦夢稠只恐韶華易消歇愁看香瓣落枝頭

端午

黄梅雨足端陽近令節家家具酒筵蒲縷香浮遺俗遠榴花紅比舞裙鮮蘭湯作浴隨荆習筒糉縈絲為楚賢更有女孩傳故事釵頭艾虎絲符懸

壬辰初度

情尊誕節喜相逢景物依然去歳同綠樹陰濃清晝永石榴花謝紫薇紅古稀未及剛三載頭白無成坐五窮惟有清閒與康徤老天將以慰衰翁

竹橋為胡大尹作 名体

濟川卻用竹爲梁抱節移來渭水傍碧玉搆梯横巨浸青蛟飛影跨寒塘往來不用乘輿渡道路渾無涉水妨小試梁溪多仰賴頌詞還借衛風章

癸巳元宵寄卓齋

瘦笻扶醉看紅燈此樂鄉村恐未曾星散六街紅似錦雪消華月皎如冰昇平喜動家家慶鼓吹喧闐處處興風景滿前吟思發賡酬只欠一詩朋

癸巳初度和韻答卓齋

白頭蕭散水雲鄉相對南薰泛玉觴花甲又看逾七載餘生敢望及無疆辛甘味嚼知多少代謝輪廻亦感傷還擬秋涼沽百斛與君爛醉發詩腸

馮龍泉七十壽詩

白頭蕭散興悠然花甲逾來又十年東府馳聲遺往日南山稱壽起初筵林泉到處留詩草風月隨時放酒船見說養眞能卻老尚祈容我叩仙傳

甲午初度和程靜齋韻

百歲心期非老癡即看已近古稀時徘徊興味常携酒排遣光陰半入詩愛靜居閒聊自懶樂天知命更無疑年來喜覺癃康徙不用扶衰碧玉枝

九日登高二首

茱萸半紫菊花黃佳節相逢共舉觴江水淨涵秋影潤鴈行斜度碧雲涼西風料理登臨勝落帽流傳詩話長試向翠微高處望悠然遐思入蒼茫

高秋景物自淒涼楓葉殷紅柳葉黃好對花枝開笑口還招歡伯破愁腸江山有待詩騷咏歲月無情日夜忙倘幸百年叨滿望更看三十一重陽

臘月十四夜獨坐偶成寄正齋

坐深寒夜漏遲遲殘臘無多剩幾時淚燭似嗟除夕近高年不道七旬奇孤吟短句消長夜頻煖深杯勸侍兒見說山城梅雪白尋春好去報翁知

夜夢得詩一聯云花吐鮮穠怡老況天留强健報清貧後一句乃放翁詩但易將字為留字覺而足成八言并錄放翁詩於後丙申歲清和廿二夜也

蕭然林下一閒身卻恠詩魔入夢頻花吐鮮穠怡老況天留强健報清貧曾叨月姊秋香會今作堯天壽域民携榼小園新霽後半醺扶杖稱山巾

附放翁詩

石帆山下白頭人八十三回見蚤春自愛安閒忘寂寞天將强健報清貧枯桐已爨寧求識敝帚當捐卻自珍桑苧家風君莫嘆他年猶得作

茶礼

七十和莫南沙見壽

春草春花幾度芳。水邊沙鳥是班行。野情偏愛尋詩景。酒榼常携過草堂。本乏才華干祿仕。偶緣月姊襲天香。而今揄景稀年及。塵土機心久已忘。

冊和王景齋見壽七十

雨過春陽來漸豪。江梅早已占孤高。輕柔嫩綠低垂柳。深淺新紅點綴桃。七十主人誇老健。百般世味總秋毫。自憐謭薄叨稀壽。慚負詩翁太雅褒。

壽鳳山族弟七十

翁陟台階我卧雲。相看共是古稀人。太平儲慶人多壽。天子思賢重老臣。八座機樞調鬻鼐。三朝耆舊表簪紳。也知平格天須祐。要翊皇明萬萬春。

踏青口占

門外春光來幾何。策筇還去踏青莎。鶯黃初上溪邊柳。鴨綠新添水面波。衰老自嗟歡緒減。清狂不厭苦吟多。生平最喜惟閒適。肯放良辰虛度過。

上元觀燈和周良齋韻

垂老何心看上元。強同年少去尋歡。香隨羅綺紅妝過。人樂豐登桮酒寬。明月笙歌連子夜。滿城燈火奪春寒。風光添得奚囊富。歸取裁成短句看。

遊山和周良齋

試着春衣稱體輕。勝遊情思愜新晴。芳原携酒踏青去。童冠登山作伴行。泉落巖崖響寒玉。鳥啼花塢喚吟情。何緣得與騷壇末。觴咏歸來夢亦清。

楊花和倪方泉

開落胡為故故遲。要將清白送春歸。飄揚點點牽情密。散漫星星似淚揮。閒惹遊絲隨處泊。靜臨清晝逐風飛。隋河堤上知多少。猶自年年戀

落暉

落花和良齋

是誰粧飾是誰收青帝韶華有盡頭零落香隨千點散繽紛紅泛一溪流細看葉底無全朵小剩枝頭有數鉤造物乘除盡如此傷心可獨為花愁

戊戌初度

七十三翁百念灰今朝初度且銜盃手拋藜杖誇行健兒引孫曾賀壽來無俗事干丹府靜得清吟放好懷開獨憐過景隨流去千古無人喚得回

涵兒暨次孫禾秋闈兩捷報來志喜庚子歲也

冷落秋香二十年老夫久矣閉頹然爭知顛木回由櫱卻向清秋更放鮮淮海慶源流不盡世科文獻藉承傳一門兩捷家常事此度看來第四聯

賞菊和韻

開遍秋花滿院香金飈微度落清觴郤嫌兒輩好多事去惹天香來競占酒榼詩筒傳絡繹野夫秋興亦顛狂須知人世難逢處一笑相看未忍忘

竹莊從弟輓詩

少小相看到古稀傷心忍賦輓君詩荒涼春草池塘夢愁絕清時良會期喜昔同庚稱壽燕嗟今何處奏塤篪鴈行落落晨星散風木寒山總是悲

詹貳丹授涪州州判名昇

花封佐治九年深多少風謠播政聲百里使覘三異去片帆風送一航輕雙鳧日落巴江渡獨鶚秋高蜀漢横半刺涪陵新拜 命好攄素蘊愜輿情

樗林摘稿卷之二

櫟林摘稿卷之三目録

五言絶句

題扇和韻

同正齋南禪寺閒步和韻二首

七言絶句

海棠

松菴

宗忠簡公

張魏公

七月十五夜對月六首

對竹

對菊

喜晴

對桂花口占

淮兒以科舉事出未歸雨中成二絶句

巳卯大疫俗占野天麻花詩以促之

巳卯初度

秋懷三首

喜兒輩同赴秋闈

納涼三首

雨夜

仲秋九日遇故人於姑蘇時與別者十年矣作絶句三首

不寐

和卓齋韻三首

扇景和韻二首

有感題泥孩兒

和卓齋送春韻三首

喜卓齋惠竹和韻謝之

秋懷

題畫菊

蟠桃圖和韻

自述二首

六言

秋興二首

古詞

歌

行

吟

樂府

曲

詞

栲林摘稿卷之三

㮋林摘稿卷之三

五言絶句

題扇和韻

涼月落秋影照見芙蓉色却怪偶相逢戚戚留胸臆

同正齋南禪寺閒步和韻二首

尋僧方外行對服趣巾屨禪林一笑空何物非流寓

丈室已清雅秋深分外竒幽懷恆蕭散〻日且遲遲

七言絶句

海棠

低垂玉臉半醒時薄薄流霞半雪肌數日東風吹不醒含嬌無語似凝思

松菴

聞說菴前只種松肯教貞節受秦封百年儔侶惟玄鶴時過清陰伴卧龍

宗忠簡公

英雄使盡聖回鑾誰阻鑾輿進步難疽發背心忠義死滿襟清淚幾時乾

張魏公

潛善龍門不是脣錯交齊愈作良朋尤憐抵岳排綱議器量於公更欠弘

七月十五夜對月六首

絶憐好景是秋中風露淒清玉宇空正是孤懷岑寂處月輪初上粉墻東

好天良夜坐更深愛此風簾月半侵塵广一時都忘卻閒將清趣寫孤吟

炎氛此際坐來忘入夜孤吟引興長清露一天明月上梓陰風細落微涼

金飈欻欻度新涼展席空庭泛玉觴萬里雲開天蕩蕩一輪明月浸秋香

萬里雲開星斗懸清宵不寐思悠然起來散步中庭下瘦影龍鍾月在天

慚無好句答清秋更向奚囊細細蒐子夜深沉坐良久碧空千頃玉盤流

對竹

皎皎霜天入夜分月𥦗人靜絕塵氛此時好趣無人共青眼相看獨此君

對菊

種得秋花香滿籬黃黃白白吐英姿相看卻被花神笑開遍枝頭未有詩

喜晴

鴈字橫空印碧漪嫩涼天氣乍晴時客來更說風塵息喜色無端忽上眉

對桂花口占

秋深時候木犀開曾向蟾宮分得來他日後人能領會也須知是昔人栽

淮兒以科舉事出未歸雨中成二絕句

綠錦風掣響颼颼八月涼生漸暑收兒輩未歸書屋靜一簾疎雨桂花秋

霏霏風雨掩重門點點苔錢疊翠痕千夢覺來無底事梧桐枝上鵲聲喧

己卯歲五月大疫俗云野天麻開花疫氣息矣余見東園一種如麻或曰此野天麻也閱其顛蘂而未花詩以促之

草名喚作野天麻五月沉痾望汝花詩促汝花須蚤發呻吟改換笑聲譁

己卯初度

薰風初暖紫薇開又見今年初度來卻羨當時老萊子行年七十作嬰孩

秋懷三首

蕭蕭梧影落秋襟淅淅風篁戛玉音小立柴門無客至鷓鴣飛下石榴陰

金飈樹杪響鏦錚傾耳渾如碎玉鳴六一先生今逝矣無人重問此何聲

紫薇花謝梧桐老階下木犀花發時自笑野夫無一事官租了卻只題詩

喜兒輩同赴秋闈

天子龍飛第一秋三兒作伴月宮遊金花滿樹人爭羨好去躋攀樹上頭

露下碧梧生嫩涼金風剪剪促行裝天香要得

書香領客邸秋燈努力强

納涼三首

從教炎赫可流金一枕南薰不見侵書屋柱門無客至綠陰高樹一蟬吟

尋涼散步小園東來傍清源竹數叢俄聽煙梢聲淅瀝水亭初過一櫳風

小雨一番殘暑收綠陰閒坐剝鷄頭湖天正接新晴候淺碧浮藍萬頃秋

雨夜

孤懷耿耿對清宵燈罷新題趣更饒栢子香殘金鴨冷秋燈一點雨瀟瀟

仲秋九日遇故人於姑蘇時與別者十年矣作絶句二首

記得相逢又十年箭河堤畔野橋邊今宵不是無憑夢半釆如何倍日前

濶別重逢總宿緣清尊相對思綿綿半彎新月邃牕夜話起衷情一愴然

不寐

忍惟椿庭風木悲痛心摧脊淚交顋秋燈一點初寒夜此是孤兒不寐時

五十餘年撫育慈眞如珠向掌中持何堪無復承顔面此是孤兒不寐時

辛苦經營創一基百年蔭下荷成規消埃報答何曾有此是孤兒不寐時

何物非爲手澤遺眼前處處總堪悲追思萬苦千辛日此是孤兒不寐時

夜夢空庭父與兒死生魂魄會於玆覺來依舊幽明隔此是孤兒不寐時

和卓齋韻三首

野情久與白鷗親懶向紅塵問屈伸有酒一尊詩百首不妨高卧老江濱

懶散情懷樂有餘于名蝸角更何如青鞋布襪山林下安步優游穩勝車

蟾宮分得一枝春敢謂從玆可致身頭白眼昏今老矣出門無復舊心神

扇景和韻二首

楊柳蕭疎近暮秋數家村落枕溪流遥岑潑翠
橫天末羨爾漁翁兩葉舟
紅樹白雲秋滿天小航撑破一溪煙誰敲碎玉
潺清響千丈峰頭迸落泉

有感題泥孩兒

皂羅裳髻袖翩翩倩盼姿容更姣然色相本來
孩子氣相看只合市兒憐

和卓齋送春韻三首

春光休嘆去如流畢竟繁華有住頭門掩綠陰
三月暮紛紛蜂蝶總含愁
韶華纔見吐芳菲轉眼衰殘事已非正是挽留
無計處一春風雨促裝歸
欲賦送春詩未成斷香遺粉可勝情一尊追餞
東城外惟見綠陰青子生

喜卓齋惠竹和韻謝之

此君分得過荒基箇箇排雲綠玉枝從此園林
增勝槩平安報到百年期

秋懷

寂寞秋堂一雨涼金風微度木犀香清心寡欲
無他慕此是仙傳卻老方

題畫菊

清標似識晉衣冠處士歸來愈好看千載流傳
風韻遠至今人寫畫圖觀

蟠桃圖和韻

仙桃喜見畫圖真仙韻紅鮮果絕塵聞說三千
年始結惜予未見見來人

自述二首

不求利達不憂貧不羨神仙學養真留得一區
方寸地儘堪康濟百年身
眼不昏花耳不聾春郊散步更輕鬆俗緣塵鞅
都消盡剛有清吟思未慵

六言

秋興二首

山銜落日凝紫露滋秋空氣晶良久東林月上
老夫秋興詩成
殘暑秋來漸退新涼雨後添多愛殺碧梧樹下

清尊對月高歌

古詞

壬申夏五月重寓金陵客邸寂無一聊戲

作長日坐

長日坐長日坐長日長如年長坐百不做虛靈寂無一慮嬰坐久湛若鏡面清照見龍蟠虎踞地六朝到今幾興廢往來更換幾多人風景依然不曾興胡爲廢胡爲興胡爲可勸胡可懲此心一一能照見歷數廢興皆有徵仁義不施施憯刻古來未有不亡國仝人不用用刑餘堂堂廟社幾丘墟擇用善人施善政王室由來以大競能驅苛政遠小人萬國年年拜紫宸君不見稱強莫如始皇帝寶曆傳來剛二世又不見三代之君用一德三代共年千八百

一陽生

一陽生群陰傾乃知君子道始亨吾開天時與人事乾坤上下一氣平溢者太溢也須減虧缺既久還須盈傾玉液酌巨觥仰賀長至日萬物看回榮作歌語愉小聽我詩歌聲而振重陰之象以從橫嘗知否之極者太之萌世道以漸登昌明堂堂朝宁崇俊英清平郊野鸞凰鳴此進則彼退正邪難合并是非昭白日賞罰雷轟轟如彼魑魅徒爲宜窮椓剝笑汝不知還魍魎笑汝不知還魍魎

對花思美人二首

對花思美人美人在何許非有雲山千疊阻芙蓉零落彩雲收一片愁悰向誰語仰面看天天宇清一行鴈字天際橫可憐羽寄別離情含情更欲調綺琴美人別去無知音無知音無柰何呼酒對花歌浩歌

對花思美人美人在何方心悵怏兮不能忘玉宇高寒秋瑟瑟巫山十二煙茫茫何當走向鳳簾前仰見梧桐樹頭月昨夜團圝今又缺團圝價比千黃金缺來奚翅遺瓦礫還邀月聽我詞惟汝能明兩地思

歲云暮矣

壬午歲仲冬十三日作也明年癸未春
試此正吾輩啓行之時然以二親年各
近耆不敢遠出就明有勸行者不忍而
賦此
歲云暮矣將何所之慈烏滿樹風颸颸臨風出
門望觸物有所思內外分明有重輕從來認得
無猜疑借如鴻毛遇順風一朝不測悔可追何
如烹殽在乢釀酒盈房奉雙親以怡老無掛念
於天涯誰得誰失誰雄誰雌總付諸莫之爲而
爲
歲云暮矣將何所適雙親共壽百七十居起年
來看甚艱頭顱漸漸如霜白富貴豈不欲功名
也願得早年已乏榮親才只合而今侍親側輾
轉衷腸幾百番熟計也思毛義檄總不如叕敍
飲水團圞歡豈願效太眞一任衣裾絕

旱天多雨意二首

觀誠意伯覆瓿集見旱天多雨意詩乃
知天欲久旱必多雨意以今觀之信然
效其體二首
旱天多雨意九宇失清明雲霧從朝暝煙霞收
晚晴空煩鳩喚語終慰鵲呼聲最苦三農望焦
勞畎畒情
旱天多雨意日色淡無光雲合將行陣風來又
散場商霖無復見旱魃更張皇安得天瓢倒田
夫好插秧

歌

夢遊仙歌

吾聞天台山高一萬八千丈蟠播東南臨海八
百里天開地闢貸奇觀萬古神仙寓於此邇來
一夕夢中遊夢遊此山山上頭爲感當年劉阮
勝遊處追惟往蹟情悠悠眼前稠疊萬山隔水
邊不見胡麻投但見瀑布懸崖直下千丈流空
山叫鶴號饑猿峰巒高下幾盤折玉霄天姥參
差列靈異非人間幽邃絕人跡巉巖稍轉一溪
横清泠碧沘點絳英捫蘿涉水來百步眼見勝
景殊分明風膛日暖洞天曉巖畫樓臺倚天表

千樹桃花噴火紅仰見枝頭集青鳥忻然進步
還躊躇玲瓏恍惚閒步虛花間忽見二女出娉
婷秋水雙芙蕖兩䫌淡掃黛痕淺炯炯雙瞳碧
波剪些些一點櫻唇紅窄窄雙鴛束尖瑣綠綠
蟬鬟鬆飄逸神儀朗仙姿不藉鉛華施雪膚薄
薄紅綃綱十纖更比剝春葱假令爬天天亦癢
素質並幽蘭柔情藹微歡感我荒遠來欵曲心
意殫從容導我遊仙室紫府丹臺炫金碧祥雲
瑞氣鬱葱葱瀛洲閬苑遙相通自言昔此經未
我留得形軀至今在餐松茹栢去年年塵世不
知更幾代牽情既綢繆挽留亦至再進胡麻子
麟脯火棗交梨雜遝俎餚以鳳笙龍管之仙
曲以金漿玉液之甘醴將浣我精滌我髓掃
去塵緣絕形滓非徒我以等安期陋彭祖抑將
我以齊三光並萬古不才幸遇良非偶熟視塵
寰幾曾有將擬從容扣秘傳晨鷄驚散蓬瀛友
覺來一榻只孤眠意緒恍惚心惆然徘徊輾轉
復輾轉馳情表臆那能遣遣我神遊大野冲冥
交點契神仙伴抑亦狂夫有此方外緣得得夢
中相與通慇懃不然二女胡爲遇一夕相逢有
深契乃知當年劉阮逢仙姝豈亦猶我背騰之
睡魔人生百年等是夢夢耶非耶焉知仙寰惟
鶯囀光耿耿將若何反覆追惟夢中事歷歷在
眼不滅磨起來寫作遊仙歌

長夜歌

日苦短夜苦長落月皎皎橫屋梁清宵不能寐
攬衣起彷徨感激千古事戚戚橫中腸宣聖老
於行孟軻徒皇皇跖盜而富且多壽回賢而貧
更殀亡忠良眼見惟刀鋸奸回掀然登廟廊世
事有如此吾將叩彼蒼九天冥冥何渺茫但見
銀河掛碧落西風悲號悽清瀟怳如寤寐間有
神語我傍爲言造化有偶儻善惡報施還爲常
君不見叔敖殺虵爲楚令尹于公獄平昌大其
微彼奸回者乘時諂諛自謂得計片時之寵千
載唾罵或爲黄壤回視賢聖與忠良一時忽忽
遺不朽至今青史有耿光孰短孰長請君較量

吾聞其說有如此乃知人間何事非天理賢聖
與忠良雖死猶不死剔燈起囑管城子爲我歷
歷書短綫書成味作長夜歌留爲身心常琢磨

素行歌爲鄉邦佐題

賤子平生樂居易非易之匪非敢聣性分中闘
有坦途步屣年來覺多味素行君索素行詩樂
易之人頗能知爲君請演素行說此說傳來由
子思乃言人生有分定枯榮逆順隨吾分隨吾
所遇隨吾行處處安舒日休境毫釐不察去行
險富貴驕奢貧賤諂彼此機關理欲間小人君
子於玆辨此際分明話得眞閑君造詣尺度遵
青編時對聖賢語樂天安土融融春

自得歌

嘉靖乙酉犬馬之年週一甲子矣幽居
喜無慶謾漫成長句題曰自得歌

自得歌自得歌大造生我厚卻多五行二氣範
吾質百骸四體無偏頗與生俱生四性備更多
萬善胸襟羅聖如尼丘賢如軻降衷吾與無甚
訛降衷以後邈無似賢聖高風只仰止自從束
髮讀古書肯視前言若塵滓有生幸爲天所厚
敢以厚我棄如屣吾觀古來聖與賢一毫非敢
爲苟然事君豈爲祿爵圖要翊大帝超唐虞治
民豈徒樂崇奉要使萬姓歌康衢自古而今宜
不易詎意今時非往昔治民先肥家經國惟肉
食太樸一散人僞生視外者重內視輕今人稱
爲好男子吾見狗彘被冠纓所以視欲其自得
視不自得采色惑所以聽欲其自得聽不自得
淫聲奪自得於口知正味自得於鼻臭以慰四
肢自得更安佚舞之蹈之莫知已心自得兮包
八荒情自得兮舒春陽四性自得萬善備一氣
自得與天地遊自得於無何鄉歌自得而宣宮
商一笑自得發眞樂一語自得順而章登高自
得鄙心目臨流自得道體彰自得歌自得歌大
造生我將若何仰天無媿容俯視無赧色人不
爲非鬼無責往年不爲天所恤風雨那堪大椿
折而今忽忽六旬過一言無成兩鬢皤不敢以

嘆老北堂尚有萱花好不敢以嗟卑平生不觧攢雙眉自喜身如不羈馬笑骨南來北往者傍人謂我不解愁吾有眞樂非虛假將往京師試進士嬾踏紅塵四千里野性愛幽靜亦復能安貧自憐崛彊不肯屈於勢那能諛言仰面求於人耶將無求當富富更富更潔耶將無屑當貴更珍也不羨印纍纍綬若若紆朱拖紫儋孫爵也不願求羨門訪崆峒白日羽化飛蒼穹君不聞昔人有言良可採玉樓金屋愁如海又不見前人有語曾說來徐市一去何曾回人生百年等大夢那堪外物相愚弄有田百畝足我餐有圃一區花竹繁良辰美景次第來花前綠酒常盈尊若臨足頗徤品題古猶存人間遇有事奇特翻效野史記之筆有時好詩生眼前呼酒對之歌幾聯居起無常期所適惟安侯動不為物尼靜無塵慮牽或引清渠灌花木或俯或仰觀魚鳶隨吾所遇樂吾樂無入而不囂囂然無入而不囂囂然

鶴林歌為談文瑞作

有鳥有鳥來雲僊縞衣玄裳額點朱邇來一千六百歲飲啄碧海三山間曾乘吹笙王子喬曾駕三仙凌紫霄坡翁曾與遊赤壁蘇耽憑以昇泬寥今復是何日仙禽胡來與飛飛帶清唳皦皦開碧虛盤廻往復繞天頂百十成群雲際影驚看不審何處來塵寰似接蓬萊境吾知此禽非偶而入眼平生罕見之百福穰穰殆併至禽為得氣能先知歲之丙戌春正月鶴林主翁降生日花甲週來逾二年煦煦酡顏照鶴髮科第縄縄世澤長早年曾折蟾宮香一官領署便休致風月琴尊綠野堂大兒南宮試進士不求知猶拾芥耳梅花香動壽筵開鬱鬱禎祥趣於此鶴乎亦物耳其來何心乎感應之理不可誣蚤不踰先遲不後鶴翁此際剛稱壽翹首分明見壽齡丹青不必龍眠手君不見百千壽筭鶴之齡又不見一品官階鶴之服他年橋梓兼得之吾當再歌南飛曲

望雲歌為徽客王廷祉題

親命不可違親顏殆難別從親之命別親顏孝子他鄉掛衣䐮遙遙千里年復年仰天惟見雲翩翩意想庭闈含雲下翹首蒼蒼淚盈把雲本二氣絪縕生胞來於我初何情孝思一念觸雲起見雲如見雙親眉遠瞻一片天南橫黃金萬鎰渺鴻毛輕恨不願身生羽翼凌雲飛來侍親側可憐踪跡羈於商朝暮望之增感傷望之碧似映北堂萱草色望之紅若親椿庭被酒顏如童望之白欲處雙親鬢添雪望之孤還念晨昏落寞無人呼有時乘風而披拂望之若親顏喜懌有時載雨興數踈望之若親含慍蹙有時巍我突起如奇峰望之若親冠裳儼然容有時溶曳迎迎橫碧巘望之若親倚閭待兒返望雲望雲意緒多其如雲山千里何何如銀帆高掛歸故鄉裁雲錦兮為彩裳更向雲山釀霞液庭闈戲舞流春觴百年無幾時流光去莫追所以孝子之心愛日恒矜持紛紛世事何時了要權輕重而推移昔年舜娶而不告君子謂其猶告之從今歸去侍庭闈吾謂違親猶不違

蟠桃歌奉壽長姊吳貞母八十

蟠桃總異果作歌何謂哉歌向萱堂薦壽栢神仙中物罕人見㸃自何方生植來聞在蓬萊瑤海外度索山頭栽根蟠厚坤一萬八千丈孫枝秀拔瀛洲仙島之奇瑰閱三千歲花始開再三千歲桃始實輪囷纍纍珠胱胎安期之棗不足數何屑言乎武陵與天台王母服驚見欲度桑滄幾變桃如故朔兒番誕三度竊朮魅山精共訶護邇來一夕夢上天耳邊卻聞青鳥傳為傳已亥之歲春平月蟠桃甫熟丹紅鮮南城已約麻姑仙仙郎綵仗迎後外朱旂翠蓋紫雲軿王母去赴瑤池筵玉醴金漿送鸚鵡擗麟烹鹿登豆籩頃間席上雲和奏鶴舞鸞翔盞稱壽群仙蹌蹌列左右共獻蟠桃大如斗王母殷勤選一枚服見分明授貞母為言貞母多晚福壽齡已耆長生籙孽苦冰清五十年福履從今轉如轂

岡陵壽算不須卜相期再見蟠桃熟

長歌壽母舅東洛先生八十

蓐收揮暑退金商送秋來新涼喜就一枕熟夢
浮瀛海登蓬萊蓬萊仙子與偕從三島峰頭看
星象狼北一宿獨晶熒仙人指曰南極星爲壽
此星不偶現現則主世大治人長齡亦吉此星
現有時惟此秋分之候壽丙丁星旁更見拱三
宿福星祿星如輻輳壁合珠聯光陸離老眼星
星看不繆覺來省得卻似眞明朝是我翁生辰
翁之生辰恰秋仲翁之福祿備乃身知翁卻是
人中星分明夢裏部數陳問翁福翁已全康寧
好德八十年北闕辭榮解塵縛東山放適詩千
聯鳳雛總是青雲器繞膝更有添曾玄問翁祿
翁已足緋袍橫帶垂金紫鸞鵰帶舊恩封燕
寢香合陶令菊殊階吏沐累增崇時有恩光照
林僊問翁壽詎可量翁抱天全自久長不服長
生藥不願卻老方鳩杖花前更從彊酡顏不因
麴米漿前去稀年逾十霜後耋年逾殊未央三
星夜夢碧霄掛今頌吾翁若符節天人徵應不
可誣詎詭道列星非傳說昔我翁當筮仕時翁時
年當吾童兒五十年來駒過隙白首相看如昨
日清秋誕節喜相臨大耋筵開總佳設賀客來
傾北海尊詞人進獻南山什翁我父叔行我同
翁子姪稱觴合就斑綵列登堂何以伸祝詞拜
述三星歌壽席

鄭令尹畫像歌 名普 重出

司徒促駕行赤子臥轍留留之反覆不可得其
如遺愛懷心頭仁義漸磨沛澤多化行四野桑
麻稠食德既深孚感恩天地侔畫像瞻依愜所
思甘棠遺愛何時休司徒位望日隆重肯還念
我邦民不

行

月波行爲訓導余芝山先生作 名彪

蘋花雪白柳葉黃平湖渺渺煙蒼蒼長空清露
橫匹練碧色萬頃涵天光嫦娥靚妝倚月出滄
溟東角清輝發冰輪如洗水面浮碾破琉璃光

焯爚維時一線輕風透等閒水面波光皺月華蕩漾金鱗開七澤平鋪盡文繡芝山先生得趣奇仙槎泛泛浮清漪手持文柄天上來胷燦文章光陸離生平殊有謫仙才月波之樂眞奇哉此樂恒同二三子一般趣味相徘徊門下樗埜本無似沐浴先生月波裏先生廼以爲知音常侍清光挹清美青天在下水在上月魄波光兩相向遐想坡仙赤壁遊空江一鶴橫九秋飄然清興浩未已漫託詩歌玩物理水月天然一段奇安得揮毫如振綺

野田黃雀行

秋風禾黍未成穫野田有雀來千百群飛類聚恣其食啄啄何曾間朝夕飽之飛去饑還來不惜三農艱苦食年來苦旱秋少收田夫菜色雙眉愁官租徵索急星火老羸將委身塡溝蒼蒼胡爲迷主張復縱此雀爲民殃大田咀嚼肥其體飛來箇箇衣披黃相矜自倚繁種類憑挾光景鷙鸞凰鳴呼群雀且勿喜淅瀝鑱錚聲至矣揚沙走石一朝起驅汝滄溟深處死

前有尊酒行

前有尊酒竹葉其碧舉向空庭影泛明月明月皎皎玉露寒四壁啼螿聲唧唧覽景動遐思令我中感激晴景光陰日夜流世上悲歡幾今昔前有尊酒與誰共之爰思美人室邇遠而涼月照孤影舉栝復遲遲朱顏暫我去兩耳垂素絲神仙不死誰見來長生有藥都成癡尊酒何時遂盡罄與君醉倒論心斟前有尊酒塵慮都忘北窓寄傲緬懷羲皇襟懷拍拍海天潤衰顏借此生紅光功名得失總蕉鹿世途翻覆俱亡羊何如對此一尊酒花朝月夕聊徜徉月底風來吹酒醒猶餘趣引歌聲長

新春浩歌行辛卯歲作

陽回薄暖輕風送習習吹開硯池凍龍劑香和兎穎舒惺惺技癢吟懷動眼前詩景春冉來點綴萬玉先江梅柳柳含青眼招品彙桃紅李白皆胚胎盃觴新醞恰初熟搖蕩春光水波綠對景

便教携百榼去看春花競粧束君不見卓哉陶
靖節不肯折腰對花酌又不見矯矯李謫仙一
生斗酒詩百篇二公曠達高萬古千仞碧霄孤
鳳騫類樗散人頭半白桑榆影下稀年迫閒居
讀古書緬懷古先哲世事浮雲空衰剩一九赤
對花每喜歌浩歌得酒便與爲莫逆茲愛新春
如少年白頭强歌心惘然回頭訪舊凋零半蕭
然落落晨星散自憐餘生老澗阿花前不遣金
叵羅對花自飲還自歌侑席何必謳青娥一飲
塵慮息再飲春風和三飲動微醺一笑兩頰生
紅渦世上榮枯美惡非非是是焉知他但見六
合之內別有乾坤名醉鄉且遊於無何
吟

秋夜吟

秋宵耿耿幽思長清襟趣發歌聲揚銀河橫空
湛寒色碧梧葉老生新涼金風淅淅度銀漏太
虛澄澄懸列宿一鶴孤飛天宇寬千巖木落秋
容瘦素懷不受纖埃侵明月一天何處砧愽山
香紛紫煙踈爽螿唧唧悲秋音桂花影泛栝中
綠傾下詩脾沁清馥臆前更愛聲琮琤風戛琅
玕碧玉鳴鳴聲泠泠落秋襟相與哦成秋夜吟

和竹澗春暮述懷首尾吟

春色三分過二分一尊博得兩眉伸愛吟似覺
奚囊富樂道何憂白屋貧舉世爭先趨熱客百
年誰是肯閒人綠陰滿地楊花落春色三分過
二分

樂府

千秋歲初度偶成書以記犬馬之年數也

榴紅槿白又庚子誕節北山盧照南極七逾更
五添回首近大耋喜而今興味悠然未辟易
放寬北海懷學種淵明秫壺觴外都謝絶把青
雲舊業付兒孫收拾餘無策只辦年年醉生日

千秋歲壬寅歲作

綠樹陰濃正熟梅氣節耦花開榴火赤垂肩雙
鬢絲白盡無可白儘由他總是乾坤中過客
嘗記隆古時人年百數十邇年來喜漸及問老

夫今壽纔七旬有七肴兒孫捧觴賀誕重重列

曲

對月季花開成古曲一首

思君不可見舉目見花朶花無君有情花似君孃娜孃娜如君容因君情轉濃相看更明媚如與君相逢尋常看花只草草今日看花看逾好花似於君情尚多見君如花將柰何

詞

竹枝詞四首

千紅萬紫得春多春色撩人可柰何無限春情無處托為儂翻作竹枝歌

宮線無心懶去拈紅腮常是病淹淹黃鸝更上枝頭語喚起春愁蹙黛尖

池館荷香欲暮天微醺浴罷晚風前捲簾卻被儂瞯見好似紅綃蓋白蓮

晚粧初整倚紗腮愁殺春心未肯降玉纖纔揭繡簾起恰有飛來粉蝶雙

樗林摘稿卷之三畢

樗林摘稿附錄

目錄

樗林摘稿附錄目錄畢

樂易先生頌

世有言人之善於人者。或然或不然。而然之者使帖帖居於其下。或聽或不聽。是故居貞者恒緼芳以逃讒。淬節者每刺舌而辟謗。盛名之應。往哲難之。樂易先生履弗越夫几杖。教不出乎家庭。心靡羨于榮宦。行唯勤於冥冥。然而稱孝者而人言之無閒。推誠者而豚魚之亦孚。譽文者引白申以及席。慕潔者進巢許以並驅。譬之日星垂象。奴隸咸仰其清明。鳳麟流形。至愚皆知其美瑞。先生之於名。斯不亦成矣乎。蓋先生以純一之資。服世德之訓。涵太素之質。葆誼理之安。於是通於神明。厤于好爵。徵諸厤福。協乎群休。自今而觀。佳氣充閭。兒孫半榜。蔚然為璠璵維絲之器。充然有燕山洛下之風。冥報伊始。流澤長矣。晉昔居公邑。知德為深。今聞公亡。哀悰獨切。顧名慚繁籍。無以伸於筆談。而事備觀風。亦可同乎野史。吁嗟潤兮。天道微哉。彼好貴戔賤以亂哲。嗟乎。嘆老而靡婦者。其能無感於先生也耶。

嘉靖二十三年臘月望日閩南安鄭普敬題

南京都察院都事樂易先生秦公贊

叙曰。樂易先生。余母族外姻尊行也。舊偕厥子伯川諸君講席。而家孫乘乃余館甥。是故知之最深。載拜遺像。聊述贊語。然烏足以盡先生之萬一哉。

鸞鳳之質。龍虎之文。精爽不昧。歙然如雲。孝廉奕世。名家科第。與天為徒。夢覺之際。夢孰為之。覺孰為之。夢耶覺耶。丹青寫知。千古之訣。月落天空。百世之後。庶仰遺風。豈非所謂信而能詘。往而能返。頹然而終者耶。

賜進士第都察院觀政姻家梅里華雲著

樂易先生贊

老能彊學。富能好禮。出不遺親。處不忘仕。名教之中。固有樂地。行法俟命。是謂君子。

翰林學士華察題

樂易先生贊

贊曰秦氏世族蕃盛予過玄文里中喟然歎曰庶幾鄒魯之遺風乎揆厥原本固自淮海發之然挹其瀾而揚其芬唯先生云先生有厚德訓誡子弟率由禮讓終日談誦唯學行造詣世俗德行皆不啻敘豈不誠大雅之士哉晚年受爵不仕經綸之學未試其潤澤煩見於孫子予慨世之以勢利起家者其始非不奕然大矣不旋踵而衰滅蓋沉溺淫泆之性多移於習俗翊其祖父以逸德訓之秦氏儒雅非教使然與

仲山王問著

樂易齋銘

無錫秦樂易公蚤領鄉薦以親老不復赴省試自號樂易有四子曰淮曰漳曰瀚曰泗皆游庠序有聲頃謁予徵言爲公壽予雅聞公行義又讀二泉邵文莊公所爲贈公文益知其賢爲作樂易齋銘以著其志且用爲壽云其詞曰

乾以易知萬類資始三辰順行百度循軌乾何言哉易知而已維人之生揆初一理彼也鑿焉易斯險矣紛紛小夫取勝角靡悶白意緇欲怒伴喜鈎棘萬端胡可指擬討其本心存者能幾喪若丘山得不盈昆於戲畏途巇嶮側足荆杞何莫正行周道如砥坦坦之貞幽人所履易知有親與乾爲體循理安常至樂在已粹然沖和以臻壽祉我銘公齋愨寘公耳匪齋則銘用戒險士

嘉靖乙未夏六月望前翰林庶吉士長洲貞山陸粲書

秦先生孝友綿榮序

爲邑於此二年然薦紳之家雖多深繡或不能率以從變典制其私嗜好况庶民乎庶民無以觀則士大夫之爲之也士大夫無以從則令之過也常思有所表樹一振其頹風惜乎力莫與焉而營營者競或得所欲人不憚而爲之是故吏之爲化日難而論者遂謂爲善無所受益長

於民者亦竟不能有所短長嗟乎吾乃今而後
知所以塞議者之口矣邑有孝友君子秦先生
鏜
詔旌孝子永孚君之子也舉弘治甲子鄉選以
親老竟不就省試屢辭遣幣母張患顛胸病便
溺起坐先生躬自扶抱垂十有九年而卒孝子
嘗病篤巳不治先生扣血禱
天以身代竟愈及親歿人曰子可以仕矣先生
曰親未吾祿養也吾何忍祿為復家居養其寡
姊完節得
詔表其閭郡縣爭賢先生累上其事于
朝朝議未允夫以先生稍從進取則懸金紆紫
未可知也顧不得一命之榮此豈非長於民者
不能有所短長而為善者真無益乎及去歲先
生之子涵孫禾皆中鄉選今歲其長子漁復充
貢
京師因白先生事于
朝
聖天子以純孝理天下以廉退獎士大夫竟得
就授京朝官致仕先生年七十六矣既以壽耆
拜
朝命復見諸子孫成立其廩食于庠者尚數人
餘皆彬彬儒雅稱其家聲長吏至其門心敬且
慕焉彼營營者取利不遺錙銖況肯辭遣幣邪
然或辛勤數十年裁有所立一旦遺不肖子蕩
覆無餘仕或登顯融子孫不免乞丐萌隸身或
歷華要子弟變為豺狼梟獍因以憤鬱而死者
有矣或見長吏心厭且輕焉以彼其終方此之
終孰得孰失為善者果無所受益邪長於民者
真不能有所短長邪故曰吾乃今而後知所以
塞議者之口矣吾方將張其事以樹風聲以為
庶民准值有
時
新命遂為文懸其堂以代貞石
嘉靖辛丑歲中秋日
賜進士第文林郎知無錫縣事蘭谿萬虞愷拜

書

樂易說

夫易何爲者也夫易以言乎地則險之對也出乎易則入於險矣以言乎事則難之反也出乎易則入於難矣吾聞君子務遠且大者而先難後獲夫易則何樂之有易曰乾以易知易知則可久可久則賢人之德中庸尚居易俟命孟子惡在易求難舍易不居而惟難之求吾恐日奪乎險途非順受之正矣進退狼狽天下之遠且大者將曷從而求之哉況一意先難探賾從危用力於不可爲之地而無從容自得之益如後獲何是故夫易君子居之然非知之則莫之能焉知而不樂猶爲不知也是故夫易君子樂之故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惟其樂之至是以居之安惟其居之安是以有所不存存之必專有所不行行之必果故曰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此所謂遠且大者也所謂後獲者也吾姻弟泰君國和自號樂易其知此道矣或謂國和之先大父

誥封武昌公自號修敬君子稱其得持身之道

其先君

詔旌孝子公自號養恬君子稱其得治心之道國和乃不是之務乎國和通經學古既有所得矣其於儒先所謂入道莫如敬養心莫善於寡欲者亦既聞且佩之矣其意必以爲易雖非敬而易者敬之基易雖非恬而易者恬之地苟舍此不務而入乎險難則憧憧往來僥焉如不終日夫敬也雖欲修之烏得而修之左右維谷冰履淵涉憂虞且至夫恬也雖欲養之烏得而養之惟易也故靜靜則敬可修惟易也故安安則恬可養以是持身以是治心聖賢之典祖父之訓於是乎在是樂也自國和觀之蓋天下之至樂也故擇不處仁君子以爲不智不居易者其謂之何或謂國和舉於鄉歌鹿鳴而貢於

天子會天下士試于春官將登　廷而奉

大對以其所學被諸四海一舉不利至於再禮

也再舉不利至於三禮也三舉不利至於眾一舉而期必得焉亦禮也今自丁丑越庚辰癸未至今丙戌皆辭勸隽而不行何居前是問之則稱曰吾父老矣今也問之則稱曰吾母之年猶吾父也而病日久矣彼天下之就試者夫獨無親乎故有謂之固者亦有謂之異者樂易者固如是乎雖然予於是乎知國和之重能樂夫易矣夫有親而受子之養天下之達道也矧予耄老衰病如國和之父母者而可遠游乎國和一身致用雖急而於親也朝不虞夕固不能須臾離也若是而進衆獨留於家其跡似矯其行似勉而其道則出於易矣不然忍心强出萬冀一得而以榮親為詞縱得之冒險犯難不亦甚乎而况未必得乎而孰謂夫樂易者為之哉盖予嘗論國和者如此而未以語人今歲在乙酉國和初生丙戌之辰届矣其子四人曰淮曰漳曰瀚曰涵者並游庠序而學有聲焉者也茲欲稱觴以慶焉而問辭於予予謂之曰辭莫大於頌頌莫大於德德莫大於實實莫大乎義義莫大於辨請以吾所論者致之何如四子者再拜曰先生之言足以壽吾親矣又再拜奉簡請書以歸

資善大夫南京禮部尚書

予告前户部左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

漕運二泉邵寳著

樂易先生墓志銘

常之無錫有醇德質行之士曰秦先生國和嘗以明經舉於鄉當試禮部重違其親不欲行有司勸駕强勉就道遲回係戀恒悒悒不自得自是每試皆然既數試不利而二親加老歎曰吾所為去家數千里以圖祿仕者凡以為親也祿不可必得而吾親日益老舍朝夕之養而為悠悠之圖此何為者乃不復出養二親以壽終親終有司以為言謝曰吾向也誠為親出親亡矣尚何為哉遂絕意進取會有

詔選人不願仕者授以散御其子淮適以生員

貢禮部䟽於朝
詔授南京都察院都事致仕於是先生年七十
五矣居四年年七十有九以卒先生諱鏜字國
和別號樂易其先維揚人淮海先生觀之後觀
子湛倅常州子孫因占籍於常既又徙無錫之
胡埭故今為胡埭人成化間修敬先生旭績學
敦行為時碩儒先生之大父也世父夔江西右
布政使父永孚以篤孝被
旌母張氏先生生而樸茂開朗喜問學少為修

敬先生所愛遣從明師授經揚搉探竟已卓見
端緒既選隸學官益精進不怠為程文明麗典
則時稱合作然不利於有司六舉應天始得解
五舉禮部迄無所成人咸惜之先生不為意而
惟適親之懽為樂旌孝公雅性儉朴仁隱不害
先生和其聲氣慎其踐履服食居處咸視為則
嚴威儼恪不形於身而叱咤之聲絕於中外凡
以順其志也其事母夫人尤篤夫人得末疾展
側須人先生躬自擁持抑搔帷適饋食授衣燠

寒曲備夫人雖宛轉牀褥不知為苦卒以壽考
令終執親之喪咸易兼至推親之所愛及於族
屬莫不用情吳氏姊寡居無子築室舍傍俾子
孫奉之歲時伏臘修禮維謹雖老不廢尤慎交
游不肯一接非類晚益韜斂自愛端居深檢常
若不及家庭之間有所教詔恒率之以身往往
不言而化閨門雍睦中外順叙子孫相觀咸興
於學一門累葉列屋而居絃誦之聲相聞歲貢
與輙有舉於鄉者又皆詳雅端慎斂而不遊鄉

人稱家法之良必歸焉居常喜聚書手披口吟
不以時廢為文喜蘇氏父子詩效李白皆得其
雋永慎成而難出故所傳甚鮮至於琴奕繪畫
亦知其槩然特寓意其閒不好也先生娶龔氏
繼徐氏子男四人淮娶周氏濂娶吳氏俱國子
生瀚娶殷氏縣學生涵娶莫氏鄉貢進士孫男
十人采國子生梁禾俱鄉貢進士棻棨渠俱縣
學生棨楠木渠俱幼曾孫男七人燦燮炳燿爌
烔熠女二人壻王秉談悌悌國子生孫女十二

人。婿茹衍宗、殷邦奇、胡永潤、邵隆、滏高希范、華
承業、殷邦達、張怡、朱連、朱應科、陳鳳岐、華鳳梧、
曾孫女十四人。先生生成化丙戌六月七日、卒
嘉靖甲辰十月二十二日、明年乙巳正月十又
一日、葬九龍山祖塋之側。銘曰
烈烈秦宗世德允顯于百斯年弗替有[illegible]有賢
樂易植志維仁廼孝而克亦藝有文燦焉粹精
匪文伊道載言翼之有允斯蹈豈不仕顯違親
孔憂滑甘具新豈惟祿優舍旃來歸爰肅而靖
維孝維恭施于有政諸孫侁侁諸御闇闇外防
中完蘭茁而振有攸維誠亶永厥譽弗究於時
式昌其世維世沖沖維嗣雍雍優游怡愉壽考
令終龍山之原松楸維鬱昭銘墓門過者斯式
前翰林院待詔將仕佐郎兼修
國史長洲文徵明著并書篆

樂易公傳

樂易公姓秦氏諱鎧字國和樂易其自號也秦
之先自宋國史編脩淮海公觀字少游世居楊
之高郵紹聖中坐黨籍免寓居杭州子湛為常
州倅其子南翁遂居于常數傳至端五遷無錫
之胡埭又三世至公之大父諱旭以子布政使
夔貴封中憲大夫武昌府知府讀書行義及歿
鄉人謚曰貞靖先生三子其次諱永孚有孝行
成化間
詔旌其門公之父也母張氏都轉運使東洛公
之長姊公為中憲長孫幼淳于質資性開朗無
童心習態中憲奇之令族子後為
周藩長史鎰者相與磨切而孝子公又數延明
于經術者教之繇是學有師承人漸識其非凡
器矣年二十補邑博士弟子員明年丙午提學
山陰王公取應試繇是每試文必居首錫固多
士然相與爭能取必於前列而不失者公與麗
水尹浦君龍三四人而已其文出後輩相傳寫
之七試于鄉始中式每赴試南宮即以二親為
意戊辰歲張孺人遘疾公不欲行豎謂孺人旦
夕且安孝子公彊之就道丁丑再下第則二親

春秋漸高公不忍一日離左右遂絕意進取日以奉養爲職初孝子事中憲公與殷孺人惟其志而不忍傷一日殷忽心痛至於刺胸瀝血和藥以進弁吮瘡亦爲之及公事孝子公張孺人一如其軌張疾瘖瘂十九年公朝夕抱持躬調飲食能先當其意張髮白加黑齒落更生非善養不及此孝子公仁慈儉樸公知其意逮群下無呵朴之聲日享不出蔬食田廬未有增益惟於室東結茅引流畦徑蕭然奉孝子公燕嬉而

已故入其門者但見祠宇學舍子弟循循然讀書其閒無澆情浮靡之習鄉之弗率者聞而知檢焉自退謝後猶閱三試期而後父母沒沒後公年力猶壯或勸之仕慨曰吾養不及親寧能以遲暮爲子孫竊祿耶予淮以貢生疏其事于朝得如例援南京都察院都事公竟不掛足仕途惟率子孫敦行孝謹而已先是長姊歸吳氏早寡無後孝子公以季孫瀚奉居其偏後以節詔旌門年八十餘公亦七十餘時往候姊趨居

姊生歲朝每歲朝必衣冠率子孫羅拜姊姊弟老不任拜起執愈恭謹姊弟相慰勞子孫亭立禮度愉愉聞者皆以爲難家有貸息多爲人逋負寧毀券無煩官司官司知有泰某名或未識其面自謝試有司循以例饋贐公悉卻之前令今司諫萬侯素廉慎必許可下車喜得公爲文張之曰吾無其公幾無以舉職嗚呼公孝廉恬退動人如此哉初有司欲以孝子舉公聞爲書固辭蓋恥有其名者平生喜怒不形于色尤

慎所與不泛交人惟經生宗戚時承問難中歲則縉紳道義數人而已執喪自括髮至於祥禫致經據禮一掃流俗之非遠近弔公之門哭泣之哀動人而去嘗蓄古書數櫥閒居檢閱爲文詞有古風致然以爲末藝不足學所存特類稿續修泰氏世譜亟嘉靖甲辰歲十月二十二日以疾卒享年七十有九配龔氏繼徐氏皆先公卒子四淮漳瀚涵孫十采梁禾棻槃棨棐楠木渠曾孫七女二孫女十一曾孫女十四子涵

孫禾皆舉庚子科孫璟舉癸卯科鄉試淳釆俱
國子生瀚及棻榮棐皆邑庠生咸篤厚謹慤以
承公志而世其家其他含頴玉立未艾也予初
識公而未得其行既以宦跡升沉中外而公孝
謹聲實久而彌彰玆寓南都每聞萬司諫所稱
重而知其實厥孫鄉貢士君璟又持歲貢士施
君漸所譔狀來以傳爲請故得備論著云

延陵徐氏曰詩云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以其原
出於天賦於烝民得之爲性而具於心者同故
感於情者好也夫好斯蹈之矣世降風漓道心
不明仁義否塞人知富貴功名爲可慕決性命
以赴之故叱御絕裾之事往往載諸傳說又烏
知夫懿德爲何等事哉樂易公發於儒冑孝謹
得諸家庭少成蒙養而又本之凝靜以深其根
充之問學以致其至懿德之好因時感動而不
可遏故終身踐之其視功名富貴孟子謂所性
不存焉者是也然其子孫繩繩以出詩書科目
日以浸興而孝謹禮義之風因以不墜以比烏
傚其輕重得失可槩見焉噫造化之理天人之
際微乎其殆不遠也已

賜進士通議大夫南京禮部右侍郎前致仕兵
部右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
敕巡撫貴州等處地方兼理軍務武進徐問譔

南京都察院都事樂易秦公墓表

錫之言孝弟篤行有家法者必歸秦氏秦氏之
先貞靖先生諱旭隱居行義既沒而鄉人私諡
貞靖先生以長子夔官封中憲大夫然鄉
人不稱其官而稱之曰貞靖先生貞靖次子永
孚以孝子旌弟仲孚亦孝鄉人稱之曰雙
孝秦氏公諱鏜字國和號樂易又號類樗山人
貞靖先生之孫而孝子公之子也自少爲邑諸
生治所謂時文者最精每御史歲試諸生諸生
心擬甲乙多目公公亦每自負及棻出卒無前
公者然七試於鄉而後第五試於會皆不第已
而罷試家居若干年嘉靖辛丑即家授南京都
察院都事以卒年七十有九公之罷試也以親

老且病故竟二親死公亦遂不仕也曰吾祿不及吾親乃欲以衰年爲子孫竊祿邪初孝子公事其父貞靖與其母殷恭人惟其志而不忍傷至於刺血吮瘡不憚爲之及公事孝子公一如其所以事貞靖者事其母張孺人一如其所以事殷恭人者孝子公仁慈儉朴公爲是群下不輕鞭呵中堂無叱咤之聲平生自饗匕筯不出蔬豆之外懼少失孝子公意張孺人嘗病癱不能起又瘖不能言公以意揣其寒溫飽饑而時

附錄　十九

食衣之便溺起坐必公自扶抱朝夕必側如是者十九年雖使久亦不以屬然此蓋公之所謂孝者即甚勞勤亦不過乎煦愉抑搔人子之常事獨念公束髮即以文自奮人亦期公於當世所謂功名顯榮縱不有得於前必有得於後而公乃銳然自劃於強盛之年非孝愛純至一不中輟於世味有所不能是爲難耳然以公之自處猶未爲難人亦有言子而仕雖有離憂樂也子而在側雖無離憂不樂也人情豈異是哉公

乃能使其親忘乎人情之所樂而深樂乎人情之所不樂者其必有委曲感移乎親之心而人不能知是所以爲難也公事寡姊曲有恩禮姊亦以節見旌公爲人悃愊無表襮之飾然重節槩脩廉隅不妄交游不輕謁於有司嘗蓄古書數櫃閒居翻閱徧而復始公既時文精絕其於古文詞則動稱老泉東坡李太白間爲之多似其語然竟以末務不足爲爲亦多不緝其存者特類樗稿與續修秦氏世譜而已其於圖

附錄　廿

繪琴奕亦能知其妙時寓意焉不好也公既自以詩書行誼守爲家法於教子孫也尤篤子孫化之談文守禮恥爲世俗一切之態街衢之間褒衣矩步不問可知其爲公家弟子庚子歲子涵孫禾舉於鄉癸卯孫梁又舉然公未嘗躍然動色鄉之人亦不以子孫之皆於榮進爲秦氏賀而以子孫恂恂謹讓守家法爲秦氏賀也蓋吾友施君漸狀公之行而爲之說以比於漢石氏其說然矣然石氏自建慶而下不再世孝謹

遂蕺豈非其質行有餘而詩書問學之澤不足以維持之耶有石氏之孝弟矣而又能從事乎齊魯諸儒之所謂文學者以益修乎其所未至則秦氏孝謹之風其將不衰矣乎余故因表公之墓而并書以詔其後之人公始娶龔氏繼娶徐氏子漲潢瀚涵淮與潢國子生瀚縣學生涵舉人女將王秉談悌孫采梁禾棨縈瓷棐楠木棨采國子生梁禾舉人棨縈棐縣學生公卒之卯嘉靖甲辰十月二十二日葬之日乙巳正月十一日也

武進唐順之譔文

明故南京都察院都事樂易秦公墓碣銘

樂易公者旌孝子秦永孚子也諱鎧字國和無錫人舉鄉試不仕晚逕授京秩博學力行榮利不入於心惟左右就養以孝事其父母父孝子嘗病危告天請代得愈母張患廢疾親抱起坐者十九年或勸之仕答曰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況予大人當憂喜之年菽水苟可自給何以仕為及孝子與張先後卒既終喪或又勸之仕則曰堂高九仞北向增悲不逮祿吾親又何羨耶竟不仕廉靖自愛一切世味澹如也姊早寡無所歸迎而禮養之完其節且得詔旌其門如孝子焉嘗曰吾父為孝子姊為節婦可不勉矣以所學授諸子孫諸子孫並率教有賢稱領鄉舉者三歲貢者一業成均廩庠舍者尚十計蓋公之薄取於身而厚發於家者如此人以為孝感所鍾視世之急富貴利達遺其親以不令之名無以教子孫往往速禍敗者懸若天壤矣公之善行蓋多而孝為之本上以繼孝子下以教子孫者於是為大詩曰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呂氏說曰君子既孝嗣子又孝可謂源源不竭矣其此之謂與予令錫三載知公最真嘗為文修其事以風邑人今去錫之明年而公卒年七十九謹揭公之孝銘諸墓碣以詔公之來世銘曰

亦有人予志於功名毋也天只絕据以行亦有

人子勞於負米列鼎乘車追懷不已惟茲二者
非是自分世道沉溺舍由從溫五湖之濱淮海
之裔古道攸存孝子奕世前有來号
詔表厥閭繼有樂易終始弗渝爵祿可辭視如
脫屣生事死葬求世不起岵屺瞻歎風木遺悲
空言無補惟公鑒茲昭哉孝思邁于古哲豈曰
克家光爾前烈百行之本天地之經存吾順事
没吾以寧世德作求今有孫子勿替引之永錫
爾類秦氏曾子名以孝聞巍巍六闕將樹公門

嘉靖二十三年歲在甲辰冬十二月望日
賜進士南京兵科給事中南昌萬虞愷撰

故南京都察院都事樂易秦公招辭有序

禮古者人始死則持其衣升屋而號者
三曰皐某復邑有古君子焉
内臺都事樂易翁秦先生是已翁以嘉
靖歲甲辰冬十月二十有二日甲申卒
容辱世講承愛特深傷翁之遽去我也
復之如古禮

皐樂易翁復東溟湟洋不可以從止維梁之谿
淪淪灖灖止嶺嶠炎荒蜀卭嶮隘惡不可即止
維慧之山林巒秀鬱止朔塞沙磧廣漠不可以
都止維錫之埜沃壤稠居止層霄穹窿九幽陰
止靁師土伯獰哭不可禁止維玄文之圃華明
木欣嚶其鳴禽止維翁之素存靜履安止此其
樂游日夕盤桓止皐樂易翁復言侯之於寢諸
子若孫曾環立以問燠寒視席及枕止僮僕
斤惟其任止不復則將安所臨止言侯之於堂

群從諸猶子肅乎雖如物以禮將止不復則將
安所往止言侯之於門於閭外姻友若里之士
執紼奉奠擗矣以相娛止不復則將安所依止
翁其毋留於他域以慰衆心衆則懌止其視諸
子若孫以揚于
帝庭貤其　褒封止以孝義爲鄉邦師於無
窮止皐樂易翁復

晚生倪容頓首載拜

故大憲幕樂易秦公招辭有序

樂易老先生以廉潔肥遯以孝義傳家今既逝矣哀哉哀哉然猶冀乎公神之來歸也而又感其嗣姪悲傷之至也因興懷比物爰賦古辭二章曰招黃鶴曰烏夜啼

黃鶴孤騫白雲去陰雲慘淡迷寒樹羽儀清映那可復苔徑蒼蒼徒延佇南枝有巢尚宛然奚必浮游碧落隨飛仙碧落不可極仙游不知年還向月明華表夜娟娟霜影自翩躚

右招黃鶴辭

十月清霜殺群卉烏啼月墮吳江水淒淒泣咽殊有情似云未盡返哺心悲風北來聲不停血灑灑凝霜痕霜可晞痕未滅寒宵一寸心此恨何時絕

右烏夜啼辭

晚生王言頓首拜

吏部劄付

吏部為代父懇乞 天恩比例授職以露

聖化事該本部題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直隸常州府無錫縣歲貢生員秦淮奏臣父鐩先充本縣儒學廩膳生員弘治十七年中應天府鄉試正德元年入監肄業大理寺戶部歷事至七年夏季上選十二年會試下第給引回還原籍比時臣祖父永孚係 旌表孝子臣祖母張氏得患風癱等症俱年八十已上臣父因念隻身並無的親兄弟侍養雖生有臣等時皆孱弱未立遂絕意進取專心子職三經會試之期俱不能趨赴竊謂事陛下之日長而報親之日短也詎肅知嘉靖二等年臣祖父母相繼病故臣父亦年六十有餘連遭兩喪哀毀成疾雖切犬馬報主之心而氣血不強精神衰耗實不堪一命之任矣嘉靖七年伏遇詔書內一款義夫節婦孝子順孫有司即與保勘具實奏 聞給與旌典本府去任知府張大輪欽奉 遵依據本鄉里老楊樂本縣儒學廩

增附生員姚毅等保舉臣父孝養廉謹等因申
呈前任巡撫都御史陳祥委官覆勘是實奏
聞事下該部以臣父尚係出仕人數未應
旌表事寢未行臣父亦自分衰病浸加效用日
少專意教導子孫兾有成立以報
聖朝數十年養育之恩去年秋臣弟溱臣男和
果同叨中應天府鄉試今年四月內臣亦得以
生員充貢到部臣嘗思前古孝行卓異者得舉
孝廉之科薦賢為國者且受上功之賞今臣父
篤養二親遂迨進取教子若孫頗見成效雖列
有守臣之薦揚實未膺旌崇之殊典臣實痛之
臣父年已七十餘歲筋力雖衰素履不越桑榆
景薄
天寵未承臣實憫之臣伏覩
大明會典凡監生不願出仕者聽選者授從七
品依親坐監者授正八品及今
詔書內一款天下歲貢生員見今應貢到京有
年老不能出仕者給與從七品散官臣思臣父忝
叨中鄉舉註選有年較之生員應貢來京者資
格似乎殊科生平孝行節經薦舉比之監生不
願出仕者人品亦難一律兼查得正德十二年
恩廕監生林有恒荷蒙
聖恩選授南京都察院都事臣父雖非
恩廕之列然發身科目又經註選事體實與相
同而蹉跎不仕尤非得已臣願
聖明廣推錫類之仁俯從報私之請
勅下吏部通融酌處查照林有恒事例授臣父
以前項職銜俾得齒於
聖世衣冠文物之列不與齊民同伍及今查照
近年援例監生華麟祥以年老不能赴選令義
男華安奏乞選授之例移文授職臣係親男代
奏聖
特宥臣父以衰殘疲憊之年免其親行赴部廣
臣之鳥私必盡臣父之苦節獲彰而
皇上曠蕩之恩實同天地之無不覆載矣臣不
勝感戴欣躍之至等因具本該通政使司官奏

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查得本部
見行事例監生不願出仕聽選者授以從七品
有司職名冠帶閒住原籍官司以禮相待免其
徭差係又查得嘉靖元年三月十五日欽奉
詔書內一款監生不願出仕者已有授職事例
今後還填註衙門給與散官欽此又查得正德
十二年八月該聽選官生林有恒奏要比照洪
濤事例除授南京都察院經歷司都事職銜致
仕一節該本部尚書陸完等覆題奉
武宗皇帝聖旨是林有恒准授以南京都察院
都事職銜致仕欽此欽遵訖今該前因通查案
呈到部看得歲貢生員蔡淮奏稱伊父舉人蔡
鏜年餘七十已經註選但因親老侍養未能出
仕又經有司守臣保舉未蒙　旌典乞要查
照林有恒事例授職一節竊照監生遥授從七
品職銜係本部見行著為令典中試舉人比與
監生猶為不同顧乃不得遥授職事恐非所以

原缺第三十葉

先君手書
鏜頓首啓鏜竊惟士君子之自處也貴循其分
之所安而仁人君子之處人也亦貴諒其心之
所安下不循其分則將惟名之趨其終也或過
為粉飾以罔上上不諒其心則將惟名之求其
終也將牽於附會以失實如是而望教化之行
風俗之醇得乎鏜也少廪邑庠繼忝鄉薦終以
父母年老家居奉養此固人子之常分耳徃歲
當道先生因
詔書事例過聽學校里耆之言以鏜叨塵薦剡
已為過情矣而該部以鏜尚沾仕籍事得中止
去年冬復當會試之期鏜自分衰老無能效勞
於　國因將贐銀告辭過蒙　邑侯父母大
人先生以為辭之近是揄揚過實通將前情具
申　當道鏜方切慨慨不意小兒淮應貢到
京復代跡陳情得　授今職鏜自惟從幼讀
古人書荷蒙　國恩三十年作養敢忘報德
之私顧以親年衰邁無遂初志及二親背棄則

衰毁之餘鏜亦日就衰朽不堪策勵乃今官叨
京秩得從致仕之列　國家於鏜可謂至恩
鏜也反躬自責實切慚負茲者　憲節部臨側
聞邑庠諸君子乃復以賤姓名上瀆　臺聽至
加以篤孝廉節之名鏜雖至愚敢不自諒盖鏜
以親老廢仕甚非得已遽以孝名心亦安忍況
今天下　一君士不容以不仕為高鏜之不
仕實惟壯年自卹其私不敢以衰朽竊祿至於
贐幣之辭則謂身既不行義無可受又何敢以
此受廉名乎伏惟　大人先生俯鑒愚誠轉達
憲臺寢行前舉則於鏜之分實安而　大人先
生所以諒鏜成鏜者亦過厚矣鏜不勝願望之
至率爾牘陳跡嫌矯激則尚容而請罪也臨楮
悚懼悚懼

楞林摘稿附錄卷畢

楞林摘稿三卷附錄一卷 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明秦鏜撰鏜字國和號樂易又自號類楞子無錫人宏治甲子舉人親没後不復進取嘉靖中詔選人不願試者授以散衔致仕遂循例授南京都察院都事是集爲其子淮漳所刊凡詩三卷附錄贊銘誌文爲一卷鏜隱居不仕絕意時名其於詩特以寄興故附錄諸篇皆敘其隱德而不及其文章朱彝尊明詩綜亦未採錄一篇云

顧文康公文草十卷詩草六卷續稿六卷三集四卷首一卷

〔明〕顧鼎臣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至清順治顧氏家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未齋集二十二卷》提要

顧文康公集序

殷宗命説厥作和羹晏子演其説以爲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則盡乎君臣間鹽梅之事矣唐虞前太羹玄酒也三代五齊備矣漢唐來薌燻餡窨堇萱薑桂各相燀以爲味麹相姚崇李德裕味以辛申屠嘉麹徵韓休味以苦曹參丙吉味以甘楊震楊綰味以酸醎大約視其時所不及者而劑之故稱平焉烈祖詩曰亦有和羹

既戒既平祈招詩曰形民之力
而無醉飽之心夫惟戒則心得
其平醉飽則心不得其平是故
臣道和爲貴也嘉靖時
肅皇帝以不世出之資操鈇柄於
上而張桂方夏諸臣鏃括砥礪

於下一時若赫曦御天洊雷出
地萬物莫不晃耀震動者獨昆
山顧文康公專侍
講幄藻浴靜正沉詣無形及講洪
範無逸范浚心箴中庸首章大
義

聖主動容降筆嘉奬至
命天下學宫悉建敬一亭首稱
公啓沃之助又議爵曾氏裔與
孔顔孟三氏竝列補漢唐宋以
來鈇典皆吾儒盛事最後
駕幸承天特

命公居守權寄甚重而公秉執
謙退始終被遇眷禮不衰益嘉
靖中内閣諸老身名俱泰者任
丘華亭與公數人而已公嘗因
大同軍變請誅渠赦脅以安人
心因水災請遣使賑卹及築城

預備諸疏惻乎皆仁人憫時濟
俗保乂元元至意其他論著莫
不寬厚惇大慈祥愷惻與張桂
方夏諸公若各搽一味以獻者
公天性固然哉要以覩天道察
人事劑兢絿寬急而歸於味之

平使人當氣僨脉張吻析鼻裂
時忽如得一勺醍醐其甘奚有
難口喻者公之用心誠深且遠
也孟夫子曰君子之事君務引
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道之
味五齊無所不備仁之味近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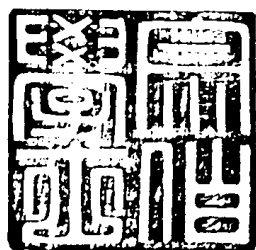
甘而以調和於五味中如浸膏
髓如烹蔆朮優游而嚌嘗之則
心平心平則元氣平元氣平則
以身而肥家國肥天下胥賴焉
是故五行中獨甘旺於土而四
時之味莫不待以爲質君子得

之以宰天下恢恢乎無不調和
也豈與區區爭競智功勇名者
同日道哉公遺集凡數對散軼
不傳至公之孫昌化先生苦志
搜緝二十年漸次成帙昌化公
病庚命其伯子端木仲子漢石

訪求未備又十年廼成書嗚呼作者既難述亦不易如公孫會可謂克負荷也已昔夫子言仁有終身之仁有數世之仁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數世之仁也公後人貴且賢者接踵而昌化先

生仁被兩越尸祝至今三子皆名孝廉而伯子端木爲余門下士余覽其爲孝廉箴及救荒諸議用心良苦至於詠世德誦先烈一篇之中反覆致意渢渢乎有餘音焉嗚呼公之仁未艾哉夫古今相業彪炳者不少而其後子孫鮮有聞人以視萬石君太丘長及華原柳氏世世以醇謹稱者流風餘澤竟何如也後之宰天下者擇術其不可不愼夫

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纂脩
會典副總裁教習舘員
經筵講官兼充
東宮侍班官前詹事府詹事協理
府事提督清黃少詹事左右[illegible]

子掌左春坊及司經局洗馬事
管理
誥勑纂脩
兩朝實録直
起居記注
召對諭德中允翰林院講讀後學
晉江蔣德璟譔

太保顧文康公集叙

讀古今用世之文則論世尚矣然而有其時之世焉有其人之世焉運有中晚治有安危時之並也遇有隆替澤有延促人之世也夫事不世出之主際大有為之會雍容坐論啟沃聖明心德既孚宗社孔固俾天下禍患銷熄嘉氣協蒸禮樂在朝耕桑在野於戲豈不盛哉卒之其人富貴壽考與國俱泰慶流胤祚振振繩繩未艾此又徵文獻者

所嘉慕也而余以為論其時其
人之世亦存乎其文而已矣彼
軋茁不經者勿論已長吉之言
鬼郊島之言窮盧駱王楊之言
楊縱横者吾疑其誣艱澁佶曲
者吾憂其險於以經國大業奚

當焉夫古之名卿大儒有用於
天下者發而為文必氣概淳龐
必光輝明白其憂君愛國惻怛
忠厚之意必油然見乎詞故讀
梅花賦而見氷心鐵幹也讀晝
錦堂記而見將相之姿安内攘

外之略也讀岳陽樓記而見浩
浩蕩蕩山高水長之襟期也推
以論世其心光德澤如燈取影
百不爽一乃吾讀文康頤公之
遺集而益信也公之文旨必正
直意必温良元氣包含無有纖
巧其於述

王制宣
國體賡颺
帝歌之句對揚明命之篇往往忠
愛幅發誠款亹亹頌則規而無
諛諫則直而多諷下至酬和賡

朋題詠山川勑子孫約監隷莫
不本乎忠孝祖仁述義懇悃反
覆足以模範訓行非古名卿大
儒有用之文孰與方之嗟乎則
亦知公之世何世哉是嘉靖
聖天子十八年太平宰相也夫嘉

靖十八年時
聖德日新天下熙熙又安制禮作
樂鞭撻夷裔
明興以來于斯為盛論者比于漢
之神雀唐之開元宋之元祐則
惟公之格心佐治若丙魏若姚

宋若韓富不足多矣且是時
肅皇帝恩威莫測諸臣惴惴奉法
畏罪公獨以誠篤受眷自講幄
獻納以至膺居守重寄始終寵
遇不替幾同昭烈忠武如魚得
水嗟乎嗣公之後誰為其繼者

此亦升降之一會也公昭朗令
終而寢丘之封旋馬之第渝於
儒素子孫守公家灋蟬聯鵲起
指不可僂屈莫不斌斌乎矢忠
孝而澤禮誼遊其門者競推萬
石孝敬遺風不弟帝平世祿已

也而余皆於讀公之遺文見之
於戲謂非古名卿大儒有用之
文上致主于熈隆而福澤綿遠
流及後人者能若是乎昔河汾
仲淹氏以文定君子小人之分
而晦翁因之曰凡其光明正大

踈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
大川如雷霆之為威而雨露之
為澤如龍虎之為猛而麟鳳之
為祥磊磊落落無纖介可疑者
必君子也真文忠公亦曰雲和
之器不生茨棘之林儀鳳之音

不出鷙鳥之口張文潛亦曰惟
其言不浮乎其心故因其言而
求之則潛德遁志不可隱伏然
則讀公之文而公之心事與其
德業與其福澤綿遠歷歷如覩
又奚待論其時其人之世而後

知哉公著述甚富以自公盡瘁
未成帙文孫兩如先生始承先
志搜輯其曾孫咸正咸建踵事
告成盖歷百餘禩而其文始大
顯則亦可以稔公世澤之長矣
咸建為余同籍謁余序余樂浮

而論著焉

賜進士出身

文華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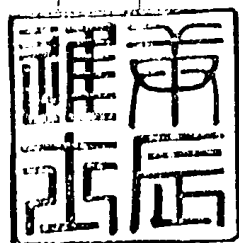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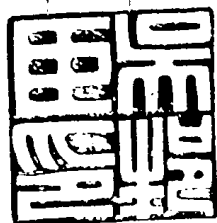
名對稱

旨

欽授山西道監察御史奉

勅巡按直隸督理漕儲儹運稽核

衛官兼河道年家後學山陰吴

邦臣頓首拜撰

太保顧文康公疏稿序

有命世之君則必有輔世之相其道主於相濟而後足以相成也說在齊晏子之論梁丘據矣晏子謂君臣之利在濟其不及以洩其過故可否獻替不主於專一齊同而後可以平其心成其政古之所謂咸有一德當不出此昔宣王中興周道奏膚振旅所用多文武顯允之臣以壯猷憲邦而其將明出納保王躬補袞闕者乃柔嘉維則之仲山

甫實喉舌是賴漢宣勵精爲治
信賞必罰而魏弱翁以嚴毅綜
核稱上意政幾少恩賴丙少卿
以深厚識大體繼之代嚴以寛
於是黜陟有序衆職修理海内
肅清天下寗如夫非調劑適時

之明效大驗歟我
朝
世宗肅皇帝起藩邸紹大統維新
明命神謀雄斷志大有爲典禮
刑法賞罰之權巍然獨運而逢
旹蒸變之士驟遷顯授如永嘉

安仁貴溪諸君子旹以英特幹
固之才相與將順其美而善承
其意故能起敝維風寓内悚息
易慮計功見効可謂千載一時
矣苐欲速者或乘快而馳求異
者或探索而矯事迄乎觀恐未

能無遺議也然當旹與諸君子
同列殊情均調襄益導之中和
以成嘉靖平明之治者未嘗無
人焉則崑山顧文康公其
世宗之樊侯博陽乎文康以甘盤
舊學久在講帷其啓沃培養詔

嫰繕性之功固已淪洽於蛸蠖昭著於廈旃矣至於箴誦進規章疏敷奏無非正直忠厚之讜言沉潛敦大之微旨也惟公志澹神恬不以長勝人而以不見長勝人處

肅皇不次用人之際諸公捷而公獨紆諸公先而公獨後故以弘治乙丑狀元及第踰三十年猶滯侍從言者皆以公有積薪之歎而公夷然不介於懷然
上雅知公崇褎與數往往加等至戊戌巳亥之間南巡謁起神京之管難其人乃以戊戌八月召公入內閣明年二月六飛南幸
命公輔東宮留守京師手勑敦
諭
賜以圖記付託殷重公內贊儲謨

外康世務辰入酉出日無暇晷而又旹旹飛騎起居數千里如面於旹百司仰成中外又靖措
天下於泰山之安
上優游遠道留連沛宮
聖懷坦如不廑還顧慰奬之

旨疊至比車駕還都
上心嘉悅眷遇彌隆而公亦盡瘁無遺力矣疾革猶伏枕具疏以陳餘忠多痛切人不敢言者又呼子孫告以天下大計未及奏行者五事諄諄爲言庶幾後人

克成其志此又諸葛孔明司馬君實體國之忠也公以文章爲天下第一人而不數數於篇牘藻績之業余所獲見者僅疏草二卷夫公居不諱之朝人競功名之際而歷官建白止此其用

心可知蓋衆人之有言未若公之不言而衆人之得意正公之所不屑意也公既沒後嗣遂大昌余曾睹其家譜孫若曾繩繩累百數科第蟬聯相屬而及第館選爲從官者方向用之始皆

雄俊英邁足以持危定傾能大公之家學者因憶昔人所記人臣術業當擇如稷契以播種敷教子孫王天下數十世而皐陶伯夷明刑典禮佐虞廷風動之治爲多而後世寥寥焉然則公

立朝始終權寵或遜張桂諸人
而後嗣顯晦之懸殊迥爾此又
天人相參之理然也故爲序公
之疏艸而併論其世如此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詹事府詹
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敎習庶
吉士
經筵講官
兩朝實錄副總裁前
誥勑撰文國子監祭酒司業東蒙
後學公鼒譔

小敘

竊惟
肅皇帝御宇正
國家熙洽之日而得大有為之君修明
百度鼓舞萬端厲以非次之賚絕以
不測之威一言合意輒自下僚躋台
衡稍忤旋亦竄殛不少貸遠近臣庶
欣然咸思自效而凜然罔敢自必獨
從高祖文康公荷
知極渥真鹽梅相濟魚水相歡居講幄
數載啓口發論動關
聖顏
車駕南巡舉國以聽侍毗之重千載未有
至於旦夕

召見諮諏機密暗中獻替良多即子孫莫得而知今所存者不過疏草疏又絶罕然當時一德之盛大都可覩其閤似涉細瑣者皆録而不删盖究然家人父子之暱愛尤不易得也嗚呼奇才異操沉於尋常碌碌之中而一生無遇合即遇合矣而鮮終古人今人不少自漢以來惟蜀先主之於武侯宋神宗之於荆公可謂特達深知畢竟武侯沮於國勢而大志不伸荆公鑠於羣猜而主眷難恃如我文康公殆古今殊遭哉

從五世孫天埈百拜謹識

顧文康公文草總目

顧文康公文草目錄卷之首

明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崑山顧鼎臣撰

詔

奉宣撰頒告　謚號詔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昔者

天啓元運眷求有德俾作民主我

皇祖考太祖皇帝受命而興剪除群兇驅逐裔

孽振起綱常再造華夏

皇祖妣孝慈皇后匹德佐理協貞弘化戢和家

邦弼成帝皇萬世之業

太宗皇帝重華繼照奉天靖難安內攘外永奠

宗社不拔之基聖以繼聖神功俊德巍乎大哉

列祖繼作纘承謨烈日臻鴻臬逆我

皇考獻皇帝純心篤學精義體道馨香上聞慶

澤施于冲人嗣統承祧託身侯王兆庶之上

兢業圖治不敢暇逸于今十有七年矣深念

祖宗創守艱難于祀事典章容有未逮乃延議

議考古經肇建　四郊增修　九廟禮樂名

物亦略備具是歲季秋特舉明堂大享因用

文武廷臣議請恭上

皇考尊謚曰

睿宗知天守道洪德淵仁寬穆純聖恭儉敬文

獻皇帝升祔

太廟配侑

上帝聿循經理罔或踰越追慕

太宗皇帝功兼創守德成文武名號未稱恭上

尊謚曰

成祖啓天弘道高明肇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

文皇帝茲復將舉大報禮于圜丘重惟

天之申佑我國家鴻休大慶邃古無聞感朕久

衷更稱

昊天上帝曰

皇天上帝因加上

太祖皇帝尊謚曰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

神仁文義武俊德成功
高皇帝
孝慈皇后尊謚曰孝慈貞化徽順哲仁成天育
聖至德
高皇后昭儀備物祗奉　郊　廟大禮悉已告
成載諸簡冊藏之金匱俾子子孫孫世歲禋
祀勿忘勿愆是用詔告天下庶幾秉彝好德
之民仰視大猷莫不歡欣鼓舞囿享太平沐
浴神化爰體好生之德弘施大賚之仁嘉與

中外臣民維新更始厥有寬恤事宜條列于
後于乎聖本同天殷
上帝之薦配以
祖考祭則受福斂皇極之錫敷于臣民德積百
年而禮樂斯興道協三才而神人胥悅沛澤
旁被有血氣者莫不尊親綸音昭宣具耳目
者咸宜知悉欽哉

奉宜撰頒諭安南國詔

奉
天承運大明
天子詔曰天覆育萬物帝以好生爲德然栽培
傾覆福善禍淫未嘗僭差
天子君臨四海華夏蠻貊綏懷罔間亦惟奉若
天道命德討罪不敢自私朕膺
天眷命嗣承
祖宗大統于茲有年撿圖數貢厥有曠廢臣職
者左右文武元僚謂當興師問罪顧朕德寡
昧文教未敷天戈所指未免玉石俱焚過傷

神理故寧屈法伸恩俟其感化茲朕于是歲
備舉明堂大享圜丘大報禮乃以季秋仲冬
之吉辰恭上
祖宗尊謚廟號重惟
上天稱昊于理未當恭薦泰號曰
皇天上帝禮成之日詔告萬方咸令知悉邀念
爾大小蕃邦皆生息于
皇天覆幬之中
上帝宰制之下矧我

太祖高皇帝開
天御極之初爾安南國首先臣服
列聖繼世悉嘉爾忠雖數十年來缺于職貢道
路迢遠傳聞之事未必盡然且爾國人多知
書達理似難終棄茲用禮官議特遣重臣齎
捧詔書開諭爾國王臣庶許悔棄舊過亟圖
自新推
上帝好生之德俾薄海內外咸荷恩庥體
先朝柔遠之仁庶識時俊傑自知省悟欽崇
天道允協皇猷爾等其敬念之哉

御表

奉宣撰冊　天御表

伏以大道生
天無極建三才之本至真成
帝惟神握萬化之機闔闢雖二氣之推遷運行
實一元之統貫故
天開于子則鴻濛判宇宙立
帝出乎震則四時行百物生是固非智慮所能
洞識言辭所可贊揚者也恭惟
昊天上帝玉陛下積陽成體太虛耀靈得一以
清函三爲大群動之祖萬象之先凡日月照
臨星辰經緯山川流峙于四極人物充盈于
兩間生生化化之有常巨巨細細之咸遂皆
天之所含育
帝之所宰制也巍乎大哉蔑以尚已莫與京矣
臣御名素懸冲昧夙荷恩庥膺曆數之在躬
承宗祧以紹統致烟燎奉明禋蓋亦有年卯
間闔覲清光已非一日每獲聆于祝史輒有
感于尊稱言念至敬雖曰無文強名貴于得
實研精義于衷亦思若啓之折群疑于汗青
言莫違也臣謹按古傳記曰昊者廣也大也
夏天曰昊又曰皇者大也君也君而尊之曰
皇然則二字之意義自有偏全千古之傳訛
允當釐正乃于以戊戌冬孟之吉躬率臣庶
有事郊丘敬陳寶冊更上尊號曰
皇天上帝伏願下臨有赫旁燭無疆垂宸聽于

九重鑒愚忠于一得佈其心志俾道德日進
于高明相厥事功使治効誕臻于滂渫雨暘
時若而百穀熟寒燠順序而兆民康綏介福
于慈親集休祥于胤嗣日昌日熾萬年引有
道之長以恬以熙入表臻太平之盛臣無任
瞻
天仰
帝欣戴悚懼之至
制諭

奉宣撰諭禮部議上　尊謚制
皇帝制諭禮部朕惟身備天下之大善殁膺天
下之顯名施宗稱于無窮垂冊儀于不朽此
人子尊親之大典愼終之要務也洪惟
聖母大行章聖慈仁康靜貞壽皇太后王國克
生天作之合相我
皇考睿宗獻皇帝坤章敬順陰教肅雍仁厚與
周風化行于江漢警戒成聖開望遠于家邦
誕育眇躬夙承慈訓蒙而養之以正長而教
以義方益無所不至焉暨于入承大統治臻
小康增光烈于
祖宗衍休祥于胤祚咸我
聖母啓迪之功善慶之澤也方期慈壽萬年備
膺百福夫何遘此疹疢遽爾弃違衛闈極之
恩思報醻而莫及抱終天之恨徒攀戀而無
從嗚呼哀哉追惟厚德弘深率土仰戴上薦
徽號舊有彝章是宜采衆之公稱
天而謚以播告寰宇昭示后世庶朕荼毒之痛

摧裂之傷其少紓焉爾禮部即會文武百官
議擬來聞欽哉故諭

誥勑

南京刑部尚書周倫

制曰朕惟古司寇掌邦禁明五刑以弼五教今刑部其職也逖矣留都厥責尤重匪貞賢弗輕畀焉咨爾南京刑部尚書周倫克生畿輔起家明經憲察理卿在著聲績暨登總臺歷卿貳才猷益著用采輿論擢今官維公維明祗慎職守朕甚嘉焉茲以郊恩進爾階資政大夫錫之誥命於乎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司寇蘇公敬爾繇獄爾其益崇素節升於大猷匹休於古賢不亦永有耀哉

南京刑部右侍郎周廣

制曰士屹節效忠根於性胆徵於外斯國家植立而尊顯之厥惟艱哉爾南京刑部右侍郎周廣登庸先朝爲臺臣奮擊凶竪弗克頗頓屢幾於殆既而歷試臬職雅志弗隳用陟總憲撫方岳暨居今官聲績日起可尚哉茲用郊恩進爾階通議大夫錫之誥命於乎苟適於用曷施弗宜爾尚弼爾長明慎庶獄期於刑之中斯申錫有茂典寧爾靳哉

湖廣道監察御史端廷赦父母

勑曰朕惟世濟厥美者古所謂才也矧爲之父若子咸有勛德耀於後先者哉國家隆孝治而重錫類恩必逮焉爾端文用乃湖廣道監察御史廷赦之父明經抱藝舉於其鄉率先

多士才矣而命則不淑可惻哉重念爾父揚休　先朝焯續大藩爾子復升憲臣翹英中臺頌庸之休不自爾躬亦何憾焉茲以禮典告成推恩京朝特錫之勑贈爾爲文林郎湖廣道監察御史於乎作善之慶既有徵於後先命德之章宜無間於存没式承褒寵良慰孝思

翰林院脩撰倫以訓

勑曰國家設科目以羅俊乂其褒然傑出之士

必列禁近以爲公輔之儲預兹選者厥維難
哉爾翰林院脩撰倫以訓性資醇雅體貌凝
重明經偕計登名天府咸第上第迨列職史
館用宣勞效特擢今官頃較文禮闈衆稱得
雋被選講幄聿著才猷朕甚嘉焉兹有司最
績來上特進爾階儒林郎錫之勑命爾尚邁
志進脩稽古景行期策勛永譽光於前人斯
顯㒸之休寧有既哉

倫以訓父母

勑曰士蓄德挾材弗獲盡試後必有賢子嗣與
以食其報此天道也爾故右春坊右諭德兼
翰林院侍講倫文叙乃翰林院脩撰以訓之
父鍾靈南服揚休　先朝雖再魁多士序陟
華階然盛年無祿弗究厥用厥所抱負培積
施於其子象賢趾美若出一轍遠到未可量
也爾奚憾焉兹因子奏績特贈爾爲奉直大
夫於昭寵命用慰冥漠

勑曰朕惟子繇母賢母緣子貴人倫之善道國
家之令典也爾封安人區氏乃翰林院脩撰
倫以訓之母孝慈敬慎相夫固終乃教成令
子競爽中朝咸有令聞爾其賢哉從夫偕命
被寵　先朝兹推子恩加封爾爲太宜人茂
綏壽祉之成永示慈闈之範

翰林院編脩張衮

勑曰朕思起事功品量庶官稍從易置若疏通
致遠之士亦惟所用之奚不可哉爾翰林院
編脩張衮資性英敏學識宏通初簡譽髦卒

業詞林後登臺察督學畿甸復因輿論攸屬
改授今官考其務學以成身秉憲以迪士迨
今較書禁署供事講筵咸稱任使焉累績日
惟懋哉是用進爾階儒林郎錫之勑命於乎
翰林固以儲養台輔匪直競長文辭爾其景
行先哲明體適用日思崇令德簽華勛以副
朕簡賢圖治之意欽哉

南京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盛應陽

勑曰留都重地吏曹清階雖職務稍簡然非公

明禠潔之士弗輕畀焉爾具官某明經起家
登名天府筮仕今官聞爾之先揚休醫垣事
我列聖茂著勛華迨爾之世乃克競秀儒林
躅芳仕版詎非仁澤之流衍與爾今慎於脩
職嘉績來聞惟予爾嘉特授爾承德郎錫之
勅命昔人有言不爲良相卽爲良醫其道一
也爾尚崇休德以需大用敷播仁澤康濟生
民斯爾之後昆將益昌熾焉欽哉

中書舍人毛希原

勅曰國家稽古任子以酬功也維公卿胄子才
斯與不才斯廢予奪彝典朕罔敢私爾中書
舍人毛希原乃故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澄之
子初朕入承大統澄有迎扈功乃惟典朕三
禮寅清夙夜厥攸嘉尚庸特授其子官以示
優異爾乃愼厥職弗墜賢聲茲有司以初績
來上用進爾階徵仕郎錫之勅命於乎人臣
之節維孝維忠爾尚益勉脩樹永光於前人
欽哉

南京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顧夢圭父母

制曰蓋臣惟孝能子惟忠肆國家襃揚臣工必
逮其親者所以勸忠教孝也南京吏部驗封
清吏司主事顧夢圭之父四川馬湖府知府
致仕潛南國譽髦翰林吉士旣擢臺察屢進
讜言陳古道英聲雅望聞於　先朝迨督學
北畿造士之功久而彌著卒尼於羣姦弗究
厥用輿論惜之茲有令子筮仕郎曹夙焯聲
績天道之不僭良可徵已用推其恩封爾爲
中憲大夫錫之誥命爾尚訓迪後進表儀鄉

閭益邵厥德以介壽祉欽哉

制曰古稱教子者父抑誘掖以成之滋有賴於
母焉顯揚之願寧有間乎爾封孺人龔氏乃
南京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顧夢圭之母毓
秀名家作配良士聿脩婦道命服在躬子復
嗣官起績弗墜家聲母儀益可覩已用特加
贈爾爲恭人明靈未遠服承新命

刑部山西清吏司員外郎張袞

原缺第十四葉

寵褒之典奚悋茲特進爾階文林郎錫之勅
命爾其績文稽古思無愧於三長礪行飭躬
期成事乎九德懋章永譽用遲申恩欽哉

監察御史吳淮

勅曰粉署秩清經國重地官之屬烏臺地峻立
朝雄柱史之威若爲官擇人因能授任則出
此入彼辭尊居卑所弗計焉具官某擢秀南
畿顏厖多士之選沾恩北闕通籍省郎之曹
項因董正臣工釐革政務遂收輿論用攷今

官然考課之績雖仍舊資而寵錫之恩宜從
新命茲特進爾階文林郎於乎繩違糾慝讜
論生風於皂囊指佞觸邪直節飛霜於白簡
爾其勉脩憲職以稱朕簡賢圖治之意則豈
惟公家之利爾亦永有耀哉

刑部主事魏應召

勅曰刑以弼教淫則厲民固民命之長短所關
尤國脉之興衰攸繫是以叔季之世幽枉鬱
積則災變荐臻刻掊之徒文致太深則嗣續
弗競歷考載籍往鑒甚明具官某業起一經
遂登名於天府職參三典乃作屬於秋官慮
要囚必得其情治官書不辭其勩是以宅心
平易著於臺察之評治事周詳最於考功之
課是用進爾階儒林郎錫之勅命於乎皐陶
邁種德既專美於虞書蘇公敬庶獄亦垂休
於周誥爾其益脩乃德遠乃猷踵遺躅於古
賢播仁風於僚寀俾相率以善以稱朕恤刑
緩死之意則懋官申命朕豈爾靳哉

魏應召父

勅曰父有遠猷則燕翼必成其子子能於官則
顯揚必及其親此人倫之良圖亦國家御臣
之令典也爾魏志寧乃具官某之父儲材黌
舍久困鵬圖卒業成均方驥驥足廉能佐郡
操存無愧於官箴詳慎明刑平反毋矜於法
呂籍起諸司之譽遠罹二豎之殃祿未盈材
志弗究用乃有亢宗之子爲予執憲之臣屬
嘉績之既書肆褒恩之宜逮茲特贈爾爲儒

林郎於乎振振麟趾仁厚之澤顯衍於子孫
湛湛露斯汪濊之恩下流於泉壤爾靈未泯
尚克欽承

治中張秉正

制曰州郡之職號稱親民苟非其人民受其殃
矧京尹之佐其責尤重者乎具官某領薦鄉
闈儲材太學既而授州牧擢郡丞並有賢聲
以選今職古人所謂別駕治中方展其驥足
者也茲復奏績宜加寵褒茲特進爾階奉政

大夫錫之誥命爾其益展材猷勉盡職守持
初志以不怠則過都歷國而致千里豈可量
哉爰服新恩以須後命

少師楊一清曾祖父母

制曰易言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詩稱永言配命
自求多福蓋脩諸人則得乎天開其先斯裕
於後事雖倖致理本自然爾具官楊情乃少
師具官某之曾祖父幾何遺逸鄉邦老成詒
謀孔臧清白之風未泯流澤斯衍昌熾之福

益臻肆爾曾孫作朕元輔才兼文武俻收安
攘之功望重華夷永終弼亮之譽顧其載登
台席益殫材猷裁成禮書懋彰勞勩既申恩
於褒錫宜推本所繇來茲特贈爾爲少師錫
之誥命於乎勲階峻陟式炳耀於泉扃簡冊
具存永垂休於石室

制曰論水木必推其本源語家世必稱其宗祖
良以宜家保族非一人所獨成啟祚揚休必
累世而後發也考今稽古豈不然歟爾一品

夫人某氏乃具官某之曾祖母含姿貞淑作
配隱淪孝慈勤儉之風舊著於宗姻富貴福
澤之流誕鍾於裔胄粤爾曾孫某位極丞疑
義親肱股中外更踐久著勞效於
累朝崇德並尊益懋勛華於晚節茲以裁成
大典特錫申恩仍贈爾爲一品夫人匪特舉
昭代之殊章亦以慰慈孫之永慕寵數既極
幽靈是承

少保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

士桂尃

制曰孤卿貳公弘化家宰統百官學士論思代言任莫重焉兼舉而勝之非名德罔克爾具官某遴道秉德以匡乃辟率其天常旣殫明於五刑典朕三禮銓鑒群材庶績其凝嘉猷入告民陰受敷施刻茲弼成訓典昭示無極亦惟爾勤用進爾階光祿大夫勳柱國錫之誥命於乎維宰衡尹太保奭顯於商周爾尚益懋乃德樹乃勛迪於前人以光本朝升

於大猷欽哉

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學士霍韜

制曰儲端翰學清華貴重以待異材固將宣皇猷正國本倚任厥維重哉爾具官霍韜天性高明問學强諸造士春官褒然蜚耀乃若志存經國識優知務厥所論思期矯偏振弊登於大道刻茲協議明禮匡植彝敘功尤偉焉用進爾階通議大夫錫之誥命於乎簡賢圖治寔資三代之英報主攄忠懋衍一人之慶

爾其欽哉

制曰妻賢夫賢夫貴妻貴蓋道有相成古今則然爾某氏乃具官霍韜之妻結髮事夫未幾萎謝相賢罔終可念哉茲特贈爾爲恭人典章孔昭爾尚服諸幽

制曰禮有備官故大夫得再娶國家推恩亦必逮焉爾某氏乃具官某之繼室歸於顯賢非儀罔聞宜家可知用封爾爲恭人服茲褒章益脩婦道欽哉

吏部稽勳清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潘潢

勑曰古者天官之屬六十今總於四曹職要務劇非端潔脩斂之士曷克副焉爾具官某秀鍾幾甸藝業夙成起家明經褎然舉首乃策名天府報政牧邑咸有髦俊迨其登中朝試郎署既歷銓司益颺嘉績得士類若此朕心以寧矣茲特進爾階承德郎錫之勑命於乎以人事君忠之節也以身取人智之符也爾其益公乃心炳乃鑒不怠匪懈之共以終恩

皇之譽欽哉

南京刑部河南清吏司員外郎鄒武

制曰刑部之屬視諸曹得人惟艱民命攸繫故也匪公忠明恕之士弗稱焉爾南京刑部河南清吏司員外郎鄒武畿甸之英明經起家筮仕郡倅卓有聲績迨進今官益克勤事盡職惟予爾嘉茲特進爾階奉直大夫錫之誥命爾尚益勵素節殫厥心期迪於古人之明謨種德哉

應天府府丞柴奇

制曰自古職重京兆矧留都爲　祖宗基本之地肆惟丞貳必慎簡弗輕弁焉爾應天府府丞柴奇明經脩行策名天府既乃歷諫垣贊戎務輸忠宣勞光懋名績按閒斯久輿論譁然迨進今官適益蕆厥事脩厥職朕甚嘉焉茲用　郊恩特進爾階中憲大夫錫之誥命爾其殫慮畢力升於大猷國家勸忠之典具在顯擢中褒寧爾靳哉

南京吏部右侍郎張邦奇

制曰在昔良臣碩輔必歷試節乃見謭薄誇詡之士久觧弗渝焉咨爾南京吏部右侍郎張邦奇名　先朝儲材翰苑既而進宮僚位成均迨擢今職德風彌洽名績日起自非貞志質行奚以臻此爰推　郊恩特進爾階通議大夫錫之誥命於乎慎始非難令終之爲難爾其益堅晚節弘雅道庶永厥譽哉

四川道監察御史王繼禮

勑曰朕惟君子不器其使人則器之故爲官擇人斯人能其官國家考課庶司凡有勞效必加褒錫勸賢也爾四川道監察御史王繼禮關右俊乂起家明經再尹輔邑進歷郎署所至脩職樹功協於輿論用是改今官適克肅憲度持風裁矯然中臺之望茲累嘉績特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勑命於乎古稱當朝正色便殿繪像者皆垂光信史千古不磨爾尚益勵忠藎方駕昔賢不永終譽哉

大理寺署右寺副事右評事朱節

勑曰朕惟刑所以防民俾反於禮者也惟尊而弗率乃藥而弗宥吏多徇人以撓法深文以祟巳民何繇不冤大理寺屬分總刑書慮而可否焉稱斯任者厥惟艱哉爾大理右寺署右寺副事右評事朱節明經起家獻秀天府筮仕理官而詳愼明敏多所平反茲其初績來上朕甚爾嘉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勑命於乎刑官制生民之命而廷尉持天下之衡爾

其益勵乃心敬乃事勸率乃僚以副朕愼刑弼教之意欽哉

吏部右侍郎徐縉

制曰大臣之職義莫急於進賢儒者之榮道寔隆於稽古故簡茂才以司銓部示殊恩以右講臣古之制也咨爾吏部右侍郎徐縉南州俊髦詞垣吉士經筵史局維久著夫賢勞而翰學官僚乃荐登於華貫迨武秩宗進少宰旣躬親政務猶日侍講讀而謀謨夜沃允矣夙夜匪懈者也朕甚嘉焉茲不限常制特進爾階通議大夫於乎登明選公爲朕知人之哲經邦致主盡爾責難之恭共圖至理益迓申恩欽哉

廣西道監察御史施山

勑曰古稱御史之職在彰善癉惡激濁揚清非剛正不阿明達有識之士弗稱焉爾廣西道監察御史施山明經起家策名天府出宰壯縣馳賢能聲簡擢今官持風裁於中臺振紀

綱於外藩厥所建白舉刺維公維明聿脩厥職朕惟爾嘉茲特進爾階文林郎錫之勑命爾尚矢乃心飭乃行益勵冰蘖之操永終金玉之譽則將來福澤詎有涯哉

杭州府推官陳箎

勑曰古者政平訟理咸責之守我朝酌前代之制郡特設專官理刑獄重民命也稱斯任者可無褒錫以勸賢哉爾杭州府推官陳箎夙以詩禮裔冑翹英甲科初佐劇郡誅鋤姦宄

反枉折疑吏民懾服兼理庶政罔不殫慮畢
力為公私無窮之利交薦明揚卓績來上朕
心嘉悅茲特進爾階文林郎錫之勑命其益
勵爾志攄展爾抱負勉樹華烈用迓申恩欽
哉

戶部廣西清吏司主事王松

勑曰戶部古地官掌邦之大計以經國用殖民
生為司屬者匪良士弗稱焉爾具官王松明
經造士揚名甲科筮仕今官立節勤務蚤革

弊蠹三載考績所司奏最有端嚴剛敏之稱
朕甚嘉焉茲特進爾階承德郎錫之勑命其
益勵乃志攄務舉職守臻于盛烈則朝廷斯
眷之恩寧爾靳哉

翰林院編修金璐父母

勑曰詩稱麟趾必及公之子姓明仁道遠而其
利博也君之使臣勸忠以孝恩逮所生亦自
親親之仁推之爾金某乃翰林院編修金璐
之父慈惠成性長厚自持川穀於爾躬稱右

於鄉評厥所培植發於賢子擢秀甲科揚休
華階爾則弗待詎非命哉茲用禮典推恩特
贈爾為文林郎翰林院編修錫之勑命於乎
裕後以累仁為燕翼報親以褒善為顯揚率
昔人道所難爾靈有知尚服承寵光益延永
休於世世

勑曰母賢子賢子貴母貴古今通道也肆渙號
貤封以重人倫昭國典朕奚恡焉爾某氏乃
翰林院編修金璐之母宜家相夫廸成令子

為我儒臣礪行敷文光於詞垣繄爾之身上
壽康寧祿養方隆天所佑也不謂賢哉既賢
其賢亦貴其貴茲特封爾為太安人益綏福
履之成永示慈闈之範欽哉

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翟鑾

制曰周雅贊文王以寧泰誓稱一人之慶蓋厥
猶翼翼多士所以不顯其心休休大臣所以
有利倘斯道者厥維難哉爾禮部尚書兼文
淵閣大學士翟鑾天挺異材生此王國淵文

清愼簡在朕心考其陪法從佐卿曹迨今忝
預機務益廣忠皇之熱不問媢嫉之風庶幾
所謂不顯而有利者歟乎維裁成禮典懋著
徽猷可無加異以示優眷茲特進爾階資政
大夫錫之誥命於乎貴重代言揆道酌於喉
舌職隆贊化體義親於股肱率素履以不渝
迓天休之滋至欽哉
制曰國家於卿大夫之伉儷寵貴褒贈罔間於
存沒者重齊體之義焉爾禮部尚書兼文淵

閣大學士翟鑾妻贈孺人蔡氏夙秉令德獲
配賢夫而弗與偕老盖數之不齊焉於維先
命寔稍慰幽爽矣夫旣登於大秦斯褒崇之
典所宜並進茲特加贈爲夫人於乎翟冠襃
寵恩永結於閨房鸞誥回光恩重賁於泉壤
爾識本泯尚欽承之

工部營繕所所丞張輔

勑曰國家於百爾臣工均有褒揚之典顧惟職
業之脩而崇卑無間將廣恩以勸忠也爾工
部營繕所所丞張輔夙以材諝選授是官懋
著勤能弗曠厥職往歲勑建敬一亭爾寔督
率羣工多效勞勛予甚嘉焉茲三載考績用
進爾階登仕郎以爲爾榮其愼服之益圖報
稱

蘇州府昆山縣知縣王朝用

勑曰國家重守令以重民也令之賢否繫民之
休戚匪得其人貽上之憂爾直隸蘇州府昆
山縣知縣王朝用蔚以儒彥擢秀甲科俾出

宰鉅邑乃有豈弟之風卓異之政民寔賴之
聲績旣隆爰書上考茲特進爾階文林郎錫
之勑命以示旌勸於乎古稱郎官應列宿若
爾之賢夫豈忝哉其懋脩持以需簡擢

戶部浙江淸吏司主事徐元祉

勑曰戶部掌天下錢穀出入之政令故置屬視
諸部爲詳非才優經國志勵秉公貞介不汙
之士曷足以勝其任爾戶部浙江淸吏司主
事徐元祉明經起家策名天府旣乃聿脩厥

職懋著賢聲茲有司以嘉績來上宜有褒嘉
以示優異特授爾階承德郎錫之勑命尚益
懋修以迓顯融
直隸永平府灤州知州張國維
制曰牧守之職所以宣德惠安民生匪得其人
惟朕之恤爾直隸永平府灤州知州張國維
科甲之英筮仕畿輔乃克鋤强植良興利除
害直道必達折而弗回撫字久勞聲績懋著
朕惟爾嘉是用進爾階奉直大夫錫之誥命

於乎古重守令寔念邦本爾其益修厥職以
稱朕保民之意嗣有顯陟寧爾負焉欽哉
掌鴻臚寺事太常寺卿魏境
制曰國家稽古建官太常鴻臚典 宗廟朝廷
之禮儀和神人柔賓旅階華而任重匪寅清
愼敏之士弗稱焉咨爾掌鴻臚寺事太常寺
卿魏境京國譽髦善慶迪祉甲科臺察夙挺
英翹迨自簡擢序遷今官賢勞在公爲日久
而績益起朕甚嘉焉茲特進爾階通議大夫

錫之誥命於乎爲臣難難於恪共爾其益懋
忠勤共爾位茂迓顯休之命
直隸大名府東明縣知縣沈大榆
勑曰國家數勑郡令以戒宰牧重民命也厥克
稱朕意肯篤民於生生者寔鮮焉爾直隸大
名府東明縣知縣沈大榆甲科俊髦出宰畿
邑豈弟之風廉潔之操民甚安焉安則生矣
考課之績實然是宜進爾階文林郎錫之勑
命以示褒異爾其益脩厥職追古循良吏與

匹休焉將寵祐之綏不但是已
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萬鏜
制曰總憲要職留都重地百度久隳匪得忠賢
振飭之曷繇以貞哉咨爾南京都察院右都
御史萬鏜夙登賢科筮仕郎署歷清卿理官
京尹所在舉職務累資焯望迨擢今官益克
勵志操持風紀留臺爲重朕甚嘉焉茲用
郊恩特進階爾資政大夫錫之誥命爾尚一
乃心立乃節勉策勛業申褒峻陟朝廷寧爾

斯哉

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蔣瑤

制曰風紀之司所以振肅百僚匡弼庶政非剛介忠藎之臣弗克稱斯任也咨爾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蔣瑤擢秀甲科蜚英臺察既乃領專城歷方岳民有去思公無遺便逮陟總憲益起明績朕甚嘉焉用進爾階通議大夫錫之誥命於乎福祿是遒服恩休於未艾夙夜匪解垂永譽於無窮

制曰妻之道從一而終故國家推恩偕貴於存沒閫閨焉禮也爾封孺人章氏乃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蔣瑤之妻賢能相夫宜爾偕老服榮非久而命不淑茲夫階既崇宜有申命以示優異用加贈爾爲淑人泉扃有知服承榮寵

蔣瑤祖父母

制曰古稱詒厥孫謀亦曰繩其祖武故孫貴而恩逮其祖古之制也爾蔣顯乃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瑤之祖父清修高蹈持身睦族居爲鄉閭表則肆爲善之澤鍾於聞孫宦成名立深可嘉尚特茲贈爾通議大夫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欽服寵榮益昌遐祚

制曰慶垂後裔匪繇於一人恩覃貴卿少及於再世古今彝典朕奚恡焉爾王氏乃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蔣瑤之祖母作嬪於良士成彼素風積德之休施於孫子茲特贈爲淑人用彰厥善以爲世勸焉爾其承之

蔣瑤父母

制曰古稱愛子教以義方亦惟以身帥之故子之顯親顯其教也爾封文林郎廣東道監察御史蔣鑾乃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瑤之父敦樸自好孚物行義常推所有以周人之急非以身教者歟善迪厥子爲朕憲臣褒封之命既被於生前追卹之典宜申於沒後茲特贈爾爲通議大夫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於乎孝思之則既光被於家邦錫類之仁

宜膺畀於卿士寵光維荐爾其承之
制曰母賢子賢子貴母貴人倫之善道國家之
令典也爾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蔣瑤之
母贈孺人姚氏貞靜之德儉勤之風式隆閫
範矣乃若相夫訓子立身成官剔歷中外懋
著賢聲予惟爾嘉茲特加贈爾爲淑人匪直
彰夫母道亦以慰夫子情

顧文康公文草十卷（卷首一卷）詩草六卷、續稿六卷、
三餘四書 共二十七卷 四函二十冊
明顧鼎臣撰
[illegible]

顧文康公疏草目錄

卷之一

卷之二

諸疏僅存抄本首尾俱略凡年月日題爲
某事等語與本
旨若何俱無從詳攷右略具年次實檢尋他編
得之也獨留守事宜疏恭藏
御批原本具在伏恭集
聖諭壽梓當以類編入　內閣

安疏欽奉四疏幸存　府君類謄原本故首尾
獨詳
不肖孫謙服百拜謹識

顧文康公疏草卷之一

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顧鼎臣著

陳愚見剗積弊以裨新政疏

臣惟自古中庸之主毋樂於循常而英明之君不憚於更化更化云者非作聰明以亂舊章也法久弊滋厲精加志務在整飭而振舉之以復其舊之謂也恭惟
陛下敬
天勤民宵旰望治頃因災異頻仍渙頒
明詔於凡軍民利病纖悉畢具又
念東南財賦重地尤致意於書手糧長坍荒水利鹽盜等事眞所謂明見乎萬里慮周於庶務中興太平無疆之休權輿於此矣臣愚尚慮有司習於怠緩視爲泛常奉
詔不謹有負
陛下憂勤兢惕之盛心乃敢以東南諸府田糧積弊關繫大計者覼縷爲
陛下言之惟我
祖宗以來創制立法田有定額賦有常經催辦徵收充運存留賑濟等事皆載在
令甲上之
國用下固邦本至爲精密是即夏書之典則
周官之法度
聖子
神孫天下臣民所當恪守而不可易者也成化弘治以前百官承式兆民樂業治安百四十餘年至正德間法制大壞府州縣總書書手通同貪污官吏上下之間關節相通造作姦弊無所不至或私雕印信詐領錢糧或依訪判筆套寫花押或將上司坐派增減數目或將府州縣案卷追改年月或將宥免重復科徵或將暫徵槩作歲辦或總數與撒數不合或官簿與底簿不同或將已徵在官支調侵分或將私收入已申報民欠或將官田改作民田或將肥蕩改作瘦蕩或將鑿糧那賣別區或將正糧灑

派細戶其泰甚者城郭附近田塗虛報坍
江坍河坍海齊坍常稔地土捏作板荒拋
荒積荒每年糧額虧欠以千萬計負累縣
州縣善良人戶包賠日積月久坐致困窮
姦頑得計或有田無糧或不耕而食新舊
要結永享富樂雖間有聰明老練上司搜
求問發終莫能得其要領闘其藩籬以破
其巢穴何況州縣官員初入仕途百責所
萃未及三四年陞遷交代孰能勾稽磨筭

以摘發其姦哉加以催科不守舊法撫字
不下仁恩貪暴誅求豪強兼併是以民農
流亡拋棄田土聚有鹽盜誠有如
明詔所言者然前項積弊流傳已久其勢日甚
若非乘此
詔恩宥其舊犯責令首實得人久任痛加剗除
則將來貽患地方上壓
聖慮有不可勝言者矣臣謹以救弊四事條陳
伏惟

皇上聽覽察通倘謂臣言可采
勑下各該衙門并加詳議
奏請施行仍通行各省錢糧衙門一體查究
改正不勝大願臣雖不才仰荷
累朝作養思竭補報蓋嘗究心於天下錢糧軍
馬之事而知其一二但位卑人微不敢妄
議茲者遭際
聖明感激時政不容自默伏望
察其一念之忠而宥其出位之罪幸甚幸甚若

其中有分毫欺罔情弊甘受斧鉞之誅緣
係陳愚見剗積弊以裨新政事理未敢擅
便謹具奏
聞
計開
一暫議差官綜理
釐革田糧積弊固當責之撫按但
南直隸巡撫都御史所轄地方廣
遠巡歷往來尚難周徧精神運量

豈能周到巡按御史雖日勞親地
近然歲一交代終始尤難必得專
官綜理方克有濟臣見往歲修舉
東南水利之時巡撫官總其大綱
有工部郎中今陞撫州府知府林
文沛奉
命贊理其人不畏强禦不憚勞苦盡心公事致
有成効自本官離任以來水利又
復懈弛乞

勑吏部查議
奏請合無權宜將知府林文沛量改憲職或
别選材幹如文沛者一人領
敕前去蘇松住劄聽巡撫官節制專一遵奉
詔旨清查田糧兼修水利假以歲月責其成功
直待弊端盡絶田糧清楚水利興
舉方議裁革如此庶乎事體專一
不致因循苟且而於
國家大計裨補不小矣

一查理田糧舊額
檢踏災傷田糧欺隱田糧律有明
條如
詔旨所載板荒拋荒積荒坍江坍海坍河并臣
所陳前項弊病若非檢踏查理何
由明白臣訪聞姦頑里書恐弄踏
荒官員將鄰界别州縣荒田一槩
丈量以足虚捏之數其坍江等項
窵遠四散多被推濫影射尤難根
究乞

勑巡撫巡按并議差前項官員督委各該州縣
正官於農隙之時責令各屬里甲
田甲業戶公同將本管輕重田地
塗蕩倣照洪武正統年間魚鱗風
旗式樣攢造總撒圖本細開原額
田糧字圩則號條段坍荒成熟步
口數目府州縣官重復查勘的確
分别界址沿坵履畝檢踏丈量明

自申呈上司應開墾者召人開墾
應改正者照舊改正應除豁者
奏請除豁則事既易集而民亦不擾田糧數
目既明然後刊刻成書收貯官庫
印行給散各該區畝永為稽考巡
撫衙門備查
祖宗以來軍需歲辦定數及近年多徵加耗絲
由斟酌前巡撫周忱王恕簡便可
行事例立為定規釐革奸弊其每

年實徵起運存留加耗本色折色
并處補暫徵或帶徵停徵等項數
目會計已定須明刻榜文張掛城
市鄉村通行曉諭如此庶乎吏書
不得以售其姦而小民無包賠韋
損重復科擾之患矣
一催徵歲辦錢糧
成化弘治已前里甲催徵錢糧糧
戶上倉交納糧長專管收解州縣

官坐倉監收糧長不敢多收斛面
糧戶不敢插和水穀糠粃兌糧官
軍不敢刁難多要加贈公私貿為
兩便近年有司茂視舊規不肯比
較經催里甲從治欠糧人戶止將
糧長立限杖比却乃縱其下鄉追
徵豪強之徒恣意大斛加倍多收
索要船錢酒米蘆席伴當出票等
項所經之處雞狗為空其寡弱之

人或被勢家拖延或被刁頑欺賴
或被里甲包攬入已無能措辦只
得變賣家計賠納至或舊役糧長
使欠責令新僉糧長代償一人逋
負株連親屬數人扣補每年無辜
死於監禁之中箠楚之下者一處
多至百人少或四五十人又往時
每區糧長多不過正副二名近年
一區多至十名以上州縣欺給上

司譏日衆輕易染其實收掌官糧
之數少而賠賍科歛打點使用年
例之數多州縣一年之間輒破中
人百家之産冤苦之聲怨毒之氣
寧不奸天和而召災變哉若此害
不除地方生靈必盡爲魚肉而化
爲豺狼矣匹夫匹婦皆
陛下赤子忍令虐害一致於此乞
勑戶部擬議

奏請定爲事例轉行撫按司府衛門今後徵
收錢糧審編糧長務遵舊規痛革
前弊如州縣官多僉糧長及縱容
下鄉收糧害民者各問擬應得重
罪多收斛面加耗等項逼追給主
官吏人等科歛打點使用索要年
例坐贓以枉法從重論其故違
部旨不委里甲催辦輒用腦箍夾棍比較糧長
者以酷刑送部降用因而致死人
命數多者以故殺論司府官坐視
不行禁革聽撫按一併參究如此
則貪酷者知所警畏生者無冤民
死者無怨鬼而錢糧亦無逋負之
患矣

一査復預備倉糧

臣親見成化弘治間每年盤併存
留餘米於預備倉以賑饑荒或於
春夏給散下戶秋成抵斗還官各

府州縣新陳相因緩急有備近年
秋糧僅足兌運之外預備倉顆粒
無存一遇災傷賑發輒
奏留別項錢糧勸借殷實大戶以應故事枵
腹菜色之民未沾一哺而貪官乘
機侵盜筐篋已盈誠可哀痛乞
勑戶部轉行撫按官備查二十年來各處預備
倉糧是何年廢弛何人侵欺曾否
作何支銷下落明白具

奏處治今後每年存留餘米撫按定差官查
盤完足收貯不時稽考以為賑濟
補助之用其奉
詔設法處置止許將在官無礙錢糧并贓罰折
納銀兩糴買不得乘機生事科斂
門攤架稅騷擾軍民如此則救荒
有備飢民不至流亡嘯聚而為盜
賊矣
自嘉靖元年壬午三月 府君疏乞歸省

祭得
旨馳驛還鄉仍速返供職癸未復請告家居者
幾四年目擊東南利弊慨然欲振之丙戌
冬赴
闕丁亥即上此疏

乞
恩比例請給
誥命疏
臣諺以菲材叨際
聖明列官
侍從正德十六年
陛下初御
經筵臣與同今禮部尚書李時被選日侍
講讀受

命以來日思闡陳經義仰裨
聖學之萬一然終以器局凡庸學識淺陋莫能
效涓埃於海嶽徒切內咎至嘉靖七年十
一月二十六日乃荷
皇上俯念微勞
欽陞今職仍
賜襲衣臣感激
天恩無由仰報日夜勗臣子孫令讀書力田出
為良臣處為良民修職事供賦役世世竭

盡犬馬之力以報
陛下方足以少盡臣之愚衷也臣往歲來京道
經任丘問知李時荷蒙
勑建伊母墳塋因往徧觀見所建
誥命并
諭祭碑亭
龍光煥然過者嗟嘆臣瞻仰之餘知皆出一時
特恩因念
陛下所以重講臣李時榮其祖考者至矣及照

今侍郎董玘徐縉等俱以
日講
恩不待給由比例陳乞領三品應得
誥命臣烏鳥私情不能自已輒敢上瀆
天聽如蒙
矜允乞
勑吏部查照事例預給臣祖父母父母并臣本
身三品應得
誥命臣舉族不勝欣戴

天恩之至

宗藩分遣書籍疏
本月十七日荷蒙
晉王殿下遣臣漢文選唐文粹宋文鑑各一
部共計六套臣思
宗藩之于
朝臣義無私交雖書籍非斯貨之比然揆之
于義終有未安不敢擅受謹用奏
聞伏候
勅旨

欽奉
聖諭敷陳講義以隆
治化疏
本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恭遇
皇上奉安
皇師
帝師
王師并
先聖先師神位于
文華殿之東室
祗行釋菜禮畢
特命輔臣大學士張璁桂萼翟鑾并禮部尚書
李時吏部侍郎徐縉太常寺卿掌祭酒事
許誥日講官講讀學士穆孔暉夏言張潮
并臣十人行瞻拜禮後
召至
殿之西室親承
天語期勉賜茶而退繼頒

聖諭令諸臣數陳經義關切於
君德治道者人各一篇仍許披瀝論列以自獻
其誠臣親被道化復蒙
清問仰惟
陛下所云若敬
天法古斥邪崇正望道斂學不自滿假真古帝
王之盛節而一念之誠上通于
羣聖下感于諸臣必有所啟佑裨補於
盛德大業矣顧臣章句迂儒學識淺陋愧無以
仰承
聖意但久荷
皇上覆載曲成眷遇弗遺之
恩不容自默謹用撰述中庸首章講義一篇上
塵
睿覽伏望
留神時省踐而行之則庶幾於
聖神功化容或有萬一之助若象恭而心違務
勝諛詞希冀寵榮以負

陛下寔恩臣所不敢也臣于冒
天威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謹繕寫隨本親齎奏
聞

申未議以御

國計拯民命疏

臣按周書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孔子論為政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食固治天下者所當先務也食生於農農資乎土經界正而後穀祿平未有田糧之弊不清而民生可治治功可成也今天下稅糧軍國經費大半出於東南蘇松常鎮嘉湖杭諸府每年均輸起運存留不下數百萬而糧長

書手姦胥豪右通同作弊影射伎分每年亦不下十餘萬臣生長地方目擊弊蠧每一興思輙嘆詫憤塞故往歲回籍省墓之時曾言於撫臣曰百姓種了田地出賦稅以供給

朝廷此正理也年成災荒

朝廷蠲免百姓幾分稅糧此

至恩也今七府地方每年有十餘萬錢糧

朝廷也不得百姓也不得却是中間一輩姦人影射伎分以致姦蠧日肥民生坐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臣意彼有總督糧儲巡撫地方之責一聞此言當即時憤激根究因由懲刈釐正斯為職分却乃瞪目直視不發一言後竟置之不理察其所存惟日望高都穠享翱翔

中朝本無意於

國計民命故爾臣到京之日以忠告大臣無益於事乃於嘉靖六年四月二十一日備

將各府田糧積弊

奏奉

欽依該衙門知道續該戶工二部題覆准行巡撫衙門轉行各府州縣令經四年未曾查理出欺隱田一畝糧一石秪聞姦猾之徒愈益恣肆作弊日甚爾臣每伏讀

聖諭諄諄責重於巡撫守令欲令久任以保小民安地方而於

明旨准行錢糧重事一切視為泛常略不加意

有臣如此

陛下何所用之

天道神明孰能容之況臣所陳田糧各項弊端

情狀畢露

陛下知之戶部知之撫按知之若更不痛加處

治則姦人復何所畏憚哉將見弊根日深

民病日生戶口日耗田地日蕪其患有難

於言者矣

聖明之世豈宜有此臣展轉思惟事不容已及

查即今各府州縣官多繫新任賢能鋭意

修政以承休德故不揣微末復申前議併

將舊本繕寫進呈伏望於

清燕之時

留神省覽庶知萃小之玩弄

國典賊害良民如此律之以先王之法

祖宗之制斷不可容

特勑戶部查照

前旨行令巡撫都御史毛思義務令着實舉行

責限歲月將檢踏清查過坍荒田糧的確

數目并改正過各項欺隱情弊造冊

奏繳則庶幾於

國計民命不無小補矣

攄赤忠以贊
聖德隆
聖孝疏
臣竊惟
陛下一身爲
天地
社稷山川百神之主上承
祖宗
九廟百六十餘年之統緒下開

聖子
神孫千百世之胤祚
天命之所付托四海臣民之所仰賴其責任至
重至大臣昨覩禮部具事奏奉
聖旨云云臣伏讀再三有激愚衷幾於垂涕不
能自已謹以一得之慮昧死爲
陛下言之臣聞
儲君者
國之貳天下之本入則監國出則撫軍

天命之所簡在人心之所繫屬其位誠不可以
久虛也
陛下臨御十有一年于茲而
寢殿熊羆之夢未兆禎祥是以率土皇皇顒
天無路姦臣陰懷二心者則私交親藩以爲後
地小人希求利達者則巧造浮言以弋己
私是盖
天刑之所必誅
國典之所難貸而

淵衷已洞照無疑矣臣不敢復贅但念
陛下日夕憂勤小心翼翼敬
天孝
親睦
宗室恤下民勤學親政恭已寡欲
聖德無所不備是宜
皇天寵祐
本支百世而今未發其祥者
陛下不可不講求其故也臣叨列侍從職在論

恩且蒙被
天高地厚之恩無由報荅謹條陳六事繕寫成
冊隨本上進伏望
淸燕之時
澄神省覽
俯賜采行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六事稿逸

作養人材疏
嘉靖十一年十月十八日准本部咨先該
內閣輔臣大學士李時等題前事奉
聖旨是呂懷等都改庶吉士送翰林院讀書着
顧鼎臣教習吏部知道欽此欽遵臣竊惟庶
吉士之選乃
昭代經世育才之盛典也
祖宗百六十年間治教休明賢臣碩輔多由此
出近年以來舉格不常遂成曠廢茲仰荷
皇上深惟治體斷自
宸衷
面諭
內閣會同吏禮二部於新科進士內從公考
選材堪教養者二十一人疏名上請蒙
欽改爲庶吉士送翰林院讀書
特命臣一人教之臣有以仰窺
陛下聖意將以儲養台輔之器非但習爲文辭
而已也前項庶吉士選授本院編修檢討

者不數年後

經筵

日講

東宮講讀史館纂修等而上之代言視草叅

預

機務皆其所有事關係誠非細故其次授以

科道部屬等官將來俱有匡濟丞弼造士

安民之責是故爲之師者厥任至重非他

尋常職業可比頑臣一介微賤誤蒙甄錄

待罪

侍從今已年力衰邁舊業荒蕪拜

命以來夙夜憂惶誠恐仰負

委托以累

陛下日月之明用是展轉思惟不容循常襲弊

緘默自便以速罪戾謹攄一得之慮干冒

天威伏惟

留神省納不勝幸甚臣聞人才之用世也以心

術爲本器局次之學識又次之而文藝乃

其末也正德年間權姦用事擅威福以介

走天下人品庸下者靡然從之習爲浮競

巧媚以饕富貴而士風掃地矣恭遇

大聖人作剗華化道不遺餘力一紀于茲而舊

染沉痼遺風猶未盡泯者良以士雖發身

科目平日鮮務實學不能變化氣質以淑

其身心惟事記誦詞章剽竊糟粕飣餖騁

儇悅人耳目以爲取第媒祿之資故臨利

害遇事變輒皇惑沮喪移其所守耳外此

又有矯飾言貌欺世盜名之徒說詩書講

道德動以皐夔稷契自負夷考其實乃或

有行同盜跖者如前二項人才要皆心術

傾邪器局褊淺學識偏昧萬一

朝廷誤用而信任之則其貽害流毒可勝言

哉是故救正學術作興士風乃方今至切

之務也宋儒胡瑗爲蘇湖二州教授尚設

經義治事二齋以訓就生徒況士當天下

之選以備

國家大用者乎臣愚欲俟開館之後於每月
常課之外仍令討論五經四書以體驗義
理玩繹歷代史鑑以充拓材識一年之後
稍有次第考求政務漸及於典故律令皆
令通曉庶幾明體適用材器成就異時事
奉
陛下保輔
聖子
神孫事業有可觀者但四方風氣不同各人志

趣亦異而臣謬以駑鈍衰朽之人臨之深
恐不能辦此恭惟
太宗文皇帝命解縉等選庶吉士楊相等二十
九人進學於文淵閣入見之時
親賜訓諭大哉
王言迄今傳誦臣愚伏願
陛下軫念人材之難
特降勅諭一道明示好惡臣謹俟
御製下頒行令所司刊刻揭諸院中俾諸士朝
夕瞻仰佩服以為進修之勸其中倘有氣
驕志惰不能上體
聖心教導勸勉至再至三終難改化者許臣指
名奏
聞區處則庶乎諸士知所興起奮發而愚臣亦
得以少逭罪責矣臣狂悖之言不知避忌
如蒙
勅下內閣擬議
奏請

聖裁
俯賜施行臣愚不勝幸甚幸甚
舊例教習庶吉士用翰林臣二員　府君
始獨受
簡命云

崇植先賢系胄以隆
道化疏
臣竊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傳至孔
子而大明其德與功垂之萬世無與
天地同其高厚矣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
思子思傳之孟子不惟心相授受且筆之
於書以詔後世泄天地之精蘊揭宇宙之
綱維匯六經之淵源掃百家之蹊徑考之
論語大學中庸孟子所載如一貫之旨正

心修身之學中和位育之功性善誠明之
說王伯義利之辯微言妙道不一而足眞
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
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者然則曾子之功豈
小補哉暴秦坑焚之後道學不明漢司馬
遷號稱有良史才其序孔門弟子列傳但
曰孔子以曾參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
經而已唐韓愈竊附聖人之徒其序道統
之傳直以孟子上接孔子他尚何說哉良

由大學中庸二書混於戴記篇中不與論
語並顯學者莫知其爲道學之樞奧而訥
論之是以時君世主徒知推尊顏孟而忽
於曾子子思自唐迄宋雖加曾子封爵而
從祀猶列于十哲之後子思則杳無聞焉
仁宗始表章學庸二書而程顥程頤朱熹
諸儒更相發明遡流窮源使天下後世曉
然知聖門道統授受之功曾子爲大而子
思次之咸淳三年由是始封曾子爲郕國

公子思爲沂國公配享次於顏子躋於孟
子之上而四配之位始正是萬古不易之
定論也我
太祖高皇帝御極之初首
詔孔子子孫襲封衍聖公幷世襲知縣並如前
代舊制固崇儒重道之宏規矣弘治中因
修顏子孟子廟特置世襲翰林院五經博
士各一人以主祀事此則
孝宗皇帝稽古右文之盛舉也夫曾子傳道之

功優於顔子而孟子私淑於曾子子思今
顔孟子孫皆世襲博士而曾子之後獨不
得霑
一命之榮豈非古今之闕典也哉當時典禮守
土之臣曾無一言及此者豈以曾子子孫
散在四方歷世久遠譜系不明恐有冒濫
之弊歟 臣 嘗考之春秋時莒人滅鄫其太
子巫仕曾去邑爲氏然則曾子夫受姓之
祖甚近也後世凡曾姓者孰非曾子之子

孫乎又訪得正德間今都御史錢宏先任
山東按察司僉事巡歷至嘉祥縣謁曾子
祠墓因令有司訪求附近編氓中曾姓者
得一農夫於深山中貌甚朴野詢之果曾
子之後也不知錢宏當時何以不請于
朝而復使之湮没耶必以其人鄙陋不可厠
於衣冠之列故爾 臣 愚以爲先王興滅繼
絶崇德報功其意甚廣遠不當因其子孫
之無賢而遂已也 臣 自筮仕以來見三氏

子孫來
朝輙有感于衷耿耿不忘幾三十年矣特以
位卑人微不敢輕率妄議爾玆者恭遇
皇上親承道學之統丕宏禮樂之化釐正孔廟
祀典一洗前代陋規
聖駕臨幸國學
躬行釋奠之禮眞可謂功光
祖宗而範垂百王矣謬以章句之儒得預俎豆
之事欣榮鼓舞不能自已乃敢陳其愚見

仰瀆
宸嚴夫亦數千載未備之典必有待於
今日歟如蒙
采納乞
勅內閣禮部擬議請自
聖裁准照弘治間顔孟二氏事例訪求曾氏子
孫相應一人授翰林院五經博士世世承
襲俾守曾子祠墓兼主祀事萬世斯文不
勝幸甚

疏入奏

命旨求得曾氏名賢粹者授博士以主祀事

慎廟謨以昭

聖德疏

臣竊照大同亂卒戕殺主將綁縛撫臣怙

前日姑息之爲復蹈覆轍大逆不道法所

必誅

陛下深惟遠覽

命將出師往正其罪誠爲至計斷斷乎不可易

矣但大同一城裏外生齒浩繁老幼强弱

男女何啻二十餘萬雖襁褓嬰孩皆

陛下赤子若不辨玉石一槩草薙而禽獮之豈

不有累好生之德也哉夫行兵以殺戮爲

事而將士以多得首級爲功名非

廟謨神算計慮周悉委付老成之人奉而行

之其慘酷之禍有不忍言者矣昔漢光武

有言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

之爾宋太祖平江南捷至羣臣稱賀帝泣

曰攻城之際必有横罹鋒刃者誠可哀也

彼二君者仁慈隱惻之心及於敵國况大

同之人乃
陛下亦子乎孟子論古聖人曰行一不義殺一
不辜而得天下不為
陛下備上聖之德撫
中興之運
淵衷仁惻覆幬如天豈漢光武宋太祖所能望
其萬一哉若今日之事不為之所使大同
一城生靈有横罹鋒刃者乃不止於殺一
不辜而已也說者必謂已曾

降有黄榜撫諭善良乃今負固效逆不聞有誅
斬首惡以自明者厥罪惟均衛又何足惜
哉是不然羣兇煽亂千百成羣猛如狼虎
毒如虵蝎飄灼如風火彼善良之人必皆
逡巡畏避强者閉門自固弱者且被其驅
役奔走不暇雖有忠義憤激之心其能遽
有所為也哉如蒙
特降明詔開諭總制都御史劉源清總兵官郤
永必待今大差遣文武大臣到日同心協

謀相機而動或待其力屈而降之或縱其
奔逸而擒之破滅之際務在分別善惡勿
縱將士妄殺一人庶乎義盡仁至於
盛朝政體十分穩當况此極邊重鎮粒米皆
財匹夫皆兵若恣其殺戮殘破他日休養
生息卒難完復豈不重煩
聖慮也哉臣職兼論思有槩於衷不敢不言伏
望
聖明俯賜采行不勝幸甚

恭訓

聖訓附陳卑悃以贊

聖謨疏

嘉靖十三年三月三十日禮部差官齎捧

御製

祭祀記到府臣謹拜首稽首伏讀數過真有

以仰見

大聖人之所爲出於尋常萬萬也世儒不識敬

字皆指儀文外貌爲敬

聖訓乃以畏

天法

祖考

親愛

身仁民恤物爲敬之實是千聖以來未發之蘊

也臣雖迂愚然叨陪

侍從之臣每預祼將之列恭承

休德耳濡目染蓋亦有年伏覩

陛下祀享

郊

廟奉養

兩宮敬恭祗慎無所不用其極遂古帝王誠未

有能之者又嘗莊誦

敬一箴序首云敬者存其心而不忽之謂也

箴辭有云曰敬維何怠荒必除

郊則恭誠

廟嚴孝趨肅于明庭慎于閒居省躬察咎儆戒

無虞臣又有以仰窺

陛下見道之真履道之實而誠非區區鄙夫賤

士所能測識也然臣愚謂

陛下盡敬之實數事之中愛

身爲要上承

天休以弘

祖考之烈下理民物以垂子孫之統皆在

陛下一身豈不重可愛哉然一身之主又在於

心心藏神五行爲火五臟六腑四肢百骸

之所稟令焉者也真元之消長病氣之盛

衰皆由於此是
聖製所謂存心又愛
身之實也伏望
陛下存養此心如鑑之空如水之止政務之來
隨物應之而吾心本體不爲之動至於
端居無事則凝神却慮使心若泰然則眞元自
復保合太和而
聖躬萬福矣
宗社臣民不勝幸甚臣犬馬孤忠無任惓惓

辭免新職重任疏

嘉靖十四年四月十六日伏蒙
皇上御
文華殿
親試進士
欽選趙貞吉等三十人該
內閣題奉
聖旨是趙貞吉等三十人名次依今定送翰林
院讀書改庶吉士侍郎顧鼎臣陞禮部尚書
兼翰林院學士仍掌詹事府事教讀該部知

道欽此臣聞
命無任慶幸竊念臣本草茅賤士章句迂儒仰
荷
陛下曲成
眷遇之恩眞同
天地官聯窃邃階歷清華自考功能誠逾涯分
矣而今次考選庶吉士寔與
累朝故事不同

臨軒命題發
淵衷之蘊懿
宵衣閱卷秉
虛鑒之精明誠千載難逢之盛典也顧臣末學
叨荷
恩綸特陞禮部尚書仍兼翰林院學士復令教
請揆之於義固當夙夜匪懈以承
休德造就多士以宣
聖謨但念臣先蒙

勅諭重書
累朝
寶訓
實錄
欽命臣充同經理官仰惟
聖心獨見超越今古將彙
祖功
宗德之史冊謹金匱石室之秘藏比之今日儲
養人才事體尤為重大但舊帙浩繁字多

訛舛重書非一手管校非一臣人品之高
下不齊則術業之精細亦異兼綜而經理
之責甚重雖有尚書汪鋐夏言與臣共
事然二臣者既領部務兼督
大工昕夕不遑寧逸彼此勢難周全若史館
日逐披閱經理之勞臣當極力以任之況
臣自去秋徂冬積勤冒寒嘗遘重疾伏枕
兩月幾於委頓迄今精神未復氣體寖衰
雖欲罄竭駑鈍勉修職業而志慮材力誠

不逮於前時矣夫以一人之身總八館之
事已不勝其難若復教讀諸士未免顧此
失彼勢不得以兩全他日萬一少有疎漏
不能仰稱
明詔則臣之罪譴何所逃哉伏乞
聖慈矜察樸愚
收回成命慎選貞賢以任教導容臣以舊官專
供史職臣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

謝
恩疏

嘉靖十四年七月二十三日伏蒙
皇上念臣有疾
欽遣司禮監文書官岳欽齋降
聖諭一道
特賜下問至二十六日又蒙
遣文書官張奉齋捧
聖諭一道

親製煎藥一劑共一封
賜臣欽遵用水二鍾薑一片煎成直待夜半熱
退之後臣謹伏枕叩首者三然後敢服但
覺其氣芳香其味甘苦已非塵世間所有
之物矣服之移時臓腑宣暢精神頓回臣
之殘喘於是可保此蓋
神化不測之功非尋常知識思慮所能及也但
念臣猥瑣愚陋無一善狀仰荷
皇上仁覆曲成之恩眞與
天無極臣謹銘諸心髓沒齒未忘感激圖報之
誠未能以筆舌罄也臣舉家不勝欣戴之
至

欽奉

聖諭疏

嘉靖十六年三月初九日申時該大學士

夏言錄示

聖諭西湖詞卿也和二副來及示鼎臣着也和

二副來欽此欽遵臣拜首稽首莊誦

聖製數過

天葩麗藻昭回雲漢斷非詞臣墨客所能企及

至後一篇取法先王數語臣有以仰見

皇上聖不自聖憂以天下雖於遊覽之際而

淵衷一念拳拳不忘斯民直欲措四海於雍熙

泰和之域臣雖至愚實切感激因念古帝

王求言於臣下雖官師亦令其相規賤工

得執藝事以諫況臣遭逢

聖主明預

侍從之列以論思爲職者乎區區犬馬孤忠

不能自已謹於恭和二副之內稍及於閭

閻田野民情時弊冀少助于

聖明勵精圖治之萬一臣愚干冒

天威無任戰兢隕越之至

溥

天恩䘏災變以固邦本疏

臣聞天災時變雖遂古盛朝亦或不免然而修人事以格天心舒民困以消隱禍斡旋調燮轉災爲祥易危爲安者則不可不加之意也自昔聖帝哲王平居無事悶民疾苦隨時拯救一遇災變宵旰憂惕極力康濟賑恤饑寒拊摩瘡痍甚者功施於寒士澤及於枯骨是以德風布護仁恩洋溢

結於民心牢不可解基業完固傳世久遠職此之由臣竊見今歲夏秋多雨至七月上旬日夜滂沱以致京城内外軍民屋廬傾圮覆壓大小男女死者甚衆及聞南北直隷山東河南陝西等各省俱有水災而湖廣尤甚霖潦横集江河泛溢淹沒城廓衝决村鎮廬舍田疇漂溺軍民男婦不可勝計臣近有家人自

大嶽太和山往回道經

承天府親見關廂民居平地水深三尺江漢之間川原俱成巨浸浩無津涯商賈舟楫經行林杪一遇房脊樹株梗阻多致覆溺傳聞各處災重地方亦有然者夫被災人民死於漂溺縱横滿壑枕藉原野無人收瘞幽陰怨毒之氣結爲厲鬼復貽生人之害其幸而存活者無家可居無田可墾無衣褐可以卒歲無餱糧可以度日流離轉徙其勢必至嘯聚爲盜劫掠鄉村攘奪行

旅而彊梁不逞之徒或因之以竊發此

皇上所宜詳慮周處而預防者也臣愚切惟四

海之人固皆

朝廷赤子而

輦轂幈幪之下至爲切近尤可惻側伏願

特勑順天府并五城巡城御史査勘軍民之家死傷人口數多者量爲優恤房屋傾圮無力起蓋者量爲補助及照湖廣

承天府乃

先帝累德基化之域我
皇上受命龍飛之地災沴重大
神人震驚合無
欽命忠誠體國大臣一員請
敕前去恭詣
陵廟精虔
祭告以安
聖靈及徧祀山川諸神周視
陵寢宮殿有凡處所星馳回

奏伊慰
皇上孝思一面親臨災重郡縣多方設法賑救
安戢慎遣各屬大小官員分投埋藏屍骨
務令生者得所不至流亡死者獲安不致
暴露其南北直隷河南等各省乞
敕撫按憲臣嚴督司府州縣官一體遵承
德意加惠存亡庶幾
天心可回二氣交暢將使雨暘時若山川鬼神
以寧年時屢豐而民物皆躋於仁壽之域

矣臣職兼論思偶有一得之愚輒敢忘其
鄙陋干冒
宸嚴死罪死罪倘蒙
采納
敕下戶禮二部都察院擬議
上請
聖斷施行邦本幸甚天下幸甚

顧文康公疏草卷之二

明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顧鼎臣著

攄愚忠以廣

聖心疏

嘉靖十六年五月初六日臣偶聞

聖母章聖慈仁康靜貞壽皇太后頭風大發及右脇結核牽扯前後心右背半邊身痛醫藥罔效臣無任驚惕仰思

皇上大孝愛

親憂疾之心當如何也臣靜言思之此只是痰氣症非頭風也右脅結核即痰之所聚作痛之根本也臣少時因臣母裴患痰氣曾偏閱醫書云治痰先治氣又云痛則不通通則不痛又云痰在脇下非白芥子不能達又云痰作窠囊一邊行非白芥子不能制皆先哲格言也蓋氣乃人身之樞機氣機流通則痰涎不能爲害及氣滯痰結須用辛溫之藥以調達之此治法之不可易

者也後於京師遇一方外精醫之士論痰氣症治彼云只用三子養親湯時時啜之因試其方果有累效而於婦人患痰氣者尤得其力方用白芥子紫蘇子蘿蔔子淘洗極淨炒香擊碎看何症多以所主者爲君餘次之每劑不過三錢用生絹袋盛之煮作湯飲隨甘旨代茶水啜之大便素實者臨時加熟蜜少許冬寒加生薑三片此其處方之略也臣惟

聖母右脇結核作痛此氣滯痰聚經絡不通而痛也則當以白芥子爲君紫蘇子次之蘿蔔子又次之雨中風寒宜加生薑一片同煎此藥性味平和況皆蔬菜常用之物非草木金石偏異藥品可比似於

聖母玉體尤宜非惟目今可以愈疾每日亦可服用其脇下痰核亦宜用白芥子南星半夏爲細末薑汁調膏攤貼核處熱手熨之是雖臣愚陋樸忠偶有所見不能自已但

藥之對病與否難於遙斷如蒙
敕內閣輔臣并太醫院堂上官詳加擬議斟酌
奏請
聖裁可用則用萬一於
聖母見疾得輕減一二以寬慰
皇上至懷臣愚不勝幸甚

懇乞
天恩飭
典憲拯民命以振衆軍國大計疏
臣久荷
生成無由報答因念蘇松常鎮嘉湖杭七府錢
糧淵藪供需甲於天下而里書豪猾蠹弊
日甚糾結萃黨欺罔
朝廷蠹損小民每歲上下通同侵分錢糧以
千萬計目擊耳聞感激於中乃於嘉靖六

年九年二次
奏蒙
皇上閲下聽甲
俯賜采納節該戶部覆題欽奉
聖旨這奏內事情應行的着巡撫都御史斟酌
處置着實舉行欽此欽遵戶部累咨巡撫衙
門轉行所屬各府州縣經今一十餘年未
聞有守令一人遵奉舉行查出虛捏坍荒
田地一畝清出飛走欺隱稅糧一石者近

年止有蘇州府知府王儀不畏彊禦盡心竭力督率州縣正佐官員清查坍荒虛實并㢮去糧存各項積弊已有端緒閭閻田野間之欣欣若更生其流散四方窮民亦有相率復業者矣奈何本府官戶大戶姦猾里書扶同作弊及計買民田不收原額稅糧者切慮一旦查理明白不利於己百般訕謗以撓其成遂使瘡殘待盡之氓蹔喜而仍憂逃亡歸業之戶既來而復去怨

苦愁嘆之聲徹於四野自此之後縱有賢能守令亦必畏譏言避勢要玩時愒日以圖苟免將使民農日困豺狼日肆誰復展布四體為之蠹除也哉臣反覆思惟痛心疾首不能自已乃復不避出位妄言之罪載瀆

天聽臣聞守令乃生民之父母士大夫乃鄉邦之領袖為守令者食

君之祿居人之上自宜顧念職守承宣

德意為百姓分憂却乃日務送迎奔走取辦簿書諛媚上官以求薦舉圖陞遷而已其於吏弊民隱恬不經意明於此必暗於彼故雖抗違

聖旨負莫大之罪有不暇恤矣為士大夫者掛名仕籍受

國恩寵尤宜表率齊民奉公守法輸賦稅以給

公上却乃豢人肥已效尤成風坐享田租之利

而使無田小民代其包賠稅糧及至官府清查黨惡怙非妄行沮撓蓋任私情而昧

天理雖干犯名義觸忤鬼神貽殃禍於子孫而莫之顧矣是豈

國家作養人才之本心哉臣雖迂踈不才然前疏建白實為七府小民救困扶顛以衆

國家大計非臣一身一家之私圖也如蒙

俯納乞

特勅戶部議擬

上請轉行撫按官督屬嚴限遵奉
前旨着實舉行其府州縣官仍前抗違怠玩并
鄉官扶同阻撓者聽撫按官指名參
奏拿問從重究治庶蠹弊清而民命甦軍國
之需永永有賴矣臣愚無任爲千百萬生
靈哀籲祈懇之至

謝
恩疏

嘉靖十七年六月初二日該太師武定侯
郭勛宣示
聖諭及分到
欽賜香薷圓大小一十五顆臣謹稽首頓首拜
受訖莊誦
聖諭數四仰見
皇上聖慮詡明晨小暑念臣衰孱微軀

特賜良藥俾服消暑氣是即古先聖王對時育
物推已及人之道也曷勝欽仰感戴臣聞
大學中庸平天下之道篤近以舉遠守約
而施博臣愚伏願
皇上端居九重隨時隨處體驗此心而推廣之
御殿閣披凉風則思閭閻茅茨之煩困
尚玉食順化暑則思耕夫饁婦之艱辛服藥
餌療
天和則思普天率土疲癃殘疾匹夫匹婦皆吾

赤子務求所以興息而安全之則於虞舜
鼓琴歌南薰垂衣正南面之治合千古而
一轍矣臣愚不勝大願之至

乞
恩辭免重任疏
嘉靖十七年八月十七日准吏部咨該尚
書許讃等於
平臺欽奉
勅學詹事府事尚書顧鼎臣著兼文淵閣大學
士散官尚書如故在內閣同輔臣時等辦事
如
勅奉行欽此臣謹稽首頓首祗承
恩命舞蹈之餘拊躬循省無任惶汗臣竊惟杜

法宮者必楩楠之大材致遠道者必騂騮
之逸足故士當特達之知負經濟之望非
有碩大之德通敏之才弘遠之識寬洪之
度鮮有能勝其任者伏念臣章句迂儒斗
筲小器雖樸誠蒙察於
宸衷而實行未諧於輿議仰荷
皇上仁覆曲成致位清峻方懼曠職報稱無由
今者復蒙

寵眷特置諸密勿之地畀以丞弼之任是豈臣

之薄劣所能勝也伏望

俯察愚情收回

成命容臣以舊職供事臣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

諫止

南巡事宜疏

日前伏蒙

皇上以南行大事累

賜下議題臣愚昧察理未精不能仰承

休德惍悔無地今日伏蒙

聖諭謂愚臣意有未盡可備言之竊念臣荷蒙

皇上覆載生成之恩毎思捐軀折骨以爲報稱

詎敢有所欲言而未盡者

皇上議勤

聖駕親奉

聖母梓宮南行此眞

聖人之大孝是以臣勛等恭承

聖諭乞

降傳帖追還

命使無復移易但數千里遠道

聖駕往復誠慮過勞今日又蒙

聖諭

郊社事重
元子未立 臣 等日者亦嘗煩瀆
天聽今又聞
皇妃將有就館之祥 臣 仰惟
皇上顧念諸事體關係非細則所以承
二聖如生至愛之重其爲
孝德固有大於親行者矣伏望
勉抑至情
俯納輿議

簡命勛戚文武重臣奉扈
聖母梓宮
合葬
顯陵則
皇上本
宗社孝
二聖其道寧不兩盡乎 臣 愚無任懇悃激切之
至

欽奉
聖諭以重留守疏
臣 昨一更盡時在於
端門門房該文書官岳欽齋捧
聖諭一封印記一顆連池匣鎖匙包裹一副到
臣 謹頓首稽首拜受訖伏蒙
聖諭謂
聖駕躬詣
顯陵
特命 臣 同錞鎮守

北京佐
皇太子代理宜協心護守一應題
奏以關防用使或有密切要務可重封用此
印記進
奏庶別詐僞焉顧 臣 何人仰荷
皇上
寵眷畀以重託如此 臣 敢不夙夜匪懈與錞等
協心盡誠防守

京國保護
太子以期無負於
聖心之倚注也又蒙
諭朕此行多有云云此盖淺夫薄士未知
皇上孝誠切至事非獲已乃倡爲此言妄阻成
事伏惟
天度包容何足與計也大率人之邪正言之誠
僞莫逃
聖明洞鑒之下矣

遵奉
欽命請
宣諭疏
題爲遵奉
欽命事伏蒙
皇上
簡眷命臣留守京師輔贊
儲政於今月十四日早
皇上御
奉天門降
勑臣巳祗領欽遵外是日申刻復蒙
召至
平臺
面授
手勑親承
聖諭凡各衙門事務
命臣皆得預聞官員有不職廢事者重則奏
聞區處輕則具啓

東宫敢
令旨薄示懲戒欽此欽遵臣愚恭荷
皇上重託敢不勉竭駑鈍以飭庶政但
九重密旨各衙門不得預聞恐礙行事乞
降綸音下該科發抄各衙門一體欽遵庶百官
悉知警戒而臣亦得行所無事矣謹具題
以
聞

計處留守事宜疏
嘉靖十八年二月十六日
聖駕巡幸承天府伏蒙
聖眷留臣居守
京師輔贊政機臣受
命以來早夜兢惕不遑寧處良由責任至重切
慮材力綿薄弗克負荷以傷
皇上知人之明私憂過計不容隱默所有合行
事宜開坐謹具
題以
聞伏候
勅旨
計開
一
聖駕吉行之後
皇太子禮當十日一具本恭問
聖躬萬安賫封馬上差人齎捧進
奏

一臣不時候問

皇太子

裕王

景王

公主起居康吉及

宮閣平安喜慶消息具本付公差人一體奏

聞

一

皇太子正位東宮舊例文武百官朔望朝參

合無令都察院鴻臚寺設糾儀御

史序班司儀鳴贊至日百官恭請

文華門候朝臨時取

旨於免方是事體

一

皇城內工程未得停止臣切預知建造之列

合無容臣五日一次看視催督

一

內閣于文武衙門舊不統攝今臣奉

欽命留守事體重大合請

特降明旨順天府宛大二縣巡五城御史五城

兵馬指揮

皇城各門守衛官軍巡捕參將把總暫聽臣

約束庶有體統便於行事

一向來多有四方姦人妖術潛住京

師蠱惑愚民玩弄

國法無所不至近聞虜中奸細散入內地間

至京城聽探消息尤為可慮合無

容臣會同衛錞陳鏸張瓚計議嚴

督巡城御史五城兵馬及行緝事

官校密切查訪但有異服異言面

生可疑並係為姦之人即便擒拿

送各該官司究問發遣如有重大

事情奏

聞區處

問

安疏

同留守使少保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顧鼎臣謹

奏爲

問

安事恭惟

皇上巡幸南楚每日

車駕行止之地

三靈擁佑百神護呵

聖躬臻

萬安廸元吉不占可知臣愚尤望

皇上愼節

起居從容調適爲

宗社神人倚萬謹重臣無任瞻望懇悃之至爲

此謹具本愼差錦衣衛舍人韓效全齎

奏以

聞伏候

勅旨

嘉靖十八年三月二十六日同留守使少保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顧鼎臣

以後每十日具一疏

安疏俱與此疏約略相同

欽奉
敕諭寄疏
輔臣臣顧鼎臣謹
奏為
欽奉事恭遇
聖駕巡幸承天節蒙
敕諭
命臣居守
京師輔贊

儲政謹欽遵於凡合行事宜與內外居守重
臣計議舉行無敢曠廢又臣每恭詣
左順門候問
皇太子
裕王
景王
公主起居該太監鮑忠麥福傳報
皇太子殿下自
建儲之後神觀日異岐嶷非常

裕王
公主亦俱康吉
景王殿下日來微有不安日進藥餌漸覺平
復臣無任慶忭無任慶忭具內外居守官
皆仰體
聖心無敢怠肆
宮禁都城帖然寧謐都察院刑部緊關重犯
臣累次傳

諭周恭雍宋景各關防門戶牢獄提牢官各
用心提督禁錮萬無他虞至如各門守衛
巡邏官軍各地方防守將士皆日夜嚴肅
警備雖鼠竊狗偷之盜無從竊發自非
皇上計慮周悉何以致此為此謹具寄本慎差
錦衣衛舍人韓效今齎
奏以
聞
嘉靖十八年二月二十六日
經字一號　凡號數上俱用

欽賜經幃首選銀印記鈐半印　二號三月初七日三號三月十七日兩次密疏俱與此疏約畧相同

欽奉

勑諭密疏

輔臣臣顧鼎臣謹

奏日來臣於

左順門見內留守官太監鮑忠恭問

皇太子

裕王

景王

公主俱各平安

宮闈上下清肅

京城內外暨關隘邊徼各防守無虞府部以下大小衙門各官亦皆知敬慎職務漸次

修舉惟是東直門坐門官南寧伯毛良宣武門坐門官豐城侯李熙盤詰各一宗推問未明恐後所司黨護蒙蔽真的情弊不得上徹

聖覽謹具密本并揭帖二件隨本進

奏以

聞

嘉靖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

經字四號

附揭帖一箇

計開

一東直門南寧伯毛良盤詰住伊名等男子三名一名將帶元寶三錠碎銀一大包二名各帶腰刀撒袋弓箭俱騎坐馬匹疑是姦人發巡

城御史處審問語言支吾不肯吐露該巡點九門給事中謝廷茝等

具啓請

令旨送鎮撫司鞫問尚未明白

一宣武門豊城侯李熙盤詰住千戶一員李鎮夜不收一名滿廣各騎馬匹一人背負黃布包袱口稱奏報緊急聲息因見二人慌張當提住搜出黃布包袱內止有火牌一

面批文一紙私書五封係叅將周鏜等寄與郎中岳倫等書並無實

封

奏題啓本該巡點九門給事中謝廷茝等具

啓請

令旨送法司究問

外抄各犯私書揭帖一箇

欽奉
移諭咨疏
勑臣臣顧鼎臣謹
奏臣同內留守官太監鮑忠催視
內官工程恭聞
皇太子
裕王
景王
公主俱各岐嶷康吉且

禁掖都城邊徼亦皆清晏寧謐此非仰賴我
皇上
聖德廣運
天威赫臨曷以致之
大峪山內外管工大小官員遵奉
敕諭夙夜靡寧留守使衛錞陳鏸及臣念惟留
務重大俱不敢遠去議令兵部尚書張瓚
親往催督臣鼎臣　辦官看視今
玄宮內工程已及六分之上計五月初旬可完

又
景陽宮工程已及八分上下惟城垣軍夫人
匠暫那
大峪山去訖歇工半月有餘今復議雇募人匠
另撥軍夫修理然爲日尚久未可預計也
爲此謹具咨本慎差舍人王雄齎
奏以
聞
嘉靖十八年四月初八日

經字五號
謹按爾時彼
命居守者四臣而　府君節奉
特諭寄托專重其討處留守事宜疏內一款奉
御批云大槩具疏禁中消息咨疏聞奏故有咨
疏如右至於四臣共奉
行在
敕諭者則云
敕北京留守使等官宣城伯錞遂安伯鏸輔臣

鼎臣尚書瓚四臣共疏者則疏尾詳署太保兼太子太傅宣城伯臣衛錞少保兼太子太傅遂安伯臣陳鏸少保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顧鼎臣叅贊機務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臣張瓚諸文歷歷可據未見有武定侯郭勛官名也而練川識餘錄一則妄云聞勛與大學士顧其居守獨勛不受中外餽遺此語何所自耶謂無稽之甚者矣

欽奉

聖諭疏

同閣守使少保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顧鼎臣謹

奏為

欽奉事嘉靖十八年四月初九日申刻該錦衣衛舍人劉珍齎捧

聖諭

御製詩歌賦共一封到臣謹叩頭祗領啓封莊誦數過仰惟

皇上

聖孝肫切

淵衷神明諦視

山陵卓然已定大事

聖子

神孫億萬世無疆之慶基於此矣臣竊自忭然

方敢宣洩至若

聖情悲喜露於述作

格律高古

思殄貫切直追古典謨雅頌之作信非漢唐
以下秉德好文之主能窺測其萬一也臣
愚無任贊歎復蒙
聖諭謹欽遵令中書官查錄
御製并
閣中擬撰各項文書計揭帖十六本謹
進呈
聖覽查無
兩宮徽號
詔閣臣擬一道
宗廟成
敕一道時言原擬
青詞黙意對聯各一宗臣言作
几筵用歌偈一宗本擬
寶璽文一帖該中書官隨帶
行在備用武二輔臣收藏家笥續當查檢別錄
上進謹具本差錦衣衛舍人周紘齎
奏以

聞
嘉靖十八年閏七月十二日同知經筵事少保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顧鼎臣
原奏
聖諭云卿輔臣故先示之且勿他示故疏中有
未敢宣洩語

以正勝邪疏

前月二十七日該 臣 言宣

聖諭 臣 累日恭讀展轉思惟 臣 實愚昧有所未

解是以未敢率爾妄爲

奏對恭惟

皇上聰明睿智

聖不世出道德貫於三才神知周於萬務父

天母

地爲百神兆民之主

大內法宮即鈞天

帝居三光照臨萬靈拱衛何者妖物敢干其間

皇四子變蒸之候出沴生驚乃嬰孩常有之

疾謂爲妖所侵犯致然萬無是理若夫保

護之道宣節之方醫療之法是則侍御左

右所當加之意者也近如

貴妃閻氏薨逝

皇上特加憫悼優崇典禮況其生前蒙被厚恩

沒當結草爲報豈有作祟之禮即其精爽

未泯假托生人請乞

玄澤

皇上一爲修崇薦拔以慰之宜矣此後恐有乘

機憑藉而妄言者不可不察也仰惟

皇上

天德純全

威顏肅穆常存虛靈湛一之心以御清明剛大

之氣造化在手喜則和風甘雨怒則疾風

迅雷妖何由生萬一有恍惚疑似之事伏

望

皇上以理察之以義裁之以神明之德照之則

人妖物怪自然消滅 臣 前疏所謂體乾之

剛執道之樞一正足以勝百邪此之謂也

昨日又該 臣 言傳示

聖明傳示由行暫止待秋日往請但須云云大

哉

王言足與猶太陽一照而幽巖之邪萃消之疑

渙然矣 臣 愚無任欣忭鼓舞之至

處撫臣振鹽法請
畿輔疏
臣　愬竊照
南畿爲
祖宗興王之地而輔翊諸府寔以拱衛
神京奠安區宇每歲所出財賦供億甲於天
下若蘇松常鎮南接浙之嘉湖杭其地皆
濒江負海襟帶湖澤形勢險阻便於嘯聚
兼之稅額繁重風俗浮華是以民易貧而

盜易起元季竊據之禍可鑒也我
祖宗列聖重爲根本之慮軍國之計特設總督
糧儲都御史一員兼巡撫應天等府責任
至重且大
先朝簡用名德久任責成是以百司承式四民
安業
畿輔㝎寧勢自正德以來任巡撫者陞遷泰
速去來不常體勢漸輕人無固志重以統
轄地方廣遠巡歷難於周徧住劄恒於

京城地位尤爲遼絕坐致紀綱解弛人情玩
肆官吏貪暴豪强兼併里書作弊欺隱田
糧靠損貧民逃亡轉徙以致江海湖澤之
間州縣城郭之外鹽徒强盜晝夜公行殺
人刼財全無忌憚此其漸不可長也臣聞
地方有輕重事體有緩急若施爲幹濟不
通時變不中機宜求以扶偏救弊不可得
也方今財賦淵藪田糧蠹弊鹽盜窠巢皆
在蘇松嘉湖之間而應天徽池諸府不預

焉揆之事體莫若令巡撫都御史將帶家
口於松江府城公署住劄每歲出巡南至
嘉湖杭北至蘇常鎮周徧二次或三次其
應天諸府每歲一次偏州下縣必須親歷
周爰咨諏幽枉非達軍民利病即時興革
田糧積弊悉力剗除庶乎貪暴官吏姦猾
胥吏豪强姦宄不敢恣肆善良獲安鹽盜
可息矣若鼠輩稔惡不悛背動調官兵民
壯相機撲滅以靖地方如此則紀綱振舉

而可以潛消未形之變矣伏乞
申勑吏部遵照往年巡撫久任
明旨遇有員缺慎選忠賢奏請
簡用果能體
國本
公安民弭盜積有年勞者遞陞相應職事仍
守舊任不速於轉調不輕於動搖則人思
自奮而不爲因循苟且之圖政可兼舉而
可以責旬宣保釐之效矣及照鹽法一事

籍以充足邊儲今
祖宗之制大壞公家之利寖微秖以資逋逃之
藪兇頑之徒乘時射利撓法干紀今江洋
海洋淮徐之間千百成羣橫行水陸持利
刃挾弓弩乘放火劫擄害地方莫敢誰何
軍衛有司巡捕人員非惟不能禁遏抑且
納賄交通若非修復鹽法以清其源申嚴
厲禁以塞其流誠有滋蔓之禍不可勝言
者矣已上二事臣皆目擊利害躬負杞人
之憂乃敢陳其迂愚之見干瀆
天聽如蒙
特勑吏戶兵三部擬議
奏請施行尤望
陛下於此
國家大計
留神遠覽斷自
宸衷稽功程覈名實政在所必舉法在所必行
毋徒令有司移空文應故事縱惡養亂以

遺
聖子
神孫後日之艱幾輔軍民不勝幸甚

斯
大鑒以恭愚衷疏
臣惟
國家建學校設科目懸爵祿以網羅人才使
皆有所賴藉不致於流落不偶窮困無聊
蓋有深意存乎其間非苟然也臣本庸陋
不才但賦性惻隱見人有顛連困苦者輙
欲賙濟之見物有瀕於危亡者輙起而拯
救之此心因事而發遂忘其固陋不顧利

害蓋徒知勇於為善而不知無所取財適
足以陷其身於人心不測之機阱也若非
聖明洞燭幽微則臣死無容身之地矣前日吏
部左侍郎張潮敘復生員任爵等
奏疏乃先奉
聖旨下吏部者非無因起侮以為罔
上之私圖也臣於舊年冬月已間前項候選生
員有疾病不能給醫藥而死者有凍餓不
能謀衣食而死者有饘粥缺乏責其親子

者有靴襪穿破墮其足指者其他窘迫之
狀難以殫述臣徒有哀憐隱惻之心而力
寡人眾莫能遍濟一見吏部敘本此心遂
不可遏且伏讀
聖旨明訓
皇祖建官定額繁簡得中其後增添數多不無
冗費乃令所司議革臣有以仰知
聖意非為額內定員也教官每月所食俸米與
廩膳生員三名等爾非如有司衙門官冗

則費多也况浙江江西等大省各學生員
多至數百乃議裁革雲南等五小省人才
數少經今十年額設如故又革過地方近
年選補已一百餘員臣愚竊意此例已不
行久矣展轉思念口與心謀謂方今
堯舜御極當使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此革雖
微旨
朝廷作養之士可使啼號宛轉於
塗斂之下而不為之所哉唐臣杜甫有云雨

露之所濡莫不苦齊結實言造化之生物無
間於美惡也我
皇上閔育之仁雖閭閻田野匹夫匹婦咸欲生
息而安全之豈獨遺此輩乎臣一時愚昧
妄擬票啟行臣當萬死夫復何言臣又按
史載秦西巴者其君獵得麑命西巴載以
歸麑之母隨而號西巴弗忍放麑其君初
怒而逐之居三月召西巴傅其子曰夫不
忍於麑豈忍於吾子乎臣雖不逮古人然

今日罪狀所由寔亦不忍之心因事感發
不能自已耳伏望
皇上曲垂矜察寬假斧鉞俾圖自新臣舉家不
勝感戴
天恩之至

崇攝養以保
聖躬疏
臣愚伏覩
皇上軫念萬方於舊歲新正露陛深更禱雪告
天憂勞泰甚又聞祇迎
聖母宮門久立爲風寒所侵以致咳涕移日茲
者必已漸臻康復矣臣仰荷
聖恩至深至厚切自私憂過計偶有見於攝養
之方不能自已謹昧死爲

皇上陳之臣聞衛乎外所以養其內一乎內所
以攝其外內外交修則神完氣充而諸病
不作臣愚切念冬春之月
宮禁之中必且戶牖周密幃幔重複炭火熾
盛此將護之宜也但人身久處煖室未免
腠理開通若頓然出外則風寒易入伏願
自後
駕起深宮必少駐二室俟腠理翕密然後徐出
戶庭則雖有風寒不能侵矣雖然鉅纖庶

類咸賴太陽之氣以生風木之氣以長故
凡物不見風日則質柔脆惟是八風不應
時令如斗柄建寅風自申來斗柄建卯風
自酉來凡若此類醫經謂之賊風最能傷
人害物臣愚尤願
皇上歲時旦暮細察而謹避之若天道晴和之
辰任意所適或行坐庭除或遊衍苑囿以
就化日當和風不惟肌體堅固而神情亦
自融暢矣此所以衛乎外以養其內也人

心爲神明之舍五臟四肢百骸之主在五
行屬火醫家謂之爲君火君火一動則諸
經之火翕然隨之故內經云天明則日月
不明邪害空竅以愉心君失職思慮煩擾
則五臟四肢百骸皆爲之解弛風寒外邪
得以乘之臣愚竊念
皇上日親萬機憂思民物不無有戾于內經之
言伏願
愛養心神

節省思慮淵潛而靜處物來而順應則天君泰
然百體從令而外邪無自入矣此所以一
乎內以攝其外也內外交修各得其理由
是
聖體康寧百福攸同
萬壽無疆永作
皇極之主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雖愚陋豈不知
皇上修養節宜之道無所不至顧

上天相祐
百靈拱護豈有他虞但區區寸赤之忠莫亦
少有裨補於萬分之一爾伏乞
俯賜采納愚臣不勝願望欣跂之至

重使命以崇
典禮疏
臣竊惟我
朝每年
冊封
宗藩
特遣文武大臣并近侍衙門等官以充正副使
無非所以明
親親重典禮也夫春秋之法王臣雖微列於

諸侯之上今
宗室亦諸侯也以
天子左右之臣使於諸侯王宜恪守禮法動遵
矩度使
藩國知所敬慕惬服無敢訾議虎豹在山藜
藿不採
國有賢臣
朝廷益尊理勢然也臣切見近年以來五府
大臣充正使及各衙門官員充副使者多
有營求差遣不畏名義惟因貨賄沿途箠
衛有司驛遞衙門被其陵虐誅求無所不
至有因衛所官供應不前手持佩刀刺傷
其背者有索要餽送夫銀捱延五六日不
肯行程者有於擡扛拽船人夫每名科錢
幾文不與輒加箠楚究號載道者及到
王府妄意貪圖爭多兢寡贈遺之數不滿其
望輒肆怒詈説我幹這差使用了無數今
往來盤纏尚且不彀以至頓足垂涕者似
此之類難以枚數其越禮犯法辱

君命損
國體莫有甚焉夫號稱文武貴近而嗜利無
耻一至於此推類之盡萬一有以重利啖
之者寧保無交通撥置意外之事乎尚望
其爲
國干城臨大節而不可奪乎況今各處災傷
徵斂之餘軍民困苦日甚一日水陸驛遞
使傳旁午應付繁難如蒙

作納乞
勅禮部議擬合無今後但遇前項差遣行令五
府限定每府推舉平昔持身廉謹識達大
體者一員以充正使不許似前將有事差
占及積年營謀貪濫之徒一槩混報數有
不敷於文職各衙門堂上官內差補其各
衙門應充副使官員尤要將出身科目素
行端謹者明白開報禮部查訪的確通行
疏名

上請點差前去如有仍前於沿途需索擾害及
接受
王府貨賄者聽各該巡撫巡按官指實參
奏以憑究治如此則庶乎奉
命出使之臣人知自重而於
國家親禮
宗藩之典愛傷軍民之意皆不無小補矣

陳愚見以保
聖躬疏

臣惟人心爲一身之主脾又爲臟腑百骸
之本心屬火脾屬土火炤萬物土生萬物
心脾二臟人身之所由盛衰也醫書曰憂
愁思慮則傷心飲食勞倦則傷脾洪範注
疏又曰思通土也故思亦能傷脾內經以
心爲君火心宜清靜清靜則臟腑順治范
浚心箴曰天君泰然百體從令是也兄心

又爲脾之母母傷則子亦傷脾既受傷則
不能運化水穀以滋榮一身食飲減少精
神不充不耐勞役而生道漸微矣昔諸葛
孔明以嚴治蜀食少事繁以起敵國之慶
幸此古今之大戒也是以善攝生者莫要
於養心養心之道在清靜至於看書作文
二者傷損尤甚看書則心之神棲於目作
文則心之神役於辭其所宣洩者皆心之
精也人之一心豈可以他念擾之何謂清

淨不過於憂愁思慮省之而已心火不動
脾土不傷飲食滋養生意循環臟腑調和
精華充實而壽年可保矣
陛下總攬萬幾焦勞天下大小庶務必經
睿思猶且博覽羣籍
親製辭命賦頌動數百言雖
天縱聖神自膺祐護萬無可慮然自愚臣言之
終非所以保養
聖躬之良規也伏望

皇上委任忠賢吏令所司各舉其職
陛下垂拱而仰其成則
君逸於上臣勞於下而上下之體得矣至於經
義則委諸
講讀之臣講說既明從容
賜問
辭命則以屬代言之官具藁進呈
御覽有未安者
宸翰改定然後施行至或覩物感興
聖心有得賦四言或五言一二章以垂典訓庶
於
聖躬不爲少勞而億萬無疆之休端在是矣若
竭目力勞心神如儒生之爲則豈臣愚寸
忠所望於
陛下者哉伏惟
留神采納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感激
聖恩力疾以陳餘忠疏
臣猥以草茅叨登甲第發身翰苑厠迹春
坊身自
皇上登極之初臣復濫與
講筵謨塵
侍從嘉靖十七年八月間復蒙
皇上簡任以臣微才猶有可用特令入
內閣辦事臣蒙受

聖恩天高地厚蔑以加矣臣常自惟樗櫟庸才
不足以仰副我
皇上委任至意至嘉靖十八年二月間伏遇
皇上大孝隆
親
南巡江漢復蒙
聖諭命臣保輔
皇儲居守
京師臣夙夜戰兢罔怠供職恭俟
皇上迴鑾此皆臣子職分之當然無足言者臣
才微任重禍過災生不意于今年五月間
得患痰邪嘔逆氣血衰頹不能趨走供事
重蒙
御劄垂問及
遣醫
賜膳禮意頻仍臣卧病床褥惟叩首涕泣感激
天恩而已臣亦欲少俟病痊勉圖補報於萬分
之一此臣之至願也柰何年齒向衰病轉

增劇飲食日減醫藥罔効臣自料餘生必
不能復覩
天顏盡忠畢力恐一旦流先朝露遺恨無窮犬
馬私情不能自已故敢冒昧披瀝悃誠以
全大臣始終之義伏願
皇上念
祖宗付託之重懷
考
妣怙恃之恩順養

聖躬茂登
萬壽親賢圖治加意元元以貽
聖子
神孫無疆之業以慰天下臣民仰戴之心 臣 雖
旦夕隕滅亦瞑目無憾矣 臣 不勝力疾懇
願之至
府君卧病呼子孫語之曰吾受
皇上厚恩畢力報稱今殆不可起矣吾志未及
爲者爾筆記之因命書五事一復鹽法以

備邊計一興兩京山東河南水利開稻田
以省漕運一經理宣府大同薊州遼東山
西邊備以保障 京師一復河套經理甘
肅以保全陝一經理松潘以保全蜀

築造城垣保安地方疏 代工部題覆
營繕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工科抄出總
理糧儲兼巡撫應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歐陽鐸
題云云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續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
陳蕙
題前因通抄送司案呈到部 臣 等看得直隸
蘇州府所屬一州七縣實東南財賦淵藪

每歲供億糙白糧米金花銀絹布及課辦
料解等項通計三百八十餘萬府州縣倉
庫收貯轉輸錢糧動以百十萬計但地方
東臨大海西濱震澤北並大江南通湖泖
鹽徒海盜時常竊發勢甚猖獗不無覬覦
窺伺而崑山一縣尤爲屏蔽要地舊有城
垣頹廢已久近年以來節被鹽盜燒劫居
民驚惶雖經節議修築切緣前此官司任
事不力以致因循歲月迄無成功今該撫

按官勘估議處思欲保障地方以爲公私
經久之計會題前來又稱人民樂於聽從
趨事相應依擬合候
命下本部移咨巡撫右副都御史歐陽鐸及咨
都察院轉行巡按監察御史陳蕙各照原
議事理將該用銀兩於該縣丁田內查數
均派倘再不敷仍行該府陸續處給買辦
物料催集丁夫選委賢能官員專一管理
務使費少功多一勞永逸勿得遷延糜費

貽累地方責有所歸中間未盡事宜仍聽
撫按官臨時計處工完之日各令造册奏
繳青册送部查考其他州縣城垣相應修
築亦聽議擬斟酌緩急次第舉行務係築
造城垣係安地方及
聖旨該部知道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築城之議 府君力倡之城成旋有倭警
而崑邑獨全今有
特建崇功祠專祀者實以築城故

顧文康公文草目錄卷之三

顧文康公文草卷之三

明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顧鼎臣著

表

賀白鵲表 嘉靖十年同英國公張崙等上

嘉靖十年河南 鄭王府獲白喜鵲一雙貢至 闕下八月二十九日該禮部奏 進者

臣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上言伏以 皇都秋迥肇禋祀於 西郊 壽域天開現老人於南極微蓐收而薦祉感嵩嶽而效靈喜送金門曾紀 先朝之瑞應輝交 玉陛再覩 聖世之貞符 朝野騰歡臣民胥慶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剛健爲德 清明在躬動靜不違乎

天鉅細必法乎

祖擴至仁而育物蹟 聖敬以事 神親身務乎耕桑化行率土精意乎於祈報福錫庶民今則玉帛 四郊曠典歲周於二分二至衣

冠萬國歡聲雷動於三舞三呼適茲二鳥之
聿來誠是 三靈之叶贊翯翯乎瓊瑶作質
光儀孕玄岡之精皎皎乎霜雪爲衣翔舞應
鈞天之節雌雄相應和鳴似唐殿之合歡飲
啄自如馴擾類夏庭之咸若聦惟純而不襍
潔而不汚固繇於 聖心精一之感然而素
以爲絢白以爲賁寔兆夫天下文明之羣別
靈瑞之來方岳所獻適當 夕月肇祀之際
誕聖屆節之先此誠 玄德感孚

皇天昭格用告太平 萬壽之符非偶然也
陛下方且殷薦
九廟歸其功而不居宣示百官公其美而無外
猗歟盛矣巍乎大哉臣等位忝元僚職分列
署遭逢上瑞感激卑衷泰階聯鵠立之班晉
接效鳳儀之舞伏願 中和建極 神化宜
民日月運而四時行天地位而萬物育禮斯
備樂斯和永作 百神之 主道彌高德彌
厚允爲三極之尊 聖人多男早應華封之

祝 天子萬壽誠微江漢之詩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歡忭感戴之至謹奉表 稱
賀以 聞

幸學充分奠官謝 賜新鈔羊酒表

嘉靖十二年

嘉靖十二年三月十三日恭遇
皇上臨幸國學釋奠於 先師孔子 欽命臣
充分奠官十六日伏蒙 宣賜臣新鈔三千
貫羊一羫酒十瓶者臣竊惟帝王之道非聖

賢不能明聖賢之學非帝王不能行是以自
古及今英君誼辟率皆崇儒重道稽古右文
或脩禋祀於戎馬倥偬之餘或崇儀章于邦
國恬熙之日莫不昭光史冊澤被冠裳然而
德業無間事功不振誠未有 緝熙聖賢之
心學 親紹帝王之道統如我
皇上之盛者也乃者 釐正典禮斷自 宸衷
臨幸辟雍重勤 聖駕奠獻祇行於釋菜
甄陶遂及於菁莪誠曠世之嘉猷非常之盛

節巳臣叨厠章縫未嫻俎豆星言夙駕仰肅
穆之　肅王祼將於京慚膚敏之殷士勤勞
莫效于奔走　寵貺乃及于賤微秩秩上尊
恩寔同於一卣煌煌寶鏹　錫何止於百
朋茍壯走大官之羊光榮逾康侯之馬臣敢
不祗承　休德益勵孤忠憂道不憂貧衰委
得謀于肉食有財斯有用沉宜彌謹于德將
爲人合歡豈忠瓶罍之罄　賜牲必畜式勤
芻牧之求伏願　君治之　師教之永作斯

文之　主節以禮和以樂聿追隆古之風臣
無任欣躍感戴顒望之至爲此謹具本親賚
奏　謝以　聞

冊封祭告充捧　主官謝　賜祭品表 嘉靖十五年

嘉靖十五年正月十五日恭遇
皇上舉行　冊封大典前期一日　遣官祭告
太廟
世廟伏蒙　欽遣臣充捧　主官是日　賜臣
祭品者臣頓首稽首上言竊惟禮重備官固
以奉　神靈之統祀嚴　清廟寔繇肇　家
國之祥矧建甫　王春之泰來篕享嘗卿月
之幾望　陟降在上洋洋乎瞻
祖考之格歆夙夜惟寅秩秩乎肅臣工之對越
顧臣草茅賤儒章縫末品乃亦荷　綵綸之
薦寵霑俎豆之餘芬殷士于京祀事式成
乎奔駿　文母治內風化允洽乎關雎伏願
于以采蘋于以采蘩奉　烝嘗於千祀載寢

之牀載弄之璋協徵兆於　百男臣無任感
激慶忭之至爲此謹具本親賚奏謝以　聞

謝　賜　內殿脯醢酒果表 嘉靖十五年

嘉靖十五年二月二十六日伏蒙頒賜
內殿收回脯醢酒果臣謹叩首拜受者臣竊以
諜詒燕翼頌文王之有聲　慶集螽斯表
后妃之逮下協吉蠲於春月舉嘉禮于法宮
恩臣寔有以仰見
皇上聖不虛生而動可爲法者也矧茲三星在

戶四賜決落疑
天命當降錫之祥承
帝恩順貫魚之序俯詞
內殿仰
祖考之同歡錫福寰區占　本支之百世臣謬
膺　寵眷叨附元僚駿奔無事於祼將雀躍
有榮于俎豆　攸介攸祉載歌生民之章
多壽多男式效封人之祝臣無任欣蹈感戴
之至爲此謹具本親賫奏　謝以　聞

又謝　賜　內殿脯醢酒果表（嘉靖十五年）
嘉靖十五年三月初九日伏蒙
聖恩以　祭告
內殿脯醢酒果　賜臣謹叩首拜受者竊惟
上天之生育雖無意於栽培而
明王之勸賞乃有愛於嚬咲蓋不如是不足以
示好惡明于奪而爲厲世磨鈍之良規也仰
惟
皇上　法天行道　脩身正家茲者追念　嬪
御之平生愛衆　褒封于既歿凡儀文之隆
殺悉斷自　宸衷而　典制之因革咸垂夫
聖訓乃於是日　躬享　內殿夙臨　外
朝遣禮使以周旋加　賢妃之名號詎非所
以播　風化于遐邇而覃　恩澤于幽明者
乎臣莫效微勞叨蒙寵錫仰　綵綸之游逮
懸俎豆之嘗聞臣無任感戴欣躍之至爲此
謹具本親賫奏　謝以　聞
謝　賜麒麟服寶帶繡袋銀瓢等物表（嘉靖十五年）

嘉靖十五年三月十九日伏蒙　欽遣文書
房官齎　賜臣大紅閃黃麒麟雲肩通袖膝
襴羅衣一件紅裡絹一件青閃黃麒麟紵絲
寶帶一條鍍金壓口繡方袋一箇銀瓢一箇
鍍金三事一副臣謹稽首頓首拜受者臣竊
惟　文謨　武烈佑啓逮於無窮　寶曆鴻
圖纘承歸於　有道既安內而攘外誠裕後
以光　前政治聿新典章備舉仰惟

皇上　舜孝格天　堯仁覆物念
圖陵
祖廟精神彼此相爲流通感春雨秋霜氣序寒
暄遞于代謝列
八廟之建制已合烝嘗有期
七陵之思慕彌深松楸在望爰脩　展謁之禮
庸攄怵愴之懷是盏
祖宗所嘗行而今古所僅見者也臣叨陪讌議
幸際昌期愧爝火何補於　離明念珍品乃

棠於晋錫麟袍稱體采章懸擬於上公鸞帶
圍腰佩用雅宜於　扈從喧傳道路光被妻
孥允爲儒臣之至榮永作家傳之世寶臣無
任鼓舞欣踏感戴　大恩之至爲此謹具本
親賫奏　謝以　聞
謝　賜飛魚表裡及銀瓢表（嘉靖十五年）
嘉靖十五年四月十八日伏蒙　欽遣文書
官齎捧大紅織金單纏身膝襴飛魚紗一件
翠藍雲裡紗一件銀瓢一箇　賜臣謹叩首
拜受者臣竊惟　神龍飛天易象　聖王爵
明而開盛治巨魚縱壑史喻賢臣得意以臣
明時顧江海之微生挾杯盂之淺局敢言
成器幸遂攀　鱗恭惟
皇上　睿智聰明　剛健中正　仁覆無間曲
成不遺乃於章句之迂儒洊進騈蕃之殊寵
服以　命德愧片善之無聞　賞以酬功顧
微勞之罔効沾仙掌露華于一勺真同百丈
之　恩波報天孫雲錦于七襄奚啻萬金之

重寶臣敢不鞠躬盡瘁思免袖手之譏內事
納忠用殫　沃心之義伏願五日　皇極誕
錫福於普天　一索得男叶嘉祥于　少海
臣無任感戴　天恩之至
謝　賜天神地祇壇祭品表（嘉靖十五年）
嘉靖十五年十月初九日欽蒙
聖恩以收皿祭告　天神壇祭品分賜遣祭官
地祇壇祭品分賜捧王官各　頒賜到臣
謹叩首拜受者切惟萬邦寧謐感二氣以鍾

靈兆姓歡騰仰　一人之有慶嘗百昌保合
之令適
九廟告成之期篤　聖嗣之挺生欽　帝心之
簡在　宗祧承賴　神人以和恭惟
皇上　虞帝執中　周皇建極　理陰陽而贊
化　協上下以承休電繞璇樞聿煥　前星
之彩虹流華渚爰增　少海之波　胤祥甫
屆於三辰　昭告遠周乎　羣祀暨乎假于
祖考咸顯相於武文穆穆威顏禮既成於對越

明明神惠寵再錫于臣工念臣叨陪鵠立之
班每預駿奔之列榮寔兼於有事喜誠溢於
無涯伏願　震一索而得男主器光承于七
鬯嵩三呼而視壽永年克比於岡陵　治功
與　天地而同流　曆數衍本支于百世臣
愚下情無任欣躍感戴之至

重書　寶訓寔錄　錫宴及　賜白金衣
馬　手勑加官謝表　嘉靖十五年

嘉靖十五年八月十九日該監錄官太師兼
太子太師武定侯郭勛總視經理官少保兼
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李時等
恭進重書完
祖宗列聖　寶訓實錄臣謬以同經理官荷蒙
聖眷與同郭勛等　賜宴于　謹身殿仍　賞
賜白金八十兩彩段四表裏羅衣一襲鞍馬
一匹副　特降　手勑加臣太子太保餘官
如故臣洊荷　寵榮兼任悚仄竊以　作君
作師懋建　維皇乂極　善繼善述聿隆達
孝之稱惟　聖智獨邁於百王故　訓錄重
光於

九帝煌煌乎縹緗瑣函之什襲巍巍乎　金匱
石室之尊崇　帝之彌高於斯爲盛恭惟
皇帝陛下　學道敬一　秉心塞淵　賤金玉
而善人與　垂衣裳而天下治謂
祖宗典則可以詒於子孫　聖神功化可以被
于來世是用重書　皇史藏之　寶庋遠極
堯舜之勛華近昭文武之謨烈河圖大訓秘

壁府以垂光太乙鈎陳覩　微垣而被寵庇
鳴同於周燕馬錫擬於晋侯宮錦裁成義嚴
在笥雲章彩爛禮重承筐念臣竊祿詞林愧
論思之靡及備員史局顧經理之無能許身
愧比於南金空羣未超於北馬駑駘弱質論
功實恥據鞍組織賤工絜德何能補衮以下稿佚

謝　賜松竹梅方袋表嘉靖十六年

嘉靖十六年三月二十七日欽蒙　宣賜臣
大紅紵絲松竹梅方袋一箇臣謹稽首頓首

拜受隨即佩帶　扈從者竊惟男子有事四
方贈遺恒珍夫雜佩天孫織成五彩章華式
耀夫行囊自慚下土之庸材累荷　上方之
殊賜百朋踰分　恩隆　日講之臣三友同
盟義重歲寒之物蓋松抱貞而閱世梅含馥
以魁春葉竹負比德之清蒼莨亦擬象于震
是皆本於　淵衷之眷念而承爲奕葉之光
榮者也念臣托孤根于士林擷羣芳于藝苑
褎然舉首曾叨多士之先甚矣吾衰尚從大
夫之後棟梁效用掄材曷擬于徂徠律呂和
聲鳴世豈侔于嶰谷味不調于衆人之口難
濟和羹風有斐于君子之林徒希往哲幸際
貞元之會叨塵　侍從之班凜冽冰霜飽歷
嚴威於季歲汪洋雨露洊蒙　惠澤於陽春
臣敢不彌厲初心益堅晩節不忘抑戒願陳
淇澳之詩屢拜　嘉祥載頌斯干之雅臣無
任感　天荷　聖激切欣戴之至

恭擬　元子趍週字義八十一目　進表嘉靖十六年

嘉靖十六年八月十五日該　內閣宣示
聖諭今日朕長女週歲如常儀趍三物一珠石
金鐲二珊瑚念珠三素金鐲此非男子朕將日
月五星寶圭旗八件除之且日月五星諸王亦
未宜耳昨與卿等面議元子趍周之物當有法
象取則朕意作牌面刻以金書或一字或數字
有關于君道以及玄妙之事共成牌八十一座
各以金玉等類爲質卿等可擬其字義併示朕

臣亦擬一副來欽此臣謹欽遵恭擬八十一日
共一副謹用薄寫隨本　進呈　上塵　睿
覽臣竊惟
天眷
皇明誕生　元子貞重華而協
帝將繼體以承　乾離克岐克嶷占形容於胎
教之後而良知良能當開導于蒙養之先茲
者　大慶聿臻週歲之期世俗將羅百玩之
具乃發　淵衷之獨智用為　昭代之良規

思克享於
天心須優盡夫　君道法象取則開九九之數
于無窮　垂範詒謀衍萬萬斯年於有永臣
愚仰見
大聖人之制作誠非尋常所能窺測者也但臣
末學膚淺未能窺夫玄微極力揣摩終難稱
夫　詔旨然而區區犬馬之忠葵藿之誠則
有在焉臣無任欣戴祝頌之至為此謹具本
親賚　奏　聞

冊　天充使　手敕加少保等官謝表
嘉靖十七年
嘉靖十七年十一月初一日恭遇
皇上祗薦
皇天冊表臣愚謬膺　寵使之命迺今年正月
二十七日仰荷　聖慈特降　手敕加臣少
保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餘官如故臣
上疏懇乞辭免不蒙　俞允謹已稽首頓首
拜　命就列者竊惟台衡之任寔重於孤卿

鼎鼐之司尤隆于　儲傳密勿寄詞垣之任
清華崇秘殿之階此蓋儒臣之至榮誠非陋
士所宜據也恭惟
皇上　神凝萬化　道貫三才　允文允武極
彌綸天地之用　建中建極操制作禮樂之
權道揆同　先聖之符　孝德垂後王之範
淵衷獨斷薦　皇號於　圜丘　大典祗
行揭表儀于　宸極　百神受職兆庶傾誠
念臣謬以非才叨充　命使接　威顏而授

簡介胄士以祿將詎意尺寸之微勞過辱綵
綸之　寵錫貳公弘化稽古訓於周官審道
示　儲思嘉猷于漢志臣受恩之身雖老許
國之志彌堅敢不益勵忠貞期不懈于晩
節勉循德義務仰賛於重光臣無任感戴
天恩之至爲此具本親賫　奏謝以　聞

謝　賜脯醢酒果及甘露表嘉靖十七年

嘉靖十七年三月十二日恭遇
皇上以福建廵按官奏進甘露薦於

九廟祖考列聖伏蒙頒賜臣脯醢酒果十四日
又荷　寵錫甘露分及日講諸臣謹已頓首
稽首拜受者臣愚竊惟至德翔於六合則和
氣孕軒轅之精鴻恩浹於萬靈則甘露依松
栢以降載籍所紀振古如斯斷非偶然者也
仰惟
皇上　文武聖神　仁孝誠敬　惠澤旁浹無
遠而弗踰馨香上聞無幽而弗届是以　神
祇格焉　宗廟享之而希有之祥諸福之物
紛至沓來非止一時一事而已也臣章句迂
儒草茅賤士　講筵晋接久塵鵠立之班
寵命渙頒每預駿奔之列廻勤　上方之珍
品肆沾下土之微生膏馥遠于妻孥　榮光
播于閭里醉以酒飽以德竊箕疇　玉食之
餘芬凝如脂甘如飴陋漢殿金莖之仙液臣
叨荷　寵眷欣愉鼓舞寔倍萬于恒情焉伏
願海宴河清昭　太平于有象天長地久綿
皇壽于無疆臣愚無任感戴激切之至爲此謹

具本親賫　奏謝以　聞

謝　賜川扇表嘉靖十七年

嘉靖十七年四月初一日該内閣傳示伏蒙
聖恩頒賜日講官四員川扇二十一柄人各五
柄　特加賜臣一柄謹拜首稽首祇受訖臣
愚竊惟先王之命有德固無靳于五服五章
而明王之馭臣工乃或愛夫一嚬一笑其事
則異其道則同顧維孤劣之踪叨塵　侍從
之末曲成弗弃没齒仰荷于　天恩　寵賜

沛加秋毫知蒙夫　帝力矧茲　宗滿之珍
貢下逮　講幄之微臣數遍等夷榮逾涯分
須誇銑素裁成寶月之團巧製溪藤染就紫
雲之片施金貝以爲飾繪綵色以成文障炎
旭而引涼颸舒卷咸資于日用出懷袖而藏
篋笥用舍一順乎時宜臣敢不叩首拜嘉珍
藏什襲誇示閭里俾咸被夫　皇風留詒子
孫永傳之爲世寶臣無任感戴欣蹈之至

謝　賜十二香薷煎表 嘉靖十七年

嘉靖十七年六月十七日該　內閣宣示
聖諭日來暑伏交臨未免熱而心煩必須湯飲
茲與卿等各三　衆臣 等各二以見朕意耳欽此
隨送到　欽賜藥一封內十二香薷煎二劑
謹稽首頓首拜受訖臣惟炎黃古聖討論每
切於醫方民物羣生疾疢咸資於藥物故易
論者無恒之戒周易示有喜之占是皆往哲
先賢假術以明道隨時以濟物者也恭惟
皇上　仁無不覆　聖無不知念茲暑伏之交
臨矧當雨澤之渥滲采芳采菲　洪恩特被
于五臣　如綵如綸　寵命已勤於三錫皇
皇雅道隨煎攢和藥之匪情洋洋　聖謨含
若戶利病之深意臣恭已如法烹啜寧心適
調頓覺煩暍化爲清涼衰殘轉爲強健臣不
勝感戴欣蹈之至

謝　賜貂鼠封領及金餅表 嘉靖十七年

嘉靖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恭遇
聖駕發自　天壽山於紅門外　賜貂鼠封領

一事又於清河　金綴中　賜金餅二枚臣
謹頓首稽首拜受者竊惟　寵數關心秋毫
知皆　帝力　恩麻被體春意覺自　天來
珍品頒于　上方芳香襲于下土衰殘是賴
溫飽自將恭惟
皇上　聖智察微　至仁育物俯憐扈從特荷
優崇眞所謂解衣以衣推食以食者也臣
忝廁簪紳粗知章句易稱鼠戒竊位以示
古詩著有皮鑒無儀而與刺 以下竊伏

謝　欽遣醫視疾及賜猪羊酒米瓜茄等
物表嘉靖十八年
嘉靖十八年六月十九日臣有疾具本乞
恩給假二十一日伏蒙　欽准二十五日蒙
遣通政林庭御醫朱濂就臣私家胗視脉息
製藥調治二十八日又蒙　遣奉御馬仲良
齎送鮮猪一體鮮羊一羫白米二石甜醬瓜
茄一罈票酒十瓶頒賜愚臣謹望　闕頓首
稽首祗受訖至七月初一日臣疾稍可於

午門外行　朝見禮即赴闕謝事當赴鴻臚
寺報名初二日　廷謝訖臣竊惟因材而篤
天地所以生物惟疾之憂父母所以鞠子躬
書稱玉食匹於威福易言大烹以養聖賢顧
臣何人蒙叨　寵錫榮深愧集感極涕零恭
惟．
皇上　仁體羣臣　智周萬務　懸吉酒同于
夏禹　重民食邁于周王　謂汲業之與本
于推食以食國士席室之盛蹤於和藥以賜
勳賢眷念恒切于近臣　錫予每分于公餗
義隆問疾三折肱知爲良醫禮重　賜生一
投足戒勤中使天厨玉碗粒食雲子之離離
僊掌金莖酒泛露斯之湛湛是　生成之德
同于　天地鞠育之恩過于父母者矣臣敢
不熟而薦之家廟割以分及妻孥念稼穡之
艱難莫效勤勞于四體食芻豢之肥腯祖悅
理義於一心歌既醉之太平祝豐年于大有
忍臭味之性以勵狥　國之志資藥石之利
以扶報　主之身臣無任感戴激切之至

奉安　陵碑賀表嘉靖十八年
嘉靖十八年九月二十九日恭侍
皇上於　天壽山奉安
成祖陵碑禮成者臣等誠懽誠忭頓首稽首謹
言伏以　聖人大孝適先繼述之稱　王者
極功式重文章以顯肆我
有明之應圖受籙欽惟
太祖之闢地開天垂　大業善守其成有

文皇克爲之後剏定鼎金臺振千古帝王之都
會而建 陵天壽開萬世祚胤於靈長業有
加於前王文實煥乎當代功宜稱 祖德豈
惟宗茲實恭遇
皇上 聖德天成 神謨日顯舉五帝三王之
盛治纘
二祖
七宗之丕基 制作並隆 善美兼盡乃薦
尊稱于宗廟未更 洪號于山陵顧穹碑樂

石鐫磨無攷于舊文而丹質金書題制有崇
於 聖制恭舉奉安之禮特勤告祀之行日
麗 寶城拜明明之
成祖雲籠 玉發瞻藹藹之
文陵篤生令日之
文孫克表當年之
聖子事如有待典實無前臣等扈從多榮賛襄
何有預奔趨於俎豆光聳一時駿左右於
乘輿 寵增百倍禮成 恩重既屢荷於
眷懷情至辭宜敢敬伸夫慶悃臣等無任瞻
天感 聖欽仰歡忭之至謹具本稱 賀
以 聞

顧文康公文草 卷之三 圭

顧文康公文草目錄卷之四

試錄

顧文康公文草卷之四

東吳顧鼎臣九和著

試錄

正德丙子順天程表

擬宋以御書石經板九經并勅額賜白鹿洞書院師生謝表 淳熙八年

某年月日南康軍宣到勅旨伏蒙頒賜經籍勅額臣等偕守臣奉迎安頓如法者謹誠懽誠忭頓首頓首上言伏以一德執中則天明而教立重明麗正觀人文以化成綏猷允迪于先王造士不遺于僻壤甫及投戈之暇遂弘鼓篋之休士類傾心巖阿生色茲葢伏遇○○○英毅性成聰明天啓大孝寔同乎虞帝丕烈克配於周王遠惟藝祖開基本於揖遜近體高宗垂統尤事表章家有塾黨有庠謂教典必端於掌士興於詩立於禮庶德風肆被於成人顧惭講授之迂乃荷恩綸之寵竊惟白鹿洞書院者廢興凡幾文獻足徵在有唐初維李渤隱居迄五季

遂爲廬山國學入我昭代益闡儒風啓我前修每收治效偕嵩陽嶽麓睢陽三院並著聲稱歷太平興國咸平兩朝再蒙褒錫項羅兵燹之禍鞠爲草莽之墟殘甓斷碑每興嗟於往迹齋居廩食已寢復於明時仰厪聖主之懷俯納儒臣之請謂有屋廬而無敕額詎爲經久之圖有生徒而無賜書未稱褒嘉之意一時載給衆美洊臻鈞鈐啓東壁之藏琬琰榻西雍之本琅函縹帙汗牛恩重於丘山奎翰宸章翥鳳光回於雲

漢榮並先朝之飛白制踰遂古之汗青天祿校讐輝分太乙藜火石渠臨決陋洗汲冢竹書炳炳乎龜書馬圖皇皇乎天經地緯山若增而高也寵冠門墻人爭覩爲快焉喧傳衢道自玆煩光神而呵護可以免風雨之漂揺臣等忝竊師儒親沾教育敢不珍藏什襲瞻拜敬恭晝誦夜思竭仰鑽於聖學行義達道期黼黻於皇猷伏願作之君作之師敷皇極之言是彝是訓得其名得其壽顯嘉樂之德不愆不忘親承道統於百王永開太平於萬世臣等無任瞻天望聖激切欣戴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正德丙子順天程策第二問

問堯舜而下君德莫過於禹湯文武而後世言治者不越乎漢唐宋然考之經史所載不能無可疑者菲飲食矣何旨酒之飲必甘而後絕不殖貨利矣何苞苴之行必禱而後責烈假不瑕而獻女于受似非小心之翼世德作求而貢獒于旅豈爲細行之

矜數聖人者有大德致盛治而蹤迹之間猶可議者何哉乃若臨朝淵默尊嚴若神可謂有穆穆之容矣而漢業何以遂衰勵精政治幾致太平可謂有明明之聞矣而唐祚何以幾傾辟雍養老正坐自講非右文之主乎何信道不篤以詒中國之禍延英論政日旰忘倦非願治之君乎何晩節不終以生近習之變剛果聰明者若大有爲何以使民愁兵怨而激爲厲階機巧多

技能者殆天縱之何以致天異人妖而終
蹈夷禍之數君者皆挾異資纘成業而身
名俱辱取譏于後世何哉我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立極垂統道德功烈真足以超軼
禹湯文武而並駕堯舜矣豈天質之美固
出于尋常萬萬邪抑亦有修爲之方持守
之要可以爲聖子神孫萬世法程而不可
越者諸士子生長畿甸必嘗仰窺一二矣

其敬陳之將轉而聞之于上
人君欲治天下正其心而已矣欲正其心務于
學而已矣夫君心天下之大本也天下之治忽
係于心心之邪正本于學上古帝王暨我
祖宗心學淵微先後一揆是以天下善治而道
德功烈垂休無窮漢唐宋諸君不知務學以正
心是以事功卑汚名譽不終而卒詒後世非笑
於乎可不鑒哉請因執事之問而陳之自古及
今聖治之善莫過于唐虞而君德之盛亦莫過
於堯舜禹湯文武善法堯舜者也是故克勤于
邦克儉于家禹豈湎于旨酒者乎防微杜漸曰
爲後世慮宜爾也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湯豈黷
於苞苴者乎省愆思咎曰遇災而懼宜爾也樂
天知命不顯維德也獻女釋囚閎夭之徒自獻
耳文王何歉乎建極錫福無葸維烈也底貢厥
獒西旅自貢耳武王奚累乎之數聖人者學已
至矣而憂勤之念不息心已正矣而操存之功
不忘觀其執厥中而敷文命也顧天命而修人

紀也危平易傾之道演于易也敬怠義欲之戒
受于丹書也德業之盛與天無極有繇然哉漢
唐宋諸君不知法堯舜者也是故成帝外雖尊
嚴而內則湛于酒色陽阿禍水莫止披香博士
之唾漢業之遂衰宜也玄宗初雖勵精而未幾
溺于嬖幸華清麗質久垂柳城胡孽之涎唐祚
之不移幸也明帝尊師重傅正坐自講似矣而
迎佛書于天竺以汙中夏文明之統有文者固
若是乎憲宗銳意勤政削平僭叛得矣而餌丹

葉于方士以速近習慘烈之變顧治者固若是乎瓊林之財大盈之積如民之膏血何不免引虎貔而入室也德宗之聰明安在哉寶籙之侈靡艮嶽之奇麗如國之膏肓何別復決藩籬以媢盜也徽宗之技能奚用哉之數君者氣質用事而不知所以務于學情欲爲主而不知所以正其心故倏而明倏而昏倏而彊倏而懦用君子則治任小人則亂崇正道則爲中國惑邪說則爲夷狄身名俱辱而詒笑後世無足怪矣洪

惟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區夏
太宗文皇帝輯寧邦家典則謀謨超乎禹文功烈聲華軼于湯武
列聖相承益隆繼紹真宰宙間貞元之一會也執事所謂修爲之方持守之要立極于前而垂統于後者亦豈外于務學以正其心哉愚嘗聞之
祖宗于聽政之暇輒御便殿召集儒臣講論經理切劘治道雖在深宮乃或乙夜猶考閱往籍研究聖賢之精微鑒觀前代之得失而于酒色燕遊佛老方術聚斂土木凡漢唐宋諸君所爲非惟不發之于事抑亦不萌之于心
太祖嘗曰人君一心治化之本存諸中者無堯舜之心欲施于政者有堯舜之治不可得也
太宗嘗曰人君誠不可有所好樂一有好樂泥而不反則慾必勝理若心能靜虛事來則應事去如明鏡止水自然純是天理朕每退朝未嘗

不思管束此心爲切要大哉王言乎是即危微精一之旨而修己安百姓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之道也非深體篤行實嘗用力于是其能言之親切如此乎心學淵源
父子授受足以道德功烈並追堯舜而並駕焉
於乎休哉今
天子聖學緝熙正心圖治所以光前而啓後者無容喙矣愚則以爲欲法堯舜但法
祖宗不覩伊尹告太甲有曰欽厥止率乃祖攸

行臣敢誦此言以爲時敏日新之一助

正德丙子順天程策第四問

問詩曰貽厥孫謀以燕[illegible]子又曰干祿百福子孫千億雖古聖賢莫不願望其子孫之蕃昌而凡頌禱乎人者亦必歸重于是蓋人情所同而天理之當然也但常人狃于一時利害乃或肆惡于身而不顧其子孫亦有不達損益之理不覽止足之分而營營于子孫富貴謀者皆惑也茲以古人之

言行可爲勸戒者相與評之身爲相國祿入厚矣而不爲子孫治垣屋位謝太傅賜予渥矣而不爲子孫益產業果何所見乎身親隴畝子孫將胼手胝足矣乃曰遺之以安性本公廉子孫常蔬食步行矣乃曰遺之以厚何以言之歟主母胡懼而遽有穆伯絕嗣之嘆絕嗣果足深懼邪內史胡知而遽有臧孫有後之稱有後果能前知邪衣食餘饒臣節可以盡瘁借曰不然能志爾私乎田宅便好帝德可謂念功借曰不然能保厥家乎治獄無冤而自知其後必興然則過于殘酷者信及于子孫否也將兵不妄殺而自知其後必昌然則肆于屠僇者信殃其子孫否也夫禍福之來以爲天道之必然而善惡之報時有不類以爲人事之適然而成敗之迹又似可徵亦有一定之說可恃之訓乎諸士子皆將事君臨民以右其族而世其家者其肆言之

以觀擇術之愼

君子爲善有心于徼福乎曰非也小人爲惡有心于蹈禍乎曰亦非也善者福之基也惡者禍之媒也善不與福期而福自集惡不與禍期而禍自至此理之必然也故君子非私其子孫而詒之以爲善之福小人亦非惡其子孫而中之以爲惡之禍蓋所趨殊途而所値異致自有莫之爲而爲者主張于其間耳是以古之哲人愼于擇術不徇夫目前而每慮夫身後不爲旦夕

之謀而爲子孫千百世計者誠有見乎此也孰非發此策詢多士將因其言以察其心術之微耳請試陳之子孫之于人大矣統緒基業吾受之于先祖者孰承而傳之邪曰子孫也是以古今聖愚孰有不念其子孫者哉但其爲謀則有不同耳蕭何致位相國不爲子孫治垣屋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何果智邪則其言可以鑒矣疏廣懸車太傅不爲子孫益產業曰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

過廣果賢邪則其言可以省矣刺史問龐德公何以遺子孫曰人皆遺之以危吾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夫以耕稼爲安則遺子孫以官祿者非危乎故人謂楊伯起爲子孫開產業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夫以清白爲厚則遺子孫以貨賄者非薄乎毋積而勸以自安公甫文伯之孝也奚至于絕嗣賢母之以身教其言固如此爾君違不忘諫之以德臧哀伯之忠也奚必于有後

賢臣之自天佑其理固如此爾王業偏安于鼎足是豈大丈夫之志哉其曰鞠躬盡瘁又奚暇私家衣食之謀即此以觀管樂之比蓋自道焉爾兵權頻釋于杯酒夫亦保全功臣之道哉雖曰成功不居顧得世享田宅之利繇是以知韓彭之禍乃自取焉爾于公爲縣小吏治獄無寃而奕世貴顯殘民如周興來俊臣者寧免于赤族乎鄧禹身爲大將未嘗妄殺而闔門貴盛殺降如白起李廣者寧免于覆宗乎於乎天道神

靈日監在下惡盈好謙賞善罰惡毫髮不差但教子孫以忠孝勤儉毋導之以非道之爲寧令子孫清白久長毋累之以非義之得吾不計利鈍寧苟罔上以便其私圖吾不苟富貴寧恐殺人以爲已地功德及于民則世祿世官豈必危道名實加于上則爾昌爾熾決非空言勞以向義則耕可也績可也孰非裕後之謀仕苟爲道則兵可也刑可也孰非陰德之地阡陌甲第之廣雖無是心使創而未必能繼則垣屋何必多

治產業何必廣營筐篋衣食之豐誰無是心使
積而未必能守則故人之饋胡不郤于暮夜聖
主之恵胡不仁其宗族夫君子爲善亦性之而
巳小人雖愚獨無是心哉彼任情縱欲固以牽
挽推拒于趨利避害之塲不能自主矣又見夫
爲善者偶得无妄之禍爲惡者或享非分之福
則以天道寥遠未足憑據遂是作姦效尤肆無
忌憚亾身喪家率繇于此善乎蘇軾之言曰盜
跖之壽孔顔之厄此天之未定者也善惡之報

至于子孫而定也久矣胡寅亦曰人之爲善與
惡天未必遂逐然而禍福之也理存感應如寒
暑雨暘之消息自不可誣故人亦自修而巳人
能力于自修而天有不定者乎修之何如曰立
德行義久操而不渝積功累仁世濟而無斁仰
不愧于天俯不愧于吾心上不負君父下不負
生民中亦不負其所學如此而其子孫不昌以
永吾未之信也孔子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此
又君子所恃以爲善而不移者愚也服膺斯訓
久矣敢就正於有道執事其幸教之

正德丙子順天府鄉試錄後序

正德十一年秋八月
上命臣俊臣鼎臣主北畿試事事竣錄成鼎臣
當序其後竊惟古者廸士材成而後進論材授
官謹好尚明考課以先後之故士知自重而有
立我國家學校之教科目之法最爲近古邇者
士號明經習爲文發解無餘事朝取第暮筐書
不復覽省者衆矣仕習于法理簿書不復知學

學矣而徒攻于詞章務枝葉失本根中無所主
就世之趨而靡焉古之成材者固若是乎下此
決禮義之閑囿富貴之馳類則士遂爲科目志
行則夫瑕也是誠有負于經術廸士之初意矣
夫六經皆聖賢經綸之迹其道極于天地通于
神明學者誦其言而通其意巳非常人况以是
淑其身心蓄德修業者哉嘗聞
先朝名臣往往朴茂堅持若無他技能而道德
功業無愧于古其所成立偉然一代之望豈當

時務實學尚實行所謂材成而後進者歟夫亦有以振厲作興之而不能自已也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今茲百年禮樂之餘幾何俊造之選所謂其人夫豈少哉列登名是錄者類能上下古今敷析理事醞齊以成文察人以言藹然鹿鳴之賓豈復有如前所云者哉必是之云者誠過計而厚望焉耳諸士子其仰思
聖天子所以賓興我者之意不啻于吏治君子之用世不在于浮華益務績學砥行夷考老成

典刑溯而上之以求聖賢六經之道進將舉所實有諸已者措之以彌成采薇天保之治則主司之心始慰而諸士子所自立亦偉矣臣等祗奉明詔既夙夜殫厥心力期以免不明之責因念夫南畿及諸省所薦士皆將登名天府後先效用而今甲科試朝覲之典相繼舉行是固人材進退之機而
祖宗作興振厲天下之微意也示好惡明賞罰公黜陟多士目擊于觀光之餘長善遏惡以成其材者亦將感且奮而不能已焉又何假于言哉是爲序

嘉靖戊戌會試錄前序

鄉舉士會試禮部入式始得預廷試第進士焉進士傳臚之日諸司展儀備物
上御殿百官朝服拜稽稱賀辭曰天開文運賢俊登庸禮宜致賀國家之重進士如此自時厥後凡人生榮達可願之事踵至而他日樹勳業揚名譽享爵祿咸于是乎基之進士之果足重

如此然淵其較藝于禮闈也會萃天下材儁而掄之以儒林之英裁之以侍從之大僚甄別陶汰率數十人而擢其一掄乎難哉士不得預茲選者縱或抱負不羣未免淪于委瑣闒茸之中鮮克自振是會試寔進士階梯得失所關尤重矣嘉靖戊戌之春二月禮部尚書臣某舉舊典以考試官請
上命臣顧鼎臣臣張邦奇莅其事而同考則臣某某暨諸文武執事咸愼簡以充之陛辭入院

之辰天宇宣朗風日晴暄大小臣工咸謂太平
文明之象
聖天子孜孜求賢圖治淵衷默徹有以感召之
廼罔不欣愉鼓舞思竭心力得眞才以承休德
圖報稱是歲天下新舊舉士入試者凡四千有
奇鎖院三試之仰遵宸斷擢中式者三百二十
人爰刻其名氏籍貫并文之雅醇者二十篇成
錄以獻臣鼎臣謹序其首曰唐陽城有言學者
所以學爲忠與孝也夫忠孝根于天性忠乃孝

移一道也諸士子幼學于家今日敷言于公寧
外此哉言之非艱允蹈之爲貴忠孝二者大節
不槩則
皇天鑒佑永錫純嘏所謂榮達可願之事勳業
名譽爵祿之大端咸優致之無難恭惟
聖天子道隆千古功光
列聖治化之隆誠匹休唐虞三代矣諸士子遭
際盛時沐浴膏澤毓不共帝臣之願茲幸登名
是錄不日將奉大對登甲科服官政光啓達大
之圖其亦思夫明廷作養賓興我者之意何如
而忍負之殫慮以出謀鞠躬以盡力作德以敷
政至誠貫乎金石懿行通乎神明則身立道行
勳業成名譽孚上足以報吾君下足以顯吾親
出爲忠臣入爲孝子流芳史冊千萬載不磨矣
諸士子他日所立卓卓如是寧不爲科甲重乎
寧不爲主司榮乎若曰不服經訓不顧名義決
藩維弛綱常罔上殃民淫刑黷賄爲庸衆人之
所不爲方且悻悻然自恃于心曰我進士也誰

若我何一旦奸神理觸憲典厚其身以及其親
天下後世將指名氏而詬之曰此某科某人所
取士也主司不明之責固難逭矣彼士也不有
辜國家登庸之盛典也哉詩曰夙夜匪懈以事
一人又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忠孝之明訓
也幸祠與終身誦之

嘉靖戊戌會試程策第一問

問古先哲王庸禮以導民于善制刑以防民
之姦二者交相爲用是以敎化行而風俗

美久安長治歷世久遠咸必繇之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作民君師爰命儒臣編
輯大明集禮刑官更定大明律兼總條貫
斟酌損益以成一代不刊之典
聖子神孫恪遵成憲百六十餘年太平全盛前
代莫及於乎休哉大明律頒行巳久集禮
一書我
皇上近因禮官之請特命有司刊布中外諸士
子俱得以仰窺

皇祖制作之盛矣其因革損益之槩可得聞歟
夫豐亨豫大之後未免法弊而政偏正德
之季禮制不行刑罰不中綱紀幾于蕩然
幸際
聖天子龍興更化善治躬行以勸率之加意以
振勵之然教化猶未盡治風俗猶未盡同
茲欲使普天率土向方承式以成於變時
雍之治何施而可諸士子行將登名仕版
有安上馭下之責其肆陳之以觀用世之
學
對生民之情感物易動與之爲善則善矣縱其
爲惡則惡矣是以古先哲王君臨億兆庸禮以
導之于前制刑以防之于後凡使民去惡爲善
同歸于治而巳禮以軌物刑以弼教二者交相
爲用而各得其理是以化行于上俗美于下而
治功之成垂之久遠而無替也請因明問而陳
之在昔元政不綱彝倫攸斁生民之亂極矣天
眷我

太祖高皇帝大德受命起而驅除之汎掃汙習
挽回華風念先王之禮所當修復也剏造之初
首徵耆儒編輯大明集禮肇自虞夏商周以迄
于唐宋歷代所行儀文度數罔不畢載從而因
革損益使近乎人情而合乎天理以成一代之
大典凡吉禮之目十四嘉禮之目五賓禮之目
二軍禮之目三凶禮之目二而復以冠服車輅
儀仗鹵簿字學樂律諸目附之于後其道貫徹
古今而經緯天地允爲萬世之法程於乎大哉

又以前代刑書未盡善也卽位未幾屢詔大臣更新律令至洪武六年特勑刑官詳定大明律上稽漢魏晉唐四家之書兼總條貫觀其會通從而因革損益皆折衷衆說而裁自聖心以定一代之法凡吏律之條三十三戶律之條九十五禮律之條一百七十一工律之條一十三而仍以名例律四十七條冠之于前其書統括事類而㮣比情理永爲萬世之龜鑑於乎至哉聖子神孫恪守不忘致治之盛百六十餘年如一

日也迨正德之季權倖盈朝上無道揆而禮制不行下無法守而刑罰不中紀綱懈弛天下騷然幸際我

皇上誕膺寶曆起而作新之議禮明刑勵精圖治導率臣民皆本諸躬行漸以胥澤俟其自化豈功盛烈增光

祖宗矣而執事猶以爲教化未盡洽風俗未盡同者是豈上德之未敷下民之弗率哉特有司承宣者之不皆其人爾綜核考課之法轉移鼓舞之機是在聖君賢輔精神心術一運量之頃爾而普天率土有不向方承式者哉抑又有說焉易傳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此庸禮制刑之先務萬世帝王所當屢省而力行之不可一日忘者謂宜特勑所司申明禮制嚴上下之分示好惡之端使公卿大夫各安其位農工商賈各守其業而無一人敢越厥志踰大閑者則君子克謹官箴而小人自不犯于有司矣唐虞於變時雍之治豈難致哉若

夫棄禮不講而專于嚴刑以求治不探其本不清其源徒末流之是務則非愚生之所知也謹對

嘉靖戊戌會試程策第三問

問性命之說精深而難知然切于吾身而爲學問之源應用之本不可以不講也請試言之孟子曰仁人心也程子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也邵子曰心者性之郛郭張子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其說同歟

否歟孟子性善之論與荀揚韓子諸說異矣程子學孟子者也乃曰善固是性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其說孰爲當歟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理固無大小也或又謂神亦形而下者何相違歟反求六經而后得之學古乃有獲也或乃謂六經皆我註脚何相違歟人知知天識彰識微知識何可無也而詩稱不識不知思則得之弗慮胡獲思慮在所先也而易言何思何慮豈造詣不

同而所見固異歟抑別有其道歟夫據聖可以折衷詳説將以反約斯固諸士子之能事也其詳著于篇

甚矣性命之理之難言也極深而不窮研幾而不眩致精而不雜通變而不礙神而明之而不遺夫然後宜而達之而不謬悉生何人也而執事以性命之說詢乎是殆使坎井之蛙而語東海之樂也邈乎遠矣雖然請試言之而執事擇焉盖古之人未有以心性並言者大學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本非二物故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盖以性合心則性爲心之所以生之理而切于人也邵子曰心者性之郛郭也盖以心對性則心爲形而下之器而其乎性也程子發揮之論取譬爲精其指仁爲生性固以知覺爲之性也而張子乃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則目性爲塊然無知之物而不復知有天性本然之聰明盖執器而昧夫道矣自今言之惻隱之心仁也非仁則心無惻隱矣是非之心智也

非智則心無是非矣是吾心神明之德孰非上天賦予之靈也而可謂人性之本無知也哉此張子强探力索語之未瑩而不能不啓夫後學之疑者也古之人未有以善惡言性者言善則巳墮于氣言惡則實原于善本無不備故也湯誥曰若有恒性易傳曰繼善成性是主于善言而孟子傳之者也伊尹曰不義性成召誥曰節性其邁是就夫惡言而荀子執之者也欲明性之源委程子爲備雖韓揚一隅之見亦未可盡

非也而孟子獨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則卽
夫感物而動之欲而推見夫人生而靜之本然
蓋泝流而得其源矣自今觀之爲惡至于寇盜
極矣而或畏王烈之見知喪善至于敎擾亂矣
而猶服陳寔之雅量是至惡下愚之流且有秉
彝好德之心也而可謂人性之本無善也哉此
孟子灼見道體有功聖門而卓然特出于諸子
之上者也程子謂灑掃應對是形而上理無往
而不在也若以神爲形而下者則造化不測之

妙用［以］爲粗迹乎此必先儒未定之見或出于
傳錄之誤也程子反求六經而後得之學古訓
而有獲也若謂六經爲我註脚則好古敏求之
大聖猶不足法乎此雖先輩矯俗之言終未免
浮誇之過也知識進學之資而苟稱不識不知
蓋言文王至誠不已如天之無心而默運耳思
慮聖功之本而易言何思何慮蓋言天下屈信
往來一出乎自然之感應耳學至于此則形而
上者在我而有以全夫心性之本然可以語仁

可以語神矣若乃知識未至而妄意于不識不
知思慮未審而遽語夫何思何慮則卒歸于荒
唐而無據其爲學之害可勝道哉夫性與天道
孔門弟子不得而聞焉末學勦說多見其不知
量也雖然此非愚之言也孔子孟子程子之言
也

嘉靖戊戌會試程策第五問

問積貯天下之大命軍國之重計也積貯之
克繇于開闢田野田野之闢繇于興水利

除水害此古今天下之通道也姑自其切
近者言之京師四方之極積貯尤不可闕
焉者百官六軍羣工吏胥所食米粟皆仰
給于漕運今沿邊諸鎮主客軍馬錢糧芻
救歲額時需之數咸取辦于太倉邇者災
沴頻仍東南省府民力困竭是以綱運削
弱供輸遁負京師之積不逮于前時况聞
畿輔之地水患尤甚小民墊于危亡莫之
省憂近地若此則遐陬僻壤不言可知已

夫四方民農困于凶歉雖襲飧藜藿朝不謀夕生命且不能保尚望其出賦稅以資公家之蓄積哉說者欲稽元學士虞集之議以開京東瀕海之田其施爲措置之詳可得聞歟集議初爲浮言所沮迨至正間海運不繼燕都乏食宰臣方議舉行其效僅足以紓一時之急而迄無關于成敗之數豈儒者之言果不足于用乎切惟河南山東陝西諸省俱有長川廣野可以開溝

洫畫經界成菑畬茲欲師前人之意推廣而行之可乎祛水害以拯民農興水利以闢田野樹穀粟以充蓄積此安內攘外致治保邦之良圖也諸士子究心于當世之務久矣其爲我言之將轉而聞于上

興事以濟世者固貴乎有天下之識又貴乎有天下之度而善用天下之才何謂識達于軍國之務察于利害之端是也何謂度寬洪足以受物才毅足以任事是也二者備矣又能羅羣又集衆思量材而授任因能而課功何天下之事之不可濟哉執事策多士以時務而拳拳于京師積貯此大臣經邦之遠慮也一得之愚有所感發敢不直述以對鴻惟我

太祖高皇帝膺曆受圖誕開基于建業

太宗文皇帝順天撫運復定鼎于幽燕兩京並峙據天下之全勢握天下之要機內撫輿圖以君臨萬邦外扼關塞以控制夷狄此京師所以爲四方之極而聖子神孫萬世之業也夫兵馬

屯聚于西北財賦轉輸于東南經常之制不可易也然政之所適者時時之所趨者勢時有所不可而勢有所不能雖聖智莫之違况吾人乎是故善濟變者不膠于故常有權存焉姑以軍國之大務言之百官六軍吏胥工徒俸糧廩餼歲費不貲皆仰給于漕運邊鎮主客軍馬錢糧芻救不時告急皆取辦于太倉此夫人所共知也但近年以來南畿淮揚蘇松諸郡災沴頻仍民農殄瘁催科之政日急撫字之勞罔聞北畿

順天河間諸郡河流被壞霖潦成淵羣黎懷墊溺之憂官司無拯援之策此夫人所共視也利民者微而害之者寖廣生財者寡而食之者彌衆則供輸安得不逋負運綱安得不削弱哉此京師積貯所當講也論天下事者每懷不可測之憂而深思不得巳之計其于國家生民未必無小補也但恐俗儒以爲誕而庸人以爲狂莫之察焉元翰林直學士虞集建議于京東瀕海數千里萑葦之地築堤捍水募民墾田書界分

畔立長率夫懸罰賞以勸其功持歲月以待其成然後相地高下漸徵租稅法未嘗不善也時人遂謂一有此制則執事者必以賄成而不可爲厥議遂寢後丞相脫脫因海運不繼燕都乏食乃倣集議而行之西自西山南至保定北抵檀順東至遷民鎮凡近水地土悉從司農立法召募佃種官給牛具農器稻種著有勞績者授官有差于是歲得粟數千萬石以助國用然惜乎良法美意不行于泰定開暇之日而行于至正危急之秋雖公儲暫盈僅可紓旁睃待哺之急而國事旣去終難免折足覆餗之虞矣可勝慨哉夫集之議也非但可行于一隅而不可行于四方可行于昔而不可行于今也若山東河南陝西諸省及南北畿輔郡縣三代而下嘗行井田矣嘗開阡陌矣非無原野可以作田功川流可以興水利但惰農自安習以成俗而敎民稼穡今無其人是以民有遺力地有遺利閭閻田野貧不聊生一有水旱凶災非淪爲魚鼈則化爲豺狼矣安望其出賦稅以裨公家貯積之

計哉萬一

聖天子超然遠覽委任忠賢倣古人溝洫陂塘之制稽元臣經界勸相之法旁咨博釆務使合乎人情宜于土俗確然守之而斷然行之不惑于浮議不撓于邪謀數年之間不惟京師邊鎮蓄積盈溢公私有賴而諸省要衝皆將有倉廩之儲轉輸之備矣小可以爲凶年賑發之資大可以補宗藩常祿之乏地成賦壞旱潦有備而

無患民戮力本盜賊難驕而自消夫如是則皇
威奮揚坐見士飽馬騰而西北之兵益振國計
充足可以錮運損漕而東南之民暫蘇人心和
天道順凶災滅熄吉祥萃止益綿宗社無疆之
慶而永固山河不拔之基矣豈非宋臣蘇軾所
謂萬世之計者哉雖然羣材偫而成作室之功
五味調而適和羹之用此大學論理財必歸重
于用人也大臣忠于謀國卓識偉度固足以主

持大猷矣而又握髮吐哺如周公好彥聖容有
技如泰誓而何患率作與事者之無其人哉安
內攘外致治保邦之圖莫大于此倘執事與其
進焉使得承臨軒之問尚當罄竭愚悃爲當宁
陳之

顧文康公文草卷之四終

顧文康公文草目錄卷之五

序

顧文康公文草卷之五

東吳顧鼎臣九和著

序

送吏部侍郎亭溪張公歸養序

孝親莫先於養祿養養之大也顯揚系之矣孟子謂不顧養者三而羈宦縻祿不與焉殆以是歟遐親以從宦得祿以備養豈非人子之至願而不可必得也嘗思先王之世大夫士非行役在外鮮有不得養其親者北山之詩曰王事靡

盬憂我父母固臣子畏公義而不暇顧其私恩是以思慕迫切形於詠歌若四牡乃勞使臣之詩也一則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二則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探其情而代之言何其深于體物也哉繇是知先王處臣子公私之間必有其道矣秦漢而下降君之使臣寵秩之豢養之束縛之程其公不惜其私先王忠厚惻怛之意蕩然無遺爲之臣者亦皆見小利而忘大本僥世紛而滅天性是故移忠之節以孝之治希濶無聞焉茲於亭溪先生之行而嘆古道之復行于今也先生立德績學宮侍從久往歲以太宜人劉年幾耄且道遠不可以遐致乞歸養甚切

天子曰汝吾日侍講讀臣可一日離左右乎疏三上竟不允僚寀慰解之曰先生有兄子謹順能代養可以無歸太宜人復諭書戒之曰

主恩深重未有以報慎毋以我爲念也先生於是中含隱憂而夙夜共職匪懈益虔未幾

簡擢吏部右侍郎經筵日講如故台衡之寄豈

足可待矣今年聞太宜人得末疾弗良于行內顧之情不能自持乃復攄悃誠力求解職務去

天子惻然許之且命有司給驛以歸夫始焉不以私恩後公義終焉不以公義廢私恩子之孝母之賢臣之忠君之仁一舉而臻四美焉謂非古之道哉古人在畎畝一飯不忘其君先生承親侍養之暇必將益務講學崇德闳大其抱負堅定其志操充拓其才猷他日出爲心膂股肱之臣贊成時雍太和之治則報主顯親者不亦

遠且大哉若曰矜地望以忮人怙寵恩以豫行
汲汲於求田問舍而遺廢舊業忽遠大之圖是
則小丈夫得志一時者之所為非所望于先生
也部院寺公卿畢會餞別於郊屬予序之以艷
其行予于先生共事久友誼至篤也故既述其
心迹之詳復申之以祝規竊附於古人贈言之
義云

送戶部侍郎張公致仕歸河南序

工部右侍郎河南項城張公近以

主上簡注改戶部命督京儲會舊疾作公曰吾
年踰七十可以去矣遂累疏請老
上知其志莫奪可之給驛以歸於是縉紳大夫
咸致嘆惜以為不可及而尚書李公偕其左率
其屬餞之於郊復徵文為贈以敦舊僚之誼予
惟君子之仕有道則進亦榮退亦榮無所窩而
不可其不然進無所事退無所據憧憧於得喪
榮辱之途是故室遠而思無窮日暮而行不休
多見其殆已張公初以進士選知潞城誠心惠
政思延於民擢居南臺按郡縣剔發奸蠹風采
想聞於遠邇至歷藩臬尹京兆聲聞績揚遂貳
卿曹祇奉厥職益虔弗滿是以天眷日隆士論
翕歸方期大有所樹立而公去不可留矣夫仕
孰無去得其去之為難道不可行而不去則夫
其身道可行而去之則負其君皆沒沒也公抱
美材際盛時歷事
四朝勤勞中外三十餘年道無不行德無不報
一旦鑒滿盈之迹引止足之分不忨於妻子不

沮於僮僕稱疾引年奉身而退於乎何其有禮
哉外完其名內慊於心却珍味於方釀謝美情
於未厭優哉游哉往無覥顏於塗至無熱中於
鄉入里門而無歉於比鄰謁家廟而無愧於祖
考壯而出老而歸藝成而出致用而歸公真可
以為仕者之法矣或者乃曰莊生有言造物者
勞我以生逸我以老老而逸固宜如委身何公
乞身於
上得以歸而遂其逸者至恩也又將何以報之

曰陳遺經宜餘休立約作則以教其子孫淑其
里之後生俾皆有所挾以事吾
君此公所以報也衆皆曰然遂書以爲序

送亞參顧君與成序

正德癸酉九月高頴之自廣陵十二月顧鼎臣
借布衣李仁山自姑蘇夜外道士白飛霞自西
蜀來京師其在京師者洞庭徐子容惠山顧與
成倉措董文玉與頴之皆吾同年素友善白與
李雖所趨不同然志韻高遠非碌碌者比遂相
與爲志形交明年三月與成自繕部郎中以年
資才識擢浙省少參二十二日陛辭而行文武
士傾慕追送甚衆吾輩自爲伍所操雖如贅豚
肩如掌果核纖細薄酒不盈掬行者相覷竊笑
他所餞品物百具珍異豐崇酒出上尊急管哀
絲喧啾沸騰酣呼憑陵狠藉縱橫躍馬舉策遥
去非顧與成與之周旋色甚厭若既乃相就飲
笑甚歡況味泊然情遠意真目向西別與成曰
諸君何以教我頴之乃執爵言曰守土之職在

安民民不貧斯安今之吏多善貧民君子貴立
己以動物物從而化吾子勉之子容曰國典惟
庶官小大罔借功德之懋其永譽在竹帛厥惟
昭哉吾子勉之文玉曰浙吾父母之邦也地狹
而民衆鄉生實難父母者尚不撓其生則治他
不敢知白道士曰祕爾精逸爾神虛靜善應可
以久生責近效于宗承推之于政亦然吾將道
吳越遊湖湘其容我一汗漫西湖之上乎分鷗
一波借猿一枝其無驚猜矣乎鼎臣曰嗚呼治
身者治民事君者事天求無累於心不訃於人
心存而萬化出焉與成再拜曰敢不敬承諸君
敬言向仁山曰奚獨無言仁山曰言盡于諸先
生不敢贈以無言子其行哉雖然吾工書請書
茲言於冊衆皆曰善書已相向復再拜而別

贈徐君良節知宿州序

少宗伯東江顧先生精鑒裁不妄許可常論士
未遇者曰浙之開化鄉貢士徐君良節篤學勵行
有志節人也予以質之僚友董君文玉應曰聞

良節吾鄉同年也其在鄉學已卓然有操立赫然有聲譽及領薦而來卒業於國學國子先生合六堂士試之君名第多在一二時司徒韓公貫道擇士爲子弟師得君大喜讀其文察其爲人亟稱嘆不置以勖業期之進試禮闈屢蹶君益奮勵窮研經書泛觀羣籍日課舉子業濫溢篋笥爛熳几案皆華整明暢各得體要居京師數年屹屹終日不預燕遊事干謁心夷氣靜若在窮谷下邑權貴家重其名爭延爲塾賓且以

重幣致之君一切遜謝不赴予聞瞿然起拉文玉叩其廬訪之因謝曰願自愛正德丙子輩士皆就選吏部君獨慨然奮曰吾且背城借一其無遺憾自秋徂春益勤勤竭心目力日夕不休家人勸之弗聽三試畢誦其文同試士聞之皆容斂色沮以魁選待之君亦自詫曰吾得雋已乎暨榜出則皆愕曰於乎信哉係於命矣冬十二月吏部合選士百人試之君名復第一得授宿州知州乃言別於嘗所往來者將戒行赴任

衆謂予知君當有贈言夫士不幸不爲州縣長州縣長古子男之任也於民莫近焉下澤莫先焉其道貴於有愛民之心而成之以廉濟之以愼而已矣人溺於利則昏放於欲則弊素雖有愛民之心日消月沮所存無幾或廉矣愼矣而本無是心則果於自爲而不肯於爲人有嚴威而無平易有率直而無委曲有綜核操切之政而無寬柔涵煦之意縱弗致於賊民民將不被其澤焉存心於愛民則本立持己以廉則明生

幹事以愼則廢舉全此三者斯以爲良吏而已矣考良節之平生吾不患其不廉患其廉而刻不患其不愼患其愼而泥不患其無愛民之心患其持之而不化蓋雖一者物之情無常者事之形人固有能不能有見不見事固有緩而急急而緩物固有損之而益益之而損者君子曷嘗膠于一言亦誠以動靜以應求其可而致力焉士大夫說者常惧無學術學術者合內外而言之也良節操志行學術如是雖高都厚負將

無所不可何有於一州哉而必爲是言者誠不目以碌碌而責之備焉耳良節自入官訖於懸車踰期遠久其何所施爲建立周浹終始以酬諸故人之知哉將拭目以觀焉

贈節推梁君之任德安序

府推刑官也世之刑罰所以不中有三倚苛胥吏惟所軒輊一也姦售巧辭執巳照鑒二也承望風旨煅煉誣服三也三者弊矣而挾私怨黷貨賄以高下其手者不預焉於乎天之所以生

我與朝廷之所以用我將使生人耶殺人耶而悖戾若是諺曰世將無後爲其多殺人耳刑官不職多陷人於非辜求免鬼責而昌其胤祚得乎宋錢若水推同州時富民家女奴逃奴之父母訟焉州以委錄事參軍錄事嘗貸于富民弗得怨之遂甘心焉富民不勝搒掠誣辭殺女奴投水中父子數人皆坐死僉以爲然若水獨致疑潛使人覓女奴得焉事遂白富民德之市田宅設齋醮爲若水祈福噫微若水則數人皆死矣錄事固不足論一州長貳受寄專城視民命如蚍蜉不少經意謂之何哉今之從政者奉公體國視民如傷固不謂無人中有昧心事寡學術聽斷訟獄不計情僞曲直而任意縱欲如前所云者固皆天道所不容王法所必誅其最可恨者乎日揚眉吐氣大言高視以才傑自居乃皆阿狥上官惟所指使但思保名譽要旌擢以爲巳地而於生民之休戚不少顧計尤爲忍心害理罔上殃民毎與懐及此氣塡胸臆於乎國

家政刑偏頗紀綱廢壞一至于此豈不重可慨哉梁君累世衣冠厥考北莊公兩佐閩郡惠政在人君賦性仁厚且通經知事家風宦學夙有承傳筮仕馬瑚末期年上下交口稱頌聽斷之際沉機殫慮幽枉畢達嘗攝郡篆數月凡所施爲民爽懽服先是郡繫羣盜數十人君廉得其枉悉破械縱之郡城懽呼以爲神明不尤難於若水同州之事乎推是心挾是濕以往雖遇盤根錯節亦將迎刃而解矧德安爲湖勝郡素稱

易治者哉崑大夫士於君此行知宦績之有成而世澤將大光也援故事徵文爲贈某于君爲故交知德爲詳故不辭而爲之序

送上海黄侯入覲序

徽士隱於商者王君美之輩儼然造余曰吾等寓上海久宰是縣者八閩黄侯將啓行入覲于天子蹈于先生同年進士也乞一言以華其行余曰令欲之乎君等有所冀于令乎曰皆非也曰然則其爲邑何如諸君曰自侯之來市不擾

民不戚戚人皆安之樂有贈送而侯非可以他物故假諸先生若其賢與否吾不能知不能言先生以爲何如鼎臣曰吾亦聞之其稱于人者三曰拙曰愚曰迂衆愕然曰如先生言顧有不可耶曰乃所以爲可爾今之爲令者趨承上官畢詞媚容豐廩儀美供張購珍索奇以逢其欲用意甚巧侯術常任真於是弗能也不亦拙乎衆曰然民窮積逋累年督賦甚棘箠楚桎梏率殘民以自潔以是爲智侯獨裕處緩圖頽然以身當其衝翼蔽小民毎逢上官之怒不亦愚乎衆曰然畜馬乘者祭牛羊身肉食者誅妻子登樞據津者思慮不出於門墻侯爲令而憂天下毎發於顔色形于嘆嗟可不謂迂乎衆曰然此三者侯賢于人數等矣近嘗入其境田禾櫛豐雞豚充肥老幼熙熙入其城郭貿易往來肩背相摩閭閻無愁怨聲米粟果蔬絲枲布帛器械羅列充溢于市入其室吏胥彬彬寮佐雍雍侯設茶具酒張樂以樂賓出古書名畫相與較評

有以細事來言者麾之問其政謝曰不能於乎是古之所謂悃愊無華而歲計有餘者乎真良吏矣乎吾憂夫臨之者之不之知也諸君旅寓於斯于令無所關而乞文贈行其情切切不能自已爲之民者又當何如侯家世衣冠爲人富文學崇心術使其得時得地他日功業必有大可觀者矣

遯庵詩序

遯之爲義博矣非必拔俗離世若許由務光之

徒然後爲遯也依乘之士利器既試卒尼而不
得行于是囘趨改圖跳身利害之塲非遯而何
乃若迹溷俗流志存高明既而進退有地身名
俱全是或一道焉故遯者身也所以遯者心也
身世俱泯絕物以自爲者聖人之罪人也托沉
冥以規進取者鄙夫之細也隱朝市以免災患
者君子有不得已也樂則行憂則違遯世無悶
然後爲禮義之中正耳㬌氏吳公英敏之資謹
恪之性沉毅之度而夙學彊識足以濟之年三

十第進士四十爲刑曹郎五十陟郡大夫六十
進叅大藩未幾而致仕以歸勤勞中外多歷年
所而能小心敬畏顧名義守典法未嘗踰越分
守遇事有險巇政刑有紛糾人所狼顧脅息巧
避不暇者公身任之而無難談笑幹濟而不以
爲功是以績日起譽日張而忌嫉者則叢矣雖
屢有大人先生推挽薦揚謂可大用而終莫之
聽徒銜沮于一二小人而遂屯厥施焉公泰然
奉身以歸曰溢吾分矣吾所有固若也遂絕慮

息機與世相忘因更號遯菴聞者疑之曰仕宦
而從金紫倦遊而返鄉閭壯而由老而休終始
盛朝矣取於遯焉鼎臣曰易卦遯之義退避也
陰進而長陽當退避也公之解組在弘治乙丑
盛極將衰之候小人害君子其幾已形斷可識
矣公素學易知道寧不以得去爲幸歟而猶寓
意於遯者憂之也退而避者避小人也非避世
也自後逆閹宂豎相繼用事擅專威命毒流搢
紳士風掃地人文幾息如公逍遙林下不屈不

辱幾何人哉今復際聖明右文養老政化更新
公年適登八十康強未衰非惟目覩太平而且
身被高年進秩之恩曩昔閔時憂世之心轉而
爲含哺鼓腹之樂矣朱子晚年亦嘗以遯庵爲
號蓋君子所以自名必有意義非苟然而已也
坊院諸先生稔知公平生於是益歆慕嘆仰以
爲名德備福舉世莫及競著歌詩頌公且以爲
壽而鼎臣僣序諸左云

贈尹侯赴召之京序

士解褐去佔伻未幾授縣令縣令古子男也於一縣之事細大無所不當知數百里之人民智愚強弱無所不當治閭里村保錙兩之姦雖毗之佻無所不當問給有繇粟居有廨宇行有舟車左右導從承趨呵呼有胥史輿隸苟非闒茸無爲令之斯行禁之斯止怒無弗懼喜無弗愉燕坐于一堂而奔走服役者輻輳鱗集俛首惟所指使誠恭僉慈惠孰不愛戴之如父母畏之如師保敬奉之如神明於乎令何負于士哉然

令之治與其人上官得而察之第其高下可否上之吏部以時行黜陟焉其治有異等言之天子特簡拔爲給事中御史遞歷華要踐台鼎而登所當于是焉在於乎國家亦何負于令哉令不負士國家不負令而士之爲令毋負之者何學不知道故也尹侯令吾崑四年矣民貧而賦重法弛而弊滋最號難治侯初下車則廉得城中巨猾善舞文起訟爲公私蠹害者二人寘之法以死吏民大悅服乃更爲寬大與民更始躐

滌垢瘢行其政化律已繩人斤斤愼勤文庠赴程經權濟幹率爲他邑先仁發于督義形於色雖巧伺善中無敢干以私而撓其法者若夫敬老禮賢敦尚文雅表揚貞烈遏止淫祀期於化俗尤爲知本之務政治所臻不謂卓卓異等者乎今年吏部疏外朝可擢風憲者上請纔三十餘人侯名在第五檄至治裝以行吏民譁然無繇挐借而搢紳大夫披德風浹禮意尤難爲別祖餞既酣有觴以頌侯者曰聖言而立禮重彊

仕侯年未三十筮仕爲令而聲績大起若是夙成於學者哉隔壤異俗八方殊風侯生長上都令茲遠邑而蒞民行事動無違宜不器於用者哉余曰然侯之賢宜知之先侍御公以一經起家甚英甲科佐理藩郡揚休內臺人固以公輔期之而德位未稱逝年弗待侯趨庭訓侍宦游豈惟學有承傳而世澤中窒造物閔惻亦必自侯暢之弓冶之子不難于箕裘列天之所相寧無思啓而行翼之者哉侯他日所立將亡不負

國家下不負其先人暨所謂炘常台鼎之盛皆自今上之矣

送衍聖公還闕里分韻賦詩序

宣聖明道垂訓生人之功與天地並千萬世而下凡被其澤者宜何如報也古之人愛其人弗忍翦伐其樹敬其人必式其閭況其子孫乎然則爲宣聖之裔冑者吾儕當何如其用情也今年春　鴐幸太學襲封衍聖公孔先生被召命來相禮禮成蒙寵錫拜恩陛辭以歸五部卿貳

會餞於禮部之公堂是日天宇鮮明風日熈和賓主勸酬揖遜周旋匪物惟儀雍雍如也笙簧鼓𪔂激管鳴絲聲技迭進視今猶古洋洋如也鼎臣因言於諸公曰吾儕際明時預盛典以有此高會不可無紀爲先生行贈僉曰善大宗伯夏公師庸取鹿鳴首章分韻賦詩得如干首而諸公更屬余序之余惟贈人以言豈直爲誇詡織絲之辭取媚悅於一時而已哉夫亦勸勖其進修成就其德業有所資益重於百朋之錫千駟之饋云爾吾儕之於先生斯文莽誼至重且大若是其何以爲賜先生感聖天子禮遇若是其何以爲報稱今茲之歸念作賓之義思過庭之訓益懋德業淑其身心以教導其子孫表率其族黨閭里俾皆漸被詩禮之風沐浴文明之化以弘衍聖人之澤於無窮詎非忠孝之大乎至如顧念宿好德音不遐每有會合示我周行則諸公所望于先生者更切也彼此交脩仰承休德以宣文治而壽皇圖固千載一時幸相與

勉之

贈伊府良醫正黄君赴任序

泰誓曰人之有技若已有之大臣之于技胡取焉保夫黎民故也若醫又技之大者莊子爲庖丁之言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於技矣然則技之進幾於道乎醫之幾也尤易焉爾矣古之精于醫者率通儒哲夫或傑異之士寄跡于其間是以洞造化之理察氣運之機識內外逆順之因明迎隨勝復過與不及之變其治病也翕張

進退伸縮予奪任其所爲無不滿志眞如庖丁之解牛中理而遊刃有餘地矣是非幾於道者乎後世庸人豎子讀難經脉訣藥性賦未卒業已列市售技矣投七劑施鍼砭十未全其一二而責報射利之心已熾然不可遏矣是故輕率孟浪責效旦夕圖僥倖於萬一迨夫病勢日深束手無策則低首赬面屏氣絫迹㵒然而竄矣予嘗喟而嘆曰醫之爲道其殆絕矣乎非厚誣天下也痛人心之溺而悼古道之不傳也太醫

院醫士黃君其爲吾蘇陳僖敏公外孫僖敏公一代偉人其子孫尚未有顯者豈旁禁則秀鍾而發於斯乎君自少警敏學醫於御醫張公志和得其傳甫壯乃出入於匏庵吳文定公守溪王文恪公之門二公甚愛之君早晚侍二公教所得益多所詣益深年四十乃挾其技遊京師迎致之僕日以萃焉厥所施治不爲利觀不求近效而多收全生之功知者咸謂君可倚一時聲稱籍然用薦入太醫院宗伯桂公屢試之大

加賞嘆令教授院中諸子弟踰年多所成就遂辛卯春伊府良醫正員缺所司謂非君不可銓曹亦以爲然遂以授君君捧檄陛辭而行公卿大夫咸惜君去而鄉人爲甚相率餞之於郊先是杏庄君良微以贈言爲請予乃執爵而言曰君之所能者技爾其知進於是乎夫道與技非二物也一闢耳夫人能運其技者心也通夫道者神也然技人道天也凡俗醫之爲汗成夫人且不可剏幾於天乎君茲行也振師友之淵源以

壽天潢之流固其能事何待予言若夫乘公暇研故業窮夜旦牖耳目無一時而不思無一物而不思思則通通則神神則進於技而幾於道矣成夫人而達于天矣往聖昔賢已墜將絕之統緒不於是而續乎君再拜以謝曰敢聞命矣遂行

王侍御遊馬鞍山倡和詩序

道近人情不情非所以爲道也情縱之則流而無居矯之則苦而難久是以先王之教不強世

常依人情而爲之樽約調齊使不過其則而止詩三百篇聖人刪次爲經以訓萬世其言有出於人情者乎情而不過其則斯爲道矣侍御王君骬命持斧以巡江爲任江之南畿輔諸郡壤數百里無所不當治大都之劇圜門之禦下至閭里探囊發篋之奸無所不當問恣臣黠吏欺公債事黷貨殃民者無所不當詰責重而務殷屬歲洊凶民窮嘯聚江海爲盜奸宄與法君遙擇機鈐授方畧擒其魁數十人黨與解散上下

帖然遂按歷州縣察姦良行勸懲撫綏餘民以銷凶悖之氣過崑攺亭方君素敦寮契秉公事旣畢速遊馬鞍山山在縣城雖高不過尋丈大不踰頃畝然拔原峙把井絡襟帶江湖拱揖吳會諸山景號奇勝君至則爽爽愉愉相與道故舊商時事俯檻引觴即席賦詩畢晷而罷夫古之行役者多賦詩凡以洩其憂思敘其勞苦然一則曰王事靡盬二則曰畏此簡書性情之正蓋如此君素以文行屹于南州其在南臺凡所

建明舉刺皆顧國體持公道厭人心未嘗私徇偏聽輕撓風紀今茲弭盜安民不動聲色可不謂宣勞舉職不負天子所倚賴者哉殷憂勤瑣之暇洽友朋之歡適登覽之趣詩以言志是非人情乎和而不至於流樂而不至於荒一張一弛何戾於道哉世有溺燕遊癖文辭厭棄職守固不足道若其矜持體貌深嚴城府不少假借矯性情以保名譽媒爵祿者覘君亦有間矣國朝夏忠靖公以治水寓崑亦嘗游茲山賦詩光

耀邑乘先後賢豈相遠哉君詩七言近體二篇邑之縉紳從而和之總若干篇予適往聚塢省墓方恨不得陪尊俎挹風儀接議論以酬平生茲因攺亭之請而樂爲之序繼而讀君望金焦登姑蘇臺望吳山諸作率皆格調高古思致脩遠寫慷慨懷古之意焉則君之蘊抱有非常情所能窺者矣

賀王妣吳孺人榮被恩封序

嘉靖甲申夏四月

王上用一二小臣議復下詔加隆本生尊稱因
推恩近臣贈封父母如制先是王太史繩武出
使東藩事竣請告將母以歸其母吾舅氏遯菴
吳公長女於吾爲外姊也今年舅氏壽屆八十
有二姊年亦登六十矣入門未幾既暢離憂荐
膺異典制得封太孺人縉紳大夫循故事舉賀
而以文屬予予惟爲士者孰不願沾一命于登
祿以爲親榮而白首窮經枯槁無成者衆矣繩
武年未三十第進士入翰林馳使軺歸鄉閭會

拜詔恩贈封其親侈家慶於皇華赫天光於昔
緒可不謂能子哉雖然繩武之爲子視他人獨
難厥考求可君爲館甥於吳秀斂溫易承尊幹
家百口交譽曰王氏子起哉曾未中道而遺世
長往矣時繩祖生甫二齡宗祧之承一息如綫
孺人仰悼所天而俯鞠遺孤常喙哀以哺腿淚
以視周慮畢力誠無所不至若材木方茁培而
養之以幸其成矣玉在璞襲而護之以防其缺
惴惴焉朴刻弗懈者垂二十年以克有今日身
長六尺娶妻生子文學起家爲天子侍從之臣
迴念往昔自孩而幼幼而童且冠以有顯復憂
危艱辛之端於乎厥維艱哉矧乃祖石門公挾
美材負奇氣抗言勵行士林翹楚而名不隸甲
科官不過學訓其所成促未稱遺餘未究不有
待於繩武哉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又曰無
念爾祖聿脩厥德報德云者非直贈封之而已
也脩德云者非直威儀文辭而已也若繩武今
日所立固已卓爾不羣必欲求所未至則其平

日所學六籍傳記所載與夫外祖遯菴公外舅
改亭先生所教所示守身刑家事親事君之道
流風懿範炳然心目蘊蓄而時出之察識而踐
行之爲德行爲事業騰英聲於朝野垂休光於
竹帛庶幾顯親者遠而爲孝也大矣若夫祿養
日臻母氏壽康恩綸彩誥重封累錫是固天之
所啓勢所必至而何待於言哉

送工部都水司主事張君公儀序

泉出於山或仰出於地一物也流行而赴海勢

隨地異始有淸濁險夷通塞之別而利與害生焉國家設官以理庶政其道一也及其分爲六曹列爲諸司勢以時異人情始有所軒輊而爲之避就焉秉銓衡者非其人陰執淆疾予奪之機以行其胷臆而賓緣黷冒之風大行於乎是尚爲國有紀綱乎哉惟君子安命以行義隨所遇而循其職他不暇計焉天下之平莫如水聖人制器準以爲衡吏部銓次用人而曰衡貴平也正德中太原喬白巖宇爲冢宰吾蘇二甲進

士一時授工部主事者七人輿論爲之譁然自後仍訛襲弊蘇士官工部者什之五六刑部什之四五禮部百之三四戶部不得爲吏與兵蓋絕迹焉予嘗靜閱除目稽官聯瀸焉爲之不平然地散人微言不能爲時重輕徒悒悒仰屋竊嘆而已客有解者曰是非人爲地氣使然三吳土壤綿薄山川散漫不相顧盼其生人君子崇恬靜之節小人懷嫉忮之心恬靜故循常處順不與物競嫉忮故幸災樂禍及而無情非惟罔

底不思其濟愼有操戈入室者焉以故當塗之雄得而甘心罔有忌憚余曰是罔有之何弘治以前人才之盛甲於天下後乃不然是地氣乎抑人爲乎觀世變者可以慨矣崐寶松阜先生許公爲寘殺公之仲子忠厚雅醇休風素望爲中外所傾想方居妣憂未釋天子特茅銓衡之任畀之既世厥德復世厥官古昔未之前聞公感激知遇罄竭抱負以圖報稱蒞事以來宅心持論務求其平內外大小庶官凡爲公所黜陟

選授者各得其分天下翕然稱平焉蘇之常熟有張君文鳳字公儀者資性明恪學有淵源以嘉靖己丑進士授廣東新會縣知縣憂去復除大名之內黃二邑俱號難治君之爲宰也以廉愼自將以安靜遂下以勤敏濟公事所在名與績俱起其在新會捍虎患六虎自斃其在內黃禱蝗災蝗無遺種二事乃匹休於古之循良者矣去歲吏部言于上檄召以來將擢科道官君自言曰其年踰五十例不得爲科道冢宰而下

感重君不欺許以善地處之需次數月竟得工部都水司主事綜理徂徠等處泉源知君者復爲之不平余曰時非正德宰非白巖六曹諸司無負缺君之得工部非人爲非地氣命也君則曰孔子大聖嘗爲委吏乘田不肖如某者得此已爲幸矣況泉源關係國家大計善治則利否則害尚慮職未易稱敢覬其他余曰先民有言上善若水祭君之所存非所謂崇恬靜之節安命行義善之上者哉他日福澤演迤將成巨濟

之功以畢朝宗到海之願可不占而知矣於乎爲蘇士者使人人如吾公儀則人自足以爲地重又何必據上游立要津作好官也哉是爲序

送太常卿矯亭先生方公之任留都序

吾崑士大夫多樂恬退不與物競蓋風氣使然余曰是道也治亂係焉夫亂不起于邊徼夷虜武夫健卒雖埋發藏之盜而實起於規行矩步深情厚貌之士夫士也册居未試之時對客談詩書説禮義固將高視一世追蹤于禹皐伊傅孰肯委其身於不避之地爲天下亂階也哉本心之陰其初萌於進進則競競則將抑人以揚已損人以益已奪人以予已患其不勝要結黨與鼓雌黄之口假翻覆之手共陰事濟黨勢成而罔上殃民之事叢矣夫一人爲之十人和之百人慕而效之久則風靡而瀾倒焉由是紀綱大壞皇澤下閼人心囂然不平姦雄起而乘之而亂斯作矣是故善治天下者必獎恬退恬退廉靜之士與則飛揚華競之風微士安其位人

守其業而天下治矣斯言也予於矯亭先生方公之去有感而發焉先生篤倫理富文學宅心端而見義明其立身大節夫人能知之能言之兹不暇悉數方其鄉舉省試廷對皆占上第重以風儀整雅議論和平操履詳慎故秉鈞持衡者咸欲置之要津搢紳百執事咸欲得其同朝然每當選授先生輒投書時宰言其氣體素弱宜於南不宜於北且乞便近得迎養其親宰信之故歷官刑兵吏諸曹皆在留都擢武藩參則

在浙所至卓有官聲至改山西按察副使董學政人皆爲喜曰用斯當其才先生愀然不懌郡縣鄉閭强之行未至境疾作度不能支抗疏乞休飄然南歸歸而課子孫延後進薰陶里俗戢其奸頑而扶其善良時先生之埒第改亭以僉憲致仕予以請告家居先生偕吾輩十餘人結文酒社春煖秋凉弔古搜奇放浪於山水花竹間笑傲終日或至夜分未嘗一談紛華盛麗之事若不知有人間世也嘉靖戊子當道惜其才

薦於朝起家爲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脩撰章服俸給仍其舊人益爲喜曰先生固館閣器也先生來居京師益厭憚勞役舊疾時作今年夏暑甚先生疾加劇復上章乞歸甚切未得俞允適南太常卿缺當道曰方其忠孝敬慎材於祠祀禮樂爲宜且秩清而事簡稱其體也疏名以請上可之先生不以遷秩爲榮而以得南爲幸時體亦已漸强後數日起拜命又數日陛辭而行予推今兹人與先生同志者望之羨之真

如登仙先生至前郡敬共典祀聿舉厥職不待言其歷舊遊訪故知覽山川之佳麗習水土之便適以餘暇之日親醫藥輔精神志樂而體强其仰體君相之意久留於斯也必矣祖宗根本重地羣賢畢集復得先生詎非國家之利哉客曰於公以疾而辭顧得美官於義何居予曰去其志也非要以規美官也君相不聽其遂往而以清秩縻之此固奬恬退之道今日作人圖治之要務也又曰體弱而樂南有疾而辭位此皆

人情之常何謂恬退予曰言何容易昔人嘗謂春明門外即天涯望玉堂如在天上世固有日競榮進心勞體疲强忍七年之病以徼倖一日之樂迄死而無悔者視先生何如也不此之庸而顧彼之求日徒誇於衆人曰我將登治功於三五於乎有是理哉蘇之列宦中朝者若干人適來徵文贈行遂書此以爲序

贈鶴峯王侯三載奏績序

外內庶官惟守令曰牧者牧以養爲義謂其職

專在於養民也令視守尤親民故其責爲尤重孟子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卜式曰惡者輒去毋令敗群於乎盡之矣世有牧民者挾智巧鼓權力豐厨傳廣結納期於集事取名以希高位次之弄筆墨肆遊觀玩時愒日以俟轉遷下之嚴刑苛政舞文弄法以盈筐篋媒利祿三者雖有間然皆取適已事而於生民之休戚漠然不相涉入辟則牧牛羊者於秣飼之節調適之宜不一經其意

而徒資其力利其脂肉皮革骨角毛毳以爲已用是烏得謂之牧哉嘉靖改元予乞恩祭掃家居屬歲屢祲公漁私朘民力已竭而賦令益急重以風俗滋弊巧僞百出而盜賊公行明年十月蜀郡王侯以才望選令茲邑下車之日識者僉曰賢侯也民其瘳乎侯旣視事乃酌輕重緩急而徐爲之軒輊翕張宏規簡節振頹起廢義以諭民而慈以拊之期年政成績起上官列諸邑令賢能以侯爲冣皆今年適負益褒政益寬

境内大稔民大和惠有熙皋之望而侯適當三載考績之期士民皆曰我侯茲行天子將遂留爲臺諫親臣其肯顧念草莽困窮令侯復來戚然如赤子將去慈母懷抱諸搢紳大夫則曰我侯將興革利病胷中旣有定見卓然可行今皆未試而一旦舍我去如吾民何爲僚貳者則曰侯吾之師表也凡政事無巨纖必經指授以行然後安侯去吾誰與歸江右方丞尤與侯協恭謁予文贈之予惟古之爲政者以德德盛而民

自治今之爲政者以心心有存否而政之善惡民之休戚係焉嘗因侯所行事而察其心矣毎值水旱痛自貶損精誠以禱必獲嘉應然後已徵科箠楚弗忍于民常頸面赬發泚然出涕講求民瘼煩言弗逬合者揭諸坐隅時省而慮行之勸劭民農開穡事有獲則喜動顏色吏民有弗率教承令者容宥而開諭之怙終而後刑之是非所謂求芻牧去敗羣如侯可謂得牧民之體者矣蓋此心之仁根中達外故其氣溫其容

粹其言易於感人其政寬大久之而民自治終始三載如前所云三者之弊一無有也侯誠賢矣哉仁恩之意既發於誠心則潛行旁達隨所及所至以眥大猷而下膏澤今雖去矣政有遺蹟必將以告諸來者其陟侍從據台垣必將以啟沃聖天子有所振厲改革以加惠困窮吾民其毋以侯去爲憂

海桑燕慶圖序

弘治中今太倉州未建縣之東境近海有錢翁

仲舉者倜儻好義人也縣官命掌公稅出納者數年未嘗殃民僨事上下咸愛重之先諭德桂軒府君與之交翁歲時餽海物以爲常府君毎滞之飲懽暢竟日吾童子時所見也翁之子今押使君允美乃謹約守分恪守前緒年甫三十佰例入粟助公占武階今年齒登六十士之能詩文者多致頌禱焉前侍御令擢叅廣藩半塘先生於君爲婚姻家時在浙臬寓書徵予文爲壽予以衰疾禁作壽詩文者已十餘稔矣而先生之意似不可辭乃因君所繪圖題曰海桑燕慶而爲之序按稚川神仙傳云仙人王方平降于蔡經家復邀麻姑至乃十八九好女子姑謂方平曰接待以來見東海三爲桑田向間蓬萊水復淺於往者豈將復爲陸乎此海桑之說所繇始也大類荒唐無稽然天地間變故不常難以理解者多茲事固未可臆其有無也不然則劉仙寓言如詩所云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以喻世運升降之迹焉耳客曰然則海桑之說於錢

君何居大人遭逢叔世干戈搶攘分崩蕩析不安厥居頃刻有陵谷之變錢君自祖若父以來生長聖朝百五十餘年太平休養世力農桑以長養其子孫孫子以勸學脩行以弟子員補太學生昂霄聳壑頡頏有日君齒登下壽康強未衰歲三月十三日當懸弧之辰內外子姓拜舞羅祝兕賓稱觴致詞遐邇咸萃大海在東天風吹濤舒揚几席之下蓬閬飛仙駕飈輪曳霓旌前神咸召或凌高燕不亦慶哉客曰稽諸聖經

書云積善獲福以爲慶而先生今兹所云得無
慶乎曰慶自天致之在人如君所享豈偶然之
故哉蓋家世守法循禮不聞有豪兼武斷之忒
至君益自脩謹與起於前賢之風置腴田以贍
族知官學之可養損金幣以教子用材幹爲上
官檄捕海道協成靖寇安民之功君之所存所
行若是謂非鄉之善人乎自兹日進於善積久
而發則諸福萃止子孫門閥日以昌大豈獨君
一身享遐壽而已哉君佩服吾言他日必將有

徵焉

鄭母張安人七十序

弘治間以同年並太史文王識其舅鄭君克寬
時爲非官謹慤詳雅居常簡素自持與人雖笑
言未嘗輕率論之知爲世家子學官出入儒醫
者也予愛而重之正德初秋以醫業蒙天子寵
眷累勞績序遷爲通政司通政其性氣冲然猶
夫昔時不少變也小大縉紳位益氣盈溢凌
人傲物如高秋之鷙鳥洪波之蛟鱗物莫能當

君若此予益愛重其賢知必有以成之今年秋
九月解州知州康良佐來請曰吾於鄭氏親加
最深母太安人張尚登七十康强逾昔誕辰在
十二月之望願得先生文祝之予曰太安人如
何曰歸院判公迄于今中更貧富窮達得失憂
喜世故之澆醇人情之軒輊變態凡幾安人中
有常主而低昂盈縮以應之卒樹厥家成厥子
食桑榆之福今高年順境通政君所示又卓卓
如是而旦夕左右諄諄以鑒止足效忠勤報主
恩光先祚爲訓警戒之道雖古之賢母何以異

焉予曰然吾嘗觀於其子而知之夫天下之物
唯常者久久斯不窮桃李之爲生也倏而萌芽
倏而枝葉倏而華實膏腴光沃爽觀可喜可愕
赫赫之極燁燁之末然而萎矣唯柏不然沒而
生寢而長無華葉果實之數頹若可少焉然而
閱百卉歷四時亘數十百年而成材入匠氏之
手而利器用不速腐者雖松檜不與也詩曰汎
彼柏舟在彼中河蓋以柏爲舟堅緻牢實故幽

貞之婦往往以自比焉閩安人性嚴內治甚飭居夫之喪足不踰庭戚屬往來一切謝絕非稚齒不得見其面是其貞靜有常得之天性而爲婦爲母之道皆根於是焉孫是而永脩齡於百千者詎非理之必然哉權門豪家羅錦綺厭粱肉竊富貴於一時而轉眼夢破者視太安人之賢而壽考何異春華之於栢也矧其子能肖德承訓篤孝以養於親精技術以宣勞於帝躬則其家門徵祚福祿之長亦可以理推而太安人之壽於此益永而罔害矣是爲序

送喻侯入覲序

正德八年秋九月松江郡守喻侯將入覲八閩黃君某爲其屬吏言於鼎臣曰侯吾師保也樂其德無以洩吾私願得子文以送之鼎臣曰吾素知喻侯矣人材識各有所宜唯侯隨所用無弗宜其初以進士宰祁陽擢官南戶曹改御史未幾出守茲郡所在能舉其職有雋聲夫松江並近東海細人遂魚鹽之利出沒險遠爲民害群號難治君至將改弦以治善善惡惡振勵以作之人習舊愕新譁然騰議侯弗顧行其志益堅久之遂定性明敏强記閑於法理吏胥乘間誣君將舞文爲奸侯曰茲事吾嘗云云若何敢然敝民喜告訐射利侯曰若往日曾訟某得其罪或曰曾以某事曾受杖幾何今復然衆益畏服已而閭里田野之利病能周知之肆惡者不旋踵而持牒追捕之者至矣以是民益勸戒毋自棄以梗我侯化郡遂稱治君子曰善牧者去敗羣善藝者芟草萊推以相天下足矣寧獨治郡邪侯奏績天府考課銓司必膺異寵而蒙顯褒矣或者則曰侯食君祿而忠所事其功名光大福澤長遠固將自天佑之但世之所謂材能受賞者在公唯催科在私唯餽獻而他事不預焉是故財已竭而歛愈急民未甦而盜愈橫病乎上下之交征也我侯於斯二者未聞其用情焉則其謂之不材也亦宜孟子曰唯仁者宜在高位多見夫仁者之難進矣於乎如蒼生何如

若生何族四川之內江人

李氏族譜序

民之初生無彼此與鳥獸等生生寖久而人倫之道形有人倫斯有別有秩有序先王因而分姓授氏使民無瀆所以別之也孟子曰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一本而支分支分而秩序明秩序明而人倫正譜之所由作也李氏之先河南開封府封丘人莫知所繇來在元季有諱大公二公者兄弟也避亂走通許通許距封丘百四

十里 高皇帝既定天下詔郡邑流民即於所在附籍供租役於是大公言於弟曰吾宗子也宜歸汝其留此二公遂卜居通許西之九女塚驅狐兔翦草萊爰造室廬開墾土田未幾樹畜滋蕃雄諸遷民生二子長曰奉先次曰信奉先生脩祖脩祖之世富累千金牛羊被野生四子少者曰榮明經充歲貢爲淮府典寶所典寶副榮生三子少者曰志學以進士選爲翰林院庶吉士授兵部主事改眞定府通判未幾擢蘇州府同知爽剴詳敏挾美材有遠志外補非其宜人方惜之而期其晚成也譜始於大公二公斷自所知也獨詳於志學暨厥父祖而不及他者譜作於志學文爲志學而作且重顯也稱名序李氏族譜非私也初二公去未造逢景運用起厥家傳三世服田力本知皆龎厚善良人也至典寶公始業儒登宦途而吉士君遂發身賢科播芬官聯所至未可預量此范文正所謂積德百餘年而始發者也凡李氏之子孫覩是譜而

知祖宗創業詒謀農與儒爾守之以爲出處之務念派別支分咸肇於一本有服者篤親親之恩無服者不至如途人長長而幼幼尊尊而卑卑序有典秩有禮而李氏之後不日昌以大者無是理也使天下之人皆長長而幼幼尊尊而卑卑序有典秩有禮而天下不治尤無是理也於乎譜之爲義大矣

壽恒菴先生七十序

物理有屈伸數有盈縮故燠極而寒霽恒而雨

水貫蒼者易衰水勢激者善涸維人亦然達官
之後或至於行乞萬金之產不免於榛蕪赫寂
香亭相倚代禪哲夫達此乃有撙節之制培植
之道旋斡之機理之經也數之紀也斯天道在
我而福祿引之於無窮矣恒菴先生江陰故家
譜系相傳出南州孺子自幼篤行績學澹然無
他嗜好成化癸卯領鄉薦卒業成均弘治中授
永州府推官律巳嚴而持法公好珉猾胥狠顧
鼠伏善良賴之未三載以母夫人年踰八十側

然上疏乞歸天子憐而許之家居遵禮嗜義端
居簡出偕其夫人吳事養太夫人惟謹日課子
究故業暇則招邀良朋嘯詠林樾燕游江島遺
世紛而安晚節有越范蠡漢疏廣之風焉初先
生歸凡親暱者皆曰惜哉有官聲祿位當日崇
而止此其知者則曰挾雋能當奮庸於時而止
此然自今日觀之第望日益弘子姓日益蕃明
經發解登朝監者聯翩而起諸孫讀書能文章
翕然凌雲之姿先生與夫人年壽皆七十康强
福澤如山岡之衍衍兮比江流之溶溶

贈馬丞署事崑山回任序

立賢無方官人以世二者並列於經傳凡以辨
美惡而存訓戒固也自後世觀之勛名節義之
士多出於世家舊族而編廬畎隸之子孫雖或
發身科第縮取顯仕未幾多以斯敗者何流風
餘韻無所從來而聞見者小也如前二說豈遽
爲定論也哉在先王舉措至公至明自有權度
存焉耳嘉靖壬午崑尹某以考績去上官擇可

攝縣事者曰必得廉能吏乃以屬長洲縣丞馬
君令置所事事以往君移治數月得代去崑之
士大夫耆老吏民罔弗愛敬傾慕焉交請予言
爲文以贈之予素知君名君來時予適以展掃
南歸目擊一時治效剔彰善吾職也遂樂爲之
序君體貌奇偉資性敦朴庶幾古之所謂悃愊
無華者持巳介而繩下嚴斂賦政用刑譴訛振
弊雖或非能堪然皆心服無後言屬飄風甚雨
爲災壞民田廬巡撫李公命徧歷四境視狀君

簡覈精詳里胥無敢因緣爲姦既而蠲租振窮
漸被弗偕君之力也國初科貢二途並列庶官
無有軒輊自後人情向薄法意寖乖科目重而
貢目輕士不繇於場屋積日需次貢禮部入胄
監待選吏部且十餘年始沾一命雖有掀揭之
才莫能自奮困而頽墮者衆矣君固嘗困頓於
是今觀其所立豈下於科目士哉本既正而末
從之將職百司登大寮何往而不可盖君河南
宜陽故族厥祖諱旭者景泰中起家任内丘知

縣滿九載民騰章籲留遂得增秩再任又滿三
考齒踰七十累疏以去進退有禮如此其牧民
持身之道可以槩見子孫業儒不衰婦或以守
節顯家世承傳君之所聞見豈區區寒賤鄙野
所可擬哉然則立賢官人之法可泥於古訓而
不論其世類乎丞貳職也攝事借乘也而得人
如此俾爲令長久任聲績所就寧不肯其乃祖
哉於乎凡今之牧民者人人如馬君則民不窮
民不窮則賦役有終禮義可興而天下治矣

朋壽詩序

天順成化中崑之庶老相約爲延齡會義取娛
高年祝難老年非五十巳上者弗預仕而老於
家者别爲斯文會兼以輯威儀重文物端表率
故不拘年齒而庶老之有文行者間得預焉就
二會而評之延齡爲穆斯文爲雅而敬交序齒
聯鄉曲篤親舊固一道也先諭德府君出入二
會三十餘年俱躋耆席伯兄有齋先生仲兄自
如先生繼預斯文人皆以爲難正德丁丑自如

先生年登七十歲首倡一律邀會中同庚上
杭令高先生思南守張先生和之因命工肖像
爲圖繫之以詩會中諸老及里中諸士從而和
之得若干篇卷成借魯頌三壽作朋之意題曰
朋壽先生走書京師曰吾三人願得吾弟一言
爲壽也惟古人交游中於同庚尤親昵若宋文
潞公在洛之日與程中散珦司馬朝議旦席司
封汝言年皆七十有八爲同甲會各賦詩紀之
潞公詩曰四人三百十二歲况是同生甲午年

事在往冊固已炳炳若生同里壽同稀年同心之言同辭應酬至盈卷軸前此定未之聞要自吾兄始也殆潞公會耆英之明年遂會同甲又程司馬二人未嘗預耆英吾兄偕高張二先生久要斯文會盟而復有朋壽之作事僅諸耆人或掩而過之矣人生不辰當瓜分鼎沸之秋駭目驚心朝不謀夕雖幸而壽考烏知有生之樂三先生居仁里際盛朝麗詩書之澤同衣冠之會康於其躬裕於其家有泰豫而無愁勞熙熙

乎同老桑梓福之所自烏可昧乎君子謂鼎臣閟宮頌魯侯壽而享諸福也本之則在于泮水其詩有云穆穆魯侯敬明其德今茲壽之朋似矣德亦有隣其如何曰上杭溫而飭約而不渝思南達而毅警而慮遠自如坦而恭順而無競在公者宜勞家食者有儀或出或處均之為翹翹者所謂如岡如陵之壽亦既有所本矣又孰與斬之夫敬德以迓皇極之福此固鄉先生所以示民而迪後進者斯其著也鼎臣敢不再拜而為之序

贈僉憲胡君脩復環溪精舍序

佛氏善以虛寂宏達之論眩惑君子其下者造因果報應之說以惕愚民故其教日盛其宇羅布天下窮極壯麗嘗以髡首敝衣厖然一夫孤栖於荒寒險阻之間而坐致數千萬緡飛樓邃殿翛然輝翔天際良以其徒往往能精脩苦行守其道而不渝足以聳動一時故耳若士大夫服儒衣冠而畔道敗德盡棄所學以逐功利間

有賦性高遠澹然於物者顧又從事於禪靜以為明性之宗至於姦人假道學之名以媒其私恍惚是非賊亂聖真於乎宜佛氏之教日盛而孔子之道日以不明也夫國都府州若縣設學以養士祀孔子所在惟一區而殿堂門廡率多敝漏頹廢公卿大夫有司百執事皆嘗誦習聖經發身學舍漫不之省況其他乎於乎又何怪乎佛氏之教日盛而孔子之道不明也宋鄉巷朱子功在六經統紹千聖固無容喙而其父韋

齋先生實得中原文獻之傳以開其先嘗爲福建政和尤溪二縣尉來往建寧城南瀕溪作書屋携子讀書其間榜曰環溪精舍國朝宣德以來爲僧據隙地建佛宇久而寖盛莫之能正也文公之世孫翰林博士塈率族人及郡縣三學生言於分巡按察司僉事胡君君慨然曰吾責也遂檄郡縣毀佛像逐僧徒相堂宇之制因其舊加葺焉中祀韋齋旁以文公配增創重門置閽者以守之於是縉紳章縫之徒顧瞻咨嗟翕

然稱快而爲朱氏之後人者重德胡君無以洩其私也博士君乃走書於其弟大理寺司務陞請於其友顧鼎臣述爲文以表之夫文公父子發明聖學以興起斯文之墜緒其道在天下如日月之爲明泰華之爲高江河之爲流轉豈係於一祠之興與否也但斯地爲文公髫年讀書之所想其端坐書沙列八卦時人文地靈已宣露其端倪矣而韋齋先生易簀亦於是焉父子授受淵源始終非他遊觀旅宦之區也而厄於

異教百有餘年非士振明達果毅不惑於邪說其何能一洗前陋而反之正如此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佛氏之移人害道十倍於楊墨其浸淫盤據於中夏又非楊墨之比天下習熟見聞不以爲怪豈復有倡言闢之者哉今士振去邪崇正不但以言而見諸行事之實非眞有見於聖人之道能若是乎即其一事而其他脩飭學校作興士類移易風俗超然卓異之績可類推矣於乎使士大夫居官臨政皆如

吾士振使凡服儒衣冠誦習孔子者皆能不畔其教如吾士振皆務實篤行不假道學之名以亂天下如吾士振而孔子之道有不明者乎此盛則彼衰佛氏之教將日底於澌盡矣至若重儒術宜禮教闢邪說刷汙習放逐裔夷釐正華夏以復三代文明之舊則在於主張世道者吾豈輕言之以駭人耳目也

壽仲兄自如先生七十序

上古風氣完厚士栖巖穴往往長生久視世稱

神仙其聖賢之徒雖富貴爲天子而年皆可壽
上下今之壽者多在於野而朝市都會之處富
貴之家寡聞焉是豈可獨歸之氣數乎哉昔翁
論仁者壽曰靜而有常故壽常非難牽於物而
使不失其常斯爲難耳壽莫有過於天地日月
者其升降合離生成往來歷千古而常然也天
之賦人本有常性權勢爵祿車馬金玉之好馳
於外聲色臭味紈綺之奉淫於內利害榮辱得
喪可喜可懼可愕之狀交於前而常者變矣是

故其性移其情蕩其氣悍其神亂其起居不時
其肥瘦慘澤憊忽而異其本眞之靜撓於動而
降年之不永田野之人其經歷聞見奉養之具
異於是故雖勞役其形體而其性眞自如自如
則靜靜則有常而壽矣吾仲兄自如先生雖不
生於通都而吳中南北玩好之物畢集雖不入
仕途而早被封命子孫皆少年成名雖家無饒
金而衣裘飲醴之奉不虧晚年交游往來觴詠
棋博絲竹不廢暢飲或至夜分就其所據亦足

馳騖以自戕先生今年登七袠矣豐容輕身神
情之精腴與五六十時無少異傾蓋而問年者
必大驚異謂善攝生駐顏自爲臣觀之髫年有
知迄於今侍先生其處人倫應世事交際羣物
順理循分舍垢樂善用情加禮悅而不耽忤而
不戾喜而不揚戚而不降物變之來紛然而先
生常自如蓋三十年如一日也於乎其可謂不
撓其本眞者乎其靜而有常者乎古之聖賢與
巖穴之士其所自全以永年者皆是物也先生

將來之籌誠未可算也正德丁卯先生年六十
鼎臣嘗有述期歲祝一詩旬獻一文自後罹憂
遭災加以逆豎劇盜猖獗肆虐奔走北南狠顧
弗寧遂逋歲祝之數今效白體賦得十章冥爲
一什价叙斯文爲先生壽聖天子方更維新之
運臻太平之效舒化日敞壽域以追黃虞之風
鼎臣雖不才得備位侍從以文字爲職業先生
逍遥後三光同兩儀而共敝焉歲祝旬獻之文
與詩不才必將以時輸之不敢復後矣

壽許母九十序

崑人多壽者前朝之考在元若周壽踰年一百十餘歲郡有司歲舉鄉飲序爲大賓迎送加禮貌焉其子若孫扶翼左右亦皆垂白志侈爲美談國朝若毛少宰三江先生之祖年一百餘歲有司爲建人瑞坊表之若龔方伯之夫人某氏年幾百歲若吾大父呆菴公年九十三吾外祖貞斋先生先考桂軒先生年皆幾九十弘治中吳淞之陽有媼年一百十有七歲惜賤貧姓氏

不傳閭閻草茅若此者衆矣其縉紳大夫頹然養恬林壑者多八十左右而年過七十以爲常今許氏母趙年登九十而彊徤如䇿耳目未衰所至葢未有涯也於乎是何壽者之多而他邑未之聞婦人之性多躁悍其在貴富大家則驕惰恣肆不事女工脩婦職傲其舅姑抗其夫妬其妾媵殘虐其婢僕至惑於二氏禍福果報之說而爲所不可者則無問於賢愚貴賤貧富雖素號詩禮世族亦不能免也平生所爲旣逆理悖天足以損閟其精神銷鑠其賦受而徒求虛無杳冥冀以滅罪獲福何益哉許母天性慈惠平居寡忿聲厲色御下未嘗輕加棰撻其事姑承夫鞠育子女各盡其道雖老於富室而知勤儉不渝迄今猶躬補紉未嘗一日茹蔬素信巫覡奉佛施僧其賢如此壽而康彊宜哉列其子士良良而能克幹蠱務業以豐其發諸孫秀而敏將取第躋仕以揚其宗志樂軆安境優神怡母之壽宜滋無窮焉他日算踰脩期表瑞閭里

者必許氏母矣嘗考地理家謂西北隅爲乾方有山使人壽考吾崑山在城中適當縣治西北峯岳秀拔雲氣吞吐天光地靈於茲凝耀故其所產人物多貴而壽獨恨夫纖人盜石射利以貸四方玩好山腹爲[illegible]時多崩潰久而不戢將詒人物災患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如崗如陵不騫不崩是雖以比人之貴與壽然要之理有相通者焉然則孝子慈孫之於父母思頌禱其壽父母之於子孫望其貴顯以昌大門戶宜

於吾山三致意焉士良壯遊京師其歸也適當母氏壽辰既祝之文以攄其情因以樂山之説申告諸仁者

贈汝湖先生送母榮歸序

孝宗皇帝御宇之十有八年爲弘治乙丑時民物恬熙士風麗厚作德興治幾於隆古矣歲當大比上於鎖院三試洎臨軒清問之前期每夜焚香露禱於天左右跽請故上曰兹當舉進士願天界眞才爲國家用爾放榜之日縉紳章縫

翕然稱得人焉今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讀汝湖先生謝君以中以辛卯順天鄉闈發解第一至是會試中式復占名第四廷試第一甲及第第三人科目起英誠鮮其儷也先生爲閣老木齋公子公推以後季弟某然自幼至壯居常侍公弗離也故中朝稱世德家學者必歸焉加之儀觀秀整才華峻發一時推右爲詞林譽髦之冠居無何

孝皇登遐

武廟幼冲羣閹亂政木齋公以直道去國先生遂引疾侍公以歸慍小弗殄廢置家食幾廿年今上踐大寶反正求舊乃以初職召先生還史局講筵宣勞累資又數年始序遷今官先生所後母誥封太恭人陳從年齡雖高然志樂體彊綏禄養甚安也去冬忽遘痰疾數日思歸遂劇先生適聞木齋公勿藥有喜亟圖省侍乃上疏援例乞送母歸上察其情可之仍命給驛以行重講臣也於是館閣諸君子循故事賦詩贈別

而謂鼎臣同年也宜爲之序惟士之遇合以至名位升沉淹速要皆造物者爲之弘治之季群賢滿朝曲藝不遺

孝皇復顧天求才垂裕之心蓋無窮焉既得之矣而汝湖背尼於憸人一斥不復同年諸君亦皆遲回偃蹇不競於時迫是乃羣飛彙征陟黄扉位銓曹布列卿士炳耀禁署何宜方嶽咸聚精會神以赴名績者無下數十人爲世藎臣衰遲流倒苟禄無狀獨鼎臣焉爾是誠天之所啟

孝皇之所遺以輔成今日中興太平之業豈偶然之故哉朔若汝淵者識通而慮周度謹而器利經綸匡濟之具夙成素藴有待而發聖天子方念其沮抑之久侍從之殷啟沃之勞將越席驟遷倚以大用策太常之華助踵台垣之芳躅可計日待矣寧親拜慶之暇其思巳事邁往毋篤私情後公義以負

孝皇祈天之意與

主上罔極之恩哉是為序

送方塘子魏秉濟出守廣州序

古之人病於不知人今之人病於人不知雖然

聖賢亦未嘗不欲人知特惡夫無實而倖人之知者耳孔子曰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已有是善不色取人知之曰某有是善也已無是惡不巧掩人知之曰某無是惡也知之衆而用之出於其身加於上下有善而無惡故曰求為可知也聖賢之道如是而巳方塘子魏君秉濟楚產也少英邁克篤彝友博學多材藝其鄉知之鄉之有司知而舉之於王朝王朝之有司試而知之進於天子而官之其姓名入於仕版而聞之於天下知君者亦普矣猶未見於用也及官戶部善應變以成務而不廢法無違理職業以是日舉名績以是日彰為之寮寀者敬而讓之為其上官者賢而愛之尤受知於九峯孫先生九峯今之君子善知人者也今年秋銓曹擇廣州守少傅厚齋公得秉濟言於冢宰曰某也可遂請於上而用之於是秉濟之上官寮寀同年

諸所交游者咸惜其去而鼎臣尤知之而尤惜之恨其澤之施未普也適周吏部希旦曾刑部朝儀陳侍御子敬王給事明遇趙刑部從之張太史崇象儼然造予要為贈言乃有以告秉濟曰為廣州一郡者樂得君為戶部者重失君君不可謂不見知於人知於人為難况知於廟堂元老如厚齋九峯者乎今茲往為郡其為善不為惡以不負大人君子之知固不待言矣但古

聖賢所以立身應物居位治民自有高明英粹

可久可大之規不翅如今之所爲亦不翅如秉
濟之所能而已也因其所能日充所未能本之
靜虛之府以達和順之施發之精微之蘊以極
器數之末徵諸經傳之載以參古今之宜謹於
云爲之微以驗政治之實則何古人之不可及
哉德行政事如古人斯見知於天下後世矣世
亦有不虞而譽求全而毀爲善而辱肆惡而日
受光寵者於乎此理之未定而幸不幸於一時
矧夫窮通得喪皆身外之物一定之命聖賢用

心於內爲吾所當爲者耳是故不惟人知而求
已知不惟已知而求天知天既知吾於世復何
求焉迂腐之談知不諧於俗秉濟及諸君皆我
同志故不避嘲誚而因有所厚望焉秉濟以爲
何如

周氏家慶圖序

正德丙子秋國子先生合六堂士試之得周君
光宙爲之冠已而進試於順天君復魁多士論
者以爲得人及見君溫雅謹重德器不凡又皆
曰是必有所由來一日光宙造予再拜言曰不
肖九歲而孤凡撫鞠教誨以有今日者吾伯父
母之力也伯父大參公年登七十伯母六十有
九聞吾兄光宇適以公事得便道過家不肖羈
旅於斯不得相從稱觴無以爲情敢乞先生文
寓歸爲壽予曰某之不事是于今三年矣予其
之他光宙詞意甚懇惻不可解乃因其所作祝
壽圖題曰家慶而爲之序夫古人從宦而歸省
其父母者曰拜家慶故孟浩然詩曰明朝拜家

慶須着老萊衣蓋子孫以父母壽考爲慶父母
以子孫貴顯爲慶蓋二者每相須而卒相値故
欒郤之俗降在皁隸房杜子弟敗壞門戶曾子
興哀於椎牛季路言思於負米古今同體感慨
係焉若夫從仕而歸父母在堂則貴顯壽考相
期而値焉不以爲慶乎吾嘗聞大參公之爲人
也稽古尚友以德業自負雖懸車盛年厥施未
究而遺風餘烈隱然鄉閭之表其夫人婉德相
賢垂白伉儷而君之兄弟參大藩魁京闈名位

所臻未知其止天性之樂國光之榮萃於一時謂非家之慶可乎風俗日下兄不友於其弟何有於兄弟之子子不孝於其父何有於伯叔父母者哉周氏之兄弟父子慈愛孝敬上下兼盡記曰百順之謂福斯以爲慶誠無忝焉爲周氏之後人者守是道而不渝非直世享其休而風流所漸民將化之抑誕爲邦國天下之慶矣系之以詩曰

賢哉周大夫夙勵行與文雅負孔孟徒獲奉黃

虞君經術贊洪猷敭歷著華勛逍遥虞山陬不待桑榆暉孟光含坤章閨闈播芳芬偕老酬初懷壽筵氣氤氳令子經綸材日望滇南雲過門戀慈顏拜舞獻酒勤猶子神駿姿復空冀北羣頌禱徵我辭鄙俚何足云高門世種德後先川耔耘福澤有本源流衍何沄沄世有狡猗子計智析毫分希福無已時中心如火焚所行乃禍媒適楚北其轅吁嗟昧所從日夕徒紛紜

貤封介壽詩序

天下之至榮本於心之同然非尋常震耀耳目而爲庸人稚子所共駭嘆者也夫人赴時乘會身都將相秉鈞持衡出入承明之廬晝接而夜飲建高牙馳華車都從雲屯而游翔若神日月雨露萃於其躬風霆霜雹出於其手簪纓介胄之士騈肩累足俟候於其門趨蹌於其庭而唯諾跽拜於其室是誠震耀耳目而可駭嘆矣乎然榮矣而未得爲天下之至榮也若夫幽貞澹寂之士慕閒適而忘利達田疇桑麻足以供衣

食宗祧燠館足以息肢體琴書絲管花竹泉石足以陶性情而娛耳目足不躡是非之庭身不涉利害之途長且老於淸時樂郊囿詫於人曰吾白衣卿相爾山中萬戶侯爾自謂足以凌軒冕而傲王公爲天下之至榮夫是之謂無辱則可已固安取於榮哉乃若斯人世善流澤蔚積發洩魁奇秀特之子姓森然而聳矯然而厲翊翊甲科而羽儀天朝從政者舉其職脩辭者敷其文宣三德以贊鴻猷陳六籍以恢皇風明揚

之績忠藎之效上結主知而蒙簡眷於是乎勤
帝制回龍光錫命服易丘園之賁爲鄉國之華
俾人無遠近歌詠稱頌以爲難是不爲天下之
至榮矣乎或者疑之謂此一鄉之士一命之恩
視身都將相者所蒙固有間矣何乃抑彼揚此
軒輊不倫若是是不然夫寖成者難虧倏盈者
易除故曰物極則反時窮則變勢盡則敝致至
則危彼挾權怙寵初若赫赫一失其足則僇辱
隨之求爲閒寂之士且不可得安可以彼之浮

榮[illegible]於此之良貴哉蜀隱君子朱先生禮以
爲修[illegible]以爲訓耕讀以爲業年登七十有四康
强未衰而厥子淑登進士職郎署三載課最天
子[illegible]以褒之貤恩封先生如其官先生之猶
[illegible]以文學登侍從爲講幄重臣弟兄同朝
埰[illegible]並翅二美於士林先生方且徜徉林壑
放情詩酒康樂未有涯涘赫寂之美有道以兼
之潮乃請於院坊諸君咸賦詩以侈大其慶而
淑命史繪圖登羣作寓歸爲壽夫是舉也以父
慮子則慈以臣報主則忠以子顯親則孝與夫
兄弟之相好僚友之相與衆善萃而百福從之
是誠禮義之貴根於心而爲人所同然者哉天
下之榮孰加於是鼎臣辱與二君交厚也故特
著斯文以彰之

壽拙軒朱君六十序

斯文會中今年壽躋六十者拙軒朱君二月八
日寔維生辰及期祝之以文舊約也諸老以命
鼎臣其敢辭惟富貴壽三者人之大欲存焉物

恒萃於人之所欲欲斯求之求之斯得之三者
人欲之人求之不人得之亦既得之矣聚散倏
忽去來無常不能皆如所欲何也書曰自求多
福語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求在人得果繫於
天乎昔者范蠡父子治產所至累貲鉅萬卜式
輸財助邊暱乎名位彭聃喬松關尹之徒云皆
卻食養性臻長生久視之道是求益於得固矣
又何求而不得者之衆而數子乃若是寥寥哉
人之所欲天將嘶之福之萃於一人非偶也山

用之鍾毓國家之涵養厥先宗祖之積累在於其身承接而培益之不作致不苟處是宜富貴壽考兼有而備得之矣上無所資下無所賴值於氣而不能定之以理承襲於人而不能凝之於身驕情佚肆殫其智力任其情欲戕其本根謂自我求之而不知所務自我得之而不知所恤終抑而弗伸或起而隨廢是果命邪是果非命邪蓋天之造物有主張予奪之權有倚伏禪代之機有顛倒播弄之戲有往復報施銖髮

不僣之巧有冥冥涵涵細細巨巨高高下下莫可測識之神要之無心也無私也因物而已耳福之畀於人未嘗靳亦未嘗不靳求之者人得之者天而所以求而得之者人命在天配命在人故曰天人一理也朱氏之世澤自唐昪友先生以降宋元迄今代有名德拙軒之尊公號勉齋尤以行誼聞於鄉月偕諸薦紳為斯文會相與規勸德業游適情性導化風俗其積累培益豈一朝一夕乎哉故子孫皆明經用世陟要階

擢倫魁而拙軒君獨衣布食力勤儉刻率以養其親者四十年殖業既豐遂委蛻叢務周旋會燕踵前人之躅近復應令入財拜武爵蒙被氣化飭礪名行操范蠡之遺計收卜式之明分顯榮美厚固所宜然而順其時無兢於物斂其身不搖其精寧不為彭聃喬松關尹者哉吾聞勞於始者亨其成君其亨乎出自本分者保於久長君其久長乎自求之福既得其二必兼備其一矣

送劉君彥明出守衢州序

世言士大夫嘗為法官則於從政無所不可良以人之情僞事之是非得失稔聞而熟究之繇是以防民則齊以馭吏則一而天下無難事矣故銓司為官擇人凡郡號難治必使法官為之若曰攻痼疾須毒藥而他物不與焉愚則以為法者緣物之情而約民於禮者非徒也姦人罔法以濟其私固不足齒而刻揞之士用法太峻不遺錙銖慘毒之風怨懟之氣逆好生而奸太

和以底於亂是豈先王立法之意哉故君子習於法必經之以理體之以情凡以匡民使趨於平而已劉君彥明吾同年也官爲大理者幾七年爲人敦篤詳慎外若悶悶而內實洞達簡於私交而勤於公家明習法律叓涉利害人固以老吏目之今年秋九月擢守浙之衢州言別鼎臣曰往何以爲政君曰人言衢難治自吾觀之非衢之難也治衢者之難也昔奉教於君子矣不敢以偏徇撓其心不敢以貨賄黷其身不以

刑法智術籠絡其人民因其俗察其所蔽旌別淑慝而善導之如是而衢有不治者乎鼎臣曰善哉君之言治衢也昔柳宗元刺柳州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民各自務奮相率化服張方平帥蜀其言曰民情無常惟上所待於是以齊魯之民待蜀人而蜀以大定二公廟食境土功名流於今不衰今之從政者未必然自智而愚民自恕而責民已挾屠沽市販之行而因以機陷仇敵待人是故無所往而不敗且亂劉君先自治而厚待衢民如此行見治績日臻名位日隆以追蹤古人不遠矣夫爲政而不任法循乎天理合乎人情本經術以宣王化是猶醫師之良於藥物之辛甘苦鹹平毒無所不備隨病之淺深而施治焉於乎上至公卿下至郡縣之吏使人挾是道以從政庶幾天下其有瘳乎遂因其某之請而述以爲贈行序

贈醫師翟古峯序

醫愈疾濟人夭歿世所急也先王不以序於四民之業豈上古氣龎候和民樸以完而疾寡醫

不必其專業也是不然神農使岐伯嘗百艸療疾而醫道興焉黃帝與岐伯雷公鬼臾區輩闡扶命秘以定大經巫咸以鴻術爲唐堯醫下至俞跗盧扁和緩諸醫匪聖賢之徒則神仙者流皆上知天道下察地理中測物情爲萬世開仁壽之域卓卓乎不可尚矣至若張長沙華陀孫思邈許胤宗以下諸君要皆傑特奇詭之士弗克自見乃假術業以擅名於當世作則於後人

於乎是豈齊民所能預哉後世風氣澆漓時艱民僞疾疢之端不可窮紀上哲難逢而徒委之庸人鄙夫竊糈粕之似射錐刀之利十不得一中絕民命忮傷天和於乎是非予民醫國者之過歟予舊以先太夫人遘痰嗽疾莫能治嘗究心於古經諸方論者數年頗能決醫家之藩籬而遵其庭塗矣竟奪於爲士弗果升堂入室焉迄今以爲悵恨俯仰宇宙憂惻元元每喟然興嘆曰醫道至是幾於絕矣於乎豈不然哉豈不

然哉翟君名崑字古峰蘇之嘉定人少不羈中好醫術正德間得鍼法起諸疾著聞於鄉嘉靖初來京師遊公卿大夫之門每奏奇功間有瀕死廻生於七劑者一時貴賤遠近賢愚稱良醫必曰翟古峰翟古峰用薦試禮部充太醫院醫士予昔備員禮侍進之叩其所蘊對曰某幼失學長涉獵群籍久之心若有所得施之於症或隨手而應予曰審如是庶幾古人所謂吾意所解口不能宣者與君遠祖某仕元判太醫有聲子孫丁季亂失故業至君崛起紹百年之墜緒殆天之所啓歟甲午之冬乙未之秋予再得疾頗劇咸委君治不疑治輒效酬以金弗受於乎視時世剽竊僥倖射利爲身謀者有間矣予感其世有其術嘉其志喜後學之有人誘進之以是文俾希蹤古賢爲昭代醫垣之光不其偉歟若夫樹勛名位通顯以復其始固君分內事也予不復佞君之子某秀慧不凡髫年通經義善屬文獵獵有凌青雲干紫霄之氣君挾此仁術

務拯人濟物紹善慶於後人以昌大厥家是又當求諸其心

呂氏族譜序 以後補遺

周官立九兩之法以繫邦國之民其五曰宗所以教天下尊祖而合族也及周衰秦亂世家淪没而宗法已盡廢矣歷漢而唐代多變易族姓播蕩譜牒散逸源流無所徵間有存焉匪冒則假冒則誣於始假則絕於終甚而斬艾爪瓞泰越骨肉尊祖合族之道無復知講昜勝慨焉嘉靖戊戌秋國子生呂道爔持其所輯族譜問序於余余觀焉曰呂生知譜哉夫始無所冒終無

所假要之其言也胥協於道其知譜哉余惟呂之先虞封姜姓於莒以國為氏後省莒從呂因氏呂焉閱世以來若周武之呂尚周穆之呂侯晉有呂相漢有呂公魏晉將有呂虔呂蒙其顯赫厥宗者先多著聞溯其源其舊譜足有追證者隱居彪命其子道爔修譜則斷自玉泉府君欽咨始呂必自玉泉始者玉泉避元季之亂自吳趨門徙沙溪茲所知者沙溪以後而已自趨而以前則雖有高曾之遺譜弗敢究也呂之族

繁衍或贅別氏或別氏遂從其姓或久假而不歸將自絕於其宗矣茲譜之修也返異歸同必復於呂伸之祖其祖禰其禰天叙人紀有攸藉哉夫譜之修蓋有繫於一族而匪專於一人之蹟將以傳於久遠而匪徒資須史之談玩而已予嘗觀於其大有述世系者以崇本也有述五世者以敦親也有述家傳者以知類也有述大傳者以觀德也有述外傳者以貞內也有述第宅者以示守也有述宗範者以保終也其發凡

舉例則約而明其叙事綴言則博而核恩義之所相維始終之所相翼尊祖合族之道胥此焉繫足以傳矣故曰始無所冒終無所假要之其言也胥協於道其知譜哉予世家崑邑與沙溪僅接壤其俗務本習淳朴濡於聖化之深雅謂仁里呂之族有彪剛正好禮施仁倡義族賴之以有與有道爔勤敏皆文行必有發跡於斯文者其他皆以德義相尚敦睦相友無先長無虐貧今觀其譜則世德於是乎可徵矣遂為序其

首簡

閑雲篇序

吾宗爲吳中四大姓之一代有奇士文章勳績顯於古昔元臣碩輔未暇縷數其在元有處士諱仲瑛自號片玉山人逍遥不凡博極群書通析三教座客常滿所與皆海內知名之士今之閑雲翁名華字天祥定慕仲瑛之風而作焉平生隱於市廛然門戶多達官長者軒履少年放浪自適不拘小節瀏暢音律嘗命酒自歌聞者

皆聳聽更解絕習好研精於釋典遂將一彭殤齊物我遺落世故逍遥乘化可謂奇矣哉嘉靖辛卯七月十有九日爲翁生朝精力視聽加於疇昔登眞有得於西來宗旨者歟厥子言官遊京師得請告以歸拜翁壽徵詩爲祝吾久有此禁爲書閑雲篇似翁當一笑浩歌引滿數觥以吾爲同志者矣且翁別業在光福與吾萬梅莊密邇亦將邀翁爲山中道旅焉耳

閑雲篇稿佚

送湖廣右布政使管君之任詩序

廣西右參政管君倜甫至自嶺表甫次于家者三年今年秋九月吏部以君名聞轉浙江布政使司尋陞右布政使冬十一月二日之湖廣任昆之縣大夫鄉縉紳咸賦詩送之委鼎臣序鼎臣承乏太史後曷敢以不斐辭哉嘗觀君子之所守本于所養養之熟斯守之固守之固本于知之明所守不本于所養所養不本于所知或遇事變其不爲外物之所撓奪而失其所守

者鮮矣自正德改元

聖天子諒陰端拱淸穆未踰年奸宄得以竊持政柄故大臣諍臣抱忠義負氣節指奸佞與之異者悉見刑戮貶斥禁錮繇是四海望風而靡彼奸宄者變成法行苛政啓倖門一時脂韋頑鈍無恥之徒翁稱而父事之投金璧貢諂諛誦功德同其好惡者則八座九列可以立致而正氣索然國論無所折衷君當其時閑門却掃視之若閒茲獲陞奸宄伏誅昭公道也君以明

經爲先
皇帝賜進士歷官中書員外郎郎中參議參政
凡三十三年餘一以廉慎公勤自持見之則簡
而恕風儀整飭才優適　故所至友重其信衆
服其量民懷其惠而不以察察爲明赫赫爲[illegible]
者今始見之傳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
可謂不違孔訓而無忝于窮經致用者也湖廣
在周爲楚之封國元社將屋鯨鯢爲穴天命
聖祖揮天戈殲之江漢以平楚三閭大夫屈子

之忠間于上官大夫臣靳尚之讒託卜于詹尹
若不知善惡邪正之所在而問焉卒以廉貞自
居用春秋王法衮鉞聖恩致美惡于蘭蕙蕭艾
以明其所志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非
知而能守者哉宋范文正公先憂後樂嘗自謫
于長白山讀書之日已經略天下之事其在朝
廷在邊陲大建功績亦償其志踐其言爾因記
重修岳陽樓而發于辭蓋有望于天下後世者
遠且大也若磨齊天之崖揚厲神功震耀無極
登臨瞻眺昔人戰爭遷謫歌舞之迹感慨係之
闊壯觀以辭浩懷寄遐想于寥廓懷賢表忠究
屈子之志歛藏而無所著見論范公之業著而
不盡底蘊追事之尚友之發其歛藏而著見焉
著見而盡其底蘊焉豈不夌跨前代稱
皇朝名臣流芳風于千古哉宣尼麟筆鼎臣敢
繼乘之爲君作佳傳照汗簡詩凡若干首意各
自見者不書也

韻要序

詩之爲道本于樂三百篇古之樂章也後世雖
大變古體然有不能變者存焉韻是也聲成文
謂之音韻者音之餘也韻欲其協協則不乖而
和是以成樂韻之于詩大矣古人韻書不存意
者中原之地至治之餘風氣和平文同而聲正
必殊絕千古考之于經蓋可見矣卽間有假叶
要亦有所從非苟然也後有作者若韻集韻略
切韻諸家類聲疏義于詩學不爲無補然皆互
有得失至孫陳州唐韻之作雖未必盡合古人

而搜抉羣書不遺餘力可謂集厥大成宏詞鉅
賦取諡不窮功亦偉矣予久困舉子業欲竊窺
詩人門墻而器局凡庸韻類尚未能一一臆記
每口占短章輙致訛謬擬手錄一帙置巾笥以
便簡閱者久矣李君仁山嘗肆力詩翰隱有時
名適在家塾此志偶符遂取唐韻擇切于用者
錄之文義稍涉隱僻者分疏之四聲凡得字八
千九百有五題曰韻要字類簡明書法精美手
披目覽若珍玉在前華釆盎然可掬快哉善本

允為探韻之捷徑不敢自私因倩工刻之與有
事于詩學者共焉時弘治甲子秋八月

送張德宏宰錢唐序

昔者鄭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産曰少不可猶
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寔多夫令惟一身而
奸胥猾吏羅列于其旁强宗豪右盤據于其下
濆法撓政實繁有徒故民之苦樂生死理亂視
令之不職民受其傷然上有監司有御史臺有
銓衡廉之察之考之課之以低昂其論而榮辱
黜陟為令不職庸獨為已利乎外傷民內亦自
傷非閱歷多而充養素號稱老成者鮮克免焉
宜于産不可于尹何之少也張君德宏登第假
使事歸省白晳華服青陽之色燁燁照人人曰
美哉少進士也未幾詔選吏部得浙之錢唐令
人則以德宏少而為大邑難之余曰凡所以為
吏之道豈有出于經傳子史之外也哉尹何之
不可其未學也苟學奚少不學奚老是故五尺
之童或明習于古今之體而皓首之氓乃莫展

目前之一籌君子之論士可以執一乎哉德宏
之祖兩軒先生謹愿邃經術為學官歸老于家
所在見推德宏日侍左右親承其學得其風流
而以通博濟之經傳子史弘貫曉析自初入邑
庠聲稱籍籍出前輩上較藝必涉高等不十年
舉于鄉再試禮部舉進士既領除書益務收斂
英鍔威儀抑抑笑言簡寡雖未居其位而考民
事憂官政恒惓惓焉然則雖曰老成可也夫質
以基之學以成之世美以徵之謹愿以守之通

博以行之以是爲之雖少其何有于大邑事上
官涖下民馭羣吏凡百爲之所族操牛刀以割
之而遊刃有餘地矣其何傷哉政成課最名譽
上逮援諸常流擢在要階則所謂提刀而立爲
之四顧躊躇滿志者何傷哉它日敭歷中外策
勛樹業爲聖朝名臣亦于此焉推之人曰德宏
少難于大邑吾不信矣余于德宏爲世戚且再
錄于有司皆同年能知之行將入官宜有以贈
又重諸老之命遂爲斯言

送南京兵部侍郎質菴王先生致仕歸吳

詩序

禮十年出就外傅四十强而仕七十致仕夫人
生百年爲期幼而學學而仕仕而老以底于大
耋皆三十年可天道三十日爲一月一月節候
一變人道三十年爲一世一世大運之一月也
久而變矣學者可以仕矣仕者可以老矣先王
之制禮本人情而合天道蓋如此南京兵部侍
郎質菴王先生遂易學成化中擧進士授縣令
遷御史獵獵起聲望擢佐長蘆臬所歴多夷獠
雜揉獞厲之區理棼撲焚尤人所難先生裕如
也年勞既多始召入爲副都御史內撫畿甸外
輯邊備而師旅饑饉因仍旁午事體若犨節脫
落不可觸手先生補綻以完易墊以安談笑而
辦詔賜金幣加級以優之居二年遂命貳機務
于留都至則上下遠近咸倚爲重輿議藉藉謂
可大受而先生去志不可解矣自登臺以來疏
十三上　天子皆慰留之至是復遣家力至京

雖當途故人不致分毫慇勤何况權門遺鄉曲
知已三四書亦戒不得先投沮撓其事疏入
上可之給驛以歸仍命有司加禮焉先生預戒
行李得報飄然就道矣夫先生學業夙成年三
十二以通仕籍出入勤勞者四十餘年方扶有
爲之資據易進之階而騁無涯之望在人情則
然惟先生不謀于妻子不計于僚友以年踰七
十一旦屣脫以去於乎何其賢哉進退之間何
其有禮哉久旅而歸久勞而逸脫銜埒而走原

野出樊籠而翔寥廓顧視利害是非之途可悲
可愕吾得跳身焉又何快哉先生素多蓄而寡
欲視聽起居尚未衰委餘膏剩馥尚得沾溉其
子弟後生暇日則將與搢紳遺逸耕漁野老道
舊悲歡談棋飲酌宅畤遐齡舒舒欲頌神聖千
無窮是先生非直表儀鄉國聞其風者可以起
矣重其去朝者士大夫咸賦詩盈軸將寄歸爲
贈而大宗伯三江毛先生命鼎臣爲之序

顧文康公文草目錄卷之六

墓表

顧文康公文草卷之六

東吳顧鼎臣九和著

墓表

明故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雙溪先生杭公墓表

公姓杭氏諱淮字東卿別號雙溪其先中州人姓亢氏系出漢太山都尉徐子孫避[illegible]居杭遂以地爲氏公之遠祖某[illegible]杭徙義興之東霞埠高祖宗[illegible]又徙百瀆遂[illegible]小愷祖

徵考倫號省齋世樂隱[illegible]書能詩娶王氏生丈夫子六人長濟福建布政司右布政使公其仲也濟初仕爲吏部稽勳司主事省齋得封如其官母王氏贈太安人公少誠篤勤敏受經于兄勤學成痞疾及遊黌舍與兄齊名嘗臺試兄居首公次之時稱二難弘治乙卯領鄉薦乙未登進士第初官刑部歷山西廣西二司主事員外郎詳讞明慎具獄辭如老吏同僚某主事輸宿部中督察獄禁責重且久以子病[illegible]劇辭

不得公慨然代之公暇會同志講經義資以立身行政慮淮陽諸郡重囚多所平反陞浙江按察司僉事廉靖不苟猪戶輸歲課公當簡擇可否衆循常例括金以獻公斥去之嘗謁林和靖祠墓一覽廢典慨出俸金葺之并建放鶴亭手書弔處士辭刻于石尋陞本司副使清理戎籍隱匿宿弊搜剔殆盡正德庚午捧表賀萬壽節回渡江夢驚心動馳歸省侍省齋已遘疾不五日而沒人以爲孝誠所感服闋復除山東按察

司副使整飭天津兵備銓司念公有文行改雲南督學赴任道經貴陽清平衛蠻虜突至圍其城守將畏𠜴束手問計公徐爲區畫令諭以禍福遂解散公至雲南端楷範嚴條約文尚醇雅士習爲變秋祀黔寧昭靖王制以布政使主祀三司官咸與既而其家廟舉祀如歲例速陪衆欲往公不可曰昨命祀也當陪今彼舉私家禮陪非宜衆從之國初雲南未定王禕吳雲死役[illegible]公乃倡爲二忠祠請列祀典考績奏最陞

湖廣按察司按察使屬有怙勢以賄敗者衆爲請公皆弗聽竟寘之於法御史疏薦公執憲不撓可大用巡撫臺廉捕事瞜昧百人杖瀕死下之獄公惻然曰豈盡得其情邪徐訊之多得釋陞山東右布政使尋轉河南左布政使時帑羨二萬餘緡守吏間以啖公公笑曰此它日福吏之貲也陞南京太僕寺卿修舉馬政暇則吟咏山水滁人比之六一翁進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勑督理南京粮儲公務持大體舉要務而

當道者方事苛細謂公長於文學短於吏事勸回籍聽用公浩然買舟下荆溪返舊廬日與兄弟親舊吟咏登眺澹然無復外慕兩京科道交章論薦謂公古心古行時論攸歸投閒非宜銓曹六上疏推任卿貳皆不果用公天性孝友持身廉介而沖淡清逸胸次洒然平生喜施宗黨貧乏歲給之粟不能歛葬嫁娶者賙之有常數立宗約月一會宗人諭使敦行禮義有過者戒訓令改育從姪遺孤女令獲所歸它姪鞠異姓子以亂宗言于官斥逐之家居未嘗輙通刺公府宗姻有詿誤非辜者輙爲申理鄉人持不平請公求直一言決斷無不愧服平生書無不讀文章步驟西漢詩宗杜少陵書法顏魯公所著有雙溪集藏于家嘉靖十七年戊戌九月八日卒其生定天順六年正月十有四日享年七十有七公配潘氏封安人子一奎浙江布政司都事女一適徐文炤孫四士鑄邑庠生次士銘餘幼公卒之明年奎具疏以郵典爲請下儀曹議

謂公雖三品未滿一考然以名碩需用法得全典

上可之特賜諭祭大葬蓋異數也先是奎奉其鄉先達太子太保南京兵部尚書鳳山秦公所撰狀謁予于京邸徵文表公墓予雅重公且知秦公之言非誣乃爲之叙述如左於乎公名德懿行政績屹然爲時所忌弗究厥用君子惋惜焉然迹其所自立固足以震耀海內垂之永久弗泯泯矣後之論世考德者尚有徵於斯文

明故中奉大夫雲南布政使司左布政使

南陸先生楊公墓表

河南靈寶楊氏系出漢太尉震後靈寶即古弘農郡也公諱惟康字叔安別號南陸高祖考諱克明國初以薦舉起家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曾祖考春弗仕祖考懋被詔恩錫高年衣冠服考某登某年進士第歷某處知縣用簡擢爲南道監察御史贈承德郎刑部山西司主事妣張氏封太安人先生生而有異資藝成試外臺占

優等補邑學生負弘治乙卯鄉舉第六人已未舉進士丁外艱服闋甲子選授刑部山西司主事時烏程閔公平湖屠公相繼爲尚書知公究心于法理屬看詳諸司章奏正德初逆瑾擅威權添設內刑廠西廠數起大獄人情洶洶公陰爲救解脫人於死甚多歷陞署員外郎郎中未幾選浙江按察司僉事豪右聞先聲懾不敢動杭富民王氏襁褓兒四五皆倩人代援例爲國子生事覺百方求以賂免公悉正以法辛未遷

四川按察司副使領勑整飭建昌兵備至則修復戍堡二十餘所剏法申令禁民勿與諸夷交易夷情大窘遂歸虜掠受約束不復爲患分守太監宋某怙巨璫勢大肆貪暴公一裁以正擒其左右助惡者遣戍遠地救恤軍民疾苦不遑寧處建昌人恃爲父母威茂水下民兵作亂圍城撫按謂茲事非某不可辦會調公威茂兵備公至下令曰脅從者投牒自別乃得首惡四十餘人誅之餘悉置不問一境獲安西路疊溪防

守廢弛如故昌公使人廉賊首悉擒之道既通乃繕堡堞修備爲經久計上司旌其功曰廉介風采軍民素所信服謀猷果敢羌夷莫敢縱橫丙子擢陝西按察司按察使時鎮守太監廖某侵牟軍民詞訟累皆逼人族子鵬居中用事寔濟其奸惡稚敬憚公卒不敢干犯指揮那仁假璫威以捕盜爲名誣執平民拷掠死者十餘人繫者猶百餘身無完膚巡按御史檄公慮之悉爲辨雪那懼投井死陝一士大夫挾私怨囑巡撫

御史曹君㙐劾公曹至陝得其情頗薦之曰分巡浙中暮夜却百金之餽掌憲陝右公庭惟一鶴之隨公以欽䘏而形迹不存明以理獄而輕重咸得蓋潛申理其事云嘉靖辛巳擢山西右布政使尋轉左布政使處置宜大三關糧芻升宗室祿米章程粲然後人皆守而行之癸未調貴州時湖貴川三省會兵勦芒部叛夷公轉餉未嘗缺乏賊平朝廷特賜銀幣以酬其勞甲申調雲南左布政使尋丁内艱起服當道交章薦

公可大用公見時事拂意遂幡然歸寄情於觴詠世故不復經慮公詩文清逸溫厚所著有南陸稾藏于家癸巳某月日遘疾卒享年五十有九配許氏太保吏部尚書襄毅公長女封安人子男四曰守曰宋俱縣學生累舉於鄉不偶曰宥曰宇皆美丈夫四兄弟先後先生卒女四端容適商州學生南源肅容適潼關衛指揮姚勝祖嘉容適同邑監生焦詔恩升容適武功縣學生康栗栗死亦仰藥死有司以聞詔旌其烈

公旣歿宗族合議立兄子宏爲後公之葬在某年月日墓在縣城南南坡之原宏奉從父詩狀請於鼎臣表公墓詩領戊子鄉薦名士也其言可徵爲之論著曰壽考子孫人之所願欲莫大於是考古詩人凡頌禱於其所厚必先於斯二者驗諸造化因人之善惡禍福之亦不外是公爲理守久每當矜疑多所輕宥歷諸省藩臬馭羌夷定暴亂從軍旅轉輸之役動中機宜累著勛績然未嘗輕僨一事妄殺一人其立心制行

舉足爲人法式而使之四子俱殀年不滿六十於乎天道尙可謂有知乎爲善者果足恃乎惟公考其平生果無愧怍而勛名將垂諸不朽是所得於造化者不薄而足以自慰矣

明故河南布政司右叅政進階嘉議大夫

吳公墓表

公姓吳氏諱愈字惟謙世家崑之積善鄉曾大父子才大父公式贈刑部主事父凱歷刑禮二部主事平生持正不渝棄官養母以終旣沒鄉

人私謚曰貞孝先生適母沈氏母陳氏俱贈安
人陳以公貴也貞孝公初未育子贅先詹事府
君爲娇吾適母寔公伯姊公於甥臣舅甥之愛
越庸也嘉靖壬午歸展先墓二姓尊行惟公巋
然康彊無恙每因以興如存之感甲申冬十月
公忽遘痰疾既時止作起居飲食不廢盥師曰
罔害也丙戌夏五月十有九日竟卒春秋八十
有四先是公之子東等以翰林院編修王同祖
所撰狀徵文表墓道甥臣内隱之餘黍翰輒廢

又二年始克爲之敘述曰公天性敏慧髫年已
嶷才美迫補縣庠生聲華籍甚成化戊子領應
天鄉薦乙未登進士第觀政兵部尚書俞公器
之將言於吏部以職方處公公聞之托所知謝
曰不知者謂某競也官有定分且事出人爲將
有怨悔乃已未幾職方司屬悉坐詿誤外補人
服公卓識戊戌除南京刑部廣東司主事讞鞫
務得隱情暇繙閱舊牘久之遂精於法理已亥
丁内艱服闋刑部尚書張公瑄聞之移書吏部
欲得公甲辰復除舊官弘治戊申陞雲南司署
郎中事主事侍郎阮公勤特奏調公仍守舊司
部有大獄咸倚以决章奏必經詳定乃上酬應
旁午至忘寢食辛亥詔兩京大臣舉屬可大任
者尚書鄭公時薦公心術端謹才行超卓堪長
外臺不報居亡何擢知四川叙州府時論不平
公曰顧郡重寄也苟可以宣吾力吾何擇焉叙
古僰國公因其土俗先後之以禮法奬進文學
親爲課率自是人才輩興獷悍之風漸熄慶符

盜刦縣治捕二十七人煆煉誣服公慮得二人
嘗爲盜者餘悉釋之後竟獲眞盜馬湖府土官
知府安鰲淫虐不道事聞上命繫治撫按憲臣
以委公公曰當以計擒之上官主用兵議卒無
功公選徒會粮若將大舉鰲懼而逸謀煽諸夷
爲亂公曰無能爲矣乃縱一二輕囚令自効贖
罪爲鄉導數勁卒尾之不浹旬鰲就擒事竣賞
則不逮公不以介也馬湖置流官匪人撫馭失
宜羣夷跳梁至攘府印去當道復强公行公至

開以禍福爽悟裏印獻當道勞公曰賢守以口
舌代斧鉞成此偉績貴州用兵轉餉險遠公區
晝周悉民不知艱賊平蒙賓鑼文綺之賜長珙
二縣民飢繼以疫賑𢓨有方且敎令事醫藥變
祠鬼俗全活十餘萬人叙建藩府議遷民三百
餘家於江外公不可曰邦與衆守遷民非計乃
度近地處民且量給徙費民懽如歸在郡九年
凡便利於公私罔不殫慮爲之治狀不暇縷數
用交薦擢河南布政司右參政督全省賦兼理

屯政吏胥緣會計爲奸弊蠹糾結公至剗剔殆
盡宗藩占隱屯田
上特命官覈之持久不決公徐折以數言府寮
語塞遂止其半時巡撫都御史孫公需雅知公
將舉以自代會改陝西不果公所積累久而彌
光人以公輔期之蜀士劉武臣者挾私望飛不
根語吏部信之公曰命可知已弗辨遂得致仕
後用詔恩進階嘉議大夫公彊毅英發識達大
體與人不作已甚嚴居官三十餘年常祿之

外絲毫不苟事人所難力任而優爲之自任自
信不能轉流要結以爲地故宦迹遲回屯膂用
惻歸號曰遯菴以見志延師教子孫結耆舊爲
文會觴詠輒盡日負宅田數十畝課奴耕歛觀
以自適年齡既高神志不衰陳言往事談歷歷
如指諸掌縣官就質所疑里後生有所咨請爲
陳典則計是非利害退皆充然居家嚴肅恪守
貞孝公軌範配夏氏封安人太常卿夏公杲女
莊懿慈惠内政有賴焉貳室姚氏趙氏子男四

長東浦江縣縣丞次南國子生公仲弟德無嗣
推以爲後次西次守中國子生女五長贅贈翰
林院編修王鋃同祖其子也次適進士贈大理
寺評事陸伸次適翰林院待詔文徵明次適陸
燦次適朱希韓次尚幼孫男四詩國子生訪許
誌女五曾孫男三女三夫臧孫氏不忘諫君違
一事之忠君子美之曰其有後于公爲縣獄吏
自罰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
如公勤勞於公始終一節夙夜匪懈刻所平反

瓜發活民命以萬計今子孫多才必將食其報
焉後有考德於是乎徵之

明故贈奉直大夫戶部山西司署郎中事
員外郎李公墓表

公姓李氏諱榮字遇春其先爲開封府之封丘
縣馬臺村人曾祖考二公丁元季亂偕伯兄大
公避兵走通許叔第三公走河間季第四公徙
山西後叔季遂不通問無所於考焉國朝洪武
初詔天下[illegible]氏隨在占籍大公謀於二公曰先

壟無主我長當返汝留此二公遂定居焉相宅
於縣西十八里地名九女塚剪荊棘芟艸萊成
田數十頃未幾以材力儲蓄雄諸遷者二公生
奉先奉先生循配某氏公考妣也公爲童穉時
已穎異常兒雖居田埜彬彬有士人風長補庠
生時學官尚知教士條約嚴肅公遵之終始不
逾勤學彊記善引進後生里中顯者多其所成
就天順中充歲貢卒業國學四方名士多納交
焉曹欽挾近閽曹吉祥內應乘夜爲亂同舍皆
戰慄垂泣公曰鼠輩負大造恩比明成擒耳何
懼巳而人服公識度歷事刑部日繙閱舊牘遇
疑議明允有體要者錄得數帙以歸因是遂習
吏事待選家食僻處村舍力田教子每遇佳辰
則徜徉林壑或招邀親朋吟賞酬暢累日乃罷
性不喜攀附權利人自樂於親就縣令之賢者
常往來咨詢謀議甚密人有干犯忍之久而自
平未嘗一訟于官成化辛卯選授淮府典寶副
人皆曰官卑若是柰何公曰吾性不能俯仰承

奉上官職是固甚宜抵任僦屋以居挾資以給
家人不免於愁嗟而公泰然也久之以職事見
主歎曰似爾材貌殆不止於府寮屬也自是多
被任使公亦孜孜奉公集事而毀言不至同列
意氣相得者與之彌篤真有昆弟之誼居閒勸
率子弟進學燕會不用聲伎集諸生試經義對
句等第優劣以爲樂公出仕十五年年七十有
二以成化乙巳三月十五日得疾卒于官王甚
傷悼之遣官致祭時公未有壯子不能扶櫬以

還遂以某年月日卜　葬于某府縣某山之陽公生平峭直不能苟容交游雖至親厚有過即面折之分別是非曲直義形于色宗黨若鄉閭有所爭競往往取決即帖服無後言好施予樂餽遺在縣庠國學時每與師友通財不謀生產人勸之則曰吾既不爲官冷自憂寧復能爲貧憂子孫哉盖心知其後有昌者矣公卒後以子志學貴贈奉直大夫户部山西司署郎中事員外郎配潘氏蚤卒生一子曰俊女二繼配張氏贈

宜人有懿性生二子曰仁其一即志學登正德戊辰進士選入翰林院爲庶吉士進業有雋聲授兵部主事歷遷浙江衢州府知府心志開通材猷敏贍嘗當紛值險談笑幹濟爲流輩所推然亦以嫉惡泰甚不能阿上官意動得謗毀宦迹遲回女三孫男四曰鸞曰鳳曰夔曰夢女四曾孫男二曰綍曰經女一玄孫男三正德庚辰志學以公事至京奉某狀請表公之墓曰先人之體魄托遠將遣子姓一人往家于墓側以奉春秋非得先生文無以發先德且詒後人意甚懇懇遂爲之序述云爾夫古者民有定志是以朝無幸位而野無媮俗後世禮教不興而庶民之志荒矣望欲日熾而僥倖恣睢之徒衆矣若公高材質行何施不可僅沾宗藩一命乃不啻無怨愠蕭然吏隱以終其身益累德究業以責報于子孫可不謂迥識達士矣乎俾世之仕者人人然而治功有不逮于古吾不信已

明故大中大夫江西布政司左參政耿公

墓表

正德戊辰邂逅監察御史耿公于京師一見如舊知僦居密邇日夕聚處情好彌固盖公於吾兄子潛爲同年又同官於吾氣性若相類者故投契無間如此越癸酉冬起服過東昌則公已致仕家居相見道往甚懽獨怪其色黯慘有不懌者察之知其閔世嫉邪之志未平也至丁丑某月日竟以疾卒得年五十有五於乎其可悼也夫公諱明字晦之別號一白世爲館陶縣人

高祖勝剛在勝國隱於農畝曾祖遂入國朝以閭左補隸平山衛籍遂居東昌郡城祖貴由國子生爲北城兵馬副指揮父耀以公貴封文林郎貴州道監察御史母宋氏贈孺人公少即謷拔不群有雋聲於黌舍成化丙午領鄉薦正德丙辰登進士第選授貴州道監察御史時
先皇方屈意受言公侃侃論列無所顧忌貌偉色嚴庸人鄙夫望而畏憚之奉命巡北城巡內庫印烙南畿馬匹所在懋著風采出按雲南去

貪猾旌賢能剗弊與便號得憲體監臨鄉試簡防嚴密取士惟公嘗處劾囚有民家子爲妖巫魘魅劾而復甦泣謂父母曰某巫拘我置一罌中緘以紙幸紙上有隙得逸以歸事覺論死毋當刑有司謂謀殺人未果可矜也得緩死數年公奮然曰此輩挾妖術殺人視盜白日殺人情惡尤重深又安知其從前不曾殺幾人乎宥之非當遂斬首於市遠近稱快滿兩考績望逈出時輩論者謂如公當使久在朝著必有裨益會

逆瑾竊柄惡謇諤士欲害公無可指摘乃出爲浙江湖州府知府湖地下歲潦民大飢公設法賑卹之全活甚衆修葺學較先于它務刱建書院聚諸生之穎異者命烏程學訓陸槐教之公暇時臨視考較多所成就馭吏嚴無敢爲奸一郡稱治上官舉其才可大用擢江西布政使司左參政既去湖士民如失父母師保江西方用兵剿群盜公專督芻餉而時以謀議贊佐軍務總制都御史陳某疏薦其賢賊平幕府例有賞

給一切不受曰吾職也奚以功爲未幾得寒濕疾慮妨廢政務再疏乞休既歸即居第後搆書屋幾楹日杜門披覽其中敎諸子習舊業雖親知亦罕交接何況郡縣吏士論益以此重之君配李氏封孺人子男二長僉國子生次翁女二孫女一僉以卒之年八月十七日卜葬公于祖塋之東南持翰林院編修許君成名狀來請曰先人臨終命不肖孤願得先生文表于墓其幸念平生惠賜一言乃序述系行而爲之銘曰正

人立道不容于世自古以然君子求其在我者
而已公夙抱材藴感遭遇以功業自期行未中
路而事日非矣抗志負氣不更造轍動有齟齬
遂尼而不前皆天也天之畀美矣用不用永不
永達者弗計焉爲公之後人者其毋踰矩範哉

明故贈戶部貴州司郎中范公墓表

公姓范氏諱畲字耘夫別號良沙主人世家揚
之寶應爲邑四大姓之一世以敦樸嗜義著稱
祖考盛考禮妣某氏公自幼警敏善計讀書即

領會大義人曰必非常兒厥考念其體羸事估
鬻爲難强使治賈公嘆曰吾即賈疇當亢范宗
者遂邃志單慮綜覈緇籌出入寘與機會久之
殖貨拓産作室廬製器用積累數倍於先世人
咸稱之曰良賈哉公曰吾聞古人捐私財助公
家顯名於史冊吾生無益於時即多貲何爲會
歲飢乃出粟若干石輸官給貧民遂以例授冠
帶然非公志也乃召諸子朂之曰吾雖不能以
貲顯若古人吾子孫當發世善佐國家以文顯

斯闊而遠爾是必在韶敎督之甚力韶亦自奮
務畢公志蚤歲名聲大起弘治辛酉領應天鄉
書占高第公得喜曰兒固亢吾宗矣居亡何長
子新配才相繼遘疾以沒公年漸高日愀然不
怡韶侍養弗去左右公强之往會省試凡六往
往輒不售歸而居公察其意怒曰吾年且八十
兒不出仕何爲韶瞿然起謁選於吏部試藝第
一授禮部司務每以私情訴於其長憐之三銜
使命輒得過家侍公且乞諸名公詩文爲壽張

樂後燕速諸親舊相與樂公郡邑榮之蓋依依
不能去公念曰兒謂我耄而衰爾令知吾未衰
也每食爲加一飱拜起毷掖持者出入却杖行
步如常韶大喜慰辭去後二年遷戶部員外郎
監通州倉粮忽夕夢有異且日亟馳詣尚書所
言其情甚迫切尚書許其領公事以南得便歸
全則公已病猶强起曰吾固知兒必來居月餘
竟卒寔嘉靖戊子夏五月之二十有八日共生
正統辛酉秋七月之十有九日享年八十有八

部既免喪還朝用年勞遷戶部貴州司郎中癸巳考績奏最制贈公如其官配刁氏爲宜人於是鄉閭嘖嘖稱歎曰良沙主人可謂有子知含笑於九京矣公爲人倜儻質直孝友成於天性事父母承顏養志執喪營葬皆合於禮度兄弟異居悉推貲產與之後有破產者輒復周給與人重然諾好施予識達世務有所猷爲咸中意慮以故邑之縉紳縫掖暨閭閻長老子弟亡弗敬重公者歲鄉飲酒禮居賓席累蒙詔恩受高

年粟帛卒之日沐浴正衣冠遺諸子孫訓皆善言翛然而逝子男四長即新次翊次韶官至浙江布政司參議次歆崇府典膳女一孫男六嘉謨嘉禎嘉議嘉祉嘉兆嘉愛議祉並縣學生女十二曾孫男五女六韶來京師一日持表弟朱君應辰所述狀拜請表公之墓韶於冑臣鄉同年遊冑監同舍仕同朝稔聞厥考之懿行又朱君爲邑彥言益詳可信乃爲之序而論著曰古者四民有專業然自殷周以選士不遇而逃於農賈者衆矣於乎果士也奚往而不可哉後世習俗日卑士乃有都高位享厚祿猶澳涊乾沒孳孳牙儈屠沽之爲者是故問其業則士也考其志與行則賈也奚庸爲士問其業則賈也考其志與行則士也奚病於爲賈戶部公所成就如是人尚可以賈少之哉矧參議君溫雅恭謹濟厥美而予姓又多負奇氣抱秀資他日聯翩而起策勛於皇朝詩禮之風衣冠門閥之觀甲於江淮者必范氏矣後之君子論世考德必將

徵於斯文

明故贈承德郎戶部主事劉公墓表

公姓劉氏諱汝楫字濟之其先蓟之遵化縣人也勝國時衣冠舊家高祖考諱進卿曾祖考景山祖考汶明經爲歲貢士卒業國學授陝西洛南縣學訓導考清領景泰癸酉順天鄉薦累舉進士不偶仕爲山東平度州知州有惠政改山西之遼州致仕妣周氏公娶王氏爲山西布政司參議昭之女生子男三長㵎然邑庠生先卒

次燦然次燁然登正德丁丑進士第授戶部主
事晋負外郎孫男幾女幾公幼穎異讀書日記
數千言厥考嘗與友人論究隱義公從旁應曰
此出某書考驚曰家中無此書汝何自得之曰
偶閱之書肆中耳大奇之爲文甚敏且煅煉字
句務於精確見者嘖嘖稱賞謂取第可拾後
乃爲家務所奪然綜理隙暇不廢展閱羣書百
家下逮牛馬醫方瑣細之策無不涉獵掇其粹
要以爲淑身治生之資鄉黨後生多從質疑厥

考居遼三年過於勤瘁得風疾即勸令解官棠
家沮之公戚然曰人多願其大人居官徒莫厚
積俸貲爲身計耳吾弗忍也即列狀上官得致
仕以歸弟汝梅少不簕約就繩简學成從遊者
累千餘人命不永人痛惜之晚課二子耕讀因
自號耕讀樂叟已而歎曰耕者不歲讀者不顯
吾方偃蹇於其上何所樂姑以寄吾身而無所
願於世更曰退叟又題辟曰世科誰不繼得慰
二親難皆以激勵其子使成業耳後燁然第進
士例得歸省公時已臥疾然甚喜一日召至榻
前戒之曰爾祖勑書四十餘年所未得者爾一
旦得之尚知所愛惜哉又曰思其難則知愛知
愛則思所以報君父矣至是年十月二十一日
竟卒以十二月二十一日葬於邑西城祖塋盖
正德十二年也嘉靖改元奉詔恩追贈承德郎
戶部浙江司主事公性恬澹而意氣高邁不修
服食不置妾媵不親市井足跡不涉公門晚偕
高年朋舊結鄉社月一燕集盟真率而務儉約

生平重義恐事里中宴家婚喪不能舉指貲助
之[illegible]貧無以償者聚劵焚之嘗行道拾遺金徒
倚[illegible]久不去忽一婦來甚倉皇問之遺主也出
而還之又嘗見一婦女前行甚亟遺物一褁呼
使收之乃新婦歸寧以來製帛履奉尊章者感
謝而去鄰田侵界畔家人來言公曰彼所侵能
幾何勿與較也公善騎射且能詩率口成章深
厚平實一時輩類不能及也戶部君爲冑臣丙
子京闈所取士初覿喜其謹重謙抑無疾言無

情容曰必有所本而然今年吾引疾家居適君來督榷於吳之滸墅關公事留滯馳狀請表公墓乃知公之賢所以廸其子者深矣遂爲之論著曰古稱燕趙多感慨悲歌之士考其所爲似强人意然不合於中行者多矣如公質行遠識文雅可觀詎非生長於畿輔漸被於治化者特沃乎以是光前修啟後圖世澤滋未艾也後有作者於吾文乎取徵

明故誥贈張宜人徐氏墓表

嘉靖乙酉閏十二月七日前奉訓大夫祁州知州張先生安甫瘞其配徐夫人于横塘先塋之左越七載辛卯其子刑部員外郎寰考績于朝推恩封先生如其官贈夫人爲宜人且得予告歸養於是先生馳書抵愚臣曰安甫濫叨科第嘗承乏守州夙夜兢惕獲免罪戾寔亡妻內助之益居多既而乞身早休錫命未霑茲幸以寰兒備員郎署蒙受追贈眞足以慰諸泉壤矣顧墓道之石尚闕其辭敢徵一言用表遺德乃爲

敘曰徐張皆吾崑舊族宜人考諱明別號濟菴以經明行修授會稽縣學訓導遷長垣長壽教諭致仕姚盛氏宜人自幼靜重不背紛華父母愛之願爲得佳婿祁州考諱禎號繼畊於滄菴世通交戚祁州夙敏慧秀翹穎脫子女之良二姓交慕遂締姻盟繼畊翁踈宕好義室金氏亦慈緩畧於治生宜人來歸軄優主饋材類克家爲翁所器重遂攝家政承尊馭卑惟勤惟儉業底豐裕繼畊會群從賓友不時戒須宜人躬自

治具應靡適後祁州習舉子宜人率婢子紡績以供膳或值燕遊無益則膳而不羞默寓警戒勸相之意繼畊翁晚得痰疾起居湯藥將奉不懈者數年沒而歛藏之事致其誠信祁州時自南宮聞計奔歸泣且謝曰俾我無遺憾緊汝是賴後事姑金於官邸尤盡孝養祁州釋內艱從容引退闢園鑿池秇花竹果蔬日徜徉其間宜人略無榮慕梗沮客至猶躬佐具不以衰老辭于寰童丱時已負奇氣騰雋聲宜人衷愛之然

隨時俗偶一為博戲事輒厲色辭訓戒甚切學成舉于鄉乃喜既而會試數不偶則譬解之曰尚未及汝父登第之年何戚戚也但努力進學耳正德辛巳成進士假使便歸省則大喜未幾勉之行曰汝身在公勿戀戀顧家為褱竣事還京授濟寧州知州宜人就祿養朝夕見子勞於將迎愀然不怡褱慮貽親憂上疏陳情乞恩便養得改濮州濮地并要衝至則安焉居無何婦王歿于產宜人悲傷之種種弗釋性歲曾遘風

疾至是作尋愈明年秋七月復作遂卒寔乙酉八月二日也享年七十有三宜人至性遠識念澹菴年耄雖遠宦歲遣嫗問安否家居饋養無虛日每時祭思所生必泫然下涕以義設奠焉姊適周嫡居妹適浦先卒惠其窮恤其後不令失所祁州從弟大理寺正申甫壯歲貧無聊來受學祁州歲給粟贍之死于官蔭鞠其孤皆宜人以六之年未五十而棺衾衣履之制罔不周備或以為訝則曰汝人所不免奄忽盡期猝辦為難及親黨汝而告之者隨所責推以與之予年近四十未抱孫乃戒婦曰吾不聽汝翁畜婢妾今汝夫子然至今以為悔汝勿效我為適庶皆子也婦聽之不四年生四男宜人自奉甚薄與下人同甘苦疏食布衣貫而弗厭以終其身有古賢女之風焉子男一即褱詳慎謙退抑抑如弗勝而臨民戢盜乃赫然焯異績及官法比惟明惟慎懋著勞效以顯親揚名可謂不負毋教矣今雖辭榮歸養他日致遠無難也女一孫男

四恒慕恒純恒思恒學孫女二君子曰婦者家之所繇盛衰又曰世多謹於擇壻而忽於擇婦壻易知而婦難知所繫甚重其可忽哉嵩臣髫年嘗侍澹菴於几杖間篤厚寬和望之知為長者後偕其子蘄同游學舍尤端謹自好稱其家風於乎宜人之賢厥有所本也表宜人之墓而著其父兄詔來者以擇婦之道焉爾世有苟慕一時富貴而不論其人何如徒挾勢規利于目前謂計之得而不知家世之澤已斬于此於乎

可鑒哉

明故福建泉州府同知進階朝列大夫北莊梁先生墓表

梁氏其先河南人在元季有諱孔璋者爲重慶府同知子仲德桂陽府通判始家蘇之崑山子澤民婺州路經歷入國朝婺州之子國用爲山西大谷縣主簿子鏞四川萬縣主簿子棟不仕棟子昱山西平定州知州平定公有文行以孝稱于鄉先生之父也先生生于正統八年五月

二十二日幼而孤鞠于祖母張母吳既長通經術修行蔺晦顯不渝故崑之數世宦世德者必先梁氏焉先生諱紈字尚素晚號北莊爲庠生時與故監察御史朱先生栻今致仕南京兵部侍郎王先生倬輩篤交戚爲文會于經傳子史講究辨難斤斤致極底裏暑寒不怠其所詣蓄宏邃以達遂領成化辛卯鄉薦屢不偶於春官以母老就選得授江西之德興縣學訓導勤于造士士彬彬起兩聘典鄉闈試事號得人二考以最陞福建漳州府通判職科稅不亟不緩所至諭民以供正之義事辦而民不困屬縣巨賊負險固恃强弩毒矢流劫無顧忌上官以勦捕委諸先生乃練土兵立營寨令軍中紉布如被狀爲攻守扞禦計遇賊矢著布輒墮地士以無恐遂奮擊殲賊魁俘餘孽直擣巢穴凡脅從皆生之後有土豪連流賊害人復勦滅之民大安上官以廉能薦于朝得膺寵命平定公進階奉直大夫母吳封太宜人室周繼陳贈封皆安人

先生隨陞泉州府同知漳民立石表遺愛焉至泉未幾署府印適中官至稱上命科索青布非賦額也先生委曲謹處不貽民患郡田疆界舊多侵併爲一正之强弱皆便居二年年未六十乞致仕歸日與鄉士大夫宴樂文酒闢園池亭榭以自娛閒居遊適無拘于固無流于弛有古良士之風以正德十年十二月初三日卒享年七十有三後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卜葬于小虞浦之元衍字圩新阡子男七人鳴鳳四川馬湖

府推官鳴鶴國子生周安人出鳴鸞鳴鵬俱庠生陳安人出鳴鵾夭鳴鵠鳴鵬俱側室金出孫男七人金會介愈全弇僉金介庠生孫女十人適吳懷周志金夏顧大有顧履方顧鈞幼者許嫁朱光璧周仲詩張廷相嚴恭曾孫男二女二先生儀觀魁岸性氣質直持已臨物兢兢畏顧名義老而喪親猶哀傷過禮教子孫正而不瀆處兄弟群從雖踈遠篤以恩義無所歸者收養之死而埋藏之交際無貴賤雅飭温易其有不

可正色抗言面斥之人亦不以為忤子孫娶婦生子聚處無下二十餘人家庭雍穆不聞有異言嗚呼若先生可以為鄉閭表則矣恭于先生托先後輩又婚姻家知其賢特詳素心敬重之其没也吊哭會葬不得如禮恒以為歉適其子鳴鳳謁選來京師請表先生之墓遂為之撰述俾歸而刻諸石先生雖世有顯者職多牧貳未稱厥美今諸子孫咸有抱負將大發先生之名蹟不翅闇昧若是後有考德者于是乎徵焉

顧文康公文草目錄卷之七

誌銘

東吳顧鼎臣九和著

誌銘

贈奉訓大夫翰林院侍讀學士張公暨配
封太宜人劉氏合葬墓誌銘

嘉靖戊子以還　上益勵精學古圖治日進儒臣蔵論經史翰林院侍講學士張先生潮風度整雅敷陳明㫖啓沃之功居多特被眷遇念母太宜人劉年幾八十遘痰疾不良於行三疏乞歸侍養　上重其去弗允會以資勞累陞吏部右侍郎先生每嘆詫不懌曰忘親以饕美官非子也復抗疏陳情詞甚懇迫　上不得已命給驛以歸入門拜慶於床下太宜人悲喜交至曰吾恒慮不得見汝又慮以我故獲罪公義今若此爲榮且幸大矣天恩於何可報越三月太宜人壽終少宰以聞　上賜論祭一壇仍命有司營葬如制葢特恩也少宰將以某年月日啓厥考勁菴公兆祔焉公墓在飛鳳岡之祖塋葬在

弘治某年月日而誌銘尚闕誠有待於今日也少宰馳哀疏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高公韶所撰狀屬從兄貴州布政司參議淑請銘於其友顧某誼不可辭爲叙而銘之張氏其先湖廣崇陽縣人入國初遠祖諱福七者始占籍四川之内江家焉福七生君佐君佐生原隆原隆生亨亨生復祖配李氏生三子長即公諱大罷字邦賢勁菴其別號也時三世同居聚族甚衆羣從遊庠舍公獨以少年總家政綜理有道庭無閒言年逾弱冠始就有司選充都司知印公爲人剛直不阿動循禮法都指揮某狡悍難爲下獨罷公嘗語衆曰張某非若儔也異日當有立役滿謁選銓曹授丙字庫大使故事羣吏歲時醵金幣獻中官勞以食飲乃退公拜起獨往立廡下訊之曰有疾不嗜酒肉羣竪惡之一日欲笞副使某公探袖中印睨之曰辱我佐印必毀爾前衆驚愕不敢動秩滿擢眞定府行唐縣主簿專理易州厰柴炭至則釐革姦弊申嚴約束下

不敢肆時以工侍董厰事若曾公鑑陳公琬彭公禮咸愛重之較歲課率署上考公雖入仕猶日課家人生業自給俸入每推以入縣學師生鄉人在旅每濟其乏罹患難者紓解之歿者斂而歸之九載考最年甫六十捐少宰曰是兒當大吾門吾其已矣乞歸甚力銓曹嗟異擢湖廣布政司照磨致仕鄉先生南園張公東川劉公時宦於朝高其行作文贈之公娶余氏繼劉氏同郡劉處士孝集女性素謹重慈惠寡言笑樂

施予處親族有禮待婢僕有恩視諸從子女無異已出服飾雅不尚華靡少宰初第進士時迎養于京邸者數年迨歸鄉人見之嘆曰張母儉約猶爾也勤菴篤於孝友事考妣竭力承順得其歡心喪祭一遵古道不徇愚俗與弟大德同居既宦即推舊業與之女兄寡而貧無所歸養贍之終其身凡此懿行皆太宜人贊相而成之公沒後十三年始得推恩追贈儒林郎翰林院編修又幾年進奉訓大夫翰林院侍講學士劉初封太孺人進太宜人子男三長潭俞出明經累舉于有司弗偶隱居自好教授鄉閭次即潮次洙皆劉出洙厭少宰績文礪行溫恭敏達器識宏遠卓然負公輔之望益勤菴初教督之甚嚴既貴太宜人猶每以慎身永譽副先人之望爲訓厥所成就乃爾孫男五女四曾孫男四公生于天順庚申二月十六日卒于弘治乙丑七月十九日享年六十有六太宜人生於天順辛未八月二十二日卒於嘉靖甲午正月十有三

日享年八十有四銘曰邃古哲王立賢無方聖亦有云吾未見剛維勤菴公稟賦實良執禮行義自勝乃強矢志卑官聲績日彰賢配遲歸天發其祥雍穆儉勤儆戒自將內外變成乾行坤章施于令子揭芬巖廊天眷不那孝致顯揚生死榮哀爲龍爲光飛鳳峩峩伉儷斯藏鬼神撝訶子孫蕃昌

奉議大夫戶部郎中芮君墓誌銘

君諱元進字希賢其先應天府溧陽縣人永樂

中徙居居順天之寶坻曾祖錡贈通議大夫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祖銅不仕父謙以監生爲山
東臨朐縣縣丞累贈奉直大夫戶部員外郎母
趙氏累贈太宜人繼母渠氏封太宜人君體貌
魁碩性確而不固望之若厓異就之乃質任自
然倜儻有容於所當操執侃侃不爲物下成化
丙午以生員發解京闈卒業太學與四方之士
游掖扶蘊與增益知能日充以融謂甲第可唾
手取人亦以爲然屢進厄於命則曰丈夫策勛

立名寧特一第耶謁選吏部授右軍都督府都
事丁外艱服闋改中軍府未幾以材選擢後府
經歷所至能自砥律見重於武人時逆竪擅威
福繫非辜數十人將置死地君憐之密食以糜
正德辛未遷戶部陝西司員外郎署印浙江司
適奸民輸公稅道賂巡簡司移文稱所輸被刼
君廉得其狀按以法壬申遷福建司郎中三載
考最誥封今官甲戌九月八日以疾卒享年五
十有七其生則天順戊寅閏二月初一日也君

事父母善委曲承歡友羣弟愛而能敎處宗戚
里閈無尊卑貴賤歡然有恩事官長際僚友恭
勤懷款忠告而與善遇事議論風生疏幹如流
入官數年貲用猶仰給於家君子美之娶田氏
封宜人生二子長昷生員次昃君之櫬歸自京
師卽以是年某月日葬縣城東吳家道口祖塋
同年牛君某於君爲姻家且同官狀其行請爲
之銘曰芮之世舊宦門聚國族支彌蕃軋羣從
君孤騫初鎩翮終飛翻武幕散郎署喧察恪虔

罔弗存協外內情義敦卽云施曷紨繁速流化
餘揭軒行足銘勒幽垣信可恃牛君言

勑封承德郎刑部主事張公墓誌銘

公姓張氏諱鑾字與鳴號淸隱蘇之崑山人也
曾祖旭祖能新城知縣父注潮陽訓導母丘公
少頴敏隨父宦遊得口授毛氏詩歸以家累弗
克遂其志未幾訓導公致仕家貧無養公出其
緒餘爲里中子弟師大家歲有延致之者且日
課諸子誦讀弘治乙丑子覓舉進士除錢塘令

公日使人以牧民之道爲訓民陰德之後轉郎
署尋有恩命封公爲刑部主事時訓導公八袠
康寧在堂公奉事愈謹朝夕問安寢不厭訓導
公好客談叙家貧不能支公日具滫瀡召故人
賓客相與娛樂酒酣奉觴于親側笑語陶陶不
啻少時之慕也正德丁丑寬遷廣東按察僉事
奉詔得同冠服衆皆榮之邑里有知訓導公者
咸約爲會訓導沒公繼之款洽凡二十年晚年
尤樂與知己載酒選勝遊吟忘疲殆不易及也

識者比公陶峴信哉嘉靖壬午九月初四日忽
以疾卒距其生爲景泰辛未十月廿有四日享
年七十有二配陳有賢行先卒贈安人子男二
長容娶梁次即寬娶周封安人女四婿歸需陳
恩羅縉錢希賢孫男五廷彥娶郁廷弼娶龔廷
臣縣學生娶全廷傳聘梁廷尉聘許女二婿馮
廷儀其一幼孫男一玄紹女二卜以卒之明年
十月廿四日葬公于西鹿城祖塋之穆合陳安
人之兆焉先是容等衰絰踵門持大理屬公汝
爲狀來謁予銘予與公有中表之誼且再錄名
于有司皆與寬同年受知深矣乃不辭而爲之
銘曰惟昔張氏代有哲人生公不究厥德彌貞
忽焉云邁美璧竟沈鹿城之原佳氣蒼鬱公歸
于斯永焉朝夕

敬齋先生墓誌銘

嗚呼先生卒于弘治十八年某月日葬于正德
四年某月日距今又四稔矣墓未有銘鼎臣之
罪也蓋先生沒未幾而先考妣亦相繼傾棄煢

然無歸積疢腐心嗚呼尚能銘先生墓邪今復
將遠離桑梓感念老成乃敢叙述爲銘刻石納
諸地中先生姓朱氏諱某字德敬敬齋其所自
號也世居蘇之崑山曾大父通甫贅於元名醫
劉國英氏因通其術劉氏卒繼娶沈氏生時中
時中娶李氏生英英娶亦李氏生四子先生其
季也先生之生在宣德某年八月十四日年將
弱冠受學于先達鄭進士介菴會縣選鄉塾子
弟補吏員先生在列自言願卒學舉子時府通

判俞君署縣事試以文奇之遂補學生名稱籍
然一時從遊者甚衆七舉於鄉皆不偶成化五
年先生當應貢其亞白上官親老家貧欲趍大
上官弗聽先生曰吾縱得祿不及養毋念此爲
終身恨彼幸有親在吾可不成其美邪遂讓之
越明年貢禮部試入高等不樂從仕告受冠帶
歸而偕諸大夫士結斯文會月一再集飲酒賦
詩談棋終譽身際全盛享富厚之樂優閒者幾
四十餘年年七十有七微疾而終嗚呼祉哉先

生性醇謹簡重篤于孝友歲時薦享必極豐潔
常哀思諸兄惟仲德溫後亡事之如父撫宗族
子姓過于慈與人無貴賤少長一於謙和而人
自不敢慢初兄弟分財不均人皆怏怏先生澹
然弗較後植貲更裕稱貸者輒與或不能償紿
曰吾政爾償適他急盡更少貸後將盡償輒復
與不疑久之積券盈篋而負責者累幾千金亦
有久而心醉其德者願推田廬償之先生讓曰
姑徐田廬以遺爾子孫近歲黠貨吏見民多美
田精廬百計中傷之必盡乃止人遂謬以爲先
見先生恭儉出于天性一衣裘三十餘年未嘗
垢弊閒居默然端坐雖處稠人廣座笑言簡寡
不善酒一二行面發赬便假寐衣冠整飭風儀
溫雅望之知其爲善人長者室秦氏生一女適
訓導龔經子豫側室吳氏生二男澄清良善有
父風女二長適鼎臣次適金吾衛經歷支琮孫
珮孫男五曾孫男一鼎臣登先生門時年尚少
蒙折體貌不以常壻目之及舉進士報至公[illegible]

疾已革及聞而瞑目銘曰嗟彼善人今之所侮
曰維善人天之所輔鬱而未發爲善者是懼天
道弗僭將日昌爾祚蔚然林丘翳于漢浦善者
起敬茲維先生之墓

明故盛汝成妻沈碩人墓志銘

盛氏沈氏皆吳中舊族譜乘相甲乙累世以儒
醫名家盛出宋參知政事文肅公度至國朝永
樂間有諱寅字起東者以醫學正科被 太宗
皇帝知遇召對稱旨稱爲醫中狀元即日授御

醫汝成其第九子也汝成妻沈碩人其先汴人遂祖某亦以醫術仕宋扈從南渡始家長洲思陵手書良惠二字賜之六世祖瑛在元醫學提領祖以潛有文行事我 仁宗初爲太醫院醫士用薦擢御醫寵眷特深壽終少師楊文貞公誌其墓父孟昭母王氏生碩人幼淑順以慧精女事誦孝經曹大家小學諸書梢通大義在女行中特喜御澹素纖穠靡麗之飾輒推以讓其姊若妹而服勞佐禮居它人之先歸汝成爲冢

婦姑老家勢中衰身親治生勤劬不厭適寒暄時食先意以娛悅其姑姑安之尤謹于祭祀豐腆必盡其力汝成齒長毉益工名士求治者踵相接竭美之供咸出其手夫黨親疎內外上下支屬甚衆處之爲難碩人恭謹和順惠厲異施空于人人夫卒哭之過傷而喪之葬之無後悔毋易其子曰汝父自立于孤苦中平生抱技能無以自見死有遺恨矣汝曹能成其志乎長子早奉教益修其世業諸父汝弼功施于公卿間聲稱藉藉爲郡正科三十餘年擇可代者至是引退以授早早領牒于銓曹膺冠服歸拜母碩人悲且喜者久之踰年以疾卒寔正德二年之七月二十九日也生正統丁巳三月十五日春秋七十有一子男二早娶莫氏建寧府同知震女杲娶鄒氏百戶鉉女女二陳珣劉序婿也孫男一人珂聘沈氏三孫女長適王珏次諸驥次尚幼葬在卒之明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墓在吳縣奇禾嶺早持儒士王汝朝狀請銘于郡人顧

鼎臣述其系而銘之銘曰

清門良業鬱相望女貞獲偶諧儷伉撐頹苴漏勤爾相敬姑怡色孝以養奉先饋賓潔尊盎令斯壽考沒非愴奇禾之陽土燥亢祔夫同穴成禮葬

朱文靖妻錢氏墓誌銘

文靖予妻之兄也予早歲爲館甥於敬齋先生門下見文靖爲人寬裕而於事動有調度無弗及忠意必有資于內助之賢久乃知錢氏性行

之詳而歎其不多得未幾則又悼其殁而惜夫
材且良者之不幸短壽也錢氏諱淑靜父諱用
贛州府學教授爲鄉間人母曹氏素著令名於
戚黨閒錢氏在室象賢而鍾愛年十九歸文靖
事敬齋先生及我外姑摯愛而直易遇下惠利
之而不爲姑息外內有所應酧品量輕重咸中
機宜歲時伏臘祭宴餽問文靖或未嘗經慮而
事無不治所需無不備勤以立業儉以成訓要
皆得於所性而不遠於人情生二男長寅聘陶

氏次丑尚幼一女許嫁鄭古子嘗謂若錢氏者
其舅姑有婦夫有妻乜日朱氏之祖廟有主婦
矣而賦性不永止于三十有八其可悼也夫生
于天順庚辰八月十八日卒于弘治丁巳八月
五日將以辛未十二月廿一日葬于漢浦塘西
之新阡文靖率其子求誌爲書其實且銘曰
賦美有家人之宜兮方植而傾延衆思兮膴膴
高原幽宮基兮戀戀汝姑古同歸兮生死情鍾
永相依兮世德保終千古以爲期兮

明泉州府同知朝列大夫梁公繼室陳安人
墓志銘
安人姓陳氏其先松之上海人大父諱宗信贅
于崑山顧庄顧氏遂占籍焉力本業善樹秇倜
儻有爲所交游多名卿長者父復初能以農桑
郤暇涉獵傳記座談可聽配沈氏生安人自幼
端靜有女德稚齡失恃哀傷動人梁公統室周
安人物擇可爲繼者聘焉及笄歸公公世宦家
族衍以繁父文輝以平定知州卒于官歸櫬無

貲家仍儒素祖母張高年毋太安人吳孀居二
遺息尚在襁褓宿奴故婢皆閱事舍智內政所
屬人倚羣望處之爲難安人承上撫下協內應
外[illegible]無違宜公安之得一意卒業取官初以鄉
貢[illegible]選授德興縣學訓導秩滿陞漳州府通判
尋陞泉州府同知所在名績卓然稱其家承內
助之力居多安人孝慈寬大根於天性執婦道
甚謹吳宜人性嚴重見之未嘗不下辭色歲時
祀先膳羞酒漿必躬自臨治宗黨婚姻問遺逆

來務盡其情泉州乞休養毋不獲安人惻然辭
歸至則吴宜人已遘疾朝夕視湯藥親抱持不
離左右卒之日悲摧幾殞含歛奠哭咸中儀法
泉州致仕年尚强縉紳耆舊相要爲文酒之會
或探勝近郊或辟罯禪林所須不時夙戒薦共
無不飭辦安人素有虛羸疾至是加劇遂卒實
正德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也享年六十有七
以漳州判郡時上官疏異政得貤今封子男七
鳴鳳馬湖府推官鳴鶴國子生周安人出鳴鸞鳴

鵬俱縣庠生安人出鳴鵾早卒鳴鴞鳴鵬側室
金出孫男七孫女十一曾孫男四女六安人鞠
育諸子皆若已出視諸子孫婦愛均一體諸子
孫亦孝敬承奉過于所生同堂聚處無慮數十
人安人一身主持其間大小肅睦庭無間言如
是三十餘年于乎賢哉安人識度落落不爲姁
婣私昵鳴鳳筮仕赴蜀以道遠艱于迎養依依
不能去慰諭之曰汝能守官職承繼汝父斯孝
矣毋以吾爲念也訓迪諸子不忘怒厲鳴鸞鳴
鵬學既成累躋鄉闈則慰之曰疾遲命也毋悶
焉臨終戒諸子孫惟荒墜先緒爲恐諸婦乞言
諄諄以和順勉之鳴鳳等卜于嘉靖改元十二
月三十日祔葬泉州兆持狀請銘銘曰
士喪厥偶鰥悲嚶兮俯仰洟涕但中情兮履霜
之悲哲夫所儆兮粤求女賢壼儀是承兮琴瑟
藏張外內交稱兮德罔弗宜慈以爲經兮胤嗣
日多異巢同鳴兮翼覆喙哺孰爲已生兮孝養
後先和氣盈庭兮寔疏慶源世緜以興兮既福

所伏毀以爲成兮於乎家人利女貞兮

明文林郎德安府推官在竹梁先生墓志銘

先生姓梁氏諱鳴鳳字九成別號在竹其先河
南汴人八世祖諱孔彰元重慶府同知孔彰生
仲德桂陽府通判先任崑山州同知因家焉仲
德生玉婺州路經歷玉生璨入　國朝爲山西
太谷縣主簿璨生孟鏞館陶縣主簿孟鏞生棟
不仕棟生昱山西平定州知州昱生銚福建泉
州府同知配周氏贈安人繼陳氏封安人先生

之考妣也先生自幼警敏弱冠蜚成充邑庠生
偕諸弟講習家學弗懈臺試每占上第數舉於
鄉不偶正德戊辰援例入太學成寅謁選吏部
選人較藝無下數百人先生名在第三得授四
川馬湖府推官馬湖地險惡多蠻獠窟穴府所
轄皆長官司守土官安姓者承襲弘治中始設
流官俗尚未變先生至即攝篆理積務乃勞心
焦思鉤深摘幽務得下情獄繫盜數十人廉得
其枉悉破械縱之遠近歡呼稱為神明瀘州庫

卒盜金久乃覺州吏搒掠後守者將傳致其罪
先生承上官牒往按之事遂白一時賢聲翕然
居數月條陳地方利病數十事上官悉罷行之
仍移文它郡令視為準則嘉靖壬午丁內艱去
乙酉復除湖廣之德安府內地民醇先生乃夷
易應物事無鉅纖剸決無留滞屬縣長吏某墨
敗陰求納賄以免吡而却之卒正以法年未朞
政聲更出馬湖上忽一日暴疾卒僚屬士民聞
之無不驚悼寔丙戌之九月十七日也其生成
化丁亥二月初十日享年六十配夏氏側室褚
氏子男一會國子生女五長適周枳先卒次適
顧大有次適顧履方鄉貢士次適周仲詩次適
鄭若羔孫男四之培之材之器之用女五會將
以乙未年七月二十六日葬先生于小虞浦之
先塋馳書幣奉南京太常寺卿矯亭方公鵬所
述狀請誌銘於鼎臣余二人於先生締交甚久
又俱為婚姻家知德則詳先生早失恃事泉州
公暨繼母陳安人備極愛敬柔聲怡色先意承

志常若有所不及撫諸異母弟友于之情藹然
而不廢享敎家庭雍穆內外無閒言根本既立
故施諸政事卓犖可觀惜哉降年不永功業名
位止于是耳銘曰
清門世宦慶澤攸潴代有令人為璠為璵迨於
節推學古象賢佐郡蜀楚治効卓然宣幽使明
蠦枯使生却金暮夜法用不傾家範官聲評重
月旦喬木遠揚若為中斷齒弗逮德天寔為之
將卽厥後蔚然駢枝虞浦新阡川原紆膴卜吉

以藏何千萬世

明故贈孺人沈氏墓誌銘

孺人姓沈氏諱玉華其先出齊太子家令約世
爲浙之烏程人在元有諱原澤者爲千夫長有
捍衛鄉邑功見嫉于同事辟從宜興國初以遺
材進爲代州同知有聲曾祖彛不仕俱贈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父暉明經舉進士官南京工部
右侍郎致仕爲時聞人母卞封淑人孺人幼謹
重而慧授書記誦背易爽悅人意長事紡製紩

繅不煩女師所成皆出他女上工部公愛之曰
必得良配適少保吏部尚書上元倪文毅公同
官南京爲其子今中書舍人霦擇婿遂締盟焉
年十八而嫁已不逮事文毅左右其姑袁夫人
居平持病旦暮纖大舉職無遺從夫官北京日
躬親案趣入朝歸必問所事事與所居游有不
可卽從容諫曰恐非所以紹前休慰毋氏也違
姑久屢勸夫爲歸省計不果袁夫人沒奔喪水
行涸舟囷請陸不憚勞勩居喪哀毀値忌辰設
奠爐烟中肺成疾愈而復作逾二年爲正德癸
酉某月日竟卒其生成化丁未某月日數其年
止二十有七爾爲人心性明達知所重輕養姑
祀先必親具饌羞薦獻有禮兄讓游太學子紹
甫晬腹痞見之曰吾父始得此孫今若此抱歸
醫療甚至迄愈而歸之已無出媵生一女珍愛
特甚忽發驚搐力疾起抱置懷中或以爲言弗
顧用是加劇瀕死猶拊而泣曰吾不見汝成人
矣暇日溫習嘗誦書以示不忘父訓有切于婦

道者必玩繹數四脫珍飾畀夫置田爲恒產今
有賴焉其所見卓卓類如是至承尊御卑條析
家治當人情適事體乃其細不暇論卒之明年
八月例贈爲孺人霦將以十月某日葬新亭鄉
岡墓村先塋撰狀請銘鼎臣曰女教之廢久矣
貴富鉅宗如二氏者爲之子弟且難奚況女婦
賢若此法宜銘銘曰
其生如歸鼎食綺襦百兩之將德載維輿凡彼
婦非宜有一無終始孝姑警戒成夫有所賛經

久大是圖既鮮蘗芽復殖本株天之靡常可以
悼吁我銘神呵賢婦室廬

明故樸菴陶君墓誌銘

崑南尚書浦舊名千墩永樂間夏忠靖公嘗奉
命復之民樂其成更今名浦南出于澱山湖北
達于吳淞江亘六十餘里凡所欝紆輒停蓄靈
氣爲村保聚廬多富民閭有顯者若世號善良
子弟多孝秀則陶氏爲最焉君諱繡字遠之別
號樸菴曾大父士賢大父誠父慓母王氏君幼

挾典貲有用世之志厥父爲有司所選倚久掌
公稅君遂以童年摠家政幹內應外緩急輒輕
咸中機宜父用忘其私既長益畢慮殫力恢拓
先業日以殷裕延經師教子孫不惜重費倡其
弟元城君絲割田助役以濟族人從父孤歲廩
給復推巳業以植其後從嫂鍾早寡無所倚迎
致別室衣食之厥父沒五月側室生遺腹子育
教擇配授田廬用底于成仁其三族逮里中窶
人揮粟帛錙不爲難非巳有不苟得也義聲聞
遠邇有不平者多就决焉君娶于氏繼李氏側
室支氏某氏生子男七人文林文學文淵文徵
文載文炳文思文華林千戶所吏目淵領順天
巳卯鄉薦炳邑庠生女[illegible]人婿朱邁周褚姚鳳
儀陳僑朱希契錢士餘幼孫男女一十三人曾
孫男女五人君生于成化丁亥十月某日卒于
嘉靖壬辰五月某日某月日葬三沙岡西之祖
塋前期文淵走疏并致朱邁所述狀來請銘邁
吾妻之兄之子也以文行稱于邑庠言可徵爲

序而銘之銘曰
澱山之浸溢爲大川訌原走野演迤蜿蜒迴沿
清門地靈昭宣畀善而發其興沛然菊隱于公
公私㳟利樸菴克家美濟厥世衣冠蟬聯群曰
弟弟施于子姓翔翔賢科福澤大來如川斯波
沙岡之原高墳峩峩吉人是藏鬼神撝訶

明故封孺人程氏墓誌銘

正德十有三年四月十一日監察御史張君翰
之配封孺人程氏以疾卒越數日君持其人狀

來請于鼎臣曰吾婦年甫四十爾賢也而何化之速也將以來月之四日葬于邑吾村之先塋願得先生文納諸墓中庶不泯其爲人君吾同年也誼不可辭乃序而銘之孺人名惠秀其先山西平陽府之臨汾縣人遠祖思道國初官平陽衛指揮僉事後爲他所詿誤謫隷南京羽林衛軍籍永樂初改長陵衛遂家京師父榮倜儻多能通堪輿家周旋諸搢紳間孺人生而婉順父愛異之擇所歸得張君旣而奉其舅贈御史

公姑太安人劉日夕孝養無怠宗黨咸慶得婦事夫交愛警戒時脫簪珥購書佐讀于夫之妹五人處甚洽及嫁輒損已奩具以助之後止餘一篋亦無怨言張君舉進士爲行人兩使宗藩及遷御史出按山東湖廣二省孺人深居自閑戒童奴謹門鑰君恃以無內顧憂得殫志激揚聲大起孺人性甘澹泊室無私藏自于歸迄被寵命謹約如一日未嘗强其夫求珍麗益服飾以姑疾夫又在遠持齋素者十餘年得疾之明日召家人訣曰恨不得終事吾姑囑夫曰汝寡背殯整隨力佛事可無作戒子曰爲善以繩父休家人初謂疾爾也不旬日果卒卒之日尊之姑卑之妾婢與宗黨之老鄰里之媼驚怵奔赴咸哭盡哀止生一子曰維一女側室出尚幼撫愛如已子孺人賦性閑靜故不昧于識不移于俗內盡厥職外絕非度以克承其宗而成其夫於乎可以爲賢矣銘曰

姍敎曠弛壼褻廢俗流競靡滋弗類遊遨往復

肆無礙指擬睥睨沸狂喙侃侃侍御得賢配家人之利在乎內浣服縑素茹蔬菜維禮爲飾德爲佩矧于恒典寧有悖孰表遺範用爲詩示民反俗此賢在我銘其幽重增慨

明故通議大夫南京兵部右侍郎贄菴王公

墓誌銘

正德中禮部尚書三江先生毛公一日過鼎臣曰贄菴景疏請老去甚力我輩宜有言贈之然非先生無能發揚其美也固辭不可具稿似公

公折簡復曰此文當與韓退之送楊少尹巨源序爭衡夫質菴之去無媿于巨源吾之文敢擬于韓公蓋一時奬借之言然亦可以見前輩風流樂與人善類如此後二公相繼捐館乃今復按三江之狀銘質菴之墓俛仰浮世儵成陳迹其能無所感耶公姓王氏諱倬字用簡別號質菴其先瑯琊臨沂人裔出晉光祿大夫覧覧之孫鎮東司馬導扈元帝駕南遷居江左周顯德中明州衙推仁鎬始居分水米漕貢進士宗成

始居蘇之崑山湖川鄉湖川近割隸太倉州故今爲州人公之高祖方澤曾祖珖俱不仕祖琳以公貴贈通議大夫南京兵部右侍郎妣石氏贈淑人考幹累贈通議大夫南京兵部右侍郎妣張氏累贈淑人公幼敏慧有至性甫七歲外祖素菴先生授以小學數月悉成誦無一字舛遺素菴語女曰是兒必昌大汝家八歲祖母歿朝夕哭柩側不去人爲之惻然務廸從工部都水司郎中吳公瑞受周易復偕邑名士若梁公

執泰公獻管公珙朱公鉽輩日相與窮所經義四聖精微之奥搜抉殆盡淵源所漸崑士迄今賴焉成化辛卯領應天鄉薦戊戌登進士第約同年同志十餘人講究律令久之遂深于法理己亥除浙之山陰知縣舉墜廢雪誣枉政治爲八郡稱首九月以憂去改江西餘干二大姓爭田三十餘年連引至千餘人多瘐死公親往臨視斷以數言訟遂息柴氏兄弟爲余與所殺獄久疑未決公廉得其情訊之曰非汝殺人何爲

竊其尸與叩頭伏辜訟牒紛然剖析斷遣無留滯囹圄爲之一空贛盜橫殺縣官御史檄公勦之賊據山險下木石衆莫敢近公夜驅千羊入山縱火鼓譟尾其後比旦木石俱盡縱兵急擊大破之俘獲三百餘人斬首千餘級賊遂平上官方交薦其功能復以憂去改知蘭谿既視事縱里胥逋租繫獄百數十人蠲其逋宥者餘約令二年補償人情大歡捕盜竊摘奸伏民稱神明豪猾遠竄不敢喙息弘治乙卯擢南京山西道

監察御史先後劾免不職大臣二十餘人輿論稱快臣瑺楊某怙使命驕橫至箠擊進士公抗疏劾罷之北虜入寇公屢陳邊務鑿鑿可行
上皆采納壬戌擢貴州按察司副使屬米魯福祐二賊構禍甫息境猶騷然公加意拊循乃定土官阿偉負固桀驁不出見上官公召之即出俯首受約束而去正德丁卯以例裁革改廣東瓊州兵備瓊當符南蛇亂後復苦黎人擾害公督徒卒分布要害邏獲甚衆賊懼請獻出所虜

男女爲贖許之境始帖然崖州千家等村賊起勢甚熾公數駕虛聲以聳之而兵久不出覘知其怠乘夜掩擊連破二村賊震懾出降乃分三大村爲數小村以翦其勢復　奏建守禦千戶所爲經久之圖賊不敢動已巳陞雲南按察使尋陞廣西右布政使會勦臨賀岑充之餘賊匿山谷中衆欲乘勢殲令盡公不可遣人諭以禍福悉出降事聞
上賜白金文綺以旌之辛未進四川左布政使下車不數月剗革錢穀積弊幾無遺既而盜起將犯成都鎮守內臣議焚附近民居以絕窩隱之患公曰是張其勢非計也勒兵結營洞開城門以待之賊不敢近總督軍務都御史洪公鍾統師土漢兵二十餘萬討賊郡縣罷于運餉民多道死公出庫銀購粟貯各倉量道里給之民免轉輸軍無闕乏後總制都御史彭公澤復帥兵勦餘賊下令致期需馬二萬疋熟米四千石公授有司以方畧如期而辦彭大奇之癸酉進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勑整飭薊州邊備兼巡撫順天等府適歲歉民饑人相食公請發通州倉餘糧十萬石義勸富民銀二萬餘兩權宜以賑之全活不可勝計復奏修邊墻四百餘里
上嘉其勞加俸一級虜犯邊射殺參將陳乾鎮巡屯兵馬蔺谿以備之公策賊必乘虛自東入亟調精騎四千餘設伏以待之賊果入自東伏起擊賊大敗虜
上降璽書獎勵復有金幣之　賜乙亥陞南京

兵部右侍郎與尚書喬公宇協恭明謨修舉機
務一時本兵號稱得人丁丑秩滿三載考績至
京因上疏引年不允吏部　奏最給祖考妣考
妣誥命廕其孫世德爲國子生公自任布政使
至是數年間乞休之疏方十三上皆奉溫旨勉
留戊寅年七十二又連上三疏懇乞致仕
上不得已允之詔給驛以歸仍令有司以禮存
問蓋異數也優游林下又三歲而終寔辛巳三
月九日其生正統丁卯十月二十八日數其年
得七十有五

今上聞之　詔有司營葬如制并賜諭祭一壇
墓在廣陽涇祖塋之側葬在嘉靖二年十二月
十有八日公初娶陳氏贈淑人無出繼亦陳氏
贈孺人生子恰國子生女二長適衡州府同知
葉夢洪次適盛有成俱名宦家子再繼亦陳氏
封淑人生子恪領應天辛卯鄉薦女一適國子
生史婺孫男二長世德次世業國子生孫女三
長適周允元國子生次許嫁金允中魏希哲公

爲人仁厚惠利而果毅有爲練達機警而處物
平易不爲矯訐鄙陋小廉曲謹而忠孝大節不
漴居親喪悲哀執禮三載不渝事兄南京工部
郎中僑并佳健曲盡恭順創建家廟割已產置
義田手書規條以授宗子俾世掌之自奉儉薄
而厚于濟物祿俸之餘每分及族黨故舊師資
親友罔不周到雖遠戍之卒行役之很饑寒患
難告于公必滿所欲卓識絕人利達禍患不足
以動之逆瑾擅權之日親昵中勸公納賂以自

全公曰生死貴賤命也使我盡喪其平生貴不
如賤生不如死爾仕優而學暇則與諸生講論
經義常訓子恪曰法可畏不可玩天理二字不
可遠夫子心聞者以爲確論在公無大小外內
治官書理民事惟日不足剸繁治劇排難解紛
不遺餘力未嘗時刻宴安自便故雖細民遊夾
罔不德公繫去後思貴崖二州立生祠以祀之
久而不衰庶幾所謂夙夜匪懈古之遺愛者與
獨恨無當途有力者薦引之使立乎

本朝是以功業若是而止爾銘曰
世胄聿興間氣挺生明經起家行立藝成洎于
從政維民之貞盤錯歷試刃新發硎炎荒絕徼
瘡痍飽更左輔甸宣留都貳卿舌端風雷胸中
甲兵敭歷所至邦畿底寧詎曰弗克致身台衡
自信自好滿覆是懲勇退考終保節完名大塋
𠊓物生死哀榮英山貞石勒茲新銘論世考德
斯文足徵

顧文康公文草目錄卷之八

顧文康公文草卷之八

東吴顧鼎臣九和著

記

遊馬鞍山記

滄海以西平原百里無尺土之限洪濤洶湧勢若吞焉馬鞍山特起與之角巍然並江之濱體勢凝重而巒石背起立雖毗相對澥潮至此亦披靡帖服嘗試評之如孤軍在野解鞍休臥然虜疑而莫之犯又如鴻門驍將髮竪眦裂敵懾

而不敢動其勝可想而見也故胸中稍有蕭曠之味者皆知遊焉然秋冬落莫則寡遊又非達士之尤不能也已未十月二日天存朱先生招同志凡十三人逸而玩世者五人周邦禎趙德聚葉宗淵沈廷修其一天存也不仕而膺封爵者二人孜學王公吾兄自如先生而芝雲主人周則有待於是者也登胄監者二人朱天成黃宗達遊邑學者二人衛光績暨予而應祥周先生則有司以貢焉者也出處通塞不齊皆浩然抱丘壑之志於山有邦分焉所謂達士之尤也攜妓五人雜伎從者八人工歌者二善樂者六皆極一時之選吾山亦非見絕焉者也衆集野鶴軒軒在山之陽頗幽敞北窗收山景作圖障每欲坐對盡日而不果日將午入山樂前導迤邐而西憩桃源洞天俯視城郭編廬櫛比咸謂出塵埃之表矣北上攀石磴或二三成羣呼號相攜或自詫嬰鑠獨行若飛扶一妓者二妓扶者掖二蒼頭徐行者行半里許衆皆草坐石下

樂聲出烟雲之上過此路紆而轉峻風日晶肅客皆發雅興騰而上至絕頂見華藏浮圖毀剎與稍嶰邦立釋子二三輩出迎路左主人揖客登卧雲閣舷酌既傍客齒坐而妓女雜其間介之者忻然若有獲焉否者望之若慕焉弱者徙而就强者或攘而去焉釋子供茗立俛不敢視或竊窺焉歌樂迭止作舷傳如流客呼酒恒恨不及已而爽者閙者投壺者負者顧喜而勝者乃悔焉且酬卯春風亭望文筆峯亭若飾而美

也峯若增而高也崔嵬硊砑亂石若層雲驚湍
變態千萬意皆秘而今始出也極天滿地勝觀
不可名狀衆皆環坐亭下呼酒盞急歌樂襍沓
予獨振衣蹋巉巇客或從焉其長袖纚纚麗服
颸菁聆藐流盼者馮虛欲凌倚風欲歘傾日欲
銷盡態而爭姸客相視疑非人間世也既暮循
舊路燈火延數百步僕夫隨酒遄快意復滿飲
三四觥懽呼歌笑震撼如市客皆醉且散屬予
記其事予以不飲得窮景物之奇且悉歸而記

焉茲遊也樂事比于桃李園歌舞不讓于東山
老妓抱琵琶凝纖歌予最少握毫述以文彷彿
得潯陽滕王閣故事古人得一以爲勝今悉具
焉不以爲勝乎江山千古人事不常風流汗漫
如茲游者又安知何日復繼也書以俟焉

特檜樓記

予性愛山以登眺爲至樂處城市闤闠墻屋障
礙如坐井中甚不能堪故所在必搆樓樓無大
小必闢四牖資眺望也初宦京師每散朝出長
安右門見西山紫翠橫馬首歎曰都城有此麗
景不可使須刻不接于目也遂即所居之後圃
搆樓二楹高可縱目廣可容膝適了已事爾客
聞而落之則大笑曰先生所見何私而不公隘
而不弘如是耶寘不能避風雨貯圖史悔之居
數年因戒家僮每附舟將食粟來必致杉材中
梁棟者一二以從既足用乃市羣材偕衆工拓
樓爲四楹高視舊增二尺餘廣三倍焉于是陰
晴寒暑之變主賓周旋獻酬之地坐卧凭據百

爾之用亦畧備焉公事隙暇時一登眺或居閒
無事坐靜觀山不復他徙幽雲吐吞氣候晦明
不可名狀或高或卑時近時遠變態百出景與
情會神爽飛越此身恍然如在震澤之濱聚塢
之區矣客知其尚縶縛于塵纓也哉樓向未曾
名因攬把之富不可遺漏難乎其萃擬爾忽一
日倚南闌睨羣植而老檜特立其中自根至杪
無分毫欹曲蒼翠之柯扶疎蘢葱可親可怡肅
然爲之起敬嘆曰是檜吾晉是居時手植也初

高纔三尺餘今近十倍矣往來相守已三十年狂飈震霆不爲之傾嚴霜密雪不爲之凋日夕鳥雀啁哳喧啾于其中而不爲之厭嘗僦是居于一朝士繫馬牧猪圃中花木根株蕩然而此樹獨存無恙固其禀受不同於他植夫亦鬼神默佑正直而撝訶之者歟遂以名吾樓曰特檜客聞而讓之曰先生之爲斯樓以山也今名不以山以檜其義何居予曰吾樓之勝概非特山也 大內之層宮複閣崢嶸於其東都城之麗

譙雉堞森聳于其前琳宮梵宇闕閈甲第參差于左右者可以得之仰瞻盼睞之間然皆外焉而非內也遠焉而非近也虛焉而非實也斯檜待吾而有吾固得有之矣吾樓始於山終於檜舍彼而就此奚爲而不可哉曰如然則樓惟南其牖足矣惡用旁啓二牖爲哉適于巳將不適于北隣乎予瞿然謝曰吾過矣吾過矣不違于世務之故也微子言吾何繇改請承閉二牖收斂心目日對吾檜與之從事

正氣堂記

監察御史謝君琛按吳門之五閱月上言故宋少保右丞相信國公文天祥當宋之季年以勤王之師開闢平江凡幾月而去雖事出倉卒而功德顯著去之數百年而郡人思之不忘法應祀典今其子孫有流寓吳中者願出地建祠按其譜系僅八世而邇而私家祠祀非出於 朝廷之公無以慰郡人之思宜令有司即地建祠歲時郡長史致祭復其子孫一人守之 制曰

可於是有司奉 詔惟謹越歲祠成又於祠之隙地爲堂三楹大學士長沙李公東陽大書其榜曰正氣堂取公所作正氣歌而表識之也其宗人監察御史森屬鼎臣爲記夫一元之氣其初混然陰陽迭運不齊而邪正形焉是故爲災祥爲治亂爲君子爲小人爲華夏蠻貊雖變故相尋而正氣之在天下未嘗一日泯也是氣也得其常則爲君臣之都俞父子之慈愛夫婦之和樂得其變則婦死於節子死於孝臣死於忠

不可易也君子得天地陰陽之正而不爲於物
故其氣之所至雷霆爲之威日月爲之明霜露
爲之變金石爲之開江漢爲之迴鬼神爲之昭
靈曰維賴之以張三綱賴之以正人極賴之以
立聖賢之教賴之以不墜孟子曰我善養我浩
然之氣又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
害則塞於天地之間文公當宋末造以身殉國
殫力恢復屢踣而益奮國亡繫虜不屈不撓屹
然如山卒之從容就義視死如歸身徇三百年

綱常之重死而未已是非浩然之氣克塞天地
者能若是乎公之言曰受宋厚恩豈享二姓嗚
呼南渡宰相如公誠負空名所掌幾何若秦檜
賈似道陳宜中留夢炎之徒豢養富貴恩數優
渥而嗜利偷生賣國降虜恬不爲異自公視之
氣息奄奄誠如鬼蜮固不必論其邪正而百世
是非斧鉞之誅萬死不赦吁其可監哉論者又
以公知乎江凡三月爾名實未加追而祀之其
義何居君子曰胡元之禍宇宙厄會三光不明
人文幾塞惟公爲能信大義嚴大分守正處順
其節可上擬於夷齊之諫周孔明之輔漢皆欲
仁得仁功殿一代光照四裔立則作準施於萬
世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故絜德度
功應所在廟祀矧公嘗守茲土而以爲過乎誠
使郡縣之吏歲時對越學士大夫瞻遺像族
屬世胄仰思前烈油然興起其忠孝之心則於
國家治教豈小補哉謝君
天子憲臣持斧畿郊崇正嫉邪所至以褒表忠

賢爲事其亦有見於斯乎

昭德祠記

昔者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祀也者上之人所以風示群下昭有德而明勸懲也嘗考之班孟堅傳循吏盛稱蜀郡守文翁仁愛好教化終於蜀吏民爲立祠九江召信臣守南陽視民如子化大行吏民親愛號曰召父元始間詔書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蜀郡以文翁九江以召父應詔歲時郡二千石率官屬行禮奉祠信臣而南陽亦爲立祠

夫自古循吏世不多見在上之人所以風示之故既沒而名益彰彌遠而其流無窮也文翁當景帝末召父當元帝時一則百五十餘年一則四十餘年然後始舉祀典何也蓋遺愛洽於民心必久而後定上之人亦因以風示群下昭有德而明勸懲焉是固聖王所以制祭祀之意也我　國家興化致治厚養元元崇奬循吏可謂至矣我

皇上中興尤惓惓焉嘉靖庚寅　詔諸處祀忠臣孝子功利一方者於是臨清之民以故知州事夏某治多惠政勤事卒於官既列祀名宦矣相率爲立專祠疏請於　朝著在祀典嚴之民聞之曰公嘗爲郡推去嚴之後立愛民父母碑於通衢及卒於臨清計聞亦既列祀名宦矣其德政在人心人不能忘今

聖天子下明詔祀功利一方者舍公其誰迺相率鳩工庀財營構祠宇遂叩　闕請著祀典如臨清仍乞錫之祠額我

皇上俯順輿情下禮臣議以爲應祭法所謂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之義錫祠額曰昭德其在臨清曰褒賢竝給焉令有司長吏春秋祀如儀於是嚴之縉紳若南京刑部侍郎王君浚等僉謀曰是舉也民之情也

聖天子所以褒顯循良典數也不有制作勒之貞珉其何以彰盛典而示來裔乎迺合辭以狀請記於予予素知公德且公之元子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桂洲某

為時元輔其實忝同丞弼其何能以不腆辭謹
按公世家貴溪以弘治己未舉進士解褐爲嚴
州府推官嚴故號淳朴其狡悍者或好囂訟公
秉心仁恕持法明允不事深文苛瑣詳讞之下
多所平反其俗婚葬率沿敝習不繇禮制貧民
生子女多不舉至投諸水公刑其抵禁者俗爲
之革其他若均更徭定折稅宣德意以爲民興
利祛弊贊協牧守力任而推行之吏畏民懷合
境翕然比三載考績遷知臨清州其治臨清猶

其治嚴也州當天下水陸之衝供需什九民不
堪命公善拊循稍遂蘇息時正德初中貴人用
事橋虔爲姦公推抑之無所於撓居五載節用
愛民興學閘敎不遺餘力竟以勞瘁卒於官卒
之日橐無餘貲至不能具棺斂其雅操可知矣
予惟公之賢所至皆有惠政信乎古所謂循吏
也公之去嚴殆四十年去臨清亦且三十餘年
聖天子一旦下明詔舉古聖王祭祀之典以風
示群下而二州之民思德不忘嚮風若此非公
德化入人之深曷克以致是耶比於文翁召父
不足多矣嗚呼公身不都崇爵而沒享榮贈如
元子官用不究厥施而慶鍾於元子相業著當
世生不介耆齡而食報於二州之土者爲無窮
他日傳　國史著循吏蓋將與文翁召父齊休
光於千載也乎遂書以爲記又從而歌之曰
粤若炎漢崇循良文翁召父遙相望化行西蜀
暨南陽遺愛炳炳民不忘寂寥千載榛荒犲虎
接跡鴟鴞翔公才瑰瑋如珪璋力挽浮薄祛强

梁仁風駘蕩惠澤彰媺美在昔流聲光溫綸下
逮砥萬方錫祠昭德輝龍章廟貌翼翼山蒼蒼
春秋秩祀著太常神來宴娭陟降堂靈旂繞獵
羽旆揚猋馳景迅何煇煌蕙肴蘭藉芬椒漿嚴
之烝人樂且康報公伏臘期無疆

蘇州府學初作兩廡從祀像記

正德四年秋太守林侯以兵部武庫司郎中來
刺是邦謁先師於郡學顧瞻良久即講室進學

官諸生語之曰士後聖賢而生學其道孰不思覩其形容故飾廟貌以崇祀禮亦宜之漢初以繪事後尋易爲塑像隋唐而下代因之迄我昭代國學厥有明制今兹殿有像廡以主在物爲末稱在禮爲無則不可及覩祭器服物久多闕壞益咨嗟弗寧惟政本之隳是懼慨然思作而新之則又念歲游凶官貲無餘乃推已俸若干緡諸生慕義者三百餘人咸願出私財以相厥成市材鳩工儆役從事以委諸學官而屬訓導

李鶴專董之衆皆承奉德意協勤效能而經度委密率禀受于侯質埴土物色異貌衣冠隨其時制凡塑群賢諸儒像一百一十有一貯以木龕下承甓爲臺龕受像四補治殘闕增飾漫漶祭器二百九十有四樂器一百七十有八祭服冠帶各六十有二舞衣如佾之數其度閣懸載雜治之器總三百四十有奇維像既備維器服既富且美維采章體物則合于度矣工始于明年之二月壬子訖于五月辛未侯擇日致齋舍

菜于廟文物煥然改萬目觀八月丁亥薦歲事乃大合樂肆陳俎豆自諸有位暨百執事興俯陟降若親炙孔庭而往哲儀形怳惚具在禮明樂備神宜人和協于大典前此未之見于是渢渢乎咸頌侯之功不置而學官諸生因請徵文于鼎臣刻石紀之侯不能止嗚呼吏爲政不知所先務棄吾民久矣豈惟棄之峻刑黷貨從而戕之是以王風日微至治日遠識者用痛心疾首我侯首新學政爲吾民者甚厚繼撫凶饑念

財力未裕憂傷中盡而慮處甚遠心事明白威儀雅重確乎粹然其大者立矣荅尊甫尚書公緯文卓行爲時之望侯世美象賢君子夙以遠大期之治郡功名信已超出常流如此然則士樂育于斯涵濡于禮樂其永永毋忘侯之功窮居以成身出而顯名其始終險夷一節爲孝子爲忠臣無忝孔氏之徒上以副國家設學養士之意下不負侯所以厚民作成之心斯善矣不然徒華衣冠談詩書誇諸人曰我爲士我爲士

貿與愚民等耳雖聖人與居無益也奚以像爲奚以禮樂而急之爲務哉侯名庭枏字利瞻福之閩縣人

傳

明故中憲大夫思南府知府二南張先生傳

先生崑邑人諱汝冊字濟民以鄉貢起家歷官南昌思南郡故二南其別號云

先皇帝朝不造多難倖監煽城狐之奸逆藩掉

金魚之尾賴天保幸奠金甌而一時傑躅薦紳糜爛士類則幾奄息矣然世知居中造蠱者舉朝側目而不知逆藩遠京師懷異心久又陰通貴人于朝而肆鴟張于其邸無問督撫監司大僚凡士釋褐選授或他所移任左遷一屬洪都輒攢眉往至則無不入其𦊅者非慣慣以爲不足介則心害其能試嘗之而結之而籠之而齕之甚有罹其毒者順則禍遲而大逆則禍陰而速藍莫可誰何故遊者揭舌以畏塗戒也二南

先生弱冠知名以成化甲午貢于鄉後不第授倅南昌南昌故與邸屬歷弘治正德莅任九載剛正廉明上下信服政聲赫然又長于孫吳之法捕巨寇威名益籍甚藩始欲致之先生爲修溫太眞祠以見志藩奸鶴有帶牌者適爲民家犬所斃藩虐其家且聞于先生先生判曰鶴雖帶牌犬不識字禽獸相殘于人何與縱之去藩惲先生嚴亦且止已而藩之嬖妃兄爲盜把風先生捕之急嬖妃中夜持泣藩不得已爲請者

再先生唯唯而卒置之法藩愈銜甚欲甘心于先生許失火側室紿先生救而害之及往止宮門大呼曰正殿災乎當親赴否直隸任耳遂不入亦竟不能害會考成遷貴之思南守幸以免迫藩擒而先生亦休矣嗚呼當先生以一下僚又名已見于時而木彊狷獍之側慮無不裂嫉而几肉者乃獲以自保且孫許二公强項一呼慷慨殺身萬世參表而先生從容祇柱陰折邪心幾在虎口顧以獲全泯泯予每以脫禍幸先

生于生前而不能不以脫名惜先生于沒後時讀張氏誌乘于南昌事多隱語葢時事未盼作傳文者猶咋舌焉予故表而傳之至其天性孝友宦績所在著名與其家系之詳語具載誌記中不為贅

賦

中秋賞月賦

素吳司時蓐收行政日道西陸斗回酉柄大火下於坤維虛宿中平離正掃赤煒之煩酷布金

行之清靜豆雨飽兮初歇梧風颯兮漸勁寒露零而金莖香灝氣浮而玉宇淨燕翩翩以東歸兮鴈嗷嗷而南競蟬咽聲以不鳴兮鷹奮迅而欲橫南呂之律始中西兌之治方盛係三五之良宵適平分之秋令萃烟霏而雲容四合潦水澄而天光遙映斯時也陰精揚彩坎象懸空西嵬已載東嵬未終望虛御兮駕氷輪於海東素娥舞兮調霓裳於曲中移移兮金波有影團團兮玉斧無功寒玉臂兮清輝皓皓濕雲鬟兮香霧濛濛既委照兮珠簾華屋亦容光兮瓮牖桑蓬普貞明而無私兮羌萬里之攸同人世總清虛之府皇都一韮珠之宮予於是盍朋簪開賓筵酌清醑調朱絃暢幽懷之廖廓邀勝賞於嬋娟歌坡翁之水調兮唱晁叟之洞仙脩歐陽之玩月兮賦希逸之佳篇喜美難之兼具樂風景之無邊已而銀河斜漢玉繩低鏗爽籟發於林外天香散於庭前惜光陰兮易度愛良夜兮無眠群囂既息衆音並傳幾處樓臺絲管沸兮樂

歌舞於芳年誰家門巷砧杵急兮碎窮愁之萬千慨人間之憂樂感天上之缺圓徘徊俯仰不覺為之太息而凄然客有語予者曰賞心易負美景難留可人明月屬此清秋今夕之會也追玉堂之勝概無天柱之遠遊據床笑傲兮若登武昌之樓詠詩諷誦兮如泛牛渚之舟騁高談之亹亹浩清興之悠悠人生有幾不樂何求子獨感慨而惆悵兮殆有類乎宋玉之窮戚而悲憂予乃喟然歎曰予豈知予者哉予竊怪夫少

年之倫聞兮寧能爲時物而解顏吁嗟乎哲人之用心兮固將視一世以爲悲歎月明明兮而無貴貧兮人情見月亦忻戚之多端有天涯倦遊子家山萬里兮疎間安今茲之夕兮望白雲而倚闌有遠地兮孤臣懷耿耿兮寸丹今茲之夕兮念瓊樓之高寒彼閶闔之巍𡾰兮十室九空撫草薫以爲粱對明月兮賦溯厥而自傷彼邊臣之將卒兮胡笳兎笛老征戍於沙場對明月兮指玉關爲故鄉月照兮深閨有佳人兮怨

斷腸邊衣兮未寄盼良人兮天一方月照兮閨扉有縲囚兮悲夜長雖羅羅兮未脫刻木畫地兮那可忘富貴歡會兮貧苦憂思今夕之樂者幾何人兮而歎息愁怨者紛其若茲伊苦樂之相忘兮抑亦居之所移雅予懷之鬱鬱兮良獨有感於斯志先憂而後樂兮誦希文其吾師彼風流之庾謝兮徒曠達其奚爲今

九重之仁聖兮發元元之瘡痍恒宵旰以孜孜兮曾不暇乎樂漢武彭娥之泡顫書生之窮[illegible]兮一升俞皆民脂愧無才以上佐天子而下吊蒼生兮其何心乎樂明月而娛嬉子以予爲悲秋之騷客兮其不淺之乎丈夫也耶嗚呼噫嘻客聞予言亦悚然而驚焦然而弗寧四顧闃然萬境俱清惟唧唧蟲聲洗盞更酌日色晶晶覺姮娥之有情

顧文康公文草目錄卷之九

雜著

顧文康公雜著卷之九

東吳顧鼎臣九和著

宗法梗槩

喪服小記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解者曰別子者謂諸侯適子之弟別於正適也爲祖者別於後世爲始祖也繼別爲宗者謂別子之適長子繼別子與族人爲百世不遷之宗也繼禰爲小宗者謂別子之次子以其長子繼已爲小宗而其同父兄弟宗之也程伊川曰宗子繼別爲宗言別則非一人也如別子五人五人各爲大宗陳埴曰宗法爲諸侯之庶子設恐其後流派浸多姓氏紛錯易至淆亂故於源頭有大宗以統之則人同知尊祖分派處有小宗以統之則人各知敬禰也丘瓊山曰大宗一宗其繼別子者是也小宗則四有繼禰之小宗則同父兄弟宗之有繼祖之小宗則同堂兄弟宗之有繼曾祖之小宗則再從兄弟宗之有繼高祖之小

宗則三從兄弟宗之至於四從則親屬盡絕所
謂五世則遷者也是謂小宗又曰禮經別子法
乃三代封建諸侯之制爲諸侯庶子設也與今
人家不相合今人家以始遷及初有封爵仕宦
起家者爲始祖以準古之別子又以其繼世之
長子準古之繼別者世世相繼以爲大宗統族
人主始祖立春之祭及墓祭其餘以次遞分爲
繼高祖繼曾祖繼祖繼禰小宗又曰欲行宗子
之法須自世胄始今世文臣無世襲法惟勲戚

及武臣世世相承以有爵祿此法斷然可行若
夫凡任文臣及仕宦人家子孫與夫鄉里稱爲
大族鉅姓自謂爲士大夫者　朝廷宜立定
制俾其家各爲譜系孰爲始遷於其地者孰爲
始有封爵者推其正適一人以爲大宗又就其
中分別某與某同高祖推某四世皆適長者一
人爲繼高祖之小宗某與某同曾祖推某三世
皆適長者一人爲繼曾祖之小宗某與某同祖
推某兩世適長者一人爲繼祖之小宗某與某
同父推某適長兄爲繼禰之小宗如古五宗之
法庶幾存羊之意云

余按禮經繼別爲宗之下止曰繼禰者爲小
宗而未及言繼祖繼曾祖繼高祖茲瓊山先
生言四宗者蓋禮方言別子之適長子爲宗
宗者大宗也故遂言別子之次子不得比於
大宗第自使其長子繼己爲小宗而已意在
剖白適長支庶之辨而未暇及其詳然其下
即接之曰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
宗百世不遷者則大宗是已五世則遷非

禰繼祖繼曾祖繼高祖而何故曰大宗一小
宗四合爲五宗其說無疑矣然大宗如樹之
榦直下而易明小宗如樹之枝旁出而難紀
況不遷則一定遷則屢易故愚以謂小宗之
法宜加講焉蓋大宗每下一世有適子必有
支子不問若干人皆各自爲小宗之祖各傳
四世適長玄孫各得爲繼高祖之宗五世則
遷者謂下繼高祖小宗一代又各自以曾祖

爲高祖而其故高祖祧而不祀而新宗子亦不得復爲四從兄弟之所宗也豈惟大宗之支子卽小宗之支子亦如之蓋凡爲庶子者皆上不得繼人而下却爲人所繼各有爲禰爲祖爲曾祖爲高祖之目各有屬盡而遷之日益遠益分益分益遠千枝萬派至不可勝窮焉故愚以謂欲明大宗可以無俟於譜與圖欲明小宗非譜圖不可者因想像其畧懸設空名布叙世次大都一每生二以見適庶

之辨以著小宗之原自諸侯析而爲別子別子析而爲小宗凡以九世爲止而孰爲繼禰孰爲繼祖孰爲繼曾祖孰爲繼高祖孰爲親盡而遷皆細疏於其下庶幾爲欲明宗法者之一助云

宗法圖

諸侯某甲　某適長子嗣侯　此下世世長子嗣侯序皆如此

乙　某次子始封所謂別子爲祖者也如有第三子則亦爲別子[illegible]

鈇　乙長子始爲大宗

杓　鈇長子二世大宗

汴　杓長子三世大宗

炯　汴長子四世大宗

坤　[illegible]長子九世大宗

鈇如有庶子爲杓之弟者皆準叔鐮爲小宗之祖

杓如有衆子爲汴之弟者皆準叔祖鐮爲小宗之祖

汴如有衆子爲炯之弟者皆準曾叔祖鐮爲小宗之祖

炯如有衆子爲坤之弟者皆準高叔祖鐮爲小宗之祖

小宗之祖

鐮　鈇次子爲小宗之祖如有弟若子皆各自爲小宗之祖又世世庶子皆如之不另說

棣　鐮長子繼禰之宗

沂　棣長子繼祖之宗

杰　沂長子繼曾祖之宗

垍　杰長子繼高祖之宗

垢　杰次子

烞　沂次子

垣　烞長子繼禰之宗

城　烞次子

泜　棣次子

煜　泜長子繼禰之宗

垥　煜長子繼祖之宗

埠

焯　泜次子

埤　焯長子繼禰之宗

垓　焯次子

㴔　鐮次子

沫　㴔長子繼禰之宗

燀　沫長子繼祖之宗

埃　燀長子繼曾祖之宗

堉　燀次子

灼　沫次子

𡎀　灼長子繼禰之宗

培　灼次子

泗　㴔次子

烨　泗長子繼禰之宗

堵　烨長子繼祖之宗

圳 垾次子

型 炷長子繼禰之宗

垣 炷次子

炷 泗次子

至此代六世孫傑 至此代六世而棟 至北代六世而沂
能以繼高祖矣 又祧禰矣 汲祧

棟 琢長子繼禰之宗

沂 棟次子繼祖之宗

杰 沂長子繼曾祖之宗

堉 杰長子繼高祖之宗

仁 堉長子繼高祖棟之宗

珳 仁長子繼高祖沂之宗

玖 仁次子

任 堉次子

球 任長子繼禰之宗

琳 任次子

垢 杰次子

代 垢長子繼禰之宗

現 代長子繼禰之宗

玕 代次子

伯 垢次子

瓚 伯長子繼禰之宗

瑄 伯次子

烽 沂次子

垣 烽長子繼禰之宗

仲 垣長子繼祖烽之宗

琥 仲長子繼曾祖烽之宗

琡 仲次子

价 垣次子

琢 价長子繼禰之宗

瑛 价次子

城 烽次子

信 城長子繼禰之宗

琫 信長子繼祖之宗

玥 信次子

伍 城次子

璠 伍長子繼禰之宗

瑍 伍次子

泜 棟次子

煶 泜長子繼禰之宗

垑 煶長子繼祖之宗

伏 垑長子繼曾祖泜之宗

瑱 伏長子繼高祖泜之宗

瑶 伏次子

伸 垑次子

現 伸長子繼禰之宗

琿 伸次子

埠 煶次子

休 埠長子繼禰之宗

璥 休長子繼祖之宗

琖 休次子

佚 埠次子

瑛 佚長子繼禰之宗

琇 佚次子

焯 泜次子

埤 焯長子繼禰之宗

侄 埤長子繼祖焯之宗

珷 侄長子繼曾祖焯之宗

琛 侄次子

垓 焯次子

伽 垓長子繼禰之宗

琚 伽長子繼禰之宗

琯 估次子

玑 估長子繼禰之宗

琢 伽次子

似 垓次子
理 似長子繼禰之宗

璡 似次子

樞 鋒次子又自[illegible]之祖如父鋒
洙 樞長子繼禰之宗
燁 洙長子繼祖之宗
埃 燁長子繼曾祖之宗
作 埃長子繼高祖樞之宗
玫 作長子繼高祖洙之宗

瑙 作次子

仕 埃次子
琮 仕長子繼禰之宗

璋 仕次子

埽 燁次子
作 埽長子繼禰之宗
珪 作長子繼祖之宗

珣 作次子

侑 埽次子
瑚 侑長子繼禰之宗

珠 侑次子

灼 洙次子
聖 灼長子繼禰之宗
侶 聖長子繼祖灼之宗
璉 侶長子繼曾祖灼之宗

珮 侶次子

伏 聖次子
珩 伏長子繼禰之宗

璜 伏次子

培 灼次子
保 培長子繼禰之宗
珊 保長子繼祖之宗

珉 保次子

优 培次子
玿 优長子繼禰之宗

瑜 佺次子

泗 [illegible]次子
焯 泗長子繼禰之宗
堵 焯長子繼祖之宗
佟 堵長子繼曾祖泗之宗
珌 佟長子繼高祖泗之宗

珂 佟次子

偉 堵次子
珍 偉長子繼禰之宗

珇 偉次子

垻 焯次子
俊 垻長子繼禰之宗
珈 俊長子繼祖之宗

琥 俊次子

傑 垻次子
瑁 傑長子繼禰之宗

珀 傑次子

烓 泗次子
型 烓長子繼禰之宗
侃 型長子繼祖之宗
玳 侃長子繼曾祖之宗

玩 侃次子

俠 型次子
玦 俠長子繼禰之宗

玠 俠次子

坦 烓次子
倫 坦長子繼禰之宗
玤 倫長子繼祖之宗

玠 倫次子

玨 佯長子繼禰之宗

玟 佺次子

宗法泛論

程伊川曰宗子無法則朝廷無世臣又曰立宗非朝廷之所禁但患人自不能行之張横渠曰宗子無法則朝廷無世臣且如公卿一日崛起於貧賤之中以至公相宗法不立既死遂族散其家不復傳宗法若立人人各知來處朝廷大有所益蓋公卿各保其家忠義豈有不立忠義既立朝廷之本豈有不固今驟得富貴者止能爲三四十年之計造宅一區及其所有既死則

諸子分裂未幾蕩盡則家不存如此則家且不能保安能保國家

余惟宗法今世斷不能行矣然此生人大典不可以不知不知宗法是不知吾身之所自也況大宗雖非世胄之家不可立而小宗似莫之禁小宗若立雖不立大宗而大宗可尋矣余覩今世舊族大家非惟無意於宗法而譜學亦廢竊爲悼之故本古人遺說存其圖影於右以備有志輯譜以寓宗法者之一助云

祭法

曲禮曰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鄭玄曰支子庶子也祖禰廟在適子之家庶子不敢輒祭若宗子有疾不堪當祭則庶子代攝可也猶必告於宗子然後敢祭程伊川曰支子雖不祭至於齋戒致其誠意則與祭者不異但不得别立廟惟爲位行事而已後世如欲立宗子當從此義朱晦翁曰兄弟異居廟初不異只合兄祭而弟

與執事或以物助之爲宜丘瓊山曰古者宗法行故支子無自祭之禮今世人家兄弟多有析居及出遠宦者不能皆合祭於宗子也　朝廷宜敕禮官定制凡人家庶子只許祭其所曾經事者如逮事曾祖或祖則許祀之不逮事者不得祭兄弟析居者不許自祀其父遇有告祀薦新之類皆就長兄家行禮是亦敦本厚俗之一端云

立後法

宋陳淳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古人繼嗣大宗無子則以族人之子續之取其一氣脉相爲感通可以嗣續無間此亦至正大公之舉而聖人所不諱也後世理義不明人家以無嗣爲諱不肯顯立同宗之子多是潛養異姓之兒陽若有繼陰已絶矣蓋自春秋鄫子取莒公子爲後故聖人書曰莒人滅鄫非莒人滅之也以異姓主祭祀滅亡之道也鄞人黄潤玉曰古者小宗絶不爲立後惟大宗絶則以支子立後蓋大

宗是尊者之統不可絶也今庶民不知凡支子絶皆令過繼只是爭取財産耳丘瓊山曰古人大宗無子則以族人之子續之而不及小宗我朝親藩初封未有繼別之子而國絶則不爲立後蓋古禮也　親藩且然況庶民乎按大明令及律雖許同宗立嗣然皆謂其人生前自立而無死後追立之文　聖祖之意蓋以興滅繼絶必前代帝王功臣賢人之後不可絶其嗣使不血食也先王制禮不下庶人今庶人之家若其生前自將昭穆相應之人自幼鞠養者從其自便若夫其人既死之後告爭承繼者無非利其財産而已若其人係軍匠籍官府雖勵之使繼彼肯從哉春秋推見至隱而誅人之意自今以後宜　敕禮官定制其人若係前代名人之後或在今　朝曾有大名顯宦者以宗法爲主先求繼禰小宗次繼祖之宗次繼曾祖之宗次繼高祖之宗此四宗者俱無人然後及疎房遠族及同姓之人若其人生前或養同宗

之子雖其世系比諸近派稍遠然昭穆若不失序亦不必更求之他所以然者以其於所養之人有鞠育之恩氣雖不純而心已相孚故也又凡爲人後者除大宗外其餘必有父在承父之命方許出繼已孤之子不許所以不許者爲人後者爲之子爲人之子則視其人行第稱其所生或爲伯或爲叔不承父命而輒稱已父母爲伯叔可乎是貪利而忘親也如此則傳序既明而爭訟亦息矣

祈父壽醮疏

竊聞居高聽卑大造握死生之柄養生追遠孝子展愛恪之心恭叩玄穹謹輸蟻悃罪臣父絢壽踰八十去日苦多嫡母吳氏背棄十年音容杳邈存者奉侍左右難傾菽水之歡沒者攀墓松楸空懷負米之恨幸明道庇得廁賢書念罔極之罕酬痛沉淪之莫拯爰修齋醮追薦冥途早冀生天速離苦海又爲存父絢日薄虞淵年衰齡景願損己壽求益父齡雖修短有數不敢

妄徼天工而旋轉無方仰望曲回神力庶矜木平均之惠少荅消埃義方式穀之儀長侍朝夕懇乞鴻慈俯俞塵請無任激切虔禱顒望之至

附二跋

叔父既奏此疏三日後夢

天示田單火牛四字

祖父身服六十四卦衣

叔父首戴北斗七星冠手持一龍頭二宦

官披輿地圖夾侍呈覽

叔父謂此疏恐涉要名不欲存稿

祖父謂夢甚奇欲留驗後日故命培書之

冢孫培焚沐百拜謹書

昔聞文王百歲武王九十文王謂武王曰我與爾以三後文年九十七武年九十三異哉聖王之言天且不能違也文康公損己壽父之疏精誠動天矣後三日天示田單火牛四字桂軒公身服六十四卦衣文康公首戴北斗七星冠手持一龍頭二宦

官披輿地圖呈覽夾侍予旁後桂軒公年八十有八乃知六十四卦者取八八之義也文康公果中乙丑狀元桂軒猶及見之

後

世宗南巡親付管鑰之任輔

太子監國者三月致位宰相勛業爛然媲美

伊周與前夢一一符合嗚呼唯孝格

天惟德輔世豈虛語哉

萬曆壬辰歲孟春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

尚書徐學謨謹跋

多少箴

寄形乘化未能出乎事之外造物之累頗此身上承宗祧下啓亂而日就衰邁則于康濟之方宜節之要所宜講也作多少箴凡多對少而言少對多而言多少各以反對為偶者也然多或可過過則益少不可過過則損觀過斯知所損益矣書揭坐隅朝夕覽省兼示乎孫俾

永守為訓焉爾言意雖近淺頗切于人生日用不敢自私乃刻諸梓與四海兄弟共之

少飲酒　傷生亂性　　多食粥　養胃滋陰

多茹菜　蔬菩疏導　　少食肉　厚味生毒

少開口　駟不及舌　　多閉目　谷以養神

多梳頭　櫛髮去風　　少洗浴　頻浴傷氣

少羣居　招釁致尤　　多獨宿　節色遠疾

多收書　明理致用　　少積穀　賙之備荒

少取名　好名損名　　多忍辱　忍辱不辱

多行善　積有餘慶　　少干祿　貽遺後人

題學喫虧

虧者盈之反也人情好挾權力鼓智巧競求盈已以虧人不察夫物我一體彼此同欲已可以獨盈人可以獨虧乎況滿盈神人所忌稍盈則虧之者至矣自虧者詎不為盈哉學喫虧患其不能而勉强修為之謂嫌于近小然充之舜與蹠所繇以分也人人學喫虧而天下無事矣

真愚先生齒踰八十追憶髫年見介菴鄭公座右揭此因手書以自警庶幾聞衛武之風而興起焉者於乎善哉間特示某謂當著數語以廣其義嘗記先諭德柱軒府君生平亦諄諄以為訓曰人嘗喫些虧好過不肖佩服不敢忘仁人君子之用心先後一轍如此于真愚之請重有感焉敬書以歸之

鼓枻銘

官閒寡出披蒨之暇常留客奕因卓為

枰目以牛革傅以錯粉塗名之鼓枰每
一落子塡然有聲于飽食之後尤宜也
林丘怡老之具此其一矣銘以識之

夫奕自古緣戲鬬智奇正之變攻守之勢鼓枰維革革彼故常化實爲虛易剛以柔聖亦有言爲之猶賢機隱慮忘德載靜爲寵辱勿驚得失罔較孰怒而頼孰矜以笑鼓者塡塡宜于素飽商山碁遐挾以終老

雜說三則

神物鬼各自爲一世莫不有虛靈之性愛惡之欲攻取之情感應之理消息之數厥所處咸在天之下地之上人之中莫能外也若任數忘情無欲一理歸盡性達至命外天地人物而非物鬼而非鬼神而非神斯出世矣於乎難哉知其難斯無難

令矣以擇令非其人民病且死矣傳曰耽如打五更謝令推不去民若于惡令其情可想而識也予官中朝每邑令缺輒諮訪選人中擇可者疏其姓名舉之于銓曹既得除則就其人諄諄誨以地方之利病生民所苦樂及古人循良之政愷悌之效以後先之是宜得賢令也矣曾未幾何不以貪墨敗則以苛刻聞不以貲緣進則以蕭冗廢竟未有循良愷悌著遺愛去思如古人者爲之嘆曰知人寔難可著且爾其不可者又將何如豈吾擇之未審耶抑書生心無定主遷於物而靡於風聲也國家重甲科羅天下士因將使布列庶位敷政宣德化以活吾民何

賢者之寥寥若是思之久而得其說曰是氣運使然非人力也夫令使人擇已非美事況屢擇不一得焉又安用擇耶爲令者亦多矣可盡擇耶吾其已矣吾民之命則懸於天矣獨且奈之何於乎豈獨令哉

殊絕之女靚粧素服風格天然人爭視之者恍其美也其大而厚粉麿答穠朱形貌可怖有如鬼物人爭視之者駭其惡也女之見人之視之亦自矜其色謂是以動人矣而不知人之情則

懸腸如是士爲人所愛憎其情狀何以異此

顧文康公文草目錄卷之十

書牘

與胡可泉太守

與陳侍御

與總憲歐陽石岡

與葉學憲

與陳中丞

與東湖都憲

寄歐陽石岡巡撫

與王肅菴太守

又與肅菴太守

與致齋司馬

與袁州伯

求重脩翰林院記書

附家報十七通

顧文康公文草卷之十

東吳顧鼎臣九和著

書牘

與胡太守可泉

昨者齋沐恭拜因有賤疾已謝稽緩適涉疑嫌不敢進造墀下重得罪矣茲以公事仰陳迂愚之說伏惟裁詧流賊順流而來不敢窺石頭還趨瓜洲其意不在淮揚則在常蘇耳京口丹徒二處既塞難進又聞官軍追迫其勢必遁逃而東既東則孟瀆河下港福山港諸河皆深濶可入而腹心之慮尤在下港福山既入下港則江陰無錫不可支矣既入福山則常熟崑山不可支矣又其東則入海七丫口劉家河皆可議也爲今之計須併力禦其外而不宜專意於守其內外既固內自可高枕矣禦外之策莫壯不足恃也須於諸江港汊水底植竹木樁五六處每處廣丈餘每樁相去三尺許大小橋梁悉皆撤去磚石徙塡南岸木材遂以爲樁尺間大小船隻皆斂而南散寘陂澤之中如此則凡輩豈能飛來邪不然而區區焉於內守郡城堅完可以無虞而其它無城可守者寧免血肉於豺狼之吻乎三吳之民皆朝廷赤子一郡之民皆執事赤子伏惟裁詧而施行之幸甚幸甚說者謂此賊敗亡遂北之餘勢必不久此大謬也蜂蠆之尾尚能毒人況三四百衆皆曾熟經戰陣諳閱事情狙詐百出獨不可慮乎不幸其不久而貴吾可以自久不恃其不來而貴吾有以遏其來此保障之上計也何如何如耑雨爲時自愛不具

與陳侍御

伻來蒙遠賜鈞翰仰荷記存承諭崑邑築城事極知仁人君子爲生靈造福尤銘刻不敢忘也第此事重大恐非數萬銀所可辦古人云濟大事者不惜小費又曰不一勞者不永逸伏望留神更加擬議施行幸甚幸甚敝邑倉庫錢糧累鉅萬計城垣防衛之計當先公後私愚意欲將

舊城臺西邊帳拓將水次官倉圍之城內所增
城垣不過二里許耳伏惟高明裁之其修築之
務所最切要者上下牽牆俱用膠粘黃土若用
潮沙不三四年滌崩壞矣二城脚須用白沙堅
石甃石堤要扁而闊四面方正鑿平則縫細而
石穩潮汐進來不能嚙石中之土不至下空而
上崩塌矣磚用膠土灰用堅石必得山柴燒者
爲妙蓋柴難取所燒磚灰俱不堅爾城垣須高
一丈五尺女墻五尺庶奸人莫能踰越城基厚

與高等乃可城樓水關之費亦不貲俱望經理
令工直有餘剩庶可爲永久之圖也曾奏本臬
須通說蘇之崑山嘉定常熟松之上海常之江
陰皆傍近海鹽徒海盜不時出沒公私可慮方
見公道然錢糧處置一時不前又恐當道難之
委曲運用之妙全在二公筆端耳此惆某自當
盡心也近日蒙召對嘗備述鹽徒海盜縱橫之
狀以聞於天聰矣若閩公所轄地方廣遠未免
情博而不專茲事全賴臺下體國憂民極力斡
當庶克有濟耳至望至望

與總憲歐陽石岡

伻來辱台翰賜教并示賦役文冊重感體國憂
時思欲舉東南數郡疲瘁餘黎措之於袵席之
上甚盛心也甚盛舉也豈勝欽仰藩爵官於此
未得九頓首臺下以謝大疏已下戶曹儉鹿司
徒頗亦能體悉不日當覆行也築城一事賴大
人君子軫念億萬生靈建此無前之績況天時
人事適相符合若失此盛會犬馬餘生更無可

望之日矣至告至告

與葉學憲

昨者憲節于邁適以賤疾昏臥坐失賀餞迄今
負歉萬祈情有恕惟先聲宿望振動齊魯士風
當翕然丕變矣向讀曲阜鄒縣諸生若巳經具
眼必喟然興嘅以鄙言爲不誣秋闈竣事之後
萬希介意處分必使田野俊秀皆彬彬與於文
行斯爲善矣若孔顏二氏則不待言也倘因風
便草率奉瀆

與陳中丞

某疏庸無似重以公私擾擾不能以時起居適承台候廑社倍常爲慰某顧不自揣往年條陳七府田糧積弊雖不能盡得其底裏然亦頗發其梗槩矣彼郡縣之奸初謂人莫之知而陰爲之猶可說也今既聞之天子下之戶部執事復承明旨行之所屬而有司者視爲泛常不行釐正則奸猾鼠輩自後復何所忌憚耶反覆思惟茲事勢難遂已伏望爲國計民命留神一埽除

而蕩滌之與之更始不勝幸甚幸甚

與東湖都憲

日者造次晉謁得承高論且讀累上封事益知大君子宏抱遠覽處已開物之道果出於尋常萬萬也敬歎敬歎不已承下問金花銀布驗派之事歸得腹疾累日不能具狀茲敢齋沐以布諸下執事前輩建白前項輕齎本爲重額田粮而設法意甚善但向來主事者往往以私奉要路加以奸豪把持官府吞吏乘射斯貨盈緇飛走任意所適是以小民不得均沾去歲驗粮均派其弊遂絕誠爲一快然小戶粮少銀至幾分布至幾尺臨收人役因其輕易或可乘機加倍濫獵較之舊法終是零星若得州縣正官肯盡心民事磨勘計算人人如敝府胡知府周同知不問田之官民但論粮之輕重仍舊量派亦無不可若曰盡派民田此與立法初意大相背戾或者不可常以是考之輿情不謀同辭非某一人之私言也伏惟仁明垂照裁答小民幸甚

一金花官布前輩建明本爲重額官田而設名曰輕齎以寬民力也往時於五斗以上田全派金花其四斗三斗已下量派官布白銀一斗五升全徵本色近年以來驗粮均派雖可以革書手之弊然已失立法初意若復以派民田則背戾甚矣蓋官田間有輕者終是重額多民田間有重者終是輕額多況歷年被書手任意更改淆殽今之所謂官民田正不可恃以爲準則矣愚意欲派銀布只論其

粮之輕重不須問其田之官民仍舊驗派庶爲利便但府縣或以奉承達官之家書手或以賄賂豪强之户使小民不得均沾德惠此不可之大者尤宜嚴加禁革

一暫徵謂如某處災荒分數不多難以奏蠲者上司權宜處補議將某處某處幾州縣耗米暫加幾升幾合或將荒山肥瘦蕩田原無加耗者量加幾合以補災傷不足之數此乃一時不得已之策次年當明白告諭小民即

行開豁停免爲是却因循放過不復查考會計之時照舊派徵遂如常額使府縣總書據爲窠巢通同糧房吏書扛頭糧長奸頑人户將歲辦之外羡餘粮米侵分肥家其來非一日矣大家小户筋力膏血乃以饜佚鼠猪是可忍也孰不可忍

一拋荒積荒坍江坍湖坍海拋荒田土或因天時告災或因人事不舉小民貧難逃亡失業遂使輕重版田鞠爲草莽拋荒既久遂成積荒處處有之奸人乘機將常稔膏腴之田朦朧捏報拋荒積荒坍江坍湖坍海之數自種自食稅粮原額令州縣人户不分大小代其包賠是何理也

一坍海惟上海嘉定大倉有之坍江惟江陰常熟崑山有之若坍湖各縣絶少何者湖水不通潮汐茭蘆叢生漲多而坍少今一槩混報使刊入於己粮派於衆此皆總書之弊可不蕩滌之乎

寄歐陽石岡巡撫

昨者敝鄉孫院長先生之任留都曾具短啓布下衷計已徹台覽矣茲者復爾喋喋緣事體關係地方生民非一人之私不敢避未同之誚也生向時所進東南七府清查坍荒田粮之疏仰荷聖明准行今已十閱歲矣前巡撫先生遷代不常雖有公文行下而有司視爲故紙未嘗一加之意是以因循至此今者幸遇大君子忠貞明達上念國計下恤民隱鋭意剗革用摧蠹弊

此千載一時也六府州縣官惟是敝府知府王儀頗能仰承德教盡心竭力作而行之奈何各縣鄉官不存天理不審事勢不畏國憲造言生謗百端阻撓生不得已復上此疏者誠有所激而然也重念七郡小民遭罹奸猾詣害無窮其勢未已常對天日暴赤心誓不與鼠輩同此穹壤若事復有齟齬雖更上十疏觸犯雷霆斧鉞亦不敢辭也伏望亮此愚悃留神省察早賜施行俾剛豪不得怙其私貪猾不得售其奸千百

萬生靈謳謌鼓舞造化于天開日明之下則豐功偉績將跨周文襄夏忠靖二公而獨盛矣又蘇松二府州縣介在江海湖澤之間每歲錢賦供億寄頓倉庫以數百萬計人民生聚日繁一日皆朝廷赤子而各縣舊無磚城一遇鹽徒行盜猖獗則公私皇皇無所恃賴元末張士誠擁襲僭據之事前轍可鑒也竊惟我公在上大受天子付托保障之寄若少動尊念則玆事可坐而策矣它日二府士民建生祠祀公生雖不才寧不能操觚抽思措一辭以紀其成哉

與王太守庸菴

竊念敝郡賦稅甲天下以田多額重而然小民終歲勞筋苦骨疲於樹藝稍稔未就銍刈而徵科之令下矣公輸私責旦夕而罄曾不得少有儋斯石藏以養其父母妻子此天道神明所共閔痛者也一郡之田惟長吳二縣爲上何者獨居腹裏壤高而水平土脉膏腴無它縣江海擊射齧蝕沙蕪之患故其稅額加耗當重於他所

今聞執事加志於邦本查出崑山常熟每歲代二縣多出耗米至七萬五千餘石者已四十餘稔於乎細民豈不寃哉執事功德豈不大哉仰惟

高皇創業之初但係賦稅升合差錯多寘重典蓋以釐革元季郡縣因循苟且之政是習飛走出入之弊而然今此事意必有作作撫臣一時權宜處補之令若往而不返承訛踵㳻以至于今則總吏之奸也執事仁明既已洞照必日爲

崑常小民憤嘆不食一鼎而正之竦息以聽者何月矣而未聞指揮者何也意者長吳二縣早恭承役之人得以異議動搖執事之初心乎各縣稅額正耗輕重自國初行至成化間此係成法因權宜而遂使失正不謂之變亂得乎切惟四十年來根長小民坐此筆擲庚禁流亡而眾者何可勝計此尤仁人君子所當動心者也君子平其政令使田上者稅耗反輕而下者反重謂之平得乎此事譬之二人擔水而力有强弱

强者雖加以斗升未害弱者雖本分尚不能久勝其勢然也乃挹强者以益弱者使一人擔負而趨一人附頊而不能前或遂委億以至於斃仁者見之恐乎執事素以除奸剔弊濟世安民自任何有於此事當畢之於昕日彈指頊耳望加之意視崑常二民均執事赤子皆國家供正之臣一洗謬戾以正舊典以慰今昔之望毋爲異議所奪幸甚幸甚其各縣紛擾之弊自知言輕不敢多談

與肅菴太守

昨令親王都事南還因　青京師鄉官眾口沸騰搖煽密諫諸君將事出不虞故造次奉書過於激切干冒尊嚴負罪萬萬近者錢道長繇行取來乃云常熟地方有無數逃亡因聞執事查明田糧已相率來歸有起蓋房屋有苦搭廬舍欣欣然思開墾舊業矣續聞李松道長之疏既行仍復拆卸屋舍痛哭而去繇是言之則事體之損益民情之休戚槩可見矣新巡徐君舊在陽谷作尹亦曾丈量田地查清稅糧彼處士民

至今德之側聞撫公新政卓然務劃吏弊以甦窮民斷非因循故常以詒蒼生之害者又得洗事仁明大賢承之眞所謂千載一時也近日曾與梁司徒極言存糧之害彼亦銳意清理生不日復有小疏再申前議矣執事共益堅初志勉卒乃勛爲吳民造無窮之福則廟食百世貴受當在周夏二公之下哉至望至望

與致齋司馬

病中承枉顧抱感昨見錦衣陳君疏論街道溝
渠事此目前要切之務非惟公私均受其患而
律之以先王經國幾畿封溝之制似大不侔矣
四方遠人必有目擊而心非之者今聖君賢輔
明明在上豈宜因陋襲簡如此爵臣每爲之長
太息欲言而非其職也若陳君可謂能顧念職
守者矣第所云止于東西長安五府六部大街
而不及其他惜乎太狹爾愚意京城大小街道
溝渠孰非有司所當經理者乎茲事幸遇公奉

詳施行必有非常規畫一舉百年廢墜匪直區
區小補取具文移而已也病餘竊爲公私慶幸
用獻狂瞽仰贊高明伏惟照察不具

與袁州伯

使者來辱示疏草憂民體國之誠溢於言表敬
歎敬歎地曹自當覆行之無疑也聖天子加志
元元諄諄以慎選守令爲訓若任守令者人人
皆然吾民其有瘳乎來翰云親奉嚴親側聞贊
襄嚴親想當作嚴祀書者之誤耳凡今禮制皆
由自宸斷大臣將順行之區區不能贊一辭也
乃又是傳之誤呵呵衰病日臻日劇蓴鱸之思
未知何日得遂長往身外之事已付諸浮雲逝
水久矣使還草草奉復

求重修翰林院記書

竊念翰林院久矣敝漏弗稱嘉靖五年春執事
視篆移文工部前後通加修葺始復完整今年
春三月上命禮工二部即翰林院建造敬一亭
相度後堂後空地逼隘乃議撤馬槽廠工肆改

造于南偏遂拓地八丈有奇鼎建敬一亭六楹
少師邃庵楊公某某因念大學士學士題名前
此未有作者乃言於工部即敬一亭之左右建
碑亭各一座某復以院中有倉無庫無所庋閣
欽賜書籍暨頒附寄俸給等項學士員多大房
數少乃移文工部於院之左隙地造廳事六楹
左右耳房六楹以爲學士大房共舊有大房左
一區以處侍讀學士右一區以處侍講學士若
大學士齋房二區復加整飭於是院中規模氣

象巍然煥然大改前觀矣是役也內閣諸老實
主之而執事暨西樵方公紫巖崦西中峰諸公
寔相承之計工度材經始慮終則司空董公少
司空何公潘公共作而行之則營繕郎中金君
廷璠屯田司主事劉君悌而往蒞治夙夜匪
懈以克有成功者何公與劉君也睠茲盛事不
可無名公雄文紀述顛末以示久遠敢以布諸
執事惟執事重加惠焉

附 家書

父書與男履方我因無錫交游留餞今晚纔得
開船家中凡百草草十分放心不下汝可奮然
勵志以讀書修行為首務以治家防患為要機
我雖曾諄諄戒諭恐汝志氣懶散未知緩急利
害視我言為迂遠日常只悠悠過去故又瑣瑣
作書汝可藏諸篋中或揭諸坐隅朝夕省覽讀
書以體認道理變化氣質為本日用間遂能隨
事用得書著後日推諸政事皆是今日所讀的
方好若只以此為媒利祿竊名譽之資便非好
人修身須先謹心術存方便心術端謹念念及
濟人利物為務則　天地鬼神自然呵護福祿
萃止災禍自遠壽算自長其次則須寡欲節飲
食方是保性命綿宗祀之基本縱于色欲荒于
酒食往往夭折汝其猛省猛省治家嚴內外之
防謹上下之分此第一義也讀書自今日始務
須勇猛精進思惟此身已入學矣便有榮辱二
途甚可畏也來春歲考後有賞罰若他人受賞
我獨受罰有何面目見奴僕妻子哉猛省猛省

家中飯米另貯一倉或就貯廩內務要支數目
明白各家人房內多留親戚潛住着進書進安
不時搜看但容留人在房內就拿來痛打二十
此最緊要祠堂完了擇日奉安神主設祭西山
并東園橘樹須分付用稻柴包好根頭澆過豬
泥糞却以稻穩或礱糠護煖方可不然凍死可
惜盆內虎刺將二缸合定或稻柴厚包亦要揀
穩處很錢延輔家每年還本銀三十兩起四年
為止與領查說寫在帳上了各家銀還過討他

收票寫帳明白施先生銀一百兩宋二官人叙
六十兩你收了還各家銀省了來打自明年雖
得些銀子還得朱尚書家些本錢甚好甚好有
一小簿是嚴頃收誆還各家銀錢帳在上京高
紙者尋出寄來原欠宋二官人店銀淨欠四十
七兩九錢六分先將頎贊銀十兩還他其餘就
在六十兩內除還清楚寫來回我早晚分付家
人在外不可生事害人如有此等痛治痛治筆
不盡所言推類以行之

又

父字與男履方收看我自在家起程至十一月
廿一日水路到東昌遇郡守李同年留住雇車
直至廿八日方就陸路至十二月初八日到京
一路人夫轎馬俱得如意且幸遇天道晴和不
為辛苦水路陳布政船為賊所搶幸而敵退陸
路有王布政等車十餘輛在良鄉下邊舊店地
方為賊所劫殺典史一子射傷五六人劫去銀
六七千兩我與王循伯親家車轎只隔半日耳

可為寒心賴　天地祖宗陰佑一路平安雖家
人大小了無一事可喜可喜途中長夢見汝祖
并祖妣此書到日可做羹飯告知於某日到京
一路平安祠堂曾完否曾漆油否神主曾請入
否收十月二十日寄施中堂書已知家中大槩
縣中作待學中拜見只憑二伯父三哥張主汝
只可因人成事今後不要承攬事來家中幹雖
尊長有命汝只以家中無人照料善言和色緩
緩辭之地面并後小屋想已完今後不可留匠

人雖做大率以省事節用為治家之要清心寡
欲讀書脩行為立身益壽之本此二言者汝與
歸本朱端禧可各寫一紙揭諸房閣中朝夕省
察殊為有益提學若二三月間出巡歲考汝考
過方告臨任讀書若打聽不來使人到南京告
了朝覲後提學必陞矣毋悞毋悞梁叔公處讀
書曾備何酒禮送過去如何書中不及由頭去
人若是二伯父并滑七伯張尚賢已主張發遣
頎輔一房去了也罷須再三叮嚀分付改過圖

新不時教人訪察他行動如何得他果然學好
留他在彼若有些須無礙便著落的當人去拿
回依舊放他山後去此書到日便叫顧壽回來
分付凡在山頭人不拘大小俱要時時關防鈴
束互相勸戒學做好人他日好生看待他若一
箇在彼無禮生事或欺凌小民或奸人婦女或
吃酒撒潑與人鬪毆或養放六畜損壞樹木或
被人偷盜蘆頭茶葉果木等件或自已倚欺家
主財物或容留閑人親戚搬運偷盜凡有過惡

決然連坐不恕

又

父平安書與男履方等收看北虜初甚猖獗幸
賴廟社威靈稍稍遯去京城初亦戒嚴我家亦
積貫煤米預備後得無事今又在山西地方搶
擄明年又未知如何也大抵此事乃國家大計
我輩義當同其休戚至于吉凶禍福又自有定
分不係於人汝夫婦不要懸念明年欲尋便送
汝母輩回家庶乎我身輕快縱有憂患亦易處

可我心只望汝讀書修行成身成名光顯祖宗
撐立門戶垂裕子孫我雖以身殉國亦無遺憾
勉之勉之

又

父書與男履方等收看二伯〻滑七伯累有書
皆云孫男岐嶷勝常兒且好養此是　天地祖
宗蔭庇所致汝夫婦二人可不朝夕立心積善
以迓福慶前書寫回要另積米每年一百擔施
人此事果如何矣陸續將施過事績數目寫來

我知不拘何人但的係貧難的方可與他族中
人一應該補助周給事就在此內支用至囑至
囑莫誤莫誤出去討帳之人逐一重言分付令
其將就了事銀子不多但要從容究轉取完不
在于狐假虎威做聲勢欺凌小民也官糧私債
作急清還討得銀來先了朱尚書方來天成若
有餘送還楊州高大先生家本銀一百兩或五
十兩亦可再寄百兩來我用姜虔李仁山云尚
欠他十兩作急還他宋良器家米與銀今年了

得完否米該今年足若中堂不在官糧銀布尤
要早了猶行之事汝不做縣其自說久而自明
至任不在外生事如何說得他各大家學好修
福上榮上榮如顧鈺不學好不修福忘恩背義
奢侈浪費今日如何悔之晚矣供給虜錢連年
借欠租債其十分無措貧苦之人打聽仔細便
慨然饒他就作他人之數亦無不可一應討租
債之人切須十分重言戒諭分付顧勝張文企
果朱彼孫貴等俱膽大無知但上來便分付小

心不許欺凌鄉民在外生事近又聞知顧輔專
一兜攬鄉民官糧上倉代納俱是托我家名目
虧官損民壞我家風務要訪察仔細提拿痛加
懲治上覆各廒糧長但遇其人來就拿送回來
切不可准他攬納顧輔進福[illegible]人月米我前曾
寫回如何至今不關與他禮義生于富足盜竊
迫于飢寒不管他衣食小人何恃而不為惡也
須是管顧他了方可禁戢它打罵懲治彼亦無
怨跟隨在京人朝夕有打罵且勞碌不比在家

顧蕆毋妻顧蕙好好看他顧蕙弟四郎採華等
俱送上來北間少小廝使用彼也知你要用隨
分留了一个送一个上來若留四郎在家亦要
好好照料教他成人管顧他衣食容妻隨與人
也要安插它得所其夫可念它田地租米之
類用心與他查算取討官糧大家替它每年還
每年替它還十四五擔罷它有木銀廿三兩在
大家故也其租債蔬餘以六分與顧蕙四分寄
來採豐夫婦不可容顧蕙妄費也進慶妻須分

付曹安金杲尋會織綿布紡花的至囑至囑莫
誤莫誤爾曾討一當會織布的如何不見送來
如討得紡花婦女來紡車錠子什物等類須多
買些來

又

自今年已後再另收租米五十担連前一百五
十担作濟人施物之資只除水旱凶荒之年家
中闕食不施但飯米有餘便須指施次序先宗
族次鄰里次墳鄰次不拘遠近親疏但遇十分

目若的便要隨宜賙濟不可有分毫吝惜之意
積此少積陰德爲二孫男福祿之基豈不可乎
只如前幾年要選宋良器米一百五十也只得
無奈今爲此善事有何不可况陸續與人有餘
只管積下每年那出此數可　多少隨時紳縮
緣我但不可聽僧道尼姑道婆賣婆童子哄騙
爲無益之事耳天真度牒如何了其每年之米
就在此米內與他若清真觀徐道士或城隍山
存二祠有修理創建之事布施者亦在此內支

用此帖收好子孫永遠遵守毋忽

又

此月十八日蒙内閣推題經筵講官得穿大紅
服色奈此間羅段等件皆貴甚無銀可買今且
借穿可着人送書與賀仲芳他織來省你費
心汝毋不知幾時起身家中凡百事如何有便
勤勤寫書來我知此後又不比你母親在家萬
萬小心謹慎修身進學做好人求進步惟日不
足不可仍前懈惰以取羞辱二伯父大人因時
鳴行急不及奉書你可禀知題入講筵事此後
但有書拜也親友相見一一說我上覆梁公公
并丈人列位叔公俱致再四意勿誤勿誤

又

向來父母暨汝姐而下俱安、無事前月廿六
日收初三日所寄書知汝夫婦孫男俱平安此
後家中凡百事皆不知如何但有便頻頻寄書
來莫說莫誤科舉果否放否府尊縣主雖加相
厚切不可恐人哄以事囑他縣中等閒不可進

去相見分付家人倍加小心謹慎毋得恃熟不
尊欺凌它人惹氣惹禍鬬非者在家討債之人
甚是在鄉作威恃勢汝知之乎但有此等痛責
不可輕恕採芝性氣頑劣可重責分付它若無
禮痛治不要容它可將我書令與他聽衙門推
陞本已進今日施先生要行因待旨意遲遲半
日幸叨　天地祖宗蔭佑　朝廷厚恩三年考
滿纔過就得陞五品京堂官捫心自愧無以仰
報此書到日可禀伯父擇日告祠堂并告謝家

堂城隍山神各處墳上再作計較也餘何後再

報

又

日來無事雖京城時疫大行死者甚衆我家長
幼男婦俱安只是人多米少「四月來已糴數
担月初又糴數担矣所寄黃太爺示不知多少
闘四月廿日纔起身如何接得着也戶兵二部
銀鈌乏百官春季俸并柴薪尚未關若只如此
士夫如何過遣聞提學往徽池矣崑山不知何

時考過汝與歸本皆可愁一考過便尋便寄昔
來至囑新巡按甚利害平生不通絲毫人情北
之提學尤甚可重言分付大小并各庄家人小
心小心不要惹事不要惹事至囑二伯父并諸
兄梁歸朱滑各至親家也要說知汝于府縣
事不許分毫干預尚質奎并汝三人尤宜在家
守分不可放肆　大明律上不許爲者切不可
爲犯了法度便難解手近日許伯基王惠叔子
并四衆人可以爲鑒矣語云君子懷刑又曰智

者不惑二言可時常省之

又

顧升狗奴如此害人如何縱容他也不寫來我
知毛升狗奴惡已貫盈李槐雖出亦是舊奴彼
如何只管拏他鎖禁毆傷致「殺人者死法不
容貸三兄亦不容庇護它處之冤結而不散
必有受其殃者矣任李槐之子自爲之汝斷不
可主張分付一言也顧升之事其理亦如此矣
省之省之

又

昨日蔣監生到我家書所云其家寄田之事决
不可容各家寄田伺後造冊都推還各户開知
朝廷英斷新政必然更張「寄官家尤宜預先
改正切不可如前苟狗人情「非不避親友見
怪以我書與看鍾五官人既以葬在地上待我
回來議之

又

此中無事我二人俱安好新生男出痘初似不

好過八朔方回今已復着向來懷抱不作全伏
酒醴尙寫寄來者已飮盡要做又無糯米要買
金華甚貴且無餘貲日來正悶適當熟王衕前
寄一大罈來得朝夕供數簡歲終當盡矣奈何
奈何二伯父三哥必因陞事心如今尚未知
如何了水老似有生意亦[illegible]畢竟如何切不
可在人面前講它家事當今之世只是閉門喫
薄粥讀書謹行以圖出身此爲上策一應閒事
不須多管虧人利已之事切不可爲日夕分付

家人不要生事虐害小民至囑至囑宰相不過
千人口言犯衆怒者必有禍也已有明驗矣宰
相尚然況常人乎趙祥說山頭各樣樹皆已茂
盛果然否前山上石峰小[illegible]心對我家穴地處
備要賣千萬買了便吃些虧　能益有故也韓
能住園上果樹如何橘樹楊梅花紅年來俱生
否有使逐一寫來我知唐禎伯所許桃梅杏樹
若東園無處栽種在山前地上分付陳勿多尋
些好種各色花樹等我回來不虧它也

又

我賴　天地鬼神庇祐今歲九月蒙　朝廷厚
恩官陞一品至十一月又荷詔恩得關領一品
誥命得贈封四代此皆祖宗餘慶非偶然也聞
月望日已祭告改題神主說[illegible]念族中子孫貧
難者多理安周給此帖[illegible]修賢任有原賢
婿可令人到鄉間報各人來照後開數關與仍
將開過數造花名細數回報勿誤勿誤次要查
考長幼名口的確勿容人通同我家狗奴虛捏

冒領至囑至囑（先期差使的當人查各家男婦口數）
一家族人凡年老年大者并婦人殘疾孤苦
者俱給與糙米一石其他婦人八斗男子
年十六歲以上者　男子年十五歲以
下者并女子不論大小　與四斗
一傾錦弟兄三分雖曰得過也要與他鑄錯
二分各與糙米石承祿與白米二石（助其進學）
已上須孔修有原查訪的確眼同給散不
可容家人帶作弊將低米混與亦不可升

合虧折有名無實至囑至囑
一要置贍族義田待我回來斟酌處置
寄孔安侄
自孔昭孔仁沒後神志荒落衰病日甚雖勉强
支持應酬然公私職業[illegible]以積勞後感
寒一病二月餘幾至狼[illegible]從來益以背痛
爲謝中情受傷非一朝一夕之故也鄉人來輒
問賢侄身子漸强手足亦漸復舊昨得家信見
是手筆尤不勝欣慰但云肉食倍常此則不可

不講也羅謙甫云凡中風人多善食蓋以脾土
被肝木所侮引飲食以自救不知土盛反尅腎
水其害不淺不如多服藥少肉食之爲美此出
衛生寶鑑難記不能詳[illegible]如此可與春林父
子商之此中世事履方[illegible]及我不能與
時浮沉株守此官已將七載人皆爲之不平而
我處之泰然略不以爲意新春正月二月連得
兩曾孫此祖宗餘慶非我薄德所能致也知之
文徵兄弟諸孫皆知之吾昆進士未曾如此少

一者學中風水爲[illegible]華所壞二者山上近爲山
精侵損之故昨楊中堂乃云山精往往假托盛
族名目故難禁耳果然可查出處治或送縣中
治之大抵此山雖小爲一邑之鎮關係非輕而
爲士大者稟受靈氣尤[illegible]豈可容小人
射利以損害大計乎貞[illegible]宗墳墓在上尤當
用心管理[illegible]見一道之[illegible]
璠謹按
府君自嘉靖七年十一月以進講洪範稱

旨超拜詹事府詹事遷禮部右侍郎改吏部左
侍郎至十三年冬歷三品俸凡再滿考僅
得進勳級故[illegible]株守[illegible]處之泰然益府
君自以講筵叨
聖眷終不肯隨時俯仰[illegible]故時宰得而
尼之弇州先生敘像贊甚悉此可見府君
謇諤風裁屹然中流一柱非徒恬守止足
已也仰誦遺訓敬識於此
五世孫晉璠謹識

跋

先大父太保文康府君自爲諸生時即有游馬鞍山記及和高太史侸䔬芳等作自官諭德時即有論東南錢糧積弊等疏生平著述建明之富可知已旣斐於　京邸先伯父亦相繼即世遺編在篋什襲未啓先君子暨先從兄與卒從輩每發函捧玩共謀災梨嘗屬文休承先生手裁畧有緒顧篇帙先已放失二三則相與蒐諸遠近圖見大全復遲迴者

久之冉冉至今距大父捐館之時已八十餘年於此矣不肖兄弟追惟先君子闡揚之思屢形唫咏手澤儼然後死者敢辭厥責不肖爰受命於兄敬檢疏草殫力讎校先授梓人中多掛漏之歎然其大端具是矣其詩文諸稿方次第排纂聚族而終之俟有余刻尚圖質之當世
鉅公徵華衮之重

萬曆四十八年庚申不肖孫謙亨百拜謹跋

顧文康公詩草總目

原缺第一、二葉

恭遊致道觀

巳卯元旦試筆病後

茹苦有感

雪後訪溫托齋出假　即席聯句三首

今夕之會實以假梅　迴真横出雪

際詩狂酒困遂復　世事類

宜假也相對連引數酌浩　乎

附溫托齋作

卷之六 五言排律

正齋余先生國昌嘗以江梅贈西涯閣老西

涯以詩報之今年五月十三日　移竹

于他館見遺其情不淺鄙　爲報也

而効顰如此不覺

悅庵奉大宮保東瀛　以詩

爲韓秀夫太守壽乃　八十有序

附詩餘

顧文康公詩草卷之一

東吳顧鼎臣九和著

五言古詩

和周白川夜合花

婁江合歡樹自昔憐其　[illegible]向騷

人誇五月江鄉景悠悠　賞云遺

材吾所嗟開合比靈葉駢蕃縟　紅蔚蒙

茸柔綠交鬖髿發婦眉易斂蠻童首太髽剪斷

辟兵縉紛緒色逾赧齊燒九華燈紫焰列横斜

翠盤火齊珠石床芙蓉砂當舞錦纏頭涵杯赫

流霞翻思禁暑東一樹臨東華太液　漲漑吐

水石蝦蟇丹羈金絡頭天閑白鼻騧猩血染旌

旄列陣擢龍沙相君承恩日緋袍映白麻摸擬

雖鴿鷘辨別猶龍蛇細撿古圖經前人豈云差

但令玉石分寧論瑜與瑕厥心伺知者學海無

津涯

送衍聖公歸闕里

癸巳之歲三月

天子視學先是驛書召公來相禮禮成而歸公卿會餞于禮部即席分韻賦詩爲贈得之字

驕陽鼓黃塵美人將安之餞別非世情把袂傷臨岐南宮敞高燕羽觴紛交馳歌鐘間絲筦激越流雲垂羣公總大雅椽筆灑新詞芳潤驅煩熇密雨將輕颸行行彩鷁輕齊魯瞻光輝岱宗起層雲甘澍浩無涯沄沄洙泗流萬類蒙華滋聰維神明胄造物厚栽培振振麒麟趾皎皎璵

瑚枝入門見羑墻升堂聞金絲學詩與學禮奚翅有餘師靜言感遭逢主聖邁軒羲敬一得心傳斯文眞在茲臨雍肅薦獻謙光被華夷君臣坐一堂古道良可追講筵敷遺經聖情起深思上公國之賓親接天爲尺金犀及文綺宣賜下彤墀拜舞朝暾明百僚肅光儀何以酧主恩好爵與爾縻淑慎秪有造繩繩本與支聖者萬世澤揚休及明時

正德壬申偕湛太史論時事

西遊峨嵋山南躋祝融峰縱步羅浮巔泠然御天風此志終不移容顏銷舊紅國士感知遇我欲報曹公翹首望帝居北極五雲中中原寇盜橫白骨滿蒿蓬伊誰整頹綱揮戈剪羣兇進退何所據清淚灑春空

丙戌五月八日哭

孝宗皇帝

聖代撫昌運

高皇振天經　羣帝隆紹述百載治功成

憲宗二紀德休養阜羣生重光

孝宗烈于時極豐亨災沴斯間作吳楚旱澇仍邊徼劇寇張黎師時震驚憂危啟聖哲宵旰滋勵精邇學日孳孳大智乃炳明論道尊三公立政倚九卿維時禹臯徒堂堂邦國楨君臣一體間瘝贊無由生晝接仰聖謨贊思日兢兢百工熙帝載羣牧爲民正王風寖以廣泰階輝而平小臣忝櫟材簡錄荷光榮拜舞重瞳回側身何屏營矢心思答報決義極高冥供奉亡幾何龍

與返太清昇當哀纈時慟哭還吞葬天時儵巳
改世途荊棘生

雪

雲低方一色雪意殊未了西𡍼屢起坐南樓肆
瞻眺玄思天匠精細察氷花小圓風乍廻旋入
樹深窕窔荒唐梁園空綽約姑射藐鉄佤橫簷
掘碧淺亞階條又宜珍羞賜遥仰上方杳管巢
鵲且休沸市人應少宸居諸天隔紫閣萃玉表
盈盈下有態漠漠來無兆登高俯寰宇衣褐念

窮殍微臣哀齡迫緑髩雪色皦帛煖體猶寒恩
重心逾悄對景思尊罍歸藏出清醥

日暮

寒鴻南去盡鄉信北來稀肺病時拈藥羈懷怯
授衣吾廬今重破人事日多非街巷鳴騶盛郊
原房騎肥高材精掎角大路隱璣章句它時
售林丘本願違友朋何太瘦童稚欲啼飢庭卉
含秋發昏鴉帶雨歸愁空思百轉日暮下孤幃
轉爾非鶴馬無勞歌式微

嘉靖癸巳夏六月之庚寅坐暑雨頽然就
枕夢至異境侍西樵𥚃公對奕二羽客
從旁觀公手數棊連下十餘着予隨手
應之既審局則公已勝矣四人哄然一
笑遂寤占之曰局之制方公姓也路十
九交互爲六百六十一朞之日也手棊
得子也連下着多子之祥也其應期年
之內公當連誕奇子矣述以詩爲它日
張本云

昔聞二樵者曾觀二仙棊項歷人間世斧柯爛
不知兹言類說夢物外容有時樵翁爛柯仙久
覩南海湄偶乘風雲會出爲帝者師謀國借前
籌夢時髩成絲黃扉弼諧暇化日薰風遲洛陽
看花伴潦倒覺吾衰玄夜困溽暑夢感境絕奇
侍翁與對奕勢分客崇庳二客分左右竟莫知
爲誰沉思布算間翁乃得先機勝負兩俱忘推
枰一解頤覺從華胥歸鶴羽天風披精華遂爽
朗攬衣起占之維兹夜所夢豈是晝所思予祥

亦多端奚必熊與羆得予在指掌珠聯定無疑
孔釋親抱送並是麒麟兒述詩紀祥兆周歲以
爲期

送大宗伯劉公紫巖之任南都

漢文不世主賈生經世才君臣道不合忼慨將
何爲齊瑟嗟不售楚玉終塵埃我皇應昌期龍
飛從代來虛懷切望道講幄自天開論思貳秩
宗衮職誰先階啓沃數載間屢承帝顏回典禮
暫張弛留都鎮容臺煌煌山龍章有待宗工裁

伯夷自夙夜傳說終鹽梅文星麗南斗會見朝
三台明時乃喜起勛業敷九垓

偶過東濠徐君留共南濠都先生飲主人
命二童子藏鬮勝負以觴客不覺大醉
援筆賦此時南濠已致仕將還吳中矣

明月遊未起花霧小庭空主人何情深移筵高
燭紅藏鬮敂我酒楚楚雙玉童顏嗟樊籠內羡
彼冥飛鴻它年丹山外相攜遊太空

送張秀卿太史将學湖廣

朝辭燕山道暮宿楚水湄懷古見虞帝湛文书
湘衆明主豈不念講幄浮光儀重子靜且端雅
於造士宜造士貴適用安用虛辭爲長林多偉
材奚翅桷與榱官舟過門日邑勉奉嚴慈俯仰
祿養兼昕夕無戚咨氤氳芝蘭契久善麗澤滋
促膝苦不常寧忍遽別離賈傅何年召蒼生堪
涕洟梁鴻念吳門無多歌五噫

喜雨

炎風吹黃塵驕暘赫燃烘不雨越兩旬百物暑

暍中西山有無際黯慘日霾霧野夫病枯槁乃
夜爲隱痛昨日坐竹床雲起忽雷動天東暈五
色童子指蝃蝀須臾雨大至簷溜四喧哄南樓
急呼酒厨榼報罄空短翣搜舊藏蔬果薦杯匜
雨脚夜不絕餘喜接凉夢曉起日色淡林烏有
新卉排闥山太爽歸雲白凝東高者埋峰尖下
者鎖巖洞遠近出奇絕纖悉畢獻送小園雜花
卉生意久抑空焦卷變柔綠先朝媚甍棟羣秀
橫發陳飢渴饜羞湩哇卒何暇豫澆沃免抱甕

我亦體輕快濡筆事吟諷吁嗟亭毒柄張翁孰
簸弄四海暵旱甚事體可悲慟誰作傅巖霖伊
呂空伯仲解慍揚舜風薄斂徵禹貢播敷天王
澤活此億萬衆

大雨

丁丑夏六月災變良有由不雨土膏竭焦卷遍
林丘一雨浹旬朔日夜乃不休七月日五六氣
候如高秋雨意轉蕩潏勢欲漂燕幽街市橫潦
集淺深可方舟閭閻半汩沒沾濡到衾裯寂寞

烟火滅縱橫盆盎浮煤薪且無賒安辦米與蔬
飢鄉沸妻孥蓬垢同縶囚牵抱蔽孩嬰驚顧慮
空周且恐頃刻活未暇來日謀亦有衣冠徒視
舍如傳郵墻屋浸欲頹性命如綴旒遯竄委溝
渠子女若鳬鷗此變未可輕廣潤被數州大都
尚若斯僻壤盡可籌哀我彼窮民衣食恃耕疇
黍稷方埀花稻菽苗正抽上者今淦泥下者爲
淵湫所存復幾何公私待誅求老弱力不克轉
死壑與溝少壯去犂鋤行復事戈矛狂生抱隱
痛兀然坐南樓圖書忽蕩覆堂宇亦適憂亭辯
版築勞亦詒北隣危崩湃如迅霆遠近驚喧啾
扶傷及救死哭聲動城陬腹疾怯涼冷虛窗風
蕭颼呼童索衣添爇薪慰垂頭酒冷不成醉鬱
結空吟謳枕簟有餘潤誰家富薰籌夜久事稍
寧轉側醒雙眸雞犬寂不聞乃似聞休鶹蛙蠅
得意時鳴聲一何猧豪華屋如山淪飲坐列侯
宮燭輝長筵燕姬弄輕喉鵾絃雜而鳴歡樂不
知愁五行土制水水勝土乃柔細民負幾益反

而成虎彪徃事足懲創省存勿淪胥經國在遠
覽弭變斯交修起坐念蒼生洗瀾涕難收願將
歸滄海上通天河流河邊有天孫明夕會牽牛
貴近乘嘉辰叩心冥所求肯以下界苦訴與上
帝否天聽或在茲蒼生其有瘳

爲都憲題石樓卷和太白天台曉望韵

石樓出塵氛萬象廓清越結搆本天工照耀延
娥月仰攀攜閒闥俯視小溟渤蜀關劒閣險楚
何雲夢沒至人乃神降變化何欻忽雄觀極遐

遊遍賞無消歇風霜肅襟度雨露浹肌骨未許奇幽懷勛名紀天闕

董節婦

嘗見旌節婦非貴則富家高門樹綽楔工巧競豪奢豈惟貧寒婦持身乃疵瑕蔀屋及編廬不聞被褒嘉春花生庭階蘭蕙榮園遮幽蘭空谷間萎苶同蓬麻慈節若董嫗志行兩不汙念夫日撫孤恩情渺無涯

為顧與行秋官題龍山書屋

龍山歷五湖靈氣相軋坱代久喬木古春深紫芝長美人卜幽居岩宇共蕭爽圖史列四壁學海涉混漭城市相迫迮親知日來往子姓綰簪紱門閭耀穹壤帝恩服冠裾中劇烟霞想六十筋骸徒登覽未須杖欲識松檜齡玄學精內養山花觸處紅此意誰能賞

水村見惠英石賦詩奉謝

有石太奇偉一見神精鬼遁從具瞻地飛墮野人宅韶鈞聲鏗鏘古劒色黯澤初謂玄圃裂或困巨靈擘岡巒列體勢岩岫挹主客下疑滴空翠上訝泐雲白一成自鴻濛萬里在咫尺危峰削芙蓉氣與霄漢通恍惚晻曖間衡華參几席嵩崗共蕭爽蝸宇奈逼窄已具袍笏拜足慰烟霞癖夢遊與神觀動靜各適適翻思奇章公磊落甲乙藉坡翁怪石供瑣細鄙俚易此石幸遭遇因人重圭璧岩岩穹壤間仰止信無斁何以報公貺願公壽如石豫介終勿疑艮止光明赫合妝補天功百代昭史冊

送銅仁府推諸孫文郁之任

老來憐骨肉他鄉重離別念爾萬里遊勗爾增哽咽曾趨詩禮庭肯廢忠孝節炎荒足瘴毒清修飽霜雪忠信行蠻貊庶獄片言折前程豈不遠但須慎途轍摩挲老眼明名位看掀揭願爾鴻雁羣聯翩競頡頏他時聚京國令我生喜悅

送馬州判承學之任蘄州

皎皎中吳彥夙學成秀姿海底珊瑚枝風前琪樹枝天府登雋名兵曹崇令儀要津擬立致衆

玄嫉蛾眉薏苡作明珠今古同嗟洛外遷謫非
礪玉汝造物私止謗貴自修往訓何足疑會脅
滮池翼雲路方清夷臨岐勸加餐靜晦以俟時

南渠詩為王給事存約

越山有清渠流衍何迢迢高挹玉磵泉下接滄
海潮深矣蟠魚龍淺者生菰藻氤氳起層雲滂
澍慰枯焦山海欝靈與幽隱所逍遥美人宅其
陽詩禮承宗祧虛懷抱淵潛竦身搏扶搖閔時
敷文理芳潤灑璠杓宦業何時固還赴淮南招

濯纓渠水上日夕話漁樵蹇予山澤癯遠遊思
寂寥天台與鴈蕩其無忘久要

有感三首

浮雲狎狂曀荏苒泛層陰庭花黯秀姿濁酒罷
孤斟上林光景遲啁哳亂鳴禽天機相觸發黄
口皆好音

其二

先后樂受善游嶽何高深白日忽已西百髮傷
我心恒慮玄夜至揮戈淚横襟世途多崟巇永
懷蓬山岑

其三

季春飛霜雪日日聞北風北風復何如塵沙晝
冥蒙聖代防壅蔽宜言臣庶通衆謀唯一心忼
慨激深衷戎衣干南狩不如坐法宮外意士女
艱內意蠭賊訌廷責及逮繫四曹郎署空天心
無沉怒寬大行責躬及時降雷雨一洗災沴空
傾嗟稻粱謀哀鳴中澤鴻驚波非于磐飲食媿
莘公

初行人司所上封事與四曹相為後先而
獨不見處分諸君待罪累日復上一章
中理而人理左右二寺并工曹三人復
抗疏論列　上怒遂俱下制獄後復詔
通前繫六人俱帶繫械仍跪五日前一
百七人跪五日後詔各杖三十舒修撰
芬張文選衍瑞孫武選鳳姜儀制龍陛
郎中俸五人謫外任餘罰俸六箇月

嗟嗟諸曹彦職守非言官封章觸忌諱忠憤激

胏肝爲善雖近名猶愈相欺設長堤蝼蟻穴撮
土窒非難只今已崩潰旁嘱令心酸丨抶雷霆
闘下有蛟龍蟠縱橫下土石秪激成驚湍何年
運神工隄防復堅完百物資灌溉高丨得相安
淵淵皇綸澤四海無波瀾

薰風亭爲王正夫作

孤亭選地勝紋漪動天影荷芰時發生魚鳥得
游泳薰風鼓羣妙恍惚遺人境主人草玄罷燕
坐憂耿耿吾民今何如慍喜誰存省但祈桑穀

長復報烟塵靜農夫有重穡寡婦利遺秉願將
披拂意散布自臺省江山護靈與夢想注芳景
華勛入虞絃朝野白日永

題適菴爲周鵴太守作

莊生夢蝴蝶列子御風行寄言入無何荒虛非
世情緬懷濂溪翁傳道發天精胸次既灑落出
處終和平荒林榛莽積路岐荆棘縈[illegible]
肥庭草日生生

送劉戶部燁然督権滸墅還朝

蕭蕭長洲苑江波冷丹楓之子戒明發仙鷁凌
長風文皇虛前席何以慰兢衷豈不念國儲江
湖商旅空

其二

之子燕臺英出入奉輦轂法宮雄梁棟遠道壯
輪輻大聖曾料量時人鄙錢穀寄語秦司徒殷
勤念民瘼

和朱侍御所和唐人詩韻

峻踏天爲伍高臥雲作牀神羊豈世羣楚蘭非

國香鬱紆林壑姿動蕩江湖光坐欲持斧客操
瓜今擅場唐人燕集賦詠則推一人擅場

紀事

嗟哉濟南生命薄乃如此充貢來京師期即爲
貧仕行挈糟糠妻二雛亦隨侍中途妻淪亡大
兒奔歸里復盜囊中金蕭條數行李獨與小兒
居日鮮煤與米螺螄負螟蛉遠邁瞿塘裡生復
遘疾疹凍餓不能起我聞遺數金遄往事何濟
且令具衣食餬口及敝體庶幾二月間得預南

宮試學舍沾一命聊奮廻溪翅文子藉合端難
料他年事小民吾同胞何况章縫士側閒四方
災祲甸人多斃流離入都城哀號滿衢市舉迺
可知遠情狀良不異徒然與太息安能普厥施
誰繪鄭俠圖持來獻　天子

眀妃詞

良工自誤妾妾心終不移他生誓相見幸得被
恩私
妾身那足惜其如國事何防胡貴良士尤慮書

工多

送王甥汝康之任長垣

百里古侯國縣令令要吏　皇澤賴以宣生民
命攸寄自昔重茲選汲汲求豈弟長垣隷畿輔
徭賦當踵至古云寬一分民受一分賜遠猷須保障勞力
疏撫字王甥世宦家才美挾利器初命得壯縣
剸割恒敬忠藎事念所學樹烈企先輩勿殃人
快已勿嗜利忠義稚席厝顛危藥石攻痿痺萬
物本同體咸使蒙惠利天道豈遼遠諸福將會
萃國史傳循良聲光昭永世

顧文康公詩草卷之二

東吳顧鼎臣九和著

七言古詩

文筆峰歌

玉山崒兀難爲容障礙滄海當其衝洪濤噴箭射震澤湧出萬朵青芙蓉鍾靈孕秀窈莫測中有插天文筆之高峰高峰峭絕巖之牙吐吞五彩栖煙霞天公醉怒潑雲壘神樓夢曉生天葩蒼崖夜半飛霹靂長空萬里騰龍蛇東來方丈

一拳石西嶽蓮花安足誇揮毫爲風灑爲雨長杠百尺皆如縷金精沍質玉作牀壯觀東南矗天柱區區海也不可當巨靈合置中書堂柳公諫爭補元氣杜老塗抹耶奎光鼓盪河漢浴日月點綴星斗垂文章明精休氣被大荒收斂萬化歸毫芒陰陽把握鬼神護卓立萬古并與天無疆

弘治十年九月十有八日顧仝書

附考志未府君跋

於戲此

先文康未第時所著也尚未改今諱在邑庠年方二十有五耳而揮毫若此至今典文筆爭光後有作者何以尚之偶辱孝廉王君洌菴來招兒會文言旨于喬南顧翁第見　手澤犬日吉踵門求覽得錄以歸原軸家其珍藏實玩不敢强之授我也因喜而識之萬曆十有六年三月二十有八日小男履吉謹識

壬辰六月虛山學士邀賞院中荷花鼎臣適臥疾不預羣公皆有紀勝之作而桂洲先生獨歸功不佞院中池并荷之衰餘鼎臣實始之未能和也七月十八日公邀甘泉公暨予賞署中盆池二花且云倘予題品庶戊瑞應蓋公久凝晝寢之祥方迓充閭之芟茲花應祝而發當秋而附吮拔秀緩　興尋常其爲佳瑞無從酒餘走筆和　中　歎啓賀尋く　將倚和成

帙二事鈞可詒詞林千載美談矣
玉堂勝賞羅羣儒新題煒煒都人傳綠簿調平
恧下里徒聞大雅遺音嗣行葦南宮之署閶闔
東氷壺玉鑑軒墀中仙源窈裊瀛洲通生祥應
瑞理則同花神靚粧經雨洗物外尊前增旖旎
飛蓋懸瓔駐秀華明肌玉潤含香洗誰言五嶽
一聚塵生甫及申維嵩神羣從弟兄今四海東
南賓主吾三人桂洲公是清都彥洛浦蓉城恣
遊燕皎皎英標世共矜亭亭直節天爲盼碧筒

累酺興轉豪銀河入夜生秋濤海東兎鬼遲遲
上似聞公之邈來秃盡中山毫吁嗟淨友逢歡
伯妙句驚人不須索年儒八月來赴湯餅筵共
看玄珠纍纍結駢實

舟中感懷賦長短句

昨日過大江今日過長淮適值霽景四無氛霾
蘭舟凌虛天光徘徊有時陰雲蔽虧飄風奔頹
濁浪排空怒聲如雷白日晦冥蛟龍喧豗寸木
之下黝然泉臺幸而濟者形移神摧戁此非往
有宦海四顧渺渺無津涯千流萬派爭噴射長
帆快檝相擠排風波時驚變怪百出奚翅百倍
於江淮往往殺人令人冤哀痛涎戊淵白骨成
堆而使飲食坐臥於其間吁嗟乎其危哉靜言
思之壯心成灰富貴有時盡不如歸去來五湖
清淺波浪小松巖梅塢生蓀苔扁舟短艇日還
往青猿白鳥無驚猜山花對濁酒笑口時時開
高眠長嘯三萬日翩然騎鶴遊蓬萊

夜泊望太白樓有作

東魯地迥開戎州一之日暮維蘭舟高城雉堞
色慘愴太白樓古下俯寒江流乾坤氣象留虹
月棟宇壯觀凌春秋往年鼎葦縱殺掠焚蕩廬
舍令人愁城完頹樓了無恙應有鬼守神功修
謫僊偶爾暨名迹秖今乃在天上縹緲白玉之
飛樓星櫳霧箔幾醒醉山川回首供糟丘君不
見丁令威化鶴千年始一歸分明感歎人民非
又不見回道士岳陽三醉玩濁世劍光飛逐湖
波逝乃知神僊只在地或在大有時蓬海嫌雲

炯思之不覩心茫然東華遊子蝶夢覺城頭殘
更正催曉白也歸來定何年五嶽尋僊若不早
詩成自擬還自笑莫道風塵鬢成皓

送徐太史林屋先生奉使浙南便歸吳門
省母

宗人簡封開玉牒侍臣捧冊辭金鑾藩邦拜省
主恩重使節過門人共看春生舞衣慈母歡與
落浙天詩景寬山中到日風雨作應爲汎掃毛
公壇

題梅谷

我作萬梅菴主人君爲地主翻作鄰君居幽谷
梅爲賓冰花鐵幹何嶙峋聞君近學佛氏法清
修淡食意味眞何年蛻此梅谷去青蓮花上現
金身

詩示三子二孫能和者和來

老夫迂愚復衰朽搜索枯腸何所有豈堪操觚
抽秘思惟樂當歌飲醇酒求舊潔蒙　主聖明
代言弗計辭好醜此日徵需若大雅孝子慈孫
能念否

附考志未府君追和二首

先考前詩之作想在嘉靖戊戌己亥間第
四子履吉方四五齡耳所謂三子二孫固
吾三兄二姪也今皆謝世未識當時曾有
和之者否也幼子何幸得覩手澤于四十
餘年之後耶勉賦二首以續前貂

山斗文名垂不朽胸藏萬卷稱何有絲綸
自是可代言麴蘗從來堪作酒啓沃功深

肯憚勞謨猷日進猶云醜詩成垂後四十
年今日和來應鑒否

賤子疎慵同木朽未聞詩禮焉能有飽溫
不在食與衣放達何常詩復酒丘壑無非
荷
帝恩身家幸免貽親醜于今池上鳳毛新
一曲陽春能和否

萬曆九年辛巳臘月二十六日第四子履
吉謹追和

柳枝歌送別駕王鈹齋先生之任

柳枝曳餘春春去還復來折柳送行客客遊浙水隈天衢驥足不受絆祖筵鶯語空追陪東南民力方可哀別駕堂堂濟時才灌溉若雨露鼓動如風雷坐令枯槁生根荄最書明涉定不遠聖主側席黄金臺君不見隋趙軌赫赫佐郡聲光回璽書赴召何相催齊州父老遥扳餞酌取清冷水一杯

恭賀

聖製

山陵春祭嘉喜歌

貞元啟運　聖人作餝禮起義天之先祀儀政典光　祖武春秋飭歛造化奚間焉雨露焄蒿犨陵祀類錫感化心同然二月之吉駐蹕七陵左龍光鳳彩騰躍雲峰頭親承遺攝備明薦君臣一德輸精虔　聖慈展拜官闈從作則垂範與無前受盥考事神人悅六飛振蹕將言還臣民士庶祝萬壽合手加額擎雙拳俄聞中使報

大慶有詔始自貴近遐敷宜日惟第四　皇嗣誕午夜真宰抱送來自天萬口歡呼振巖谷九重春意盎盎開慈顏群黎勤頌宜君復空王祖考中祉生聖還生賢微臣私忭瑤壇榜語協禎應長中少男先從乾本支百世千萬世皇圖永貞磐石堅恭觀　睿藻富篇什謙沖不處承淵淵元良仲叔非久須受學廟箭忠貞輔薰泰扳茅茹連宗祊啓佑成令德至仁純孝百行先神孫奕葉敬承繼成憲永鑒其無愆明良賡歌萬

古昭史冊豈直朝野一時爭播傳山抿村叟蒙帝力歸語婦子同愉嗎太平謳烈耀窮壤吾人何幸際此熙熙嘉靖年

龍頭石歌

巧匠何從琢水玉古質奇形看不足巍峩自合鍾元氣鎮重尤宜壓浮俗壇登座對凝心賞歷覽感會增慨慷太湖聚族甲天下雄哉直是丈人行昔賢勛業垂軋坱神物與俱聳英望當年謫降文星化呵叱千古應無恙遡復假手罟學

宮文敷泮水扇華風騰光夜拂台垣上倒影曉
淩扶桑東用汝其為傅巖子藪諸或伴商山翁
一朝飛神西華頂五老蓮華未堪並明星洒掃
物五丁玉女凭之醉復醒一笑相携入太清

顧文康公詩草卷之三

東吳顧鼎臣九和著

七言絕句

恭和 聖製魚入舟詩二首

聖皇遊衍典天通川谷清華稷翳空次第百靈
扶繡舫巨魚翹首覲神龍

其二

玉泉銀漢本流通風靜波澄湛碧空周武白魚
初獻瑞禹舟仍挾兩黃龍

恭和 聖製禘祭得祥詩

巍巍禘祀肇元良 祖德天心眷 聖皇電
繞虹流將協慶喜珠靈燕總呈祥

題夏仲昭竹

仙人種玉玉生笋轉眼寒稍高幾尋淵壑風微
雲欲度不勝詩價動秋林

送孫侍御夔卿即事四絕句

白鷺紫鴨寒塘午瘦馬沿堤送客頻獨有春湖
好風色天涯何日是歸人

其二

曲曲長堤帶淺莎滿堤晴雪數犂鳥右軍莫訝清真容不向山陰奈爾何

其三

楚楚雙童君宇鮮新歌一曲羨當筵分司御史多情甚回首啼鶯隔翠煙

其四

都門橋下水潺湲紫靄連山馬上看唱罷驪駒念行役西風獨鴈暮天寒

甲戌春日出城

帝城三月不知春負我東風馬上身今日出城塵夢醒香街無數賣花人

乙亥春暮過酒家

緩控青驄過酒家飛帘故故拂烏紗山中莫惜重攜酒猶有幽巖未放花

對花

愛花本爲花無語顧我終嫌我有情相對相忘各相得雲頭新月露微明

走馬燈

火氣迴風轉捩機爭馳人馬弄鎗旗油乾燈灺撥不動方是英雄休歇時

題夢梅卷爲王公甫和祝希哲韻

仙凡落莫路中分只隔陽臺一片雲何處金丹能換骨夜深曾遇玉妃蒐

爲陳錦衣顏良題畫菊

自憐皎皎霜中傑風味全應入楚騷縹緲清都本來意不因顏色涴高標

其二

帝城秋雨灑涼新釀出仙家碧甕春松菊故園今寂寞風塵媿負白衣人

和張羅峰閣中對菊

蓬山自是先春地醉日酣雲千萬葩獨傲繁霜殿秋色台垣今見兩三華

乙未春二月家山移來綠萼粉紅二梅俱

着花頗佳速諸公卿賞之客衆而譁未足

以答花神也明日復邀坐中二三知已盡

餘與因賦絕句見意而少宗伯汝溯先生
用韻倚三章增重二花多矣因復倚和前
後凡得五首

江梅有待騷人賞去日塵勞與未酬薄暮瓊妃
待尊酒須教春色上吟眸　右原韻

其二

萼綠仙人寵專夜千金一刻價須酬苑雲晴絮
香浮夢月漢清波冷浸眸　右綠萼梅

其三

梅妃久擅西湖勝攜入瀛洲願已酬酒力生春
暈肌骨細吟香影一凝眸　右粉紅梅

其四

聚塢梅花甲天下憶曾遊賞費賡酬何當共作
湖山主廿里瑤光豁壯眸　右有懷家山

其五

清標麗質俱奇絕心賞須將酩酊酬從此風塵
少顏色休論皓齒與明眸　右總題二梅

明看梅花不果作

山童報我梅爭發釀出新醪且辦詩雨雪春陰
連十日看花阻我隔年期

其二

此日看花正及期醉雲歌月笑支離重來把酒
俱陳迹指點枝頭青子時

徐子容殿讀分惠南來銀杏奉謝一首

每聞南雁動鄉思五十還山未較遲縹緲峯頭
千丈樹驪珠手摘是何時

玉山小閣孤坐二首

乾坤落落許浮名高閣憑虛思杳冥分付江豚
莫吹浪風波眼底幾曾平

金山絕頂此孤亭昔日飛遊攝太清無限高懷
逐明月夜深吹笛洞龍驚

絕句

漕河淤塞舟偏重舟重全應載利名來往淺深
無不可悠然惟有白鷗輕

南船爭北北船南撞擊喧囂兩不堪爭似釣舟
青障裏片雲春水百花潭

風月三首

無端嘔泄不堪論暑氣薰人思轉昏今夕病餘
風月好小庭依舊把清尊

我因脾病思音樂手按山童曲幾迴却喜晩凉
斜月下風飄細細笛聲來

天風吹人肌骨爽海月照我須眉清忽然欲動
扁舟興不知何日解塵纓

贈相士陳綬書扇頭

弘治甲子秋八月將赴省試綬邂逅即

以明春大魁相許後丁先考憂家居綬
來謁贈此

塵埃物色知宰相急流勇退見神僊新詩題此
送君去他日持來閶闔前

春郊贈別詩有引

夫物成有盡也故達人視形骸猶贅附
以富貴爲儻來惟爲善人道當然不可
不勉善根諸心發之爲文詞爲名實是
則可以不朽者其至雖與天壤共盡可
也是以君子爲善無易節無遺力孟軻
氏曰夭壽不貳况其它乎吾祖宗百年
來累善有基本至先修撰公益務充拓
致深厚平居教子孫力學徙善至嚴子
孫賴焉乃某偕兄子孔昭並以文章進
爲　天子近臣孔昭自少耿介不樂俯
仰人故自舉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出
授監察御史迄于今所得輒不償其分
其爲京畿提督學校官數年名實稍稍

著見去年冬　天子欲得人治馬湖天
官以其名上曁得命士大夫譁曰噫水
陸皆萬里程所經半魚龍豺虎之區其
何以往某曰　天子念夷落久虐于其
長吏著流官未幾其尚未寧重吾姪得
往臥治之雖險遠何可辭孔昭則曰吾
身久非吾有唯有我者所使隨在思舉
厥職他不敢知其言若是其不自息舍
善就不善可保矣詒難投遠出入艱危

天其或者孫今日以有他日動心忍性
增益其所不能啇厚而施名益博以圖
實益大以隆周竟卓越爲　昭代名臣
可以不朽可以無忝所生引家世爲善
之澤于無窮所得不既多乎衆以爲然
就吐奇語爲詩歌若干篇送之吾詩十
章益家庭慰勞勸戒之辭鄙俚固不可
附于諸作也卷成孔昭復請引其端遂
述斯言用申厥志

古人驅車九折坂志士進步百尺竿不負此心
隨所適青天蜀道若爲難

蠻夷性蠢類猿猱喜即油然怒跳嗥和輯一方
功不細九重應免聖情勞

鑿渠興學補天功舊說文翁與李公民物到今
遺愛在歌巫日日野祠中

百甓當年見苦心一琴終古有知音而今別作
隨身計數篋圖書當甓琴

峨嵋青冥倚天開錦江秀色派[illegible]地來萬古山川
增氣槩孰云李杜非儁才

官廬蕭瑟鳳城陰爾去仝荒舊竹林欲更移栽
開一徑來時應見碧森森

劒南新筍似江南白餅黃虀相和甘西望側聽
消息好馬翊太守更清饞

炎方歲晚無霜雪十月巴山梅正開縱得新詩
懷北客天涯那有雁傳來

浮榮世事金爲注憂患吾生玉汝成暫爾回翔
養風翮扶搖九萬是鵬程

十年骨肉幾分離去住相看淚滿衣共勉忠勤
答　明主他時請老願無違予偕孔昭書期效
二疏同時請老

苦雨喜霽　丁酉七月

四方水患誠非細幾旬霖霪豈偶然今日登樓
望晴旭始知雲上有青天

嘉靖己酉除夕贈別曆日一首

披館時時入手中來來節序轉頭空勢盡蜓蛇
悲往迹功成芻狗慨前功

示子孫二首

雖云壽夭總繇天古有長生是學仙我亦曾聞古仙語存心積德定延年

嗣續須教天主張數經調藥總荒唐若能節欲行陰德便是千金種子方

有感

大魚崢嶸思奮飛小魚逐波身自肥霖雨蒼水總休論兢尋香餌遠苔磯

偶成

午靜雨聲涼入夢鈎簾坐壓庭花重宜男兩朵挺風標幽賞堪憐誰與共

喜雨 嘉靖癸未

乾坤覆載生成我禍福災祥敢遁逃莫怪甘霖今較晚須知一滴也難消

十飲詩并序 內附七言律一首

崑山之縉紳吾舅氏遯菴先生仲兄自如先生輩年七十以上者要結爲十老會可謂勝事不數年諸公淪逝者大半所存止遯菴公暨王眞愚高歸田周秋汀四老而已四老平生少飲雖廣座盡日不數酹輒止矣今不惟壽考而且康强因念吾祖考呆菴公年九十三桂軒公年八十八皆無疾而考終二公尤不嗜飲繇是益知酒之能致疾促齡而攝生者所當却也人固有劇飲而壽康者此鍾氣厚不可恃以爲典常也某量狹而與豪性好與客賭飲職是多疾早衰每鑒前轍惕然生悲思遂絕飲而勢有不能事有不可乃著十

飲之限各系一詩直言已志頼以寡疾而盡年云爾幸我親友諸君子愛人以德相與成之

君賜飲　家慶飲　戍祭飲　佳節飲

遊山飲　泛水飲　對花飲　坐月飲

歌舞飲　觀奕飲

右十飲或得于天或起于人然必天人相遇而後成不偶然也君賜家慶邈不可期佳節祭餘一歲無幾惟山水花月之會似于易尋

亦猶久要而多撓偶值而莫往抑亦造物所忌歟歌舞則曠時而寡遇棋奕則持久而難決飲皆不至于沉湎耳越此則不飲矣若夫藥餌之制節宣之道行于家而事于旅有不能不資于酒者又不在禁限云

惭負流光醉裏過半生心事尚蹉跎若爲老子斷飲爾其奈麴生風味何老去正須存節制與來聊假養元和同遊總是知音者聽我殷勤十飲歌

君賜飲

君賜黄封酒上尊鎬京錫燕幾金門扶揺未倦南飛翮涓滴還沾　聖主恩

祭餘飲

明德齋心享祀餘禮成福受亮非虛斯時羅酒會賓族樂事尋常知不如

佳節飲

老來光景尤堪惜佳節須將酩酊酬但願四時開笑口人生我獨住丹丘

家慶飲

家慶于今屬子孫全看成立荷天恩榮光喜氣羅門戶挤取淋漓倒玉尊

登山飲

我見青山見美人山中景物逐時新但教登眺悠然處肯負淵明頭上巾

泛水飲

春暖秋凉遊泛時白鷗黄鳥曾褉期扁舟載酒共知巳滿地江湖隨所之

對花飲

園林隨處有芳叢倚態交香造化工願得花開我長健衰顏借酒與花紅

坐月飲

貪看青天白玉盤坐來風露不知寒一尊曾與姮娥約不是先生酒量寬

歌舞飲

慕年陶寫憑歌舞樵唱漁歌也自奇野老詩朋相對處若還不飲是愚癡

觀奕飲

人世分明是奕棋坐憐蠻觸競雄雌機心歛毗推枰際把酒相看解一頤

愁寂飲

觧人心性本無愁愁逐時生不自繇愁破還多步兵力策勛應拜酒泉矦

藥餌飲

藥有奇功酒有神酒堪調藥藥扶身衰年但得身康徤坐卧行休隨處春

顧文康公詩草卷之四

東吳顧鼎臣九和著

五言律詩

陪祭　長陵　景陵道中即事

潦倒嗟行役馳驅得壯遊牛羊村市晚禾黍野原秋近塞妖氛寢諸陵王氣浮河山辯形勢千載奠神州

敬和

御製除夕詩　戊子正月四日

三更非臘盡七日又春來（正月六日立春）歲晩民思樂陽和物自培調元須國老濟世不凡才帝德如天運巍巍仰大哉

贈鄭貟外繼之歸閩

翛然鄭少谷時裏玉臺巾氣覺市朝隘情於林壑眞隱憂多病日賜告得歸人似欲窮幽討遐將未老身

和逍遥亭韻

卜築對家山虛亭盡日開雞豚秋社後鵬鷃太

玄間倚杖黃花徑停棹碧水灣它時分半席老
耋看童顏

醉後

葛天氏之民陶然任性眞風雲乘變化雪月見
精神有物皆爲癖無時不是春玄珠還罔象天
地一閒人

除夕

人笑人歌夜年來年去身鬢絲渾欲老藥裹頗
相親臘月鄉書斷官居守歲貧糟糠同話舊婣

子酒行頻

雨

山氣潛通夜簷聲競浹晨曲渠行淺瀨高隴滋
蔂塵紫徤筍尖出青多榆葉新蒲前生動意與
物共欣欣

哭倪璧呂獻夫同年二首

乍惜一年別遽爲千古人中臺矜法理徵郡隱
陽春官晚地偏遠交深情更親空傳孔雀夢鵬
鳥上承塵曾刑部服闋夢至部前二鷄化爲孔雀後一人問其姓名曰璧道士也初不可解後出守鞏昌尚竟代之蓋獻夫長身大袖故人戲呼之曰倪道士云

其二

二豎攻何酷七情煎肺肝鄉評棺已蓋遺愛石
須刊身世一朝盡妻孥萬里難良朋揔零落涕
淚幾汍瀾

赴類菴趙司成城西賞花之約偕徐太史
子容聯騎欣然有作

西郊幽勝地紆水帶遥山遊客雨垂帽禪林風
繞關我猶黃犢健誰與白鷗閒徐孺與俱劇聯

鑣時往還

至類菴庄芍藥盛開坐久主人乃至

招邀得徑造好雨催花開造化玉爲質階除雲
作堆急須杯酒賞欣報主人來歸贈應成把都
城首重回

其二

別業荒城側脊原芳樹深茲遊成繾綣往事慨
消沉紅藥傾人色黃鸝妬客音無端催去騎遠
道陶曾陰

片月

片月秋宵迴寒光猶自微塵沙爭點綴星斗讓依稀有約成攜酒相將扣掩扉踟躕莫西下留照馬蹄歸

贈施存拙

舉世多機巧憐君乾與倚屠龍成底用抱甕亦何求事緒真如蝟生平只似鳩應誇老學究書卷是詒謀

憇華藏寺

山寺屢遊徒未姚衰鬢侵上方探處遠幽意坐來深古塔逢雷火飛樓架碧岑千秋有詞客詩律嗣徽音

和舜開韵

吳都曠原墅東面起孤屏妖祲海濱熄（元季海盜西掠望見旄旗滿山上而退蓋山神為之事聞詔歲祀）物華天外明凋殘悲此土衰落感吾生斟酌存康濟璘杓入夜横

其二

翠巘江城迥一簪興味同行藏雲影外今古鳥巖中曠覽憑朱夏狂吟倚碧空真思駕玄鶴西望極崆峒（近傳崆峒山有二玄鶴故云）

和唐人韵

丹崖醉起舞碧海思雄吞世情去雕飾吾道見本根梵宇青蓮臺仙家白榆村俯念寰中子汨沒無窮門

補遺

和貞菴留別

賀成新廟制餞別舊朝簪虎豹天關九鵷鸞海

島三封章明憲度羣吏肅朝參獨念相如病離情兩不堪

顧文康公詩草卷之五

東吳顧鼎臣九和著

七言律詩

序菴閣老一品兩考適閣前盆池荷花初開有詩索和

黃扉花發五絃風玉井徒誇十丈紅長養蘇京荷眞宰命題今復藉宗工漢池靈種珠爲實瀛海仙人貝作宮解語汾陽纔兩考只今朝野仰元功

邀吏曹諸公賞梨花松臯太宰賦詩爲謝和韻

飛瓊月下縞衣單體象虛無本耐寒妝靚未須教雨洗神全應不爲春殘盈盈素質疑香玉的的芳心暈紫檀客去酒多花未睡一尊聊復盡餘歡

癸巳八月禮部贊治堂成大宗伯夏桂洲少宗伯席虛山以中秋日邀南宗伯湛甘泉翰學吳北川張陽峰暨予落之蓋堂爲宗伯退食之所名則桂洲取大拜時手勅中語也即席賦詩以紀勝事

南宮八月錦堂成彩筆新題贊治名棟宇光聯天極近軒墀瑞協泰階平文星落落千年聚卿月團團萬里明共忝詞臣叨此會主恩深重若爲情

九月重陽日吏部群公會餞衍聖公于禮部復憩贊治堂即事

羣公餞送東歸客贊治堂新再過時京國衣冠

多大雅清秋風物費相思酒當佳節難成醉花傲冰霜莫厭遲秩秩賓筵沸絲管不妨重賦鹿鳴詩

和王太史繩武晚集韻

園居幽迥帶林塘清夢無緣到玉堂盡日鷗眠開自得當秋花發晚逾香巾紗歷歷含星彩觴羽飛飛拂露凉台鼎勛華付英俊裒頹已覺鬢稍蒼

偕友數輩弔龍洲墓

風風雨雨渡江來涕淚中原首重回斗酒自宜憐楚壁千金誰爲築燕臺英雄氣槩名空在零落衣冠事可哀聞說令君追往蹋恐教祠墓總蒿萊

正月晦西山看梅值風雪或云梅花已盡賦此

新年未試登山屐得伴尋芳重此廻詩景正嫌無雪補遊踪不限有花開春生賦客奚囊滿凍勒梅妃玉駕回且日晴和恣遊賞餘花剩雪兩

徘徊

其二

此日看梅較已遲爭教風雪更相欺花魁愛須三春事冊舊招遊半歲期先筍愁聞疑簌簌滿橋吟望惜垂垂重來又是風光別細雨肥黄子滿枝

正德新正九日從遜菴母舅偕張二南太守來半山節判周可貞侍御升姪潛持酒訪虞竹西滸柰遂登東禪毘盧閣遊賞盡日醉歸賦此呈竹西

爲訪詩翁因郎勝競攜新酒薦春盤浮生樂事閒中少前輩風流此會難丹閣陰晴僧入座玉山高下客凭闌四方戎馬增流涕歸把吳鈎醉裏看

送吳白樓宗伯改南太宰兼宮保之任

來舊猷詢他日事宮銜先示　寵恩優官曹到處因公重仕路何人與道謀製作黄初添幾帙衣冠白下憶重遊過家喜值秋成後且日提壺

到某丘

東倉觀潮作

海若鞭潮出海門崔奔雪捲帶靈氛六鰲駕撼三山動萬馬聲傳百谷聞應識更期人似玉往觀誰使女如雲傳巖舟楫眞時用巨濟功成日未聞

口占贈西洲樓前海棠

十年我從東老醉未賞名花西子顏流水滿溪空燕雀夜寒將夢幾湖山風標定比三珠樹寵

愛應移七寶闌今日春殘花欲老錦筵歌酒不
成歡
　中元日恭侍
聖駕祭
長陵
景陵道中卽事
祀罷　陵宮已四更殿雷急雨過山城功兼創
守　先王業義重烝嘗　聖主情䰟輓支離思
國計農田櫛栗喜秋成荒榛宿潦聊紆避周道

行看似砥平
　和文衡山韻
家山已分百年淹吏隱從來未易兼長笛逆風
移短棹枯棋戰雨並疎簾弄孫毎愛紅顔沃請
老何妨白髮添把酒哦詩最幽勝薔薇天棘滿
前簷
　病起九日示諸子姪
秋來伏枕愁懷抱此日開顔見爾曹送酒送花
新客座衡風衡雨舊綈袍頻年老病心逾壯何

處登臨境獨高五岳相將容杖屨未應塵土也
蓬蒿
　東江院長嘉遺山石小詩奉謝
野人癖石重摩挲無酒無詩奈爾何上苑花深
清露重故山芝老白雲多荒朋我亦堪爲伴俯
仰誰應與不磨何以酬君意蕭颯醉餘憑賞一
高歌
　九月
兄弟天涯重九日坐憐佳節若爲酬清門客少

關常掩老甕醅香喜自篘破帽輕衫羈旅況紫
萸黄菊故園秋西山未放遊踪遍牢落高情付
倚樓
　水村尚書留賞芍藥賦此紀勝
忽醒塵眼訝花神何處偏承雨露親西子當年
濃傾國東皇特地遣留春玉顔狼籍聞豪里菜
邑流人憶病民情重主人清燕罷不勝高燭照
愁新
　承天門候　駕敬述二首

聖主郊回大禮成鵷班濟濟集階迎九天春颸
旌旗影萬戶歡騰鼓角聲閣道殿雷龍御近燎
光浮月鳳墀明精誠合受無疆福端拱垂衣享
太平

其二

拜首揚言共慶成天回步輦絲雲迎周廬夜暝
千門色內苑風傳萬騎聲禮樂皇皇臻美善休
祥續續答齋明　聖人有意恢前烈周道行看
如砥平

慶成宴用前韻

鎬京春宴禮初成絲綸宮花劒珮迎座上鯨尊
浮海氣殿頭鸞吹度天聲星弁簇簇風雲會龍
袞垂垂日月明講幄小臣先獻頌瞻天喜見泰
階平

立春

律轉鈞回淑氣迎水霜先放一冬晴年華入鬢
渾無賴物色撩人太有情阮醉任爲青白眼韓
窮莫賦短長檠五湖煙景頻相召肯爲浮名悞
此生

元夜馬上即事和盧師邵韻

元夜都城有笑聲六街煙火艷春晴異鄉幽興
尊前少遊女新妝月下明部屋青燈和淚暗朱
門畫鼓驟花鳴隔牆多少寒暄別誰道東風不
世情

元夕

春回二日是元宵氣暖天街凍漸消月殿簾櫳
開永夜帝家燈火徹昏霄王孫花裏呼春酒仙

子雲中弄玉簫獨有宦遊愁寂處短檠華髮影
蕭蕭

奕棊和盧師邵韻

興逐虛枰落子聲不知明月是陰晴機藏減竈
非孫臏勝決焚舟有孟明漢兆當年曾鹿得秦
關半夜忽雞鳴英雄千古成何事聊用閒邊一
寄情

送周道士還尖

天上新恩沾客羽故山雲水動遐思清溪白鶴

歸來日玉洞桃花未放時肘後丹符誰得秘僊
中詩帥共稱奇玄門處處塵埃滿分付東風着
意吹

無題

世外那知別有懽天孫握手傷飛欄明河影月
澄秋素溫玉醽春醉夜寒幽興欲栽仙兎顆餘
壓頻試小龍團新歌豔舞皆殊麗花想雲疑不
盡看

冬日偕盧師邵周伯明二侍御登鏡光閣

和師邵韻

依然曲徑隱松蘿十載塵勞一再過遶座佛光
分入鏡氷湖人跡遠凌波五雲靄靄蓬萊近雙
闕輝輝日月多從此幽林增氣槩鐵冠承宇兩
峩峩

戊戌試士有感並序

弘治乙丑今介溪禮書甬川史侍暨鼎
臣會省試偕提玆嘉靖戊戌會試介溪
知貢舉予二人主試三同年復同事場
屋可謂一時盛際午夜閱卷之餘因思
孝宗皇帝當乙丑三試之日每夜焚香祝天期
得真才爲國家用某等立朝未兩月而
龍馭上賓矣於乎悲哉繼事
武宗皇帝
今上皇帝竊祿已三十四年而勛業無成老將
至矣深媿
孝皇祝望之意未能報稱俯仰今昔曷勝感慨
用賦一律以自乂兼呈三公冀誨我曷

我庶或收桑榆之功焉仰惟
皇上求賢之心更切安知不精虔夜禱如
孝皇也因刻此詩示諸進士俾共砥礪早自樹
立毋若鼎臣優游玩歲貽他日之悔云
爾若夫詞格鄙俚非所計也
昔同挾策試三場今喜開簾坐一堂總爲朝廷
羅俊造敢言桃李在門牆文章達命聲華淺德
業匡時道路長慚負
孝皇祈祝意短檠寒漏欲沾裳

雪後柴德美攜酒過小樓有詩見示奉和

來歲農占定有秋長安瑞雪滿歌樓中山酒力思千日太史遊心臨九州寒夢似鶯清蹕斷寒煙猶傍翠華浮滿園桃李含春意只待東風破客愁 時武宗狩邊

家童持吳中菱橘酥糕至分遺子淵淵用前韻各賦一律為謝奉答

段勤授賂故山秋有客狂吟正倚樓要使木奴畀毒寂 時子淵獨占借以爲戲 好將從事過青州夢回嘉

樹寬應斷醉爵寒齱齒欲浮何日坐君林屋下象肝龍脯話覊愁 右橘

其二

木蘭搖蕩五湖秋采采筠筐滿市樓風日晴臨念鄉國氷霜寂歷到皇州 是歲大寒數捻所無 供來野意尊前別憶得寒光鏡裏浮莫向阶池擬鋪錦故宮遺苑使人愁 右風菱

其三

雪膚不見幾經秋風韻偏宜雪後樓饒胎不須叅玉板輕唉應待按涼州蔗餳漿合熊肪客花露春融胍蟻浮饕此能無愧溫飽普天寒餓正堪愁 右酥糕

子淵乞藕實用韻將贈

太液仙人開素秋徙倚水殿凌飛樓靈根真貴下玉井華胄蔓衍開炎州神皇選物使其子贊述功用言非浮願君齒錄勿棄置衰病頹齡何用愁

偶成

清階素食我何求麋鹿心情只故丘不為尋花添酒債時因送客動鄉愁風塵白髮憑吹帽涕淚蒼生莫倚樓不是不歸歸未得亂山深樹有莵裘

水緯羅

越羅楚楚憐新製野客初傳水緯名鮫室藕絲經露織烟消鶴羽御風行蘢葱在笥看來好柔膩凌秋着更輕老去筋骸宜爾輩疎纖細毯總關情

郊祀道院陪坊院諸公燕坐

琳宮燕坐清都客談塵交飛玉屑清煖氣先春氷欲泮齋心午夜月俱明欣承大禮歌天保共贊　神功告武成從此垂衣無事日　皇禧渺渺浹羣生

經筵獨受　簡命進講洪範自秋徂冬四閱月方畢無錫吕序夫上舍　有詩爲贈依和一首

綸音偏屬講箕疇斂學真成遜志求（聖諭有云令悉意講說以稱求學）至寶待人初畀禹微言接　聖

圖治之意故云

又與周凌兢歲晚常氷雪咫尺天顏近冕旒聊效涓涓答恩遇敢言魚水分相投

嘉靖癸巳春正月元宵後二日啓蟄　新穀南郊陪祀歸夜過半矣雲薄風和明月當午謝汝湖少宰謂余曰此景不可負也遂邀大司馬濬川王公同至其第燒燈奏樂傳觴投壺主賓頹然方已出門天將啓曙矣賦二詩記之

郊回已是三更後與劇邀賓肆錦筵急向妻拏須斗酒仍憐僕隸與青錢鼉鼓鳳簫開法部樹燈藜火坐神仙新題爛熳傳奇事記取昇平嘉靖年

其二

賓主風流王與謝疎狂客我共三人流連烟月千金夜頃刻華燈四座春鴉散雞鳴催鼓角觥籌壺矢惱比隣歸來夢覺消殘醉豁目天東化日新

家世積慶至先修撰桂軒府君培養益深厚正德丙子春夢家庭桂樹前後數行皆新枝翹發殊秀茂可悅知先澤徵祥於後嗣也果於三月二十日得孫且予三世皆生於乙未時亦奇事也詩以紀之

崢嶸芳桂遶庭軒吉夢占宜衍祚蕃吳地流風稱著姓大人餘慶在曾孫生時喜見同三世擢秀寧教聚一門隨分乞年課耕讀老夫終日對

清尊

吳子升大理賞牡丹燈用韻

再賞花燈盡主歡談棋酌酒坐更闌似於火樹爭春早絕勝金蓮送夜寒孔雀屏前光泛泛沉香亭外影團團粧成豈是真傾國莫遣高陽醉眼看

送倫省元歸娶

客從天府成名後歸及南州春好時紫霧平津龍劍躍碧桃纈嶺鳳笙吹洞房未覺登科小仙

馭應嫌渡海遲此日鄉閭誰不羨奎光喜氣動門楣

壽舅氏大參吳公

藩伯誕辰秋未半錦堂璚管按靈鼉仙苞已滿清都種壽酒平添滄海波崧嶽地靈傳舊事渭陽時雨起新歌忠勤廿載歸來早棋局深山欲爛柯

醉石

皇郎手群吃不起米家丈人拜足當何如醉藉

雲根臥神發九竅生天光南山有時化糟粕壯斗長年抱酒漿世間萬事無何有瞪目松林煙月蒼

拙叟

太湖三萬六千頃七十二峯煙雨中衆壑奔流秋野濶孤松挂倒寒潭空恍疑靈境與凡隔不謂人寰有路通畫船五宿澄波裏千載風流乃屬公

過濟寧訪冬官童先生留酌盡歡酒半出

新筍風味殊絕已而見其子年甫弱冠文采照人知爲偉器賦詩奉謝兼寓意焉

花竹清妍水部衙秉投呼酒坐來譁春盤細飣蒼龍脯雨鼎香供紫鳳茶機事了無看抱甕客情行復惜摶沙阿戎豈是池中物背傳須教讀五車

今歲有事于

太廟恭捧

孝宗皇帝神主不勝悲感口占短律

徵臣憶昔親承寵三十年來抱恨長　皇澤普
天同涕淚　聖顏常日在羹牆洋洋降陟知神
在翼翼齋明肅祼將功德如斯應不毀　慈孫
百世奉蒸嘗

次張亭溪學士祇壇陪祀韻

飛道峩峩鳳騰𪩘長橋矯矯龍臥波天漢仙槎
倚牛斗蓬山華路結松蘿紅雲日麗微垣近瑤
圃春深湛露多供奉　君王千萬歲微臣歲歲

一經過

聚奎堂燕坐偶成二首

禮闈千尺倚天開校士親承遣命來萬國華縱
趨魏闕九重日月照燕臺花生兎穎凌雲氣彩
纈蠶絲補袞材翹首中宵望宸極奎躔紫氣繞
三台

其二

敞宇重門鎖院深整襟聊復動長吟貢恭喜頻
擧賢集齋夜貞承上帝臨雲護棘垣春寂寂月
明雲拆夜沉沉掄材有慚宗工任側席寧忘
聖主心

神樂觀賞牡丹

仙僚折簡延清賞四月琳宮別駐春野性從來
厭城市遊心未省怯風塵是日大風吹沙金屏笑倚名
花醉寶騎光乘片月新便擬丹丘訪羽客不教
誤認宰官身

和松皐太宰一首

午夜仙臺月麗波市橋遊台競相過風光巧入

金花勝里巷爭翻玉樹歌稚子漫誇燈事好旁
人誰解客愁多寒齋可奈盆梅發還憶家山烟
雪坡

和玉溪少宰二首

燈宵節去堪追賞百顆星毬列四筵豈是漢宮
傳蠟燭絕勝唐殿詔金錢霓裳漫按雲端曲山
玉春頹醉裏仙地散心閒成吏隱憑將詩景送
華年

其二

清時佳節豈易得樂事賞心能幾人璧府簪纓厚紫極雨堂燈火艷青春詩成金谷酒為史月傷玉溪梅作膦豪門今夕也自好珠幃寶炬蛾眉新

送郭司業介甫

官入南雍興不慳講堂千尺倚龍山恭辭天祿青藜火曉抱橋門玉筍斑卓卓　主君資聖哲明明　皇祖業艱難蓬萊弱水原無礙迹躡仙凡任往還

葉使君尚原約遊天台九日感懷奉寄

淵明歸去多蕭瑟佳節空驚物候催三徑久知黃菊盡一尊爭稱白衣來正緣若雨愁心結爭得臨風笑口開折簡近頻東道主何年遊屐定天台

和韻寄文徵仲

負耒唯應壠上耕執經誰使侍承明野雲丘壑花成癖秋水尊鱸我繫情自許襟期同鄭老由來善慶數徐卿即看二子承恩日紫殿煙花百囀鶯

送廷尉林君有孚之任留都

兩都多士舊儀刑棘寺新恩下紫宸行喜東風迎玉節再看南斗避文星臺臣自昔能持斧法吏何人動引經暇日還須問遺逸北山應有艸堂靈

戲呈白川少宰

宰官自得居銓曹吏隱誰曾倫玉桃閣門令尹恩六逸（淵谷詩有尋六逸陶之句）甫里散人稱三高鼻孔未

辦吸醲醋舌尖秖用滄蓴醪容我明農學媼且讓君種德晞皐陶

虞山夜看七星檜

七星檜遠玄都壇林光慘澹風雨寒香葉礶從鸞鳳宿虬柯詰屈蛟龍蟠崢嶸已是千秋物牗詠誰能百歲看俯仰彭殤總成慨當歌須放酒腸寬

兗州道中示姪孫夢圭

長途氷雪走郵亭忽漫相看悲喜併老去筋骸

那復爾北來肌骨定何如愁深夢寐堪明發疑到鄉園逼歲除傳與親知肯遙念憑將別淚數行書

萬梅菴

湖山花事誰能知萬梅菴主獨得之七十二峯相對裏一百五日正開時離騷瑣細未知物林逋清寒空賦詩那許世人懽賞得須邀月里共安期

朝眠

黃紬被煖朝眠熟獨宿安身是妙方開道屋東三丈日不知門外五更霜閒來懶散真吾事何處溫衾更有鄉長日北牕還寄傲淵明歸與已柴桑

山中見梅

三冬氣候煖于春村塢寒梅的的新愁入衰顏驚歲改靜村疎籬見天真盈盈綽態猶疑夢細細浮香已逼人待得花時花亂發濁醪村鼓會比鄰

陽生十日又回春頓覺氷林氣象新物意隨時渾未定賞心到手即為真誰能綽約風塵表我本疎狂丘壑人近住山中亦何好寒花白石是芳鄰

歲朝感筆

忽忽行年五十三心情濩落鬢毿毿太平有象應堪待垂老無聞只自慚苜蓿秋風曾冀北杏花春雨又江南丹霄折簡勞知舊一枕閒雲聽正甘

燈下詠花影

素屏頃刻是誰栽初見渾疑月送來縱使有霜終不改莫教移燭便長開妖姬欲捧應難折狂蝶如逢必浪猜醉醒相兼都不語夜深那忍却先回

宿金山精舍和西涯閣老韻

宦轍驅馳去復還十年三過此門間地無車馬偏來客江有黿鼉亦戴山霽宇極天開莽蕩斜陽終古送潺湲青鞋布襪知何日高議巖阿亦

彊頻

題未齋

此時尚未何時已醉夢忽醒成感傷底用泚泚
思世事若爲擾擾送年光四十五十倏過隙三
百三千猶望洋只今便作齊秋計未應歲晚道
途長

丙戌生朝示兒輩一首

誕日張筵古所非聖經垂訓在無違隨時介壽
知春酒何地承歡非彩衣山上野麋從放逸滕

前雛鳳望高飛欲知拜舞稱觴事待汝看花得
意歸

送高掌科蒙谷先生奉使南行

摩挲白眼兩都塵翻覆從教局面新宇宙到今
於古異情懷覺我與君真應憐使客揚舲遠肯
向樵筵勸酒頻管鮑未嫌踪迹判相思千里即
交神

送顧與成浙江參政

美人倏倏去何之別恨悠悠世路歧棣萼桃花
春樹裏吳山越水月明時功名不用悲青鏡桑
梓爭憐獻壽杯敷政和民消息近先應報我夢
熊羆

壽白崇之母

太夫人德齊元老八十康寧世更難落籍昔陪
王母燕趨朝曾聳內家看衣冠奕葉開家慶天
地長春引歲寒文武寵新憐迓續綵旄珠翟露
華溥

歸金閣

小閣摩空俯萬山道人鐘鼓不曾閒忽然明月
來天上疑有方諸在闔閭三尺錢笛片時折萬
卷丹經一筆刪道人生理無端甚强把陽金爲
駐顏

相門限代題

傍人門戶亦何心橫雨斜風一任侵多少桑榆
悲短景尋常桃李度繁陰趨朝慣見淸晨履納
賄曾知暮夜金却喜丹青得賢佐圖書白日靜
沉沉

兒子邦石孫夢圭會試禮部 有跋

擬謝清時冕與軒着生何必問深源鶴歸海邑瑶花發春入庭階玉樹暄子姓成名驚耶報令君遺愛見詩言當年客夢還曾道崑邑天開六狀元

弘治甲子柳塘楊先生送道官楊時清詩曰拜章先見明春榜還報崑山出狀元明年余果忝竊人皆曰詩讖也傳臚之日同年常君在語余曰十年前嘗夢人持進士錄至在名

在第三甲第一甲第一人姓名字畫縱横不可辨貫則蘇之崑山也在日前科毛狀元崑山人今復爾耶忽朱衣從旁袖手中錄曰子烏足以知之崑山該有六個狀元已而朱先生丙辰及第則在尚未領薦乃今果叨先生榜末夢之靈驗一至此合二事觀之豈非定數耶余之迂愚疏放不諧于時知不能踵毛朱二公芳躅勛德名位以竢後來今年省墓家居再疏乞告而兒子邦石孫夢圭會試禮部我祖宗慶澤方深于常君所夢不能無私心過望也遂因道士之請而書此歸之

跋王朋梅為朱澤民寫水亭圖 有小序

遂菴朱侍御再復舊物吳匏菴王守溪沈石田趙半江皆喜幸有作歲月未幾諸老後先謝世翹然靈光惟守溪公在為人生若此又何必區區計得喪于物哉正德癸酉孟夏之朔

莫向此圖論得喪百年手澤自堪珍誰能隱几

齊莊物曾為亾弓臨楚人喬木清門終雨露中原白日又風塵新題往事俱成感俛仰浮生一愴神

弔半隱王君感嘆陳迹悵然有述

當時吾向東樓醉歌酒淋漓濕舞裀交誼十年縈夢想宦途千里隔風塵槐庭夜雨靈椿老桂殿書香玉樹新此日遊踪感疇昔蒹葭桑梓幾傷神

謝陸東川供茶惠酒

故人情好兩難忘沃我舊來湯餅腸選試月一
三百片遺將斗酒十年藏所惠酒云藏之十年矣偶緣恵
眼垂書幄何日論心命野航閒訂秋期共觀海
浩然飛與遂扶桑

郊祀賜讌恭述三首

慶成郊祀拜春王燕錫元僚共一堂御幄尚珍
行有秩上尊稱壽祝無疆明良喜起乾坤泰禮
樂昭融日月光濟濟賓筵受隆寵豈無將沃示
周行

其二

九重張宴物華新文武華夷拱大君殿閣影遲
經化日冠裳序列轉祥雲金羹玉醴傳宣賜彩
羽朱干舞隊分願此恩漸遍遐邇普天民物總
欣欣

其三

皇皇典禮忝儒臣螭陛班行第一人風陋漢齋
宣室夜寵沾周燕鎬京春聖君福德同天地盛
世巖廊有鳳麟拜舞醉歸何以報欲圖無逸獻

楓宸

無錫高尹邀遊惠山

十日東風蕩世塵山靈知我謫仙人名泉今愜
他時願賢宰偏回此地春松樹峯頭千日酒挑
花洞口百年身勞勞隱計何能遂慚愧苕磯湖
水濱

觀常熟社會

山城笳鼓送春光萬室祈禳賽社忙故老共傳
鄉俗舊昔賢曾笑國人狂旌旄黯靄風雲色隊

陣紛紜綺綉裝爲語吾民須省識從來善惡召
災祥

其二

遊人如蟻馬如麻街巷喧闐好物華本藉神功
能捍禦豈緣財力競豪奢威容赫奕開生面供
奉分明學內家燈火滿城歌吹沸夜深林有未
歸鴉

聖製敬一亭成詩恭和一首

百尺穹碑數仞堂眞人製作豈尋常圖荒逐鹿

泰還漢趙巽亾羊穀與臧道統淵源今紹述聖賢門戶日開張放勳不逮欽明思四表熙熙被耿光

冬至

入冬冬至煖如春天意應憐萬屋貧野水亂禽鳴更浴苑墻高柳凍回新遺蝗易種滋傷稼厲鬼乘時得病民雲物祲祥無復省古來調燮是何人

讀文文山傳和少陵韻

崒嵂文山幾萬尋燕山千古共蕭森綱常永賴中流柱賦咏空傳大雅音無忝倫魁登宰輔肯于白日見丹心堂堂信史英風在午夜虛齋一整襟

暮遊致道觀

琳宮再過思前度前度劉郎是後身古榆寅雲春黯黮連山映雨玉巉巗空懷緱嶺吹笙客不見淸溪控鶴人浮世茫茫眞醉夢若爲蹤跡老風塵

己卯元旦試筆病後

今朝四十七行年病骨羸懨涔自憐已覺蚕春皿客舍猶傳宿潦被家田西巡紫蓋邊程遠東望紅雲海氣連拜首彤墀情不極歸來小閣枕書眠

茹苻有感

小臣茹苻感周南華渚何年慶澤涵君子好逑歌淑女封人三祝使多男衷誠自比溪毛潔肉食何如野菜甘却憶吳淞歸得計秋風鱸鱠總無慚

附聯句詩

雪後訪温沱齋出假梅新酒即席聯句

假梅能動客鄉心 温 故國風光夢裏尋 顧 何事年華偏倏忽 温 却緣花意滿沉吟 顧 少陵多興逢江路 温 逋老狂歌度鶴林 顧 人在天涯還戀土 温 小窗燈火共知音 顧

其二

毳衾啼斷有餘音 顧 白雪寒消得茂林 温 幻質

驚人渾醉眼顧浮塵着世幾醒吟温花饒不寐
偏宜照顧月到黄昏且易尋温蜀嶺吳山後相
憶顧一尊春酒是同心温
託齋留飲對假梅兼假鄰童短歌速去
故有翠禽啼斷之句而先生詞意未窮
益感慨警絕眞有少陵東閣之興非假
也
尊壺欲罷興偏遒温爾汝相忘詠不休顧客在
燕南春漠漠温馬空冀北事悠悠顧笛聲吹斷

依梅椰温詩句裁成付壑丘顧我欲共君尋絕
勝温峨嵋風月是良謀顧
今夕之會實以假梅起興剪裁逼眞横
出雪際詩狂酒困遂復以假爲眞乎抑
世事類宜假也相對連引數爵浩然成
章
雪後陽和已自酬一枝誰與贈江南與留東閣
君非淺夢入羅浮我不慚午夜燃犀輸老嶠他
年化鶴許儒躭策勛商鼎留餘味子熟山滅雨
後嵐
附温託齋作
梅花詩就客微酣人在天南憶水南宦況逢
春偏易减文情到覺轉敎慚嚴城換柝宵初
永金谷添籌我自躭巴蜀一天天更遠峨嵋
何日話煙嵐

顧文康公詩草卷之六

東吳顧鼎臣九和著

五言排律

正齋俞先生國昌嘗以紅梅贈西涯閣老西涯以詩報之今年五月十三日國昌移竹於它館見遺其情不淺鄙律豈足爲報也而效顰如此不覺失笑

竹醉人移竹竹醒人醉時乍疑亭館別香荷主人知夏日含風爽鈞天得露低遠叢雙鶴喜抱甕半生癡蕭颯還呼酒風流亦報詩乞鄰寧廢直砭俗正須奇定見兒孫長何愁霜雪欺平安日相報憑繫短長思

悅履奉太宮保東瀛先生侑之以詩

悅履來南國殷勤薦上卿夜堂披處好花徑着來輕新沐隨時授長吟信步行憑虛微有影踏月細無聲香汗懷中淨凉飇足下生龍巾恩莫羨鳧舄道難成揮霍炎蒸候虛徐丘壑情蒼生苦酷吏襄宇待公清

爲韓秀夫太守題壽乃翁司徒八十有序

瑣菴先生韓公及東山劉公浮染戴公皆一代名德忠誠體國不下古人而孝皇所以禮貌所以信任之者亦至矣予在翰冠郎知欽仰迨入仕猶及接三公風儀未幾相繼去位後從爲逆瑾誣構下詔獄天下冤之今逆瑾澌滅巳數年而公齒登八十康疆如昨子孫貴盛方殷謂非天道歟詩以頌之

先后垂衣日明公歷足時尚書正喉舌軍國領

綱維寡過羣工表先憂聖主規漸磐存典則晉接見光儀疏傳歸何早吳公節未衰河山三晉達虎豹九關危雅道終完璧中心卽素絲遺經時在眼國計尚嬰思宦業兮裘紹勛名草木知八旬占矍鑠三壽邁期頤北斗人爭仰南弧晷正遲賢郎拜佳慶歸篋總新詩排律散佚僅存此

附詩餘

石關夜度調倦尋芳

紫禁晨朝聿聽雞喔碌碌營將郡入鬢絲眉曲

永漏遲遲終要盡殘棋落落何須看筭誰能把到頭名利頓然忘却先生却得抽身處忙便抽身不消思宗翼子謀孫牢把自家扃鑰只管尊前風月好不知門外程途惡儘疎狂任醉邊烏帽幾廻欹落

小園

幽閣小園中面面垂簾壓處空孤寂未妨禽意樂扶藜不隔午陰濃閒心似水風初定老眼看花霧幾重佳景可人聊自適未須蒲酒泛金鍾

誰家高燕撞歌鐘

感世

我趁朝君趁市我爭名君爭利名利從來是何物能使古今賢愚老于是死于是也不圖名也不圖利松窗月白方宴眠花塢日紅還早起渴飲太和湯閒看參同契滄洲只在人間世

感懷十一調

新水令

紫雲儲旆下層霄奈塵緣把咱奚落恰離了九重天帝闕來佐着萬歲聖皇朝終日介擾擾勞勞不知道這場夢幾時覺

駐馬聽

想當初束髮垂髫雪案螢燈心懊惱青衫破帽棘圍書劍路迢遙投至得春雷二月浪頭高神魚一躍把龍門跳被功名遮逗着急回頭早忙過半生了

沉醉東風

到不如醉芳園共玉腕佳人鬪草凭丹樹聽雲

鬟侍女吹簫紗窗外月魄明錦帳裡花魂鬧度千金一刻春宵有那等公子王孫意氣豪宅邸管送寒暑籠中二鳥

雁兒落

有人說屠龍的手段高伏虎的機關妙踊天的有見識貫國的多才料

得勝令

只見他閒閱擁星旄子姓每插金貂池館賽西湖盛家私積非斗高他有甚麼功勞造下孳自

有天來報這禍是難逃少不得犯蕭何第一條

沽美酒

他每論謨謀邁禹臯誇事業勝蕭曹貴弄恁道德文章所事高背地裏被旁人笑將恁那脚根兒緊着没見識管中窺豹弄虚脾笑裏藏刀大開手接人錢鈔使心術做成圈套那敢犯着不饒將恁來送了呀全不想頭上直自有神明知道

七弟兄

剗地裏自逍遥宦情微機事少也一般象簡緋袍金帶垂腰坐省趨朝混塵俗酸酒餔糟有時節醉嫌天地小

前腔

我如今肌膚兒瘦削身軀兒軟弱白髮也不相饒愁和悶每日閑相鬭利和名甚日兩相抛不抽身枉惹猿鶴笑

梅花酒

我如今年紀老海濶也天高漏斷也鐘敲今日也明朝香馥馥瓊枝怕烈火燒明晃晃絳蠟怕猛風搖待將那重擔挑世路上正蹊蹺叢荊棘塞蓬蒿白額虎盡咆哮鬼車烏夜啼號何處也顯英豪

收江南

呀猛可地世間花甲一週遭我欲待跳樊籠把踪跡混漁樵胸中傀儡一時消從今後悟了再不去邯鄲夢裡請封褒

煞尾

下工夫要做長生道積陰功等待天書召每日介養靈胎運斗杓蘸明水酌仙瓢添神火溫丹灶喚幾箇東方朔竊來的桃更和那安期生送來的棗住洞府三光不老有一日持玉簡覲虛皇准備着露雲章拜通表

文康府君詩草跋

唐宋以來諸家集率先賦次詩次文大抵規模昭明編次茲吾　考哀集　府君文草細羅放失賦存什一既附入記傳而有韻之文載在原目如瑞雪景雲諸頌

七陵

兩宮諸致語中和諸樂章惜軼不存所存五七言諸詩可以單行宇內遂別爲卷帙五言絕句原目二十餘首今存明妃二詞亦係古體

遂列五言古詩尚有四言六言各若干七言排律若干亦俱不存其餘諸體較原目得什之八九惟恭和

御製春祭燕喜長歌丙子歲伯兄咸正始得之吾姑之子沈馨孺氏瓚爲　府君手書而原目未載咸建亦復訪求一二手澤榮梓又

府君疏草進恭和

御製西湖曲二副且云區區孤忠不能自已謹于詞間稍及閭閻田間民情時弊佐勵精圖治萬一而幷亦不可得見焉於戲當時

君臣胥接泰交上媲賡颺豈復夜珠隋章所可彷彿而　府君懇款若爾可以窺其志意所存矣友人松陵毛允遂氏嘗讀而歎曰觸目見忠

君愛國之意可當杜陵詩史諒哉其詞所痛長言短詠多落人間收藏之家恵而好我筆錄傳示是所望云

崇禎己卯天中節不肖曾孫咸建百拜敬書于家園便室

文康公續集跋

五世從祖文康公之集既行世矣兹從祖漢石伯兄長佩復廣摉採得公

大廷先資

講筵陳說及

郊祀樂歌與諸代言表牋詩詞等鐫爲續集拜誦之際驚喜爲深夫前人身席全盛能以功德之餘矢謨奏雅後之人觀其彝敎之敦鏞帛之傳不復慕其以文章奮也其有文章以兹余於二者固云覓絕乃子孫守其舊藏既以前人之遺文右於球璧及庚用博蒐而手澤載出出而又多告

君颺

祖麟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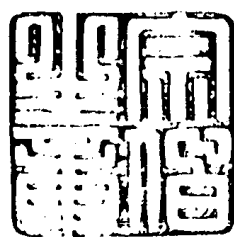
廟

朝之章政如閱多寶者錄匱之外爛熳火齊游名山者絕嶂之餘蔚鬱林壑況乎祖宗忠愛之大指後人尤奉以紹聞者乎然疇因之有感也公當

世廟日海內乂安
朝端無事優游館閣得以文章揚
扢
休明然進則有居守之功退則有
營城之效城成不踰歳而島寇
之發崑民大庇至今席之以是

知公之經緯不言道存時卽未
大施設而偶見一斑則
朝鄉賴之是故士大夫未有不功
朝與鄉而能一日居乎其位者
也今天下多故淸兵深入南北
阻絶流氛日殷天塹失險後生

小子茍懷忠孝必將明志以養
氣養氣以練材練材以匡時庶
於公之德功可冀百一而高文
典册亦於是具舉矣疇恐後之
人見公之文而忘公之大者故
於續集之行旣深驚喜兼致戒

勉之意云爾
從五世孫錫疇謹跋

顧文康公續稿目錄

卷之一

廷試策　續輯

卷之二

經筵講章　續輯

洪範全

中庸首章

卷之三

樂章　續輯

太社太稷祈報樂章

大祀殿祈穀樂章

太廟歲暮祫祭樂章

九廟時祫樂章

九廟特饗樂章

九廟通用樂章

郊祀慶成樂歌

卷之四

誥勅　補遺

光祿寺良醞署署丞方策并妻

方策父母

刑部山西司員外郎張寰

賦　補遺

七陵謁祀禮成賦

恭和　聖製福瑞賦

恭和　聖製初夏西遊奉　聖母舟行賦

恭和　聖製五月九日視工遇雨賦

頌　續輯

瑞雪頌

慶雲頌

卷之五

表

前刻有闕今蒐全首

恭書　寶訓　實錄　錫宴及　賜白金衣

馬　手勅加官謝表嘉靖十五年

賜貂鼠封領及金餅謝表嘉靖十七年

致語　續輯

端午日西海泛龍舟並宴　兩宮致語

卷之六

廷試策

臣顧鼎臣

臣對臣聞帝王有治天下之大體有治天下之大用體者何道是也用者何法是也道根於心法之所繇立也法施於政道之所繇行也法而非道則所以主張之者無其本道而非法則所以經綸之者無其具皆非所以治天下也然有是道則其法可立未有善立是法而不本於道者也有是法則其道可行未有能行其道而不知守乎法者也道行而無獘法立而能守則推之無不準動之無不化外無不擾內無不安遠無不至邇無不服端拱於九重之上而操縱翕張所向如意運用於四海之間而渾融貫徹所在歸極尚何治之不古若哉帝之所以帝王之所以王我

皇祖之所以創造

列聖之所以繼述皆不外此彼漢唐宋者道非其道法非其法又何怪乎治效之不能比於唐虞三代也哉欽惟

皇帝陛下天啓

聖神日新

德學大化神明洽於遠邇至治馨香徹於上下所謂學於古訓而有獲監於成憲而無愆者益卓卓乎足以先前而裕後矣茲者開賢科擢多士御大廷降

明詔循謂治效未臻其極而孳孳以行道守法爲問臣雖至陋寧不鼓舞感動思罄愚衷以對揚

休命乎竊惟天生萬物不能自理而命之聖人故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夫以一人之身加於兆民之上而付之以君師治教之責亦大且難矣求盡是責以無負乎天之所命舍道與法二者其奚以哉是故修身齊家治國

平天下治之道也道者治之體也建立紀綱分正百職順天揆事創制立度以盡天下之務治之法也法者道之用也嘗考朱熹之訓曰道猶路也法法度也董仲舒亦曰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謂之路則可見其爲人之所共繇謂之度則可見其爲人之所當守是二者理與事有精粗之異而本與末亦若二致焉豈可以無別乎

聖策所謂名義之攸在者蓋如此然孟子曰徒

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程顥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胡宏又曰道德者法制之隱法制者道德之顯有道德以結民而無法制者爲無用無用者亡有法制以繫民而無道德者爲無體無體者滅是其本末雖有先後之殊而顯微則無彼此之間也豈可以偏廢乎

聖策所謂序之相須者蓋如此古者聖人迭興皆天所命帝莫過於堯舜王莫過於禹湯文武其道與法垂之古今如日中天而昭示無極如水行地而澤潤不窮功化之美又孰有加於是乎

聖策首詢乎此臣有以知

陛下嘉堯舜禹湯文武之治而能自得師矣臣請稽諸經傳而陳其大可乎堯之明峻德以至於和萬邦舜之徽五典以至於叙百揆禹之敷命率嘗湯之綏猷修紀文武之

紐彝教建皇極至若精一執中之授受典禮損益之因革此帝王之道也是道也大公而至正盡善而盡美不狃於功利之好不牽於詐力之私小自於一身而目於六合之大近自於日用而放乎四海之遠造端於愚夫愚婦之所能而極於天地化育之所不能盡實行之萬世而無弊者也堯之曆象授時垂衣制器舜之封山濬川頒瑞考績禹之慎財賦詒典則湯之懋功賞

制官刑文武之冀麗陳教列爵分土至若
封建井田之制學校征伐之典此帝王之
法也是法也詳為之慮曲為之防本諸身
徵諸庶民法乎天時因乎地利合乎人情
宜於土俗當百世守之而勿失者也道以
立其體而法以善其用致治之盛萬世如
見有繇然矣自是以降若漢唐宋賢明之
君創業於前守成於後其道與法固皆出
於帝王然徒竊夫糠粃之似而無其實得

夫糟粕之淺而失其真雖有事功不過小
補其孰能與於古哉
聖策繼及乎此臣有以知
陛下陋漢唐宋於下風而有所不為矣臣請摭
諸史冊而陳其槩可乎漢高祖之豁達大
度孝文之清淨玄默唐太宗之聰明英武
玄宗之好賢樂善宋藝祖之嚴重孝友仁
宗之溫恭節儉於道似有得矣然而雜霸
術尚黃老大綱不正閨門慙德仁厚有餘

剛明不足非帝王之所謂道也漢之著律
令定稅賦唐之租庸調府衛兵宋之序資
格嚴科禁其法似亦善矣然而不事詩書
禮文多闕騁矜大之心極奢侈之欲聲容
盛而武備衰議論多而成功少非帝王之
所謂法也蓋斯道既微法亦隨變治效之
成終不古若何足疑乎恭惟我
太祖高皇帝誕膺
天命掃除胡元立帝王自立之中國傳帝王相

傳之正統建極垂憲詒謀萬世臣沐浴膏
澤嘗竊窺一二敢拜手稽首為
陛下陳之敬天勤民防非窒慾身之脩也宮房
無私愛左右無偏恩家之齊也 君臣同
遊之盛朝野畫一政岡之治也武功以戡
禍亂文德以興太平天下之平也我
祖宗之道非即帝王之道乎六卿分治庶僚承
服百職舉矣臺諫以糾正於內憲司以廉
察於外紀綱肅矣車旗服物之有章宮室

器用之有等制度一矣學校選舉之有條
兵刑財賦之有制度事康矣我
祖宗之法非即帝王之法乎自是以來
聖子神孫善繼善述不愆不忘治化之成益遠
過於漢唐宋矣而
聖策復以治效未臻其極夙夜兢兢圖光
先烈爲言者此
陛下聖不自聖務欲福躋皇極化協泰和超乎
古而特出跨百王而獨盛也臣愚何足以

知之臣竊以爲欲師帝王先師
祖宗能行
祖宗之道則帝王之道在是矣能守
祖宗之法則帝王之法在是矣
陛下大孝格
天至仁育物祗恭述下明智燭微日
御經筵講求治理數
召大臣咨詢時政所以行
祖宗之道而守

祖宗之法益無可訾議者但近歲以來災異迭
見水旱相仍而時雍風動之休未洽黎民
阻饑赤子弄兵而鼓腹擊壤之謠未聞夷
虜跳梁而軍政未可謂修府庫告竭而蓄
積未可謂富内外臣工率多因循苟且取
辦簿書廉靖之節日衰華競之風日長而
文武未可謂盡得其人則
聖策所謂行道守法未盡若古者臣不敢謂其
不然也臣愚以爲

陛下之德如是學如是虛懷望治之誠如是以
陛下而慮此宜無足爲者但恐不加之意耳夫
道雖不一其要在於脩身有不修而妄
意於躐等之爲謂之能行道不可也法雖
至繁其要在於紀綱紀綱不振而疲神於
不急之務謂之能守法不可也然修身不
外於威儀言動而紀綱不外於舉措刑賞
陛下誠能左之右之周旋乎規矩準繩之中一
言一動從容乎仁義禮樂之蘊則道成於

上而身修矣身既修則家可齊國可治而
天下可平尚何
祖宗之道有不行乎舉直措枉必協乎天下之
公論賞善刑惡不徇乎褻近之私情法行
自近紀綱振矣紀綱既振則百職可舉制
度可一天下之事可與尚何
祖宗之法有不守乎如是則俊良登崇而讒邪
遠出入有度而財用足武備修而蠻夷攝
服刑罰威而姦宄銷亡灾異息靈瑞臻而

百姓乂寧萬物順遂治效之隆豈不足以
並美於唐虞三代也哉雖然此
陛下所以策臣者而言之爾猶未要其極而舉
其全也臣請究極本原探索精微爲終篇
獻焉蓋心之主宰一身無事不體而天之主
宰萬物亦無往不在天者理之所從以出
者天之心與吾心之天一也是以帝王之
道雖要於修身而欲脩其身必先於正心
帝王之法雖要於紀綱而欲振紀綱惟在
於順天不正其心不順乎天則雖宵旰憂
勤思以行道守法亦苟焉而已爾何謂正
心致知以明此心誠意以實此心聲色貨
利之欲此心之鴆毒則遠之車馬宮室之
樂此心之斧斤則禁之諂諛邪佞足以移
此心則斥之便嬖近幸足以撓此心則絕
之凡吾威儀言動之發莫非自然必使吾
心泰而百體從令也吾心大而萬物咸備
也是之謂正心何謂順天無貳無虞曰上

帝臨女也有嚴有翼曰鬼神在旁也匹夫
匹婦勿謂可下曰此天民也一命一秩勿
謂可忽曰此天職也創制立度恐其悖天
揆事成務恐其違天凡吾舉措刑賞之施
不敢自專曰天命有德也天討有罪也是
之謂順天能順天則天與吾心爲一而吾
心自無不正能正心則吾心與天無間而
於天自無不順以是行
祖宗之道則道爲無弊足以主張乎法以是守

祖宗之法則法焉弗失足以經綸乎道體無不
立用無不行所謂光
先烈而臻至治者惟
陛下所欲而致之無難矣如是則君師治教之
責以盡上天寵綏之命以凝而磐石之宗
苞桑之業豈不可以永保於億萬年而無
虞也哉臣竊伏海濱荷
生成作養之德有年矣平居所學固不出乎
道法之間每念異日幸望

清光奉
大對期有所論列敷啓以盡責難之恭而今
也實其時也顧草茅迂疎不知忌諱敢直
述所見聞者如此伏願
陛下留神澄省果切於萬分有一之用
俯賜采行不勝幸甚臣干冒
天威無任隕越之至臣謹對

顧文康公續稿卷之一 終

顧文康公續稿卷之二

聖諭

嘉靖七年戊子八月三十日
上諭輔臣曰朕爲洪範一書於帝王爲治之大
經大法實爲親切講解須委一人庶得接續
貫通欲令鼎臣通篇進講分段計日從容講
解務使盡其所言以爲朕爲學求治之助

是年九月八日

上又諭曰鼎臣所講洪範盡心指解復慮詞語
長多恐溫書之日有所失記少爲删去幾句
從容講說以發明朕心使有所得直解揭帖
内可撰寫精全朕得覽閱以求旨義爲治
之助

是年閏十月二十日
上又諭曰今已寒月例免經筵日講朕以洪範
未終篇故未循例又曰爲學貴終始亦在乎
篤行不在急迫與徒知也鼎臣暫免朝參止

入講殷庶得從容進講朕亦安聽或得于領
會矣
是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上又諭曰鼎臣進講洪範終篇盡心指陳陞詹
事府詹事仍兼翰林院學士賜白金文綺
謹按府君在講筵最久受知
世廟最深 温吉褒嘉不一而足敬就闡發洪
範者首錄于此以見一時
君臣相得寔蹟

肅皇帝遜志時敏而府君微誠有以上格也外
此
聖諭雖眷切而不關洪範者不敢載
孫晢播謹識

經筵講章
洪範
洪是大範是法洪範書篇名言其為治天下
之大法也本大禹則洛書以序疇而箕子推
衍增益以成此篇因武王訪道而告焉者也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這是史臣記事之辭十有三祀即泰誓之十
有三年商曰祀周曰年因箕子商家舊臣所
以不曰年而曰祀訪是就而問之史臣記武

王十有三年既勝商而有天下乃釋箕子之
囚徃就其居而問之以大道也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
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乃言者難辭重其問也隲是定相是助協是
合彝倫是人倫日用之常理敘是各得其道
之謂武王乃嘆息呼箕子而問之說道惟上
天於冥冥之中安定下民輔相保合其所居
然教而化之使率其秉彝之性盡夫人倫之

道是乃爲君師者之責我不知彝倫之所以叙者何如也夫武王既爲天子而卑辭屈體於箕子亡國之臣蓋重其道焉爾此聖人所以爲不可及與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

乃言是重其荅陻是塞汨是亂陳是列畀是與疇字解做類字斁是敗錫賜與也箕子廼

告武王說道我聞在昔帝堯之時使鯀治水鯀逆水之性而陻塞之使五行皆汨亂不順其生成之序所以上帝震怒不將洪範九疇與他彝倫於是敗壞鯀乃爲舜所殛而死其後大禹繼鯀治水能順水之性使地平天成天乃賜以神龜載書出于洛水禹因則之以爲洪範九疇維是三才之道盡在其中而禹推之以治天下此彝倫所以叙也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這便是大禹所序九疇之綱蓋洛書之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五居其中是以大禹序疇曰初曰次起于一而終于九也天道不外于五行事物莫有先於此者所以初一曰五行人道不外於五事能敬則五事得所以次二曰敬用五事八政乃爲

治之大經不曰民而曰農力本厚生政無有不資于農者所以次三曰農用八政五紀者因天道而制節之以示人欲其合乎自然之運所以次四曰協用五紀五爲中數人君居中以御四方欲其立人道之標準以爲四方取則故次五曰建用皇極三德者君之所以治民矯其偏以防其過故次六曰乂用三德稽疑者人有所惑而質之於鬼神以取決焉故次七曰明用稽疑庶徵者因天時之休咎

徵人事之得失欲其省驗而不忘故次八曰念用庶徵五福者人之所欲可以勸六極者人之所畏可以懲故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五行不言用無適而非用也皇極不言數非可以數明也本之以五行敬之以五事厚之以八政協之以五紀皇極之所以建也乂之以三德明之以稽疑驗之以庶徵勸懲之以福極皇極之所以行也人君治天下之大法豈復有加于此哉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上言九疇之綱自此以下列九疇之目也一五行這句與初一曰五行不同初一的一字是洛書之數這箇一字衍九疇之標目也後皆做此天地之初陰陽二氣而已陽變陰合乃生五行五者質具于地而氣行于天生生不已循環無窮故曰五行一二三四五者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五行生出之序本如此也水曰潤下水之爲物滋潤而又就下也火曰炎上火之爲用炎熯而又騰上也木之體不一旣曲而又直也金之體不常旣從而又革也從隨也革變革也土爰稼穡爰於也下種曰稼收成曰穡土爲沖氣五穀得天地之中和土尤宜於稼穡也此五行自然之性也水煑海可以爲

鹽故曰潤下作鹹火焼物久則苦故曰炎上作苦木之實多酸故酸本于曲直金之氣皆辛故辛本于從革土之稼穡爲甘觀之粮餌飴糖可知此五行自然之味也不言聲色與氣而獨言味者以其切於民用故也臣按五行之在地曰水火木金土其成象于天則爲五星迭運于四時則爲五氣稟于物形則爲五臟賦于人性則爲五常盈天地之間皆五者而已是宜大禹敘之於九疇之首也與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
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這第二條衍五事之疇也貌是容貌從是順睿者通乎微也肅是嚴整乂是有條理的意思哲是智謀是度聖者無不通也五事貌言視聽思是也容貌屬腎水之潤澤也言出于心火之發揚也目之視屬肝散木也耳之聽屬肺收金也天下之物惟金最有聲色思屬

於脾不思則不能通思通土也人初生而形色具矣既生而聲音發矣漸長而後能視而後能聽而後能思此一二三四五之序也容貌貴乎恭敬言語貴乎順理視欲其明無不見聽欲其聰無不聞思欲其通乎幽微恭從明聰睿五事之德也貌恭則自然嚴整有威可畏有儀可象故曰作肅言從則自有條理不傷于誕不傷于支故曰作乂視而明者非但視以一己之目也推而明四目則明無不炤智識可以周乎萬物矣聽而聰者非但聽以一己之耳也推而達四聰則聰無不聞謀慮可以及乎天下矣思而睿則精義體道窮神知化可以作聖而無不通矣肅乂哲謀聖五德之用也臣按五事皆切於人然五者之中以思爲要人患不能思是以昏昧放逸五事皆廢思而至於通微則志氣清明乂理昭著自能敬用五事而皇極之建亦基于此矣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

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這是第三條衍八政之疇也一曰食者民以食爲天無食則民饑而死故食居其首也二曰貨者民資財以爲用無財則民貧而爲盜故貨居其二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祭祀所以報本也故祀居其三司空掌邦土所以安民之居司徒掌邦教所以成民之性司寇掌邦禁所以治民之姦故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也賓是賓旅禮有往來交際所

謂柔遠人懷諸侯是也師是兵師所以除殘去暴用兵非聖人之得已故賓居其七而師居其末也臣按此八者特舉其條目而已未言其作爲如何也古先聖王所以足民之食阜民之財安民之居與夫格神人和上下治內外使善者勸而惡者戒近者說而遠者來莫不有紀綱法度之施焉其本在於人君修身取人得賢臣以任之爾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這是第四條行五紀之疇也一曰歲者天一日遶地一周凡三百六十日而與日會是爲春夏秋冬以成一歲歲統十二月故居一也二曰月者月之行凡二十九日有奇而與日會爲晦朔弦望以成一月月統三十日故居二也三曰日者日每日行一周天因晨昏出沒以定晝夜長短一日統十二時故居三也四曰星辰二十八宿爲經金木水火土五星爲緯日月所會十二次爲辰其成象因乎日月者也故居四五曰曆數曆數者占步之法閏餘之數所以紀日月星辰之節度者也故居五臣按天地之化渾淪磅礴其消息盈虛爲晝夜爲寒暑爲生長收藏以成歲功者皆日月之所爲也故醫經云天明則日月不明此雖以喻人身造化而人君爲治之要不越乎此也然日月星辰天道之常也曆數乃聖人所以裁成輔相而敬授人時者尤人君所當重也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於汝極錫汝保極

這是第五條行皇極之疇也皇是君建者樹立之意極是大中至正標準之名斂者自我而求之敷者散而布之於下也這兩箇錫字雖有上下之分皆賜予之意重之也人君中天下而立爲四方所取正故必大中至正聲爲律身爲度體天德盡人倫行王道樹立箇

標準以爲天下臣民淑則如天之北極在中央最高處日月星辰四面旋繞而歸向之斟酌元氣運行四時生長萬物皆從此出也謂之曰有極者本之吾心固有之理非鑿空籑虛爲之也君能建極則五福咸萃于身若有以收而斂之是即詩之所謂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者也然不但獲福於己又推之以敷錫於庶民蓋庶民皆感發興起於維皇之極則保佑自天五福之來寔吾君之所賜也當時之民亦皆於君所建之極與之保守使久安長治不至廢墜是乃民之所以報其上而錫之者也上有感化之本下有丕應之休始焉建極固賴於君終焉保極又資于民[illegible]民有相感之機上下有相須之勢蓋如此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淫是邪朋是黨人指在位之人比附也作是鼓舞作興的意思無道之世[illegible]民多罔上行私各相朋比天下之亂率繇於此是以箕子於皇極之疇特揭此一條以告武王欲其建極以率下也其意說道凡彼天下庶民皆守法奉公不立淫邪之黨在位之人皆同寅協恭不以私相比附爲德如是者豈刑威所能禁制智術所能防閑惟是人君建極于上大中至正以天下爲公則自然有以鼓舞臣民使皆興起於善而不敢爲惡爾於此見皇極之不容以不建而上文所謂斂福敷錫者亦不外於此矣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於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念是懷念受是容納福者爵祿之謂箕子言人君固當建極以作民然庶民之材質不齊又須因人以成就之故於那有知慮能謀事的有作爲能幹事的有操守不爲事物所搖奪的這三樣人都是可用之才汝則愛而念之不可忽忘又有一等人雖不合於皇極亦

未嘗陷於罪戾這是可與爲善可與爲惡的人皇則容而受之不可便棄絕他若其體貌安舒顔色嚴整中心好德自其口出這是上等好人汝則予之以爵祿使居位以治民是人斯其歸于皇極而無不協者矣詳觀這一節書曰汝則念之曰汝則錫之福是固撫其賢者能者而用之矣如何於那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的却說皇則受之想這皇字甚有意義蓋皇本訓做大天以包含徧覆爲德故稱

皇天人君所以稱皇亦言其大耳大抵庶民之中不上不下的人最多人君容而養之皆可使進于善若因其不協于極而遂棄絕之便都流於惡矣所以曰皇曰受之者明人君當大其德亦如天之包含徧覆而無棄物也念之受之錫之福則相感發相勸勉皆歸于皇極矣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

這一節是結上章以起下章之意煢獨是庶民中至困極的高明是庶位中至尊顯的各舉甚者而言也虐是凌虐畏是畏憚箕子之意蓋謂人君不務修德以建極多有肆暴於小民而受制於世臣大家者故特舉以告武王說道庶民之中有那顛連孤寡的所謂煢獨也他雖是微賤皆吾之赤子毋謂其可侮而凌虐之恤其饑寒救其疾苦務使澤究于下可也庶位之中有那富貴尊顯的所謂高明也他雖有權力皆吾之臣子勿以其可畏

而姑息之善其善惡其惡務使法行自近可也臣按這節書雖是一句然其所包甚廣蓋高明者煢獨之反上自高明下至煢獨則天下臣民皆在其中矣而是承上起下之辭夫煢獨之民其勢弱弱者易忽高明之人其勢强强者難制固未有畏高明而不虐煢獨亦未有虐煢獨而不畏高明者又况天下之患嘗不在於其所難制而多生於其所易忽所以中間下箇而字說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以

深戒武王也人君欲從事於此亦曰建其有
極而已能建極則此心之義推之可以正百
官此心之仁廓之可以育萬民而治天下猶
運之掌矣

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
旣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於而家時人斯其辜
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這一節是專說有位之人羞是進正人是在
官的人穀是善辜是罪也箕子說凡人之在

位者旣有材智有施爲人君須是鼓舞作興
他使進修其行做才德兼全的君子纔是任
而用之則治化日隆邦家其昌盛矣大凡在
官的人又必厚之以祿使仰足以事父母俯
足以畜妻子然後可責其爲善若是俸祿貧
薄不免於俯仰之累父母妻子必然抱怨他
是汝不能使和好於其家也如是之人必將
黷貨玩法而陷於罪矣若於其不好德之人
而予之以爵祿則爲汝用過惡之人而善者
皆不知勸矣此又申言祿以予賢不可濫及
於惡德也已上三節言所以待臣民之道至
詳且盡尤萬世人君所當究心者也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
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
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
有極

這一節箕子推衍皇極之理爲敷言以教武
王之體也偏是不中陂是不平遵是循
的意思路即道也黨是私比蕩蕩是

廣遠平平是坦夷諸常謂之反不正謂之側
會是會合而來歸者來而至其所也這幾箇
無字都是禁戒之辭這兩箇有極即上文所
謂建其有極者也箕子之意說道人心本無
偏陂只爲私意蔽固便至於偏而不中陂而
不平人君有義以正萬民須要纔之而勿失
故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人不能無好惡但
作箇意見便或好其所不當好惡其所不當

惡人君有道以率天下須要循之而弗違故
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
人若偏倚而行私比周以為黨便狹隘不廣
遠險阻不坦夷王道豈容有此故曰無偏無
黨王道蕩蕩又反之曰無黨無偏王道平平
人若倍其常道逆其正理便頗僻不端方狹
曲不洞達王道豈容有此故曰無反無側王
道　上夫遵義遵道遵路則會合于極而不
詩　乎正直則歸縮于極而無不至矣

極之敷言所以使人吟詠而得其性
情者也夫和協以諧其音反覆以致其意戒
之以私以懲創其邪思訓之以極以感發其
善性諷詠之間悅然而悟悠然而得則人欲
淨盡天理流行而會歸于皇極有不知其所
以然而然者矣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

曰是起語辭敷言即上文之言彝是常帝者
天之主宰也箕子又說已上敷衍皇極之言

是古今不易之常理亦是古今不刊之大訓
然却非吾人駕空撰得出來乃惟皇上帝所
以訓於天下萬世者特假人以言爾蓋理出
乎天言本乎理是非帝之訓而何哉敷言之
大一至於此夫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箕
子迺諄諄於敷言之訓何也蓋人君建其有
極則以身教者固無不盡矣苟非敷言以感
發而興起之則民未必便化正如天之生物
　气已流行若無那雷霆風雨鼓動

息終未暢達敷言之不可已也如
昇若漢唐宋英君誼辟非無化民之心敷言
之訓但己身不正而徒托諸空言彌文則亦
何補於治哉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

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光者道德之光華曰者庶民之辭也箕子說
凡厥庶民於皇極之敷言施之於教訓見之
於躬行則將為上所舉用而近天于道德之

光華矣蓋天子與庶民雖有高下貴賤之不同然其性一而已矣庶民既協於皇極而近天子之光故其言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曰父母親之也曰王尊之也蓋樂其養育之恩感其君長之德而愛戴歸往之誠發於中心自不能已爾中庸謂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意蓋如此

一疇不容輕易看過蓋人君所居之福所得之名皆天下之極也若君皇極以表率天下其何以當之哉然天下之極在於君身一身之極又在於心所謂一物各具一太極是也能正其心則身修而極建矣是以大學一書既詳正心修身之條目而於平天下章特發明絜矩之道蓋絜矩皆自吾心推之即皇極之運用居中以御四方者也若堯舜之執中孔子之一貫指示尤爲親切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人君有志於建極於是是三者可不講究而體行之哉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這是第六條衍三德之疇也克是治友是順燮是調和的意思正直剛柔三德也剛克柔克德之用也箕子說人君又用三德者其一曰正直無有邪曲乃經常之道也其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因夫習俗之偏氣稟之過而裁者也世治而民和是曰平康則之正直無事乎矯拂也彊梗而弗則剛治之大則威之以兵小則糾之以刑以剛克剛也燮和而委順者則以柔治之赦其小過矜其不能以柔克柔也深沈潛退柔而不及乎中者也則植之使立奬之使行克之以剛以濟其柔高亢明爽剛而過乎中者也則抑遏其驕悍之氣消沮其躁競之心克之以柔以濟其剛夫平康正直不剛不柔無爲而治者也其他四者或以剛克

剛或以柔克柔或以剛克剛或以柔克剛聖人撫世酬物因時制宜威福予奪抑揚進退所以納天下臣民於皇極之中也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

辟是大君福是爵祿之類威是刑罰之類玉食珍奇之品貴重之物也威福上之所以御乎下玉食下之所以奉乎上者也箕子說爵祿予人而錫之以福刑罰加人而董之用威

這威與福惟大君得以作之羅四方珍異之物供九重膳羞之用這玉食惟大君得以享之若人臣雖有大勛勞大名位無有作福作威玉食之事蓋非其分之所宜有故也非其分而有之則其凶與害將如下文所云矣

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忒

頗是不平辟是邪僻僭是踰越忒是過差也箕子又說爲人臣者不守其常經之分作福作威以竊大君生殺予奪之柄玉食以享大君珍奇貴重之奉則爲大夫者必害於而家不能有其家矣爲諸侯者必凶於而國不能有其國矣凡在位之人因將反側頗僻而不安其分雖庶民之微亦必陵僭差忒而不守其常矣蓋諸侯僭天子則大夫僭諸侯士庶人僭大夫上行下效勢所必至無足怪者上一節是戒人君攬其權不可使下移這一節是戒人臣守其分不可以上僭也

臣按三德一疇明人君經世宰物低昂輕重國貴乎達時措之宜而紀綱法度又貴乎嚴一定之分二者闕其一焉則强侮弱衆暴寡下陵上替而禍亂作矣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

這是第七條衍稽疑之疇也灼龜曰卜揲蓍曰筮箕子說道人君之御天下一日二日萬幾未免有疑惑而不能決者既謀之於人又須質之於鬼神上古聖人聰明睿智幾得蓍

龜是天地間靈物能前知吉凶之事故制爲
用之以立卜筮之法矣然非得人以專治其
事則無以傳鬼神之意而明吉凶之報故必
擇於衆人之中有那精一無私可以交於鬼
神的建立以爲卜筮之人而命之以卜筮凡
事有疑小則筮大則卜其又大則先筮而後
卜於是可以斷天下之疑以成天下之務故
曰明用稽疑也

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

此卜之兆也閏擇淋溢曰雨光明開朗曰霽
闇昧昏塞曰蒙絡驛不相屬曰驛交錯相勝
曰克觀夫兆之所應以斷夫事之吉凶也臣
按洪範註疏驛原作圛謂兆氣落驛不連屬
也又洪武正韻解圛爲回行又引逸書文云
圛圛升雲則非不連屬也蔡傳泥於五行生
出之序以豪兆爲木驛兆爲金克兆爲土且
訓驛爲絡驛不屬似皆未安故臣愚竊敢因
夫字義而講解若此然亦未知其是否也

曰貞曰悔

此筮之卦也伏羲初畫奇偶三畫以成八卦
於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自下
而上故以下卦爲貞貞者正也卦之體也上
卦爲悔悔者動則有悔卦之用也若卦有變
動之爻則以本卦爲貞變卦爲悔凡所占之
事考夫貞悔二卦或得或失以斷吉凶也

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

衍是推衍忒蔡傳訓作過朱熹訓作變蓋卜

筮所以決疑未能推人事之過差以是觀之
朱熹爲優這一節是總言蓍龜之用凡七事
上有雨霽蒙驛克五兆占用貞悔二卦合而
爲七也蓋蓍龜之變無窮參伍不齊有似於
差錯所以曰忒故卜筮之道不過因陰陽五
行之理以推衍事物無窮之變而已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承上文而言建立是人使之專理卜筮凡事
有疑或筮或卜必用三人以相參考其目吉

曰商二人之言相同則從之也若三人之言
皆同則從之無疑固不待說矣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
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人從是之
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
大疑是大有所疑惑非尋常之事謀是思慮
商確之謂從是順而不逆的意思箕子告武
王說道汝既建立卜筮之人矣那時有大事
欲待行又待不行疑而未決者必先謀及於

之心度之以理審之以勢驗之於天時人
心既有所生矣乃謀及於在朝之卿士以
觀衆論之何如又謀及在官之庶人與國中
之庶老以察羣情之何如謀之於人者既無
不盡矣又須謀之於卜筮以聽夫鬼神吉凶
之報何如若汝心既從龜之兆筮之卦皆從
卿士庶民無有不從幽明交贊天人協應如
此是之謂大同矣然後施之於政事凡之於
作爲則自天祐之己身康彊而出入無疾子

子孫皆遭逢吉慶衍天祚於無疆矣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
逆者從之反吉者凶之對箕子又說謀之於
汝既從矣問之於蓍龜[illegible]筮也從則
庶民逆而不從矣
卿士從[illegible]筮從汝則逆[illegible]
若謀及卿士卿士既從謀及龜筮龜筮皆從
雖汝心與庶民不從所爲亦無不吉也

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
若其及庶民謀及龜筮皆從而不逆雖汝心
不從卿士不從所爲亦無不吉也
汝則[illegible]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illegible]
若汝心既從龜則從筮則[illegible]卿士與庶[illegible]
皆逆而不從須要審夫所行之事是近而在
內如祭祀鬼神修築城池之類則吉若遠而
在外如征伐建置之事則凶

龜筮共違於人用靜吉用作凶
若謀之於人雖從謀之於鬼神龜也不從筮也不從是龜筮共違於人矣靜而守常則吉動而用作則凶蓋人謀雖叛於不若鬼神之昭明於吉凶之故也　按
筮上然必先謀之於心謀之庶　者盡人謀而後決之於鬼神也古之聖人其於事而不自用如此然則其推之無不準動之無不化上焉而天意得下焉而民

心和致感治而享諸福有餘然矣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叙庶草蕃廡
這是　八條衍庶徵之疇也徵驗也有是雨暘是暘日燠兼春煖與夏暑而言寒兼秋涼與冬寒而言風者天地之氣迅疾飄蕩則成風也蕃是繁多廡是豐茂箕子說所謂庶徵者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是也五者貴乎得其時故又曰時也一歲之中五者無所

不備其來也各應節候當雨而雨當暘而暘當燠而燠當寒而寒當風而風各以其時則庶草蕃多而豐茂矣草爲物之至微庶草且蕃廡則百穀成果蔬熟胎不殰卵不殈物阜民殷固不待言矣
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極備是過於多極無是過於少凶是凶歉蓋雨水以潤萬物暘日以晅萬物春煖夏暑以生萬物秋凉冬寒以成萬物風有大小遠近

吹噓鼓動以遂物之生成這五件都要恰好一不可過於多一不可過於少若過多過少則萬物反被其侵害而歲功凶歉矣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休是休美咎是凶咎時者應其節恒者過其度也若訓做順箕子又說這庶徵之應有休

徵有咎徵何謂休徵人君貌恭而肅有凝重
潤澤之意則時雨順而應之言從而乂有條
理開明之意則時暘順而應之視明作哲哲
有昭融之意則時燠順而應之聽聰作謀謀
有嚴密之意則時寒順而應之思睿作聖聖
通而化物則時風順而應之五者時備休美
之徵也何謂咎徵肅之反曰狂狂者泛濫則
恒雨爲之順應乂之反曰僭僭者驕亢則恒
暘爲之順應豫者哲之反寔豫而息緩則恒

燠爲之順應急者謀之反寔謀而急切則恒
寒爲之順應蒙者聖之反蒙昧而不通則恒
風爲之順應五者恒若咎之徵也夫庶徵
之休咎本於五事之得失如此天人感應之
際亦嚴矣爲皇極大君者可不以時而省驗
之哉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

言是省察歲月日以尊卑爲徵也箕子又說
王者天地之主關係最大其得失之徵以歲
故王所省者一歲之休咎也卿士列職於朝
關係差小得失之徵以月其所省者一月之
休咎也師尹分職以治民關係尤小得失之
徵以日其所省者一日之休咎也蓋雨暘燠
寒風五者之休咎有係一歲之利害有係一
月之利害有係一日之利害自天子以至於
庶官皆當省察而不可忽非但建用皇極之
君所當念而已也

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

用平康

這箇時字即庶徵之時易是變易乂是政治
俊民俊傑之民家是邦家天子以天下爲一
家也箕子又說歲月日之中雨暘燠寒風五
者各以時至無有變易則凡百穀之可爲民
食者罔不成熟歲豊人和政治休明俊傑之
民皆章顯在位邦家緣是平定而康安矣人
君敬用五事而休徵應之其效如此先言百
穀者蓋食足而民富然後禮義興禮義興然

後政教行賢才出而天下平也

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

日月歲之中庶徵變易而失其時則百穀荒蕪民窮盜起政教昏亂而不明俊民隱微而弗章邦家繇是無平康之望矣五事失而咎徵應其患必至於此也上一節言歲月日者以大而統其小這一節言日月歲者繇小以著其大葢休徵一歲不可無咎徵一日不可有也

庶民唯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此承上章而言庶民微賤不若卿士師尹有所關係其生聚於下土精神之感召唯星耳自天子以下皆有省於庶徵庶民獨不言省者下之休咎係乎上人之得失爾然民生有欲寒者欲衣饑者欲食鰥寡孤獨欲得其養此王政之所先而卿士師尹之責也故星亦各有所好有好風者如箕宿之類是也有好雨者如畢宿之類是也卿士惟月師尹惟日則日月之行固卿士師尹之職也日行黃道極南至牽牛則爲冬至極北至東井則爲夏至南北之中東至角西至婁則爲春秋分月有九行立春春分從青道立秋秋分從白道立冬冬至從黑道立夏夏至從赤道皆出入乎黃道之內外此日月行度之常猶卿士師尹之有常職也月東北入於箕則其時多風

西南入於畢則其時多雨此以月之常行而或從星之異好亦猶卿士師尹從民之欲而輿之聚之也言月而不言日者從星惟月爲可見爾日之從星不可得而見也言月日而不言歲者日月運則四時行而歲功成矣臣按大禹敘疇曰念用庶徵特指君身而言箕子推而衍之及於卿士師尹而終之以庶民所以明君臣之道雖勢位有尊卑職任有大小然所當敬身畏天進賢才養庶民以盡邦

家者同一體耳此固大禹未發之意也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
五曰考終命
道是第九條衍福極之疇也歲年長永謂之
壽財祿充裕謂之富身無疾病心無憂患謂
之康寧嘉善樂道謂之攸好德考是成命是
天命終者終其事也箕子說所謂嚮用五福
者其一曰壽人之所欲莫先於此有壽而後
能享諸福也其二曰富有財祿然後得以利

用厚生壽而不富非福也其三曰康寧人有
疾與憂則身不安心不寧雖壽而富何益故
康寧乃所以爲福也其四曰攸好德不好德
則悖人理而逆天道罔之生也幸而免爾何
足貴哉故好德則自求多福矣其五曰考終
命命稟於天身體受之父母順受其正全而
歸之君子所以成其終也福豈有大於此者
哉是蓋以民心所嚮之先後緩急爲次第焉
爾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
惡六曰弱
極者福之反因窮之謂也箕子又說所謂威
用六極者其一曰凶短折橫夭而非其正命
考終與壽之反也其二曰疾三曰憂者氣失
其平則身有疾事或生患則心有憂康寧之
反也四曰貧者資財不充則無以聊其生富
之反也五曰惡六曰弱者剛之過而陷於不
道柔之過而不能自立好德之反也此六者

以民心所畏之先後緩急爲次第焉耳 旨按
五福六極一疇固因民之所畏慕而爲之勸
懲但下愚之人徒知慕五福而不知所以求
之之道畏六極而不知所以去之之方惟在
上之人開導誘掖措之於平康之地而納之
於仁壽之域爾此斂福敷錫之言所以互見
於皇極一疇也抑此特爲庶民言爾其卿士
師尹與夫在位之人好德躬行囿自然而獲
福矣若夫大君建其有極則皇天之所眷命

臣民之所頌禱萬壽無疆而百福咸萃是蓋理之必然又何待於言哉

嘉靖八年己丑十二月二十一日上奉安
先聖先師神位於文華殿之東室行釋菜禮特命輔臣及府君等十人瞻拜復召至西室親承
天語期勉　賜茶而退繼又頒
聖諭令十臣各敷陳經義關切於君德治道者以獻府君撰述中庸首章講義一篇進呈

謹按府君自
世廟龍飛開文華講讀即充經筵日講官首尾十餘年撰次講章積累成帙不能悉載是篇奉
特旨敷陳比尋常講義不同因表而出之
孫晋璠謹識

經筵講章

中庸天命之謂性一章

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故作中庸以詔後世此其第一章也命猶令率是循修品節之也理畀於有生之物而具於心曰性理行於事而爲人物所共繇曰道聖人因人物所當行而裁制之以垂訓作則曰教須臾是少頃戒愼恐懼是敬畏不敢放肆驕惰的意思隱暗處微細事獨者人所不知而己獨知之地

也致是推而極之位者安其所育者遂其生也子思之意說道天以陰陽五行之氣化生萬物而從順五常之德亦隨以賦焉古今聖愚均禀而弗違如命令一般是之謂性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而於日用事物之間各行其所當行是之謂道聖人繼天立極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爲法於天下後世是之謂教夫是道也乃性之德具於心而形諸應事接物之間非自外至故雖須臾之頃不可得而暫離也若使可離於須臾則爲外物而非道矣是以繇教入道之君子戒愼於目所不及睹恐懼乎耳所不及聞不待聞見而後敬畏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然幽暗得肆之中似乎隱矣乃大著見而不可掩事幾方萌之始似乎微矣乃甚明顯而不可匿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隱微獨知之地尤加謹焉所以遏人欲于將萌而不使離道之遠也果何以見道之

不可離夫人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所性渾然無所偏倚這箇便謂之中及夫物感而應喜怒哀樂發皆中節無所乖戾這箇便謂之和這箇中便是天命之性事物之理皆繇此出乃天下之大本道之體也這箇和便是率性之謂往古來今所共繇之路乃天下之達道道之用也夫道之體用不外于吾身性情之德可見其不可須臾離矣君子戒懼愼獨之功無所不至性之所存極其中而大本立情

之所發極其和而達道行則自然天位乎上
兩暘時若七政順度而妖沴不生矣地位乎
下山川以寧九壤靜謐而災變不作矣百穀
登庶類蕃胎不殰卵不殈人民生息賢哲並
興中夏夷狄各得其理而萬物育矣此學問
之極功聖人之能事而所謂修道之教亦豈
外于此哉臣愚謹按精一執中堯舜禹三聖
心傳口授開萬世道學之源自時厥後禹以
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

以是傳之孔子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
思雖聖不嘗有而代產英賢識其大者君臣
父子師弟之間更相授受統紀甚明時更春
秋戰國世道日降去聖愈遠異端起而大義
乖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是以遠
宗堯舜之旨近述父師之言以作中庸提挈
綱維開示蘊奧其繼往聖開來學之功足以
方駕六經而首章又一書之體要也自今言
之性曰仁義禮智信道曰君臣父子夫婦昆
弟朋友教曰禮樂刑政之屬人人能知之能
言之至於即性情以致中和則非世儒所易
知也夫人之喜怒哀樂何關於天地萬物而
能使之位且育也蓋人身虛靈之府寄於五
臟六腑四肢百骸之正中其大不過方寸而
可以彌綸天地宰制萬化主張萬類者也聖
人生知安行下學上達故能窮神知化盡性
至命以極夫參贊位育之功其工夫次第則
戒懼謹獨以致中和是即所謂惟精惟一允

執厥中者也仰惟
皇上聰明睿知稟聖人之資溥博淵泉備聖人
之德遜志勵精不遑暇逸十年於茲宜乎登
世道於雍熙躋
聖功於三五矣然而教化未盡孚災沴未盡息
百官未盡承式兆民未盡敬德群生之物未
盡得所者何哉意者求道於外而或遺其內
徒博焉而未約於要之故與抑大臣庶職不
能同心僇力而昧於承弼替襄之過也夫四

海之廣兆民之衆百司之務之繁斷非一人之耳目所能及心思所能遍故人君之體在用人用人之道在修身修身之要在正心心旣正而天下可運之掌矣何謂正心致中和是也何謂致中自其性之本體而不汨于外物外物非必聲色貨利凡有所執著皆是也何謂致和謹其情之所發而不涉于私意私意非必比昵阿徇凡有所激抗皆是也二者言之甚易而至之寔甚難

皇上試體驗省察夫一日之間萬幾之暇
聖心曾有思慮莫起寂然不動之時乎是卽道之中也若雖淵默端居不接一物而未免私慮纏擾不可袪除則性爲物汨容或有所偏倚而不中矣喜怒哀樂果皆隨感而應發皆中節乎是卽道之和也若曰本無私繫而事緖紛擾毫釐有差則情與理違容或有所乖戾而不和矣偏倚乖戾有一焉皆所謂離道于須臾也臣愚伏願
皇上謙抑自勵戒愼不忘當其靜也則使此心之有至虛至明不留一物五性在中渾然至善無少偏倚則極其中而有以立天下之大本矣當其動也必使政令之行至精至當四情所發皆中其節無少乖戾則極其和而有以行天下之達道矣益必體旣立而後用以行則一以貫之自然而然不待勉强斯爲致中和之全功而心正矣心正則身無不修身修則賢臣可得繇是政善而民安化行而俗

美綏之斯來動之斯和以馴致乎位天地育萬物有不難矣伏望
皇上細繹此書講求于思引而未發之旨洞然無疑然後身體而力行之勇往直前上接周孔以來二千餘年不傳之道統則天下幸甚
萬世幸甚

頤文康公續稿卷之二終

太社太稷祈報樂章 嘉靖十年

迎神 時和之曲

東／金風兮地脉以融／萬寶以充首務／忻成兮稼穡之工祀神於此兮苑中願來格兮慰予衷

初獻 壽和之曲

神兮臨止禮薦清醇菲幣在笥初獻式遵神兮其鑒茲享斯藻蘋我祀伊何祈報是因神兮錫祉財阜吾民

亞獻 雍和之曲

二觴再舉申此慇懃神悅兮以納祥靄兮氤氳

終獻 寧和之曲

禮終兮酒三行青茂寔兮稷黍粢農事待兮豐康予稽首兮以望

徹饌 保和之曲

祀事告終三獻既周徹之阿遲惠沾田疇迓以休貺庇茲有秋

送神 廣和之曲 望瘞同

耕耨伊首／告就力事豆籩粢盛賴之於此大田予將以祀神其少延願留嘉祉副我禋虔肅駕兮雲旋普予兮有年

大祀殿祈穀樂章 嘉靖十年

迎帝神 中和之曲

臣惟穹昊兮民物之初為民請命兮祀禮昭諸修延率職兮祈洪庥臣秉微耿兮悃懇誠攄遙瞻駕降兮霽色輝歡迎鼓舞兮迓龍輿臣愧非才兮后斯民願福斯民兮聖恩渠

奠玉帛 肅和之曲

烝民勤職兮農事顓蠶工亦慎兮固桑阡玉帛祇奉兮暨豆籩仰祈大化兮錫以豐年

進俎 咸和之曲

肆烹兮氣馨香羞兮吉醴 帝垂享兮以歆烝民蒙福兮以寧

初獻 壽和之曲

禮嚴兮初獻行百職趨蹌兮珮琤鳴臣謹進
兮玉觴　帝心歆鑒兮歲豐亨

亞獻　景和之曲

二觴舉兮致虔清醴載斟兮奉前仰音容兮
忻穆臣感聖恩寔拳拳

終獻　永和之曲

三獻兮一誠微裎禮告成兮　帝鑒是依烝
民沐德兮歲豐穰臣拜首兮竭誠祈

徹饌　寧和之曲

三獻周兮肅乃儀俎豆徹徹兮弗遲願留福
兮丕而日雨曰暘兮若時

送帝神　清和之曲

祀禮告備兮　帝鑒彰臣情上達兮感昊蒼
雲程肅駕兮返　帝鄉臣荷恩眷兮何以忘
祥風瑞靄兮彌壇壝烝民率土兮悉獲豐康

望燎　太和之曲

遙睹兮天衢長邈彼寥廓兮去上方束帛薦
火兮希昇聞烟幅巳通兮沛澤長樂終九奏
兮神入以和臣同率土兮感荷恩光

太廟歲暮祫祭樂章　嘉靖十五年

迎神　太和之曲

仰慶源兮大發祥惟世德兮深長時惟歲殘
大祫洪張
祖宗聖神明明皇皇遙瞻兮頓首世德兮何以
忘

初獻　壽和之曲

神之格兮慰我思慰我思兮捧玉卮捧來前
兮慄慄仰歆納兮是幸巳而

亞獻　豫和之曲

再舉瑶漿樂舞群張小孫在位陪助賢良百
工羅從大禮肅將惟我
祖宗顯錫恩光

終獻　寧和之曲

思
祖功兮深長景

宗德兮馨香報歲事之既成兮典則先王惟功
德之莫報兮何以量

徹饌　雍和之曲

三酌既終一誠感通仰聖靈兮居歆萬禩是
舉兮庶乎酬報之衆

還宮　安和之曲

顯兮幽兮神運無跡神運無跡兮化無方靈
返天兮主返室願神功聖德兮啓佑無終玄
孫拜送兮以謝以祈

九廟時祫樂章　嘉靖十五年

孟夏

迎神　太和之曲

序屆夏首兮風氣薰禮嚴時祫兮戛擊鍾鼓
迎群主來合享交欣於皇
列聖正南面以申崇報皇勳

初獻　壽和之曲

瞻曙色方昕仰
列聖在上與金觥而捧幣紋小孫執盈兮敢不
惟慇

亞獻　豫和之曲

思
皇祖仰聖神來　列主會太宸時祫修循古倫
惟聖鑒歆愚孫忱悃

終獻　寧和之曲

齊醴清兮麥熟新籩豆潔兮孝念申仰
祖功兮　宗德願降佑兮後人

徹饌　雍和之曲

樂終兮禮成告王振兮芘金聲徹之弗遑以
肅精誠

還宮　安和之曲

三獻就兮
祖宗鑒享一誠露兮念惟長思弗盡兮思弗忘
深荷德澤之啓佑小孫惟賴以餘允神返宮
永安保家國益昌

孟秋

迎神　太和之曲

時兮孟秋火西流感時毖祀兮爽氣回喜金風兮飄來仰

祖宗兮永慕哉秋祫是舉兮希鑒歆小孫躬迓兮捧素裁

初獻　壽和之曲

皇祖降筵

列聖靈聯執事恐蹎樂舞蹁躚小孫捧盈兮敢弗虔

亞獻　豫和之曲

再酌兮玉漿潔淨兮馨香

祖宗垂享兮錫允昌萬歲兮此禮行

終獻　寧和之曲

進酒三觴歌舞雍散鍾鼓鏘鏘

皇祖　列聖永享愚誠

徹饌　雍和之曲

秋嘗是舉粢黍豊農三獻既周

聖靈顯容小孫時思恩德兮惟儼仰

還宮　安和之曲

皇祖兮聖神功祀典陳兮報莫窮嘗祫告竣鑾馭旋宮

皇靈在天主在室萬禩陟降何有終

孟冬

迎神　太和之曲

時兮孟冬凛以凄感時毖祀兮氣潛回迎朔風兮北來仰

祖宗兮永慕哉冬祫是舉兮希鑒歆小孫恭迓兮捧素裁

初獻亞獻終獻　俱同立秋

徹饌　雍和之曲

冬烝是舉俎豆維豊三獻既周　聖靈顯容小孫時思恩德兮惟儼

還宮　同立秋但改嘗祫為烝祫

九廟特享樂章　嘉靖十五年

太廟

迎神　太和之曲

於皇於皇兮仰我

聖祖乃武乃文攘戎正華為天下大君毋比隆

於古越彼放勛肇造王業佑啟予小孫功德

超邁太室攸尊首稱春祀誠敬用申維神格

思萬世如存

初獻　壽和之曲

薦帛於篚絜牲於俎嘉我稷黍酌我清酤思

孫茲祀其獻初舉翼翼精誠對越我

皇祖居然顧歆來錫純祐

亞獻　豫和之曲

簫舞既還八音洋洋工歌喤喤醇醴載羞齊

明其將之來佑于子孫歲事其承之俾嗣續

克承百世其保之

終獻　寧和之曲

三爵既崇禮秩有終盈溢乎顒顒相肅雍維

皇祖格哉以繹以融申錫無疆暨於臣民萬福

攸同

徹饌　豫和之曲

禮畢樂成神悅人宜籩豆靜嘉敬徹不遲移

移有容秩秩其儀盆祇以嚴剡敢斁於斯

還宮　安和之曲

於皇我

祖陟降在天清廟翼翼禋祀首虔明神既留寢

祐靜淵介福綏祿錫胤綿綿以惠我家邦億

萬斯年

太宗廟

迎神　太和之曲

於維

文皇重光是宜克戡內難旋坤轉乾外讋百蠻

威行八埏詒典則於子孫不忘不愆聖德神

功格於

皇天作廟奕奕百世不遷祀事孔明億萬斯年

初獻亞獻終獻徹饌還宮俱與太廟同

仁廟

迎神　太和之曲

明明我

祖盛德天成至治訏謨適駿有聲專奠致享維

古經是程春祀有嚴以迓

聖靈維陟降在庭以饗我思成

初獻　壽和之曲

將牲載陳金石在懸清酒方獻百執事有虔

明神洋洋降歆自天俾我孝孫德音孔宣

亞獻　豫和之曲

中誠方殷明神如存醞齊孔醇再舉罍尊福

祿穰穰攸介攸臻追遠報酬罔極之思

終獻　寧和之曲

樂比聲歌佾舞婆娑稱彼玉爵酒旨且多獻

享維終神聽以和孝孫在位受福不那

徹饌　雍和之曲

牷牲在俎稷黍在簠孝享多儀格我

皇祖稱歆進徹髦士膴膴孝孫受福以敷錫於

下土

還宮　安和之曲

禋享孔明物備禮成於昭在天以莫不聽明

神即安維華寢是憑肇祀迄今百世祗承

宣廟

英廟

憲廟　俱與仁廟同

孝廟

迎神　太和之曲

列祖垂統景運重熙於維

孝皇敬德允持用允於大烈化被烝黎專廟以

享經禮攸宜俎豆式陳庶幾來思

初獻　壽和之曲

粢盛孔蠲腯肥牲牷考鼓薿薿萬舞躚躚清

酤初酌對越在天明神居歆式昭厥虔

亞獻　豫和之曲

祀事孔勤精意未分樂感鳳儀禮虔駿奔醞

齊挹清載奠瑶尊神其格思爾祿來臻

終獻　寧和之曲

樂舞既成獻享維終明明對越彌篤其恭篤恭維何明德是崇神之聽之蕃福來同

〔徹饌〕雍和之曲

牲牢醴陳我享我將黍稷蘋藻絜白馨香徹以告成降福穰穰神錫無疆祐我萬方

〔還宮〕安和之曲

禮享既洽神御聿興廟寢煌煌以憑以寧維神匪遐上下在庭於寢孔安永底我烝民之生

〔睿廟〕

〔迎神〕太和之曲

於穆

神皇秉德凝道仁厚積累配於穹昊流慶顯休萃於眇躬施於無窮以似以續以允紹我

皇宗維茲氣始俎豆是共循厥典禮式敬式崇

神其至止以鑒愚衷

〔初獻〕壽和之曲

制帛牲牢庶羞芬膋王戚朱干協於韶蕭清際在筵中情纏綿神之格思儀刑僾然

〔亞獻〕豫和之曲

琖爵再陳侑以工歌斎舞蹌蹌八音諧和孝思肫肫感格

聖靈致愨則存如聞其聲

〔終獻〕寧和之曲

儀式弗踰爵維三樂舞雍容以雅以南仰仁源德澤嶽崇海淵願啓我子孫緝熙光明維兩儀是參

〔徹饌〕雍和之曲

嘉饌并只亦既歆只登歌迅徹敬終維始維神孔昭賚永成於孝矣

〔還宮〕安和之曲

幽顯莫測神之無方祀事既成神返諸

帝鄉中儆休祥俾胤嗣蕃昌宜君今宜王歷世無疆

〔武廟〕

〔迎神〕太和之曲

列祖垂統景運重熙於惟
武皇昭德物威用剪除姦宄大業弗緊專廟以
享經禮攸宜俎豆式陳庶幾來思
初獻亞獻終獻徹饌還宮 俱與孝廟同

九廟通用樂章

迎神 中和之曲

慶源發祥世德惟崇致我眇躬開基建功京
都之內

親廟在東維我子孫永懷
祖宗氣體則同呼吸相通來格來崇
皇靈顯融 致我眇躬一句後改用助我祖宗

初獻 壽和之曲武功之舞

思皇
先祖燿靈於天源衍慶流緜高遠玄玄孫受命
追遠其先明禋世崇億萬斯年

亞獻 豫和之曲文德之舞

對越至親儼然如生其氣昭明感格在庭如
見其形如聞其聲愛而敬之發乎中情

終獻 熙和之曲文德之舞

承前人之德化家爲國毋曰予小子基命成
績欲報其德昊天罔極殷勤三獻我心悅懌 承前人之德四句後改用前人之功肇膺天曆延及予小子爰受方國

徹饌 雍和之曲

樂奏儀肅神其燕娭告成於
祖亦佑皇妣敬徹不遲以終祀禮祥光煥揚錫
以嘉祉

還宮 安和之曲

顯兮幽兮神運無跡鸞馭逍遙安其所適其
靈在天其主在室子子孫孫孝思無斁

郊祀慶成樂歌

萬歲樂

五百昌期貞元會啟大明車書萬國喜逢着

禮樂中興日祝

聖壽千千歲

新水令

五雲深護九重城感

天恩

一人有慶黃鍾陽漸長大報禮初成

聖德

天生表率的萬邦正

顧文康公續稿卷之四

誥勅

光祿寺良醖署署丞方策

勅曰朕稽古崇禮宗祀
祖考於明堂以配
上帝定惟小大百執事各率厥職罔有弗欽迫
禮典告成嘉與臣民並受釐祉焉爾光祿寺
良醖署署丞方策爲南京太常寺卿鵬之子
名家俊秀太學英才本幹既豊才用宜茂眷

茲光祿之司即古尚食之職爾筮仕未久良
稱厥修薦馨香以格明神崇尊卣以享賓客
毖茲大祀爾預有勞焉玆特授爾階徵仕郎
錫之勑命爾其盡心舉職光於家教益樹嘉
績以需顯陟欽哉

勑曰朝廷錫命群臣而必逮其室家者所以厚
人倫之本也爾光祿寺良醖署署丞方策妻
周氏婉娩克從安貞廸吉揚芬右族配德名
門主饋共祀祇㵶儉勤儆戒相成祇服圖箴

之訓工容不衍聿嚴閨闈之儀宜錫寵章以
旌賢淑兹特封爲孺人茂迓龍光永宜象服

光祿寺良醞署署丞方策父母

制曰朕以大典告成霈澤溥區凡厥群工例得
貤封所生罔有靳惜矧我耆德儒臣躬勞於
國家者哉爾南京太常寺卿方鵬乃光祿寺
良醞署署丞策之父蚤歲司譽髦甲科俊彦績
學飭行夙抱才猷歷官郎署賢聲籍甚迨副
外憲董學政未及施教尋以疾引去朕念昔

諸臣講議大禮以格我天彝起置宮弼表樹
詞垣典試畿闈緒聞爾讜論有裨於國是宮
庶之求奉嘗之擢寔簡自朕心方切倚任爾
乃決志養恬急流勇退固自樂其高蹈然終
負其平生方以輿章交薦命所司召用寔資
匡濟於老成姑以令子賢勞推恩所自特封
爲通議大夫官尚如故服兹隆渥茂介壽祺
以副朕側席求舊之懷欽哉

制曰朕聞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古有是言朕
兹奕命群臣母與父偕所以酬獎功勞而勸
慈與孝也爾封宜人高氏乃光祿寺良醞署
署丞方策之母賦資醇慈廸行柔嘉維夫維
子成有令聞爾之賢可徵也已兹仍以夫階
加封爲恭人重沐顯休益崇閫範欽哉

刑部山西司員外郎張袞

制曰朕習聞民隱思重牧守謹刑罰期毋殃吾
民大夫士習於故常鮮體至懷爾刑部山西
清吏司員外郎張袞世宦家子嗣登甲科歷

守戎州乃克剪盜魁載戢庶良迨內遷刑曹
益謹三尺明績聿聞朕甚嘉焉用特階爾爲
奉直大夫錫之誥命爾尚優學勵行勉策勛
業將來申褒顯陟寧爾靳哉

七陵謁祀禮成賦有序

嘉靖丙申我
皇上御極十有五年矣凡事神奉先導民廸士
之禮罔不修舉惟展謁
列聖陵寢大典久闕往來於宸衷益數稔於茲
適今朝野晏然歲登民熙遐邇底寧
上以諮於輔臣禮卿暨三四文武大臣僉曰維
時哉
上乃稽諸舊志頒戒令於內外百司申飭居行

機宜庶務卜以春三月之二十有一日丙子
上祗奉
聖母率
后妃嬪御質明啓行百官扈從各以其職受
事焉是日駐蹕於沙河昌平州長貳官庠舍
師生耆老悉拜迎道周朝行啟如儀明日辰
刻駕發申達天壽山先是
上命以己卯庚辰二日次第舉
七陵謁祭之禮休前後各一日重
聖母勞也禮成
上賦恭謁
七陵紀述七言律詩一章命輔臣李時禮卿夏
言及臣恭和進呈壬午回鑾復次於沙河州
官率衆辭
上降敕慰勞免今年田租三之二賜高年米絹
布有差生員人給燈油八十斤衆頓首呼萬
歲者三舞忭而去明日抵金山遂祭
恭讓章皇后

景皇帝二陵暨凡神鬼應祀者先後命內外大
臣行事俱竣
上迺奉
聖母觀玉泉因泛舟西湖夕命輔臣時禮卿言
即事各撰賦一篇明日令乘內苑小艇仍給
上方筆扎以從
上御龍舟製謁
陵禮成奉
聖母舟還京紀事述懷賦一篇和

恭穆獻皇帝辭　陵詩韻一章賜二臣及武定
侯郭勛觀仍命錄以示臣是日駕還士女老
幼得快覩威顏歡聲喜色宣溢口面咸謂不
世之盛際也斯舉也仁孝之德達於幽明恵
利之澤周于上下迨夫禮文義制淹速軒輊
之節悉中意慮蓋根於天性斷自
聖心者眞足以垂懿範於無窮焉臣謬以非才
叨陪末議既厠扈從之列復塵供奉之班親
覩禮成又得莊誦

御製欣幸感激倍越肩情謹述顛末撰古賦一
篇將以傳播四方昭示後世云其辭曰
覧堪輿之北戒兮糾山川脉絡以爲綱維太
行衍迤以西來兮瀛海滙於東垂仰
文祖之訏謨兮因玄社以開基嚮離明而安艮
止兮握乾坤終始之機定鴻業於億萬斯年
兮
列聖繼起而勛業彌張赫寶曆傒婦于有道兮
上天顧畀我
皇考更化以善治兮宣八葉之重光既文恢武
戢而華夏率俾兮蠻夷重譯以獻琛日翹
陵山之望兮益思
祖德之高深屬歳行在申兮感春陽布澤之浸
淫爰修展謁之曠典兮矢嗣服之初心維舉
動之協于神人兮詢謀僉同率
后妃嬪御以奉
聖慈兮粤先導而後從諏良辰備法駕以啓行
兮化景方新其曈曨翠華縹緲以晻靄兮再

辰即安於行宮簡元僚集侍從以扈蹕兮文
武執事有恪六師布絡于原野兮風雲滃其
迴薄百神奔走而效職兮寘山魈與海若羃
天光噓地靈兮氤融秀於巖壑瞻
七陵之嵳峩兮動
聖情而獻欷畀日灼其垂光兮敞玄宮之金扉
酌芳醴陳潔羞兮牲牷碩而腯肥禮序成于
薦獻兮恍惚
列聖陟降交錫大蕃釐勑鑾儀回龍馭兮載恕

於沙河降璽書以勞吏民兮德音洋溢而惠
滭滂沱群生沐浴于道化兮拜舞婆娑騰嵩
呼於萬口兮人情欣欣其大和移仙仗而西
邁兮即彼金山嘅
二陵之湫隘兮有感夫天顏義同孝享兮中心
是單徧群祀而遊攝兮禮云周而不煩大典
告成兮
聖慈悅康乃扶寶輿兮降觀玉泉于灩觴既而
棹鷁揖進龍舟兮泛重湖之寘萍益微仙源

之深遠兮滭流斯長眞景契夫淵衷兮發天
葩而敷睿藻挽文瀾於筆端兮馳川流之浩
浩左右儒臣承制以騁辭兮譬則溝澮集夫
行潦亦猶剪製以成花葩兮敢於化工而競
巧厥明乃逾修渚而登大道兮望領領之金
城都民扶老攜幼兮紛甸甸而瞻仰曰吾
皇
聖母玉體久勞兮逾康寧饗内殿以告至兮朝
群臣于大廷羗拜首陳辭而稱賀兮將起八
埏之頌聲永作
宗桃民物之主兮熙熙乎皞皞乎開萬世之太
平許曰神龍天行威赫奕兮歷涉山川匪遊
佚兮脩備典則發孝德兮聖人有作垂無極
兮祭則受福子孫千億兮

恭和

御製福瑞賦有序

鴻惟我

皇上體道精義制作

郊

廟典禮已超古今而獨盛矣重念

太宗文皇帝神謨聖烈再安宗社永定大業功

德並隆

獻皇帝大德格天維新寳命啓慶源於萬世而

謚號未稱乃嘉靖戊戌秋九月辛未恭上册

寶加尊

太宗文皇帝爲

成祖

獻皇帝爲

睿宗遂舉

祖廟合享之禮時天景融霽人情懽協而

皇上精純對越臣工駿奔有恪洋洋

列祖臨之在上與獻既成方受福之際

上旋珠左右糾結爲二龍之象益

祖考顧歆錫福於聖子神孫無窮之兆也

上悦述爲福瑞賦欽示勛輔大僚臣潞臣因得

莊誦焉字字句句肫肫乎仁孝之誠發自丹

衷而詞氣渾厚格韻高古眞可質諸前王而

作則後聖者也臣鼓舞欣忭不能自已謹綴

蕪陳言恭和成篇上塵

聖覽臣年齡衰邁才力淺劣不能揄揚功化之

盛無任悚仄其辭曰

天眷昭代兮眞人龍興

二祖重華兮萬邦協和而庶績其凝

列聖繼體兮垂拱仰承

睿皇慶澤集於

聖躬兮大猷允升用光前烈而裕後昆兮萬福

是膺薦鴻號於

祖

考兮邦家之祜以莫不增湛齋明以對越兮肅

登降之兢兢累孝德底於高厚兮

列聖是依而是凭昭福瑞於晃旒兮垂珠交結
而脫焉莫勝象能飛於天衢兮祥雲從之而
上騰回神光於天藻兮將百世而文獻是徵
仰普天之成化兮覩
聖人之所恒綿子孫於千億兮
祖武是繩詩曰
高帝創業丕成
文皇聿清寰宇光於殷湯聖作六七於乎
前王受命啟運赫哉

睿考我
皇一德孚格玄昊詞臣稽首載歌天保

恭和
聖製初夏西遊奉
聖母舟行賦
維
皇明之開運兮實祚靈長粵嘉靖十有六載兮
屆節序當乾之六陽望湖山之秀麗兮品彙
向茂紛魚鳥之洋洋
聖孝恭
慈輿以遊觀兮農雷引鍾鼓之喤喤戒雨師先

灑道兮纖塵淨乎不揚靈飈倏迅發兮雲開
羲和御六龍以上升兮普離紹于萬方城西
橋岸侍鑾御而登龍舸兮旌旗甲胄映水色
之與天光率錦纜以泝流兮簫鼓間作爲夫
欣欣歌頁謗兮頌主聖而臣良相行宮之攸
建兮將復覩
園陵營作之孔臧益尊
祖孝親省農育物固帝王之修執兮親賢樂利
雖千百世共猶未忘何

聖心之戒謙兮動遵

祖訓且云仰

上帝之眷以匡許曰禮樂功成

皇情豫兮上下同樂以補助兮聖謨孔彰先敬

慼兮壽千萬年保福祚兮

恭和

聖製五月九日視工遇雨賦

昌期啓運兮仰

聖主之當陽搆穹宇以崇訓錄兮巍乎大哉若

乾覆而坤藏粤

祖宗開基垂統兮建極維

皇緫棻成憲以示子孫兮俾永監于

先王念功德之隆真超越于前代兮非史臣妄

意而舖張闡民彝昭物則兮列数十之宏綱

文謨武烈佑啓無窮兮固宜開千百年有道

之長勤王體親視大工兮翠華旖旎而出宫

墻俄風清塵雨灑道雷轟電掣兮感神化倏

儵而無方長養萬物兮瑞黄將莢而指倏抽

芒庶民子來而沾惠澤兮若去炎燠而濯清

凉庶司群工欣瞻龍顔而致頌祝兮介萬壽

而彌康詩曰石室金匱襲藏

珍

功

宗德極拱星陳訶偽擁衛森列明神子孫保之
惇於一人

瑞雪頌有序

皇帝昭受寳命光紹大統清心飭躬敏學勤政
敬天憂民期臻至理九年於玆乃嘉靖己丑
飛蝗告災蔓延滋廣民生殄瘁雖屢降恩綸
溥居振之勑戒守宰輯寧撫字未底于績
皇帝用側席旰食焦勞不遑是歲秋仲迄於冬
至雨澤無幾雪祥未應
皇帝重惟農艱益深閔恤爰命禮官叛度司卜
以十一月之十有六日戊申躬禱于

南郊以及山川太歲諸神十七日己酉禱於
社稷先日祗告
太廟
世廟端居致齋心悁對越至日未明法駕出郊
精禋斯舉文武群臣敬承休德罔不明禱方
在祼將山川出雲月星眞晦人情大懽清蹕
戒塗行復朗霽是夕雲氣晻靄乍陽乍陰入
夜未央天宇開豁月星明麗
皇帝夙興即壇致享俄而玄雲四興油然混合

遠邇同色謂天蓋甲微霞飄颻瑞雪繼降自
丑及亥輝祥積和竟日未已駿奔小臣親覩
瑞應神速如斯仰惟
聖主殷憂之誠齋明之德昭格之符喜深感極
幾於垂涕乃知聖經有言
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
焉是皆實理自然豈虛語哉慨自秦漢以還
非鮮英明之辟舉弗能奉天弘道優入古帝
王之域真自棄也抑退而竊思

大聖人之心不自滿假雖曰得天之應弗以自
喜適以自勵將益畏
上帝憫下民平政謹刑內修外攘日新厥德以
承
天休猗與大哉臣叨陪侍從謬職論思欣忭之
情樸愚之忠非假文辭曷繇宣洩乃謹拜首
稽首而獻頌曰於惟我
皇龍飛于潛華夷聳瞻
帝命有嚴有嚴伊何啓

聖寔多淵秉粹和性成靡它翼翼淵淵秉萬善斯
鍾千聖攸同紹述統宗夙造巖獻匹休唐侯
仁覆九州朝覲歌謳放勳是程維墉維羨羅
究辯經施于政刑天心孔仁基泰于屯沴氣
是因剗越黎民儆予未回飛蝗彌災百穀成
埃殃及嵩萊多方籲天
皇心盡焉深宮細癏日省予愆冬來秋徂土膏
乾枯三白仍逋三農重痡精誠吉蠲禱于
圜丘明德是適百神懷柔雲師效靈風伯不興
維霞先零寖霏繁英都人從官萬口騰歡厥
心寔單格

天非難太平清朝貴奚封條毒害凌消麥禾驕
驕神功無私以隆以施遍于郊圻旁礴四垂
黃竹之章周穆未荒號寒無裳旦夕勿忘衛
侯累梱哀閔負薪達于君人散財煦貧有唐
帝明振耀天經志斷師成寔下蔡城宋祖憂
勤屈萬乘尊於相臣門謀定太原梁園齊宮
于樂歌鐘客漆思工騁辭奚庸

聖皇明欽克享
天心瑞應自今膏澤浸渥我
皇則云治功未殷武靖遐氛享成于文善政維
宜祥刑維思股肱弗懈庶績皡熙
聖惟不矜
帝眷日升陰陽和貞百祥畢呈曰綏萬邦歲豐
人龢萬福斯降如河如江
聖壽萬年　本支綿延無極維天徵此頌焉
嘉靖八年十一月二十日

進二十四日奉
聖旨覽奏具悉忠愛頌留覽該衙門知道

景雲頌有序

皇帝臨御之十有七年念
郊
廟諸祀典咸備惟季秋大享禮未舉乃詔禮部
集廷議文武臣工不謀同辭僉曰先王仁育
生民孚理天下之切務也下逮畿甸庶民皆
歡呼傳播萬口一談罔不惠和遂卜是歲九
月之二十一日祀
上帝於內殿奉

睿宗獻皇帝配蓋法古禮而不泥其迹
聖人之行權也先期顓告
郊
廟社稷暨於群神乃十有九日之巳時景雲見
於日旁司天以聞禮部累疏請上表稱賀臣
謹按古記云王者德至山陵則景雲出又曰
天子孝則景雲見
皇帝恭祀
山陵孝享

宗廟益越千古而僅見矣茲又惟物成于秋民
荷 帝功爰舉享報大典休祥之應捷於桴
鼓微臣躬際昌辰目擊神化欽仰鼓舞不能
自已謹拜首稽首獻頌曰維天聰明握機持
衡日監於寅黽勉我
皇仁覃萬方王治馨香典祀其欽格于天心是
顧是歆穰年杪秋百昌斯擎爰稱大猷宗禋
孔時碩維拴犧醇醴蠲粢監于古先
嚴父配

天大德崇宣精神昭回九關先開休祥乃來厥
祥維何颸御羲和景雲莪莪曰維景雲郁郁
紛紛五色輪囷雲容輝輝炳于太微大神訶
揮化日將中雲彩彌空絢維天工玉葉金柯
叶璀粲天葩明德之華景雲在南太史奏占
萬國顒瞻宗伯陳圖群工讙呼近代則無軒
轅造端雲庯紀官青史弗刊帝舜賡歌世登
泰和禮樂漸摩吾
皇聖神黃虞是承禮備樂成化洽玄施如雲斯

垂貴蔭群黎享
帝享
蔚
親孝子仁人佑命維申天章翔龍景雲斯從渝
帝躬垂衣明堂四夷來王
聖壽無疆

顧文康公續稿卷之四終

重書　寶訓實錄　錫宴及　賜白金衣
馬　手勑加官謝表嘉靖十五年
嘉靖十五年八月十九日該監錄官太師兼
太子太師武定侯郭勛總視經理官少保兼
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李時等
恭進重書完
祖宗列聖　寶訓實錄臣謬以同經理官荷蒙
聖眷與同郭勛等　賜宴於　謹身殿仍賞賜

白金八十兩彩段四表裏羅衣一襲鞍馬一
匹副特降　手勑加臣太子太保餘官如故
臣游荷　寵榮無任悚仄竊以　作君作師
懋建　維皇之極善繼善述聿隆達孝之稱
惟　聖智獨邁於百王故　訓錄重光於
九帝煌煌乎縹帙琅函之什巍巍乎　金匱
石室之尊崇卿之彌高於斯爲盛恭惟
皇帝陛下體道敬一秉心塞淵賤金玉而善人
興垂衣裳而天下治謂
祖宗典則可以詒於子孫　聖神功化可以被
於來世是用重書　皇史藏之　寶宬遠械
堯舜之勛華近昭文武之謨烈河圖大訓秘
璧府以垂光太乙鈞陳觀薇垣而被寵鹿鳴
同於周燕馬錫提於晉侯宮錦裁成義嚴在
筍雲章彩煥禮重承筐念臣竊祿詞林愧論
思之靡及備員史局顧經理之無能許身愧
比於南金空羣未超於北馬駑駘弱質論功
寔恥捷鞍組織賤工絜德何能補衮卜其晝

未卜其夜有僕已占於既醉稱其德不稱其
力無邪載頌於斯徂臣寧不感恩圖報時愓
素飽之慚拜惠思忠益勵羔羊之節誓有竭
於致遠勉惟報於涓埃上熙辟衣阜財帝載
之休功下佐飽食作居民生之至理稱彼觥
而祝壽稽厥角以颺言臣無任激切感戴
天恩之至

謝　賜貂鼠封領及金餅表 嘉靖十七年

嘉靖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恭遇
聖駕發自　天壽山於紅門外　賜貂鼠封領
一事又於淸河　金殿中　賜金餅二枚臣
謹稽首頓首拜受者竊惟　寵數關心秋毫
知皆　帝力　恩麻被體春意覺自　天來
珍品頒於　上方芳膏襲於下土衰殘是賴
溫飽自將恭惟
皇上聖智察微至仁育物俯憐扈從特荷優崇

其所謂解衣以衣推食以食者也臣忝厕簪
紳纔知章句易稱貔鼠戒竊位以示占詩著
有皮璧無儀而興刺惟辟王食之訓炳列箕
疇逖我來牟之祥式陳周頌錫茲二物又重
百朋聿與布而相資錫與粢而具羨遲逕宮
漏催刀尺以裁成翼異仙庖鼓煙鞲而剤製
挾辟寒之溫王披拂霜華圍躍冶之精金允
搖月魄馮唐易老矢枊心而益壯范叔一寒
堅睨節而非誇敢不夙夜在公並效捧頭之
竄淸忠許國詎蒙素飽之譏臣無任激切感
戴
天恩之至　原刻二表佚後半茲悉據全刊

端午日西海泛龍舟並宴　兩宮致語

伏以化日舒長羲馭同光於東井鈞天寥㵿
仙宗敞宴於西池
七陵展謁之禮既成
兩宮宸遊之典斯舉風行朝野喜協神人茲蓋
伏遇
皇上居正乾行嚮明離炤大德同於帝舜齊聖
邁於成湯恭惟
昭聖慈壽皇太后陛下克副徽音久垂懿範内

治肅於　先朝禧澤流於宸宇
章聖慈仁皇太后陛下祥鍾　宸極慶洽　皇
圖德並厚於坤輿福比深於溟渤茲者月當
夏仲節屆天中蕤賓律應於虞弦競渡風傳
於楚俗仰一人之有慶奉
二聖以同歡翼翼仙舟泝流光於玉河金海巍
巍御座挹皓彩於貝闕珠宮行厨絡繹送八
珍何止駝峰麟脯法部喧闐呈百技直教魚
躍鳶飛光泛萬年觴喜葛華之薦祉香傳九

子粽符荇藻以呈祥豈惟對時以歡娛
聖慈亦將因心以化成天下共樂優末技幸際
昌辰使
聖人多男式效華封之祝斂　皇極五福聿感
箕子之疇欲罄下情先陳口號辭曰
太液波澄御宴開六龍雙導翠輿來龍舟噴
薄三山動鳳棹騰喧百谷廻玄圃芝蘭添雨
露薰風燕雀繞蓬萊中天虹彩流華渚南極
星光接上台

霖雨堂記

弘治甲子秋八月余將赴省試謁公移于南京
禮部部門外有粥舊畫者列數幅於地其一乃
所翁所畫龍頭也品甚神奇復題四言於下方
曰明良風雲神寄斯畫大溥霖雨以澤天下心
竊喜曰此祥兆也以青錢百二十購得之明年
省試入式及春
大對遂以第一人及第乃知天數前定如此非
人力也迨正德戊寅夏建小堂四楹于邸第之

丑方前此連月不雨是日大雨學士儼山陸先
生爲題曰霖雨堂作小篆匾見遺謝不敢當迨
嘉靖戊戌夏四月因購得東鄰張氏堂四楹頗
高爽撤以建置于邸第之丙方前此乃連數月
不雨是日大雨如注遠近沾足親故僚友喜而
賀曰往歲陸公所贈霖雨堂名者斯不足以當
之乎余復唯唯遜謝是歲秋八月蒙
主上知與特降　手勅命入內閣參預機務冬
十月少傅桂洲夏公來索龍頭觀之稱嘆不已
因作水龍吟詞一闋亦大書霖雨堂爲贈於是
重蓮諸公命乃梓之揭於堂楣壯觀一時余思
所翁題畫之言于今事又相符合益知天數前
定如此非人力也余惟商高宗之相傅說本諸
帝賚蓋一時貞元之際明良之會事豈偶然至
歲大旱用女作霖雨數言高宗責望至重非說
曷足以當之余迂愚衰朽非惟德學有愧于古
人且精神弗逮于前時冒膺股肱之任夙夜兢
兢期免於罪戾敢希冀分表者乎抑

主上嗣登大寶之初叨預掄選日侍講讀不敢
自謂曾少效啟沃之忠而
上之遜學修德責望於近臣者真與高宗同一
揆矣特恨無說者對揚休命焉耳顧今日之急
務惟旁招俊乂列于庶位以匡乃辟康兆民庶
不負
主上寵眷之意而龍頭之屬也其當勉而盡耶
遂書以記之

右霖雨堂記乃太保顧文康公所著也偶失原稿其曾孫咸和于書肆購得之癸亥歲余與咸和同在京師一日會于斯堂出此記示余併將元人所畫龍頭索書上方余謂明年又乙丑矣寔公掄魁之朞也顧氏其殆復有振乎敬爲書之以致望焉　長洲文嘉題

附桂洲相公水龍吟詞

文章獨占龍頭昔年已讖絲綸手身歷三朝洊登一品當今耆舊晚入黃扉平生青眼

相看白首喜長安霖雨堂成羨神仙宰相人知否　甲第高連北斗又何用錦袍明晝畫寢凝香朱門列戟紫衣奔走燈火樓臺笙歌院落年年春酒與蒼生長作萬間廣廈爲相公壽

高玄嘉慶堂記

壽考維祺而子孫衆多嗣世長遠皆天也愚人恃其盛強多行不義一旦明刑幽禍划決破蕩無類不□遺吉人爲善上合天道雖遭罹厄會頻於危殆鬼神相之全其身以及其子孫歸氏吳中舊族也裔孫長而賢曰南隱翁字文美其祖彥則洪武中遊佐巴蜀轉播之丁山山神來共止宿導以避寇得免於□患後歸鄉年九十六以終是豈不善者而天神顯相若是南隱翁

偉容觀言論簡確爲人爽慨寬厚偕先修撰交莫逆月集耆宿爲延齡會周旋獻酬秩秩有儀諠談豪飲至醉愈恭而不亂眞所謂吉人也今年壽八十五榮膺高年章服已數稔而筋力康強飲食言笑無減昔時九月十三日爲其誕辰親賓萃止子孫峙列青袍韋繡蘭蓀芝芽森然滿堂自翁而下凡五世焉大恭吳公揮使朱侯輩嘆曰不易得也於事爲竒遭於人爲具美於家爲大慶相與名其堂曰高玄嘉慶而謂禹臣

嵩執筆記之惟素節公以孤身播遷荒野迫逐而安其故廬其間宗祀之危引千鈞于一髮再傳至南隱翁在昆弟間子孫獨蕃又以年躋壽考而目見曾玄是豈人力也哉翁子五人鳳鸞鵬鶴鷗孫十一人紳綬綺經繻本相植模楷格曾孫又若干人其所謂高玄者則鳳生紳紳生中與正中生有嘉正生有光其仕而貴則鳳舉鄉貢進士終山東城武知縣鸞授蘇州衛指揮僉事其通經而將仕則鶴繻中正皆縣學生員

勝壽有期其少秀知務學則弁而角而孩提所造皆未可量爭榮競爽承歡於翁之左右前後者祖得其孫父率其子兄介其弟夫以其婦合五十餘人而其來者又蟄蟄焉何其盛歟傳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非翁能繩祖武勉於爲善而天嘿佑之何以得此翁今雖老足徵閱九度百而擢賢科儀　天朝者頡頏秉與家門之慶將不啻如今日而已也思天道培善本以演慶澤於無窮勉哉凡翁之後人堂在城南半里許巋然須浦之濱爲翁累世舊業云

贈南京太常寺卿思菴王公墓誌銘

崑多王姓居丁涇里者家世尤舊鄉民世呼其宅傍橋曰王家橋目覩思菴祖孫相承今又四世矣公諱棨字懋思別號思菴曾祖考宗慶仕元千戶長入

國朝爲里正長祖考瑛考銘妣錢氏世隱居力農公少有秀姿舉止殊庸兒邑彥陸延齡氏見而奇之妻以孫女托以幼孤使持其家公曰丈夫事止此耶乃受學於外兄錢廁素先生習肄

甚力竟奪於兩家事莫譬初志既長以材能閑有司選主公稅勤勞出入垂二十年事集而民便年五十公私一切之務舉付諸子乃偕梁府倅北莊先生輩結文酒社過從遊衍無虛日年六十預縣庠鄉飲歷年既耄儀度秩然嘉靖初詔賜民高年冠服公自顧德薄不敢當縣官卽其廬勸之且諭以大義乃拜受是歲壬午孫愉舉于鄉癸未登進士第遺書以少年登科當官以三事勗之丁亥公年八十作重慶堂成愉適以使事得過家拜慶因適請

朝中縉紳詩文爲壽燕會親賓珠玉盈座遠近傳誦以爲盛事戊子九月二十六日忽得痰疾遂卒公生于正統戊辰六月廿有四日享年八十有一配卽陸氏先卒子男四渭潮濟洵洵夭女二適支倖李巽孫男三長卽愉今爲刑部湖廣司員外郎次燦大炤孫女八曾孫男尚幼公墓在丁涇里菜字圩之原葬在某年月日合陸氏兆也公氣和而色溫然侃侃以信義自許里

中少年誣人以人命府通判毛公瑄承御史牒行縣鞫治特召公問公對以寔事得白楊知縣子器初下車境之巖村盜殺人誣及良民數輩搒掠瀕死公直入鳴其冤楊公因廉得其情盡什之鄉閭爭辨曲直就公以決不可縷數公治家嚴整外內井然教子孫日夕道古今成敗以爲勸戒自幼涉獵書史至老披閱不倦能爲五七言詩溫厚閑雅類其人未卒之前數月猶寄贈一律予讀之曰情辭兼茂是翁壽未涯也擬

倚韻和和未果嗚呼轉盻之間乃爲公作誌耶
然述於公子渭予亦稔知公爲之銘銘曰
世有卤人戕人之生於以殖賄于以干名煦
彼吉士信義自矢直民於寃生人於死繄善
迺澤鍾于爾孫擢秀揚宗高大其門
詔恩斯煌上壽考終闡德勤銘永賁幽宮

醫學正科王君暨配盧碩人合葬墓誌銘

君姓王氏諱永吉字元慶裔出宋司諫縉之後
君十一世祖夢聲官吳中遂占籍于崑山之斗
門里今其地分隸太倉州王氏支屬寖蕃世有
顯者州郡稱詩禮鉅族恒甲乙焉君曾祖考諱
幾祖考經考俊別號市樂翁援例授承事郎妣
李氏君三歲失恃鞠於庶祖妣陳自少敏而强
記涉獵書史能背誦不忘方就舉子業承事翁
命分理家務遂弃去更力田服賈年二十即代

父持門户兩總區稅皆身任其勞畢役不詒公
私患害壯益負氣自信雖承上官侃侃不阿處
人不爲奸阿詭隨言必遂志事多徑情衆惡之
誣搆以不法君毅然往直于訟庭卒無若之何
然自是改節頗退巽不與物競非意干犯輒强
忍弗與較久之人皆感乎里巷有所爭質君徐
析以數言罔不帖服正德庚午連歲侵 詔官
民出粟賑飢授官以旌之君應令出粟千斛有
司長牒授七品官不受晚好讀岐黃書得其梗

躬手自製藥餌已人疾不責其報鄉人德之應
于州補醫學正科謝曰非予志也退而奉親課
子教諸童習舉技以自娛因號曰半隱君能順
親友弟槩遵殯葬逋券遇寒餓解衣推食如不
及縉紳大夫雖不識有嘉其志行者訪之君欵
満累日夕性雖不飲而談笑佐觴未嘗少倦平
居布素適體衣履垢弊必浣濯補綴思勵勤儉
以爲子孫宗族法式配盧碩人諱某其先爲隆
興武寧人遠祖諱宜教者遊學于吳居鳳凰鄉

之集祥里後徙家崑山其子孫若熊熙彭祖儒
世以文行稱碩人之祖瑛登宣德五年林震榜
進士仕終刑部主事瑛生偉娶楊氏生碩人幼
有女德及笄歸半隱君事舅姑處妯娌和穆簡
嫮克盡婦道承事翁没事後姑顧氏孝敬彌篤
寢食行坐每端立侍側曲意承奉歷歲久而不
衰年四十無子言于半隱君爲置貳室得二子
保愛顧復不殊已出半隱君少壯之日嘗什五
在外凡承賓祭睦親黨延師傅御僮婢嫁女娶

男之務品量經理皆出于碩人半隱君所樹立
成就碩人替相之力居多君生于天順五年四
月五日卒於正德十三年四月十七日享年五
十有八碩人生于天順五年二月二十七日卒
於嘉靖元年正月十七日享年六十有三子男
二長有義國子生娶御史許伯基之女次有禮
邑庠生娶開州知州張允清之女俱側室王出
女二長適國子生朱紱碩人出次適州庠生趙
瀚側室顧出孫男二孔名學詩學琴女三甥男

三朱端蘊國學生先卒次朱隆禧丙戌進士又
次元禧甥女一適國學生王世仁有義將以嘉
靖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合葬其考妣於湖川鄉
海字圩先塋先是持其姊之夫紱所述行請銘
銘曰彼美伉儷兢秀名門內外相成善累業蓄
德載坤章有蕃蘭蓀湖川芸芸篤斯慶源太史
作銘貢于幽垣

東園盛君配陶氏合葬墓誌銘

君姓盛氏諱萱字思愛世居崑之澱山湖西曾祖文通祖君瑞考王妣李氏君生六歲而孤鞠於妣李二兄曰蘭曰蕙者弗克保家舊業傾廢君既有知識卽自勵曰我必復之否者我父目不瞑於地下矣長從塾師學期有所樹立以亢厥宗公私逋奪弗果乃嘆曰何恐以家事累吾母邪遂棄去更力本業稼穡瑣瑣之務咸躬自督理持身待物慮患防微日惴惴焉唯恐不及

不數稔卒復舊產更加恢拓家以饒裕中年始得子迺卽所居之東闢園圃藝果蔬構精舍以自怡適因號曰東園子既就學知句讀迺延明經師於其中課以舉子業遇講論經理坐聽移晷無倦色力田教子之外一切奇衺誕謾之爲未嘗經意子典蕣成淬志賢書援例爲國子生登科名嚮大用可期君娶陶氏同里菊隱公之女年十四歸君姑遭憂患持家嚴整氏入門卽身任勞勩鷄鳴而起奉親主饋之外織絍澣濯之事罔不親之姑年既高周旋承順幾三十年執婦道如一日寬以逮下視其所生訓誨資送不異已出處親黨和惠而有禮待臧獲端莊而有恩益淑懿之性夙成於天非有所效學而能之子男一卽典娶葉氏女五長適吏部侍郎葉文莊公之猶子瑋次適南京府尹柴蒲菴之子國子生郊次適王邦次適梁全其一適朱大有側室葉出孫女三長許嫁王執禮餘幼東園性隱惻樂施予族寠人不能聊生者分田以授之

鄉里有凍餒者恒推衣食以周之事生送死祭祀祖考款接賢士大夫館穀師友必致豐腆人皆稱嘆其賢君則曰凡吾所能皆我妻贊相以成之是非伉儷濟美其何能扶傾起廢之速如是君生于成化壬辰五月十五日卒于嘉靖甲午七月二十三日享年六十有三氏生于成化庚寅十二月二十日卒于嘉靖已丑七月十六日享年六十卜以乙未十二月十六日合葬于澱湖之濱髮字圩之新阡典馳其師南京吏部

文通郎沈廷材狀請銘予嘗往來于千墩浦見陶與盛二家桑梓相望雞犬相聞華屋甫田山連壤接嘆曰美哉此郎古朱陳村也心竊慕之但托姻交間東園夫婦合葬之銘其何能辭銘曰

哲夫造家遺家之頹幹蠱用譽裁自髫年傳業克復既富而穀撿身教子維耕與讀賢婦相之維義之爲外內鉅細咸中機宜澱湖之原靈秀實蓄佳城峩峩慶流後昆

武定侯郭君蒙 召見南苑 賜寶府一柄君擬作珍笥藏之爲製銘

御苑親切勾陳紫薇康侯傳宣躋于彤闈玉音是承龍顏不違賓筵用須塵褏所希神工製繪日華爭輝猛獸角張彩鳳翬飛溽暑辦隆澤手敬揮股肱宣勞奉揚天威襲藏珍笥寶符其依形于族矢赫焉同歸

朱英齋先生像贊 一品夫人之祖 壽八十

生逢景運居安樂土容貌敦龎衣冠樸古碊分直心奚害術賈累德既厚流慶斯聚子孫蕃昌造物所輔

朱德温先生像贊 英齋次子

爲善之人其容粹然維清維白累世所傳難弟難兄友愛弗愆綸巾布衣老于林泉

朱升石先生像贊 德温季子 名醫

爾貌則臞爾中則腴涉多枝而弗試歷命途之

崎嶇晚肆力于醫流思觸古人而齊驅遂擅美一時馳聲三吳益無忝于弓裘而將收功于桑榆

與張碧厓僉憲

非者多荷手書珍貺向在迫冗中闕裁謝貞菴來不蒙鄙外又領華劄知愧知愧僕向以疎慵無似得罪于時豪入秋累遭言論然大抵以水村之故移怒于僕未免組織萋菲所賴公論頗明尚得苟完舊物然野人心性終不能隨時俯仰浩然有歸山之興矣其未能恝然者

主上實有聖賢之資每日進講孜孜注聽畧無倦怠之意所謂有

君如此何忍負之用是靦顔就列姑俟明年春秋二時看世事如何決去就矣執事果了前件徜徉丘壑有何不可所視者少親酒色凡百加節留此强健之軀多樂數年乃上討耳僕歸山也要好人作伴千萬自愛自愛涑筆草草統惟炤亮不宜

跋鄒山人詩表後

人各有志詩言志也言與志相爲汚隆知人者以志不以言世變文盛士無顯微競以言自教天子服之然天度無弗容察其志而巳鄒山人挾策揺墨放浪江湖閒有以自老若不知世間有榮進之事一旦詣闕下獻所爲治安瑞應詩六章表一通君子聞而疑之迨觀其所奏疏云臣本布衣年踰七旬功名之念廢于四野者久矣非敢衒技以干祿也區區一念忠悃發于言

宣宥之外有日矣遂拂衣掉頭去不復顧乃皆釋然嘆曰斯以爲山人與視世人之所爲則有間矣易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余嘉山人之志因其請附著數語若其平生吟詠之工踪跡之奇與今日所獻文詞之盛麗巳殫述于諸君併載刻中茲不贅云

顧文康公續稿卷之六

五言古詩

高雲篇

高雲向而停下雲濃以馳參差高下間相去亦遼矣澄凝望碧落茫茫九萬里所思在瑶闕身隨塵埃裡還丹隱虎穴青春逝流水方將礪室劍戡亂臻玄理陰陽陳二際中樞貫終始得一期一得霞蒸諦標指火符乞神候斗柄司化紀跡形同黃鶴卯憑紫煙起此曲誠寡和相期羨

門子

題周氏世壽堂

吾崑周壽誼生宋景定間閱世訖元籙重逢昌運還

高皇御宸極詔接開龍顔醴食賜大官復家丁役蠲郡國飲應老尊齒無與有身稟松栢姿眼見陵谷遷逍遙考終日高邁虞帝年靈根啓枝葉則例到曾玄俯仰極今古茲慶非偶然豈直瑞　聖朝庭階產芝蘭起家致青雲風彩北堂

端振振麟有趾峩峩豸爲冠世壽名高堂肯搆
日以完飛翔玉山陽熠映婁江干江山壽無極
嘉名同弗刊爲語堂中人永懷仁宅安

送銅仁府推諸孫文祢之任兼斯勉文同夢川諸兄弟

老景憐骨肉他鄉重離別念爾萬里遊訪爾增
哽咽曾趨詩禮庭背聚忠孝節炎荒足瘴癘清
修俗霜雪忠信行蠻貊康獄片言折前程豈不
遠但須慎途轍摩挲老眼明名位會掀揭願爾

鴻鴈群雲霄競頡頏他時聚京國令我生喜悅

立秋日孔昭賢姪遺苦熱長句走筆和成

二氣屢愆忒調燮勤漢丙暑咎五行吏酷虐威
屢逞雨師斬先澤日馭赫離炳吾人困爐鞲度
物落陷穽功用策羽翰障礙悖盡屏尸龍居每
見神馬駕安騁深林樂飛徐積水溪沉黿牛喘
疑夜明烏渴逝頹景無乃苛政刑何以名灾眚
撫字有煩懣對食時咽哽因思遷化樂奚覬降
年水予稱改火期遲怯學稼請先迎土鼓馭濩
伐白帝整趨炎情可憐病暍事翻省夜酌冀登
亭醉眠希落井新荷載曲筒寒瓜墜修綆天早
木黍甚禾茂乃深幸何妨塵案隘自詑心宇靜
晚風清披襟斜月涼對影已覺神魂醒漸訝肌
骨冷乍欣矜秋節似入華胥境冰屑三千丈金
布八十頃農夫慶豐年寡婦利遺秉詩律應倍
工觔攷何愁猛學步已失趨逕斤乃須郢

贈秋官孫從龍謫懷遠 嘉靖癸巳春三月

崑山一片玉登用爲珪璋棄置事偶然韞櫝豈

終藏矯矯孫刑曹面色挾風霜侃侃執典憲議
論紫髯張直道思古人遷謫乃其常清飈拔嶺
海瘴癘驅炎荒賜環知不遐 聖主思賢良至
寶協神理日夕飛虹光重瞳領吟間聲價重巖
廊行行郎瞻言舊書湍奚囊公餘恣探討儲以
濟時康婦賢代色養勿嗟慈母將憂思王汝成
此恩深難忘

七言古詩

題菊

淵明有菊嘆無酒君復不飲菊烏有幽姿寂寞榮太遲君獨有之何所取根苗花葉舉蓋人注餘流實使人壽身名偃蹇耶自況不須榮華須長久妻孥相對共盤飧何必歌鐘雙玉樽十年遊宦走風塵就荒三徑問猶存但使人知同一節菊有菊無安足論君家在昔多種杏上池上苑芳華映君今種菊亦自好乃知物果因人勝

新恩楚楚王門裾清階露湛菊敷腴士今用世亦多術慎術奚如醫與儒君行欲賦歸去來西風颯颯吹頭顱與山娛晚有佳處留此春光與二雛

王母篇寄祝梁母夏夫人七十壽夫人節推在竹先生賢配也

我聞崑崙之山與天通黃金爲界兮白玉爲宮雲屏霞障知幾重中有王母稱儒宗大始匹合東皇公木金間隔居西東九月天開閶闔風霓旌降遊歷華嵩青鳥不到蓬萊峰玉山縹緲留儒蹤千年蟠桃花正紅瑤池敞燕何從容群儒進觴禮敬恭頌祝阿母之筭無疆兮直傲馮冀而超鴻濛

五言律詩

玉泉山觀泉源

石上對寒泉空明秋色鮮百源爭出地一脈直通天碧藻細堆數紺珠圓可𢇃塵纓不敢濯靈物在深淵

送周侍御 壬申春二月

稜稜周柱史歸臥幾春冬驚夢燕山北華風滄海東劍埋看炳緯雲出喜從龍宣室如清問蒼生涕淚中

行將爲客茲復送客病餘悲秋感賦寂寥不足爲聊言也

七言律詩

丙子新正五日水村太宰宅壽筵觀燈

曆啟王正壽域迎燈傳宮燭瑞烟橫若爲相府風光別爭逞天孫組織成華蓋垂香花作幄青藜分影火爲城宸遊勝有逃亡念願贊訐謨荅聖明

即席詠燈

錦堂高會賞奇燈四座騰光徹紫宸華月乍臨雲母帳餘霞忽散水晶屏瑤珠的歷開鮫室苞影縱橫戢鳳翎前輩風流重鄉曲可無高韻續春星

偕盧侍御遊西山和韻

四野風烟漠漠迎隨人片月更多情酒慳不放如泥醉詩苦從教泛馬行二里禪林分夜暝幾人遊賞逐秋清尋常開口風前笑不管悠悠身外名

望湖亭

湖上虛亭圖畫開岡巒迤邐水縈廻一天詩景

月爲釣湍眼稻田雲作堆物色撩人須借揭歌
笙入座好鄧杯擬將酩酊償餘興留待山陰雪
後來

出功德寺至香山

馬首逶遲紫翠重蒼虬夾道擁長松天當北極
無高處山是西來第一峯此地秋光餘殿閣前
朝勝事有欹鐘登臨莫問興亡蹟衲子蒲團午
睡濃

文華夜講和元人韻

聞道鐘聲送夕陽天臨講幄漏初長揮輝藜火
明天祿杳杳銀河繞建章道德格心功要妙衣
裳垂拱治馨香聖人有意撫前烈眼見休風隨
漢唐

初見白髮

四十流年鬢有絲曉臨青鏡覺吾衰田園荒穢
勞生計豺虎縱橫慨路岐酒盞詩囊渾欲謝藥
爐丹竈擬相隨滄洲不遠沙鷗畔煙浪雲濤隨
所之

丙子臘月南郊視牲馬上口占

天街燈火轉繁星侯騎紛紛擁道行
聖上精誠崇祀典侍臣遙夜出都城司存近報
無颸犀卜吉緣知用大牲受福自天應不惜歲
豐民洽泰階平

黄册嚴冒雪而行戲贈

市橋雪騎行人少黄子衝寒何處來纈腑得詩
珠錯落蒼髯忽老玉鬆鬆只拖山屐無驢載不
着簑衣有鶴猜歸去雙肩猶屼嵂茅齋坐火勸

春回

幽花

静裡吟哦若有神詩家景色未爲貧簷邊凉竹
休摧物庭下寒花別駐春白髮時時憐我老紅
芳的的爲誰新陽和只隔冰霜後着蕋抽條入
句頻

和中秋聯句韻呈容東孤卿

醉月凌霜得此宵人間天上境非遙薇垣散吏
清難寐桂殿仙娥乍見招坐愛金波澄玉宇酌

來萓露灑𤫊杓賞心那用霓裳曲自有商歌倚
洞簫

謝汝湖太宰長啚以壬辰八月望夕生巳
三歲矣汝湖旅邸仍設酒食延親賓即
席口占

行年巳是商瞿後種玉初成見此郎晝寢熊羆
占世澤青氊燈火紹書香佳辰每記將蓬矢清
夜尤宜醉羽觴待月酬歌又致祝他年芳桂總
成行

南山孫丈人齒躋七十有二康軀如昔令
子大行君適以奉使歸省稱觴拜舞庭
下爲鄉閭勝事即席賦祝用少陵韻

溪雲日日度紗巾種玉鋤雲計未貧手植松枝
看漸老曾探虎子養來馴綵衣天上乘槎客鳩
杖江頭抱甕人況是他時膺紫誥嚴阿今巳寵
恩新

九日旅中無酒白川周少宰聞之遺一大
罌兼侑以詩亟呼童啟罌則味巳大變
矣興復索然俄而郡伯王先生遺白衣
至酒味乃甚佳暢飲至醉因用白川韻
呈笑

憶得明珠落紫槽色香真不讓葡萄風前破帽
依然落夢裡家山特地高未擬柴桑荒徑菊須
從檇李貯村醪年來巳厭胡盧樣何日歸來學
土陶

登玉峯 辛酉仲春

放脚登山步步高胸中氣壓五陵豪一春花樹

鋪雲錦萬壑松風沸海濤婁水有情圍玉邑崑
崗產秀抜城壕遙知八月天香發兩袖氤氳籠
翠袍

鹿鳴宴 辛酉

公堂典禮肆雍容俊乂都歸彀率中光隱萬花
京兆府香傳七寶月娥宮周行蕩蕩笙歌合皇
極巍巍雨露通際此人生應不偶立身期莫負
豪雄

入宮 乙卯

禁柳青青白玉橋無端春色上宮袍鄉雲五彩中天現聖澤千年此日遭虎榜姓名書勅肯羽林冠蓋樹旌旄鳳凰池畔重回首午漏花深紫殿高

贈楊玄隱道會還崑

往苒風塵二十年此心常爲白雲懸逢知野鶴依丹灶擬度飛虹訪洞仙春水北來瞻日月名山南去任風烟乘閒好寫參同契他日相逢共訪玄

壽玄隱楊鍊師七十

眞隱何須遠市廛羽衣鳩杖自修然諸緣謝却心如水一灶焚來日似年白髮巢雲看竹院青牛鋤雨種芝田仙家七十須臾事更擬南華歲八千

乙未正二月三旬內連得二曾孫志喜

盡道天翁眷德門一時誕育兩曾孫三吳著姓家聲舊列祖詒謀猶道存滄海珠連涵世澤崑岡玉倚萃春溫蟬聯簪紱非吾願詩禮相傳衍慶蕃

丙申之秋八月冬閏十二月又連誕二曾孫仰天地申佑之恩思祖宗垂慶之澤復用前韻示後人俾世守仁厚爲家法則我之裔胄其永永昌熾矣乎

德星煒燁炤清門四代連年見四孫麟趾鳳毛人共羨青氈錦軸世應存傳家自昔惟忠孝立志毋令在飽溫喬木根深須愛護行看枝葉日駢蕃

先祖京兆公以乙未二月十六日生從祖龍岩公以丙申八月四日生二詩爲二祖而作詳見家乘孫晉璠謹記

題顧山山茶

造化厚培何代物崔嵬直共佛樓高柯如蜀相祠前栢花似劉郎觀裡桃壺榼尚期他日往斧斤問說有人操叮嚀地主勤呵護莫遣靈根悵所遭

題夜合花

翰林院夜合花余往歲視篆時所植也兹有事院中數株盛開奇麗殊常歲後示李吉士汝立寓意詩作於癸巳夏四月書於甲午春三月

瀛海蓬山喜托根仙姿綽約共誰論雲停玉倚與成態翠嚲朱頗似欲言造物撝訶謝斤斧隨時舒卷度朝昏春風桃李芳菲後特惬南薰長養恩

李吉士諱本復姓呂餘姚人嘉靖壬辰進士府君教習時最屬意後官至少保謚文安

文康公三集序

世廟初年吾邑顧文康公以贊理之司當居攝之任策功最大荷寵極深時以安静寛平崇國體成主德當日稱良輔必首屈公公生平著作於代言應制封題疏議為多間及詩歌傳記碑銘諸體皆洋洋盛世之音也而開禧故嘗借次承明之廬葆珮冊書竊窺潜溪華川二先生為一代開山琬琰鴻業久而益光成弘之

際芑符再啓嘉隆以還聲情大
備要以平奇各見鳴和相生文
明愈開不失其為館閣之體至
萬曆間而風斯盛矣近者何靡
靡耶軟茁聲牙微文怒駡誕於
格之外而浮於中之所欲存高

者至不可句其下劣者乃不能
如虫飛蟀鳴蓋學士家溺其職
久矣禧故不能不心儀我公之
文也公星雲挺秀金玉閒成自
為諸生時便有志當世之務既
以

廷對第一居翰林逾三十年講筵
啓沃海內望公益重
天子知公日益深晉參大政憂勤
翼翼其神澹然其氣浩然於功
名之外乃心王家一本忠愛發
而為文嶽融海結大都訓整邦

俗扶翊神謨弘裁大製天地為
昭世所為文亦於離合得失間
凝清振麗已耳公無心於文而
至文成焉豈惟絜著作之林修
飾文犀白鳳已哉乃禧所最難
公者是時

上以藩服入繼英明神武操其下
者嚴而恩威之出於上者不測
幃幄心膂之臣一不當意寵未
終而辱承之公完德純忠受
已隆任剛柔競絿交融水乳不以
寵利居成功而一時張桂方霍

諸閣部臣才用機巧籠駕人上
公獨調和其間遵法省事迄不
為動最後與貴溪同席有所可
否侃侃與之爭辨卒能廻
聖聰而定
國是蘇子由有言權臣者天下

不可一日有重臣者天下不可
一日無如公者可謂重臣矣公
忠愛之思溢於文詞茲集其一
班也和平大雅言有典要三百
年來館閣文章之府於公始不
墜已吾郡先後名輔林立多能

因風沛流不媿揆席公勳在
廟社餘及枌里事在集中可覆按
也迄今去公之世六七傳而其
後之人卓然以道德節義扶光
岳之正氣嗚呼詎非公不斬之
澤有以貽之哉公世孫長佩惇

學有闡善稱先德輯公文幾無軼者開禧敬受讀而述之亦惡足以測公萬一哉

同邑後學徐開禧謹撰

顧文康公三集目錄

卷之一

顧文康公三集卷之一

奉旨撰頒告

太皇太后諡號詔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夙志尊親懋惇孝理生則盡養沒
當愼終況稽行闡名禮之大者典彝具在
曷敢弗率行之洪惟
皇祖妣大行聖慈仁壽太皇太后　睿性通明

懿德純備事我
皇祖茂衍宗潢肆我
皇考丕承　鴻烈
母儀既著　徽號式彰暨予冲人嗣守
天位仰荷　慈訓輯寧邦家　位號愈隆尊養
兼至前後四十餘年追惟　鞠育之恩擁
佑之力一朝奄棄痛切予衷下逮臣民均
蒙　廕庇哀號攀慕四海攸同爰考舊章
博詢輿論於四月初六日祗告

天地
宗廟
社稷恭上　尊謚曰
孝肅貞順康懿光烈輔天成聖太皇太后嗚呼
大德難名　至恩罔報顧情文之兩盡庶聞
譽之無窮布告萬方咸使知悉

奉宣撰頒告
冊立　皇太子　裕王　景王詔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粵稽古典預建太子所以定天下之
大本分封衆子所以為王室之夾輔故誕
詒啟夏而蕃屏興周自三代以還英主哲
王我

祖宗列聖策必早定事無緩圖國家久安長治
率繇於此朕仰荷
皇考睿宗獻皇帝
皇妣慈孝皇后積累之慶佑啓之謨纘承
祖宗大統臨撫方夏十有八年於茲復蒙
皇天下眷誕錫蕃祉元子睿名岐嶷不凡姿體
凝重第二子睿名第三子睿名皆英秀聰
慧器宇夙成蓋因年齡未逮久抑臣庶之
情尚虛儲副之位茲者上奉
慈闈遺訓下協文武大臣申議乃卜於是歲二

月朔日奏告

天地

宗廟

社稷爰授冊寶立元子𢊁名爲皇太子第二子

𢊁名爲裕王第三子𢊁名爲景王庶克靈

承

祖宗之鴻庥

皇圖固而彌固聿昭

考妣之世德

天命新而又新舉昭代之奠章答普天之至望

所有覃恩慶係開列於後

於戲宜王宜君衍本支於百世錫祜錫祿

溥仁化於萬方允協

神人之大猷益篤邦家之永祜播告華夏俾悉

知聞

奉宣撰上

成祖文皇帝謚號表

維嘉靖十七年歲次戊戌九月辛未朔日

孝玄孫嗣皇帝御名稽首百拜

上言臣伏聞古先聖王有大功德者必有大

名稱是以見諸當時則盛大而莫及施諸

後世則震耀而無窮然節惠之謚雖表於

至公而述德之辭未足以盡實則爲子孫

臣庶永言思孝而弗可諼者豈容不崇薦

鴻號以丕揚大烈乎恭惟

皇祖文皇帝 躬英聖之資抱神𢊁之畧文章

煥然而可述功烈巍乎以有成當 眷顧

維新之命遭艱難未造之家將周公東征

之師而大定王室則所以成繼述之孝者

何其勤遷武王鎬京之都而永建帝業則

所以成創守之功者何其大表章六經垂

範萬世禮樂明備教化大行有經天緯地

之文 親御六飛威振絕漠四裔君長感

奉職貢有戡亂除兇之武光踐 寶阼而
二紀之治坐致太平晚付
皇儲而萬幾之勤不廢總攬至於敬
天勤民右文重道親賢遠佞兼有
君師之衆善乃若懋賞輕刑畏灾重穀憫農優
老備有
帝王之全德此則自載籍之傳未有豐功駿業
而可以加茲者也 臣 御名忝以支庶託承
大德比已恭建

特廟用圖百世不遷茲者加上
尊稱期於配
天罔極謹奉 冊表上 尊謚曰
敬天弘道高明肇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
帝廟號
成祖伏惟 靈德在天顧歆廟祏 鑒茲微悃
臨享徽稱保我子孫億萬斯世 臣 御名誠
惟誠忭稽首頓首謹言

奉宜撰上
睿宗獻皇帝謚號表
維嘉靖十七年歲次戊戌九月辛未朔日
孝子皇帝 臣 御名稽首百拜
上言 臣 聞古訓德莫顯於基命孝莫大乎尊
親是故有聖人之德必膺
天命之歸惟天子之孝尤以尊親爲至洪惟我
明開國百年業承
八聖乃小子獲奉

郊
廟進陟
祖位匪我
皇考大德受 命以敷錫邵緒曷克臻茲顧欲
申罔極之心實久鬱追崇之典茲欲光於
前聞垂之來裔不有 隆稱顯號其何以
表 至聖而昭 眷命乎恭惟
皇考獻皇帝 睿明天縱 恭儉性成 蕩蕩
難名道配乎帝堯之大 乾乾不息德比

於文王之純學本　聖傳心契乎四書六
經之旨國封南服化行於江沱汝漢之濱
方
憲祖賓退之後當
孝皇在阼之年迎養一辭昭昭乎
神明享其孝道治一疏恢恢乎帝王同其情奉
蕃二十五年心罔不在王室而昭事
上帝之心翼翼如有臨閎世四十四載身罔敢
自暇逸而學道愛人之志孜孜不少倦乃

若游情翰墨則精究古法非經訓之辭弗
書至於怡神宮庭即應接斯須非聖賢之
事弗語喜怒不遷賞罰必當有發而中節
之和明炤無私幽隱畢達有無所不通之
睿摛辭電發煥然共有文章實心天游廓
乎其有容德誠可謂包衆甫而難名兼百
行而備有者也臣 御名 祇繼　遺庥茂承
餘烈永惟　至恩大德無物可稱是以恪
稽典禮率顧舉心謹奉　冊寶更上　尊

謚曰
知天守道洪德純仁寬穆純聖恭儉敬文獻皇
帝廟號
睿宗伏惟　聖靈如在　皇鑒孔昭膺顯大於
無疆與乾坤而同久永昌祚胤攸寧萬邦
臣 御名 誠懽誠忭稽首頓首謹言

奉宣撰諭禮部議上
皇天尊號
太祖高皇帝
高皇后尊謚制
皇帝勑諭禮部
朕聞萬物本乎
天人本乎祖故人君於
郊
廟尊崇之典貴臻其極焉朕嗣

天實命嗣
祖大統燔柴主鬯十有七年於茲矣每對越猷
享之頃輒惟稱
天曰昊從來已久然循名考義未會其全乃若
皇祖考太祖皇帝
皇祖妣孝慈皇后舊稱謚號於　神功　聖德
俱有未稱甚非所以答　宸眷光　前烈
也茲歲　時祫云周　大報伊邇乃繹久
思稽經籍咨協輿論擬更上

天稱曰
皇天上帝加上
皇祖考謚曰
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仁文義武俊德
成功高皇帝
皇祖妣謚曰
孝慈貞化徵順哲仁成天育聖至德高皇后恭
製
冊祝

冊寶將卯於
圜丘
太室次第行事爾禮部其擇吉具儀來聞欽哉
毋忽故諭

奉宣撰

大享文

維嘉靖十七年歲次戊戌九月辛未朔二

十一日辛卯

嗣天子臣御名恭奏享於

昊天上帝

曰時當季秋咸成農事羣生蒙利黎兆允

安邦家是賴

帝德敷天臣統臣工宜為酬 享謹用玉帛犧

牲祗謝 生成大福備此禋燎奉

睿宗知天守道洪德淵仁寬穆純聖恭儉敬文

獻皇帝配

帝侑歆尚

享

恭撰

皇太后日講詩三章

御劄

朕覽禮部具進

聖母授書等儀朕昨預奏請

慈命

訓曰令朕處之朕隨奏謂先選一吉日請將

慈著女訓授與皇后張氏令其遵依

訓旨進修朕又奏禮部欲朔望月令女官進解

皇后等侍立拱聽但恐朔望不宜或以每月

逢六日三次進解又恐數

慈體或止將講章進取

訓教仍月以一次請

尊前聽講庶俾知敬慎嘗

訓曰吾意亦以朔望弗宜令如朕意行朕復奏

須再與大臣議行朕惟宮中之人鮮知可否

況求解文義之女官乎今當先擇吉

授書十月初六始令女官於皇后前進解直解
仍翰林撰來先期進
聖母覽過付女官習讀玆朕開示於後卿等即
會時議來
一
聖母授書於皇后及皇后恭授之儀皆是但欠
宣
訓諭何以遵承次日謝
恩朕不必率后自是他一事非帝王之事也

一每月三六日三次講解每以一新撰詩併
讀一章其解義勿太文了須直說將去方易
曉又
高皇后傳郎史焉恐弗宜先講今且將
文皇后內訓同
聖母女訓每取一段解之各加爲諺者亦勿說
得多了大教之爲之學焉　欽此欽遵恭撰
進講五言詩二章章十句四言詩一章章十二
句

聖王教天下莫外于五倫人倫最緊要尤
在于閨門萬善從此出如木有本根本根
既以正枝葉花果蕃閨門風化美慶流于
子孫其一
雎鳩鳴關關情性乃幽貞淑女堪比德周
室賴以興亦有婦長舌譬如牝鷄鳴牝鳴
爲妖災哲婦能傾城上下同一理勸戒昭
聖經其二
夫爲妻綱義重陰陽地承天施月借日光

妻順其夫家國以昌
二后垂訓
高皇
文皇寬啓
聖母德音洋洋敬而聽之受福無疆其三

恭擬

皇太子問安疏

長子皇太子臣　御名謹

奏為恭問

聖躬萬安事恭惟

父皇帝陛下殫竭　孝誠親視

祖考陵寢日巳漸近其地臣自

聖駕南巡恪遵　成命國事俱當奉行　宮閣

慎靜京都肅然無敢以上塵

聖慮者伏冀

父皇順天地之和舒納

百神之護佑　起居萬福臣　庶同歡臣　無任

忻忭願望之至為此具本問　安謹具奏

問伏候

勅旨

恭擬

皇太子令旨

我

父皇為

二祖大事親詣

顯陵誠孝之道越通天地卓越古今為人子為

民庶者當何如以仰承之昨欽奉

聖書已於前月二十三日

駕發承天計程在望後到京文武大小百官及

神樂觀樂舞生國子監監生府學武學生

員各衙門該辨官吏五城耆老人等俱要

恭候祗迎鴻臚寺預肅朝儀錦衣衛整點

鹵簿闕營速辨旗幟鼓吹教坊司預備大

樂各務豐盛嚴整先期出城以伺禮兵二

部便傳各該衙門遵行毋忽

恭遇薦新　賜膳醴醢果實謝表

嘉靖十二年九月初三日恭遇

皇上薦獻新穀於　內殿　特賜日講官四員

膳醴醢果實臣等謹望　闕叩首拜受者

竊惟稼穡艱難姬旦肆陳於無逸雨暘時

若魯史斯紀乎有年惟

聖德孚格於

上帝之心故歲功順成夫下土之利　家法垂

於祖祚　仁聲動於垓埏振古如茲於今

肇見恭惟

皇帝陛下　淵神遠覽　遜學旁稽念　君子

之德惟風知小民之天惟食

帝耤弘開於　禁苑寔以勸率烝黎農祥炳燿

於天田遂使播時百穀俶載南畝爰稽西

成　恒裕滿夫千倉　獻新假於

九廟肴核維旅式薦庶羞黍稷斯馨非明

德仰承　閟宮之　神惠下頒　講幄之

儒臣雲子離離匙筯騰翻於玉粒露斯湛

湛瓊斝挹注於金莖幸偕輔弼元僚同拜

天廚之珍饌得共妻孥末品均沾　紫極

之餘膏　恩寵震於衍衢榮光溢於縉紱

臣等敢不誓竭駑鈍益勵忠貞一飯不忘

贊贊繼屢豐之大烈三爵多又傞傞舞既

醉之太平伏願綏福祿於萬年肆毀邦之

嘉靖衍　本支於百世過周曆之靈長臣

等無任感激欣躍之至

謝陞禮部尚書表 嘉靖十四年

伏以禮尚寅清虞帝重秩宗之選職兼和治周官嚴宗伯之司是惟 簡在之得人然後承宜之稱任豈期重命濫及微臣切感佩以難名懼服麻而罔効恭惟

皇上心通太始道幷重玄體信順以凝禧妙幷

天心之秘致中和而盡性茂臻位育之功經太清緯太寧峻業服宜于海宇顯聖文承聖武宏猷助著于區寰九圍沾優渥之恩萬

國仰神明之化然猶敬事

上帝至誠洞悉乎禮儀洽和神人濬哲旁通于品節究天叙天秩之典會惟玄惟默之精

是以

帝命用庥佑福壽康寧而駢集玄禧顯汪協祥

禎瑞貺以蕃臻邇者

龍命特頒春曹切涉裁餘

袞斷式同四岳之咨簡出

聖衷奚啻九遷之惠 臣敢不益堅素志勉効微勞夙夜在公務竭丹衷而圖報戰兢奉職

永邀 王陛以仰恩伏願

帝祚增隆 仙齡浩衍五典敦五倫叙萬年開有象之太平三光正三極平億載游無疆之至治

賜酒饌謝表

嘉靖十四年十二月二十日伏蒙

欽遣文書官楊貴齎降

勑旨云云頒賜到臣謹望

闕叩首拜受者臣竊惟 仙庖異品香分紫

府之珎 天府上尊光泛金莖之露夫飲

酒所以成禮而大烹所以養賢無益實本

於德將有謀恒資於肉食豈意

九重之寵錫濫及一芥之微臣榮逮妻孥寵傳

閭里仰惟

皇上推仁廣大致治馨香要割烹軼駕殷湯惡

旨酒同符夏禹廼於侍從之佐 寵以餅

膳之需 沛澤自天義同推食陽和隨地

恩越賜餔臣飽食大官頤養不踰於口腹叨

塵法從晉接幸同於股肱每懷

帝力之難酬敢望

天休之洊至伏願 緝熙

聖學繹迪彝之旨於孟軻 丕闡

皇猷惟迪彝之資於傅說 道隨陽長 壽與

天齊臣無任感戴欣躍

謝・賜首衣方袋銀瓢表

嘉靖十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伏蒙
聖恩於德勝門外
手授臣首衣一事
金殿
欽賜臣方袋銀瓢三事一副臣謹稽首頓首拜
謝者臣竊以
元后垂慈 仁覆飛蓬之皓首微臣荷 德益
勵傾葵之赤心承

手授以御 恩亟撫膺而隕涕仰 宮庭之新
製攻衢路之舊覩恭惟我
皇上 大孝格天 神機察地銜曉霧戴寒星
馳驅 法駕茇立榻披宿莽相度 玄宮
念臣江海孤蹤陪元僚而扈 蹕蓬蒿賤
品覩
聖主之褰帷效鵠立以徘徊仰
龍顏於咫尺悵幪涵煦寧愁霜露之嚴凝擁蔽
渓溫豈憚風塵之荏苒知 彌綸之質博
豈尺布而可縫覽鍛礪之精工誠千金而
難辦用誠周於口體義將比於韋絃袋方
有容有容德乃大刀利能斷能斷事乃成
修戒日食萬錢忠効不忘一飯臣敢不佩
服
聖訓感戴
天恩大節靡虧誓勅躬而盡瘁嘉猷入
告敢囊括以自全臣無任欣蹈激切之至

恭享
武宗毅皇帝
莊肅毅皇后致詞
伏以
崇伯子八年於外荒度土功塗山氏四月
以居聿修內治故丕承大烈所以爲武而
克嗣徽音所以稱賢是皆功光於
前人而範垂於後世者也 恭惟
武宗毅皇帝

莊肅毅皇后 乾行英果 坤德含弘謂文藝
不足以振頽綱謂紛華非所以理陰教躬
擐甲胄終除大憝而海宇恬熙口誦經詮
日事清修而
宮闈靜謐是蓋剛柔之義外內之道也茲者七
月流火三伏生金令節届於中元良宵欣
夫旣望龍香鳳燭設高宴於 瑤壇電掣
雲驅進
明神於 貝闕伏願闕 雄威以驅除災沴資

玄貺以保合太和
天福弘敷
二聖同安於
慈寧
慈慶
皇猷允塞 諸子並茂而宜
君宜王載陳崇棣之詩擬合塤篪之奏詞曰
海暑纔消泰宇清新秋 殿閣嫩涼生鳳
筆 龍駕廻纖嶺璧月珠星宴鎬京儤列

麟駝烹紫釜酒登犧象釀金莖
神光赫奕歸寥泬聽望
高穹無限情

恭享

皇祖妣孝惠太皇太后致詞

伏以

德媺德是謂好逑

君子所以厚集其慶

聖繼聖是謂濟美造物所以長發其祥上本於

天命之眷求下繇於地靈之鍾聚百世永賴萬

福攸同恭惟

皇祖妣孝惠太皇太后陛下　天性温純

母儀貞肅祇事

聖祖至德合於無疆誕育

先皇洪禧肇於有衍生商簡狄是徵玄鳥之祥

媚周大任已兆白魚之慶昔爲域中之

太母今作天上之　仙眞玆者序屆新秋日逢

令節敞華筵於　紫殿迓　神馭於丹霄

月姊天孫儼趨承於　左右鈎陳太乙紛

環衛於周遭禮樂備而精神流通肴體陳

而馨香暢達仰

聖情之歆懌介

天福於幽玄佑

慈母永蠲災疹而　壽考萬年俾　諸孫均沐

恩休而　本支百世四海涵濡於　德化羣

生鼓舞於　皇風享禮云周下情斯慰載

陳俚語祈格　靈衷詩曰心逐爐烟入太

清

重閣仙馭下蓬瀛張筵祇薦祢明德出戶如聞

歎息聲樂合風傳三境徹鑾迴月傍九霄

明汪洋福澤流無極千載家邦享太平

恭享
皇考睿宗獻皇帝致詞
伏以阿衡之納誨明辟必謹于奉先公旦
之垂戒後王尤重于假廟然先王之制禮
有限人子之孝思無窮故事亡如存以祭
代養孝之至也禮之宜也恭惟
皇考恭睿獻皇帝陛下　元精篤命　大德純
全麟趾關雎化雖行于南國鳧鷖既醉澤
未徧于普天方隆　一德之求遽夢兩楹

之奠　威顏永隔徒彷彿于羹墻　手澤
斯存每彷徨于簡冊茲者律中夷則節届
中元倣孟秋祫祀于周家陋釋典淫祠于
唐代明明玉帛將　至敬以無文秩秩豆
籩殫　齊心而有恪伏願介
列祖以綏　孝子祈求命于
皇天右
文母以裕後昆賁丕基于奕世載賡詩律用贊
神歆詞曰

鳳凖龍蚍影動摧皇皇
列祖駐旌髦備周禮典超前代奠薦齊誠肅
內朝翼翼祼將承　主器洋洋萬舞協招
簫千年禮樂歸　明德共仰　唐侯是
帝堯

恭晏
章聖皇太后致詞
伏以河清雲見貞符叶虹電之祥露瑞靈
靈豐歲啓麥禾之應惟
聖人爲能饗
帝斯大孝有以尊
親肆敞 壽筵聿昭 慈德恭惟
章聖慈仁皇太后陛下祗承
先帝化洽周南誕育

聖躬序傳 宸極誠女中之堯舜同周室之姜
任伏惟
皇帝陛下力正綱常禮隆 位號稽古緝學究
制作以維新敬 天勤民躬夙夜而無間
郊丘並建農桑是親用協應於神人自騰歡
於遐邇建皇極斂五福申錫箕疇綏萬邦
屢豐年詠歌周雅況有稱觴之節誠覩備
物之儀祝萬壽於無疆愛舒化日仰 一
人之有慶光昭 前星臣等濫竽塵供奉
之班擊壤竊風謠之義詩曰啓
聖恩同天地寬瑶觴錦席奉清歡靈祥韭獻金
光草仙掌秋承玉露盤壽域自通南極炤
慈闈正向北辰看 盛時沃野民皆樂歌舞
於今有鳳鸞

刑部山西清吏司員外郎張鋆父母

制曰士敭歷弗竟勛烈無聞非得人以紹述鮮弗泯焉爾原任直隸保定府祁州知州張安甫乃刑部山西清吏司員外郎鋆之父蜚聲甲科職守民牧乃弗競於進取盛年乞歸養恬林壑其志良可尚已粵有令子克嗣宦業所在以賢能稱何異其身自為之茲推子恩封爾為奉直大夫懋介耆齡承綏孝養

制曰教子惟父成之惟母故顯揚之道褒錫之典無間焉刑部山西清吏司員外郎張鋆之母徐氏相夫成子咸有明效宦途繼軌昌熾日臻爾乃弗獲身際顯融誥非命歟茲特贈爾為宜人用彰爾賢九原有知服承寵命

制曰朕惟生民之休戚係牧守國家雅重是官維賢維能錫命以褒揚之爾福建泉州府知府顧可久甲科髦俊翱翔京朝所在著修厥職輿論歸之迫擢守劇郡謹身愛物境土以寧所司以最績聞朕甚嘉焉茲特階爾中憲大夫錫之誥命爾尚益勵志操卒勛業以承終譽欽哉

制曰國家錫褒命勵庶官必逮其妻者重齊體之義也雖沒世弗遺焉福建泉州府知府顧可久之妻楊氏名門淑媛匹德賢夫內助之效於宦業可考已顯赫之際爾弗克待焉命也茲特推夫恩贈爾為恭人綸綍之光炳徹泉壤爾其歆哉

制曰大夫室必有繼禮具宗婦故也貤封之典亦必逮焉爾王氏乃福建泉州府知府顧可久之繼室誠德徽期卒獲所歸相夫宜家足徵賢淑茲以夫貴封爾為恭人服承寵光益敦儆戒欽哉

送伯基許君之任南臺序

許君舉進士令山東海豐有年矣累當道薦擢南京監察御史歸省墓已遂行昆之文會大夫士咸餞于郊以修撰顧内臣在戚弗與使撝言爲贈敢告之曰許君擢御史其爲我鄉人榮哉御史之職雄俊鷙重自古已然今爲甚天下事得言之且得行之凡軍國之重務暨夫弊根糾盤蠹穴浸淫事情疑難動輒委焉出入所在而重故稱之曰天子耳目士明經起家鮮不歆慕

焉一得之今許君以試縣異等得于其分誠足爲鄉人榮哉雖然居職非難得其職之爲貴職之不得撓之于私私也者有所爲之謂也爲爵位爲門戶宗黨姻婭故舊爲權要動戚上承風旨旁搆黨與下詭流俗避矯訐之名違紛更之誅皆私也私則心有所窒而耳目失其聰明心有所窒而耳目失其聰明則計慮有所不周視聽有所不及得失利害往來交戰前後顧瞻而或一時愛憎喜怒不得其平于是不言其所當言不行其所當行言矣而不盡行矣而不力得罪於君子取譏于後世而御史之職失矣惟公則無所爲而心志耳目不縣其德綜理精深計事周密君父爲急安知有權門名義至重何敢爲私地國家有紀綱憲度區區毀譽讒謗利害得失奚暇復恤言必遠猷行必大計落奸究之膽折逆節之萌丰采想聞天下後世咸曰其良士也曰其不負所養可爲事君者法也是無忝於其職矣許君性直遂素嫉惡好面叱人過矯

矯之節得于性成于學而震撼淬礪于世故者彌久益堅豈有所謂私而撓其職者哉考其效亦若于令矣尚奚惑于御史哉矧今

天子聖明宰輔承德主張公論保護憲臣直道屈而善人瘠非其時也有其材居其職又際其時固舉之有餘推之無不可而於分所當得亦將自至如是斯以爲鄉人榮鄉之人亦占其必如是而榮之如茲行之不徒而樂送豈直以職之美而赫赫若閭閻庸竪之所謂御史者哉

贈監察御史王君伯圻擢應天府丞序

事物之有偏而頗者勢也理未嘗不平是故平者君子之道也攷諸經傳所載曰平康曰平易曰平中皆德之美也其曰平章百姓曰君子平其政曰君子以稱物平施美之用也中庸論平天下曰篤恭大學則曰絜矩敬以直內平之本也義以方外平之法也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言治至于天下和平而極矣道平則可由川平則利涉置器平則安稱物平則均平者

爲福而禍每生于不平平者爲治而亂每起于不平平平之爲道無時無處而可離者故曰君子之道也人之數不齊平者其性也不平者其稟也矯其不平以趨于平者學問之力也惟人之稟賦有不平故其生于心發于事措之于民物而天下始有偏頗不平之勢矣君子以理而御勢大要使之歸于平然豈有出于吾身之外者哉王君伯圻吾同年友也自登進士授襄陽府推官擢監察御史雖彼此分合不常然合則甚

密遡也與之處其氣平與之語其持論平夷考其臨民馭吏持法平也奉命按浙省中官之守土者深狡不平君不激不隨以平處之彼技無所施而吾之法大行一時紀度秩然浙中以平還 朝被選總諸道章奏政事有當行止人才有當進退君裁之一以至平時群閹凶豎怙寵作威福

天子銳意武畧巡遊不息天下幾于不平君數疏慨論事固嘗指斥 乘輿搜剔城社奮不顧

其私然據典法存大體不務峻絕矯訐以故爲偏頗乃今知君之心本平故其發于外者無不平如此往歲應天府丞缺持銓衡者號名以請上可之君得是擢人皆喜惬無不平自是而上都高標要可屈指以待推己之平以平物之不不平在君宜無難者況今六符既平群賢彙征太平有象使公卿百執事人人以君子之道輔佐

聖天子成天下和平之化嗚呼何其盛哉或者

曰無平不陂富貴之極物欲撓撓中之平者有時而不平則偏頗之勢詒禍于天下非細君可必乎曰予徒以君之平日卜其將來然行百里者半九十晚節末路平與不平則視其持敬行義學力之何如吾豈敢必乎君之同僚諸君舉故事徵文爲贈君于予素厚當相責以善故其言領不忘規如此

贈確菴先生地官牛君道宗序

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夫王國道化先被存澤深浹多士之生也固宜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人君舉多士而用之俾修職于庶位策助于大僚安內攘外坐致太平豈不信乎其以寧哉雖然人生賦受不齊固有抱負奇偉而不得一試或小試而沮尼于憸人弗究厥用則必大發于其子孫此物理之屈信造化之乘除禍福之倚伏有不期而然者寶坻牛先生名魯字道

宗吾同年也生長于畿輔作養于庠舍登庸于甲科皆在
孝宗盛朝初試户曹郎上舉政務下合人情一時隲稱藉然蓋其質美而學充材優而識遠所謂思皇國士抱負奇偉者非與正德間紀綱漸隳士風大壞讒人之口沸騰先生遂鬱紆而去去之日僚宷吏隸與凡交游之士罔不嗟惋爲之不平先生則不然徜徉林丘自稱自適無幾微介于胸臆礪名行以範俗繹遺經以教子飭

本業以衍緒宅無所事事今歲二子曰拱奎拱壁者秀慧藝成咸以生員應例登胄監於是鄉士大夫　朝縉紳莫不感而嘆曰道宗書香宦蹟紹績有人矣天道果遠乎哉同年數公尤欣喜越常相與作詩歌爲贈而屬余序其事余惟造化王成善人理雖不那亦貴乎人有以承之先生自今益循省于心作德行義日有所積累以迓天之休二子行將羽儀　天朝顛頑仕途贊先生所未究以大用于時繇是舉職祭助上

寧吾　君垂聲華于無窮又何必先生覩自爲之哉八通都大邑士人多軒豁之習飛揚之意先生獨以確菴自號雖曰因名以制義然宅心之地可知而平生所以培植根本者固矣根本固而枝葉蕃又何待于言哉不佞因申昔祝規以附于古人贈言之義牛氏他日昌熾福澤必將有徵于斯文

送大參丘先生之任山東序

藩參職守土分治境內生民休戚逆順而身之安危榮辱以之故雖其人人居之亦難天下太平日久法網解弛四三年來黎逆苛切如馬牛生長草野飲水齕草奔逸起臥由然其性得也一旦鬪之縶之加以銜緤而鞭笞之使之範我馳驅夫安得不敗哉故楚蜀閩廣江浙之間盜賊縱橫勞師費財上厪　主憂山東密邇兩畿郡縣昔困於潦今疲於治河頗生態沓充之上

下梟賊成群焚漕舟執洪漕官殺掠巨商劫居人汚其子女不可勝計肆甚莫敢誰何是山東又大可憂也故今守土必文武才知拊循之方懷體國愛民之忠而後可否者難乎共成功也丘先生守鎮江數年矣太守固吏民之師帥非文武才不克也先生長育畿內習見騎射蒐閱戰陣之事且賦質麗厚性沉毅舉進士授御史積學積行才非偏迓出守戎縣當要津控大江靜重以鎮之其境帖然往年大荒物情不若民

生無聊鄰郡田數百頃巨室因細人之奸誣爲已産訟卄年不決先生承上官牒往覈之其事遂直竟以得禍被逮下　詔獄尋舍之今年春吏部薦擢山東布政使司右參政夫其治郡如是是眞有治才善拊循忠於所事者其往參大藩不難矣其能弭當宁未形之憂而身之安榮可卜矣矧今天開月明公道布張賢才登崇讒邪屏竄先生將展布四體立功樹名垂於無窮不亦偉哉僚佐節推史君輩篤昆弟之誼於其行泛江中流釃酒爲別先期走狀徵文貽之予素於先生厚且知之故不辭而爲之言

送王先生序

吾崑士風素號近厚前輩作之後賢翼而傳之有相好無相害縉紳遺逸月爲斯文之會將數十年遠近傳以爲難王先生用撿與其兄工部郎中皆與焉弘治中分縣籍建太倉州先生始爲州人然親友在縣者視州爲多每以先生去此無復昔之歡洽爲慽先生亦樂於此而若不屑於彼今　天子恭儉爲治凡內外百司權設專官悉從汰減先生以貴州按察使副在汰中得家居時一至崑偕故舊觴詠談笑累日然後去方其至也候之者屨滿於戶外迎而致之剌交於道居無何　天子降璽書督令視事於廣東官仍其舊先生當別去會中士大夫固以蒞大藩獲展大猷功業將大有成爲先生喜而於其行也不能無繾綣焉相與酌而送之於郊先生慨然無難色詢於衆曰材小而責隆諸君何以教我某謬以文詞爲業敢述衆意以告曰夫君子非從政之難無德學以行之爲患德政之

也學德之資也先生方未遇遂於易喜爲指陳象數講說意義者聳聽帖服一時以經師目之可謂有學及其仕而食祿恒推所餘仁其族及其黨友婚嫁喪葬待之而舉者不暇枚數可謂有德學以成德德以行政故其所至焯有偉績而赫有能聲粵誠大藩也在古百粵之地爲蠻獠所居而今多士藥粵爲毓秀之淵民物阜而財賦殷先生往焉推德學持憲度敷政教將有餘地而何不勝其責之有昔韓公之在潮一州

之主而放逐之臣也維其德學浹於士民者深是以愛戴於生前思慕於沒後廟食百世而至於今弗忘況先生總一方而臨之哉又況承
天子明命簡在而寵任之者哉追韓公之風而功業過之從可知矣夫在外者樹功業爲邦家之光在內者崇德學爲鄉里之榮不惟式相好而且美相勸將覘之士風日益厚而無忝於會焉先生其馳哉南海之民聞先聲而望者久矣

壽矯亭方公七十序

嘉靖己亥矯亭先生登七十三月二十二日寔維誕辰厥子光祿署丞策適奉使得便道拜家慶焉將行謁予文爲先生壽予曰吾高此誠久矣雖無因亦當致鄙詞爲祝別勤子請耶惟上古人性醇厚風俗俚質無纖穠奇麗之物交引于前較計伎求之情攻判于中罔知識忘物我泊然全其天真壽多及期中古而降聲名文物日趨于豐華製飾衒耀日底于淫巧投間抵

隙外誘紛然中無定主天真寢以耗削而大命隨之矣是故七十古稀之云非虛訓也吾崑有山在城中當縣治之乾方堪輿家謂之壽星士民視他處爲樸不希榮進事紛華當而弗力尼而知却且所享有節不甚縱佚以故人多老壽若　國初周壽誼翁閱宋歷元年幾百二十乃終吾大父耕樂翁父桂軒翁皆九十左右今周秋汀高歸田二先生踰九望百他如吾師秋江馮先生輩八十以上九十以下者不可勝數是

豈直風氣使然要亦修爲有以致之矯亭先生
爲　封南京祠祭司主事節庵公長子公剛直
軒豁爲鄉閭人儉夫薄子望之色沮先生寔肖
之穎敏直諒瀟灑不群少肆力于文藝擅英聲
擢危科荐陟華要中有志于助業小試見端緒
輒爲權邪所拂退處靜俟一室蕭然著述觴詠
若不知世間有榮進之塗紛華之奉晚益致身
於道德斂華就實日矯月異茲將登堂所而窺
閫奧矣且厥弟攻亭先生亦以要職勇退家食

有年伯仲二難居第相比謦欬相聞杖几相將
歲時娛天景叙人倫恭友交至子侄孫曾拜舞
稱觴孝敬而不踰先生自養自適超俗尚而邁
等夷矣親舊自邑而來者咸曰矯亭先生齒髮
未艾筋力尚强耳目聰明顏如丹玉於戲壽者
哉吾不敢効古人千萬壽之虛詞但祝先生偕
諸老倘佯于　太平有道之世笑傲于春臺壽
域之中直追壽訢翁之芳躅吾言其可徵諸予
少先生三齡耳尚竊斗升于朝奔馳困頓不能

引退視先生奚翅賢愚高下之間而已哉雖然
明天子方搜遺逸招耆德爲儲君師傅先生
名列群公薦剡無下數十　帝心簡識已非一
日吾恐先生不得高臥于林壑矣先生其毋以
吾言爲諛請勑舍人治裝以俟

壽自如先生六十序

祝壽之禮昉於太古華封人之祝堯曰使聖人壽後世因以昌焉考之於經曰壽考且寧曰壽考維祺曰何千萬年曰萬壽無疆大抵君子於其所厚頌禱願望之情無窮若農夫之於穫商賈之於售常恐其不多非漫爲空言悅聽聞而已也弘治癸亥八月二十又二日届吾仲兄自如先生誕辰於時先府君尚康寧無恙而姪潛偶在告家居共喜賦詩爲壽且期歲有詞祝明

年會有遠行未果又明年則已抱府君之戚矣至今年丁卯先生歲滿六十文會縉紳援故事徵文命觴往賀之親朋繼焉先生以禫制甫終餘悲特深固辭弗獲而姪潛所請京朝名卿若少師西涯李公而下詩文若干篇適至先生迺曰舉公之文偉矣吾弟職在文字夙有舊要可無作以步後塵乎惟某於先生異母弟也某年二十稍知趨向先生即受而器之學爲文辭少可其意輒玩不已試藝涉高等喜動顏色領薦南都同先生集親知移巨舟大書春魁字揭諸長竿具酒饌迎勞百里外甲子秋赴北都拜辭先生以往囑曰取第不汝愛凡百宜保重爾念某畀於細節萬一詒親憂也受教日兢兢以迄於今惟謹幸捷禮闈魁多士先生得報抃而蹈者累日益始慰其望矣吾母頻年遘疾不時使問候過見顏色必慰曰無虞也歲時加禮饋遺未嘗闕某在遠數遣姪子存之疾作輒爲致醫禱平迺已風雨夕跏走眷頭戒諸奴防意外患

且晚往候之必出佳殽奇品邀同志共飲食笑言每入夜分嘗竊自謂先生之友於其弟古未之聞蓋其發也若寶樹焉蒔之維之培之壅之時其燥濕而暢其枝葉將護其花寔恐其闕而不遂幸其成也若重器焉琢之磨之什之襲之安其措置厚其覆籍而斥遠其菑害惟恐其玷缺喜其在側而樂之也若清廟之瑟夜光之珠豐城之劍御之以棐几薦之以文裀澤之以鵝膏摩挲玩弄久而不忍舍蒙於先生者如是而

其事之報之須禱顧望之情誠無所不至於其壽而祝之又當何如哉抑先生之壽得之有所自而致之有本要無待於祝也胥次寬平用意仁厚惻人之窮周人之急優閒蕭泊而一切委命無忮害貪欲之役其心而勞其形雍容和易孝悌慈愛之風播於鄉黨比鄰而可以質諸神明壽之本也吾祖呆菴公九十有三先府君八十有八先妣吳安人七十有六先生神氣內充視聽如常黑髮完齒面澤未皺壽之有所自也

然則所謂壽而且寧而維祺者先生分所宜然而耄耋頤期以至于千萬年則其之祝與古人於其所厚之情同一無窮焉至其文之發乎情而述家庭友于之事則不自知其辭之繁而俚也敢於群公抗衡哉自今伊始當歲寄一詩句獻一文為先生祝酌北海之尊酹南山之巔敬拜老人用伸前約謹序

贈梦樵朱隱君禮燕卷序

古禮之下於庶人惟鄉飲鄉飲先王曰以養老寔化民焉爾我

聖祖高皇帝御極之初即命有司行鄉飲至十六年始頒降圖式蓋遠稽古禮近酌唐宋舊章復采周官屬民讀法之意以備一代盛典所以惠利元元者至深且厚

今上入纘丕圖尤惓惓於法　祖導民故有司舉鄉飲禮視昔加虔嘉靖四年今侍御西蜀王

先生朝用令崑先生登第忠信賦政不那士民安之爲孟春之望如制將事情文咸備上下交洽甫北未之閒朱君拱辰始預禮席退而自慶撰七言近體以侈其遇公卿大夫素善君者和之得若干篇君裝潢成卷乞數言弁其端予適書筒中挾以來碌碌未果今年寓書申前請甚固且曰某行年巳七十矣婆娑待盡無所冀望惟得公數言世爲子孫重也寔萬萬幸予瞿然移之序曰君之先有諱玉字君璧別號玉山樵

者以綸事馳聲於元至正間元主知其名名之以道梗弗果行君今復世其業而尤以傳神名於一時平生於君壁之遺墨粉本或創藁雖片楮尺素求之甚力保之甚至重以爲人謙抑詳愼色溫而氣和心坦夷而不競於勢利是故君子與之親其詩旨榮　朝廷之仁澤重縣大夫之禮典而未嘗一及孚俎之腆薄序列之先後則其人可知已吾崑在昔有周壽誼翁者生宋歷元入國初年百十有三歲郡庠歲行鄉飲必

致翁爲大賓太守親迎送之於郊載在郡乘千古以爲美談君年踰古稀而精力未衰且長老於太平　盛朝蒙被　皇極之福過爾祖遠矣他日踵壽誼翁之芳躅以爲吳中人瑞予雖耄矣尚當爲君紀之

慈母傳

慈母者翰林編修湛若水之母也母嘗受勅封太孺人矣不以稱而稱慈母著其賢也夫母之于子未有不慈者然徒知愛之而不知所以成之其不流于禽犢之愛也幾希昔者孟子之母以所居近墓三遷以就學宮乃曰此眞可以居子矣其後孟子竟爲命世大賢故後世稱教子者必曰孟母孟母至于今不衰　國初當成化間白沙陳憲章公父隱居講學于嶺南時

歎且識者雖一二縉紳亦或不免蓋習俗之移人久矣孺人以孀居孀婦乃能遣若水往從之學若水固資稟穎異使非得名儒爲之歸依其學術行誼未必若是其揭揭也或謂古今人不相及豈其然哉孺人姓陳氏廣東增城人父諱斌亦奇士目光炯炯如神體幹魁梧又以財雄于鄉孺人其仲女也擇婿得若水父怡菴君妻之比歸執婦道甚恭家人宜之少姑性嚴號難事獨孺人能得其歡性專靜不妄語雖卑幼請

見未嘗輕越戶限雖無事雞初鳴輒起夜分乃就寢以爲常燕居閫漏必時洒掃牀几篋櫝覆韜惟謹曰毋使爲塵垢所黚汚也家常中衰怡菴又棄世孺人携若水及諸女依母家以居發襯衣敝日夜切切以訓子爲事若水好與名士游過從無虛日孺人心獨喜率家人治具以燕樂之若水性甚孝既領鄉薦不忍離左右家食者十餘年孺人强之始北上既授官乃假使事迎就養久之復歸若水將棄官侍養于家孺人復强與俱來曰吾愛京師風土甚適也蓋其意

雅欲若水効忠報國以成令名故不戚戚以鄉土爲懷其識遠矣若水凡交際禮幣及俸入資孺人皆貯之不妄費比屬纊乃出謂若水曰汝其以是糴穀爲我建義倉于墳所以濟白泉清湖二都之貧者此吾素心也若水泣而識之怡菴諱英孺人同縣人元德慶路總管治中棊之後贈編修孺人以正德十年正月廿七日卒子惟若水一人女三人皆歸善士壽七十九

對曰往歲乙丑禮部會試天下士若水名在第二見其所刻程文愛其論議深辨非科場士可及心異之既乃知爲白沙門人其後若水爲翰林庶吉士每試文必根理道予益嘆賞不已若水因以予爲知己今十有餘年矣若水學益充行益修名日益重他日功業遠到蓋未可涯師友淵源信不可少哉於是可以徵孺人之賢而其代終之功有大造于湛氏尤不可泯也因掇其大者以傳若其閨閫常行夫人皆能之不盡

錄也

勅賜珍謨書院記

古者大臣輔德弘化登世治於泰和厥所斟酌
旋斡益有人所不知而君獨知之君不盡知而
天獨知之者是故勛名福澤峻絕深厚彌久而
彌光茲蓋於少保李公序菴先生見之公山嶽
降神　王國是生其在　先朝懋名實於儒林
騰英聲於詞垣人皆以召輔目之今
天子御極首選充　經筵日講官敷繹義陳治

道獻忠納約靡所不至
聖學成就公之功居多旣而歷卿貳[illegible]宗伯尋
被簡召入　內閣預機務
上早夜勵精思建中和之極親揆制作之柄凡
考論禮制講求政典密勿化理或時感會賦詠
長篇短章必　親灑翰墨以賜公先後所蒙親
他臣獨富公一一珍襲篋藏于家久之念非所
以極尊崇之體稱　簡在之意也乃出頻年所
賜白金若干于邑城西北隅買地二十餘畝將
營書院一區構亭於中以爲尊奉之所志慮旣
定迺疏以　勅額請
上錫嘉名曰珍謨仍　命工部製扁以給之部
臣議調地址屋材百爾之需旣某所自備宜令
有司借工鳩徒嚴程約以董其成
上可之於是公私協謀人卜史圖辨方定位賦
事即功不待戒令而亟其成前爲重門門各三
楹門之內爲亭是曰珍謨亭之北爲堂堂之北
爲樓各五楹堂曰保恩樓曰榮賜左右各翼以

廡廡各幾楹四周繚以崇墉大門之外表以綽
楔曰珍謨書院工肇於嘉靖十三年八月訖于
明年九月遠近居行喧傳聚觀有父老愕而歎
曰豈偶然之故哉指亭之所曰正德丙子歲是
曾出一大龜蒼質金文綠毛體徑尺餘不爲今
日祥兆乎蓋此地舊城外隍也鼎臣目擊盛典
有所感激旣承公命紀其事而復爲之說曰嗚
呼事君非難格君之爲難格君非難格天之爲
難君之道上合于天爲之臣者宅心秉德弗惠

弗和人而非天是曰悖君悖君若不爾雖憑藉寵靈蒙蔽聰明鴟張鼠竊於一時終能逭人誅逃鬼責乎今

天子神聖恢弘古道凡有猷有爲必自睿曰天鑒其在玆務求協于一適于中而後已焉公自擢諫臣守職司迄于秉鈞當軸啓沃匡弼之道必求諸已心以上契吾

君之心所謂斟酌旋斡不激不阿維誠維忠求合于天夫然而　君有弗知者乎

天有弗知者乎厥旣知之斯眷之佑之申命滋無窮他日書勛名於旗常流福澤於子孫皆理之所自然而神龜之告符珍謨之錫寵此特爲之先爾抑嘗槪魏晉唐宋好文之君惜於政體棄根本而崇枝葉賜臣下以翰墨不過矜工炫能或論細事市私恩而何有遠大之圖惟我

皇上造詣高明蘊抱淵深吐辭立論皆經世軌物足以爲法于天下垂訓于後世書曰聖謨洋洋嘉言孔彰其是之謂歟是故書院之作昭天人之盛學明　君臣之契合屹　畿輔之雄觀延士民之景行嗚呼豈特公之後人當世世敬守而弗替者乎

嘉靖十四年三月望日

三聖廟碑

上古大君惟堯舜禹三聖繼作承曆御天身稽諸典謨凡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益已備舉而無遺矣至如精一執中之道所以位天地育萬物蘊之爲聖學措之爲帝治者寔自堯始發之以授舜舜授禹而後統紀接續以垂于無窮於乎大哉三聖人之功烈眞與天地並非古祭法所可該備三代秩祀國都禮蕳而義隆迨於秦漢豐昵淫祠典章廢斁若汾陰祀堯九疑祀舜會稽祀禹雖根于一時尚德之心然非禮矣魏晋始卽故都廟祀後世因之益治化所從遺澤未泯守土之吏歲時對越以及匹夫匹婦辦香掬酹之薦固人情所宗抑明神陟降之所顧歆也平陽堯廟歷唐宋元遷革凡幾

昭代正統中左布政使石璞奏　命修建乃增拓規制群觀爲弇既徃之迹咸載舊文數十年來又多傾壞且異教日崇神宇參錯而舜禹合祠一室於堯殿之後舛陋莫有甚焉巡按監察御史周君倫瞻拜輿嗟毅然以修飭釐正爲已任心慮人謀彼此惠協乃擇有司之良者曰府同知李滄推官東郊籌畫指授委任而責成焉募財徵工聚徒不伺戒董人翕然勸投羅犀材代礦以堅易缺以完革其僭瀆斥其淫邪合於典法乃於堯廟之右改老君祠爲舜廟左改伯王祠爲禹廟別創門堂以表之增建廊廡修葺神廚神庫齋居守廬凡若干楹上下相承質文交稱神人之事細大咸備工始於正德癸酉之冬訖於甲戌之春周君郵書徵文於左春坊左諭德顧鼎臣以紀其事自顧淺劣謝不敢當於今五年而知府閔槐奉巡撫都御史張檜巡按御史周宣張鵬之教累申前請諸君皆克紹徃休有相於廟重久違之乃述其梗槩如此夫道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弊壞之民親蒙帝力猶曰何有於我矧數千載而下去聖逾遠茍非上者作而起之他日遂移於異教而忘聖人之功未可謂無也周君是舉合道撥適時宜不費公不

厲民故告成之日四方來者莫不慝志改觀君子謂得其禮小人謂得其情賛頌歸向閭閻遐邇世言斯民不可與興時雍泰和之治吾不信也雖然物成而毀隨事利而弊生時省而葺治之申戒之俾廟事常完而日益者亞有賴夫後之人系以詩曰

於皇三聖代天出典建極作則疇相栽成輔摸除災害立我烝民敎典庸禮敷敎明刑天之位與賢一中心傳大彌天地細絲魚鳶蘊抉太

古斯文肇宣君師民物萬世頼焉寶況之墟放勛遺都祠廟有嚴先民是圖歲久敝傾巽教蒋無過而那顧非聖者徒學道稽古維周柱史是黜是崇乃經乃理廉官祗德百工喜起三聖妥靈明禋自始吏民駿奔永介禧祉

碑陰雜記

一修廟經始召工估計闕琉璃瓦若干制非取上旨不得私造以白於周御史皆茫然越二日取土築垣得琉璃瓦一窖數與用符蓋前時所藏以待乏者又修建已完堊壁洪用赤土一時所購乃土人燒造其色不登取具而已堊畢之夕颶風横雨漂洗殆盡衆懼計無從得適山中人钁地出赤土色正而質細遂取用焉二事皆若鬼神假手於人非偶然者昔嘗閱舊文大學士陳先生循所記大風拔晉祠木并瑞芝赤蛇之事昧者必以為不經殊不知聖人在天固不屑屑於瑣細而山川鬼神默司其事者患人之怠忽每出祥異以警

動之有求而從違而拂應如影響此理所必有也則夫福善禍淫之道又豈爽乎有事於廟者其可不敬

興修東南水利碑

書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此東南水利之大經也震澤今太湖也迺惟三江神禹所治深廣必興湖溢水逝勢捷力均無沙土滯積之患後世偏隅小智毀廢故常多鑿支流以徼近利甚者宋人堤湖口八十餘里以便漕輓控扼要害梗窒喉襟江湖之水横潰四出勢分而力緩不能蕩滌潮沙寖成壅淤民農因之以爲陂田莫之省過川澤由是日以廹隘旱潦爲災而公私告

病其來非一日矣 國朝永樂中夏忠靖公元吉正統中周文襄公忱奉 命修治二公心體國身勞民功勃昭灼史志可攷是後間設專官董治因循苟且徒耗財力隨起而廢迨今上御極念玆畿郡軍國所仰民窮財匱病于水利不興遂攬群議咨輔臣特降璽書委重于太子少保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李公充嗣復簡用工部郎中林君文沛顏君如環佐之公既受命親率佐僞巡行鎭常蘇松嘉湖杭七郡自源徂委凡係于水者心存目擊周不周到復旁稽圖志博采輿論利害所由暢然曉析乃諭于衆曰太湖瀦數郡之水道三江入海通則利否則害不可易也然事已非古難于猝更今圖其易者考下流入海之道自南旁受澱山諸湖泖之水者吳淞江爲要自北直承陽城諸湖之水者白茆港爲要二水須浚誠若人言事載白茆次吳淞其諸衡縱支流脈所緩急漸次疏治僉曰善迺計工程峙餱糧儲備直

架居廬備醫藥召集徒役申嚴教令宣布 德音卜日戒事濬白茆起常熟官倉河抵雙廟長以丈計者萬三千八百三十有奇起雙廟抵海口衆議沙虚淺隔難于就功改鑿東南平陸長以丈者三千五百五十有奇自西而東深視其舊以尺計者八漸加至于十五廣二百八十漸加至于三百三十工始于正德十六年十月十日迄于嘉靖元年四月十四日濬吳淞起崑山新洋江口迤東抵嘉定舊江口長以丈計者萬

七百有奇深以尺計者十二廣百八十工始于
元年正月七日迄于二月二十二日支費公帑
銀四萬三千三百四十兩有奇糜米八萬三千
二百六十石有奇既乃剗昆城湖淤田復哀堰
創[illegible]夏駕河口石閘凡有相于二水者酌古準
今興革殆盡大功告成籍奏
上嘉悅召顏君還林君特留既厥事少保公與
君益殫慮盡瘁復以是年十一月始工迄明年
五月浚鎮常蘇漕河淺計三萬四千六百三十

丈有奇深七尺廣因其舊分疏諸郡江河唐浦
浜涇瀆大小一千三百一十有四通計五億五
萬六千三百七十丈有奇修築海塘堤堰圩岡
大小六千一百有三通計三十五億三千九百
六十丈有奇修營閘壩橋梁廨宇祠廟并置撈
淺舟楫器械夫役無暇悉數凡此皆就地與徒
因軍民所利弗予價直廩餼賞勞市材僦工之
費銀八千九百二十六兩有奇米八千九石有
奇穀二千九百四十石有奇是役也發慮集思

提綱挈領主治而責其成者少保公也經營贊
畫務中機宜專事而分理之者林顏二君也終
始幹濟積勤業總久而弗懈者林君也有司稟
令承序則如知府徐讚王教滕謐路迎戴冠蕭
世賢同知徐乾申篙通判孔賢萬奎高聰傅朝
馬進胡纘曹璽王嶽知州劉世龍知縣尹嗣忠
暢孥郭波王泮陳文蔡經陳世用劉桂李調元
僇力奉公罔有弗虔上下同德各舉厥職是以
民不知勞財不爲費大綱既舉衆目畢張事功

卓然掩前修而啓後圖嗣今將益求遺便稍復
川澤之故悉舉畎澮之政旱潦蓄洩永世攸賴
田穀歲登公無負逋私有樹積財阜而民勸養
急而事終
聖天子中興大業此其機與尚臣備員史局適
以省墓歸吳覩茲盛烈因令知府胡公纘宗之
請僭述爲文併系以詩俾勒示諸久遠李公四
川成都府內江縣人林君福建福州府長樂縣
人顏君江西吉安府安福縣人衛所州縣長貳

凡預兹勞者法不得盡書列于碑陰詩曰

茫茫禹功　達於海堧　三江孔殷　世遠而遷　小智自私　苟利目前　忽彼遠猷　詒此後艱　皇皇畿郡　於維賦淵　隨地之利　仰成于天　水潦旱乾　病于農田　頻年告災　積逋屢蠲　天啓我
皇　重光是宣　明明廟謨　酌於群言　爰
命撫臣　曰惟汝賢　役大用繁　委寄則專　擇佐以從　群吏後先　僉謀協同　以經以權　祇舞而趨　法便令堅　昔者旱陸　今成巨川　百僚具典　績用無前
帝德下綏　粤屢豐年　邦計民生　乾坤轉旋　孰嗣厥休　勿忘勿愆　史氏紀成　吳山可鐫

嘉靖三年歲次甲申仲秋吉旦立石

此碑不知何年沒於水濱王君仲至偶過松陵舟行有碍因撈淺獲之裳搨碑文見示不肖不勝喜躍亟收刻集中且此碑肇於
世廟甲申歷百二十年今重刻於
思廟甲申物之隱顯似有定數非人力也仲至名煥如府庠生昔年受知於撫院張公刻有三吳水利全書曾進
御覽生平之究心可知已兹召記玉樓追念其平時披剔我府君遺文寔有相成之誼因叙述緣起以志余之私感　乙酉冬日曾孫璠識

重修安定胡先生墓屋記

宋安定胡先生尊道德崇經術該文藝爲世學士宗師遊其門者皆知從事仁義禮樂務實用而賤浮華先於治巳而後治人一時人才翕然流風寖盛其居太學嚴科條身先教化以漸四方然蘇湖二州所自始先生卒之明年其子某表請葬烏程縣之何山意者先生所樂也歷世久遠墓之起廢視政教之污隆　國朝間始復表正塋域加封樹建亭塋著爲祀令維知縣事

孫侯成之功是賴其來又百餘年矣正德庚午巡按監察御史泰州張君某始至拜先生遺像於安定書院特命有司修葺其宇已復省謁墓下顧瞻徘徊病前功之將墜陋往規於未稱慨然思撤而新之曰茲不可委諸非人乃以屬湖守東昌耿君某君曰吾職也遂稟受規畫督以巳意推羨餘市羣材召工徒剗薙草萊相度左右高下之宜削其附麗而輔其空疏風氣以完乃易壞爲良益庳爲崇斥隘爲閎直墓之南建塋若干楹爲歲時陳祀登俯灌獻者之所棲傍撤屋若干楹爲祀者謁者之所休前列二亭以覆碑表垣墉門閈較昔有加別置祀田若干頃於某鄉某圩而籍之於官凡攻治構甓塗墍績畫之事不斂於式不浮於度咸維其可工始於是年之夏五月訖於冬十二月於是河山之羣峯原麓皆若增秀益姸地靈浮游與元氣并滉滉洋洋感心快目湖之士大夫諸生及子弟之知學者父老之習事識禮道者俯觀咨嗟贊

頌不已耿君因移書某歸功稱休謂茲盛舉定關政教吾子史官也不可以不記惟張君持斧大藩挈綱振紀披剔弊蠹風采赫然而耿君治郡廉慎不阿百事具舉蓋二君學兼體用拳拳於稽古愛民故修治先生墓事同心協謀有倡斯和出于懷賢尚友之誠而非飾表以掩瑕駮俗以干譽或曰張君於安定爲鄉人稱慕尤宜某曰先生立師教敎學術開啓後人其功及於天下後世其身之有無重輕不專於其鄉然則

是舉也豈君一人之私乎是宜勒之于石以詔來者俾有所興起云

崑山縣儒學訓導陳君墓誌銘

嘉靖元年夏六月某省墓歸先是儒學訓導陳君遘疾卒葢四月十有四日也郎官盧弔焉君之子選奔赴至自閩奉其鄉吏部驗封司員外郎戴時宗狀拜以請曰吾父幸曾辱先生知獎門之銘敢徼大惠焉意氣甚懇懇不可解乃序而銘之君諱誼字朝恭別號雪厓世家漳之龍溪曾大父得亮母葉氏大父志敏贈監察御史母周氏封太孺人父宏以進士授監察御史成

化中嘗極論重臣不法事被杖幾死歷陞按察司僉事副使所在揭雋聲母徐氏封孺人君少孤克自樹立就簡防閱父書嘆曰先人居官清白是所遺業也吾可自棄邪遂日夜誦讀不少懈與從弟謨偕入府學為生員從戶部員外郎耻菴陳先生傳易學謨既領薦君益奮勵攻苦雖生事消縮不暇顧計積成七試鄉闈皆不第正德十四年有司擢貢禮部知舊咸惜其小就勸令卒業太學君曰官之大小有分若能自

肯重官雖小大也既
廷試名列高等明年得授崑山縣儒學訓導至
廸諸生重倫理篤恩義屬歲侵不啻不責問餽
額於貧者加恤焉俸給廉薄自奉節約或日再
具饘粥不肯要餐輒貸及屈體干請事上官謹
畏不廢職業處僚友欸賓客謙恭和易務盡其
情至是卒聞者無賢不肖皆傷悼之君生天順
甲申年十二月十二日年五十九天性孝友痛
二親弗逮養每忌辰麻衣慟哭終日不怡居官

繪父母像奉置小閣中旦暮拜謁出入告面如
生存後母弟諞孤弱鞠教並至既成閒于儉人
乃有却言君悉推美產與之而自處其涼愛諸
子匪直躬課舉子業聞一善必以訓曰某所云
若是是可法焉若曹勉之某所為若是是可則
焉若曹勉之娶王氏生男四人長郎選正德十
四年鄉貢士達邇縣學生邁尚少女三人適吳
淞林陞袁天爵肯士人孫男三師顏師曾師旦
君之墓在洪山之原葬在癸未年十二月初八
日嗚呼考君平生清修質行非矯偽飾名以欺
世者真能自貴重無忝所生雖官不達壽不及
期何憾焉銘曰
卒彼雲厓清且潔止亦既亢止不沒沒于蹊莽
為衆所仰止卒彼雲厓峻亦寒止世所難止不
渺不隍厥德則安止彼哲者先為世蓋臣孰似
以纘守不穢其身維世澤之長以徵諸其後人

贈文林郎廣西道監察御史施公配贈孺人樊氏合葬墓表

施氏其先吳興之德清人唐季有諱祀君者爲括郡刺史括今處州也刺史有保障功民德之沒而廟祀于縉雲之黃龍山二子曰約銓約言即其地居焉銓仕至光祿大夫封東陽郡公謚曰靖徙居龍湖龍湖之有施氏自東陽公始也公諱呂字仁達曾大父顯大父傅父璂俱弗仕母周氏公幼英敏有四方之志業舉子已得踐

徑闥門牆奪於本業弗遂進取既長以慈氣自許落落卒無所成就嘉靖某甲子以子山貴贈文林郎廣西道監察御史配樊氏贈孺人孺人同邑宦家女父某母某氏公生于景泰癸酉九月十二日卒于弘治丙辰十二月十五日得年四十有四孺人生于某年月日卒于正德丙寅六月六日年五十有六子男四長錫次鐸次即山次附女一適李賓孫男十煥炫燦焯燿炳燁煉焯熄女三公律身持家嚴毅不苟有古良士之風父疾日夕侍湯藥衣不解帶者累旬居喪悲哀擧慕終制如一日勤儉率下殖産殷裕好義而利物傾囊無難色閭里有不平來質于公徐決以數言罔不帖服縣大夫知其名每以公事委托解析幹濟咸中機要繇是上下共賢之孺人資性溫淑閑女紅承尊御卑敬事夫子諧和妯娌內外稱嘆無間言父母於其歸寧或歲時伏臘遺以貨物若飲食必致之於姑分毫不敢自私監察公爲非禮干犯或時不能堪孺人

輒閉門從容勸沮俟氣平乃已公初鍾愛于山銳意教之孺人承其志訓廸勸誘期底于成既而山登正德丁丑進士第授寧國府宣城縣知縣以政最聞徵爲監察御史風裁丕著人固曰父母之教也山初捷于春官念二親尚在淺土辭歸卜以是年十二月某日合葬于里中雙塘之原乃以都察院右都御史周公某所述狀請于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顧鼎臣表二親之墓鼎臣雅知山又都憲公言可徵乃爲之論

著曰

傳稱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嘗竊疑之久而得其理天道神明福善禍淫于其身及其子孫夫大臣宣勞于國家施澤于民固天之所申佑不已者也子孫培養善慶有加無戕焉久而復發固理之可必者也施氏之遠祖濟美繩休和于民心協于國典天之眷佑者深矣厥後累世以善良聞至監察公之伉儷內外匹德積盛奮盈未食其報今子孫貴顯而衆多久鬱大發固將

復其始乎

祭陸水村文

於乎遷人謫士何代無之公之死尤可悲歷考公平生立憲臺據臬司肅紀明刑所在宣職靡有闕遺至于勦除兇頑汎掃畿甸其勤勞之績庶乎可以書於常而勒鼎彝若夫不拒私交遂極逆節盜胥淪于流風之靡而竟掛夫形迹之疑在公心事明白則我嘗因事體類而察其微所可恨者功成不能勇退而卒為小人所乘雖悔何追哀哉尚饗

跋畫卷

據徐君子仁題謂是韓熙載夜燕圖也諦觀之與他本不侔野史謂熙載姬侍甚衆往往與門下客私悟不為禁雖目擊亳無慍容却走避之圖中意態頗于此說相似於乎此可為貴侈不節之鑒矣

祖訓六言書後

惟我

皇祖有訓才數語耳明白淺近若無深奧卓越而導民成俗治國平天下之道不外乎此眞所謂知崇禮卑非大聖人孰能與此臣恭逢稚時每日五更聞持鐸老人抗聲誦此數語輒惕然自警益夜氣清明眞心未移善言易入雖凶人賤品物欲未熾得聞

懿訓未有不猶厝火方萌而沈之以清冷之水

也惜乎今之守令徒以權術刑威制縶愚民而于是政典棄蔑而弗之舉行是得謂之知本乎太宰三原王公靈寶許公皆一代名德乃為之註賛敷析綜緝斯道大明而莆田黃君以明經領薦選鄉州守獨能尊奉而表章之以嘉惠斯民於乎賢哉君文獻故家居官從政所至卓然可覩執此以往其都高受大不難矣特附此于末簡以風今之為守令者

許子同朝字世忠說

人之賢不肖係于教而亦有不然者達官之子滿盈驕惰氣體之所居耳目口腹之所養既足蠱其心志而為之父者晨而出暮而入官書政理窮年矻矻雖欲閑而教之奚暇故非卓然知所取舍克自樹立鮮不敗焉許君伯基之尊甫與先君子為窮交莫逆者三十餘年直心謹行始終弗渝自以家世耕讀子孫當有顯者為教甚力伯基克成厥志積學不怠用舉進士為縣

令有異蹟未幾擢南京廣東道監察御史幽明光顯以孝為忠不其賢哉其子同朝從有異姿從宦數年歸體幹秀特儀宇軒朗見鄉曲長老抑抑然無驕惰無肆容嗚呼是非達官之子邪而不移于所居所養如此是明于取舍之分而強于自立者矣今年春冠而有室我舅氏大參吳公重其有成人之責命鼎臣字之而為之說予惟率土皆臣而立乎本朝者勢尊地近蒙被

天子之光澤為先早歲而仕白首而不得班于

黑衣之列者何限清都鈞天可想而不可到槃
風雲依日月一致其身于是巳爲人道之至幸
而兒父子同之者哉說者謂是皆出于天不由
乎人君子則曰君之于臣責其忠惟忠則君將
祭之人將舉之其不爲公朝之臣者幾希是道
也許君得之以身教其子而命名之義亦將在
于斯焉敢字曰世忠昔舜之舉元愷良以世濟
其美而移王之命君牙亦曰世篤忠貞楊鄧之
在漢韓呂之在宋皆世有令德而公卿累葉不

衰許氏能世其忠將見子孫蟬聯垂休史牒與
古人無異豈直父子同朝已哉許君蹉予言謝
曰幸卒教之夫孝者忠之本忠者孝之推夙夜
匪懈以事一人卽夙興夜寐無忝爾生者也將
舉夫遠自近者始今日縱情肆欲不顧父母而
他日能奉公盡節不後其君世寧有是理哉許
君降才于天者良視效于父者素而擇術以立
其身者審諸福百祿其賢舉足以將之而垂裕
無窮許君勉之吾言其可徵矣

家書二首

父母安信與男展方等收看四月初張舍人來
因汝往太倉止得顧翰寫來數字家中知皆平
安但不知二伯父向來前病已去根否精神筋
力如舊否各房俱安否汝二人科舉之信尚未
得落塵於此皆未免懸懸顧翰未到顧敬官布
歸知何了所要花樹曾寄與帶來否墳頭及山
上山前家中松樹牡丹木犀梅樹之類今年比
舊盛些否有便寫來聞知顧輔進福二人專偷

賣山地與人做墳將大松樹都倒了可惱之甚
汝可拿二人着實痛治逐一追問要招出賣與
何人墳幾個得銀多少偷去松樹幾棵何人動
手招出山精名字都寫記明白具狀告本縣就
將二狗奴送入監追痛懲改正向山地苦爲石
工攙剝斲斷山脉我自弘治十八年起逐段逐
分用重價契買歸戶完糧不知費幾許心思幾
許價銀方得山靈安固無非要拱護一邑秀氣
令人傑地靈綿綿永久又知山精盜掘巧石有

二分家人吳昌葛奎專為謀主圖覓重利顧輔進爾二狗奴全不熠管汝速查訪真確稟知二角父一併痛治我前月已寫與尹中尊了近日再有書達他此事用意處過回報毋得視為泛泛之

寄仲兄書

仲兄大人先生尊侍者昨舉昆仲來備問大人起居彼云向來精采豐腴氣體强健弟及弟婦聞之不勝欣躍第聞吳中米玉薪桂盜賊四起徵求日急民無以應及岸塍未修今歲水旱又未可知收成又未可必以此不能無憂耳撫按救災本甚激切小弟再三與戶部石司徒說江南唯蘇困為劇蘇唯吾昆為劇錢糧雄於他縣而地瘠民貧連歲荒凶幾十室九空矣自非徼

朝廷賑恤昆民其靡有孑遺乎言之可為流涕石司徒為改容已慨許覆行其如不報何弟有書促李都憲具本再進弟當拉吳中巨老合力以請東南半壁庶有起色然亦未知如何也此間凡事一日不如一日士夫相見蹙額浩歎而已小弟已下賴庇蔭苟安只是胸中憂緒紛亂日覺衰瘠唯恃麴生相與銷撥懷抱又恐積久成疾不敢放也遯菴毋舅大人喜康强如昨未如何日得侍二公几杖一紓向來瞻慕事勢倉

皇差事又未敢動念奈何奈何石齋又乞休未准水村近日知子可往杭州益增惱怒三郎可因以戒飭矣遜菴毋舅大人不及具狀請爲弟達此意

顧文康公三集卷之四

五言古詩

春宇篇 送祝姚封公七十 春宇公別號

窮冬陰氣凝物類遭摧傷天道本好生黃鍾動微陽駸駸開泰宇春澤漸百昌良契君子心仁風廸民康庭階芝蘭長門墻桃李芳修齡開七衮瓊筵羅錦堂貤封受 天寵命服何煌煌伯子秋曹彥陽和渙水霜過門拜家慶玉節回龍光仲子鹿鳴賓諸孫雛鳳翔衆羨春宇翁慶澤一何長惠山與震澤行樂殊未央摩挲雙碧眼悠然看滄桑 公名儒以孝廉仕至台州府判

送周以發秋官 正德己巳秋孟之望

翩翩赴長道送子意忽忽樂兹南都行不辭長道崎南部白雲署蔚然湖山窟修堤風光麗駛馬蔭清樾聚故金鞭簇迎親綵舟發晴看鍾阜雲夜泛秦淮月詩書與法律經濟不可缺努力須及時莫待芳菲歇諸君協聲望要使南斗揭

贈朱君時言尹貴溪 有跋

楊令挽不住朱令欣復來二君皆吳產英英出
羣才遺愛方如川先聲復如雷四海横綱羅鳳
鴻中澤哀　天子閟元元千金凌高臺勗哉繼
明績聯翩踦斗台

貴溪壯縣號難治楊君起潛方以賢令蒙
簡召將補臺諫朱君時言復往繼之貴民共
送生息奚乎詩以贈之

贈維則翁

父子本一體天性所以親敘典日淪落孝德鮮

有鄭狺狺梟獍徒豈是空桑身因念古虞帝齊
夔化頑嚚作則垂宇宙巍巍彼何人彼美維則
翁敦龐完性眞孝思自厥考錫類恒依仁吾交
已三世子孫何振振積善天所祐餘澤流千春

有酒難獨飲

有酒難獨飲折簡召佳客佳客財半至公私有
乖隔伯仲失二難賓主得三益

壽陳處山母

陳母閨閫師誕子雙南金繁霜裂琴瑟撫孤悲
蘗砧鞠教兼慈嚴食蘗粉苦參業成充國賓先
後戴朝簪伯舜重西臺仲聲振詞林淬礪爾不
隳長慰母氏心顧裘更出入山城歳華深繡衣
重過門塤篪諧雅音遊輿得共導春酒還遞斟
子母兄弟間中心帝所臨母年與家慶尚湖照
虞岑我詩播休風式爲媮俗箴

贈葉約齋

庸人計貧富哲人辨賢愚銅臭與書香隔越天
淵如貽謀共繩武彼此恒相須撿束就規矩狂

縱成蘧篨卓哉文莊孫名齋良不迂以約失者
鮮聖訓得紳書官無新笥篋家有舊田廬兢兢
守彝典跬步不敢踰失鮮善則多善多慶有餘

輓月蘭　嘉靖丙戌八月

幽蘭被明月如玉或如金吁嗟月蘭翁風煙開
素襟皓華流芬芳湖山歳月深幽蘭忽已萎明
月照空林停車舊門巷惻然傷我心

送伍武庫寒泉謫判安吉

名餘福吳縣人 以議禮廷杖

明君絕代姿飄轉天北涯賈生經國才議猶謫長沙浮生本無據升沉安用嗟湖蘇地壤接山水更清華寄宦殊不惡且爾避還譁坐衙隨長官朔鞞鼓雨過公餘讀舊書抱負當增加天日會開明依然辨龍蛇丈夫命有達終當建高牙

五言律詩

壬申秋九月用剛嚴先生見過索題扇覽魏俞詞筆惻然興懷用韻為賦蓋公之没已數年矣

堂堂吳中老名不從身去丹山孕靈鳥滄洲蔚珙樹漠然含德風豈獨富章句懷賢渺凝睇帝鄉白雲處 見長洲歸氏家藏石刻原韻吳寬同和東湖費宏費寀

日者晡時下山諸君之興未盡也復過小山飲至夜分乃散座中以車公不在殊減樂悰改亭有作次韻一首呈請鶴村先生教和

煙花明遠嶠淑景動飛樓梧殿千峯晚航船百棹浮春光濃已半遊癖老難瘳更憩青林月憑將酩酊酬

元旦和諸老韻呈蔡東先生請教

青陽臻泰福玉曆啓元春寵切青華地材慙侍從臣鵷鸞瞻御座虎豹拱嚴宸報 主難為稱吾思百此身

贈楊君民欽授　涇府良醫

日月燕臺上風煙潞水濱德鄰行復遠祖唱不堪聞折肱垂世業種杏滿春雲國馬誰青眼今空冀北羣

楊君氏欽醫術鳴吳下久矣人醫恒未幾用泉推薦授　涇府良醫余於君舊為交契其宦遊　京師復為此鄰茲其別去不能無惜焉因和時川儀部韻贈之

冬至與李仁山小飲

冬至吾鄉重頻教客裏過天心陽已轉雲物歲仍和酒永方添供棋深或瀾柯相憐骨肉念與爾且酣歌

中元上　陵廻得口號二首呈研岡先生

衰病怯行役良朋成勝遊牛羊村舍晚禾黍野原秋近塞妖氛寢諸　陵王氣浮河山鬱形勝萬古奠皇州　逸一首

題月簡卷　正德十年春正月

排釣湖山外風烟染白屑長波流片影幽谷老芳姿光景三秋好根荄九畹滋敦龎無世味安享到期頤

聚塢郁翁號月蘭醇朴可愛予每至山中輙飲我美酒佐以嘉蔬別去則懷念勤勤焉鷗沙鶴渚不可無此華也重之以詞

五言排律

送許廷美浙江僉憲

皎皎名卿子英英禁署班發揚繩世美遷謫值時艱鳳采𠵸簪筆天恩喜賜環憲臺江海上華節竹松間民物生增色姦雄死厚顏西湖有東道飛與白雲還

贈楊君民欽

放浪真吾友高情昵舊知相看開口笑共羨折肱醫月影花前酒松陰石上棋酡顏恒暈玉短

鬢未成絲爭笑山翁醉誰言王掾癡懷蘐勞夢寐種杏撤藩籬軒檻秋容好林皐樂事宜交情更欣吾挾策有諸兒

賀陳錦衣葵軒生子週歲 正德九年六月廿八日

每願君生子重來事已然蚌胎廿四月挑寶三千年造物休徵在滋培世澤綿勳階忻繼紹簪紱更蟬聯寶樹風生座朱葵日麗天試啼人共詫取印事堪傳豈直爲官長還期作大賢從今惜餘俸留作購書錢

雪

雲低方一色雪意殊未了西齋屢起坐南樓肆瞻眺玄思天匠精細察氷花小因風乍迴旋入樹深窮窕荒唐梁園空綽約姑射藐鉄低橫簷梘碧淺亞階篠叉宣珍羞賜遙仰上方杳營巢鵲且休沸市人應少宸居諸天隔紫閣群玉表盈盈下有悲漠漠來無兆登高俯寰宇衣褐念窮窘微臣衰齡迫絲鬢雪色皎帛煖葢猶寒恩重心逾惜對景思尊罍婦藏出佳醪

七言律詩

寄贈簡大中丞

簡中丞拜命出撫大藩私心欲贈以短章而援援未果也茲於公屬吏備聞公德政之詳爲之欽仰徒羨歎賦此奉贈

時髦文彩蔚翩翩歷歷如公蓋有年花縣春桐舊鸞臺霜簡古鷹鸇中原民物微求急南仲旬宣雨露偏憂國誰勤匪躬節清朝蹇蹇獨稱賢

送給事楊晉川先生之任留都過家拜其太夫人七十壽

令子令爲青瑣客承恩歸省太夫人顯親已著經綸績報主常懷補衮身壽酒歌鍾娛白髮錦衣桑梓炤青春靈萱芳桂聯多慶紫誥他年錫寵頻

和許松皐六日賞菊

老去看花莫恨遲歲寒心事與花期羈懷嘆我重九日欣賞輸君第一枝自是霜前偏夭矯任教風外肯離披司徒莫動登臨興晚節方隆聖主知

登穹窿山

衡風衡雨出穹窿驛駕春寒酒有功仙袂並沾神女濕塵襟壹洗大王雄望窮楚越滄茫外興剸湖山晻靄中識應石移龍欲化禹門桃浪簇天紅

賀玄隱道會還崑和楊柳塘韻

表裏山河舜化存漢槎何處宛河源北鴻南鴈

故人別弱柳繁桃春日暄對酒且成華下醉寄書不盡意中言狀元三應問潮戲咸仰調元輔燮元

賀楊住持七十

借問道人何許瘦身輕五嶽好尋仙飛來弱水三千里看到浮生七十年袖裏芙蓉磨更利園收蕊苡服應便壺中甲子休閒過早勸青牛問又玄

袁道士領劄住持清真觀

雲館琳宮古竹洲青池綠樹幾遲留月明華表
歸黃鶴春煖玄田養白牛未論烟霞供枕籍且
勤香火事焚修巍巍 聖壽非難祝咫尺虛皇
拜冕旒

余與道士之祖野鶴先後識稔數世矣其人
皆謹朴可喜記昔遊時今汝器輩皆在童丱
茲又生多辯如野鶴矣吾安得不老也而尚
支離風塵未得歸山尚何說哉賦此贈汝器
兼柬野鶴裔感慨焉

文玉約飲如期往則主人已出戲贈此律
禁垣西畔訪中峰依舊閣黎飯後鐘夜半敲棋
眞落莫山陰回棹自從容朋儕尊俎生離思鄉
里衣冠有樂悰難黍他年重訂約越江烟水杳
難逢

是月朔日頒曆見雪志喜
及時晴雪滿長安夙曆新頒瑞應難四野望來
和氣塞九重知是 聖情歡農家舉酒來牟兆
客館煨爐榾柮寒嘉靖紀年千百稔太平基業
鎮如磐 煨作偎

小齋坐雪用前韻
雪齋幽迥坐來安有伴山行路不難歲晚松筠
堅偃蹇天涯骨肉幾悲懽遥憐白嶂留春賞淺
試黃封辟夜寒何事虞羅閒縱迹野鴻隨處是
千磐

壬午中秋待月之作時子姪輩試應天甫
畢故末聯云云
廿年遊髮感鄉闈嘯詠猶堪興味存欲待暝雲

開素月發呼籠燭對清尊謝庭玉樹香初動漢
殿金莖露正繁子姪偶然能擢秀策勛選爾報
天恩

眞愚王先生嘗遠惠高篇見賀生子今年
先生壽登八十賦此奉祝
南國年多八十翁於今屈指到無功洲來數載
身長從寄我新詩律轉工背漢鴻毛雙鳥在江
湖鷗社幾樽空眞愚素少飲故戲問之可見非眞醉鄉無功也何時更
赴東城約瞻悒春風杖屨同

夏日園居即事四首

萬朵葵花五色妍嫣然竹底更池邊柳陰鶯囀
風光媚蔆鮮魚跳浪影圓拔酒開奇多邀客登
壇結社總詩仙老夫罪過無逃處專擅烟霞富
貴權

園林雨過水交流野老心同野境幽芸屋一編
原學易苔磯幾點舊盟鷗窗前嫩竹初離甲池
面新荷半展鈎一曲清謳清晝永如斯清福許
誰求

六十年來已振衣五朝親得見雍熙經綸雅
志曾何補湖海深情祇自知野水受風清瀲灩
遠山將雨翠淋漓若教尚在紅塵內箇裏光陰
却付誰

簷前何事鵲聲頻應有詩人到水濱好客自緣
情獨厚懶吟時愛句偏新夢醒倏忽繁華境天
賜清閒自在身笑拍闌干歌一曲薰風池面躍
雙鱗

閑中憶舊山光寫去近作數首寄意亦恐英
契欲知老夫近日况味爾但自聳罄卑膏絕
無一字見及或亦遂能忘却垂髫知己耶一
笑一笑庚申菊月一日遠叟某書肥遯園芙
蓉洲之洗心亭寄孔昭英契豸史時府君尚在庠仍有所感明秋獲雋

華柱史於毘陵官舍獲一鵲繼之走筆奉
賦

不須抵玉向崑崙烏自依人瑞足論化印昔曾
投國士成橋歲復駕天孫喜回栢府風霜爰慶
溢蘭堦雨露繁聞說靈椿更奇古德星久矣炤
清門

送大司成倫白山先生赴任留都

中朝法從萃華迴南國師模道義尊化雨層波
到江漢文星麗彩接台垣感時真得英才樂稽
古偏蒙聖主恩禴梓百年傒棠分分遣暫爾
不須論

余于白山之尊甫迂崗宮諭公素受教愛而
白山復不鄙鄙以前輩目之托交父子間已

三十餘年矣故尾聯云云

送矯亭方公赴任南祠部

廿載憐君淸廟器拜官今喜領祠還古今禮樂
春曹重左右圖書白晝閑故里迎親通一水滄
江憶舊望三山我慙烏鳥高堂菜日投鸂鶒綴
曉班

和矯亭方公提學致仕韻

休論潘泉與郎曹鶴骨應便舊布袍匣裏青萍
光乍歛風前白雪調彌高五湖烟月扁舟好三

晉塵沙驛傳勞適取野情吾事了賢愚莫辨幾
牛毛

寄贈方公矯亭

孫曾照眼芝蘭秀令子初恩鵷鷺班尊菜鱸魚
廿白首松醪菊水駐紅顏頻年著作饒充棟盡
日幽閒靜掩關四海蒼生望霖雨未應安石老
東山

春林詩贈御醫錢君孔徵有序

東吳錢氏以幼科馳聲内垣世受 國
恩而術業不群風度可愛如吾孔徵尤
翹翹者余幼子若孫曾俱叨保護又不
屑屑計報尤人所難仁厚積累發於諸
郎俱彬彬有文彩將聯翩甲科益昌熾
其家門矣矧聞 皇儲誕生有日君之
名位將益高福澤將益遠特賦此以布
私感兼致屬望之意云

上林物物皆春意管領春風杏子花雨露世沾
錢氏澤雲霞嘗護董仙家青囊肘後陰功遠鳥

帽尊前逸興賒爲語春林須自愛前星昨夜有
光華

天壽山中道與和汝湖宗伯

殷勤求友感遷鶯日日 陵山並轡行啓沃論
思吾輩事 時余與汝湖俱以日講官從駕 秋霜春雨 主君情
年華似水莊中去愁緒如麻獨處生矯矯鴻冥
已難致休言化鶴赴蓬瀛

和周宣張鵬二侍御同年按山西交代之
作三首

誰言守國在重闈須仗才賢㪽險艱白壁聯光
騰一座青驄逸氣度千山同年契分無離合公
事交承有去還期以詩情付霜簡蒼生應有日
開顏

蝸升蟻鬪不知疲應笑雕蟲日賦詩此地繇來
三晉古相逢未見兩賢奇驪龍珠好曾多採紫
鳳巢危得俯窺莫向雲中恣高唱恐驚真宰問
爲誰

諸公彝鼎策勛新縱酒狂歌老伯倫風度九齡

惟骨鯁襟期茂叔見天眞閒居歲月悲流水到
處容顏愧俗塵莫訝裁詩淚追逐洛陽同是看
花人

杜洲少詹視篆翰林三日久旱得雨即席
志喜

宮詹握篆詞林重歲旱爭傳雨及時天意遲春
如有待神功賦物喜無私風生古檜添新色雲
擁仙葩發秀姿燕罷玉堂人似玉商巖事業總
堪期

祗壇陪祀次亭溪學士韻

稼穡艱難念頻初應憐民健是周餘苑壇春薦
興農耒宮燭宵光動　帝祐禮樂百年眞已備
望神千古更誰如願教率土安耕鑿處處桑麻
接里居（二首其一　刻全集）

嘉靖庚寅秋　圜丘制成將以冬至肇舉
大祀乃降　明詔諭四方臣民大行朱
君子謙寔啣使命于南畿得省其尊甫
應齋先生于家徤羨之餘綴短律爲贈

君素以天下爲念是歲諸省大水民多
墊溺故章內及之然采風待問固使者
之職也

靈颷快送使星槎拜慶偏憐得過家婁水半程
迂玉節商畿千里賦皇華　郊禋受福今伊始
霖潦爲災未有涯咨采民風待　清問閶闔田
野總興嗟

詠朱藤和白川韻呈亭溪先生改敎

玟老移來五一叢（物以人重也）誰教剪伐散華風人

心好醜原無定造化栽培本至公碧影暫空清漢月紅芳還似白頭翁此祝白川爲太宰還見此花全盛從今長養成終者乞與東曹地幾弓

按白川公集云吳文定植朱藤于吏部右廂往歲見伐今茲復萌此詩托同寅亭溪張少宰勿重傷焉

奉和元旦諸老韻呈蓉東先生請教

守歲餘酣覺擁衾又呼椒酒試微吟鳳麟瑞合爲靈瑞麋鹿難忘是野心盡道風烟消紫塞郎看風月滿青林太平歌管清都夜一刻還應直萬金

陳東渚伯常乞公署圃中桑椹方書云椹作煎和酒可以駐衰顏搗製之餘偶有所感輙形于詞癸巳仲夏望日

六十衰翁一病身藥鑪康濟自相親銀臺紫椹神靈守玉杵玄霜絕世珍市里賸多休織婦郭原應有翳桑人何時率土同溫飽暨　園須從聘爲臣

和道樓韻送給由還留都二首

文皇快覩代來年買傅爭誇帝席前三世寵光非易得二郎官學總能傳天風鶴度滄溟水春日花明紫禁烟此去重來知不遠石渠青瑣景依然

此生平世更長年軒輊寧論後與前知足似君非口說[illegible]羸我得心傳揮金肯用金爲注種玉今看玉有烟風露秋江渾未晚芙蓉標格自天然

上御新宮志喜辛巳十一月二十六日

今辰帝子御新宮錦繡山河叶氣通人指五雲瞻斗極天留瑞雪兆年豐碧箬綠樹氤氳際金屋瑤華想像中調燮有功歸篤棐煌煌赤舄見羣公

己亥臘月十九日賀明年立春節是日桂洲師相開讌閣中數命酒占醉賦此奉謝

相公春日開春宴臘酒瑤尊取次斟高閣層城

回淑氣淡雲斜日度輕陰漫憐霜鬢思鄉土行
見烟花滿上林憂　國感時空肉食許身眞踊
愧南金

詠殘曆

老去偏驚歷歲華摩挲殘曆重興嗟功成浸似
辭林葉勢盡渾如赴壑蛇翻閱從頭成故紙塵
勞過眼總虛花去來物理同歸盡肯信吾生未
有涯

恭和　聖製思母歌擬撰七言八句十章

附進

音容隔越杳難尋罔極酬恩　聖主心霜滿慈
寧天漠漠月明華表夜沉沉蘭殽桂酒聊成享
玉几金屏得顧歆歸路泬寥何處是鳳笙徐度
閬風岑

其二

雲漢悠悠入太清彩鸞先駕引霓旌瑤池不戀
人間樂紫府遙知　帝主迎歲晚冰霜悲短景
宮闈涕淚灑寒更晨昏薦享須臾事永慕千秋
惻　聖情

其三

阿母相邀身外身靈軿促駕絕雲津萱雙成爲
驂丹鳳蕚綠華仍馭紫鱗金簡細書仙籍舊珠
庭重睹　帝顏新欝羅天上清虛境長樂分明
陟　聖眞

其四

東極迢迢隔彩霞白榆歷歷紫皇家遙瞻璧月
儀容近歸到瑤臺道路賖天姥殷勤迎鳳吹群

仙繚繞散天花那知　聖主哀情切哭踊聲高
散乳鴉

其五

玉駕仙遊又許時慈容入夢動哀思榮摧萱色
靈萱蕚慶協春暉瓊樹枝悵望龍樓悲問寢愁
經鶴署憶含飴無端最苦煢煢夜禁閤霜飛月
落時

其六

扶桑日出海東紅弱水分明有路通彩鳳來迎

天下母燭龍光導九華宮身居閶闔玄穹上心在旋居紫闕中遺佩宛然徒悵望雲階只隔半虛空

其七

邈邈神霄第幾重嫦皇仙去杳無蹤南宮徑請朱陵府東極還遊太乙宮步步生蓮金菡萏層層雲湧玉芙蓉昇覲欲仗玄元力妙境虛皇寂感通

其八

慈母雲車返帝鄉吾　皇悲感與天長月娥尚食羞靈藥霞侶焚香詠洞章抑抑孝情同帝舜明明懿德邁周姜由來惠澤沾黎庶勝有哀思繫萬方

其九

暫任人寰六十年紫霄鸞馭去茫然靈文報德資冥福寶笈宣誠達上玄定擬優游參阿母綵知接引下飛仙雲開閶闔琳宮近神御森羅十極天

其十

白玉狻猊金鳳凰慈宮瞻侍恨徬徨瑤文夜誦琳瑯振金液時聞沆瀣香月裏笙簧迎鶴馭雲中幢節裊龍章分明永住娑羅境夔衍曾孫百世昌

哭仲兄自如先生

側聞衰病日懷歸世路崎嶔此願違死喪無添遊子恨鄉閭應悶德人希手書殘篋開遺墨血淚寒燈點客衣思入吳天霜月苦斷鴻遙逐鴈南飛

七言排律

壽蔣敬所六十詩

元精淑氣鍾南紀夙德華文徹上台扈聖昔勞三事出補天今挽六飛廻貞元載啓中興運翊贊爰生不世才赫赫皇圖千載固熙熙壽域八荒開巖廊化日明華髮錦席春風泛綠醅初度年齡周甲子具瞻顏面似童孩上林勝槩花爭發玉署篇章錦爛裁不在岡陵頻致祝天心眷篤久栽培

七言古詩

贈御醫楊君民欽并序

楊君業醫方青陽就手去病如驅羊對我辨論欺羣芳含珠嚼玉聲鏗鏘君家靈藥來何方鳳輪龍轉自帝鄉松煎栢煑白雲長瓊英玉露爭馨香吾兒有病不可當一服去丸今如常傀物不亨心孔祥珍仁襲義利乃忘作詩欲使芳聲揚有鑒眉皺搜枯腸安得爛熳揮千章為君播傳遍大荒謫仙去月秋空茫坐久凍雨來悲傷

楊君精於醫治小兒神効饋之金不受其志良可尚矣書此表之

恭和

聖製思母歌

夏至分秋百十五影霽山河月亭午

聖皇撫景心含悲齒蘗茹荼良未苦騁望回思

陟屺歌佇立何從瞻望

母埶埶形影空自期百凡祇與中情忤油然作

雲凄以風蕭森落葉零寒雨　天翁忍遙

明主心悴罔清光弭弗與

玉筵尚食空傍徨心口深更悲自語燕寢哀餘

乘夢知夢裡分明見

母歸鳳駕遙從（此處字句不能無疑因未讀聖製不敢輕易原稿觀者諒之）

天上歸仙蹕悠悠雲路清玄明一氣感即通禮

云致愛致慤存且著慨然太息聲親聆吾

皇至性天所畀孝思無極偕

天終長歌之作兮爲思

母麿藻仁聲出心腑玄德顯謨超舜文

聖人大孝極尊親　皇皇錫類敷仁理廣被寰

區億兆人

五言絶句

夢

月姊山齋白霜欺客枕寒吳江有歸夢風落路

漫漫

題西山玉泉

玉洞千山鎮幽泉萬古清夜深僧出定洗鉢老

龍驚

七言絶句

嘉靖庚申三月十一日柱國大老序菴先生李公年六十有六歲龍馬精神龜鶴壽筭康寧踰朞固無待于祝矣况勛德之在朝廷在天下者又難乎其形容其文思荒落不能爲長篇鉅辭聊賦七言四句以鳴其私焉

元精勑耿貫三極壽域茫茫開八荒寂默神功難贊頌千年柱石奠明堂

秋日閉居即事三首

城居寂寞似山林樹色琴聲别院深倦即閉門閑便出野人酬酢本無心

其二

墻角紫薇花正繁白頭已解舊朝官山林相對依然好何必絲綸閣下看

其三

風攪青桐葉下摧時飄一片點蒼苔山童不識林亭趣却併松枝盡掃開

西苑

禁城西望路透迤萬歲山高仗不移堤柳壇花閶闔晚爐香旗影出深恩雲霞色麗天行近鸞鳳音淸法樂隨閒道受釐宣室裏鬼神唯有賈生知

海子

太液淵淪繞碧灣池邊臺殿敞春寒金鰲鼎鳳絲綸浪翠羽參差曲曲闌漁網不臨魚藻樂龍舟稀御榜人歡太平處處群生遂流入天田聖澤寬

天菴許君年六十未有子方將誕育詩以
促之
六十由仙髩已絲朱聞旦夕報生兒仙家不似
人間世莫恨蟠桃結子遲
題野泉畫竹
阿咸春酣弄綵毫天風冷冷鼓雲濤轟雷迸出
玉龍角湛露姿容青鳳毛
壽詩題畫
岌業蓬山舊托根花開偏照萬年樽綠知占得

春如許管領天家雨露恩
其二
清影朝臨太液池日華霞彩爛春姿時人欲問
仙翁壽直至三千子熟時
八月望夜南樓獨坐有懷去歲諸友及兒
輩時在試場 五首
星角銀河濟欲斜故人今夕在天涯只應不隔
關河影千里悠悠共月華
露華浮玉桂香濃銀漢無聲月正中忽憶故人
天萬里滿身金粟廣寒宮
群仙何處跨飛鸞縹緲紅雲捧玉盤曾在長安
憶兒女今緣兒輩憶長安
去歲中秋笑語譁自憐衰病髩根華少年散去
衰翁在獨倚南樓到月斜
金樽在手月當樓肯負清光照白頭强半憂愁
與風雨百年能看幾中秋
贈月蘭
楚江秋雨過蒹葭無數輕鷗泛白沙竹下新涼

葛衣淨坐拋藜杖讀南華
清真觀
蓄德含華物外身玄都觀裏舊精神於今却被
桃花笑不道劉郎是故人
甲子須臾又一周清泉白石是真修寰瀛十萬
虛寥境來往風烟碧玉虬
壽陳旒八月十八日誕辰
聞說先生初度日洪波百丈海潮來問潮曾忝
龍門客欲挽秋江獻壽杯

題詹仰之琴月卷

碧梧山月照琴心世慮消沉夜向深琴月無聲對寥廓戛然孤鶴助蕭森

失題

手挈鯨鯢餌一鈎半生心事付扁舟依然栽得西施去不悟紅顏解白頭

題畫贈石齋閣老座主

根蟠厚土勢撐天力障狂瀾豈偶然四海蒼生拜霖雨滄桑紀筭不知年

詩送涿州別駕表任文孝光之任

垂垂御柳春歸早搖漾風光百尺强別駕行時那惜別官居只在五雲鄉

年年水旱侵農事日日輕蹄走使旌　聖主宵衣問民瘼何人撫字獨心勞

詞

壽西洲八十調畫堂春

兩山犀春對蟠璃小樓深樹透迤五湖春水釣舟移鷗鳥忘機密密猶編貝纖纖髮未垂絲玉螭扶老太平時直到期頤

小詞奉候台臨調如夢令

雲物迥開晴昊驟雪滿階頻掃燈火畫堂春莫惜玉尊傾倒安道安道願隨剡谿棹

文康府君三集跋

嗚呼不肖晉璠之刻府君集也一再而至於三矣其初刻爲全集則從曾祖馬瑚公實始之力疾拮据僅成奏疏二卷厥後諸從祖始克叙次詩文而並奪於公車未能壹意卒業不肖晉璠因得以閒散之身載筆而代終之揣分宜爾亦素願固然與追從祖相繼貴顯各有事四方而不肖日爽頹無所事事則侖肆力於蒐討因是有續集之刻此癸未以前

漢石從祖未第時相與商訂而成者也無何復有三集之刻則癸未以後神州之事有不忍言者矣甲申妖氛犯闕乙酉兵入石頭三光失輝兩儀易位兵燹所及草木成焦城破遭屠幾無噍類得小孫需立跣足扶掖行水田中僅以身免歸而室中衣履蕩然祗架上殘編幸而無恙是集之留不可謂非祖宗陰靈默佑遂收召驚魂重加簡閱亟付剞劂以畢生平然而不肖心力竭矣蓋前番叅訂漢石從祖鼓舞贊成之力爲多自錢塘殉節稱江南忠烈第一人此爲繼述之大無媿文康耳孫以視不肖手足徼勞曾何足齒要以今日何日師旅饑饉萬苦備嘗以求畢初願異日手持是編見府君於夜臺差亦可以博其掀髯一解頤也回首燕雲烽烟滿目東壁圖書之府多就湮滅後世欲徵文考獻想見先朝一時君臣相與之盛未必不於斯集有賴刻成仍綴數語以紀歲月痛憤填膺涕淚交

頤不知所云

乙酉嘉平朔旦不肖孫晉璠謹識時年七十有二

未齋集二十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顧鼎臣撰鼎臣字九和崑山人宏治乙丑進士第一官至武英殿大學士謚文康事迹具明史本傳初鼎臣以直講筵受世宗恩眷世宗好長生術內殿設齋醮鼎臣進步虛詞七章且列上壇中應行事宜又享太廟上命鼎臣及霍韜捧主二人有期功當辭鼎臣乃言古者諸侯絕期今公卿即古諸侯請得毋避深爲清議所譏惟其憫東南賦役失均屢陳其弊及請崑山築城卒免倭患爲其鄉人所稱明史藝文志載鼎臣集二十四卷今所存者凡二本一爲其孫晉璠等輯凡文稿六卷詩六卷又續稿六卷其題曰顧文康集較史少六卷此本多三集四卷亦止二十二卷不足二十四卷之數或集本殘缺或史文偶誤則莫之詳矣